靳以选集

JIN YI XUANJI

第四卷

短篇小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我社陆续出版
以下作家选集

丁玲选集

巴金选集

叶圣陶选集

老舍选集

冰心选集

阳翰笙选集

沙汀选集

何其芳选集

李劼人选集

沈从文选集

茅盾选集

郭沫若选集

靳以选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陈天笑
封面设计：陈世五



靳以选集·第四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3.25插页7 字数480千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700 册

书号：10118·750　（平装）定价：2.85元



作者（一九三六年前后）



25×12=300　　收穫社　　第　页

作者手迹

目次

圣　　型

那一天晚间是出奇的黑，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若是在也没有街灯的路上，把自已的手放在前面就能看不清楚手指。

我从友人家告别出来是已经听到敲过一点，走出来，提起衣领，在哈尔滨，深秋的夜已经能有冬日的寒冷。

我穿过了没有行人被灯光照得更寂寞的大街，就到了我那条湫隘的街上。那条街是沉在无尽的黑暗之中，象是没有一个生物。因为熟习了的缘故，我还能知道哪里该迈一大步，或是哪里该把脚步放慢，我很高兴，我知道我立刻就到了我的寓所。当我在秋冬的晚间行路的时候，我常常有爱好从窗子透出来的灯光的心情。若是那灯光是穿过了浅紫色或是浅绿色的窗帘，则我的喜爱更加重。那是温暖的房子，又有舒适的椅子；可是行路人是要冲了寒冷走着的。每次走近了自己所住的地方，就会自然而然地加快了脚步。这一次我又是这样，我一向也知道我所住的地方前面是平坦的。可是当

我正把手伸到裤袋里取出钥匙，突然我的脚触到了一件柔软的障碍。因为在急行的原因，我几乎跌下去，我伸出来两只手，我的手代替了我的头触到墙上。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个人唔唔着的声音。我很奇怪，那是一个女人，在哈尔滨，街旁到处都有醉酒的男人在卧着，可是，这却是一个女人。我的钥匙也失去了，我先划了一支火柴在墙下寻找着。那大约费了我五分钟的时候，才把它从一堆乱叶中寻出来。我又走到卧着的人的前面，也划了一支火柴，果然睡在那里的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很年轻的。她还是睡在那里，嘴里流着口水。我看出来她一定是犹太女人，她的脸虽然涂满了污泥，也还生得很好看。她穿了棕色的衣服，有几处已经破了。头发上有几片干叶在附住着。我的住所距离这里没有五步。

我先去开了门，走到自己的房里，温暖的环境，立刻加重了我的睡意。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那个女人发了怜悯的心，我点了一支烟，又重复走出来，我走到她卧着的地方，把她抱起来，又进到房里，送在一向也没有用过的厨房里。我还把我房里的一方小地毡替她铺在下面，把我余剩的棉被也替她盖上一张。然后我关了门，我回到自己的房里来。那时我很高兴，因为我想到我是在我的能力之中帮助了一个无依的女人。

这一夜，我在友人那里谈到过去的话太多了，我的心情过于兴奋，我自动地服了安眠药，我才得着一夜的好睡眠。

第二天的早晨我醒得迟了，张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了阳光已经从地板爬到我的床上。可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这倒没有什么大关系。我躺在床上懒懒地伸过腰，打着呵欠，自在

地叫了一声。这时候她推开门走进来了，她的脸已经洗净，头发也象是整理过，突然间我的记忆里忘记了昨晚的那件事。我好象是做了一个梦，可是渐渐地我追想起来。

她向我问着早安。

我也和她说着很抱歉的话，我请她暂时走出去一下，我立刻就能穿起衣服来。

她遵从我的话，含笑地走出去。太阳照在她的头发上，很象那上面缀了一串光辉的珠子。

在她把门关上了之后，我就急急地起床，我跳下来到浴室去洗脸，我把应穿的衣服也带了去换好。到我再走回我的住室，她已经为我理好床，正在推开窗子。我把早晨送来的牛乳放在锅里，用酒精炉来温一温，同时我把饼干也取出一盘放在桌上。牛乳已经热了，我盛了两个杯子，请她和我用早餐。她说过谢谢之后就坐下去。

起初我是沉默的，可是有的时候用眼睛来望着她。她的脸色有一点黑，长得很端正，左嘴角上有一个小小的黑痣。她有二十几岁的样子，可是偶然间脸上也有着皱纹。这我知道，因为我自己这么一个二十几岁的人早就有了皱纹。她的眼睛象总是在困顿之中，缺乏光彩。她好象很饿，一盘饼干大半都被她吃去。于是我立起来，又装了一盘。

“你还能记得一点怎么到我这里来的么？”

她听了我的话，稍稍顿一下，就接着说：

“我知道是你把我抱进来的。”

“那为什么不走回你的家呢？”

“我醉了，我走不动——再说我也没有家。”

她说完了，象发狂似地笑起来，可是当她又把饼干放到嘴里去，她的笑就又停止。

“你的名字？”

“玛丽安那，”

“玛丽茵？”

“不是，玛丽安那。”她好象有一点不耐烦，可是她还是不曾忘记把饼干放到嘴里。

“在哈尔滨几年了？”

“不多，才三年。从前我住在扎兰诺尔。”

“为什么来到哈尔滨呢？”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好象我——我还是不知道。”

“你要是离开我这里呢？”

“我就再到街上去呀，我在街上已经住了一年。”她摇着头，响着象一串铃声的笑。我不再说什么了，我向她说过要她原谅我的话，把一支烟点起来抽着。

“先生，你能把烟也给我一支么？”

这奇异的请求，使我觉得一点愕然了，我用迟缓的手抽出一支来送给她。

“谢谢你。火柴呢？”

我又把火柴送给她，她很熟练地点起来抽着，那烟很平匀地从她的鼻子里冒出来。说到我的抽烟，不是为了某种原因，就是不感兴趣也为着追忆着一点点的过往，想在那袅袅的烟中来寻出些残迹么？可是那女人却象真的有绝大的癖好，没有一丝烟是无用地再从她的嘴里吐出来。

这给我一点更大的追忆！我的心在打着抖，……

“你在看我么？”

她说完了，把烟头丢到窗外去。

“也许是，你以为我失礼么？”

“没有那回事，礼貌是最无谓的，我很喜欢你。”

“什么？”

“我很喜欢你，你要是需要我，我可以帮你管家。”

“那么你替我烧饭吧。我每次都是在饭馆吃饭的。”

“我想我能使你满意。”

早餐后我出去了，我告诉她在午餐前我定然回来，我还和她说我盼望她能为我清理一下我的房子。这好象我是太大意了，任一个陌生人在自己的房里；可是那时候我记得我的箱子和抽屉都锁着，而且虽然多少知道她是一个放荡女子，看样子也还不是一个不可信任的人。

到午餐前我又走回来的时候，我很惊讶我的房子变了一个样，书架上的尘土没有了，而且又整齐地排着，墙角的乱纸也没有了，地板也擦得很干净，窗上的玻璃也脱去了尘蒙的衣裳。我很高兴，我想着这倒真是一个勤快的女人。

可是这房里没有她，走到厨房里，虽然也很清爽了，也是没有她的影子。我于是就叫起来。

“玛丽安那，玛丽安那……”

那答应的声音是从浴室里出来，她问我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她告诉我她在洗澡。

“没有事情，我以为你出去了。”

我在说过之后又走回自己的房里去，我把才从秋林买来的德国版英美近代诗选翻开读着。

我等了许久她也没有出来，我看看表，已经是一点半了。这引起我的焦灼来，我饿了，我的胃在叫着。我跑去催着她快些出来。

“只要五分钟就好了，先生。”

我又只得到我自己的房里去等，果然在不大的时候之后她推开门进来了，她的衣服也是才洗过，好象还没有十分干的样子。那些破烂的地方，她也用针缝了起来。她的脸，焕然地有一点光采。

可是我看到她那身衣服，和那双破鞋，我微微地摇着头。

“很对不起你，要你等了这么多时候。”

“我想我们该吃饭了。”

“可是，——”

“我知道，还是到我平日去的饭馆去吃吧。”

那天我走进饭馆的时节，许多人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我，我装了一点不在意的样子，可是自然而然地我的脚步加速了，我的脸也有一点红起来。我还是到我平日所坐最靠里面的座位去。

我故意很安静地请她在我对面坐了，我要了两份午饭。

我是能喝酒的，可是因为最近受了医生的警告，所以我没有要。我看见她有时在贪婪地望着饮酒的人，她总象有些什么话想和我说出来可是没有能如愿。当我走到老板那里去拿当日的报纸，他低低地在我耳边说：

“先生，哪里来的这么一只小鸟？”

“不要乱说，那是我所请来的女用人。”

"女用人？"他露了极端怀疑而笑着的脸容，"怕有点靠不住呢！"

他说完了轻轻地用他的肩碰着我的身躯。我气了，我把拿在手里的报纸丢到地下，我用提高一点的声音说：

"她是一个可尊敬的女人！"

有许多人把脸朝这面望着，那老板立刻又说着抱歉的话，很吃力地俯下了肥胖的身躯把那张报纸为我拾起来。

我默默地走回我自己的座位上。

吃过了饭我又领她回到我的住所，我因为和友人的约会，我告诉她晚饭我不回来。我给了她点钱要她买一件布质的衣服，一双鞋，和一双线袜。我要她买厨房里必需的器具。我把门上的钥匙又交给她，因为我想到她定然是比我早回来的。

在友人那里吃过晚饭，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回转来，我怕她没有一点事情做在等得太不耐烦。到我走进我的寓所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房子没有灯光。进到里面去，在我自己的门上敲着也没有回应，用手转着门，那也并没有开。我绕到厨房那里，我也没有看到她，我的气愤立刻起来了，我不能进到房里去。我只能坐在楼梯那里等她。我很后悔不该这样早回来，我真想不到这女人飞到什么地方去。

我只好坐在那里耐心地等着，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吃着女人的苦。

我一直等到十二点钟她才回来，先是我听到一辆马车在我门前的声音，接着有沉重的脚步走上了石阶，门开了，一个长满胡子的马车夫背了她进来。她已经换上了一件草绿的

衣服，黑漆皮鞋，浅灰色的丝袜。她又是醉得昏昏沉沉地嘴流着口水，还在哼着一支歌。

“喂，玛丽安那，钥匙在哪里。”

我用大声音说，手还在摇着她的肩。

她很费力地只半睁了眼，说着我一点也不懂得的话。我在她的身边找着，只有一张衣服店的发单。马车夫絮絮地在说着不耐烦的话。

“你的旧衣服呢？”

她还是没有给我清楚的回答，可是车夫告诉我说好象看见她上车的时候挟了一个纸包的。我立刻跑出来，在马车的座位上果然寻到了那么一个纸包。我一面回来一面打开，我在那里面找到那把钥匙。

我开了门，车夫也随我走进来。他望到那张床，就把她放到床上。我付过车钱，把外衣脱下来。现在我又看见她的头发上还簪了一朵胶质的红玫瑰。她的嘴里吐着恶劣的酒气，她的脸在苦痛地扭着。可是她的身材那么好，谁见了也不能想象得到昨晚的那副样子。我把她抓起来，用力摇着，我的忿怒是浓重的。我看见她的头可怜地在空中摆动，她仍然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或是把眼睛清楚地睁开，那朵花也落到床上，我只好又放下她。

我想着就让她穿了这么新的衣服睡到厨房里面去么？不知怎样我发生了一点怜惜之心，我把她的鞋脱下来，把身躯完全放到床上，替她盖好了被，我自己却把一夜在厨房的地板上消磨了。

我知道她是很早就醒了，她把我叫起来，把我扶到床上

去，她自己又睡到厨房里。那时候我听见钟正敲了四下。

又是一个早晨，我起身比她还早，这是因为自从半夜睡到床上我就不能睡，枕头上的酒味使我作呕。我把枕头丢到地板上，这样我的头部一点也没有比身子高，我更不能睡，所以很早很早我就起来了。

洗过脸之后，我就一个人到公园里散步，我的头在昏昏地胀着。秋日的公园也是显然地呈了肃杀的景象，尤其是在近北的城市。可是我的脑子象是清醒一点了，我又缓缓地踱回来。

我回到自己的房里，那也有清新的空气。窗子打开了，床也收拾好，才洗过的枕套在火炉前烤着。她知道我回来了，把和昨天一样的早餐捧出来。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用过了我们的早餐。关于厨房用具，我知道她没有买的原因，我也想得到已经用去了差不多的钱数。

她象有一点羞愧似的，总也没有敢把头仰起来望着我。

到她把盛牛乳的杯子洗净之后，我就起始问着她：

“你是说来帮我忙的，可是反倒给我添了许多麻烦。”

她很驯服地站在那里，好象对于自己的过错都知道悔改似的。

“你又喝了酒，——”

我说过这话我严厉地望着她的脸，虽然我们认识也不过一天多，我责备她却象是她的老友。

“你知道么，你又喝醉了，你醉得不象人，活活象一只猪！”

我用更狠毒的话骂她，可是猝然间她很快地说出来：

“不要我喝酒做什么呢？你要我活在这现实的日子里时时在忍着不可忍的苦么？”

说完之后她颓然地伏到桌子上哭起来，一时间她象是想从眼里流尽了深深刻在心中所有的苦辛。我只木然地没有话好说，我在房里往返地走着。就是我所爱的人也用不着去劝，因为从经验上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感情更快地平复下去。象她，我更该任她，我听着她哭泣的声音渐渐息止下去。

她把头抬起来，用手掌抹去了挂在睫毛上的泪珠，在和我说着抱歉的话。

“先生，我真不该那样，你该原谅我。”

我告诉她我是不介意的，我早就知道她定然有伤心的事，可是我不愿意问她正如同我自己不愿意为人所问起一样。我想总有一天，自己就会把所有过去都倾吐出来的。

到午饭的时候她象更对不住我地随了我到另外一家饭馆去，穿了白衣服的侍者把我们误认作夫妻了。

这点事我们都不在意，总之各人的心中都有那么一幅好人的影子，都是在闭起眼睛来想着那个影子才觉到生活的意义。

那天晚上她忽然请求我和她去跳舞，这对我又是一件可怕的事。为了一点原因我厌恶跳舞象厌恶毒蛇，甚至于在听见了这两个字的时候我都怕钻到我的耳朵里，毒了我的神经，我用手紧紧掩了。可是有一个时候我又那么沉迷于这用较含蓄的形式以求性欲上小小满足的娱乐。

“为什么想去跳舞呢？”

“我想去，我可说不出为什么来，我恳求你，先生，你和我去一次吧。”

她做了很可怜的脸相，我的心并没有答应她的意思。

“先生，我自从生长到街上，我就再没有能走进舞场一步，我只能立在门口外听着音乐的声音，一点好的回想我都引不起来。”

说到这上面，我却可以给她同情，我答应她去了，她怀了孩子一样的喜悦在亲着我的手。

我换了一身深色的衣服，和她到方达基舞场去。我们坐在近墙角的一张桌子，我吩咐侍者送两杯柠檬茶来。

这时正在奏着狐步舞的曲子，她高兴而粗野地动着她的肩。这使我记起了点什么，我立刻告诉她我不愿意看她这样子，她居然也听了我的话。

我抽烟的时候，她也要去一支，可是这次她却巧妙地把纸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吸进去的烟又都从嘴里冒出了。

当我们的烟才抽了一半的时节，一段华尔兹的音乐就起来了。我们就把烟丢到烟盘里，来做第一次的合跳。本来我就不是一个好手，可是她好象还不如我，我们的脚常时相互地踏着，而且她在我的怀里，象一方大磨石那样沉重。她很高兴，她还冒着一点汗，我却只为无味的情绪占据了我的心。当我想到了一个女人为另外的男人如此地抱着，立刻我就感到无限的凄迷。她忽然和我说：

“路得维基跳得好的。”

“他是谁？”

“我从前的丈夫。”

“他死了么？”

“没有。”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爱上了舞女，他丢了我。”

“那你是不是还在爱着他呢？”

她没有回答我，她的头低下去，我自知是把话说错了，我不该为人翻起情感上的旧创来。

当她再把头仰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在她眼睛里的眼泪。可是她却笑着，她出声地笑着，她象想在这笑声之中摇落了含在眼里的泪。

到音乐停止的时候，我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要侍者送两杯渥得加。

她听见我的吩咐，露了极高兴的样子，她的眼睛立刻就象有了光采。酒来了的时候，我们为各人的健康击着杯缘。我们呷了一口。

不知不觉之中我的眼泪也满了。

“先生，你是落泪么？”

“我没有，我想是酒吃得太急了的缘故。”

我用话骗过了她。

那天晚上我们十二点才从舞场回来，她始终是高兴的，她自己也很以为自己的跳舞很好，她还告诉我若是路得维基现在遇到她，定然会再丢了那个舞女。她告诉我路得维基长得有多么好，有漂亮的胡子，会说拉丁文和法文。又告诉我他的家在革命之前是多么有钱，就是后来到中国也凭了好学

识，在扎兰诺尔矿场上做工程师。她还告诉我他能唱什么歌，她说她一闭起眼睛来的时候就好象听着他在遥遥的地方唱着歌。她看到了床头上一个女人的照像，她就向我问着。

“这是你的太太么？”

我摇摇头。

“你的情人？”

我又摇摇头。

“你的朋友？”

我还是摇摇头。

“你的家属？”

我仍然摇摇头。

“那是你的什么人呢？”

她爽性不想猜下去了，她向我直接地问着。

“这我很难和你说出一个适宜的名字来，她是我从前的爱人，可是现在成为另外人的妻。”

“怎么，也有这样无情的女人么？”

我笑起来了，在这笑声里显着她狭隘的见解是不足信的。

“你以为我们男人是无情的么？”

“我是上了男人的当。”

“我可是吃了女人的苦！”

相对着我们没有什么话好说，她走去睡了，我也立刻就睡到床上。这一夜，我没有睡好，我的情感象大风雨中的海面，我又起了床，吞下安眠药，可是已经没有什么用，一直到黑暗的夜渐渐淡了，我才能合上我的眼。

我醒来的时候是十点半钟，可是那时候我就看不到她。

我想她定然到街上去买些什么。可是一直她就没有回来，我守到她十二点钟的时候，她仍然没有回来。

其实这女人用不着我多想，自然地来了任之自然地走去并没有什么。可是想着真若是在深夜的时候回来，没有人给她开门，在这晚秋的夜里，她又将在街上度过，为这一点原因，我才也怀了一点焦灼等她到十二点钟。

她还 没 回 来，我只好睡了。过一天的早晨她也没有回来。午饭前我正在读着当日的报纸，突然有人在敲着我的门。

“请进来！”

走进来的就是她，手里还提着大大小小的包扎。没有等我问她就说怎样遇见了旧日的闺友，在那里住了一夜，借来点钱把上次没有买的用具备齐，还说今天就可以不必到饭馆去。

我知道她在说谎，我能想得到她在哪里过了一夜，我也知道她从哪里得来的钱。可是虽然是清楚地知道了我也用不着管她，我用眼睛望着她，她仍然是自若的样子。来欺骗人原是女人最专长的艺术。

“可是菜蔬都没有呢。”

“我已经买了来，这里面都是。”

我点点头，她走了。她敏捷地换了衣服，立刻起始预备午饭。其实，若是真能帮我忙的人，她个人的私行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她的丈夫，也不是她的爱人，我实实在在用不着生那些闲气。至少我的屋子总能比先前整洁些，而且再也用不着我自己为这些很琐细的事化上许多时间。

她烧菜的手艺并不如何高明，有时候竟把焦得象炭一样的食物送到我眼前，可是我都能忍耐地吃了，虽然有的时候

是要皱起眉头来。

我们这样同住的关系有了一个月，忽然一天早晨，我发现了在枕头旁有一张纸条，那上面写了：

“我很感谢你，先生，你收留了我一个月。可是现在我走了，我没有能亲自向你说出来，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在一两月之后，又要在你的寓所之前为你检起来吧？但是这些都是我所想不到的事情，也用不着我想的事情，在你这里，你待我太好了，我真是不配你待我那样好的人。我相信你是世界上第一个好心眼的男人。我真想不到一个女人也会丢开你！

“我还告诉你，当你起身的时候一定发觉你的袖扣金表不见了，你不要慌，那是我拿去了。我要你相信我的人格，我拿去是暂时的，我要用它来维持一两月的生计。我要设法归还你的，在将来我或者能加重地归还。

“最后，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总是惦记着一个女人而坏了你的健康！

玛丽安那”

我检点着，果然失去了纪念着祖父的一副金钮扣和一个女人送我的手表，我的心突然气急，因为她单单拿去了这两件。

可是渐渐地我笑了，我独自傲然地笑着，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希奇，也并不该引以为怪的事。

（选自1933年10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圣型》）

沉

从温暖的房子出来，把脸掩在皮的衣领之中，轻快地踏着积雪，用嘴唇嘘着最流行的调子，匆匆地低了头走着，听到凄楚的哀吟从道旁那些跪着的或是蹲伏着的仍然穿了不完整的衣服抖战着的求乞者的嘴里哼出来；他微微地感到一点不爽快了。这使他觉得不舒服，也不尽然是同情，还感到冬夜的街景为他们所黯淡的不快。但是商店里Show Case中射出来的灯光，被白的雪反映成更强烈的，象是把他们的脸显得更苍白。也有着象从地狱里才爬出来污秽的脸相；可是同样地在他们的眼睛中射出该怜悯的光来。他们有的没有眼睛，没有手或是没有脚，有的是还在有钱的人所特有的孩童的黄金时代之中。他们在哭，他们在号叫，他们没有一个人能确定自己可以活到什么时候，这些情况当他稍稍观察到之后，他的心在打着一个冷战，也停止了嘘着的快活的调子，他呆然地站在那里。

他在想着这也不是尽然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事。

在思量着的时候，就成为在街上走着的人的障碍了。文雅的是走过去回头来望望，有的竟然冲到他的身躯；可是他仍然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寒冷的空气中，也从女人的身上飘出香的气味来，她们用着窈窕好看的姿势偎在啣了雪茄烟的绅士怀中或是独自走着，飞驰过去的雪橇上遗留下细碎的笑声，一个枯瘦的孩子正在哀痛地“妈啊妈啊”地哭着，马迭尔舞场的门正巧为一个人拉开，那狂欢的，淫逸的音乐就钻出来。

去从裹在厚的皮衣之内的人寻找真心在笑着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把手在衣袋内摸着，但是他找不到零碎的钱；于是他也莫可奈何地走着，心中稍稍轻松些。

——出来零钱不该不有的，这次我忘记了，要是给他们这些呢？……

他的手触到十分和二十分的纸票。

——我不是没有钱的，这多么？为什么呢？去给舞场的侍役，去化在无谓的消耗上，这不都算是一个小数目？

他走着向回的路，他给了每个求乞者一张。他的心更能平静些下去，他才又继续着他的路。

好兴致已经消下去了，他默默地走着，萦绕在他脑中的，是那些可怜人的脸。

他想着那些孩子们，生下来就在街头上，过着夏天和冬天，在狂雨和雪里睡觉，有的就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就是一点饱暖的欲望，最容易满足的也不能得着。看到了和自己年岁仿佛的穿了毛绒的衣裳，心中的羡慕只能在睡着的时候织

着好梦；是无辜，是最该怜悯的。那老年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凭了力气来维持生活的，到人生不可免的衰老袭来，也就流在街上，用着可怜的声音，求着好心人的施与。就是壮年人，虽然有的有恶根性，恶嗜好，不也多半是因为没有他们的机缘，社会不容纳他们呢？这也是能引起他的同情。只有他看到了那些抽着纸烟的，尽是如何可怜相也引不起他的怜悯来。恶嗜好是可以暂时抵御一点饥寒的，而吸烟的举动，他以为只是无谓消耗。

对于最后的这一种求乞者他甚至于有些恨着了。

旁的人把他这主张认为偏见的时候，他就能说出他的原因来，他以为象这样求人施与的人该从这世界上消灭下去。

说到他自己，也将成为时代中的没落者。他虽然还年轻，可是并不为年轻的人所喜，也不为年老的人所赞赏。他有着不为人喜的直性子，全然地依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已经是没有人牵念，也不记挂着旁人，他寞然地在这遥远的城市中独自生存。受雇于一个学校里，化用着凭自己小小的一点能力所得来的报酬。

长到廿六岁的人，值得悲伤的事也尽有多多少少，他习于先前所厌恨的跳舞，喝酒，一点也不吝惜地把钱送给这世上最要钱的人；用眼前病态的欢愉，使自己没有空闲的时候。

但是当着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夜是静静地……

他走到近九道街的时候，就听到那大的播音器仍然在叫着，尽是出类柔靡的独奏，也失去它的特色了，以爱好音乐而出名的俄国人，还是如常地排在街旁谛听着。他们坐在长

椅上，或是倚着店前的栏杆。他走近的时候，音乐已经停止，有着粗浊的声音报告着气候的变化。还在介绍着秦家岗的××舞场晚间十时起始的新节目。

“那么去去不也好么？”他向着自已说。

看看腕上的表，也不过是八点三刻，他就跳上了街上跑着的营业汽车，一时间，象为追求着新的快乐而欣悦着。

在军官街的路口，他付过车钱下去，在楼顶上用着Neon Light排好舞场的字，含了重大的诱惑性象在向他眨着眼。他匆匆地走上滑的石阶，拉开沉重的门，杂和着铜乐与肉的气息扑到他的脸上来。

这时候，是笑着的穿了制服的侍役的脸，迎了他站着。他把衣帽交给他，独自象幽灵一样的踏着熟识的路到舞厅去。

他完完全全地浸沉在新的环境之中了。他喝着墨斯卡甜酒，他抱了舞女飞一样地打着旋，他常是把她们转得昏天黑地的由他扶着她们到座位上去。有时候就不去管，任着她们半撒娇地堆到地板上，然后他才扶起来，全不管她们如何咒着他，或是那含情的抱怨。他也能说着笑话，于是他那半疯狂的笑，和那亮光光的大喇叭口里出来的声音相呼应。他有时心中想着，除去仍然是穷汉子，其他已经走上“现代”的路了。

突然间他又成为旁观者，在四次音乐的起落中他只坐在那里，呆呆地不知为哪一种思想占据住了的样子。混血种的苏菲娜，悄悄地从他身后蒙了他的眼睛。他很容易就觉出来这是女人的手。他在问着：

"谁呀？"

"猜猜看吧！"

"娜妮特，不是么？玛索亚？也不是？"他自语着。"那么是丽大，那个小妖精？"

"还不是？我真不知道你该是哪一个鬼！"

"我骂你就不高兴了，为什么你来捉弄我呢？告诉我一个字吧！"

"我是苏——"

"我知道了，是苏达？"

她真的有点气了，翩然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而他因为骤然间，还不能看清楚了是谁。

"啊，苏菲娜，我没有想到是你。"他含了歉意地，向着微微把嘴唇翘起一点来的女人说着。

"我知道你的心里没有我！"

"啊啊，那里的话，小乖乖，喝点酒吧，外面很凉，是不是？"

他说着，把酒倒满杯子，送过去。

"喝吧，我的小宝贝，我的女王！"

她一面喝着酒，一面还是喃喃地抱怨着。

"来吧，跳一回Waltz吧，你知道么，因为等待你，我四次都没有跳。"

苏菲娜笑了，她很快地站起来，投在他的怀中，他的心中想着：女人总该是要哄哄的。

在悠曼的音乐声音之中，她问着他何以前些天没有来，她说很想他，她还问他为什么不到她的住处去，她又把住址

告诉他一次：国庆街八十七号，房子三号。

他回答的时候是装成了诚意的说这几天没有闲暇，还骗说着到她的住处去过一次，因为记错了号数又回来。这一次么，有时间定然去看她。但是他的心中却如此想着："不到这里来自然是没有钱，还能有什么另外的理由么？不是因为穷，才失去了心中所爱的女人，而使自己深深地感到悲伤么？象你们这样的女人，没有钱该更不成了！可是——"他的心中转念着："还是这样的女人容易对付，因为她们说是要钱的，象其他的，装成忸怩的样子，使男人摸不清她们，用好听的名词说出她们的心愿，稍有一点呆笨的人，就不能明瞭她们，这不就该使傻男人陷在一个人扮演的悲剧之中么？"

"啊呀，李，你的脚刚刚落在我的脚上！"她象小白鼠尖而小地叫着。

"真对不起你，苏菲娜！还在痛么？"他很温存似地安慰着。

"不十分重，没有什么，可是你象在想着什么？"她把眼睛抬起来说。

"我没有什么事情想，"他把头微微低下来朝她望着。

"你的眼睛才看下来的，你在哄着我——"

"哪里，到这里来吧！"

他敏捷地把她带到方柱的后面，灵巧地亲一下她的嘴。这时候音乐已经停了。

她象微微含羞地和他并着走到座位上去，偶然间他看见她那涂满了铅粉的脸。引他想起来那些哭号着的，在冰雪中

街上的；他突然地感到心上的责罚，急剧地站起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匆匆地走出去。

他才把外衣从侍役的手中接过来，苏菲娜就气喘着跑到他的眼前。

“你就去了么？”她半伤情地问着。

“我想回去。”他说着，已经把大衣穿好。

“纵然不再多和我谈一些时，也不和我说再见。”

“那，那我太对不起你，我忘记了。”他付过了侍役的赏钱，才把钱放进衣袋里去，就又想到她，重又抓出两张十元的钞票，塞到她的手里去。

在他意想之外的，是她摇着头气愤地把钱丢在地板上，还和他说：

“我不是为了钱才追出你来的，认清了吧，公然的侮辱我可受不了！”

她说完了就跑回去，可是他呢，一点也不惊讶，把侍役已经为他拾起来的钞票放回去，就悠然地走出门。

天上的寒星，冻得象要掉下来似的。他仍然是用皮领掩了脸，向着大直街独自彳亍着。

骤然地他又听见那凄惨的声音，从一个黑暗的墙角下发出来，他走过去看到了在抖动着的一堆干草。

“里面有人么？”他停下来问着。

“是啊，老爷我实在没有店钱，只能在这儿挨一夜，您高高手让我吧！”

无疑的这是衰老者的声音，把他错认为是来干涉他的。

“我是过路人，我问问你，这里也能睡得着？”

“唉，到底风还小一点，有什么法子呢！”

牙齿击打着杂在呻吟叹气之中。在草里露出来的脸，只能看出来是有白胡须的。

一个人，到了如此的情形，过着这样的日子……

他的心深深地包在同情的忧伤之中，他掏出一张钞票来，送过去说：

“拿去吧，这就可以使你得着温暖的住所，天这么冷，喝点白酒也好的。”

“谢谢您老爷！”从草里伸出一只干枯的手来，把那张钞票接过去。

“我扶你起来吧！”

“那太不敢当，老爷！”

老人象风里的一片叶子站起来了，发着抖。

“你到哪里去呢？”

“那个街角就是一个小店。”

他站在那里，望着他缓缓地走，到那短小的背影已经尽然消失在黑暗之中，他才转过身来，怀着一点得意的心情，继续着他自己的路。

在他的嘴角浮上来快慰的笑，他戏弄着女人，给她所最不愿的难堪；他更沾沾于肯真的在实质上扶助衰老而贫穷的人。

——有什么该自喜的，帮助无告的人不是分内的事么？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施与就要这样记在心里，不成为“小人之量”了么？象这样是全然成为一种耻辱的啊！

于是他的心又平静下去了，没有喜悦也没有愤怒，他的

嘴在哼着：

“——落寞人的心啊，

秋雨里的叶子！”

回到住所去，将近十二点了。他转着门铃，隔了一二分钟，才听见门里面有渐近的脚步声音。是那个犹太籍的使女为他开了门，嘴里絮絮地不知在说些什么。看样子她是才从睡梦中起来，自然是很不高兴的。

“给你吧，费妮，留着买点口红。”

他玩笑地掏出一张一元的钞票来，送给她。

她立刻笑了，她问他外面冷不冷，她还问他用不用开水，她说她自己特意为他留起来的。

他谢着她的好意，迳直地走进他的卧室。

脱去了外衣和帽子，他象是紧紧地为疲乏包住，他把自己的身子投在沙发里，闭拢了眼；可是睡意又远远地飞去。不经意地把眼睛又望到墙上悬着的素淡的女人的肖像，立刻引起他的忧伤和一点点的烦恼，他没有力量就把眼睛离开去，心里在默许着：“只再看一分钟吧。”

但是，怎样去隔绝象磁铁一样的吸引呢？突然间，感到了警惕地想到钱，他把塞在衣袋里的钞票都掏出来。

他查点着，记得放在一处被女人丢到地板上的两张十元的，是只有一张了。另外的凑起来，算起来又不足本月的用度。

黄金色“钱”的光辉，刺着他低过头，独自走开；而现

在又起始显露它的威严了。但是在这一层上，他已经认识它，他象是曾经到过北极的人，对于吹吹风雪是没有什么畏惧的。

——不是还能活到明天么？就到明天再说吧！

他的心中如此想着，就轻松下去。他看看时候，知道应该去睡了！就是没有睡意。也要躺到床上去。

他解去了领带，正在解着Waistcoat的第二个纽扣，猛然想起来那失迷的纸币定然是给了那个贫穷老人。为这件事他有一点懊悔，恨着为什么那时如此粗心。

以为是太多了么？维持着一个人的生活，最多也就是一个月而已。既然是付与了，就是那个老人还在他的面前，也不能再要回来的。若是那样做，“好心”立刻可以烟消；在老人的心中不止没有感激，甚至可以怀恨着，虽然他能毫不吝惜地给一张一元的。

于是他的心又平静下去，做过的事情就任之去吧！

偶然在睡到床上去的时候，重看到她的画像，他的心又起了纷扰。抱了大决心似地自己想着：

“不再去看她，也不再去想她！”

他很快地熄了灯，那美好的女人的脸，顿时没有了，那只是不辨一物的黑暗。

他舒适地仰卧在床上喘了一口气，精神反觉得更为焕然了。渐渐地那个女人的脸形又显出来，在他一个人的心境上，相肖而又生动地。她那圆圆的，眼角上有一颗痣的，长着黄毛的脸象是殷切地望了他，有着愁苦的神态。

——为什么呢，你？你该有好幸福的，你该是愉快的；

你该不知道在这世界上有忧愁。你不是已经得到好生活了么，你不是把好生活看成比生命还要重大？你成功了，你该笑，你该大声地笑，大声地嚷着，“我是得到幸福的人！”

——你是看到我才装成了这样子么？那很可以不必的，象这样的同情还是不需要。留着你的精力去在那个人的眼前撒娇去吧，我是一无所有的，我将成为一个穷，穷得什么都没有的人！

——你是来诉说你的生活不好么？但是比起我这苦日子来总好得太多了！在我的境况之下，我知道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能安之的。女人所企望的我都缺乏，你能毅然地离开我对你正是好的。去吧，不要再使我的心动摇着。

——不要来吧，我一点不想念你，我从来不曾想念过你！

只是在心中思忖着，到后来竟然地大声叫出来了。他的眼睛装满了泪，痒痒地顺着眼角流到枕上去。而他也象听到了哀苦的哭泣，是想从好心人那里得到施与的。于是那穷苦的脸又清晰地显出来，他们是想从同情心上得一点钱。

——虽然我穷，我不能供给我所爱的女人；但是你们的需要，我还能给你们满足，你们不是只求一日的温饱么？在我个人的分上我可以不费力地拿出来。说吧，要多少就说吧！

他兴奋着，他的脑子象被早潮激荡着。他意识到孤然地立在这社会之上，没有可信赖的，也没有能了解他的，沦落成为街头人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到那时候，社会就更可以坚定了对他早有的印象，在人们嘴间说着，批评着。

该成为累赘一样的附于这现社会了。要他全然自己说出来："我是败北了"么？他还愿意拿生命去做最后的搏斗。

他的悲哀是只能蕴在心中，没有可告白的，更不能象求乞者大声地哭号。

女人的眼睛呢，是比黄金更有光辉地在他眼前闪耀。

他独自笑起来了，好象世界上的人都展列在他的面前，他把这无止无休的冷笑给他们所有的人看（也许他的嘴角又向左拉动着，做出为一个女人所最不喜的样子）。

立刻，他丢开一切在他脑子里打着转的，侧过身去，就把心成为止水一样沉静。

"明天再来吧，无论是使我喜悦或是使我忧伤的，都明天再来吧！"

他把这许许多多纷杂的事，放到迈着大步的"明天"的肩上。

冷静静的夜中，壁钟孤独而凄然地，响了没有回音的一下。

（选自1933年10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圣型》）

教　　授

终于从那湿腻腻充满了水气的寒空中传来下午五时退课的钟声，立刻他象一匹在长途奔驰之后卸了鞍辔的马。他的心轻松了；眼睛又恢复了原有的光辉，可是一连三小时的讲授，不是在一点小小的兴奋之中可以忘却了的；酸痛的腰，额际的汗……。学生们都无精打采地站起来，静静走出去，好象沉下心去听过他一小时的讲授之后，那热烈的求知欲，没有得到一点满足似的。他站在讲台上，脸不自然地笑着，用力拍下去落在身上的粉屑，然后一手从衣袋里取出一方手绢去擦着汗，一手理清堆在讲台上的笔记，参考书，塞到那破旧的皮包去。在这个时候两三个怀着疑难的学生走过来了。那个戴着阔边眼镜，瘦长长的，常是把许多难于解答的问题提出来的学生又来了，他打了一个寒战，心不自主地怦怦跳着，他不能说不许他们来问，他只能把那笑容做成更不自然，象是很欢迎他们来谈谈，实质却是请他们发一点慈悲。

“先生，对于今天的课程有点不大十分明白。”

他听得出来这是那个人的调子，几乎每次课后总是他，在疑问中怀了不少讥讽的态度。

“有什么不明瞭的地方，我很愿意和诸位讨论。”他一手扶在皮包的上面，很谦逊地说，特意把“讨论”两个字着重地说着。

问题是分明就要摆到眼前了，遇到那个机警的人，十分钟，二十分钟也许不能弄完，从这离市二十多里的学校，回到家去，就是有公共汽车也要几十分钟吧。想起太太昨晚告诉的话，说是今天六点钟等他在家里吃晚饭，心里有些慌了。对太太一向的忠实，顺从，怕因为这意外的枝节而破了她的信心。立刻，一丝丝的忧郁从他脸上不安的样子看出来了。

“就是今天讲到的法国重商主义——”

“唔，唔，重商主义么？”

“是的。”

“他们最主要的主张就是要本国的国际贸易在出超的地位呢，而且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对于入口货征收很重的关税，禁金出口……这就是所谓的拜金主义。”

“关于这些，先生已经讲过了，我是很想知道这种学说的时代背景，更想仔细考察一下。”

“这个么，唔，我可以告诉你——”

他又把皮包打开来，取出笔记；可是在他脑里记得对于重商主义的认识不过就是这样而已。

“这样的主义现在完全是不能应用了，因为出超不一定是一个好现象……”他说着无关紧要的话，一页一页把纸本

翻来翻去。他也知道不会寻出什么材料来，背上好象渗出汗来了，痒痒地象一只只针尖轻刺着。

“是啊，一个主义总要有相当背景的，重商主义的是什么呢？”他自已想着。

他很可以随便说一下，可是以往的经验警告他，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怕日后学生们的反驳，另外的经验又引着他说这样的话：

“这一次材料不大齐全，等下次详细参考一下，再告诉诸位吧。还有什么问题呢？”

他把眼抬起来，顺序地望着三个人的脸，他们的不满，鄙视，是很显然地看出来了。他们也都把眼抬起来望着他，没有一个人说话，目光却不容情地刺着他，他觉得惭愧，追悔自己不该没有充分的准备。他们都走了，他重又收好皮包，走出课堂，在细雨中匆匆地走着。

他象中国大部分的教授一样，是曾经到过外国的，自然，到过外国的人就可以算是非凡的人，在各方面是都可操胜算的。他也象其他的人一样，在外国住了六年之后，怀了对祖国深切的思念回来。热烈的情绪，是在第一步踏到祖国国土之后渐渐地降低了。这绝不是在异土梦中祖国的江山，那样柔美雍穆的景地，不只在他希冀中未曾如愿地更好起来，反而更呈了不可收拾的样子。所有的事都是腐旧陈败，个人方面和政府方面是一样的，由不满而生出的愤慨，在胸中震荡着；可是最后他只能叹息了，这叹息象秋天里一片枯了的叶子落下来，是不会被人注意或是有什么影响的。末了呢，因为对于特异环境的顺从，要说的话没有了，叹息没有了，默

默地做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无论如何，生活的不快总是显然的，教授在一般人的眼中是高贵的，可是只有做教授的人才能知道真正的苦味。象他，每次走上讲台就象一个罪犯走上法庭去受公众裁判一样。许许多多的眼睛在盯着他，都想从他身上寻出可攻击可质问的地方。追悔真也来不及了，没有肯死下心去求得特长的学识，只有脸成了灰白色，嘴唇微微发颤，象一个没有知觉的木偶人。

可是在一切不快意之中的最快意的一件事，就是他有了一位漂亮活泼的太太。他自己是三十开外的人了，身材是比平常人还要短些，脸不大，瘦瘦的，黄黄的，还衬着一副八角形的眼镜。太太呢，是只有二十岁的女人，娇小，轻盈，会说一切使男人兴奋而快活的话。用一般人的眼光来推测他们结合的原因，是不会寻出什么的；事实上他们维持着夫妻的关系已经两年，而且曾经为和他结婚，她丢去了一个男子，和她很相爱过的。虽然是意外的收获，他也很知道自己对她殷切的需要。在无味，使人疲倦的工作之后，只有她能给他连内心也舒适的安慰。每次从学校回来，女仆把门开了，他就站在小天井里，头仰着叫一声："Darling!"虽然他的声音因为几小时讲授之后有些失润，或是从电车站走回家来，未免太快一些，呼吸不大十分平匀；可是在这声音之中可以听得出他是用了所有余剩的力量与温存，身体是疲困了，心也厌倦了，象一个饿极了的孩子跑到母亲的眼前叫一声："妈！我要吃东西！"那时候就该有一个象小花猫那样娇嫩的声音叫着："Dearie～～～"随着从窗口就望得见黑短

发，红嘴唇，桃色双颊的脸，浅笑和腮上的深涡象小老鼠似的从心里冒上来在脸上打滚。他的精神立刻振作起来，所有的疲倦一半已经消失了，很快跑进房里，三步两步跨上楼梯。

从电车上下来，雨更大了。柏油路的面上，象洒了一层油，屋顶上的雨水，从马口铁的方筒灌下来，横过边路，再流到地沟去。也有清越的声音，象住在山中听到岩石中流出的细泉。因为有雨淋着，他的脚步更大更快了，象是做了一天苦工的牲口，到晚间又被人牵到马房中去的欢悦。

走进仙逸坊，在悬着七号门牌的前面停下了。轻轻地在黄铜门环上扣了几下，等着女仆来开门。

一些时，门没有开，也没有声响，他就用力地在门上捶着，才听见女仆模模糊糊的声音：

"外面是谁呀？"

"还问什么，不知道是我回来了么！"他气忿忿地说。

"唉，先生回来了，我还以为是谁呢。"门随着她的话打开了。

他看出来女仆是才睡醒的样子，心中不大高兴，太太一向不会治家，是很使他忧虑的事。象每天一样地叫着："Darling！"使他惊异的是没有她的回应。雨水落到脸上，有一两点还落到嘴里咸丝丝的。女仆站在一旁，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只怔怔地望着。

——也许她睡着了，他自己想。又把声音提高叫：

"Dar~~~~~ling~~~~~！"

还是没有声息，想起平时就是睡着了一定也会惊醒的，他不想再叫，就问着女仆：

“太太在家么？”

“啊，太太出去了，临走的时候告诉我等您回来的时候说一声，我倒给忘了。”女仆因为出神，没有想到他的问询，才露出一点点的张惶。

“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不知道。”

他的心好象一片没有着落的叶子，倦乏更猛烈地袭击他的身心，懒懒地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走上楼去。

卧室呈了异常混乱的样子，内衣丝袜就横七竖八丢在床上，地板上放着一只拖鞋，粉扑在桌脚下，口红，粉盒也没有盖好。用过的手绢就浸在脸盆里，一件平日穿的皮袍堆在椅子上，处处都看得出临行时的匆忙。

他觉得非常难耐，走到另外的那间房里去，把皮包放在书桌上，走到扶梯口就大声地叫着：

“杨妈！”

女仆听了这样粗暴的声，一面应着一面就跑上来了。

“先生有什么事？”

“你看看房里还象样子么？没有人告诉你，你也不上来看一看！”

女仆看出他生气的样子，青筋都暴起来，一点也不敢争辩，悄悄到房里去收拾。

阴雨的冬天，很容易就黑下来，他把灯明了，从怀里掏出纸烟，点着了吸着。坐在沙发里，舒适地吐出一口气来。没有她在家，家就成为一个空虚，无意义的所在。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出去呢？他想着。难道不知

道我就要回来了么？

本来一天的劳困，一天对她殷切的思念，是需要她温柔的话，或是一个吻才能弥补的；现在呢，她是出去了，所期望着得到的事一点也没有。天落着雨，已经是黯然了，自己的心就更黯然了。

他也知道近两月来太太对自己不象从前那样，她总是嚷着寂寞，无聊。一个人天天守在房里自然就觉得无味，设法替她找一个位置也不合她的性情。她不愿意受任何人的管束，可是给她找几本书看吧，她也是沉不下心去，他倒是很为这件事忧愁着了。

“这又该怎么办呢，看你这样不高兴，自己的心里也很难过的。”说着这样的话。绝没有虚伪的意义，他的心确是不能宁静下去。

也难怪，太太是又年青又漂亮，和一切的女人没有什么特别。最厌烦的是读书，工作，有了绝对的安适之后，又觉着太无味，倔强的个性，平常不如意的时候，就会和他吵闹。因为想到她是能给他安慰的，所以他只有忍耐，忍耐了一切还要向她赔着笑脸。只要能逗引出她的笑来，从心中出来的一声笑，无论用哪种方法是不顾惜的。

近来，一连几天总是到外面去，说是从南京来了一个旧同学，就不得不去探视。偶然间曾想到另外一个男人，知道是发奋到了外国，远远的在千万里之外，心就安下去。明明在今天早晨，亲口告诉他：“今天不出去了，你也不要再在学校里多耽搁时候，烧几样好菜，等你一同吃吧。”事实呢，她是不在家。因为千真万确以为她是在家守候着，所以遇不到

的时候，心里的失望就更重一些。

自己坐在房里沉思，想到一切都是不可忍耐，把吃剩的纸烟丢在烟碟里，背着手，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的眉皱着，牙齿咬着下唇，脸色是更难看了。窗外的雨好象已经停止，风却紧紧地吹着，时钟敲着七下了。

“先生，晚饭已经预备好，现在开么？”女仆来向他问。

时候确是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可是太太仍然没有回来。心中还是以为她不久就会回来的，就告诉女仆稍稍等一下。

失望，伤心，怨恨，最终成为忿怒；象春草在胸中滋长了，他想着自己就不该和这样女子结婚，错认了她是能给他安慰的人。

——女人有什么用呢？她们不能受工作的苦，又不能安于淡然的生活之中，只有近代式的都市享乐才能使她们兴奋；妻可以忘了她的丈夫，母亲可以忘了她的儿女！他站在书桌的前面自己想着。蕴在胸中的怒气，象地壳下流质火岩突然间从山口喷了出来，把拳头猛然地击到桌面上去，立刻他感到不可耐的疼痛，脸是更哭丧着了，用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抚着伤了的一只。手背上擦破了，红血球白血球油似地渗出来。

在一次痛创之后，他的心能稍稍静下去。忽然想起今天在学校受学生们的窘困；好象那些凶利的眼睛还在直直地望着他，含有轻视的冷笑又在耳边响起来。眼看着明天又是一步步逼近来，他想只能早些准备，才能使他从容地站在学生前面。

在书架上堆满了的洋装与线装书，因为时日的关系，书背上的金字已经成为乌黑，他很费神地检下两本来。紧张中的心，渐渐有一点松弛了；好象已经把学生们的问题毫不在意地回答了一样的轻快。重又坐在沙发上，象一只猎狗为主人追踪野兔那样谨慎，认真。搜取关于重商主义详细的资料，不知什么原因，虽然书是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在脑子里很难留些痕迹，正象夏日中飘过去的一片云。

门环响了两三下，他听见门开了的声音，他也听到她的语音：

“先生回来了么？”

他的心立刻狂跳起来，所有的血都象冲到头顶上。

“早就回来啦，还等着您吃饭呢。”

他没有把头从窗口望下去，故意装做不知道的神气，他想也许她会象每天他那样喊他吧？他放下决心一定要发一发气，不是一声两声亲密的称呼可以了事的。他等着，象一个等着前进口号而冲锋的兵士。

他听见鞋底走在天井的地上，象驴子在山道中石板上的响声。那由缓而急的楼梯声，他想着也许她是为了急于要见他的。碎乱的若走若跑的声音之后，她已经娇喘着在他的眼前了。

“Dear！”

一个这样温和，使他全身象通了轻微电流的声音，他也就茫茫地叫了一声“Darling！”

一方面是听到了由缓而急上扶梯的声音，使他的心由忿然渐渐变成平和；一方面是她那样叫了，他就自然地应该象

回音似地这样叫着。因为知道自己的过失，所以她笑着，这笑容是希有的和顺，服从，左手把遮到脸上的头发掠了过去之后，就象一只紫燕似地飞到他的身边了。

“又害你怪寂寞的在家里守着了，是不是？”

她把嘴递过去，给他一个又甜又快的吻。

受了特殊的恩惠之后，人是不大能说得出话的。他的脸微微红着，怒气已经消散，只喃喃地说：

“也还好，也还好，没有什么。”

在他的眼里，今晚太太的风姿是更绰约。适体的旗袍，正托衬出来窈窕的身材，眼睛象两颗黑而亮的珠子，润润的，含了无限的深情。

“真没有法子，远地的朋友来了，就不得不招待，重生，我渴极了，给我倒一杯茶好么？”

他知道这是一句不需要回答的问话，就站起来，从水瓶倒好一杯，她接过去就喝完。

“——我下午正在家里，她就随着丈夫来拜访了，一定要我去陪他们看影戏。我并没有忘记今天答应过你一同吃晚饭，可是闹的一点法子也没有！”她轻轻叹一口气“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我没有生气，我一点也没有生气。”虽然说这样的话是违反着自己的心情，可是他知道这却是最适合的。

“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气我的。”她卖弄着风情，很得意的样子。

“不要再谈下去，快些吃饭吧。”

“我已经吃过，看好了影戏就去吃的。”

“啊，你已经吃过了！”

在他那拉长的语调中，听得出他那失望与抱怨的心情。可是眼前就有她，从她的眼里好象告诉着他：“我是在这儿，我是你一个人的，”不快就象燕子掠过水面上的微波，立刻就荡得无形无踪了。

假使自己是一个未婚的人，还没有一个女人可以把自己的情感约束，变迁，过着一个人的生活，立也好，坐也好；吃饭也好，睡觉也好；是不会使他觉得什么的；现在呢，他是一个有了妻的人，而且是完成一天的苦工需要她给他种种抚慰的人；仍然一个人孤另另地吃着晚饭，心是被一种更凄然的情绪掩住了。到了这个时候，对于食物之需要忽然间被另外一种需要减低，他把头抬起来望着，象是抱在陌生人手臂里的婴儿寻找他的母亲一样，他的眼睛象是叫着：“妈，妈，快来抱我一抱！”

她不是在那儿么？她不是坐在沙发上呆呆地想着么？忽然她望见他在注视着，正在紧闭着的小嘴向两腮拉长，露出一排白晰的牙齿来。这是一个笑，这是可以拯救他身心上苦痛的笑，冰冰的脸在这样象初春的微风之下溶解了，胸中的空虚寻到适宜的弥补，高兴在他的腮上画着记号——象急流所激起的漩涡。

在这样相对的微笑之后，他又完全被轻快占据了，一个人继续地吃自己的晚饭。

“重生，我还忘记告诉你呢，旋之说过今天晚间到我们这里来！”

旋之就是从南京来的朋友的名字。在太太的心中，以为

虽不是一个大惊人的消息，至少他该有一点表示欢迎的态度，可是他只冷冷地说：

“来做些什么呢？”

“说是来拜访我们，和她的丈夫一路来。”

在他，早就以为友朋间的拜访是最无意义，最缺乏兴趣的。看看太太说话时的兴致，好象认为一种荣幸似的，他就不再把这件事讨论下去。

饭吃完了，女仆把食具搬出去，太太立刻成为希有的活泼。一面招呼着女仆收拾，一面自己也在动手整理着，新的桌布也放上了，污了的椅垫翻一个身，乱纸放到字纸筐里去，台灯上的尘土也拂拭得很清爽。书架上七出八进的书，也都站在一条线上了。

他又坐在沙发上，抽出一支烟吸，为女人奇异的心理和个性苦笑着。

“这些书你还要看么？”她从桌上拿起来他才找出来的参考书。

“停一会还要看的，就放在那里吧。”他随意地答着，微微扬着头。

“先放回书架不好么？省得人家看见要说杂乱无章的。”她笑着说。

“那也好，”他又笑着，在笑容中看出他无可奈何的样子。

差五分钟就到八点的时候，客人们翩然地降临了。太太很能干地替他们介绍，说到：“这是我的丈夫——重生。”不自觉地脸上也有一点红了。他和那女人点着头，和那男人

握过手，很谦逊地请他们坐下来。

那女人是一个矮胖的，有圆圆的脸，圆圆的眼，和一个小肉锤似的鼻子。每个肥而圆的手背上，现着四个深深的圆涡。男人可以说是漂亮的，只有那鼻子钩下来，很象一个阴险人物。

“这一次到上海来，蒙×太太这样招待，心中真是过意不去——”那男人说了一半，端起茶杯来吃一口，“老早就应该来拜望的，总是怕没有闲暇的时候，倒要打搅。”

“我也应该去招待，可是事情忙，脱不开身，也很对不住。”

没有一定的事情，在谈话上更没有一准的目标，四个人中间流来流去的只是些无聊而浅浮的话。在这里，谈话最多的是太太，谈到高兴的时候曾把眼望着他，问他一声：“对不对？”那女人呆呆地象一个木鸡，那男人渐渐地现出了忘形的样子。他感不到一点兴趣，默默地只想着明天的课程。

话也说尽了，人也微微感到一点疲倦，静默才又来在他们的中间。桌上地板上散着吃剩的果壳，他懒懒地望了四周凌乱的样子，伸开两臂打了一个呵欠。象一种急性流行症似地，客人们也都打着呵欠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客人们不得不告辞了。

“真对不起，打搅了许多时候。”那个男人说着站起来，“明天早晨就要回南京去，这就算是最后一次的造访吧。”

“忙什么呢，再谈一会不好么？”他用嘴这样回答，可是急忙站起来预备送客的神气。

那男人已经从衣架上取下外衣和帽子来。

“谢谢你，这次到上海来蒙你招待，麻烦你不少。”那女人少气无力地说。

客人们告别之后，他们两个人走上楼来。

“啊！真不得了，已经十一点半啦！”她很惊异地说，好象是在这愉快的谈话之间，不知不觉地时间就过了。

“可不是么，已经快到十二点钟。”他带着很平常的意味说。

“你累了么？”

“不十分累。”他又打了一个呵欠，“象这样的客人也少有，真就能坐谈三小时。”

“我知道你一定是很疲乏，还是快些睡了吧。”太太把话的方向换过去。

本来是并肩站着的，忽然她身子转过来，投在他的怀里，把嘴凑上来，给他一个长吻。他们紧紧地抱着，她的眼慢慢闭了，微细的笑容在脸上露出来，在满足中浮沉的身心，他把脸贴在她的脸上。

“我们去睡吧，Dear。”

“不，Darling。我要看一点书，否则明天——”

“你要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地睡去么？”太太把小嘴撅起来，敏捷地从他的怀里溜出去。

“我坐在床边不好么，我可以守着你。”

“我讨厌睡的时候有灯光！”她仍然有点生气的样子。

“不要紧呀，把台灯放在我的前面，灯光向着我一面。”

在无可奈何之中太太走到卧室去，换了睡衣，躺到床上。他把书和台灯放到床边的圆桌上。

夜深了，十二点钟已经敲过，他偎在圈椅里左手托着头，右手端了书。太太不成寐的反侧，很清晰地听到。有时把眼抬起来望过去，就看见那一双含情微怨的眼睛闪着。

天又是这么冷，寒风象鬼似地号着，难耐的疲倦又不时来袭击。心仍然是被杂乱的思想占据着，一时也不肯宁静下去。可是周周围围又象有无数讥讽，恶意的眼睛逼视着。眼前就躺着心中不快自己所深爱的女人。使她忍受，而自己也在忍受着，那些眼睛再凶狠一些有什么用呢，他把书放下站起来，很敏捷地换了衣服，熄了灯，挨到床上去。太太就很快地象一只小绵羊偎到他的怀里。

早晨六点半钟就醒转来，一夜之后，身上的疲困象是更重了。望着睡在身旁的太太，头发散乱地披在白色的枕布上，象浮在海中的水草似的。仍然很香甜地熟睡。

他把手伸出来，寒意更甚了。他记起今天的功课，不得不起身，时候已经是七点了。

女仆悄手悄脚地上楼来，伏侍他洗过脸，再把早餐送上来。太太还是在睡着，临走的时候，又走到床旁，俯下身去，吻着她睡着的脸。

太阳升起来了，水门汀路上铺满隔夜的寒霜，他一个人提着皮包走着，瘦长的影子寂寞地投在地上。

（选自1933年10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圣型》）

卖　笑

那高大的建筑，在南京路口象蹲伏着的一匹原始时代的野兽，面对了浮在水面秋叶似地一排排吐着浓黑色烟的军舰商船。江水的面上，漂着腐败的果皮，杂草，细碎的煤屑，和闪着彩色的油质；在一条船过来之后，水在拍拍地打着两岸象喘着一口气似地，白色的水气从那黑管里冒出来，响着刺得破天的声音。街车汽车在光滑的柏油路上更迅速地溜着，只有那洋车夫还是照样流满了汗，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这嘈杂好象能使一个人的神经沸腾起来，可是那建筑因为自身的庞大，就很庄严地在那里矗立。

这建筑是有十四层楼的，最高的是金字塔式的屋顶。在这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组织，关于政治的，商业的；最下面的一层是有店面的Retail Stores，争奇地布置着窗架。这样高的楼的交通，除去了水门汀的楼梯之外还有两个上上下下的电梯，象垃圾箱一样地把乘客们拾进来又丢出去。

鲁阳从十二层楼的电梯口钻进来的时候是海关的钟敲过

十二下后的三分钟。本来他一听见敲着第一下的时候，心里动起来了。急急地整理结束还没有完毕的文件；到了十二下敲过之后他就拿了帽子走到门口，这时候才想到不该没有收拾好就跑出来。他回过头去，看到同事们都还没有立起来，他只好懒懒地回去，自言自语地把一切都弄好，才又慌慌张张朝了电梯口跑来，可是已经站满了人的电梯，也没有等他的招呼，一直开下去了。

——还是自己跑下去罢！他心里这样想着。常是等得不耐烦了，情愿使自己的腿多受一点苦。每次走在中途，就看见那电梯翩然地上去又下来，总是比他还要快些。所以，这次他不愿意争这口气了，他知道妻是怎样等他快些回来，等他回来一同吃过饭到车站去接她的父母。他决定等下一次的电梯了。

看看人又是多起来，好在他还能保持着优越的地位。等到电梯又在他站的地方张开嘴来，他好象一点力量也没有用就被拥到里面去。心都象是没有着落了，那电梯一直把他们送到下层，大家才又从里面爬出来匆匆地走向街上去。中午的太阳，正直直地照着。

这时候，正是一个个怀了轻快的心绪从办公室里钻出来。为公事占了身子的人，到星期六的下午就该象才从主人手掌里飞出来的花鸽一样欣忭。觉得是该散一散心了，该痛痛快快玩一下了，若是可能就立刻把所有烦劳，不快的事都忘去也好；虽然到星期一的早晨又该自愿地，象翱翔后的鸽子因疲倦饥饿而飞回主人的手掌似的跑回使人头痛的办公室里去。

汽车，也失去了特有的速度，只有叫着，任凭那驾驶的人，

是如何心急和不耐烦。本来是么，那许多有职业的人，都在这一个时候涌到街上来；又都是急急地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家里去。电车呢，挤得满满的，热烘烘的背互偎着，汗透了每个人的衣服。最享福的还是在街上走着的人，因为近江，身上吹着凉爽的风。可是谁也不能这样，只要想一想这样大的一个城市，从商业区到居住区该走多少时候。

炙人的阳光，路上一块块地润着黑色的流质。那是沥青，搀和着一点贱价换来劳力的汗珠，在印度巡捕的脸上，也是光油油的，熟练地指挥着往来的车马。就是在这样忙乱之中，有的汽车就在这路口的一家大饭店前停下了，下来的人，走到凉爽适宜的厅里去，拣了近街的窗前坐了，安娴地露了一点得意，舒服的笑来，嘴里嚼着Erurt Salad，安详地看着外面慌乱的情形。

才走到街上来，他就被有一点熟习的声音叫住了。

“喂，鲁阳，到哪里去？”

他停住脚回过头来，看见一个和他年岁仿佛的男子，正从一辆崭新的雪佛兰车里走出来。

这人，他一看就记起来是中学里的同学，而且也很好过一阵的均平。早就听说均平得了硕士回到中国了，现在××银行担任副经理的职务。偶然间地在路上也遇到过，因为均平总是坐在汽车里，又因为鲁阳常是设法躲避，所以一直还没有交谈过。

“啊，均平，是你呀！”他也只得打起精神来走过去和那个人握手。

“真是好久不见了！”均平露着很亲热的神气。

心里明明知道很清楚在成就上悬殊的地位，所以就存了自惭形秽的意念，处处觉到自己缺乏自然。更深一步，就是对方的友情，也以为有点骄矜的恶意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停下来？”

“忽然间汽车出了毛病。”均平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来，抹着脸上的汗，“你现在哪里？”

“就是这里面的一个贸易公司。”他指着在他们旁边巍然的建筑。

“很得意罢？”

“有什么，勉强能活下去就算。”鲁阳的嘴角上浮着苦笑。“你什么时候回到中国？”

“我么？”均平用右手数着左手的指头算着，“差不多五个月了。”

和朋友们说着话，他竟会把急着要回家去的这一件事忘记了。看着在身边匆忙地走过来走过去的人，他立刻又记起来。

“我想！我就要走了。”

“没有什么事，我们一路去吃一回饭好么？”

“那——那不必了，你住在那里？”

“××路八十七号，你呢？”

“我，你在办公时间打一三七五二的电话找我好了。”

“那末，再会！”

“再会！”

告别了后就急忙地走向电车站，正有一路的电车停在那里。他索性跑起来了，等到他跑到，那车已经开驶了。

他还随着车跑了几步，想卖票人把车门打开，可是没有一点用，卖票人肯定地摇着头。他只好悻悻地回到停站的地方。

他的心充满了不安，想着能快些回去，反到事事都不顺利。七路、六路、二路、一路这么多时候也没有。这么多人，都停在这里，一定都是要乘一路的，啊，来了，这机会他没错过，车才停下来。他就扁了身子挤进去。

喘定了一口气，就又把均平想起来。那是多么风采焕发的一个青年，穿了入时的衣服，还有一根手杖。真是在好运中活着的人倒是应该象那样。自己呢，由中学出来，父亲就因为营业上的失败，破产之后，人也忧愤着死去了。留下他在宠爱中养起来的独子，也不得不依附了妻的家里。由妻的父亲供给着在大学毕业，还为他在上海找了一个职业，又把小小的家庭在上海安置好。受了旁人的恩惠，心中自然有一种感激；可是赐与的人常希望着在嘴角上挂了千谢万谢，尤其是她的母亲更叨叨地要他成为一个伏在他们身下的驯羊。妻本来和他是很好的，现在也有一点变样了。她每次看到那些能给妻许多钱的丈夫，就羡慕，结果是埋怨他不该没有大的进展。为这些事，他真觉得头痛了。妻的母亲又常是两星期三星期从杭州到上海来一次，总是把忧烦不快带来。妻为着显出对于自己父母的孝顺，就逼迫着他，一句使老人家不高兴的话也不能说。而且，还不许他露了哭丧的样子——这就是说要他常是笑着。天啊，这怎么受得住呢？可是真要是不受这压迫，他就能立刻孑然地成为一个单身汉子。妻的容貌不仍然使他很热烈地爱着么？而且她在他的心中永远也是

可爱的。为了一场重病她的母亲有三个月没有来上海了。因为病后，所以她的父亲也伴了来。在他这是极不情愿的一件事，可是妻的吩咐是很明晰地记在脑中。

——这是什么生活呀！他几乎叫了出来。

真也是，把不情愿一定成为情愿的，是使一个人的心该怎样痛苦呢！妻在性子好的时候这样说："有什么法子呢，亲爱的，老人的话总不好直接驳倒的。使你受了委屈我的心里也是不高兴，只要你想着是为我忍受着就好了。"说这话，也许还给他一些温柔。若是在她也不耐烦的时候，这样的话就不容情地说出来："不能养活自己的妻子能算是一个人么？一家老的小的对你是怎样，你自己不想一想。说你这一点话就不高兴了，好，有勇气什么地方都好去！"在这时候就是他真的去自杀，她也不会去劝阻的。

车过了靶子路的时候，乘客就渐渐地少了，他走到一个空的座位上坐下。迎面就坐了一对年轻的男女，很亲密地说话，把从公司里买回来物件翻来覆去地看着，他深深地羡慕他们中间的柔情和象初苞的花一样的青春。同时自己也追忆着初婚时和妻的感情。现在是不容人的岁月和生活磨炼得很象上了年纪的人了，什么都觉得一点厌烦疲倦，一闭起眼来，就涌起了死板板的数目字和千张一样的提单。就是有时自己打起高兴来，碰巧妻又拖了冰冰的脸。

"你看，容，你总是这样的神气！"他仍然装成从前做惯了的脸，故意象小孩子一样地把嘴撅起来。

"什么神气？"妻把要放在箱子里的衣服一下就丢在沙发上，回过脸来，仍然没有一点笑容，两眼笔直地望着他。

在等着他满意的解释。

“我是说——我是说你总象不大快活，而且，而且对我也是太冷淡了。”他也把才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法朗士传》放下，满脸堆了笑，稍为露了一点不安。

“什么，我冷淡了你？要我怎样总算是不冷淡了你？”不知她哪里来的怒气，一步步地在向他发泄了。

他知道当她说了如此的话，最好是不要和她争辩，等她把所有要说的说完，气也消了，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把头低下去，望着地板。果然她又接着说：

“又怎么样算快活呢？我们也都不算小了，还要做出那种腻腻的样子，不怕孩子们看见要笑死么！再说，你也是做父亲的人了。还要装了小孩子的脸，也不怕自己难为情！——”

“容，你对于孩子们想到的太多了！”他忽然忍不住插了一句说。

“什么，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么？他们不也是‘爸爸，爸爸’地喊着你么？你以为是要我一个人负责么？那可就是你的妄想了。就说你，在自己所做的事业上一点也不知道进展，天天看这些文学书会有什么用！”她的气好象更大了，声音提高些，把他身边的书拿起来丢到地上。

这是谁纵任她使她这样地凶暴呢？他一点也不知道；可是自已会变成这样懦弱，一句话也不敢说，真是想也想不到的事情了！

默默地把书拾起来，他再把手帕掏出来拂下去附着的灰尘，故意做成了没有事的样子。可是妻呢，不但气没消，反是更大了的样子，也坐到沙发上去。孩子们叫她也不应了，

要不就是把一些丧气的话说出来。

“不要叫我，只当我死了！”

于是孩子们也就哭起来，女仆走上楼来，哄着孩子们到楼下去玩，楼上只剩了他们两个。

都不说一句话，可是空气并没有缓和一点下来。他就要在最适宜的时候，到她的眼前，说不少赔罪的话；同时她更有些对他的限制，要他一一答应了，她才稍为露了一点笑来，说着：“你这人真把人气死！”

听见了这样的话，事情的严重性已经没有了，他就把那本书包好，立刻要在第二天送还给朋友。

什么事情都完了，他才能跑到没有一个人听见的地方，大大地叹一口气。

车到了××路口，他又跳下来，匆匆地向××里走去。走到自己的家门，轻轻地敲了两下，女仆就把门打开，抱在女仆手臂里的露儿，迎着他叫着“爸爸，爸爸！”

“妈妈呢？”他也装了孩子的样子问。

孩子的手举起来，意思是说在楼上，还把小嘴撅起来。

“妈妈生气了？露宝宝真乖——”

他正在用手指划着孩子的面颊，突然间妻的声音响起来了。

“回来这样晚，还不快些走上来！”她是从楼上的窗口探出半身来气冲冲地说。

他没有回答，也没有敢朝上面望，就急急地跑上楼去。

“要你早一点来，反比平日更晚了！”

“你不知道，实在是在路上遇见一个老朋友，又等好半

天的电车——”他一面说着把帽子取下来，上衣也脱去。

“又把衣服和帽子放在椅子上，孩子们弄坏了，你又该穷叫！”妻忿忿地把衣帽替他挂好。

妻已经把衣服穿得很齐整，好象就等他回来吃过饭到车站上去的。

“火车要两点十分才到呢。”他好象自语地说。

“你看看现在几点钟了？”妻指了悬着的壁钟。

这时候两个针正都指在一点的上面。他的心里想着，妻为焦急而生出的气忿，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了。

女仆走上来请他们到楼下去吃饭，五岁的林儿也跑上来牵了他的手，他们一齐走下去。在不十分欢快的情绪中吃过了一顿饭。

妻只吃了一浅碗饭就跑到楼上去，等到他站起来的时候她已经洗过脸涂好脂粉走下来了。虽然是二十七岁了，装扮起来仍是很动人。稍有一点黄的脸色，已经用人力描抹得红红白白的了。就是生过两个孩子，身躯也还是很窈窕。她又特意把新做的纱衣穿上，在一些些风的吹动之下，真象一个天女了。

林儿还正在饭桌上任意地吃着，看见母亲打扮着下来了，从椅子上下来，跑到她的眼前，一下子扑到她的怀里。

“妈，你到哪里去？”用了含冤的声音说。

“这么油油的手，都弄到我身上来了！”她立刻想把身子退回去，她叫着女仆“杨妈，你快领了小少爷去洗洗脸！”

被女仆捉了手的孩子，死也不肯走地抵拒着。嘴里嚷着：“我也要去。”

“林儿，不要闹！就要回来的。”他在一旁哄着。

“我也就要回来的，你们是看戏去！”林儿张开大嘴哭起来了。

“不要哭，我们去接外公外婆的，他们带来好多好吃的东西呢。”看着孩子那样伤心，他又说着。

可是他的话没有一点效力，孩子仍是哭着，甚至于坐到地板上。

“好，林儿这样不听话，是要讨一顿打了。”她恨恨地指点着抹了一脸泪的孩子。“不要管他！我们走吧！”

从家里出来，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不安的味道，隐隐地还听见孩子渐渐微弱的哭声。

走出里口，看看表，时候已经是一点三刻了。只有二十五分钟，一点时候也不能再耽误了。

“车子若是误了班就都是你的错——”在车站前，下了洋车，走进去，她还在埋怨着。

他买好了月台票，走到等候从杭州开来的车的月台上，正响着火车进站的钟声。

他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稍稍露出了得意的样子，朝她望了一眼。

机车喘着气，把列车缓缓地拖进站里来了；然后它高高地叫了一声，才静止下来。

他们很留意地望了火车的窗口向前面走着。在还离有三四丈的头等车窗里探出一个近五十岁男人的上半身来，向他们招着手。

“在那里了，”妻立刻加快了脚步，向着前面走。

“什么地方？”由于短视的原因，他茫茫然地问着。

“随我走好了，眼镜也不带出来！”她也不望他，尽管边说边走着。

在妻的身后走上车去，从草帽边的鬓发上，痒痒地流下一条汗水来。

“妈，您好了啊！”妻向了她的母亲叫着，露出笑容来。

他也向他们问好，装成了满心快活的样子。

妻的父亲仍然是那样高，那样胖；还是留了很象一位军官的胡须。她的母亲却是显然地看出比从前瘦了许多，因为外皮宽弛了，所以脸上横横竖竖地加了不少皱纹。从前，他一看见妻的母亲的脸，就觉得可怕，不快，总说是她脸上生着横肉，现在肉是没有了，可怕的样子，仍然十足地露出来。

“爸爸过夏也好，一点没有瘦，”妻说着，被赞扬的人用手摸着脱了头发光亮亮的脑袋，很高兴的神气。

“您一共有几件行李？”这是他问了。

“没有什么，天太热不大好带东西，只有五件。”她的母亲缓缓地说，就这样也听得出一点气促来。

“有五件！”他有些吃惊。

“没有什么笨重的，上面不是有两件，这桌上还堆着二件。”妻的父亲用手指点着。

上面两件是两尺长的藤篮，桌上有一件小皮箱，一个蒲包，还有一束带有污泥的鲜藕。看见这些东西，他皱着眉头指挥了脚夫搬下去，他们也一齐走下车来。

在藤篮里也是装满了吃的东西。他真有一点发愁，他们来一次林儿大小总要吃出一回病来。

“我总想看您去，因为家里没有人照料，离不开身——”妻傍在她母亲的身边，一面走一面说着。

“唉，我真是二世为人了！”妻的母亲很伤感地说：“你近来也瘦了。”

每一次，她的母亲总要说她是瘦了。

“紫容真也会打扮，象一个十八九的姑娘似地！”她的父亲象在告诉她的母亲，然后很粗壮地笑着。

“可不是么！”妻的母亲也在附和着，带着象春风一样的笑。

被说着的妻，稍稍露了一点窘，脸也微微红着，低低地说：

“妈，爸，总是取笑人！”

只有他是一个人，手里提了那小皮包，关照着掮了物件的脚夫。

“孩子们怎么没有来呢？”走到车站的门口，妻的母亲好象想起了一件大事似地朝妻问。

“在家里呢，大热的天，带出来怪麻烦的。”

“怎样，瘦了是胖了？”

“那——那倒不能说，天天看见怎么说得出。不过，却很好，没有一个生病。”

“你们真是不好，孩子也不知道关心。”本来是两个人的谈话，现在是把他也加进去了。

他故意加急了两步，到车行去叫了一部车。

到了家里，林儿仍然是怀了满腔怨愤撅起小嘴来。妻的

母亲这时正在把抱在怀中的露儿的脸拚命地亲着，象是想咬下一口肉来才快意。象这样表示对于婴儿的爱，他是不大高兴的，可是他又不敢说出来，只是背了身子看着窗外的天。她的父亲这时正舒适地翻着当日报纸，坐在沙发的上面。

“妈，您不累么，先睡一下去罢！”

“可不是么，有一点累，坐坐好了，我一看见外孙就不知怎样高兴起来了。”她的母亲这样说，坐到椅子上，左手摇摇拍着胸部，“林宝宝怎样的了，快到我这里来。”

这时才留意到躲在桌子后面的林儿，被注意到的孩子，反倒退缩着，不肯动一动的样子。

“去吧，外婆叫你就去吧。”他转过身子来说。

象要泄尽胸中的积郁似地哇一声哭出来扑到妻的母亲的怀里。

“宝宝，有什么话告诉我。”半命令半安慰地说着。

“妈妈不带我去接你。”林儿带哭带说着。

“真是妈妈太不对了，怎么不要孩子出去呢！”装成了替孩子出气的口吻说。“你们看，这次来林儿真的瘦了好多。”

“一天就知道胡吵，乱吃东西，那能不瘦呢！”妻这样说。

“孩子这样小，他自己知道些什么，一定要你们好好地管啊！”妻的父亲悠闲地抬起眼来说。

“不要气了，宝宝，等一会把带的东西给你吃。”这是她的母亲低低地向着林儿说。

果然，听到了这么好的消息，林儿露了一点高兴的样子

了。在这时候她说：

“林儿，大热的天，不要尽靠在外婆那里，随我去洗脸罢。”

孩子真的就乖乖地随了母亲去，把抹得满脸泥汗的脸洗干净。

能说妻的母亲对他们是不好的么？或是说她是一个没有好心肠的女人？这一点也不应该，她实在不是这样，她很爱她的女儿，也就爱他们所生的儿女们。在她的爱中，一点也没有虚伪的存在，甚至于可以说是完全纯洁的；而且好象她的爱是在过度的进展之中。因为过于爱了，所以她总希望着嫁出的女儿在夫家能享有一切精神与物质的满足，只要看到或是听到一点缺陷，她是比身受还要苦痛的。为这样的缘故，她是比任何人都更殷殷地盼着鲁阳在事业上能立刻有极大的发展，象他父亲那样的家势再在他的手中重造起来。焦急促成的气愤，为鲁阳的没有显明的进展她是常常不客气地说着了。虽然她自己有这力量，把钱什么的多多给他们一些，可是这总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她并不是吝惜她象想着受施与者的难堪，和那在心中应该堆得象山一样高的谢意，该真象山一样地压着他，使他一口气也喘不过来。想想在家里自己的女儿如何是在娇养中长起来，现在呢，常常看见她要和仆人一样地做事情。在冬天的时候，女儿的手不也是冻得一条条的裂纹，渗出血来了么？为这些事她的心总是不安，因之对于在这样的生活中的女儿更该加以异常的爱护；一方面对于她认为无能为的鲁阳，更把刺耳的话说出来。

若说他呢，也不是一个懒惰，不图长进的人。把读书是

看得和吃饭一样要紧，也没有养成一个偏僻者的习气。他喜欢读一切的书，而且对于里面的意旨也颇能领略。在从前，也有过读一生书的志愿，那时妻和妻的父母也频频称赞着。到后来，环境逼了他自己抓破自己的梦，走入一般人的漩涡里。他并不是把任何一件公事不能做完善的人，可是他不知道怎样使一个经理拍着他的肩，说一句夸奖的话。就是这样，他已经觉得是很勉强的了，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的情感还不能完全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之下发泄。看见身旁的人笑了，他也不得不笑；可是在他的心里就有一种隐痛。在他以为很能迁就着周遭一切的人了，旁人仍然要把他看成一个不应该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人。有的时候他也忿忿地想过："算了罢，何必在这世界里整天地装哭装笑呢！"可是怎么样才能逃开这世界呢？他一想到在这世界上还有他恋恋的，他就只有认定还是忍耐下去吧的方法。

因为把从杭州带来的食品一部加到晚餐中去，所以比平日要晚了半小时才吃到嘴。大家都很高兴，妻更是在异常的兴奋之中，絮絮地说着这样菜许久没有吃着，那样菜味好的话。他只是一口口把菜饭木木然地吃下去，反觉得不如平时那样有味。有时妻的父亲诚意地请他吃一点，他也以为有些讥讽的意味。虽然没有吃一滴酒，可是比吃着酒的妻的父亲的脸还要红一些。

吃过晚饭一些时，妻的母亲就去睡了。象往常一样地睡到他们的床上，他和妻的父亲到夜里就该歇到楼下客堂的帆布床上面。郁热的天气，到晚来才有一点风；可是这风是只在楼上的人才能觉到，屋顶的凉台，妻怕脚步的声音会打扰她的

母亲的安睡；楼上呢，又为睡觉的人占了去，更是不许有一点声音；他们只好都聚在楼下，有着如日间一样的热气。到这时候，蚊子又嗡嗡地飞出来，在人们不经意之下，它们可以饱饱地吃一口血去。

妻把露儿安置去睡了，女仆在厨房里洗碗筷，林儿是坐在他的腿上，听着外公讲梁山的故事。为了免去更多的蚊子，灯并没有明起来；可是在外公吸着雪茄烟的时候，就有一点小小的光明，在这光明之中隐约地看出了军人型的面容。坐在父亲身上的林儿，暗地里数着这光亮的次数，终于，模模糊糊地入睡了。

正在这时候，妻从楼上下来了。

"林儿睡了，怎么办呢？"

"放到楼上去吧，他的床我已经预备好了。"

在妻的回答之中，好象有一点"连这样小的事情也不知道做。"的含意。

他站起来，把睡着的孩子，抱在手臂上，一步步走上扶梯。到楼上，没有一星灯光，他慢慢地探着脚步走，很幸运地没有弄出一点声音来，把林儿已经安然放在小床上，把纱帐也放下来，他才象走进来一样地提了脚步出去。

可是，也许因为他不是象方才那样沉心静气，一脚正把痰盂打翻。正想紧一步走出去，妻的母亲已经坐起来问着：

"是谁呀？"

"我，我，"他象是做了大不应该的事，吞吞吐吐地说着。

"鲁阳，你小心一点不好么？这么大的人，难道说连几步

路也走不好！”

本来是有许多话想说出来，可是想一想，还是不要争辩吧，他匆匆地又下楼去。

住了八天之后他们才又回到杭州去，象重又放回水中一条鱼，他立刻感到说不出的自如来。自从他们来，他就伴了妻的父亲睡到楼下去，夜间常是为成队的蚊子扰着了。虽然妻的父亲也和他一样忍受这苦；可是他每天是要到一定的时候走到办公室去，强自睁着疲倦的眼。到晚间呢，遇巧他的母亲兴致好，就要不知所云地谈到半夜之后，就是没有一句话说的他，也必须在那里 陪 伴 着。他只有感到更疲乏，生活更无味。仍然是象被审判一样地被盘问着在办公室的情形，知道他还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就大大地叹一口气，象是对他的将来已经到了失望的地步。因为知道这是必然的事，反而不觉得什么，只把头低下去。在其他方面，妻和孩子们的衣服又有新的增加，室内的用具也有许多新的替代了旧的，看到了这些，除开如一般人所有的小小欣悦之外还觉得象吞下一支针那样刺心，他为这些就要装成哑子一样地不说一句话，呆子一样地憨憨笑着，任凭人家用如何毒恶的话来宰割他的灵魂，他也不能哼一句。

他们走了之后，妻的性情也看出好一点来 了，一 天 他说：

“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的父亲母亲来我总觉得不象平日那样舒服，自然。”

“我也看得出来，老年人总是过于喜欢说话。”她说着

走到衣橱的前面，“鲁阳，你看这件衣服好么？”她取出一件衣服来向他问。

“什么时候做的？”

“就是上次随了母亲在先施买的料子。”她很得意的样子。

“唔，唔，……”他点点头，知道再没有抱怨的地步，嘴角扯出凄然的笑来。

（选自1933年10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圣型》）

伤　往

皮瓦西洛太太在五年前成为一个寡妇。她的丈夫留给她一所华美的房子，栽满丁香树的花园；还有一大笔存款。她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二十五岁的玛克沁，十七岁的梨达，十一岁的费得。她今年四十九岁，从她的面貌上看这年岁是太大了，可是从她那神态上看，这年岁又象是太小了。她平日总是穿着暗色的衣裳，她的脸上虽然有皱纹，可是很轻微。她的眼睛，生了长睫毛的，深沉而又明亮地，可以告诉出来她那往日的仪态。而她那最好看的嘴，更可以使人确定她年青的时候是美丽的，是能使男人们着迷的。但是她是沉默的了，在现在，新的朋友们一定要说在她年青的时候也不会是轻狂，佻达的。她说起话来声音是低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好象她是永远在伤戚着，为了她一个人残留在这世上。玛克沁是一个铁路工程师，常时住在外站，只有梨达和费得是随她居住，有时候——当她烦闷的时候，给她一点点慰藉。

她原是最看重自在，舒适和放纵的生活的一个人，可是将近三十年了，她是真的高高兴兴地活过来的么？虽然她所希冀的已经完全得到了，她的忧郁却是从心中发出，更沉著，更痛苦；同时她也没有一个可以告白的人。她的丈夫，她的儿女，都不是可以把胸中所有的话说出来的人，她只能深蕴在心底，因之这忧郁就渐渐地滋生，成为更大的，更使她心痛的了。

一想到过去，过去的好时光，灵魂是快慰着的时候，她的眼就湿润起来。

"妈，您又想起爸爸来了。"费得定然会这样说。

她怎样说呢，她能把他抱在怀中和他说："不是的，孩子，我想起了我的彼得，他是比你爸爸好上不知多少的！"她自己就知道这是不能说的，而她也觉得没有什么好说。她只有擦擦眼眶里的泪，向他微笑着。

她故意地走到丈夫的遗像之前，那是一个胖胖的长了猪一样眼睛的人，她好象在瞻仰着，思慕着，可是她更觉得伤心，幻觉地象看到在她眼前是一个年青的，结了紫领巾，十分健壮的一个人。他有蓝玉一样的眼，他的脸是她所看到最完美的面型，骑在一匹黑斑点的马上，在向她招着手。突然地她叫出来：

"我的彼得，我是在等着你呢！"

她立刻意识到这是不该的，虽然把两个手指放在唇际，可是说出去的话呢，是无论如何也收不回来了。她偷偷地望着孩子惊愕地睁着大了的眼睛。

"妈，您叫错了，我的名字不是费得么？"

"是的，孩子，我也许是错了。"她茫然地回答着。

这并不是假的，她的心中常是想着她自已是"错了。"而她这一生，就将在这错误之中完全过去。从深心里发出的追悔，对于事实上没有补救，只更加重胸中的疚痛。为了一时的冲动，一时把物质生活与舒适的日子看重，就舍去了真心爱着的人，使他陷于绝望，孤苦无依的情况中；等到感情的泡沫渐渐静下些去，自自然然地就要自己喃喃地说着："我是错了！"

还能有用么？太晚了！想着为了二人生活的奔波之后，看到她的留言，他该是怎么样呢？他决不能回到家中去，他该流落了。可是她呢，凭了好容貌，就嫁给一个有钱的人。虽然说是满足了心愿，可是为了对他的思念，一切均陷入于黯然的情绪中。那出名的演奏，动人心魄的琴音，在她的耳中象是他的呼唤，他那绝望的声音。红色的美味的酒，象是她的彼得的血，为了她所流出的。于是她想着："我的彼得在哪里了呢？他是很好么？他也想得到我在念着他么？"等到她的丈夫来拥抱她，她就把眼睛闭起来。

"我爱你的，我是永远爱你的，信我吧，这是我心里的话。"

但是那气粗如牛的呼吸，立刻使她的幻想飞散，她的脸微微红起来，正在抱着她的人，正是那个只能给她物质上满足的人呵！现在，他是有这权利的，他是她的丈夫。

"亲爱的，你是很满意么？"

"是的，你对我很好。"

"我真爱你，我的小鸟，除开我的职业，我对你是最关

心了。”

“呵，我真感谢你，你给我很多钱用，我可以买我所愿意要的东西。”

“钱实在是最有用的，是不是？”他哈哈地，很大声地笑着。十足的得意，使他那一双猪样的眼睛成为两条细线。

“还不能买到我的心呢！”她并没有说出来，只是她在心中这样想着。

她的心成为寂寞的，荒芜的，往日的愉欢，只留下空的脚印。追忆那些过去的，徒自增加了无限的烦忧。去忘掉么，是死也不可能的。她能忘却每一个年青时所认识的男人，可是他是她真心爱过的，也知道他是爱过她的，若是他仍然在这世上，还会爱着她的；正和影子一样地亲切的。虽然他没有在她的眼前，和她生活着；对他的思念却永远笼罩着她的心。一年年的日子过去了，不但不能减少，反而觉得更为殷切。自从和他离开之后，就收敛了能使男人们疯狂的那爱娇，那活泼；成为幽静的可尊敬的主妇，她不是故意想为人所尊敬，实在是她的心冷落如古老的城堡。在静寂中的心里描画着他的容颜，想着他的言笑；虽是空幻的，也还能得着一点小小的安慰。在不眠的夜中，月亮把肥大的树叶的影子照到墙上，她就想着：

“他是瘦了么？是不是仍然结了那紫领巾？他必是老了，而他这一生，是在哀愁中渡过。这罪愆是我一人的，……”

于是她伤感地啜泣着了，她转又想着：

“假使我们能有相见的一天，我就该跪在他的眼前赎罪，承受他任性的责骂。这样我或者尚能在他的面前抬起头

来，那时我的心一定是跳着的，高兴的；我还能使我的眼睛恢复了从前的辉耀，我跳跃着，唱着他最喜欢的歌，我们要偎倚着，象以前在那株丁香下面。我们可以拥抱，可以亲嘴……”

可是她想到自己也是四十岁的人了，身躯已经微微胖起来，皮肤也粗糙起来，还怎样能陪衬出好的过往呢？于是她又黯然了，就是如何地悔恨，好的日子是已经飞去了！她望到她的丈夫，他那秃亮的脑袋正反映着月亮光。她象被侮辱一样地又哭起来。

他醒了，很费力的把肥胖身子转过来向她问着：

“你有什么痛苦么，亲爱的？”

他好象以为是他的责任，该把他那粗壮的手来抚摸她的身躯，他就这样做了。

“我不，我不，”她想躲开他，可是立刻她知道他们中间的关系，而把自己陷入这无味的生活中，原是自己一个人的过失，她只能用了恳求的语调说：

“让我一个人吧，不要来理我。我很对不起你，打搅了你的安眠，因为我，……我想起了我最亲爱的——”

“我知道你一定是想起了你最亲爱的母亲。”他很以为聪明地替她说。

“唔，是的，我想起她，我就哭起来。”她也就顺着他的话说下去。

“不要再想了，亲爱的，不是我在爱着你，使你高兴么？”

她不再说话了，眼泪是更多地流到枕上。她闭起眼来，

她的丈夫就又转过身去继续他的好梦。

正因为不是由相爱而成的夫妻，他们的中间才是很平静的。她在物质上的要求，永远能得到满足，她也就不再有其他的欲望。可是想起从前呢，常常因为忌妒，或是一种不知名的情绪使她的彼得和她的中间发生着含了甜味的不欢。设若他是在约定的时间来迟了或是他的头发没有梳成她所愿意看的样子；她一定把不快的脸色给他看。她常时觉得生生气也是颇有味的。在每一次小的波折之后呢，他们的情感也会更亢进一些，更觉得两人是不可分开的了。

所以当着这样的丈夫死了，她并没有感觉到悲哀，反而更自庆幸着能过一个人的生活。

这属于她的；这好环境，只要她还有她的青春，只要彼得还在她的身旁……

春之尾，丁香发狂似地灿烂着了，整个的园子漾满了紫色的波浪，馥郁的香气酒一样地在空中泼遍，使每一个人感到沉醉的滋味。她呢，她是更敏锐的感觉到。她打开了窗子，使这气味流满了房子；于是她就把沙发放在近窗的地方，她舒适地坐着，眼睛微微闭拢了，冥想着这丁香的花味，和这花味同时印在她脑子里的那些事。

她好象听见由远而近的蹄声，她也好象听见那用以替代呼唤的歌唱在窗下起来；她的心又象从前一样地跳着，于是她惘然地站起来，从窗口望出去。

在她眼前展开了的是一片紫，穿着浅绿色短衣的梨达，正在那里摘花枝。看到了自己的女儿，那不着边际的幻想倏然地破了。

"我的女儿都将要到那好时候的年龄了！"她伤戚地低语着。

她神往着梨达在夕阳中闪耀的金黄色的头发，和她那健而美的身材；当梨达的头回过来的时候，于是一个为阳光煨得红红的微笑的面庞在向着她了。

"妈，您该出来散散步才好呢。"梨达也有很好的声音，是含了天真的一种柔媚。

"这里也是好的，香气也是很浓。"

"总不会如外面好，我想，这不是还有柔和的晚阳么？"

"近晚的阳光是不会持久的，乖，它就要没有了，就要沉到地下去，虽然它是惹人爱，惹人留连的。"她情感地说出来，她知道她的眼睛潮润了，就微微低下头来。

梨达正有一点惊讶，费得忽然跑过来，露出惊喜的样子，扯了她去看他捉到的垂死的小鸟。

她是已经离开了窗子，走到柔软的长椅上躺下，她似乎是沉入半睡的境地。

正在这时候，突然间梨达露了张惶的样子，跑进来叫着：

"妈，费得打伤了人！"

"什么？"她惊异地，立刻坐起身来。她看见梨达的脸色有点异样。

"费得把一块圆石抛到一个人的头上，血都流出来了。"梨达仍然不能镇静的样子，"是一个老年人，很穷苦的。"

"费得是无心的么？"

"我不以为是这样，他还以为他所做的事是应该的呢。"

"你应该去和费得把受伤的人请进来。"

"是的，妈。"

梨达又跑出去，她也站起来，走到窗前。她看到被请进来的人，是结了紫领巾的，她的心怦然地动了一下。那是一个年老的人，至少看起来总是的，伤在偏左的额上，他用了自己没有手指的手掩着，血还是滴下来。他的面型还是好的，可是为岁月与风霜留下了无数的痕迹。他的脸上露了莫可奈何的苦笑，他的眼睛好象永远在那里恳求着什么，另外，梨达为他抱了一个三弦琴。

虽然是将近三十年，可是她仍然能立刻看出他是谁，她的心突然猛烈地跳着，为欣悦与忧伤层层地裹住了。

她象是太兴奋了，她知道自己需要一点休息，就又躺到那长椅上去。她的心在反复地念着：

"这遇合终于来了，这遇合终于来了。"

她听到道谢的声音，是较她所熟习的苍老了。

梨达又进来告诉她：

"妈，已经把他请进来了。"

"要他们去请薄赤阔夫医生来，快一点！"她吩咐着"再把费得叫到我这里来。"

费得，来了，没有一点点追悔的样子。

"费得你做了一件错事，你不该伤了一个年老的人。"她庄重地说。

"妈，他触怒了我所以我才打他的。"孩子还象不平似

地。

“他能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你？他一定是一个好心的正直的老人。”

“他偷去了我们的丁香，而且他——”

“还有什么事呢？”

“妈，他侮辱了你！”

“他怎么能来侮辱我？说出来吧，有什么事一齐说出来吧。”

“他唱着一只歌，他在叫着妈的名字。‘我的琴娜！’”费得提起来仍然象是忿忿然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她忍住了心中的酸楚，她的心已经什么都很清楚了。

“因为我听到一句是：‘我是爱你的，琴娜，从年青到年老。’”

“也许他是有过恋人叫着琴娜，”她低低地说，静一静之后她又说：“老年人就是可尊敬的，你不该伤害他，你应该立刻到他面前去赔罪。”

“是的，妈。”

“回来，费得！”

当费得才要走出去的时候她又叫回他来。

“你应该问他的住处，你也可以留他住在我们的家中。我觉得有点头痛，不愿意见客人，你记住了么？”

“记住了。”费得答应着出去。

她把椅子放到近门的地方去，轻轻地把门拉开，于是她就可以看清楚了那房里的情形，好象费得把抱歉的话已经说

过，就听见他说：

“这不算什么事，更大的苦难我都受过的，你们看我的手——”

于是他把手完全显出来，那样子好丑，很蠢；她的心中打着冷战。

“还有我的耳朵，不是都没有了么？这是生生冻下去的，你们想，这是为了寻找我所爱的人，迷了路，生生冻下去的呵！”

她很想把头转过去，可是又好象不能那样做。她想不去看，可是又时时望过去。

这时候医生请进来了，除去关于伤痛的短问答之外没有什么话说。医生为他洗了创口，涂上膏药，包扎好了；就告诉他这是不关重要的，一个星期之内定可复原。

他象是觉得一点疲惫，闭拢了眼睛，把头倚在天鹅绒的靠垫上。

她的眼为泪包满了，往日所深爱的人，所思念的人就在她的眼前，而且她现在有着自在的身子，可以和他相见，留他过些好日子；但是她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阻挠了她，使她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虽然他仍然是和以前有些相同的样子，可是他的手，他的耳朵，好象使着她的心有一点发麻，于是她只能深蕴了悲哀，独自地流着泪了。

“——我的住处么？”她又听到他那声音说着，“我是没有家的。我到处漂泊已有三十年，呵，姑娘！我谢谢你，还给我一杯热茶！姑娘，你真是漂亮的，你也爱丁香么？”

“当我年青的时候，我的爱人也长得象你这样漂亮的，

她也爱丁香花。我爱她过于爱我自己的生命。可是她终于离开我了，我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我常是想只要我能再看她一眼，只要听见她说一句话，我就觉得我的奔波是值得的了；可是三十年都将过去，死亡将要在我的身边周旋着了！”

她的心象为毒箭一支支地刺着，泪已经由眼角痒痒地流下来，她的心在抖着，她的手和脚都是冰一样的冷。

“你要我唱那支歌么？不要顾我，我的伤很轻，而且我每次提到她的名字，我就觉得象我这样活下去不是完全没有意味的。”

那和她颇熟习的三弦琴音起来了，她想到从前偎倚在水边的树下，只为两人间的爱恋牵引着，唱着不知愁的情歌，而今呢，他那苍迈的歌声孤单的唱出：

“为追寻你，琴娜，我的胡须花白了，
我是爱你的，琴娜，从年青到年老；
我说我对你的心是永远不变的，
我唱着使你厌倦了的旧调。”

“明知道我们就是再相见了，
你仍然要说：‘你的样子不是那样好。’
可是我的痴情是深厚的在想着：
曾经使你愉快过，忘记过烦恼。”

“就许没有一个人肯来信我，若是我告诉他们，

琴娜，我是爱过你的，
你是花样的娇，花样的好；
而我也有过青春的年少。”

“过去象云烟一样的飘渺，
谁还记起开着丁香花的春宵。
可是我对你是忠实的，石一样地，
琴娜，你该知道，你真该知道！”

她想着就和他相见，对他说：“我是在爱着你的，彼得，我没有一天不在想念你。我知道你为我所受的苦，可是你也想想，在这三十年之中我是真的愉快的过着么？信我，我的彼得，我还是在爱你，你就住在这里吧，让我们痛痛快快消磨我们的老年。把一切伤心的事都忘去，象从前一样快乐地活着。我们有钱，我们有一园的丁香；我也并不厌倦你的歌唱！我不是很爱听它么？来吧，让我们拥抱吧，没有什么顾虑！我们可以把我们年青时候的事告诉他们，是不是？告诉他们我们从前的恋爱，……”

但是她只能在想着更多的时候多流些泪，她还是没有那力量站起身来，走到他的面前，把所想说的话都倾吐出来。

“要我吃饭，住在你们这里，好意是该谢谢的，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在我不能和她相见之前，任何舒适我都感觉不到的。街头是我的好栖身之地，而且我又能到酒馆里去买个醉。”

“记住，孩子，酒不是好的，我自从认识了我的琴娜，曾

经寸滴不沾过；可是现在呢，我不是忘记了她，我想能沉在醉中世界，可以免去不少现实的苦痛。”

“我就要走了！我该继续我的寻求；也许我能见着她。我想着她或者不致于躲避我，因为我们是有过好的过去的。到那时候，姑娘，我能和我的琴娜来看你，那时你知道她真是和你有些相肖呢！”

“再见了，上天之神保佑你们。”

她听到那沉重而迟缓的脚步的声音，她自己用手抹抹流满了泪的脸，就又站到窗前去。

深沉的暮色已经包紧了这世界，艳丽的颜色也成为一片模糊的黑影，不得不使人忧虑着光辉的“来日”是不是还有的。不怕是只差了一瞬的过去，不也是捉不回来了么？而无数“片刻”的堆积，消磨了白昼与黑夜，又渡尽了人的一生。到此时留在她眼前的，只是苍茫的景色；在这景色之中呢，她所看到的又只是一个稍稍曲了背的一个老人身形，迈着迟顿的脚步，孤独而凄凉地走出了门，消失于无尽的夜色中。

她看着他走了，她又有一番追悔，可是她只默默地凝视着；看着些什么呢，连自己也不知道了。

“我不是不爱你，彼得，要一直到你死了，也许我才能显出来呢！”

她喃喃地说着，颓然地把脸又埋在手掌里。

（选自1934年2月生活书店出版的《青的花》）

青的花

“你说不愿意看我皱眉的样子么？好，我答应你，我笑，我能笑，我还能笑的，……

“怎么，这笑声也使你厌烦了，天呵，我还有什么法子呢？你看，我不是听你的话么，为什么仍然不能如你的意呢！说什么，你说这不是真心的笑？要怎么样才算是真心的笑呢？你说我笑得声音太大，是么？还有什么使你不高兴了？呵，我的嘴角向一面拉着，你说我狡猾；好，随小姐的便吧。你现在又以为我笑得眼睛里流出泪来是恶意的，那么你不记得从前我们谈起可笑的事来，就笑得四只眼睛里都裹着泪，因和君就故意逗着我们？现在呢，你却以为我是恶意的了，我想我还是不用分辩的好。就是我现在成为一个狂人，一个没有情感的人；那么是谁使我如此的呢？

“我知道你是不愿意见我的，从你的信中我早已知道。不用多说，把理由说得更堂皇些我也早就知道一切的背景。要我承你的情，我就承受好了。总之世界原是建筑在虚伪的

上面，只有我是大笨人，而你呢，你很可以称为‘世界的女王’的。你说什么话，我都好好听着；你要说：‘你应该服从我，信我，’我就答应你。我不是信不过你的，我不是不服从你的；这我想你该承认的。

“你说你还是爱我的，我点点头，这句话在你的信中看到了不只一次。可是，从我这笨人的观察中，我能说这只是聪明人的策略么？每次你嘴里这样说一回，或是笔在纸上写一回；我就知道事实上你是更深一步地把我忘掉。不必气急，我也决不用没有根据的话使人不满，把自己的心静静想一下，只当是曾经是你的依不是在你的眼前。

“好了，是不是？怎么，又气起来？我不是责骂你，也不来埋怨你，不过把事情说出而已。

“那个人是好的，这话我并不反对；对你是更好，我也不是不知道。我不是说过么，在这世界上我是最笨，最没有用的人。每一个人都比我好，也是事实。我记得我从前和你说过，‘涓，每次我看你去，那个人就显着很不高兴的样子。’于是你说：‘你总是疑心太重，他为什么不高兴？’我更直率地说：‘真的！我觉得他一定要有什么的。’你就微愠地说：‘难说你还信不住涓的心么？’呵，涓的心，涓的心，涓的心。

“我冤屈你了么？我想不是吧！把头抬起来，省得过些时又要头痛。虽然你对我已经到了这样地步，我对你仍然是和从前一样关心的。先放下这些没有大关系的话，说说从前的事吧。你还能记得我们怎样计划着将来么？你以为是恋爱而受苦是值不得的；我以为该有忍耐的力量，就是苦中也

有甜味的。对我的话你大大地反对过，可是现在呢，你是成功了，你将有一个有钱的，有才学的，可爱的聪明人成为你的丈夫。

“真也是天给你一个好机会，一个时期中我离开了你。在我还在梦想着证实在什么一本书上看到的话：‘离别在少男少女中是需要的，因为可以看出来是真的爱恋，或是一时的冲动。’我还以为在三年超于一切的关系中，你是真的爱我；可是实质上说，你是和另外一个人好起来，甚至于急遽地答应了和那个人相伴至死。

“不用你说，我知道他对你是殷勤的。他送你往返，而且带你到你所喜欢的地方去。这是每一个有小聪明的人就知道的；只有我是笨人，我率直地说话，坦然地把心显给你。我还能说象你那样聪明的，漂亮的人，使每一个男人都想到你眼前献殷勤的。你说你是不忍于回拒了，那么从前那些为你发狂的人，为什么你就忍于回拒了呢？你也忍于舍弃了你爱过三年的人。我想起来，我该把你绣在我枕面上Robert Burns的一节诗读给你听一次吧：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the sun,
I will lo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你记得么，这是你自己选出的一节，用白线绣在白色的丝绸上。在这四行诗的下面，绣了你自己的名字：Juliet。

“你还说这不是空的誓言么？你若是真心爱我，爱我至死的，那么你就可以离开那个人，和我走到任何的地方去，在钱的那一面，现在对我也不是象从前那样困难了。而我现在也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没有什么可以忧心的。

“你说是不能立刻下这决心，哈哈，就想想看，你还有正直地站在我眼前的资格么？我自己早就说过我们相互间的爱是不同的——那就是你爱我不如我爱你深。我记得你每次听到这话就气了，自然生气撒娇是女人的特长，尤其是我这笨人，更没有法子对付。可是，时间可以告诉我们一切，告诉你，告诉我，告诉知道我们的人。

“你说这事情全是我的错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最大的错处就是从来没有用过一点手腕。而我对你几年来有着如一的忠实，把你看做自己一样的。朋友和我说过：‘不要那样呀，女人不哄哄是不可以的，至少你不该把你自己心中所有的和所想到的都使她知道。’那时候你知道我如何回答，我说：‘我的涓不是和其他的女人一样，我不愿意有一件我知道而她不知道的事。’我把信心完全给你，虽然有时候也曾起着小小的疑惑，可是只要你自己为我解释过，我就再也不记在心中。但是这却是使我失去你最大的原因。

“常常想到为求我们共同生活的幸福而必需先决的几件事，心中就在焦虑着。那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完全全成功的，我自己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失败后的准备。好的朋友说：‘快点吧，就是你所爱的人不会变心，你也应该吝惜你们的青春。’在你也不是没给过我暗示，可是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有这么一天；因为始终我没有想到这样的变化。这虽

然可以说是我的不是，但是却为了我对你太信任了。

“你何必一定要说是不爱他呢？我现在是什么都看得很清楚。也不必把责任都推到社会上去，就是社会仍然是值得我们信仰的，爱了一个人再另外去爱上一个人也是不大应该的吧！还说是未曾爱过么？自从我这次到上海来第一次和你们同时相见我就看出来你们的关系，何况我的朋友也在说：‘她待这个人和从前待你一样。’不得已而去结婚，我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的，因为在你家里老早我就是一个浪子；但是去爱了另外的人，而背叛了旧有的爱，却是不能宽恕的呵！你不要以为我过于用情感，把我们的处境换一换，然后你自己想一想这件事是否可忍？

“在这件事渐渐地在我的朋友中知道了，于是我就不能再在他们的眼前仰起头来，我是永远也没有这勇气了！

“爱恋，讲起来原不是勉强的。好的过去，已经随了时日而消逝，现在想起来从前也是过于亲昵了。有 的 人 就说了：‘不要这样呵，怕厌烦会在你们中间滋生出来的。’可是我总想着你不是和凡人一样，而自己也总以为是知道你的心。‘没有关系，我是可以说到死也不离开她的，她也不会不爱我的。’

“你要我暂时休息一下么？好，听你的话，是不是你看到我的脸太红涨了？呵，真谢谢你，劳你冲来一杯菊花。现在我也习惯了，你不记得从前你强着我吃，我说过是最不喜欢它的无味吗？但是当我已经习惯于从苦涩之中寻出一丝的甜味来，现实的铁铰又把一切都剪断了。

“有什么话和我说出来吧，要知道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相

会。我的精神也是这样了。你说还是有些异样？不如从前了么？这也不是假的。任凭是铁打的汉子，只要还有 一 颗 人心，就不能仍然毫无其事地活下去。

“你埋怨我不该从前对你过于严厉，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什么关系，就放心说出来好了。这话是一点也不错，我曾极力禁止你放纵于近代女人无意义的享乐，甚至于一点也不许你接近这种癖好。我是固执的，我的心是狭小的，而我决不是自私。为一般年青人所喜爱而我不许你沾染的我自己也决不违犯。我自己不也是常和你说‘依是没有一点值得人爱的，除开一点点的正直。’譬如说我不愿意你大量地抽烟；就和你说：‘若是再如此，就是忘记了我们的爱情！’所以如此地严重地说出来，是想着你能看重了爱情，就可以改正我认为不大好的习惯。可是你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地违犯了。也有时候被我申斥得羞愧了，流着眼泪；可是你的心中对我的不满，是一天一天地深起来。是不是这样？现在我才能说有一点懂得女人，可是已经晚了！

“于是渐渐地你不爱我了，同时更有了一个明白女人的男人，他也就渐渐地成为能给你幸福的对手，在短短的时期中，你也就以他为你理想中的一个好男人。

“不要说你的举动是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家庭；说这样的话你应该觉得耻辱，因为你不是没有较高知识的人。也不能把这责任完全推到社会上去，若以为有这制度，就不得不扮演一番绝不能得到同情。而且你真心在爱着他，成为不可磨灭的事实。何必又气恨了呢？是我又说错了么？为敷衍以前的旧情而故意装做如此，那我倒应当感激你的。不是你也

和我说过你们热烈地亲过嘴，把给依的一点特殊恩惠也照样地给了他；而且我也看见过你们偎在一张椅子上，你们也一些时不相见就觉得有无限的歉意？呵，算了吧，不用多说，在心中你对于一切事总是很清楚的。

“想起过去的三年，想起刻在心中的空的誓语，想起两夜为黯淡的前途而相抱痛哭的情景；没有一件事在我心中不是活现的。可是你，我知道你是能忘记这些的，你也告诉过我在极度的享乐之中想把我也忘记，你说你是成功的，因为你没有感觉到一点烦恼。到现在我真的不敢说女人的心象什么，因为我自己在你的意志中生活着，如最愚笨的人一样。

“不要担心，我答应着离开你，到什么地方去？将来是如何？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不想结婚——或者说是不想到恋爱，真若是不得已要找一个女人，那么我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着美貌。此外什么都无关。这并不是反感，我记得好象在一本书上看到，上帝造女人的时候就没有给她们灵魂；从我的经历上，我也知道这话是不错的。孔雀样的美丽，只是悦目就可以，另外什么也不多管。我对她不能如驯良的羊，我要如狮子样的凶猛。要嫁我的女人先要知道我是没有钱的，将来也没有大希望，懒惰，没有用的人。而且在我的面前她要服从我，听我的话。

“又气恼了么？因为我侮辱了你？或是你以为我也是对于爱情不忠实的？你想想看哪一个女人肯嫁这样的男子？哪一个女人不贪图安逸，想她的丈夫成为最有名最有钱的人，而又驯服得如她所玩弄的金丝鸟？

“把爱情在嘴上说着总是没有什么大用，时日能给我们

好证明。不必一定说自然是爱着我，爱我到老死，只凭嘴不是太空洞么？象我这样不成器的人，你早一天舍弃也是你的福气，若是能成为我的妻也许我就不知道如何使你高兴，况且我对于你认为最没有用的工作又是如此地爱好。到那时候，有了什么不如意，追悔不也有点晚了么？我的话是么？

“我知道我的话是颇有道理的，你的心一定也觉得轻松了。我从你的神态就能看出你的性情来，也不必故意去收敛，我还愿意象我们从前相爱的时候一样，把真实的心相互地显出来。我不会因为你对我不好了我就怪你的，再说我也没有这权利。男人们有时总是过于柔弱，同伴间也可以因为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可是一遇到女人，就一点用也没有。你也很知道如何利用这特点，用尽了脑力来玩弄，来擒纵，使男人忘记了自己；于是就可以任意取舍，任意宰割。许多有好前途，有好将来的男子销沉了一向的雄志，甚至于做了一个比平常人还平庸的人。每个一身轻松的男人，都知道这中间的玄奥；可是当着自己沉入女人的手掌之中，虽然对于这些事仍是很明白，实际上也是无所为力。说起我不是一个好例子么？在我们之间，已经有了第三个人走进来，在一些地方也明知道你是在欺骗我，但是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当着你的面，说出我心中所想要说的话。我并不是一个大量的人。这你是早知道的；可是我这次的容忍力连自己也觉得很可惊讶。在你说：‘侬，你该回去了，他说过今天九点钟想来见我的。’若是从前，你试想想我该怎样呢？现在我也知道他在你的心中是多么重，我就决不会和你说：‘我不管，我要在这里，他尽管来好了。’我变为一个绝对顺从你的人，就

默默地出去，晚风中把自己的泪吹到心中两滴去。

“不要以为我说到这些话是要你可怜我，我是想要你知道在男子的心中爱情的重量是多少。哼，谈到 女 人 们的爱情，谈到你——

“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不愿意多说下去，

“你一定要我说么？那也好，说说自己吧，假使我要是一个女人，我就情愿去做一个娼妓。因为若是一个女人就和一切的女人相同，那么我绝不引正直的理由，用上帝给我的特殊容貌，以求安逸舒适的生活。我不是阴险的，也不是玩弄人的，我是以相宜的代价出卖我的身体。

“你又愤怒了，你以为我侮辱了你，是不是？可是现在我不预备在你的情感之下支配了，我要成为自己的人。也不想受另外的影响，凭着自己的见解与判断活下去。所以从前你用以使我低声下气的策略也可以不必再拿出来，我将坚强地站在我自己的脚跟上。

“你在冷笑么？我不是来干涉你，那是你的自由；可是你该知道冷笑该用到那一个的生活上。这不是我一个人空空地在这里说，认识你的人早就在暗中给你恶毒的冷笑，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你的好友也将不认你为她们的友人。

“我知道你决不在意这些的，只要自己有力量就什么事都可以去做；可是先要自己知道所做不是错误的。自然‘错误’这两个字也很难说，为了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观点，以致有极大的差别。能知道一件事的错误，而知 道 如 何去补救，也是很难的事情呢！

“我知道你将要成为有福气有钱的太太，过着顺风的生

活，能得着一般女人的钦羡，自然这转折在你是应当的。将来在得意之中也可以自己默然地想着，或是在近友中谈论着；说是眼前的幸福，就是凭着现在能舍开我的魄力所换来。在一个人的时候，你该不自主地漾出微笑来；若是有另外的人，你也该在他们赞扬之中感到身心俱适。那时候的我呢，也可以供给你畅谈的资料：我一定没有作为，决不会有钱，甚至于流落在街头，你就可以给一个好结论：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哭了么，哭什么呢？没有什么难过的必要呵！快用手绢擦擦吧，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还同他去Majestic？眼睛若是红肿了不是笑话么！也不要过于强忍，你的抽噎太急了，那么，就爽爽快快地哭吧，能把泪都流尽了也好。你的手凉了，在抖着！我呢，天呵，怎么也流下泪来了？人真是没有用，怎么一直地在淌着泪呢？你是要我抱着你么，好，让洗过的良心能贴近一点吧！

“好，止住吧，我想我的心脏病就要发了。你呢，你怎么样？头有点晕？先静静心慢慢就会好的。我睡下去？你还记得么，想起那次，在月光下尽量地哭过一次，于是心脏病就几乎引起来。你要我躺在地下，拿了我的手，频频地来亲我。我记得好象就用那次的事，写了一篇小说题为‘雾’的。现在，我想不要紧，真的能死了，能死在你的眼前也颇是一件有运气的事。

“无论如何你的情感总是平静些下去，你的心一定也比方才爽畅。若是有不舒愉的情绪压在心上，是比什么都难受的！想说到的事情呢，就可以继续地说下去。

“我决定了离开你，一点也不给你惊扰，也不给你可怕的刺激。本来我有我的打算，我想你也信我不是一个怯汉；可是我答应了你，我答应着平静地离开你。在你是正有着新的梦，充满了幸福与快乐，而我呢，虽然你是不爱我，仍然是在爱着你的。如果你真的能得着好生活，在无奈中也觉得是很可庆幸的。所以我愿意离开你，一个人，静悄悄地。

“我自己的生活么！不要管好了，能过一天就是一天，反正我知道有无穷尽凄苦冷清的日子在等着我，没有幻想，没有希望，自自然然地任之老下去，一直面对着死亡。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不能在这世界上活得久的，我的病成为终身脱不开的恶友。也许一月，两月，或是五年，十年就要告别了最后的一次也说不定。

“用不着惦记我，再相见么，就不要多想。成为一个潦倒的人的过去的友人，不是很沾污你的身分么？——我是太多想，你就不会记着我。就说前几天，我住在H市，因为江水泛滥全市水淹，你不是一个字也没有么？虽然是邮政不通，而电报仍然是可以来的。弟弟的来了，住在北平的石的也来了，可是你的却始终也没有。若是你所住的地方被灾了，你该想想我会如何焦急，如何设法探询！从这里我就可以多知道一点你的心。

“有一件事却是容易办到的，而且也不会发生意外，那就是当我死了，在你的方便之中到我的墓上来看一下。看一看掩在乱草之下的是你曾经爱过的人，怀了一腔的哀怨葬在这荒野的地方。假使我的灵魂若是仍然能在的，我就很觉得满足，又非常感激你，我将在幽冥之中为你及你的儿女们祝福。

“唉，人是没有用了，谢谢你替我擦干了眼泪。太‘儿女态’了总是不中用的呵！涓，答应我好好地亲你一回吧：我亲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耳朵，你的嘴，你的下颏，你的颊，还有你的上额。真谢谢你，因为你给我机会和这些旧的友人道别。

“让我们再合唱一次好么？那只歌，就是青春已经失去了的两个旧情人，所听到正在爱着的青年所唱着的调子，感到另外的一种凄迷的滋味，我们是看到过，听到过；曾经流过泪，也常常地哼着的。我们就起始唱吧，我们做这最后的一次合唱吧！

“很好，也应该感激你的。在我临别之前，我愿意读出来我所写的两句诗：

“梦中，你来了，给我一朵。
小小的青青的花！”
“我们再见了！我——我该走了！”

（选自1934年2月生活书店出版的《青的花》）

校　　长

校长先生是一个和善可亲的老人。他长着圆圆的脸，皱纹在他的眼角，上额部密密地显出来。虽然只有五十几岁，可是他的头发，在四年前就成为斑白的了。他虔心地敬仰上帝，爱他的妻和所有的学生们，那些学生，年龄上的差别很大，性情和志趣又难得相同；可是对于校长的敬爱，却是说不出原因地一样。

在早晨，校长走过来了，他总是那么笑着，看着年纪小的学生红了脸行过礼后闪到路旁去，旧的学生安然地朝了他说："校长先生，早安。"初起的阳光，闪闪地映在他那白得象银丝的发上。

他一面走，一面微微地点着头，到他把学校的路都走遍了，慢慢地才回家去，上课的钟声，悠悠地响着了。

绿漆的木门，在轻轻一推之后就呀地开了，架在门上的小铜铃，活泼地动着，就有清脆，细碎的声音在空中震荡着。这时候，掩了粉红薄纱的窗门推开了，校长的妻含了笑在迎

接他。

“亲爱的，你回来了。”

她用了无限温柔的语调向他说，左手扶在窗沿上，右手握了一束紫色和白色的鲜花。

这句话她每天都要说的，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厌烦，每一次他总以为是那么新鲜，那么有味。

“你又在操劳着了！”

他已经缓缓地走上石阶，关心地说着，微微摇了头。他站到门前的棕垫上擦去了鞋上的灰泥，进了门，把外衣脱下来挂在近门的衣架上，才走上两步，她也出来了。他们轻轻地吻着，两个身躯拥抱了一些时，就一同走进房里去。

她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女人，有黑黑 的 眼 睛，是沉静的，却和他一样有和善的面像。但是，她的健康是 太 不 好了，一直是被心脏衰弱病扰着。一个真心的信徒，在病痛使她苦着的时节，只以为是上帝的惩罚，就忍了苦，也不使他知道，只是默默地祈祷着。她对于他们的爱不是人间的语言可以说出来的，她情愿自己受苦难，怕他为了她的病痛担一点心。但是有的时候是再也不能忍下去，她就睡到床上，这时节他就要露出来极度的惊讶与不安来了。

“怎么样了，亲爱的？”

他急促地，不容自己喘过一口气似地问着。

“没有什么，稍稍有一点不舒服。”

她强自装成平静的样子，可是她的眉头频频皱起来，汗也渗出来了，手和脚都是冰凉的，完全失去了知觉。

医生立刻就被请来了，他的心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静下

去，坐在近床的椅子上，只呆呆地望着她。到她的知觉渐渐恢复了，她的眼睛张开来，在他嘴边才能有一丝的笑容。

"是好一点了么？"

她点一点头，他就告诉她医生的诊断说是不十分重要，只要有几天的好休息就能痊愈的。

她在病中，他就一步也不离地守在那里。寂寞了的时候，他为她读些诗，当着夜间她醒转来，月光下看见他是穿了睡衣在窗下祈祷着。她的泪顿然充满了眼睛。

恢复原有的健康之后，他象保姆一样地谆谆嘱咐着不要再操劳，如此的话是三番两次地说着了。

"今天非常高兴，就自己去园里采下这些花来，你看好不好？"

她指了已经插到瓶里的花，这样说着。她还走过去，经意地整理了一下。

他如她的意望过去，微笑点着头。

"我生怕你累着，你看你的手指上不是血流出来么？"

"真的呢，我自己还不知道。"

这时候她才看见右手的食指上有小小的伤口，取出手绢来擦着。

"一定是树枝上的刺碰伤了的。"

"你觉得痛么？"

他拿了她的手，关心地望着

"这有什么痛呢，你今天累不累？"

"不，你看我这么高兴，真就是累一点也不觉得。"

他笑了，在她的面前对于一切都是那么满足，他就适意地笑着。

“你看你的领带都松下来。”

她说着用手为他整理，他的头微微仰起来。

在和暖的春天之中，他们过着象春天一样的生活。

近来，谁都看得出校长有着什么忧心的事了。他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他匆匆地来到学校，要是没有什么极重要的事，他立刻就走了，他的眼睛有些红肿，好象夜间未能安睡。脸上也露了疲惫的样子。

到了星期日的上午，他仍然到教堂去礼拜，可是他只是一个人了。他诚恳地向上帝祷告之后，又一个人默默地回去。

所有的变迁，都是为了她又在病中。

病还是一向有的，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她仍然睡在床上。从来也没有这样久的时候还不能复原，这一次，她自己也怕着了。不只是睡到床上这许多天身体成为异常虚弱；心脏有了反常的跳动，每五分钟就要激烈地来一次。身体内的血液，一时间象都冲到头上去，胸上象石板压着。在这时候卧床都要被震荡得微微动着了。

她那渐就削瘦了的脸，露着极度的苦痛，眼睛闭起来，灰白的下唇夹在牙齿中间，一只手紧紧握着坐在床旁的他的手，哀哀的呻吟着了。

“亲爱的，亲爱的，你又痛了么？……”

他的声音是那么抖颤，泪滴在白色的床巾上，看见她在这样的病痛之中，比自己身受还要难忍，他记着上帝，那万

能的上帝。他在心里默默地做着最虔诚的祷告：

“感谢，感谢我们的天父，使我们能在主的面前做着虔敬的祷告，我们的生命是依了主的卫护而存在的。没有主的光辉照在我们的四周，魔鬼就要来引诱我们，侵扰我们——”

他的头低着，看着她渐渐把眼睁开了，好象一切的病痛都已消失。

“你好一点了么？”

她微微地点着头。

“给我一杯水吃好么？”

他就站起身来，把放在桌上的蒸馏水倒满一杯送过去。可是她又重复皱着眉，呻吟着。他立刻就把杯放下，手握了她的手，继续着他的祷告：

“——现在，我的妻子，主的信徒，受着病魔的侵扰。求上帝赦了她的罪恶，从魔鬼的手中把她救出来吧。我们用了无限的信心，我们所祈求和我们所感谢的是救主耶稣的荣耀，阿们！”

可是不论他用了多么大的诚心，求着上帝的福佑，病魔却已经使她卧在床上有足足两个月的日子。不要说卧病的人，就是他，忧愁牵着他的心，也露出尖削的下颏来了。自从她病了，他总是守在那里，他不信任别人，就是以服侍病人为业的看护他也不相信。他以为只有自己知道她的一切，能使她一点也不觉得不适。他的心中常是想着上帝定然不会是那样残忍，把她领到另外的世界去，当着他自己的手没有一刻不在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的时候。

春早已尽了，初夏的日子也过去，五月天的太阳是骄炎炎地照着了。他已经有了两个多月没有到学校去，常常有他的学生和他的朋友来看他，带着一束花和转致祝福的殷勤，他用了低的声音说着感谢的话，再表示着很深的歉意，为了他不能陪来客多谈和送着他们到门外去的原因。

在一天清早，正因为这些天的积劳而有稍稍晏起的习惯，他还在睡中的时候，就隐隐听见了她的声音：

“亲爱的，还睡着么？”

他一时分不出梦或是现实，把睡意还在纠缠着的眼睛睁开模模糊糊地望到了她坐在床上的姿态。这样的情景，又使他疑惑自己是在梦中了。他用手揉揉眼，更清醒一些，才知道她是真的坐起身来。说不出的快活，突然间涌了起来，许久没有笑容的脸，象一朵花似地蓓蕾了。

“呵，亲爱的，你今天一定觉得很好了！”

“是呢，自己很想坐起来。”

声音虽然还是低柔，可是比起以前来，显然是有大的分别。他再仔细望着她，眼睛也象有一点光采了。最容易看出的，是她的两颊起着微微的红晕。他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披了睡衣走下床来，到她的床前去。

“我早就知道，上帝是不会使我们离开的。许多医生不能治你的病，可是上帝显出他的仁慈来，你我都得救了！”过度的兴奋，他的声音颤颤地抖着。“现在，亲爱的，让我们一同虔心地祈祷，谢主的恩惠罢！”他就在床前跪下去，他们的头都低着。

从窗帘露进来的阳光，正照在她蓬乱的头发上。

早餐，她吃了一大杯牛奶，连她自己也相信健康是在恢复的途径中。她很想坐到窗前去望一望外面的景色。

"我要坐到窗子那里去，可以么，亲爱的？"

"你自己有这样的气力？"

"我知道能坐到那里去，兴致也很高呢。"她的脸露着微笑。

"那么我先告诉仆人把窗帘支好，怕太阳把你晒得太多！"

他揿着电铃，把仆人叫来，告诉他要他做的事。然后他才把沙发移近床前，扶掖着使她坐在上面。

"怎样，觉得舒服么？"

"很爽快呢！"

他把鹅绒枕垫在她的背后，就慢慢把沙发推到窗前去。钢的轮轴，转动的时节发着吱吱的响声。

对于妻今天特好的病况，认作一种渐就痊愈的征兆，他是喜欢得连泪都在眼里打转了。斜望着她面部的侧形，瘦得把颧骨很分明地看出来了。尤其是眼睛四周的青晕，象染了色似地，看出来她虚弱到极点的身体。可是仁慈的上帝，已经把她从死神的手中救出来了。她的病痛不象从前那样频数，而且是只要稍稍忍耐一下就可以过去了的。

"园子里的花开得这样好了！"她把右手缓缓抬起来指着窗外，脸微微向着他说。

"是呢，你看这玉兰多么可爱！"

"旁人的老早残了！我们的还在开着。"

"这株树有一点不同是花和叶同时长出来的。"

“我真想闻一闻花香，告诉他们折几枝下来。”

“我想，亲爱的，还是我自己去罢。”

“这么高的树，跌下来那还得了！”

“那里会呢，为你就是死了也情愿。”他从心里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走到外面，搬好一张木凳，站在上面，手微颤着折下三朵大而白的花来。坐在窗里的妻很柔弱地叫着：

“小心点呀，亲爱的！”

他把花握在手里，走进来仔细地插到盛满了清水的花瓶里面，捧到她的面前。黄的花蕊，包在一片一片如玉琢成的花瓣中间，香气暗暗地飘过来。他坐在她的身旁，用手帕把额上渗出来的汗擦下去。

“呵，人生还是可爱慕的。”她轻轻叹一口气。

守门的男仆在这时走到房里来，向着他说：

“医生来了。”

“请进来罢！”

为着要把上帝的能力显给他这凡人看，他高兴地立起身来到屋门那里去迎接。一个瘦长的，有着短髭的医生昂昂然地走进来了。

“早安，老先生！”他点着头，把黑皮包放在近门的椅子上。

“早安，医生。”他也很客气地。

忽然望见沙发里的病人，他露了惊恐的样子。

“怎么，能坐起来了么？”

他走到她的身前去，拿起她的手腕，验着她的脉搏。

“是呢，从今天早晨精神就很好。”他很露着得意的样子。

为了病人的急变，医生也觉得颇不可解。他仔细地诊察着，渐渐地知道了这是不可挽回的结尾之预示，他的脸有点异样了。

“医生，你看，她是不是就要好起来了？她今天早晨还没有象从前那样剧烈的发作呢！她还吃了一大杯牛奶，这不是很好的现象么？她的健康要几时恢复，一星期；两星期；最迟一个月总可以的了，是不是？”他急促地说着，为了心中怀了狂喜。他的眼直直望着稍稍怀了不安的医生的脸，颇殷切的在等着他的回答。

想起了半百的老人，为着爱妻的病是如此担心。而又被这病理中近危的反象所欺骗，陷在不可比拟的快意中，医生也觉着黯然了。他把头微微低下去，答着：

“也许是的，不过还是睡到床上去好一些。”

医生说了告辞的话，就要走出去，他又在问着：

“今天为什么没有药方呢？”

这样的话，有点使做医生的人难于回答了，可是他仍然能很从容地说：

“这两天不必吃药，静静有一个好的休养。”

他说完匆匆提了皮包出去了。

遵从医生的吩咐，他又把她扶持到病床上去。一个上午都是很平安地过去了。吃过一点粥之后，她竟能沉沉地睡着。从窗外吹进来的风，带着热意，他手里拿了一本书，不知不觉地在沙发里睡起来。好象妻的病已经大好了，正和他挽着手在夕

阳里的草地上散步。忽然不知为了什么，她大声地叫着，他立刻惊得睁开眼，向四周望过去，果然看到她正在床上悲惨地呻吟。他急急站起来，走到床边去，泪又在眼眶里满了。

“又难过了，天呵！”

他的手抖颤着抚到她的身上去，他看见她那白得象素纸的脸，呆滞的眼球。他揿着电铃，仆人进来了。

“快，快，想法打电话把医生请来。”他急急地说。

奉命的仆人，很快出去了，女仆悄悄地进来，等着有什么事情做。象豆子大小的汗珠，在她的额上淌着。她的手也渐渐冷起来。

仆人回来了。说是医生没有在家。

“这样笨的人，另外去请一位好了，随便哪一位都好，快点请来罢！”

他的性情也是这么暴躁了。

十分钟之后，一个医生就来了。他看过病人的情况，就频频摇着头，露出没有一点法子可以想的样子。

“医生，我请求你，你要她在世上多活一些时罢。我知道她很爱这世界呢。你，你发一点慈悲罢！”他的泪流满了脸，诚心地求着。

“老先生，病已经不能医了，真要是想迟延片刻的生命，还可以注射强心针。”

“好罢，好罢，让她再睁开眼来望一望我和这世界罢！”

医生从皮包里取出银质的针来，把一种流质放进上面的玻璃管里，就在她的胸前刺进去。浅色的液体，渐渐从细针

尖流到皮肤里去了。

施行之后，医生走了。他一个人守在床边，看着她又缓缓地睁开眼。

“唉……”

“亲爱的，”他把手放在她的脸上抚着，“我在这儿呢，你要看我么？”

“我愿意看你，我再也不能活下去了！”她的话说得很低，一个字一个字都好象是不连贯的。

“不要担心，不会有那样的事。”他想给她最后的安慰，才这样说。

“我知道，亲爱的，我一点也不怕。无论多么好的花，总是要残的。”

他把眼望到那瓶花，穿过一层包在眼里的清泪，模模糊糊地看到生了一块块黄色斑痕的花瓣，有四五片已经落在桌上。两颗大的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下来。

终于，在晚饭后的时分，她悄悄地死去了。快要沉没了的太阳，还洒着金色的光辉。

从此以后，他过着最孤独，最悲伤的生活。他常是一个人守在房里，眼睛象呆定了的，默默地坐着。因为泪流得太多了，颊部发着油亮亮的光，就是平时眼睛也有一点模糊了。有时候他好象听见她的脚步声音，他再静下心去听，还是听得见，他就急急地立起身来，拉开门到处去寻。所有的房子都走过了，他就跑到花园里，地上都印满了他的脚印，他才又寂寞地，一个人低了头缓缓地走回来，随了他五六年的女

仆，偷偷望着他，不知不觉地泪也滚下来了。

老朋友们都为他担忧，劝他有一个旅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可是他没有听从一句话。他想着，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悲哀的分量。

凭着意境的造成，真就好象她还是在他的身旁，过着美满而高兴的日子。他说话，他笑，最后是他自己的眼泪满了他自己的眼。

"你知道，"他对每一个来客这样说，"她是多么仁慈呢？她爱上帝，爱她的丈夫。她给我安慰，给我同情，你们是不会知道的呵！"停一些时，他长长的叹一口气："可是，她是死了，完了，死了呵！"

听到这样话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不是红了眼睛和他告别。

为了妻的死亡，怀了极度的悲恸，渐而至于对一切都愤恨；在心中对上帝也是疑惑着了。

——天的赏罚就是这样么？上帝的威权是如此地施行了么？没有起过一丝邪念，没有做过一点坏事的信徒也是匆匆地不容在人世上生存了！而且，她的死，对我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呵，我再不能平定地活下去，我也就再不要来敬礼你了！

他想得这样愤慨，好象下了决心似地，把紧握着的拳头在空中挥着。

在他的生活中，只有受了梦幻的欺骗才能有片时的欢快。有的时候又好象听见她用柔婉的声音叫着："亲爱的，"有的时候又好象看见她倚在窗口站立，有的时候也觉

得她那细腻的手在抚摸他的脸，嘴碰着他的嘴。只要记忆的路引着他，刹那的满足是不会使他失望的。

渐渐地，虽然还是圆形的脸，可是削瘦的轮廓可以看出来了。背部也稍稍有点弯下去，只有几个月，好象十年的日子已经过去。

等着胸中悲伤的情感，不是象从前那样汹涌着的时候，记起了对上帝所不应有的怀疑。

——正因为上帝是爱她的，才把她领到天国里去。他这样想着。忽然他又想起自己曾对上帝表示过侮慢。很惊惧地，每天又起始做着赎罪的祈祷。

妻死后两个月，他才又到学校去。下过几阵雨，秋意已经透出一点来了。早晨，他穿了一身灰呢的衣服，右手扶了一支笨大的橡木手杖，一步步走到学校去。学生们都露着诧异的眼光，向他行礼。他好象漠漠然，不大十分注意的样子。

他四个多月没有踏进学校的门了。他走进校长室去，校役赶着把门打开，房里象荒芜了似地蒙着一层灰尘。

本来想到学校里办一点公务，可是坐在椅子上，仍然觉得是空空的。听着敲过上课钟又敲下课钟，一小时是轻轻地飘过去了。

代理校务的训育先生敲过门走进来，坐在他的对面，约略地谈了一些学校的事务。他只微微把头点着。妻的阴影总象是在脑中盘旋，因之引起对于所有事物之淡然。为了某种原因，选定教育为终身致力的事业，近来，也颇心灰意懒。在妻才死去的时候，也曾想立刻引退；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的心，被坚决地挽留住了。妻死了想到去死的心思也有过，固然是漫长乏趣的生活使他打着寒颤，为追念爱妻，也不忍使她一个人躺在荒草枯林之中。至少，每天他要想着她，为他自己和她而忏悔可是责任又来逼着他，虽然没有人到他眼前说一句："校长先生，你应该到学校里去了。"自己却也意识得到。所以才在这一向没有如此高兴的日子，到学校里来他还是觉得索然无味。偶然想到从前，有妻守在家里盼他归来；现在呢，什么也没有，自己象是一个被遗弃了的。

坐在对面的人把话说完告辞，他也站起身来，取了手杖，戴上帽子走回家去。

一时的情感，虽然使他对上帝发过疑问，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又深深地忏悔过了重又颂扬着上帝的光荣。

星期日的早晨，他穿了深色的衣裳，扶了手杖到礼拜堂去。转了几条街，看得见高矗的屋顶，就听见那幽然，神圣的钟声。立刻他的心里起了肃然的观念，一步步走进铁门，走上云石的台阶，穿过前厅，末了占据了堂里最后一排的一个座位。

人差不多已经满了，年轻的，老的，男的，女的，孩子们都有。他们穿着最考究的衣服，脸上常是挂着笑容。

他自己低了头坐着，等着牧师走到讲台上来，他才随了大家站立，表过敬意之后再坐下去。圣诗合唱也过了，祈祷也过了，牧师起始讲道。他的头仰起一点来，看那穿了黑色长袍，飘着很白胡须的老牧师滔滔的说着：

"——只要你是诚心地敬奉上帝，上帝的爱就永远围绕

着你。你曾经意或是不经意地犯了罪么？你的灵魂已经是不洁了么？人们再也不肯同情你了，卑视你，厌恶你。你的亲族也不来理睬你，你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也都变了一向他们对你的态度；可是只要你能在上帝面前真心祈祷，你立刻就能得到宽恕，保佑你，帮助你得回旁人对你的爱来。记着，上帝是仁慈的；信仰上帝的人死后是被带进天堂去，一旦有你们亲爱的人死了，不要悲伤，因为他们是到另外一个美好国界里去。那里他们有更快乐，更值得赞赏的生活。只要为他们祈祷罢，你们的祈祷可以洗净他们生前一切的罪恶。那么，上帝迟早就会把他们带到天国去……”

悲哀的情绪在他的心中起来了，他的眼里包满了泪，他不愿意再听下去。现实的苦痛紧紧握住他。

他缓缓站起来，向外面走出。他的脚步，和手杖触到地上的声音，是很朗然又很寂寞地一下一下响着。

（选自1934年2月生活书店出版的《青的花》）

父　　亲

一直父亲严厉和刚愎的个性，从小就记着，到现在仍然是很明晰地浮在脑中，虽然自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由爱恋而结婚的沉度着快乐的共同生活，可是有的时候想起来，仍然觉得凛然可畏的。

四岁的时候，说是随在父亲身旁便于管教一些，就离开故乡到北京去。母亲因为要侍候老迈的祖母还留在家中。就是女儿身，被父亲责打也是常有的事。但是说起来总是因为自己淘气，非常凑巧地被父亲遇到，于是就被叫到他的身前去了。想退缩也没有法子，正象一只小鼠遇见猫一样的。

"芸儿，方才到什么地方去了？"父亲严正的询问，很沈重地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

"没有到什么地方去。"只能低低地回答着。

"胡说！"象一个雷在响了，"明明看见你又到井台旁边去玩！"

推赖也不成了，不敢再说什么话，头低下去，小手指放

在嘴里含着。

“又把手指放到嘴里去，总说也不改！”

常是越怕在父亲眼前做错事，偏是自己太过于疏忽。眼看着他拿起那个二寸宽的木板来了。

“爸，我不……下次再也不敢了！”知道是应该求情的时候了。

把自己的手背到身后去，可是父亲早已抓住了，那时，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

“爸，饶了罢，再也不敢了！”

这样的话已经不能收什么功效，木板早就无情地在手心上一下，两下，三下——打着了。立刻我嚎啕大哭，“妈呀——妈呀！”父亲的腕力象是渐渐地减少了，终于放开我的手，就伏在墙上哭起来，象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就一直哭声不能停止，到力量尽了，也觉得疲乏，只还是抽噎着的时候；偷偷望见父亲坐在椅上，手支着头，静静地在想什么事情，眼里流出的两大颗泪珠挂在腮上。

自己就跑到床上睡去了，有时在梦里会被无名的恶梦惊醒，哭着，喊着，那时觉得出一个粗大的手，在我的背上轻轻拍着，哼着不熟习而生硬的眠歌，使我再安静地入睡。

醒了的时候，天已经晚了，才睁开眼，就看见父亲的脸在旁面，立刻想很快从床上起来，但是父亲的手早就按着我了。

“不要这样快起来，再躺一会儿罢。”

听从父亲的话，就又躺下去。这时，我看见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身上覆了一床鹅绒被。父亲的脸，更靠近一些了。

“芸儿，今天我责罚你对么？”

“对的，爸，是我的错处。”

“到井口去玩多么危险呢，一不小心掉到里面去就要淹死了。”

我默默地不说话了。

“下次记住不要再这样做罢。”

“是，爸爸。”

父亲的脸上也露着高兴的样子，我也觉得高兴，他吻我的脸，硬髭刺着我的脸，不得不叫出来：

“爸，痛呀！”

他立刻离开我微笑着。那天说不定就会把我领到菜馆去，使我痛快地吃一顿。

父亲那时只有三十多岁，说起来正是壮年，他的判断力和自信心都是强的，而且很早就养成一种可贵的习惯，对于做任何事都是有系统，有步骤的。但是，似乎火性太烈了；性情就不免偏于暴躁，因为事情的不如意对于什么事都看不过去，我被责打的事，在那个时期中是最多的了。

也许因为很小就离开母亲，象捨哥儿似的，对于什么都是漠漠然，而且也不肯用心。在被责打之后，父亲的怒气仍然没有消下去，就不来理我了。一个人冷清清地一直睡到九点钟，晚饭也不吃了，就由女仆服侍着钻到被里去。这样，得不到象往日一样的安慰，就分外感到伤心，失望。但是在第二天早晨，又是把什么都忘记了，跑到父亲的床前问安。

五岁的时候，父亲要我起始读书。一天晚上，父亲给我一本书，有图也有字的。有一次读到犬字，父亲告诉我说：

"这是犬字！就是看家守夜的犬。"

当父亲告诉我犬字的读法时，我明明看见上面画着一只狗，就问父亲：

"这是狗，不是犬。"

"犬就是狗，这是文言。"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狗叫做犬呢。"我象是得着十足的理由。

父亲被我说得没有法子，就告诉我只要记住这是犬字，不要想到旁的一些字。

再过半年，父亲要我习字，他拿给我元书纸，一支毛笔，一个铜墨盒，一个铜镇纸，还有两张红色的字影。先是父亲坐在我的身后握着我的手写，一月之后他就要我自己写了，说是每月要看的，不用心就少不了要责打。

写字的地方是父亲指定的客厅里，安放着适合我用的桌椅。每天上午八点钟要去写两张，放在屉子里，然后再出来。那是一间高大的厅，阳光都被雨窗遮掩了，房里是阴森森的。自小听来一些鬼怪故事，就认定那厅里是鬼怪出没之处。平时一个人都不敢跑进去，要我在那里习字真是不得了的事！常是拉着一个女仆来伴我一直等我把字写完和我出来。遇巧父亲在家的时候，看到我要人陪伴，就严厉地说：

"这么大，还怕什么？总是少不了人作伴，真岂有此理！"

虽然父亲没有一定说不许人来伴我，可是自己真是没有胆量丝毫违背父亲的吩咐；就一个人静悄悄地溜到客厅里去。

才到了客厅，恐怖的心立刻就起来了！又不能寻人相伴，只好自己忍着。好象客厅更广大一些，更空洞一些，也更可怕些，放镇纸的回音，会把我陷在大的惊扰之中。

因为心是在疑神疑鬼之中，所以真象身后立着一个精灵在偷看。心慌起来了，猛然地跳着，冷汗涔涔地从额间渗出来。手呢，不自主地就很快地挥写起来。连头也不敢回，好象要被鬼怪一口吞下去似的。赶忙把两页纸画完。

心立刻轻松许多了，如同完成最艰苦的工作。把杂物都收拾好了，就很快跑出来，砰的一声把门关了，好象把精灵剩到房里。天空的太阳正出神地照着。

可是到了每月父亲判阅的时候，就担着心，立在父亲的眼前，看他一页一页地放过去，一直到都看完了，心才能安静。常是因为不用心的地方被发见，责打就很难逃过了。

六岁的时候被送进初等小学堂去。我还记得一个大清早，父亲把我送到学校里去。听着父亲说学校是如何好玩，连一夜都没有安睡，想着快些到学校里，早晨，忽然微微地生出一些悔意了；可是，我不敢和父亲说不去，只好由他把我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父亲先领我到校长室，依照父亲昨晚的嘱咐，我向那秃了头戴着眼镜的人鞠躬。随后我又被领了去见一年级的主任，那是一个四十多岁有慈善的脸的女人。我也照样向她行一个礼。父亲向她说一些客套的话，最后一句话使我记得最清楚：

“小孩子非常笨，又淘气；不肯好好读书，尽管责打好了。”

我真怕这句话，可是我一看见先生慈祥的脸，我的恐惧就消下去了。

在殷勤的拜托之后，父亲走了。那时我的心里立刻感到难过，好象被人丢到沙漠中的小动物一样。什么对我都是新的，甚至于说是有些可怕的。

上课钟响了，主任领我到讲堂去。一走进门，就看见了那么多陌生的脸。我怕极了，深觉着不可再留的意味。他们象是对我都含着恶意，我哭起来了，我大声地喊：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那个慈祥的主任哄我，劝我；可是我一点也不肯听她。我哭喊着要回去，几十个和我年岁相仿的孩子都笑我了，我还是一定要回家去。

主任耐性地劝我，告诉我下一点钟就是游戏；我总是什么也不听，她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了。

“你们先温旧课，我停一些时就来。”她向其余的学生说。

她把我从讲堂领出去，我的泪还是流下来，落到尘土上，凝成小的圆点。她把我领到她自己的房里去，要我在那里等一些时，就派校役把我送回去。她拿出积木箱给我，还有一个花花绿绿的大布娃娃。她嘱咐我到下课再来看我。

我就在她的房里玩起来，因为母亲一向不在身旁，从来没有人顾及我的玩物；所以觉得很有趣。我想着就是回到家里，父亲又要责打，说不定立刻送回来；故此到她下课来看我的时候，回去的意思一点也没有了。

“现在你要是愿意回去，我可以派校役送你回去。”她

走进来就柔和地说。

“我不回去了。”我的脸露着笑容。

“怎么又不想回去了呢？”她有一点惊奇。

“我不想回去了。”

她笑了，我知道她的心里一定想我是被希奇的玩物吸引住，可是我自己却是更怕见父亲的脸。

虽然说是进了学校，家里习字的功课仍然没有间断，每天放学之后还要受那活罪。

八岁那一年的一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忽然看见父亲也从外面回来了。因为他平日的尊严，就是我那自然的笑，也要强制地敛收。不过今天父亲的脸上，却露着高兴的样子。

“芸儿，你母亲明天就要来了。”

“妈要来了，什么时候来呢？”那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坐通车来，明天早晨六点钟到东站。”

“爸，明天我去车站接妈。”我恳求着。

“时候太早，大冷天，而且你要上学。”

“爸，不要紧，我不怕冷，上学也决不会误。”

“还是不要去罢。”父亲的口气，已经露出一点允许的可能。

“爸，答应我去罢！”哀求着。

“好，明天和我一路去罢，今晚早点去睡。”

我高兴极了，居然在父亲眼前随便起来了，连跑带跳地出去，一直听到父亲在房里喊：“不要跑，看掼交！”才吓得不敢那样放肆，一步步装着很安然的样子回到自己房里。

我是太高兴了，连陪伴我的女仆都看出来了。我就告诉她明天妈来，今天晚间我要早一点睡。

真是那晚很早就钻进棉被里去，可是两个眼总是很清醒地睁着。虽然母亲的影子在脑里早已有些模糊，可是提起母亲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会那样快活。

连女仆都笑我了，她说把灯熄了也许能睡着。灯灭了，我要她在床边守着我，因为我很怕在漆黑的房里，我还睡不成，我要女仆把灯开了替我讲故事。

她就说起来了：

“东村里有一家，有一个小妞，小妞的妈早死了，她爸娶一个填房……”

“小妞是小姑娘么？”我插嘴问她。

“是姑娘呵，挺俊呢，还梳两个红小辫。”

“她几岁啦？”

“十岁，她天天早晨太阳没上来就起来，要不起来就挨打。她要打水，喂猪，放牛，推磨……一天也没有闲着的时候。爸也不爱她啦，她天天哭……”

听得入神，感到没有母亲的孩子的苦处，眼睛里包着同情的泪，我却睡着了。

仿佛是才睡着的时候，就听见女仆在耳边叫：

“芸小姐，芸小姐，醒醒罢。老爷都起来了。”

我很不情愿睁开眼，因为那时温柔的梦正把我弱小的心织在慈爱之中。终于当我稍稍清醒了，知道母亲还没有来到我的身边，立刻眼就张开了。

灯早已明起来了，猛然间觉得光亮非常刺目。定一定

神，看见外面仍然是黑漆漆的，隐约地可以听到一两声晨鸡的长鸣，尚未消尽的倦意，睡在床上打了一个呵欠。

女仆把衣服在炉边烘暖了，催促我快些起身，好象是太冷了，伸出半个身躯，又吓得缩了进去，一想到车站去接母亲，常在脑中萦绕着的母亲，立刻什么也不怕了。敏捷地从暖烘烘的被里出来，穿好衣服。的确，天是太冷了，上下的牙齿不住相击，心都象是抖动的。

什么都整齐了，就跑过去见父亲，父亲却比平日温和得多了。

“芸儿，不觉得冷么？”

“不冷，一点也不冷！”我坚决地回答，生怕他会不带我到车站去。

实在说起来，父亲是管教有方的，可是缺少母亲们特有的爱抚。也许因为男女的性情根本不同，以致如此。所以在那时的心里或是有些怨意，现在追忆起来，觉得自己那样想法是不应该的。

父亲和我都穿了皮外衣，坐在一辆马车里，经过十几里不平的街道到车站去。我仔细地看着父亲，忽然觉得他是伟大的了。他的身材很高，肩部也是阔的，两眼奕奕有神，而且他的皮肤总是露着健康的颜色。到我十几岁的时候，更知道父亲能耐苦，思想精密，有条理，果敢，沉毅，不过对于一切都太严厉了，因为自信心过分之发展，而陷于刚愎之一途。

马车停了，父亲领我到月台去。那时距火车到站还有二十分钟。天还没有发亮的预示，风好象更尖削了。象一把锋

利的刀在脸上划着。我的脚有些感到冷了，仿佛冻得有些麻木，我倚在父亲的身旁。

车站上的钟响过，脚夫路警和铁路职员都分散站着。远远一个很亮的灯，闪闪地很慢向前推进。

“爸，你看那个灯多么亮！”

“那就是火车上的。”

我立刻喜悦非常，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那上面去。我想着那载着我的母亲，我该如何酬谢它的盛情呢？我的心起始跳起来，想着就快要跑到母亲的怀里去了！

火车缓缓地停下来，正在距我们站立地方很近的一部车厢里，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来，还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随着她。父亲就走过去，告诉车夫照顾行李，我只呆呆地望着。

“芸儿，还不给母亲行礼！”父亲指着那个妇人说。我立刻就依着他的吩咐做去。

“妈，好呀！”

一知道她就是我的母亲，就好象觉得出她的心内是蕴有无限慈爱的。我的泪流出来了，扑到她的怀里去。

“呵，宝宝！”母亲的手轻轻拍着。真是，还没有一个人这样亲爱地叫我呢，她吻我，用丝巾替我擦眼泪，六岁的小弟弟站在她的身旁，好象有点生气了。

“妈，你爱她啦！”他非常愤然，很有点要哭的样子。

“金儿，这是姊姊。”

小孩子的怒气很快就消下去了，我拉着他的手，亲他的脸。

母亲一手领着我，一手领着弟弟，随着父亲走出车站了。

在马车里，我倚在母亲的怀里，弟弟倚在父亲的膝前。车穿过许许多多大小街道，马蹄清脆地在石板路上响着。

我告诉母亲许多事；告诉她辫子是自己编的。我又告诉弟弟我有一本顶好看的图画本。我还告诉学校里有一只很好看的狗，它会打滚，会拜客，不咬人，只把舌尖舐我们的手，怪痒痒的。

车在家门停了，我领着母亲的手走进去。天已经发出一些灰色了，朝阳不久就可以望到，我们都在父亲的房里，父亲和母亲问一些家乡情形，我只象小鸟样依在母亲的膝前。

被快乐占据了整个的心，默默地，时间就溜过去了，时钟正在敲八下。虽然已经到了平日去学校的时间，我真舍不得离开母亲；可是我也自知没有力量和父亲说不到学校去的话。

“芸儿！——”父亲的声音起来了。

“我知道，我就收拾书包去。”我早知道父亲要说的话，就恋恋地吻了母亲的手，回到自己房里，挟了书包上学校了。那天我还记得是心不在焉的坐在讲堂里，一直等到最后的下课钟响了，我才象一个遇赦的囚犯急忙地跑回家去。

有两个月弱小的心浸在慈和的母爱中。我真快活极了，脸上好象告诉人说：“你们知道么，我的母亲天天吻我呢！”就是被责打的事也比从前少了。有的时候父亲被母亲劝过去了；就是脱不掉的时候，过后也有母亲尽情的安慰。因为是有了安慰，就更大声哭起来了。

弟弟呢，是很好的孩子。他生着圆圆的脸，腮上总是挂着笑靥的。他不象一般男孩 那 样 凶暴，我把我的画本都送他了。

母亲在住过两月之后，说是又要转回去。那对我真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就跑到母亲的面前去问：

“妈，是要走了么？”我伏在母亲的怀里，头仰着。

“总是要回去，祖母也得要人照料。”母亲的手抚着我的头发。

“我不要您走。妈，我不要您走！”泪已经满 了 我 的眼。

“宝，过半年我再来看你。弟弟都不回去呢，和你在一起玩，就不会象以前那样没有趣了。”

我哭了，我哭得很伤心，可是母亲仍然是在一天晚上，预备搭夜车回去。

“芸儿过来，我告诉你话。”母亲看见我一个人站在墙角那里，就向我说。

我缓缓地走到她那里，母亲握着我的手，吻我的脸。

“芸儿，过半年我还来看你，自己要听父亲的话，不要淘气，也就不会要父亲生气了。”

“妈，我听您的吩咐。”我的泪早从眼眶里流出来了。

“这么大的姑娘不许再哭了，看旁人笑话。”

我更忍不住了，母亲也哭了。

“妈，不要回去啦，不要回去啦！”我哭喊着。

什么都不能阻止母亲的南旋，父亲一在眼前出现，我就忍着哭声离开母亲的怀。

母亲走了，弟弟和我在北京，两个人真也不象从前那样寂寞了。

在我十四岁那年的时候，有三件对我最要紧的事：我从小学毕业了；母亲因为祖母之丧，也就到北京来，和我们永远同住下去；最后就是我的订婚了。

关于我的订婚，一直是茫然的。听说对方是父亲朋友的儿子，比我大两岁，随着家里的教师读一些五经四书。这完全是父亲的主张，因为父亲平日到他家里去领略过他文雅的谈吐，和温和的礼貌。

我记得那天家里是很热闹，许多亲友都来吃酒。母亲也非常高兴，给我穿了一件缎袍。母亲告诉我，不要到前厅去，怕被人家看了去笑。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人家要看我，为什么看了我还要笑。

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有那样高兴过，他在贺客中间周旋。他的脸上露着笑容，好象他的心也在笑了呢！

从小学毕业之后，我考入女子中学；因为母亲之北来，我的心得着一个附托；可是我的订婚，却是渺渺茫茫的。

因为学校距家远了些，就住到寄宿舍去。那时我只知道读书，把我的脑力都放在寻求知识的途上去，三年是如此地过去了。

中学最后一年，我才知道一些事情。从同学的谈话中，知道父亲给我的订婚是不宜的。

——那象什么事呢，把两个陌生的男女牵到一处，丝毫感情也没有的，就要说是夫妻了。这真是一种耻辱，并不是待“人”的方法。而且父母们是用我们做礼物，以维持老人

间的友谊。于是他们都高兴了，满足了，更好象做一件大功德的事一样。可是这就要我终身来忍受了！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没有法子再恢复自身的自由，将在愁苦中消磨我们的一生！对了！他们是爱我们的，他们应用他们父母的方法到我们的身上来；他们没有想到，父母的满足，不是子女们的满足呀！

友人的雄谈，深深印在我的脑里了。想起了自己的订婚，正是她们所说的情形。在深夜，当人们都睡了，我默默地想着：真是一种耻辱，不可忍受的耻辱！好象一刻也不能再忍下去了，我那时真想叫出来。但是我还是暂时忍下了，计划好如何去和父亲说，解除这种婚约。疲乏和忧虑使我陷在梦的境地中。

怀着计划好的对答，在星期六的下午照例回到家里去。母亲依旧问长问短。她又说我瘦了。她又说一定是学校里不舒服，我只随便答她。我好象就要上阵的勇士，等待着战鼓的声音。

预备着拚了全身的力量谋一生的幸福，可是回到家里的勇气就不如在学校里那样强了。等到站在父亲的书桌前面，就微微有些失措了。在严厉的口吻中，他问我在校的情况。我小心地回答，好象我的声音有些颤了。忽然，父亲说了以下的话：

“芸，你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对我的脸望着。“你有什么不舒服么？”

“没有什么，爸，没有什么。”我嗫嚅地回答。象他那严锐而含有慈爱的眼已经洞穿了我的心。我感到冬日的寒

意。

他握我的手，察我的脉搏。我想这是一个机会了，把我心内的苦闷告诉他罢。他一定会答应我的请求，我想说了，我想用力说出来；可是什么也说不出了，我呆呆地立着。

"没有什么要紧，怕是睡得太少的缘故。早些到房里去睡罢。"在异常温柔的语调中说出来。

听了他的吩咐，眼里含满了泪走回自己的卧室。

事后我追悔了。不知是自己的力量不足，还是父亲的力量太大了？

从中学毕业之后，我考入××大学文科。那件大有关于我的终身的事，总是在心上绕着。我又认识了沉，由他妹妹的介绍，在学校里我们是同级，因为有文学上共同之嗜好，使我们的友谊更深一些。

那时，沉是二十岁。他的体格很雄伟，脸是红红的，带有北方人的特色。他的心，他的性情，却还存留着孩子的天真。他很直爽，说出心中想说的话，而且是不大十分顾忌的。他的喜怒是很容易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于是使妒恨他的人更妒恨；而爱他的人，更爱他了。

从深厚友情之中，爱是渐渐地滋长起来了。我总认定他是有作为的人，我总记着他所诉说的豪志，我总记着他那肯做的精神。我真有些倾倒于他了。他是在男人女人们的面前总是整个的显露给人，他不会隐藏自己，他不会象一般男子那样在女子眼前献媚。

在相识后的第二年，我是为热病而住在医院了。我一个人冷清地睡在病室中的床上，候着时间象牛车一步步地从身

边挨过去。因为空洞的寂寥，在心间涌起了一切的事。病者特有脆弱的心，竟使我常以泪洗面。父亲每天总来看我，安慰我；我真奇怪父亲的性情来得温和得多了。也许他知道病人的心情，强自抑制他的个性而来对他在危波中挣扎的女儿。

病中沉也不时来探望。我总是约他父亲不会来的时候到病院来。和沉之爱虽然是一件正当的事，我也没有力量立刻在父亲的眼前表白出来。

母亲是不常来的，因为家事的纷乱，她自己也生着胃病。她来看我的时候，一定带来平日最喜欢吃的食物，嘴里还不断地说：

“芸，还想吃什么呢？告诉我就给你做来。”

有时由于母亲之怂恿，就偷偷吃些不适宜的食物，使病状又险恶了。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间，我的胸中好象有一堆干柴在燃烧。嘴一张开就象有火焰伸出来。我的脸也热到极度，通身都象被火熔干了似的。我的脑里昏乱了，我的嘴里没有一滴口水，我失望，毫无气力地叫着：

“我渴呀！我渴呀！”

立刻我失去了知觉。当我醒了的时候，我看见围在床边的医生看护妇之中，父亲是默默地，两眼充满了泪望着我。我象听见他们为我的苏醒都大大吐了一口气，父亲走近床来，脸上挂着泪珠低低地问着：

“芸，还有什么难过么？”

我摇了摇头。告诉他现在没有什么不舒服。

听见我的话，在他脸上显然地露出轻松的样子。他温温地吻一下我的前额。

从危境中逃出来，我仍然在病院中休养。于是一个大的事故发生：这就是一个下午，父亲遇到沉了。我告诉父亲这是我的同学，他很恭敬地向父亲行礼。我知道我自己的声音有些不自然，而且沉的脸，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涨红了。只有很少的谈话，沉就告辞了。一直到我离开病院，沉和父亲相遇有四五次。

我知道父亲在注意他了。对他的谈话中我听出有侦查的深意。在说话的时候，父亲的脸常是变色。可是后来父亲却始终一句话没有向我说起来，一直到我从病院里出来。

整个的寒假是在病中过去，又在家里休息一星期，才到学校去。病后的身体却渐渐比以前还要胖些，什么都是很舒适的。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一个年轻的客人在家里出现了。父亲和他在客厅里谈话，随后就由仆人传信说父亲请我到客厅去。我去了，父亲替我们介绍，我忽然记起这就是父亲的佳婿。他很瘦，脸上浮着油滑的笑，没有一点血色。立刻在我的心上浮起无名的厌恶来了。要不是父亲也在那里，就要立时离开。我真是做了半小时的傀儡，对答他那毫无意味而浅薄的话。我故意装着很高兴的样子，父亲象是被我骗过去了，他很得意，也许心里想着：

——你看，我的选择不差罢？这样好的丈夫，哪里能寻得到呢！

我推说有些不爽，才得早些离开那里。我匆匆地回到自

已房去，我感到一种耻辱。我竟嘤嘤哭起来了。

不欢的情绪中，在星期日的晚间又回到学校去。沉竟为我的戚然而惊讶了。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意外，我没有力量回答他，含泪和他很快地分别了。

星期一的下午，家里仆役送来父亲的信。写着从母亲的嘴里知道你竟不欢终日的。写着不知道是否由于我之多事把你的未婚夫请来而发生你的不愿？写着只以品貌取人是只有失败的。写着象他的学识是在少年中很少有的，而且他又是非常老成持重。写着从各处探询都知道你在校品行不佳。写着和那个狡猾的×君交友是不应该的。还写着他是一个市井流氓近乎骗子一类的人。写着近来的社会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连女儿都不肯听父亲的话。写着哪里有父亲不为自己女儿的终身着想么，写着将来××若是不出人头地情愿戳瞎了自己的眼，写着和×在一起不只连累自己的名誉，而且破坏旧有的家风。写着一定要听我的嘱咐和×断绝。否则就是自绝于父，自绝于家！

父亲的愤慨从行字间看出来。象他那严厉的脸立刻在眼前浮起来。一个字一个字都象是他的眼在望着我。我不自主地泪流下来了。可是，不知如何有一种力量从心里起来，我想把什么事都告诉他。我很快写了回信，信的末尾写着要我和××维持这样无味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信寄出去了，到星期六回家，我看见父亲怒容满面的脸。最后有半年的争执，父亲同意了和××解除了婚约，可是仍然以为沉不是可托终身的男子。

“现在什么你都如愿了，可是象×君那样的人，实在不

是好青年，我在社会中这么多年，什么人都能很正确地看出来。他是轻浮，不负责任。你一定要遵从我的话，立刻和他断绝。再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能饶你！”

要我和沉分开，那还真不如死了好得多呢！不知为什么父亲总是固执着对于沉的荒谬批评。沉给我的爱，如他个性一样忠实的。父亲有什么理由可以说他轻浮呢？

后来被父亲知道了我完全没有遵从他的嘱咐，他就大大骂我了，他给我更严厉的警告，骂我不长进，目无尊长，我只能哭，知道分辩也没有用的。父亲的成见比什么都坚固。我看见在他那充满怒焰的眼中，含有两颗晶莹的泪。

想顺从父亲的意旨，使父亲高兴，可是将来没有沉在身边的生活是什么呢？那将永远是空虚，无意义。而且真要是和沉离开了呢，他不会想到我是不忠于爱的么？我知道他是不会这样的，他已经很知道我，无论如何总是太忍心了！说不定会毁了他的一生，使他永远在黯然的日子中过活。

那时我决定我的路，在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和沉结婚了。

婚后的第二天晚间，忽然父亲到我们的寓所来了。沉仍然是很恭谨地向他致意，然后走出去。我请父亲坐在沙发上，他一句话也不说。我望着他的脸，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仔细看着他的脸，十几年辛苦的过程，都在他的脸上划着痕迹了！眼角更露着清晰的皱纹。他默然地又站起来，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很小的绸包，放到我的手里。我看着他的脸，看得出他那坚决而仍然含有命令式的心情，我不敢拒绝他的恩赐，我觉得出他的手微微颤动着。

他不再停留了，缓缓地走出去，始终一句话也没有说。打开了他给我的绸包，里面是一个存款簿。我忽然想哭了，泪很快涌出来。

男的宪儿和女的立儿之诞生，父亲总是到医院中来看我，随他来的是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可是他再也不说关于沉的话，就是其他一切话也说得很少。

现在他的鬓角上可以寻出白发来了，胡须也灰了，脸上的皱纹一天一天加多；但是他那特殊的个性，却一点也不曾改变。

（选自1934年2月新中国书局出版的《群鸦》）

困与疚

恶运紧紧地包住他，不幸一件一件地发生：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妻又染了很重的病。终日悲伤着，烦恼着；可是在事实上一点用也没有。读书的问题是陷在绝望之中，就是这一笔医药费也很使他为难了，妻常是眼含着泪向他说：

“不要这样忧愁着吧，只有看天命是如何。要是不该死，不医治也会好起来。”

妻说完了，泪是更多地流下来。真要是把一点点的钱都用尽了，将来不也是要饿死么？论年岁他是二十二，才从初级中学毕业，没有和社会接触过。象这样的资格，还能受社会的热烈欢迎么？在这样情况之下，亲友又都是拖了冰一样的脸。他不敢追想从前父亲在世，当他只有五六岁的样子，家里常常有亲友长住，笑着闹着象一家人，父亲是不会弄钱的人。也不会交结权贵；所以卸任后就渐渐地陷入了穷迫，而到自己死的时候，不得不有一点羞愧的样子。因为没有留给儿子多少钱。

起初，他不大肯听从妻的话，可是医生走了之后，她就要哭着，不许他到街上去买药。一向是很深爱着的，他的心真是不忍。有时候也想到将来怎样活下去的问题，就答应了妻的请求。

想不到妻的病很快就好起来。象桃花来渲染春天一样，她那苍白的颊上，也涌起了一点点红润来，这样，他的心一半是轻松下来了，可是将来的生活，仍然在他的耳底嗡嗡地叫着，在等待他的回答，

出路在哪里呢？既没有使人钦仰的资格，又没有显贵的亲友，就凭自己的力量，每天总是垂了头回到家里来。爱妻殷殷的问询，由羞愧而引起气愤来。真是，近来的性情不知如何是如此的暴躁了，看到妻含了泪的眼，他又在追悔着，只好去劝慰，一直到她象没有事的样子。

一天，他从街上回来，手里拿了报纸。才走进来就向着妻说：

“玲，这有一个机会了！”

正在缝着衣服的妻，听了他的话，立刻把手里的布料放下，走到他的身前去。

“什么机会？你快点告诉我！”她露了迫不及待的样子。

“这不是一条新闻么，路局在招考车僮。”

“车僮是什么呢？”妻不解地问。

“那就是——”他的脸红起来，“我也不大清楚，好象是在车上……怕不是十分高贵的职业吧！”他说过把头低下去。

“只要是在道德上没有缺陷就可以，”妻把报纸拿过去，用心地看着。“你看，这不也是限定了初中毕业的资格么？”

“是呀，我也看见，不过，不过，总象很难为情的。”

“把自己的劳力来出卖，没有什么不光荣吧？”

“管他什么呢，活下去是最紧要的事。”他露了坚决的样子，略为用手指抚了一两下凌乱的头发。

经过了规定的考试，妻很关心地问长问短，在他呢，反而觉得淡然了。想着就是录取了也不过二十二元的月薪，象仆役一样地听旅客的指挥。可是心里还是有一点不安，一直到手里拿了印着录取者名单的报纸，心跳着，脸红着，仔细地在寻着自己的名字。

妻也凑过来了，问着他：

“你在看什么新闻，这样用心的样子？”

“路局发榜了，呵——呵有了，我取上了！”他过于兴奋，稍稍带了一点疯狂的样子。

妻的脸偎过来，嘴里轻轻地叫着：

“君，我的心！”

“玲玲！”他也低低地应着。

经过了报到，查询，他又缴上去一张半身小照。在第二天的下午，他取来了车站的出入证。由车务处的指派，他是在二〇二次通车的二等车上。工作要在三天后起始。

这次车是要从天津开到浦口，停一天，然后再经过天津，开到辽宁。从辽宁再开回天津，他才能得着一次休息。这情形在他，以为是很难忍受了。他还没有和妻离开过一

天，想起来那该是很难过的。

可是回到家里，妻给他鼓励，自己也就能伸直了身子说一句：“好，去就去！”

车是下午十点钟开出的，在五点钟的时候他就把应用的衣物放到车上去，那里，他遇见了同伴，也是二十几岁的人，脸色微黑。自己为自己介绍过，知道那个同伴是一个单身汉子。他心里颇有一点羡慕。可是想到妻子的一切，他又深自庆幸着。

“这车里就是我们两个人么？”

“不是，还有津浦路的一个人，本来是没有的，谁叫这次车要到浦口呢，就没有法子办。”同伴露了一点愤慨。

他的心里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了。说是多一个人，自然工作可以轻些，为什么还不高兴呢？同伴好象很直爽，也有一股热诚。

“请你喝杯茶。”同伴倒好了一杯茶送给他。

“不客气，我就要下去，晚上再见！”他说完点着头走下去。

“晚上见！”同伴还站到车门上向他招着手。

回到家里，稍为休息一下，晚饭就陈列上来了。两个人都是异常沉默，不知道说什么话是好的样子，温柔的生活，从此就被生活的铁练绞断了。牺牲了两个人共同的幸福，各自忧愁，烦闷；换来物质的满足，维持着在不快的精神中活下去。要这样地一直活下去，到老了，死了的地步。

最后是把保重的话，相互地重复吩咐着。妻故意做成能分能舍的样子，他也只得用手帕擦干了眼角的一颗泪珠，匆

匆地走了。

街市仍然象是从前一样明亮，喧闹，丝毫也没有走了一个人的悲哀。他的左手提了妻特意做好的一盒点心，低了头，走上向车站去的电车。

正在行驶的车，风很强烈地吹进来，司机者高兴地用脚踏着铜铃，“哨哨……”地响着。

到了车站。他跳下来，向着列车走去。时候是八点钟了，只有三等车里已经有了乘客，头二等里面还是很冷清的。

“怎么，这样早就来了，再迟一会儿也可以。”同伴正躺在床上立起身来说。

“你睡着吧，打搅你真对不起。”

“不，也快要到时候了，把衣服该穿起来。”

同伴从箱里取出两件衣服来，是白色镶红边的长衫，把一件送给他。

他们都穿好了，他看见在左方的胸前绣了车僮两个红字，一种说不出忸怩的感觉又在心里涌起来。

时候到九点钟，就有人上来了。客人，脚夫，送客的人，在狭小的甬道中挤来挤去。他象其余两个人一样地关照旅客的床位，安置箱箧，或是送去一杯清茶，人是这么多，好象中间的关系还没有确定，所感受的难堪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多。

在一声尖锐笛声之后，火车渐渐地移动了。他倚了车门，看着渐小的灯火，他是没有一点目的地，也登上旅程了。

他由于同伴的指导，把卧具为旅客铺好，才走到自己的床上坐下，就听见电铃的声音。他知道是五号，把机关拨好，就走过去。

“Boy，再去冲一点开水。”一个说着奉天话的旅客这样吩咐。

这第一个字是多么刺耳呵！他好象一点也不能忍耐。他想和那个旅客这样说了：“客气些好么？我也是凭劳力来换钱的，我也不是在你的家里做仆人！”可是他没有敢如此说，他只好应着：“是，先生。”

可巧，水没有沸起来，他不得已坐在自己的房里去等。没有几分钟那个旅客就不耐烦地叫起来：

“喂，Boy！水为什么还不拿来呀？”

“水还没有开，请您稍等一下吧。”他急忙赶过去说。

“你们是干什么的，连开水都不预备！再说，就是没有你也来告诉我一声，省得要我来死等呵！”旅客的手叉在腰上，很生气地说。

“不是——”

“什么不是，他妈的，——”旅客把袖子拉起来，象要打的样子。

这时另外的同伴就赶了来解劝，他垂了头走回去。

过一些时，一个同伴也来和他说：

“你怎么和他吵起来？”

“什么，还没有等我说话就闹。他要开水，水没有开，就为了这点事。真是，一点理也不讲。”

“有什么法子，做了这样的事，就是奴下奴。他说东就

要随了他东。人有了钱，脾气也就特别坏。象我们，只有忍耐的一条路。”

他自己心里想着，也是只有忍耐。

车开行了一小时之后，所有的事情也渐渐就绪。他是分配在第一次守夜，到夜半一点钟。他打开车窗，一丛丛的树影闪到后面去。月光把原野照得更沉寂了。他想起妻，这时一定也为离愁所扰，就是睡到床上，也不见得能睡着吧。每次月光不是洒在床前么？她想得到那月光也在照着我么？她也许哭着，把枕头也染湿了。她想不到我是在旁人都安睡了的时候，一个人守在这里吧？

他正在呆呆地坐着，忽然一个旅客，从房里伸出半个身子来，眼还没有睁开模模糊糊地问：

“德州到了没有？”

“还没有，”他站起身来应着。

“到了的时候不要忘记告诉我，我要买烧鸡。”

“好，您放心吧。”

睡意时时来使他的眼闭拢起来，车轮和铁轨磨擦的声音又是那么单调，他更觉得疲困了。可是到规定的时候，他能把衣服脱下去，睡到床上；他反而觉得清醒了。

在行驶中车身微微震荡，胸中的心象是在水上飘浮着。他的心更焦躁了，想起不能入睡，就担心着明天的工作。

失眠的时候使他想起一切过去的事，他忽然流出眼泪来了。

可是人事真是难分析的，在半年之后，他已经是很熟练

了，而且象以前那样的感觉也不再存在。每次自己也颇疑惑，就是这疑惑也就一直任它存留着。每月有了百元左右的收入，生活也很安定了。

一天，车停在浦口，是预备在下午七点钟开出的。本来这次车衔接着四时半到南京的沪宁车，这样，为了从上海到北方的旅客的便利。可是到了五点半钟，仍然看不见一群旅客的踪影。他问过路警才知道因为兵车的阻碍，旅客都是从下关码头过渡，所以要等到六点钟的轮渡才能过来。他正为了穿上制服流了许多汗，听到这话，就把衣服脱下去，挥着蒲扇。

果然到了六点钟敲过的时候，许多脚夫和旅客走进来了。一个青年旅客走上他这辆车上来，是二十几岁脸色微红的人。他走过去。

"您贵姓？"

"我姓陆。"

"陆先生，您的铺位是在旅行社订的么？"

"是的，"

"那在六号，您过来好了。"他自己在前面引导着。

"您是上铺，有几件行李？"

"就是两件。"

"好，我替您安置吧。"他又向着脚夫说："你放下来。"

那旅客付过了脚夫的钱，把帽子取下来。他才要稍谈几句，又看见另外的旅客，他只好又走过去。

现在他已经不象从前那样烦躁了，处置着种种的事情，

处处可以看出他的经验来。他很有条理地替旅客们安放行李，把和旅客们为小费而无理争吵的脚夫推到车下去。可是天太热了，脸上的汗一直流下来，他不断地把长衫的下襟拿起来擦着。到了车开行的时候，他才有了闲空去洗洗脸。

开车的时候就是七点钟，虽说是在夏天，火红的太阳也就要没下去了。一站两站地过去，夜也就一步步地沉下来，这时他又该为旅客们到餐车跑来跑去忙着了，到九点钟他才能吃晚饭，旅客们多半是安逸地睡在床上，在闲谈，在哼着歌曲。

旅客们都好象是没有一点事，除去吃就是睡。单身的旅客又不善词令的，在旅程中是寂寞得象在一个人的世界中。既不能一点事也没有说得很动听，所以只好沉默着。有时闭起眼来想着一切过去和未来的事情；或是把脸近了车窗，望着向后飞奔的景物。

他吃过饭，就看见那青年旅客一个人在甬道中站着。好象在那里想着什么，一个手指轻轻地敲着玻窗。他顺步走过去。

“您是从什么地方来？”乘着旅客望着他的时候说。

“从上海来。这次客人不多吧？”

“不多，空了好几间。”

“那我麻烦你，请你替我换一间好么？”旅客带着笑和他说，“我的房里人太多了。”

“可以，可以！您住到一号去吧，那间还空着。”他也很高兴地说。

“立刻就搬过去吧。”

他随了那旅客走到六号去，把衣箱和零物一件件送到一号。事情都做完了，那旅客请他坐下。

“不，我不累。”他还拘泥着他的本职。

“不要客气，就请坐下谈谈。”那旅客很诚恳地和他说；听了这样的话，他只好坐下来了。

“您是到北京去么？”

“不，我到天津。”

“在上海住了多久？”

“三年了，我是在××大学读书。”

“呵，您是在上海读书！”他颇觉着一点凄然。

“你在这车上有几年了？”旅客取出两个苹果来，把一个送给他。

“谢谢您！”他急忙站起来接过去，“我只在车上半年。”

“怎么，待遇还好吧？”

“月薪只有二十二元，可是说起来能有一百元的收入。”

“那也是很好了，家里的人要是太多也是很难吧？”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家里只有我的妻。”他把头低下去。

“那一定很够用了。”

“是的，可是我们也都是考进来的。”

“那么你从前一定在学校里读过书？”

“天津××中学初中毕业。”

“为什么不读下去呢？”

“陆先生，没有钱的人，有什么法子呀！”

看着那旅客，比自己也大不了两三岁，可是别人有无限

的前程，不论是在学业上或是在事业的成就上。这不同在哪里呢？他想寻出来，他仔细看着那旅客，可是什么他也没有寻得出来。

“现在就是从大学毕业的人，也不见得就能有多大的用处，其实经验比学问还切用，在任何方面的努力，都可以走到成功的路上。”

说这话的时候，那旅客象是很诚恳；可是在他听起来，就好象是故意用以来敷衍他的话。他并没有从这话上得到安慰，他也不愿意使旅客看透了他而感到失望，他立起身来告辞。

“再谈一些不好么？路上没有什么事。”

“时候不早了，我想您也该安歇。”

“呵，真是，就要到十一点钟。”那旅客把怀表取出来看过说，深深打着一个呵欠。

车的速度慢下来，为了一月来的霪雨，只有半尺样子，水就要没了铁轨。微风吹起波浪来，打着路基，拍拍地颇引人想起坐在船上的滋味。因为避免意外的危险，列车也只得慢慢地推进着。过些时，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

这里只有一个路员拿了方旗在黯淡的灯光之下。还没有受近代文明的小市镇，在夜里，油灯是那么影绰绰地照着，更容易使人追想到古代，或是死去了的事迹。他常常高兴在这样的地方走下去，在这里他记起了死去的父母，好像他们是住在这里的。

车到了济南，全程已经走过一大半了。正是黄昏的时候，一群乌鸦叫着飞过去。天气不知怎样是异常地热，汗在

每一个人的脸上像水一样地淌下来。

“北方也是这样热呀！”

他听见这句话，回过头去，就看见那青年旅客，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挥着扇子。

“您不知道，这两天都到过一百度。”他接了旅客的话说。

“还是走起来好，能有点风。”

“可不是么？已经停了十几分钟，再过十几 分就 要 开了。”

在他的心中，欢喜这旅客的爽快，没有一般有了财势的人，就看轻站在下一级的人的行动。说句真话这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人。在敬仰爱慕之外，他还想说一句：“先生，您愿意么，和我做一个朋友？”可是几次他也没有能 说出 口来。他不愿意想着那旅客一定会听过了他的话就冷笑，像猫头鹰的嘴脸；他总想着是自己没有这么大的力量。遇见这样的人，使他一点也不再感觉到职业本身的低贱。在旅客那面不过多把“谢谢”两个字说着，可是他的心就那么安适了。

车从济南开出之后，同伴就和他讨论着收小赏的事了。本来这是不需要的，就因为加上了津浦路的工人所以他们每次总是预先暗地里和旅客们说好，把小赏的一部分给他们两个人。因为这缘故，他们每次是分配好去联络这一辆车上的客人。

“住在一号的客人你去说吧，他好像和你很好的。”同伴向他说。

“好是很好，可是——”他觉得怕难出口似的。他的眼看

着窗外。

“算了吧，做这种事，讲不得什么难为情，我们也不是来交朋友！”同伴像早已看透了他的心，笑着向他说，“我们是为什么的？钱在他们的身上不大要紧，可是我们却不能少。不是么，一家人都在等着你养活呢？”那同伴颇明世故的样子向他说。

自己想想这话也不能算不对，真若是只靠了每月二十二元的月薪能有什么用呢？他终于答应着：

“就是照你的话去办吧！”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那我们就分头去。”同伴立起身来。

“你先去，我稍为歇一下就去。”

看着同伴走了出去，他就两手捧着头，呆呆地想着。他总以为这是不大妥当，不大应该的事。在一个人拿自己当做了朋友看待，就不该再为这些小事斤斤计较；虽然在另外一方面想，也是颇有道理。可是既然答应了的事，不去做也说不下去。他懒懒地站起来，走到一号的门前。他很快地在门前闪过去，好像是到另外的地方去。他看见了那青年旅客正躺在床上，手里端了一本书。

就是这样地闪来闪去地也是好几次了，也没有能鼓起那么大的力量来走进去。还是那旅客叫住了他，他才很不自然地站住了。

“没有什么事吧，请进来谈一谈也很好呀！”躺着的旅客说着这样的话，就坐起身来，把书放到一旁。

“没有事情，您还没有睡呵？”他的脸上强自带了笑容。

“明天七点钟一定可以到天津了吧？”

“差不多，误了一点时刻已经追过去了。”

“你的体格也很好呢！”那青年旅客忽然这样说。

“从前在学校的时候，很欢喜运动，到做了事，就没有那种自由了。可是每次歇工的时候，总还是喜欢到体育场去打篮球。”

“这样很好，强健的身体对于每个人都需要的。”

把这件事说完了的时候，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他很想就着这机会把那件事说出来吧，可是自己又好像把从经验上得来的如何把它委婉说出的技巧忘记，同时自己也想到实实在在是不当说出来，他把眼偷偷地望着那旅客的脸，是那么诚恳动人，他的心更坚决了，就一直任这沉默在他们中间继续下去。

在这时，他又想起了临行时妻如何告诉他设法拿一点钱来，月底是有不少账要还的。同伴又曾经那么殷殷地托付过，他不得不想法子说出来了。

“先生，我和您商量一点事。”他的声音异常地低。

“什么事情，尽管说吧。”

“那是——那是——说到您赏给我们钱的事。”他说了这样的话，立刻觉得脸上是红涨着。

“这条路我还是第一次走，不大熟习，普通每位给多少钱呢？”青年旅客仍很自然地说。

“大概总是三元吧。我是想请您把一部分的钱给我们，暗地里不要给旁人知道，因为普通都是大家均分的。”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这钱怎样分开呢？”

“我想您给我们一元五，再给公众一元五。”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这时候，他也能坦然地说出来了。

“我没有零钱，再则给公众一元五也难看。我想一元二元地分开吧，你说好不好？”

“好，好，没有什么。我谢谢您。”他说完了，就站起身来，头也不敢仰起来走出去。

他好像犯了罪一样地，呼吸也不平匀了，匆匆地走到自己的房里去。虽然是把朋友所托的事情做得完善了，可是心上的负担是更重了。他好像不能自由自在地喘一口气。立刻他就追悔不该这样做了，就是少得几个钱也没有什么关系。他想这是多么不体面的一件事，他想像着那旅客一定看不起他，甚至于比那些粗俗的人还要重些。他就为这件事烦恼着，一直到了睡在床上的时候，还是翻来复去地睡不成。他想从床上爬起来，到那旅客的眼前说：“先生，您不要听我那话吧，我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您千万也不要记在心里。”可是那旅客真的就能把他所说的一切都忘记，像没有那回事一样么？他知道说出去的话像散出去的种子，是不容易收回来而免去发芽和滋生的。

就为这件事，一夜间烦恼着。

到了第二天早晨，虽然头是沉重的，眼也有些发黑，他还是不得不强自支持着起来。这时候旅客们又都为整理行具而忙乱着了。他又走到一号去，那青年旅客早已收拾得差不多，上衣也穿起来。

“就要到了吧？”

“是，您还有什么事要我做么？”

“没有了，这是我答应过给你的钱，你拿去吧。”那旅客把一张钞票塞在他的手中。

立刻，他觉得这话在刺着他的心，他知道他应该带了笑脸，可是他好像忘记了怎样笑。他知道脸上在烧着，通身也像是烧着了。他的手微微颤着，头低下去。他一面喃喃地说着“谢谢”两个字，一面慢慢地走了出去。

“怎么样，得手么？”同伴从间壁的房里走出来低低地向他说。

“可以，可以，……”他说着，惘然地把那张钞票送给同伴，“这是你应得的份。”

“你的呢？给了这么多！”同伴惊讶的样子。

“唔，唔，……我已经得着了。”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才感到移去一方压在胸前石块那样的松适。

（选自1934年2月新中国书局出版的《群鸦》）

群　　鸦

沈太太今天特别热心地盼着沈先生可以早些回来吃晚饭，她时时望着钟，她在心里想着：

——还有一刻钟他就可以从署里回来。

到了时钟已经敲了五下，她又想着：

——好了，他该站起身来，拿了帽子，走出来，又该在电车站那里等着。

于是她自己就计算着，到五点半钟他定然可以回来。

她更殷切地望着钟，古怪的是钟更不肯移动，虽然是焦急着，也是无可如何的一件事。

到了计算他该回来的时候，她的注意转到听着门铃的声音。她听到一次响着了，她也听到开门的声音，可是并没有脚踏着楼梯的声音。她觉着失望，尤其是在今天，她再看看钟，一刻钟已经溜过去了。

她疑惑着，不能给自己解答，这时候，她又听到门铃响的声音。她的心起始在跳动了，竟然也听见叩门的人走上楼

来，她急于用手抿着鬓角，更大的敲门声音起来了。

立刻，她的心又冷下去，她知道他回来是决不会敲门的。

门开了。走进来是穿制服的仆人。他来告诉沈先生因为有聚宴，不能回来，请沈太太自己吃晚饭吧。

来人去了之后，她就吩咐着仆妇开饭；可是她自己却是紧皱了眉，显出颇不高兴的样子。

在吃饭的时候，她也不能静下心去，不能说给人听的"新闻"象小鸟一样地飞着，顶撞着她的心。好象要她能找得着那么一个人，能张开嘴来就象瀑布似地冲出去，那样她的心才能爽快，才能恢复以前平静的性情。

在这么需要着一个人的时候，他偏偏有聚宴了，不能回来；自然沈太太是该气恼的。

但是她想到了一个人，她想到了住在楼下的李太太。于是她象从黑暗中过来又看到光明一样地，赶快吃完了饭。

她匆匆地跑到楼下去，就看见李太太李先生和一个女孩子还正在吃饭，他们起来让着她，请她坐了，他们除去这一点同住的关系之外，李先生和沈先生还是同事。

"怎么李先生没有聚宴么？"沈太太在问着。

"什么，沈先生没有回来么？也许他们庶务处给主任送行。"

李先生回答着，为表示友情的缘故，他带着不可少的笑容，可是他看到了李太太的脸，顿时就收敛了喜悦的样子。

这不是很不十分巧的事情么，本来是想以李太太为对象，把使她行立不安的这一点事情告诉告诉的，李先生又在

这里，总象不大好意思。她只好耐性地在那里坐着，眼睛在望了绕着电灯的飞蛾。还算好，李先生很快地吃完了饭就到隔壁的房里去，于是她才得意地起始说：

“李太太，你知道么，我，我是想来告诉你一件新鲜事的。”

在她这么一句半吞半吐的话的中间，已经暗示着这件事是多么有味，多么值得听。

“什么事，沈太太，快点说出来吧。”

李太太也是很好奇的，暂时地停止了吃饭的工作，真就起始热心地听着。

“可是有一样，你知道了，不能说给别人！”沈太太这样说着，也没有来得及等李太太的回答，就接着又说下去。

“你知道在他们那里办公的有一位王女士么？”

“是那位说独身的王紫瑛女士么？”

“是，就是她——”

“真是年轻轻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有那怪癖气！”

“快不要信那些吧，我今天看见她了，在中央大街，同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人在一起。”

“是么？”李太太颇惊讶地，凑到沈太太坐处的前面，“听说她连男同事都不大高兴理的，而且不擦粉也不染口红。”

“就是这样反常的人才能做惊人的事呢！”沈太太象是老于世故的，“那个男人的年岁和她差不多，很亲密的样子，提了大大小小的纸包。”

“那一定是陪她买东西了。”

“当然啦，你还记得她说过的：女人降低自己的身分，男人也就最会在这上面讨好。可是她现在呢，不也是跳不出女人的圈子？”

“说说人总是容易的，到了自己也还是那么一回事！”

她们同声地叹息着，摆着头。

“我想她一定是看见我了，可是故意地转过头去——”

“一定是觉得难为情吧！”

“我也那样想，就想不多事，也没有打招呼，就走过去。”

沈太太把在心中认为颇有味的新鲜事说过之后，才觉得心中松快了。她有着担负了重大工程的技师，看着在自己手中完成的工作的那样欣悦，零零碎碎地再说些全然对自己没有关系的话，她们有时候笑着，有时候声音提高一点，常常又是凑近了耳朵低低地说。

实在是觉得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她才又叮咛一番不要把那件新鲜事说出去，站起来告辞，翩然地又飞上楼去。

这时候，李太太才有机会觉到饭还没有吃好。她又坐到饭桌那里，吩咐仆妇盛一碗热饭来，继续着吃下去。

李先生穿了拖鞋，用牙齿咬住了烟斗，颇松闲自在地从隔壁的房里走出来。

“真亏你，还没有吃完！”

“人家不是陪了沈太太在谈话么？”李太太懒懒地把眼睛从饭碗上抬起头来望着。

“总也没有完，不知道成天在说些什么！”

李先生悠然地吐出一口烟来，象一条浓雾似地冲到空气

中。

“当然是有要说的事情，也是值得说的新鲜事——”李太太翻起眼睛来，象在厌他多事，又象在想些什么。实实在在的她是在想着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别人”？凭她的聪明，自然能很快就给出回答来，正在想着起始说，突然间起了由远而近的哭声，一直那哭着的孩子的头伏到她的膝上。

“钟钟，什么事尽着哭呵？”

她放下了饭碗，温柔地抚慰着，可是哭着的孩子，是更有力地号叫。

“哈哈。这倒象美国的闹钟了！”他毫不关心地在说着。

六岁的孩子，也不知这话是善意或是恶意的，只有更强烈地哭闹，身躯还在摆动着。这时候李太太作好作歹地哄着，孩子的哭声才静下去。说出原因来，是一只蝗虫飞到身上来吓哭了的。李太太皱了眉，叹一口气。

“时候也不早了，我也不吃了，去睡吧。”

李太太领了一行走一行抽噎着的孩子的手到卧室去。

夏天的夜间，蚊子嗡嗡地飞，到仆妇吃完了饭，替了她去守着睡到床上的孩子，手臂和腿上已经叮了四五块红肿的地方。可是她还为那新鲜事鼓着好兴致，高高兴兴地跑到李先生一个人的起坐室去。他坐在那里看着当天的日报，看过了正文，正在找着有趣味的广告或是全然与他无关的那些“启事，”“声明。”

看见她进来，立刻，就放下报纸，因为他也是在很热心地惦记着那件事。

“你知道在你们那里的王女士么？”

“是王锜石么？”

“不是，不是，那个抱独身主义的。”李太太好象因为他的愚笨，才觉得一点气急。

“呵呵，我知道了，王紫瑛是不是？她今天告了假。”

想起这个名字来，他的心中觉着点酸溜溜的，他自然该很清楚地记着她。

“你也知道她为什么告假？”

“那不知道，总之女同事告假最容易，特意去问她们也不愿意说。”

“我从你那里知道了不少她看不起结婚的女人的话，她骂过我们是玩物，是家鸽；可是她自己，你能知道么？”

“什么事情呀？”

“随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在中央大街上走着。”

“那有什么关系呢？”

这句话是有理的，本来这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么，于是她就加重了些，使这事情的本身更新鲜一点。

“有人看见他们好象是并着肩从××旅馆出来的。”

李太太说完了还故意低下头去，象含羞又不屑于提起的样子。

“这话可信么？”

“我和你说这些谎话有什么用，沈太太特意来告诉我的。”

李太太摆出来严重的意味，间接地证明了事情的真实。

“难以想得到的！”李先生用右手摸着下颏上冒出来的

几根二三分左右长的胡子，象老于世故的人摇着头。

“你们不都推崇她是有作为的女人么？现在，她也就走向为男人玩物的路了！她也不能避免这平凡的路，依照她的意思大约是可以说作下贱之路，”李太太得意地，露了极度的锋芒在说着，“我就是不愿意看这样的人，把理想放得不近人情的高，到末了还要跌下来。你还记得她那次到我们家来的情形么？”

“我倒没有十分留心。”

“不是露了目空一切的样子，看看钟钟也皱皱眉，好象她很可怜我这么一个愚昧的人。”

“那还是小事呢，同事中当面吃她亏的更不知道有多少。”

他说完了这句话，脸微微地红起一点来，但是他立刻镇静下去，成为一点也不在心的样子。

“可是有一样，这事情先不要说出去，沈太太告诉我的时候就加意的嘱咐不要说给别人。”

“那一定，自然我不能提起来，究竟这事情还不是亲眼看见的，就是亲眼看见，嘴里不也要留点神，免得出事。”

他滔滔地说着，表白着他自己完全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第二天李先生仍旧到署里去办公，想留心一下王女士有什么变迁没有。他到的时候，恰巧是九点，他很快地就在考勤簿上签了名。他在先他而来的名字中寻找，可是并没有看见她的名字，他的心中在想着，至少她又是迟到了。

但是，她始终没有来。他一闭起眼来就好象看见她和一

个年轻的男人快快活活地走着。在午饭的时候，他回家去，把这事情告诉了他的太太。

“怎么样，什么都不假吧！装着正经的人，一发泄出来更比别人没有顾忌。”

她很得意地，想借了这好机会出尽胸中的郁气。

饭后，特意地早点回到署里，已经有六七位同事在那里谈着闲天。谈话的重心，就是在王女士两天没有到署的这件事。他们有的以为她定然是害着重病，有的认为是在女人们的那个时期之中因而告假休息。他知道他们所谈的事反倒远远地离开去了。他坐到自己的位上，逍遥地颤动着大腿，抽着烟好象是并不注意的样子，可是他在静听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暗地里笑着他们缺乏事实的猜想，他也笑着他们对她盲目的崇拜。他想着只有自己是了然的，能看清她是如何的一个人。他想着男人们有着的怪性情，尊敬着高傲得不近人情的女人。到现在，只有他是超群的。

他听着他们有味的谈话，个人确认自己是对的，象有一条虫子似地在他的嗓子里爬。他吃力地把它咽下去，可是很快地又上来了。有一种不知如何的不舒适使他难过。他翻着眼看着白花花的屋顶，又再看看地板；心中无论如何是不能宁贴下去。他以为那全然是自然的力量，如同把锌片放到硫酸里，就该有轻气冒上来一样，他不该加以反自然的阻遏，他该任它发出来，他决定了，他站起来，凑到他们那里去。

于是由他那好天才的煊染把这件新鲜事散播了，他看见听着了的人也在摇着头，虽然是无关的事也好象惹他们很伤

心。

他说完了的时候脸在红涨着，象英雄一样地站在那里。但是顿然间他想起了太太吩咐过的话，他有一点狼狈，虽然微微有点心寒，也是很理直气壮地站着。

——万一这话传到王女士那里呢？

如此的思想掠过他的脑子，他的心情在一番黯淡之后又辉耀起来，因为他想着：

——那有什么呢，我又不是凭空说，我是有根据的！

他周密的思想，象一个能攻能守的勇士。

既然把这件新鲜事如此传播着，那被讨论到的人就不会不知道了，这话是由她的同乡朋友辗转听来告诉她的，说是谈论着的时候，他没有在那里，否则就可以代她说明。

她非常气愤，她追想起来当她告了两天假之后，为着陪了从欧洲回来的弟弟观光这城市，同事们用了如何恶毒的眼光在望着她。而那时候全未经意的话，想起来又是多么有讽刺的意味。这侮辱是过于严重了，她眼睛里竟包了泪。

她想着自己若是有那样力量的人，就把说这不负责任的话的人在手掌里捏碎了。

在星期日早晨九点钟的时候，有人按着李家的门铃。那时候李太太正在自己埋怨着女仆到菜市去得太晚，定然买不着新鲜的菜来；李先生还躺在床上过星期日的好早晨，仰卧着唱小曲。听见门铃的声音，李太太唧唧咕咕地走去开门，她以为是女仆回来了，打开门站在那里的是前两天还谈起来的王女士，带着冬天一样的脸色，后面还有一个男人。李太太想起自己是光了脚穿着拖鞋的，睡了一夜之后，短头发又

都竖向上面去，而且她也想到那件事，她露了一点窘迫的样子请他们进来。李太太虽然是露着笑容，对方仍然是凛若冰霜的样子。

她把客人让在客室里，就急匆匆跑到卧 室 去 告诉李先生。

“是么，她这么早来做什么？”

他一面说一面敏捷地翻身下了床，把两只脚伸到拖鞋里，在立镜前梳理一下头发，就披上了浴衣走出去。

最先使他看到的就是那冷冰冰的脸，他很快地 猜 到 来意，他的全身也为自心中发出来的寒冷绕行一遭。

“很对不起，星期日的早晨，有一点贪睡——”他自己哈哈地笑着，可是那严重的情形并没有一点松弛下去。

“你们两位倒是还早呢。”说了一阵，也笑了一阵，仍然引不起回应来。

“本来是不敢打搅的，可是——”王女士板了脸说，着重在用意转折的“可是”两个字的上面。

他知道所猜想的是对了，他不安地用手搔着头发。

“我不是平白来搅扰，也可以说李先 生 自 己 要 我 来的，”王女士说着，窈窕地走了两步，坐到椅上去，望了同来的人说：“陈先生，你也坐。”

“不错，我是陪了一个男人走路，但是他是我的弟弟，才从欧洲回来的，姊弟同行总不该有什么非难吧？”她的头得意地微微向左右摆动。

“从前他和陈先生同学，所以我请了陈先生同来。”好象看见了他那新怀疑的样子。就说了这句话，同时证明同来

人的身分。

叫做陈先生的人，知道到了该有表示的时候，木然地点着头。

“究竟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从哪里说起来的！”王女士拖长了每一个字又沉重地说着。

“唔，这话我不是没有根据，我也不故意造作，我可以找出来告诉我的人。”他慢慢地红涨了脸说。

他到卧室去，把这件事说给正在给孩子洗脸的太太听，她就成为很负责很勇敢地答应着到楼上把沈太太请下来。

“若不是她来瞎说，我们怎么能知道？把她找下来大家说一个明白也好。”

李太太失去平日的娴雅，很快地跑到楼上去。

所有关系人都聚齐了，王女士正要起始说，李家的女仆转回来，在忿恨中李太太没有忘记申斥她，还大声地吩咐快些泡茶。

“这话我也不必再说！我就请问是哪一位亲眼看见的？”

“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是从沈太太那里听来。”

“什么，谁告诉你们的，我只告诉李太太一个人。再说，我说在街上看到王女士和一个男人走，这事情我没有说谎吧？”

沈太太说完了把脸朝了王女士，等着用嘴用眼睛或是用头的回答。

“我这人说话是肯负责的，我不会无中生有，或是颠倒黑白。我最恨那种人，惹出是非来还要卸去责任！”

沈太太在说着的时候挥着手臂，正巧女仆端了茶盘从她

后面来，还没有等李太太喊出来，茶水和碎磁片已经洒满了地上。

李太太由一红一白的脸，拉长着成为极不满意的样子，用酸酸的语调说：

“你说话也犯不着这样呵！”

“不要紧，几个茶杯，回头送下来，算不了什么！”沈太太也不减少一点勇气。

“得了吧，这不是小事情，平日的关系不是过得太多了么！”李先生扯着苦笑的脸慢慢地说。

“究竟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在××旅馆里看见我？”

“我也没有那样说，我告诉他的时候好象是从××旅馆出来，从那里面出来也不一定有不好的行为，也许是去吃饭。”

“我也并没有多说，我因为听见他们在议论，所以才把我所知道的说出来。”李先生也自己表白着。

“李太太，可是我没有告诉你王女士好象从××旅馆出来吧？”沈太太得意地问着。

“我要是看见别人在街上走，我决不会当新鲜事说给别人听。”李太太也颇有理由地反攻。

“我要是答应了人家，也决不会违背自己的话。”沈太太也不示弱。

“其实这事情我并不大注意，我早就知道人类是什么东西，而且现社会的基础是什么我也明白。我自己想创造理想中的全人，于是就有人来中伤。就说一定有什么作用，也不尽然，就是支配在一种天性之下，人类是不负责任地惯了。因为想耸人听闻，就把一件极平常的事说得颇有声有色。我

来的目的，纯然是想来劝告，说到我的时候自然一笑置之，关于别人的话，那会引出大的烦难来。”

王女士露了极不屑的样子，说完了半仰着头，就起身告辞。还没等李先生把抱歉的话说完，来客们已经走出门去。

沈太太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就跑到楼上去。

一个快活的星期日，为这件事搅得黯淡了。过了不久沈先生和沈太太一同上街去。

近晚，又听到他们回来的声音，一些时，楼上的女仆就拿了还没有解开的包扎，和一封信下来。那包扎里是五个茶杯，信里写着：

“——因为住在满洲里的舍姊就要到这里来，不得不请您在一星期之内迁居。茶杯是从秋林买来的，很对不起，找不着完全相同的花样。”

李太太拿给李先生去看，他只是摇着头，叹息着，六月天的迁居，而且还要在照得白芒芒的街上去找适宜的出租房子。

李先生懒懒地出来说给楼上的女仆“知道了，”又回到自己的房里去。李太太也在那里无精打彩地坐着，他们的孩子进来扯了她要她出去看看。

驮了晚霞的乌鸦，成群地从东飞到西去，呀呀地烦躁地叫着。

“看这个有什么好，怪吵人的。”

她摔开孩子的手，又跑进房里去。

（选自1934年2月新中国书局出版的《群鸦》）

凛寒中

风把才落到地上的雪卷起来，露出了那暗灰色冻结了冰雪的地面，那上面有大车轮辙和畜生蹄子的印迹。天是那么早，只有从时计上才知道天要快亮起来；可是什么还都看不见，和深夜没有一点分别。那么冷的天，没有一个行人，岗位上也是空空的。狂风在叫着，在把雪吹成柱子一样地冲上天去，但是还是落下来。在这样的时候，很容易使人觉得天空是永远也不会再亮起来，永远要吹着这么冷的风，这世界也就是要在这昏暗寒冷之中下去。可是渐渐地，象是有了一点光亮，可以看得出地面上人物的模糊轮廓。这光亮是从遥远的天边爬上来，那么微弱，几乎使人不能辨认了。

天上的黑云堆积得如恶汉狞凶的脸相，那么可怕，好象每个春天里常有的蓝天是绝不会有的了，空中飞着的雪，才降下来的和从地上吹起来的搅成一片，没有准定的方向，只是昏洞洞的如降着茫茫的浓雾。

从远处有隆隆的声音起来，象有无数的鼓被捶打着，又

象夏日里的震雷，那声音渐渐地近了，转过弯来到这条街上，却是一列赶早的大车。那一共有十几辆，都是马拉了。有的只有一匹马，有的除开那匹“驾辕”的之外，还有一匹或是两匹在前面拖了。畜生们鼻子里冒着白气，直直地喷到空气里来，粘在毛上的水气，立刻就在那上面结了一层霜。流下来的口涎，顺了嘴角淌着冻成了冰条，更象冬日屋瓦上的檐溜。它们在努力地跑着，有时候把头仰起来，把铁蹄子踏到坚硬的路上。有的忽然滑着，两只前脚一齐跪下去。把手缩在袖筒里的车夫，到那时候不得不伸出手来扶到那畜生的后股上，支了身体的重量。他还一定要骂着，跳到地上去，拾起来掉到地上的鞭子。那畜生的头频频地仰着，可是它却用不上气力，鼻子里更多地喷出气来。

“喂，干什么不抽它一鞭子，难说它是你的爹？”

阻在后面的车夫这样地叫起来，为着不要一个畜生的爹，这个车夫就把鞭子在空中挥着，响着清脆的声音，象一个小炮仗。那鞭子兜了一个很好看的圈子，打在畜生的身上。为了这疼痛的好刺激，那畜生果然站了起来，半疯狂地向前跑着路。那个车夫随着跑了两三步，只一跳，就安稳地跨沿坐上。

这群车夫们，偏着身子坐在大车的左沿，每个人都是穿了一双笨大而暖和的“乌拉”。他们的身上披了没有熟过的老羊皮，从那灰浊的毛色，就可以看出用过的年月和所有者的身分。盖在头上是里面缝了猫皮的毡帽，用带子绑在下颏那里，留心一阵大风会吹掉下去。迎着风的脸色，几乎如晒在太阳下的豆酱一样。毛孔也都象是比平常人要粗大些，他

们时时把那老羊皮的领子向上提，或是把头缩向下面去，想使自己的皮肉和这寒空接触的部分成为最小的。每个人靠近嘴部的胡子或是毛，也都结了很白的霜或是冰。

大车是在不平的路上走着，他们的身躯有一点颠起来，放草料的笸箩比他们还要跳得高一些。那隆隆的声音是随了车轮动起来；他们还在吆喝着，笑骂着。

没有亮光的早晨，靠了吊在车下的油灯，发出小小的一圈光来。

这十几辆大车就是这样地向前跑着，赶着头一辆的车夫，也没有随时指挥着那畜生如何走法；可是那畜生却象什么都知道，翻起了蹄子跑着。

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的，是从后面数第三辆上的李二爸。他有四十岁。嘴边的胡子象火烧过的草根。他坐在车沿上，手也是插在袖筒里，把鞭子用手臂夹了。他的眼睛象是很深沉，有什么样的思索在缠了他，所以他是一点也不畏缩地挺直身子，面迎了风雪。

突然，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的脸，从他那车板上堆着的羊皮褥子里探出来，用可怜的语气说：

“爸，明儿还是回家睡吧，这天够多冷，这一宿我的骨头都冻断了，家里的热炕是多么暖和……”

这孩子说话的时节声音在打着抖，可是李二爸却没有听见。孩子忍了冷，伸出手去牵牵他的衣服，等他回过头来，还是说着才说过的话。象一匹野兽似地，李二爸咆哮起来。

“小杂种，干什么不好好挺尸，瞎他妈的叨叨；就该一

鞭子抽死你这狗×的！”

他的眼睛冒着毒火的光亮。孩子赶紧又把头缩进去，因为忿怒没有着落，就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大口唾沫。

忽然拉了他这辆车的马，也为路上的冰雪滑倒，他几乎整个地从上面翻下来，那畜生却很健悍，立刻又跳起来，继续走着路。

“妈拉个巴子的！”

他把鞭子向着畜生的身子恨恨地抽了一下，顺口就骂了一声。

可是他象记起来在畜生失蹄的时候，有铿然的声音在响着，他想到那定然是银元落在地上才有的声音。他记起来昨天晚上她给他的钱，急急地把手插到怀里去摸。他没有立刻找到，他的身上冒了一阵子汗。一面在寻找，一面自己在想着是放到什么地方。口袋是空的，藏在里面的小褡裢也是空的，他想着一定是落在地上了，他拉住了马从车上跳下来。

“干什么又站住啦？”

跟在后面的同伴用粗暴的声音叫着。

“我丢了点东西。”

“爸，你丢了什么？”

缩在皮褥子里的那个孩子，又把脑袋探出来。

可是他并没有回答，急急地顺着来路跑回去。他的神情异常慌张，露出来稀有的严重。

“二爸，丢了什么传国之宝？”一个在取笑地说着。

“八成把老婆给丢了！”

又是一个粗声地笑着说。他的心象是被这笑声和这些话刺透了，他不敢抬起头来，他的心中想着他们一定是什么事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有点恨狗子那孩子，为什么要说出来昨天晚上没有回家去睡呢！他想骂那粗声笑着他的人，可是他的嘴好象已经不能明明白白地说话，他只是让嘴在那里叽咕。

不经意地，当他俯下身去，把手放在后腰，就触到了一件圆而小的硬东西，这惊喜盖住了他的全身，他把手伸到里面去摸着，从裤带里掏出来那一个亮晶晶的银元。虽然没有太阳也没有月光，那光辉是凭想象也看得到的。他的心这时候才伏伏贴贴地在胸中舒展开。

他的手握了那银元，向着他自己那辆车走去。

"喂，找着了么？"

"找到了。"

"到底你丢的是什么鬼东西啊？"

他觉得有点不好张口，他不能告诉他们他是因为一个银元着了这么大的急。而且这钱是有难说的来路。他象是听见许多人都在低低地笑着，虽然那笑的声音是很低，可是到了他的耳朵都那么大。

"ㄐㄧㄚ——ㄨㄛ——"

他没有跨上车去他就这样叫着。那畜生懂得他的声音，就又起始走着。

他赶到前面，就跳上去，跨沿坐了。

他们顺了每日所走的路行进，转过一条街又是一条街，真真是有一点更大的光亮，他看清楚连韁绳上也有雪白的

霜，他的鼻子冻得象是已经不在他的脸上。他的身上也是酸痛，这是从前所没有的事，他记起来昨晚那一晚冻得十足着实，他整个的身子象使不出一点力气似地。

“狗子，你饿么？到前面给你买张煎饼。”

他的手还是插在袖里，只是扭转了身子，用肘臂碰着一堆皮褥子。

“我不饿，爸，我还是冷，身上不得劲。”

他又没有话说了，他看看那钻出来的污秽小脸，他的心象是不知道被什么恨恨的咬了一口。

“睡里边去吧，太阳出来就好了。”

于是他又望着前面，前面没有太阳，滚着那么多那么浓的黑云的天，能不能有太阳出来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在跑着的这一大趟车，突然站住了。因为没有留心，来不及把伸在袖子里的手拿出来拉住韁绳，每一匹畜生几乎爬上了前一辆的车板。差不多都这样嚷着：

“干什么站住啦，——喂，你怎么不带住牲口？”

他们伸着颈子朝前看，隐隐约约地看到前面一群穿灰大氅的兵，还有两个是骑在马上。靠后面的三四辆车，才转了马头想顺原路跑回去，就砰砰地响了两枪。骑了马的追过来，把马鞭子向着他们没头没脸地抽，嘴里还在骂着。

“妈拉个巴子，鳖犊子×的，跑什么？有点差使就想溜，看你们今儿个再跑，就拿枪揍死你们！”

一个就把背在身上的马枪架在手中。

被马鞭打的地方象是用刀划着口子，痛到心里去；但是又不得不把马拨过来。在地上也跑过来两名兵，每个人拣一

辆跳上去。

“走吧，都抓住了！”

在后面骑着马的人这样叫了，于是，这一列车又起始走着；可是不象以前那么高兴，就是畜生也不是象方才那样跑着。

到晚上，疲乏的马懒懒地拖着车向归家的途中走去。父亲和儿子都是提了饿肚子。他的手背上还有一条渗出血来的伤痕，已经冻成深紫的颜色。他记得兵士说这是为人民的，运子弹去打胡子；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这一天他没有一点东西吃下去，只把饮马的水喝了两口。若是草料可以下得嘴，他早就吃了。那孩子却机伶，拣着草料里的黑豆，放到嘴里去，又是那么少，连小小的孩子的食量也不能满足；所以那孩子到这时候饿得连哼着的力量也没有，只是卧在车板的上面摸了摸身上的银元，还是又硬又圆的在那里。

他不说一句话也不吆喊，那畜生认得回家的路，渐渐地把脚步也加快一点。

那匹马一直拉进了大院的门，到车棚子底下，就停住了脚。他没有能跳下来，只可以说是溜下来的，把手推了卧在那里的孩子。

“喂，到家啦，起来吧。”

孩子把脸伸出来。可怜地说：

“爸，我饿坏啦。”

“妈的，我不也是饿着么？谁叫今儿个丧气，遇见这群王八羔子！”

“你把我抱下去好么，我象是爬不起来。”

“呸，自个儿滚下来吧。”

那个孩子却还没有动，又把头缩进去，他也没有管，把鞭子放在车上，慢慢地把车支好，把马下了套。

他把马拉到马槽那边去，槽里倒好草料，那畜生贪婪地嚼着。他又走到空车那里，连皮褥子带孩子，都挟起来，向着朝东的房子走去。

他跨进了一间没有掌灯的房子去，到了炕边，就把孩子放下去；一个妇人的叫骂突然起来了。

“瞎了眼的，把什么砸到我身上来？”

这是孩子的妈，揉揉眼睛，就坐起来了。

“连灯也不点，才黑天，就他妈的睡。”

他坐到炕沿那里，吐了一口唾沫，这样说。

“你真瞎了，那不是灯么？”

妇人指了放在墙角木桌上只有豆样大小光亮的油灯说。

“别说废话啦，把火弄大点，有什么吃的也拿一点来。”

“你成饿死鬼了！”

妇人说着走下地来，捻了灯火，从桌子底下端起沙锅来。

“妈，我饿——”

从那皮褥子里钻出微细的声音。

“你们今儿个怎么，难说没有吃晌午饭？”

她把锅放到煤球炉子上，回过头来说。

“可不是么，还白拉一天！”

他说着，狠力地把拳头在炕沿上捶一下，卧着的孩子霍然地坐起来了。孩子望望他，又望望母亲的背影。

"粥热了没有？妈，我饿得熬不住！"

"吵吵什么，照这样也不大离，天天回家要吃要喝，可又三天两头拿不进钱来。"

他听见这样气恨的话，立即仰起头来，他象是有话对她说，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他想到这一天却是没有拿进一个大来。

可是他的心中却在想着，这女人近来的性情是改过了。她常是象对老狗一样的叱责他，也不管孩子的事情。虽然说是为帮点家用才拿她自已的身体来出卖，可是日子过得也并不显得一点富裕。到了没有钱的时候，她又常是最烦躁最不安的。她不象从前那样肯受苦，她常常抱怨，她还说过要不是有那个冤家孩子，她早就和他散了伙。

"妈的你也敢，老子剥不掉你的皮！"

那时候他听到这样的话，真是气冲了天，把口唾沫吐在手掌里搓弄着说。

"算了吧，现成的王八你还充老子呢！"

在女人的眼里，他更不是人了！他的脑袋里象是冒出火来。

"你敢骂老子？"

他挺起了胸，逼到妇人的身前，把手指了她的脸说。他是准备好了。只要她再说不中听的话，拳头是饶不过的。

"你想想，这是骂你么？"

他当真就想了想，立刻知道了无理由把拳头落在她的身

上，就一句也不响，躲到一旁去了。

这一次，他看在冒着热气的高粱米粥的分上，也把怒气压下去了。

饿了一天的，一老一小双手捧了碗粥吃着，那孩子忽然翻起眼睛来问：

“妈，有点咸菜么？”

“什么，还要吃咸菜，看你爹能管得饱你几顿粥喝！”

女人露了不屑的样子，烤烤手，把水壶放在炉口上。

他听见这句话，把眼从粥碗上抬起来，瞪大了眼珠子望着她；可是她就站在那里，知道他在看着也并不畏缩，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渐渐地，他象是又想到了什么，把眼睛低下来，接着把粥送到嘴里。

吃过了饭，他的身上觉得出有一点暖意，坐在炕沿上，懒懒地打了一个呵欠，孩子也用污秽的手揉着眼睛。

她收拾着用过的碗，放到水盆里，也没有洗，就兀自坐在那面的凳子上。

他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再也容忍不住，就用粗暴的声音说：

“连碗也不想洗么？”

“人是肉长的，难说还不许歇歇！”

“你做了什么，值得这么累？”

他的气愤并没有下去，他说话的时节显得有一点口吃。

“反正我是拿得进钱来的，总不象你，回了家找老婆要吃要喝！”

“你说什么，杂种×的？”

他站起身来，走到女人的近前，把眼睛笔直地望着她。

“骂人干什么，有话说呵！又是牲口又是人，照这样子下去还禁得住么！”

“难说我愿意？”

“我也没说你愿意呵，可是就这么巧，单单轮到我们苦人身上？”

“还有一大群呢，我们那一串，一个也没跑了。这年头，正是有钱人吃穷人的年月。”

他的气沉下一些去，因为他想到若是有了钱，老婆也就不会这样。

他站着，从腰带下掏出了旱烟袋。装上烟，移动着脚步到火炉近前，就个火点着抽起来。

他又坐到炕沿上，很觉有趣地把烟袋衔在嘴里，吸了一口，让白烟从嘴唇的缝里冒出来，随后用手架了烟管，那嘴子离开他的嘴，他的嘴有滋味地咂着。

她站起来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大口唾沫，转过身子去洗碗。

他在炕帮上磕去烟灰，又把烟袋放回腰间，悬到带子上，没有留意她的举动。

躺在炕上的孩子已经睡起来，他就抓了那皮褥子，替他盖在身上。

他拿了水碗，就着炉上的开壶倒了一碗水，才捧到手里，她就翻起眼睛来叫着：

“吃饱了就灌，你不知道我那水有别的用么？”

"你管得着我喝水么？"

"都喝完了我就不用洗把脸啦！"

"他妈的，洗脸要紧还是喝要紧？"

他跳起来，一步就又站到她的面前。

"那也好！就这样乱头乱脚的样子，明天就该喝西北风。"

这他才象从梦中醒过来似地明白了，他摇着头，大大地叹一口气。他没有话好说，慢慢地挪动着脚，坐到墙角的木凳上。

她用抹布擦干了碗，就从凳子下取出一只露了黑铁的脸盆来，倒了热水，起始在洗着脸，他在望着，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听到寒风扑了窗纸的声音。

他望着她洗完了脸，那水粉抹到脸上去，把胭脂绒沾些水擦着嘴唇。他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不能想，他也忘记了抽烟。忽然他记起来手背上的伤痕，自己看着，觉得疼痛，那血有过胭脂一样的红色，可是已经变成黑紫的了。用这只手，他又来摸着身上的银元。

待她打扮完了，真就加上四分俊俏，忽然他想来闻闻她的脸。

他和她说了，可是她立刻板起脸来：

"要是那样我也就不做这勾当，给你一个人开心取乐，将来做三口饿死鬼！"

看到她那脸色，他的心念早就冷了下去，他在望了她，好象在等了她什么样的一句吩咐。

"时候已经不早啦，你也该——"

他并没有等她把句话说完就走过去，抱起来醒在炕上的孩子，拔脚向外面走去。可是这时候正在熟睡的孩子惊醒了，象是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子事，哭着用哀恳的语调说：

“妈呀，让我在这热炕上睡　宿吧，昨天我睡的又冷又硬，爸，你放下我，不要把我抱出去好么？”

说着的时节，把身子挺了挺，可是他没有放下去，还是朝了外面走。他说：

“狗子，好孩子，不要哭，今儿个晚上不会冷。爹能抱了你，又软又暖和的。”

他用了那么温和的语气说，他已经不是粗暴的了。

但是在他的眼角上，已经嵌上了两颗大的泪珠。

（原载1934年1月《文学季刊》，
选自1936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残阳》）

虫　蚀

靠近了外滩的马路上，都是高的建筑，这样子，把夹在两排建筑之中的街道显得是更窄狭，抬起头来望上去就只看得见一个细长的天，（这天有时候是青的，有的时候却成为灰暗的。）而爬来爬去的，则是一群如甲虫一样的汽车。

在夏天，行路的人在这样的街上走着，会觉到的难得凉爽，从江边吹过来的风，一直能把人的衣裙飘得高高的；可是到冬天，风是更寒冷，更猛烈；身弱的女人很容易就被吹得跌在地上。

这样的街上，有的每日是很难得见着太阳。在早晨，这面建筑的阴影落在那面的建筑上；到下午，那面建筑的阴影又落在这面的建筑上，只有在正午，阳光才能照满了这深沟一样的街；可是只有那么很短的时候，遇巧会有一片白云遮了，于是，又成为永远盖在阴影下面的街道。

这样的街道上可并不冷静，塞满了每个窗户，每个窗口里住着的多是有身份的人。大的建筑里一小间办公室就要有

二百两的黄金，所以在这里面的，都是经营着大企业。而且都还象是很成功的。这里面有德国颜料公司，美国机器公司，国家银行，水灾救济会，……还有许多的公事房，挂了不同的招牌，除开和他们有直接的关系，是在作些什么生意。在上午的八点半钟，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五点，街上挤满了人，仿佛两旁的建筑如果不是那么高壮，那么伟大，就会被人群挤塌似的。

坐在一路电车里，慧玲的心象是比这跑着的电车还要快活十倍，一直飞到办公室去了。从住的地方到了路口等电车，那时候就已经是九点，过去了两辆因为人满不曾停下来的电车，就又是五分钟的时候，终于来了这一辆，因为是女人的关系，她是占先地跨上了车。但是那时候，当她为了怕因行进的动摇而倾跌，用手拉了悬着的籐圈，顺便就看到了腕表已经是九点八分钟。因为看着表，也没有注意到不知那一个乘客让给她的座位，就莫知所措地道着谢，坐下去了。

“这可怎么办，又晚了！……”

她的心中往复地这样想着。其实若是迟到就算告假，月底照扣薪水那倒也没有什么，只是那个人，长了一张大肥白脸的，又要藉了原因来说三说四了吧。

她的焦急也没有什么大用，在白渡桥口，电车又为巡捕的红灯阻止了。她眼看着所乘坐的车是停在这里，仿佛至少还要有一分钟的耽搁。她想跳下车去走了，但是随即想到那没有用，除开耐耐性子等在这里，没有其他的好法子。

到南京路口的停站，她快快地走下来，遥遥地就看到了海关上的时钟，已经九点一刻。

她就用了急促的步子走路，在走向西面的行人路，穿过这一条跑着汽车电车黄包车的马路的时候，她的脸仍然是红涨着。她有着乡间人才到上海的不安，因为一失神，把从电车上找回来的铜元都散落在路上。她想拾起来，又好象觉得有许多人望了她。象是有点难为情。而那杂乱的车辆，也使她深深地怕着。她毅然地不要了，继续着她的路，又象是听到路人的窃笑。这使她的脚步愈走愈快起来。

转了一个弯，就走到矗立了有着她每日要去里面办公的那座建筑的街。这条街，从东面就吹着坚劲的风，在初冬，是寒冷的风，吹透了她衣衫，还使她打着冷战。可是前面就是那建筑了，灰暗，破旧而庞大的。虽然只有四个月，她已经起始怕着这座古老的房子；可是每次当她远远望见了，又生着欣喜之感。她不只是怕着那单纯的工作，还怕着那种非人的待遇，不是被人看成一点用处也没有，就被一些更可厌的人围在身边说着无聊的话。而近来，更有一个居高位的，只知道一加一是二的一个美国留学生，把图她的野心逐渐地露了出来。所以她怕着，可是在每日清早起来，辛苦地奔波一程之后，远远望见了那建筑，知道立时就可以得着些苏息，她的心中又自自然然地有了一点欣喜。她把脚步更放快地走着，进到一个弄堂一样的甬道，便在电梯口那里候着了。那隆隆的声音，那墙上附着的一些灰尘，都立刻引起她灰暗之感，她那整个的心，又为烦厌重重地压着了。

她的手握了皮夹在那里呆呆地出神。她想起她的那个人，她想着他不该昨天走得那样晚，所以今天没有起得早，她又想着为什么这早晨他不来送她到这里来呢？她愿意他到

这里来，给这里的一些人看，尤其是那个有着肥白脸的人；她有着一闪之念想了如果她的那个人有好身分也有好事业，她就定然不再来奔波着了。

但是她立刻觉得自己的不是了，他不是每日很努力地工作着么？虽然现在他们都在受着苦，可是他们已经把希望放在将来的生活上。将来的生活必然是快乐的吧！一年，两年，三年了，都是这样子，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在这时候电梯已经下来。在她的面前打开了门，那声音惊醒了她的思想，她就走进电梯的里面去。

那电梯象一个永远在喘着的老年人，颤颤抖抖地总是发着特别隆大的声音。可是在速度上，却比任何一个都慢许多。到了停在五楼的那一层，从里面走出来，看看自己的表，是九点二十分。她想放轻一点脚步，可是在洋灰砖的行道上，却象是起了更大的回音。她终于就在放在门前桌上的签到簿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和时刻。

她低着头，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坐在对面的一位李先生向她打着招呼，她也微微地点着头。

桌上的文件已经堆了三四份，她就拿起来先慢慢地展阅着。

她没有多少工作，就是所有的工作也只是一点抄缮的事情，再有就是一些顶容易的计算。象这些事，一个中学出身的人，已经可以做得很自在；可是她这在大学中曾经读过经济思想史，中国关税问题，高级统计学的一个毕业生，却又只分派做这一点简单又稀少的工作了。当然是，在请了一位女职员，不还就怀了如加了一个瓶插一样地点缀着客厅的心

念而已么。没有希望过给她们繁重的工作，同时也深深地以为，她们也永远不能完成一件较重要的工作。

她坐在那里起始她的工作了，才把钢笔放到墨水瓶里，就觉得象是有一个人朝着她这面走来。她想得到这是那一个，她就更不敢把头抬起一点来，她故意装成查看笔尖附着了什么样的污物。她知道这一定又是那个肥白的脸，象是曾经在水中浸了四五天，长着浓黑眉毛的。她也知道他的头发每天梳得如何光滑，那两只眼睛如何细得象两条线。她还知道他是每天要换一条领带的，身上洒着怪香怪气的香水……这一切都朝她这一面逼近来。这在从前，她是立刻可以闪开身子逃掉的，可是现在却不成了，虽然没有桎梏锁了她的手脚，象是她的一大半的自由已经没有了。

她的心在打着战。

“朱小姐，你今天又迟到了！”

他是说着不成腔的国语，那声音象是用长了指爪的手在搪磁的器皿上搔着那样难听。不只是一种不入耳，还要使人觉得牙酸。可是他把话带了一点严重性，使她不得不硬着头皮来回答着。

“是的，昨天晚上睡迟了，早晨没有起得来——”

“昨天朱小姐迟到，主任就问了起来——”

“唔，唔，——”

“请你以后加点意才好。还有，你下午每次都是晚来的。”

“那因为我住的地方太远，又不大方便。”

“若是在这里包饭不也很好么！我们都是在这里吃的，

如果你不反对，就算上你一个吧。”

“慢点，我想，我想，我赶快点就是了。”

“你不知道主任对于迟到很注意，——”

她木然地只知道点着头。

“本来也是的，一天没有多少办公时间，真不该再来迟——”

“……”

“……”

她分不清楚他的字音，她知道他在无尾地说着，一串无尽的叽咕在她耳边嗡嗡地响着。她的手还是握了笔，可是没有能写下来一个字，也没有听见他的一句话。在这时候仆人来回着：

“朱小姐，您的电话。”

这使他不得不暂时停止了，转过身子走去。一些把眼睛向了这面望着的人，仓促地把头低下去。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到外面的电话间，在走着的时候，望到他那肥大的后影，和弯起一点来的背部。

“你是谁呀？”

“玲玲么？”

她听得出这是那一个人的声音，她有着象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母亲一样的伤心，就仔细听下去：

“九点五分我打过一个电话给你，可是你没有来。——起晚了，昨天我不该走得那么晚。——我又遇见上次那个人接电话，他是一个没有理性的野兽！——自然我是看在你，要不我不会把他看成人的！——你觉得疲乏么？——午饭的

时候要我接你来？——好，我一定来的。——再见吧，玲玲。”

她懂得那个肥白脸的人为什么时常把粗暴的话从电话里说给他听，她只觉得他是太可笑，象这样无来由的忌妒很可以收敛起来一些的。

事实上他是不会这样子做的，当她再走进房里去的时候，老远地就望到了他的眼睛在瞪着。那一对眼瞪起来正象枣核的样子，恰足以使人觉得更可笑。她匆忙地走着，不敢再朝他看第二眼，就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她提起笔来开始她的工作，更简单的事使人更觉得单调。但是她不得已，只能低了头在那里做着。

对这职务，早就有辞了去的心愿；可是因为一时间不能有其他适当的职务，同时又感受过没有一点事空空过着一整天的苦痛，使她就只有容忍着。而且已经离开了学校，不便再向家中求供给，这薪水，虽然是少得不可想象，也可以算做自己的一点零用。在这么一个大都市的里面，就是说一个人的零用，也显着不足呢。但是她自己仍然朴质，她还有朴质而单纯的心。

时候是快到十二点了，她时时看了腕上的表，再看着悬到那里的壁钟。她自己的表对着那个拨准了，细心地在看着那秒针慢慢地转着那个圈子。她听到外面象是有了男人脚步的声音，她想披了外衣走出去；可是看到其他的人还没有一个站起来，就自己又按捺住了。听见了海关的钟声，就匆匆忙忙地把外衣从衣架上取下来。她想得到那些人该怎样为她的举动所惊讶：可是她什么也没有顾到，只顾到来在客厅里

等着她的那个人。

她推开门进去，果然看到是他在那里，相互地微笑着，她娇娇地说：

“我早听见你来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

“怎么好意思，别人家都还没有动一动，这我还是第一个跑出来的呢。”

说话的时候，她仿佛看到了从办公室出来的人经过这里，面朝这里望望，他们一齐背了身子，看着窗外，窗外是高低不平的屋顶，有方的也有圆的。阴霾的天，把景物衬成乌暗的了。黄浦江的轮渡，正叫着尖锐得可以划破天空的哨子。

“真讨厌，又是阴天！”

“江南到冬天，反倒更多雨了呢！”

“我可喜欢北方，我总舍不得离开那里，——”她象梦呓似地低低说着。“下午要是下起雨来，我还要你来接我。不要忘了呵，听见么？”

“就是不下也要来的。”

“那何必呢，多跑这一趟，还不如赶快到我的住处去等我好。是不是？”

“再说吧，我们也该走了。”

“我想他们也都走干净。”

于是他们走出客厅的门，朝了电梯口走去；远远地就看见那个长着肥白脸的人站在那里。

极不自然地他们打着招呼。

“停停再走吧。”

他低低的说着。

“那怕什么，他还敢怎么样！”

“不是这样说法，小人是最好远避之的。”

“不要紧，要知道他是小人就好了。”

他们仍然走着，到了电梯口的时节，正巧那电梯到了，也没有等候就走到里面去。

那情形是有一点窘迫，他们不便再随意地谈着，只是默默地使那电梯把他们送到一层。

象逃出了牢笼似地，她自在地吐出一口气。她抬起头来望望天，虽然只是灰灰的天色，也象能给她无限的重生之力。她真不想再到那样的地方，那厌人的环境和厌人的嘴脸；可是除开她自己想过的一些不能离去的原因，她也难得向他来说的。因为他是那么看重了工作，他自己对于工作也是那么努力着。为了工作有时候损害了他的健康，可是他还是有那么大的勇气，从来没有说起自己是疲倦了。

他们一起走着，有了他的时候，她什么都可以不怕，就是在过街的时节，她也不象每次那样红涨了脸，只是紧紧地拉拢了他的手臂。走上电车的时候，他也会为她隔开了别人的拥挤。

下午，因为怕再迟到了，结果是早来了半个钟头。她走进去，那个肥白脸的人就立刻赶过来接着她才脱下来的大衣；可是她却摇摇头，道了谢，自己走去挂在衣架上。他的脸，立刻变成如当日天气一样的阴沉了。

在她才走进来，他们四五个人是正在说着什么，到她进到这间房子里，他们就停止了话头，呆呆地坐在那里。她也

感觉到很不自在，就一个人又闲踱到外面的甬道中。

象和许多陌生的男人在一起，在她真还是十分难得的。她不懂得如何靠了自己是一个女人来占男人的便宜；可是她也不知道如何处身于现社会之中。她只有好容颜，为一些人所惊叹的好容颜；所以在才来到这机关里，就有主任看中了的谣传。可是，事实上是那个已经有了三个女人的主任先生，是再没有这力量了。在注意着她的是其余的一群人，尤其是那个肥白脸的男人，主任下的第一个高位置的人，象是有着难遏的野心。

闲立在甬道中，她听到有人叫着：

"朱小姐，到客厅里去谈谈好么？"

听这声音，也用不着转过身子去，就知道是哪一个人了。其实，她就可以说："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可是为了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好的原因，就只会点着头答应着。

"今天的天气可真，——真不好。"

才坐下来，那个男人就说着。因为是说惯了好天气的，遇到这不好的天气，说起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不顺口。

"唔唔，"

她只是在那里答应着，无措地自己搓着自己的手指。可是，她又想起来这也许是不合礼貌吧，就把两只手叉了放在膝上，还是以为不适宜，就象小学生一样地分放在身体的两旁。

"上次的聚餐你没有去——"

"是的，没有去，有点别的事，很对不起。"

"倒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主任问起过一声来。"

“我也忘记说了，那次的餐费该多少？”

“既然没有去，当然是不必化。这次主任又要到南京去，你知道么？”

“那我还不知道，不知道，”

“就是三五天里，到南京去见局长，要商量点增减员工的事。”

那个人故意把后半句话说得重一点，说完之后，望了她，象是等着她要问什么话。

她仍然是漠然地坐在那里，心中在想着：“他和我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呀。”

“所以这里的同人想来在今天晚上欢送，在××饭店。”

他把一张签名单送过来，那上面已经写了一些名字，她接过来看看，象遇到什么奇异事情一样，她用了提高一点的声音说着：

“还要跳舞么？”

“对了，”

“那可不成，我不会。”

“怎么，在上海住了五六年，连跳舞也不会么？”

“是的，没有学过，一点也不明白。”

她的脸红起一点来。

他诧异地看了她，象是说：“你这样漂亮的人还不会跳舞么？”

“那也没有关系，到那里也就是坐坐谈谈。”

“明天还怕有别的事情——”

“不必推托吧，朱小姐，我代你签上名。”

“也许我不能到，——”

虽然是这样说了，可是心中却想起来不知道在哪里得知的过于固执在社会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话。而且这一次，想起来说不定有着切身位置的关系。

这时候，钟在敲着两点了。他们一齐站起来，向着办公的房子走去，当着走进门的时节，多少眼睛都在钉了她，那个男人显了得意的样子，可是她却不自主地低下头来。

她这样的举动，或是很容易引起不宜的误会，其实就是当她一个人走进来这间房子，也不能象荡女式的社交明星，昂了头踏着舞意的步子的。

她默默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上，使人头痛的工作又将起始压着她。什么不在压着她呢，连这空气也是使她头痛的。一时间她想起来不该为这区区之数而化去了这许多精神，这许多时间。可是她又时常记起她那一个人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忍苦，就为了将来快乐的生活。”但是现在所过的日子，会把她的脑子磨成平滑的，没有一点曲折；也是能把她那在人群中向上的勇气消磨殆尽。这里不是靠才能的，这里只看各人的来头和逢迎的工夫。

“难道整个的社会就都是这样么？”

她自己问了自己。

虽然是已经踏入了社会的圈子，对于这社会，她仍然是迷惘着。她的心中常常想了象这样的社会，就不能被打毁，或是加以改造么？当着每一个人从幼年到了成年，得了相当的教育，怀着一切高尚的理想，跨进社会，想来给社会以重新估价的，慢慢地却为社会的一切紧紧包住了，不能再动一

动。虽然一切的腐败，一切的劣点都在眼前展列着；可是手和脚是不能动了，连喊一声的力量也没有，只有低微的叹息了。这样的社会仍然屹然地存在这里，张开了庞大的嘴，等着吞食这些尚有火气的青年。

她知道她自己就是这样的青年之一。虽然是知道了，也有不能自已的力量。象是陷身于软泥之中，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自拔起来。

在想着的时候，她是用手支了腮，眼睛呆呆地望了窗外。窗外是下着雨了。那雨是油腻腻地飘着，象是有一两点飘到她的心上，就那么附着了。她想拭了下去，可是没有能够，她的心是那么阴沉着。

她象要嘘尽胸中的积郁似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这时候她知道那个长着肥白脸的人又走向她这面来，他仿佛一直是拿眼睛钉了她，看着她的一举一动。这次来他很体贴地问着：

“朱小姐，你有什么不舒服么？”

“没有，谢谢你。”

她把脸抬起来一下立刻又低了下去，赶忙拿起笔来，匆匆地抄着放在那里的文件。

她渐渐地觉得有热的口气吹到她的脸上，不舒适地发着痒，她的脸灼红起来。她知道这是那个人故意低下头来，她只能慢慢地把头移过一面去，可是他也随着她在移动。

“朱小姐写得一笔好赵字！”

他心不在焉地说着。

“赵什么？”

坐在她对面的那个人故意地问着。

“赵子龙，不是，赵子良……”

他直起一点身子来说，可是所有听见的人都哈哈地笑起来。被笑着的人脸是更白了，白得象书家用的玉版宣纸。

“赵飞燕，……”

“赵匡胤，……”

窃窃的私语在四周响起来，他愤愤地咬了下唇，用较重的步子走回去。

一切的声音，随着就息止了。

到下午五点钟，一群关在办公室里的人又象得了恩赦似地从里面放出来。她才站起来，那个有肥白脸的人就把她的外衣取过来，给她穿上。

“我送你回去好么？”

他极力管束着自己的声音，装成彬彬有礼的样子。

“不，我的朋友来接我的。”

她说完了，就朝着客厅走去。高高兴兴地推开了门，可是那里面没有一个人。一时间，她几乎想哭出来，又慢慢地关上了，独自向电梯口那面走着。

“雨天真讨厌啊！”

那个人在她的耳边叽咕着，虽然她没有抬起眼睛看他，也知道他必然是露了一点得意的样子。

她不说话，乘了电梯下来，就在那出口的地方站立着，正巧跨进了汽车的主任，看到了她，就邀请她坐到汽车里去。

“不，不，谢谢你。”

她还在摇着头，主任笑了笑，举起一下帽子，那汽车就向东面开去了。

这时候，那个肥白脸的人也把自己的小奥斯汀从车房里开出来，在她的面前停住。他还走了下来，又来说着：

“下着雨，你的朋友也许不来了，车子也少——”

他还没有说完，她就看见她所等候的人从街角上转过来了。他的手中象是拿了些什么，急急地向着她这面来。因为平日的短视所以还没有看见她是站在那里。那个肥白脸的人，望到来人，就不再说话，独自又钻进那矮小的汽车里，立刻就驶去了。

走到近前，他才望到站立在那里的人。他连连地说着：

“你等了半天吧，我没有赶得及。”

本来对他之没有能守时刻，是觉得一点恨的，可是听到了他的话，却又以为不该把忿恨给他看。

“——我把你的雨衣拿了来”

他说着，打开了手里的纸包。

“怪不得你晚了，你真也想得到！”

她高兴地接过来那件浅绿色的雨衣，披在身上。

“——这里还有你的一双套鞋。”

“呵，你，——”

象是她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说了，赶快穿了起来。

“我的伞呢？”

“就分用我的一半吧。”

他指着拿在他手中的黑绸伞，他并没有放下来。

“好了，我们走吧。”

她象一匹小猫似地溜到他的身旁，用手把了他的右臂，盖在一张伞之下，起始走着了。

其实是早就知道的，可是在望了他的时节象是又想起来一番，那就是他的身子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的事。她知道他每天晚上最早是两点钟才睡，他总是努力着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之外他还自己读着书。这样看了的时候，她就看见了他那显得突出来的颧骨。还有那围了一圈青晕的眼睛。

“你还是那么晚睡么？”

“唔，不然就做不完一天的事。”

“以后每天早点离开我那里，就把时候能匀出些来多睡睡。”

“可是——”

他象是有难以说出来的话，呐呐地只说出来两个字。这时候有一部公共汽车在离他们五步的地方停下来，他们就走上这辆车子。

冬雨把寒意更浓重地带了来，回到了她的住所，她即刻就加上一件绒衣。

“等一会你就可以走了。”

“我不愿意这么早就离开你。”

“你不该多睡一点么，再说我——”

“你还有什么事？”

“局里今天公宴主任，少不了我要去一次的。”

“不是可以不去的么？”

“这次为那个人强我签了名。”

“就是那个人么？”

“不是他还有谁！”

“不要去吧，我不愿意你去。不愿意你和那样的人在一起。”

“就是去也不是为了他，一次两次不到，主任该特别留意起来。”

“管他那些个干什么？”

“怕影响了事情呢，我们不是再也不仰承家中的鼻息了么？”

这惊惕地使他想起来，他不能再积极地阻止她了。

“在什么地方呢？”

“××饭店，”

“还要跳舞么？”

“大概是，我不会，想着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照过面转身就溜掉也是好的。”

“我一定早些回来，你放心吧。”

“那我就走了，时候已经不早，你该去梳洗一下子。十点钟总能回得来吧？”

“我想该能回来，你不用再来了，那么晚，明天早晨给我打电话吧。”

说着再见的话，他就走出去了，她突然又赶了出去叫着：

“喂，还有点话跟你说——”

待他走回来的时候她又继续着：

“不要把雨淋了头发，睡的时候多加一条被子。”

“唔，记住了。”

他高高兴兴地走了，寒雨湿漉漉地吹到脸上来。

转到了大路，一辆小汽车迎面开了来，急行的车轮把泥水溅到他的身上，几乎要骂出了口的，却又忍下去了。

那辆小汽车在她的住所前面停下来，钻出一个男人，在和女仆说着，想来见朱小姐。

女仆仔细地望了他，看着他那肥白的脸，便问着：

“你贵姓呵？”

“姓马，她一定会知道的。”

女仆进去了，守在那里的男人，就了玻窗整着领结。光滑的头发，衬了硬而白的领子，穿了入时的礼服，如一个男装展览中的雇用者。

她用较轻的脚步从里面来了，远远的看到了电灯下他那肥白的脸，就知道是那一个，待要退回去，早为他看见打着招呼了。

“朱小姐，今天淋了雨吧！”

“没有什么，多谢你。”

“时候已经不早，该去了呢。我是特意来接你一路去的。”

“我想——”

想着找出不和他同行的理由，可是已经不可能了，脸急得有些红起来。

“就一齐去吧，路是远的，下着雨，黄包车会污了你的衣服。”

“那就请你等等吧。”

在三两分钟之后，她穿好了衣服出来，走进他那仅有两

个座位的汽车。那个男人纯熟地运转着。当着向左面弯的时节，她极力撑住身子不要偏到那边去；可是到了向右转着弯，他却故意地更把他的身子挤向这边来。她又是只能忍着，后悔着不该见他，想想那时若是要女仆问清楚就好了。可是追悔是没有一点用，她恨着自己。

到了那饭店，她急急地走下来，可是他把车停到路旁，立刻赶到她的身边。守门的仆役，露了和蔼的笑，接过去脱下来的外衣，就放在一起了。她想说一句什么话，又没有能说出口，只好随了他再走进去。

这里对她是生疏的地方，从也没有来过。华丽的屋饰和光耀的灯在使她觉得一点头晕，而那光滑的地板，使她在走着路的时候，永远不敢放大了步子。

他们走向那一群同事之中，平日都是那么看得惯的，这晚上都不同了。那一群人也把眼睛向了他们望着，觉得一点惊奇；而那个肥白脸的男人，故意显出他的骄矜来。

他们招呼着，然后都就坐下来。

这里有这么多发亮的东西，照了她的眼睛，刺了她的神经，她是觉得自己说起话来是那样的不自如，笑起来也不成样子。她有些失措，不知该怎么样才好。那象鬼哭的音乐又起来了，她真是觉得起坐不宁了。当着那被欢送的来了，旁人站起来，她也站起来，可是她又想着不该那么快坐下，又站了起来。但是随着大家又坐下来。她仿佛记得吃了一餐饭，她随时都把眼看了旁人，而那个肥白脸的人三番五次地献着殷勤，把一些东西送到她面前。有些她真是不喜欢要的，可是又不大好意思拒绝了他，也就留了些。在吃着的时

候她没有能细细地咀嚼，很快地就咽了下去。她早就起始感到不舒服了，可是她还只能容忍着。

后来那个肥白脸的人来求过她的合舞，她回答着不会，这是真话；可是那个人又说跳舞顶容易，只要试上一两次就可以，而且他就可以把她教会了。“那么来就来吧！”她自己想了，她就站起来，那个男人抱了她的腰，拿了她的手。她想缩回过来，可是又晚了。她几次把脚踏到他脚上，还有几次几乎跌到地板上去，那个人拉她起来，一个影子在她的脑子里一闪，她就想着：

“他自己现在做些什么呢？”

可是一声大鼓立刻把她的想念震破了，细长的铜喇叭正朝天响了怪调子；她是昏迷迷地在那里转，一些人和一些柱子都在她的眼前旋动，当着音乐停了，她的腿差点软下去，那个人扶了她走向座位上去。

她实在不能支持了，她的头伏在桌上，有的问她：

“觉得难过么，朱小姐？”

“还好，还好，”

在说完了的时候她就抬起头来，象是有一群金色的星星，在眼前浮动，随又疲惫地垂了头。

到从那里出来的时节，为夜风吹了，她才觉得一点清醒。原想叫一部车子的，伴了她的那个人又说着还是由他送回去吧。

天还是下着雨，呵，不是雨了，是细细的雪粒。

她只好又坐到那小汽车的里面去，夜是更寒冷了，她拉起来衣领。十字路口的红灯的光寂寞地照在地上，日间的喧

闹象是也安眠了。

“朱小姐。你冷么？”

“有一点，不大要紧。”

她觉得从背后他伸过来一只手，她立刻强横地用手推过去。

“请你放庄重一点！”

“这样子你可以暖和些。”

“谢谢你，我不用。”

那个人的手仍然想拢了她的身躯，她更气急地说：

“再来我就要喊起来。”

那个男人缩回去，嗤了鼻子笑一声，象是说着她的不识趣。无论如何，总幸运地是在平静的情形下，回到了她的住所。

本来是要道谢的，却什么也不说笔直地跑进去。迎在那里站立的是在想念中一闪的人，他的脸红着，用沉重而哀忿的语气说着：

“我知道你一定要坐那个人的汽车回来，现在，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我每天早点离开你，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看，这是什么时候？两点半钟，你刚才回来。难说一顿饭要吃得那么久的时间？——”

她听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眼泪都满了眼。他望见了，停止了说着的话，把她抱在怀中问着：

“怎么了，玲玲？不要不说呵，你该告诉我，告诉我，……”

她立刻把头俯在他的肩上嘤嘤地哭起来。她象是有千万

种的冤屈在心中，她哀伤地哭着。

“我要辞掉我的事情了。”

“为什么呢？”

“我不要干下去。”

“玲玲，为了我们的将来还是要忍苦的。”

“是么，这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她睁大了眼睛，把头抬起来问着。

“是的，你该忍下去。”

猛然地又把头贴到他的胸前哭起来，他的两只手臂，没有那力量使她那打着抖的身子安静下去。他的眼睛里也滚出两颗泪珠来。

细细的雪粒，为风斜着吹到玻璃窗上，响了低微而又密杂的声音，象永远也不会落得完的了。

（选自1934年12月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虫蚀》）

天堂里

在无尽忧伤的人们的脸上，也夹着一点点焦虑和一点点的欣悦，那是因为这些受了二重苦痛的民众，得了将于十月十日开庆祝日本承认“满洲国”大会；暗暗地也有着这流言，说是老丁和宫二哥约定在那一天攻陷这哈尔滨市。

于“友邦”人民的心愿之中，如此的集会，这一次是第二回的演奏了。第一次里所得来的经验，费了“友邦”人的脑子，知道有的是更该改革的，而时间上也给了大大的余裕；在十月的第一天便着手来造这民意的表现。而人民的心，是更浓厚地罩了忧虑的情绪，他们望着秋天里高高的天，他们盼着能把他们从苦痛中提出来的英雄是骑了一匹大白马从那一片白云之后跑出来。于是他们闭起眼睛来默默地想着宫司令部下淳朴而勇敢的骑士，他们是到过哈尔滨的，他们穿了乡人的衣服，骑在光着身子的马上。

感到幻想上的满足，那一点点的欣悦，漾得大起来了；私下里是切切地盼着那一天。

日本型汉字的标语，印在黄色绿色红色的长方纸的上面，在墙壁上成排地贴起来了，还有那长大的木板，高高地悬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张贴了用大红大紫所描出粗劣的图画来，在那上面表现着多种日满交欢的语句。

彩坊也在公园的门前起始搭起来，那是先有那么一个空的木架，将在这空架的上面，要扎出许多花样来。

挺着胸的日子，昂然地一天一天逼近来……

那一天，气候上有着大的转换。近北的地带，也并不能就以为是希奇的事；可是在人民的心中，为旧迷信所支配那么多年的，总想到这该是神的一点预示，于是欣悦的成分，在不为人所见的时候，就更多地现出一些来。

所谓"满洲国"国旗，在各处都被命令着要张起。纵然是一个很大的店铺，也不过用了二尺方的布旗，随随便便地夹在铁门的缝子里，象一个失贞的女人颇羞愧地站在那边。因为是要化了钱买的，也因为若是没有就被禁止通行的，在洋车或是马车的上面，也都插了小小的两面纸旗。

但是，每个人的心中都在热烈地期待着私下里说着的那件事情之实现，再逼真一步的是想着从太平桥，从马船口过江，或是从上号那面能冲进来的事。

二十四人一队的"友军"骑在高大的马上，傲然地顾盼着左右而巡行着；而站在街上的"友军"步哨，向着那小军官敬礼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是如在帝国的殖民地的土地上一样的。

在街旁缕缕行着的，那些被分派到会的人，低了头，如羊群似地前行。到那里去，或是做什么去呢，却成为一点也

不明白的，只昏盲地，知道不去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太阳是没有，狂风在使每一个人拉起了外衣的领子，只把脸露出最小的部分来。在本该是快活的日子，而为人所侮辱着，那忧愤是双重地如烈火在胸中燃烧着。眼睛只能在握了插有锋芒刺刀的步枪的"友军"未曾注意到的时候，恶毒地向四面望着，那好象在说：

"只要我有一把刀！……"

而警戒着的"友军"，又大队地增加起来了，短促而有异样声音的军号，领了那一群象鸭子似的动物蠢蠢然地行进着。

钉满了钢钉的皮鞋，踏在长石块修筑的街路之上，勇敢地发出了不为所屈的声音。它在抵御异族人脚上钢 铁 之 压轧，它回应着较大而碎杂的声音。

"快走，把各，什么的看！"

粗暴的"友军"，在用生硬的中国话，还没有忘记如何去加入他们自己常说着的下流话，骂着路旁稍稍伫立的人。

被说着的连一句话也不说，在继续地挪动着他们的脚。他们心在说着：

"今天是那么一天，今天是那么一天……！"

那些愚盲的，有着睡眠不足而使眼睛红肿特象的中国兵士，裹在灰棉军服之内，是随了"友军"的行列也 向 前 走着，有的在怨恨着在这时候，长官为什么不发冲锋 的 口 令呢？只有端起枪来就能使前面走着的转不过身来。大部分却在心中想着，十月份的饷什么时候可以领到手。他们看见了他们的司令，坐在汽车里，从他们的行伍旁驰过去。

走到公园的门前了，鲜艳的彩坊，蒙了一层尘土，再衬上灰色的天，全然成为一个哀悼会的好情况。在空中盘桓着的，是灰色的有旭日徽的“友军”飞机。

来开会的人，争着写上了所代表的名字，想转过一个圈子就出去的，却为友军的叱责止住了。

“滚开去，出去的不行！”

已经停住了脚，“友军”的勇士还追上来，嵌着铁的枪柄，打着发出空洞的声音的肋部，被打的忍住了为痛苦和为伤愤而流下来的泪，在转回身去的时候，地上现出了湿土的珠子。

“呵，我的祖国！”

纵然祖国不是如何好的，但是如此的待遇也还没有过吧？思念着的时候，就又想起了流星一样的那一点希望，好象残破的青天白日旗，重复在空中招展。

主席台是在广场的中间，那身材和“友邦”人民仿佛的市长，穿了礼服，正焦灼地坐在那里。望下去呢，是无数根头发的海，就是被命令着脱去帽子，也没有一个人仰起头来。他看着坐在身旁的“友邦”顾问的不悦神色，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说要每个人也把头仰起来的话。

突然，他远远地望到从园门走进来的“友邦”陆军司令，立刻，他露了极高兴的样子，失措地站起来，象要从台上一步迈下去的。他自悟到可笑的样子，但是觉不出什么来，用了破裂的嗓子叫：

“鼓掌，鼓掌，……”

人们懒懒地抬起头来，望了在狂击着手掌的他，附和着

他的是台上的一群人和围在四周的警察。象鬼哭，象孩子叫的军乐起来了！

为留有民意真纪录的“友邦”摄影师，如猴子一样地揉升到高架的上面，于是摄影机也轧轧地在响着。

穿了中国衣衫的“友邦”人民，不自主地用和语欢呼起来。

一个长着胡子的肥老鸭，蹒跚地走着大致还笔直的路。

在疏落的掌声之中，一跳一跳地上了主席台，那市长露了失去母亲的孩子重又见着母亲一样的神情，而又慑于长者的威严之下，把身子转向前面去，起始引导这会之进行。

在每一个人的演说之后，他要象简缩蓄音器一样地重复地说一遍，而且还要加上从心中表示着感激的字眼和神情。

狂风顺了他的喉咙直吹下去，他咳嗽着，就是这样他也不想休息，为感激“友邦”人民把他从地狱里释放出来的大德，他无处不表示着他的忠顺。

“在闭会之前，我们该欢呼——”他用暗哑的声音叫。

人群在下面起始小小的骚动了，在有一点相互的拥挤，都在希望着能够是第一个钻出去的人。

“我们要表示出对于友邦之感谢，——”

他说过之后，好象觉得颈子有一点不舒服，他微微地向左右摇动，从眼角那里望到“友邦”司令不大高兴的脸。于是他又接着说：

“我们都知道，若是没有友邦的援助，满洲国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们要三呼：——”

他顿了一下，象是想把精神集中似地。

“日本大帝国万岁！”

只有那几个穿了中国衣衫的“友邦”人民随了他叫起来。

“满洲国万岁！”

附和着的仍然是那几个人。

“怎么，你们没有听清楚么？你们都是太笨了，再来好好地听我的欢呼吧！这一次，不要忘记，大声地随我叫出来！”

“日——本——大——帝——国——万——岁！”

但是这结果，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就是有些人，因为腿已经酸痛了，北风使他们觉到不可耐的寒冷，想来用嘴叫一叫，然后就可以散会，就可以回到温暖的，舒适的家中去；也为一想到的时候，就好象锈了的长矛刺在心中，在痛苦之外也还有酸而辣的滋味，于是就放下了决心，情愿身体上的折磨，仍是噤然地，如蛰伏着的秋虫。

站在台上的主席咆哮起来了，象为饥饿所迫而又关在铁栏内的大虫，把握紧了的拳头在空中挥着，从愤恨到极点的情绪中，把一些话从牙齿的缝里挤出来。

“难说你们不知道‘友邦’军民对于我们的好处么？”

在这一群人的心上，这问话是很快就得到回答的。

他们有的想到在“友邦”军部被打断了腿或是肋骨的，因为说是有通敌的嫌疑；或是因为尚用着有中山遗像的日历，有了反满的铁证。他们有的也知道从鼻子里，被灌了花椒水，火油，或是冷水的人。还有那些应时而兴的高丽人和

"友邦"人民包揽词讼，烟馆和赌场的一些事。还有在公共场所中看到的"友军"对于中国妇女的侮辱，言语上及姿态上。这不还是在大城市之中么，多少地还有一点忌惮，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总还想着暂时间应有的和善，使这些被压着的人民想到"日满交欢"的话；只要离开了这城市，就说数里之遥的顾乡屯吧，不是曾经发现过埋在土中的中国人的尸身么？那些人触犯了"友军"不能直接向义勇军所发泄的怒气，就把那些人认成了他们的敌人，要那些无辜者自己为自己掘好了尸坑，然后由有同样命运的同伴一个为一个地盖上土去，到末了只要替最后的这一个人，当他躺在坑中之后，同样地盖上了土，于是这些人就都窒息着死去。还有，因为是义勇军所到过的屯堡，"友军"就怀了狐狸一样的疑惑，用炮火为他们的先导，把老年的幼年的壮年的血肉，和炮弹的碎片裹在一团飞起来……

这些事情不都还是很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子里面么？有了感触的人们，各自吐着微微的叹息，而这叹息合拢来，却成为可闻的声音了。

人群中更有些人把头发缓缓地扬起来，用了眼睛在向站在台上的主席问着：

"你说说吧，日本人有什么好处的？"

看见了那些一对对不约而同看过来的眼睛，笔直地刺入了他的心，他微微地感到一点狼狈了。他不也可以算是好人物之一么，觉到羞耻也可以不必红脸的。

聪明的警备队队长，迅速地把部下召集起来，秘密地传下了命令，当着愤怒了的主席又在叫着口号的时候，就有他

们这一队人在附和着，虽然不能有摇动天地的洪大，可也不再象前两次那样地凄清冷落。

在无可奈何之中，主席露了满意的笑来，他转过身去谄媚地望了端坐着的友邦司令笑着，而人群是被指挥着要到街上去游行了。

“若是有一支兵在这时候冲进来，……”

有的在切齿如此地想着，看了时间竟能这样平稳地过去，心中起着更重的焦灼。

“也许要在夜间吧，暗中行军是大有利呢，而且鬼子的飞机，又成天地打转转。”

才在移动的人群，用力把脚擦着沙土，以这奇特的方法发泄出胸中的不平来。

成了行列地在街上走着，如送丧者的脸色与步伐，渐渐地，除开了掮着大旗，没有法子脱身的，都向小路上溜走了。

破碎的满洲国旗，在路上为人的脚践踏着……。

一串串的凭了自己的气力或是凭了牲畜气力的车夫们，如羊群似地为友军牵引着白绳拴了他们的手臂，因为他们的车上，为狂风把用钱买来的旗子吹破了，或是根本就被吹得失去，犯了该受惩罚的抗命和不敬之罪。

黄昏好象被巨魔从四周提起来，用黑暗渐渐把这大地包了；但是丑劣的天气，那情形象是更严重。显了鬼一样的脸相朝了这地面，看着这些被欺压凌辱的，和那些如暴君一样的统治者，象是想张开大之巨口就把一切都吞噬下去。它命令了秋末的树枝，靠了风的力量，打着尖锐而繁杂的哨子，在

说出内心的愤怒来，它等着那自然的抵抗或是一面的醒悟，想把人与人之间交织着的怨恨消淡下去。

吃醉了酒的“友军”三五成群地在街上跄踉地走着，用破嗓子唱着浅俗的歌，还说着俚野的话，躲避不及的行人，被他们用革鞭抽打，有的现出了红的血痕。被打的忍了痛就记在心中，画上那么一道，这是将来也要用血来偿还的积债。

夜是深深地来了，每个人想到在天上飞着的那已经失去效用的；突然间，就听到了轰轰的声音。

“这总该是重炮在吼着了！”

人的脸和心都为紧张的情绪占住了，用眼睛搜寻着，看看是一把刀或是一柄斧子用着顺手；可是站到院里去，除去那声音之外，风也吹送来工人们当工作的时候自己的吆喝。他们立刻想起来了，那是因为新城大街一段路之落陷，日夜地在修筑中；如重炮的声音，定然是那庞大的铁锤声在粗的木桩之上。

他们颓然地冷下去了，拖着懒的脚步回到房里，松开了右手，铿然地响了铁器的声音。无神地坐在那里，把手托了下腮，心中默默地想着，

“自由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呢？”

于是他们想到撼动天地的喊杀，想到在黑暗中冒着火亮又响着声音的射击，还想到那闪着一点光的大刀，荡平了仇敌的颈子……

“啊，那时候啊，血的债才清偿了！”

可是，夜还是沉默的，没有一点好预示，空是让好兴致

睁大了眼睛，在守候着那好时候；这好时候呢，怕仍然是迢遥的吧？

鼓舞着的兴致息止了，他们的头又下垂了。不是全然失望了的，他们又想到了冬天封江的时候，天然的障碍成为可履的平途，就是想防守，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候，江北的健儿不是随时就可以过来的么？

他们的心成为平静的海了，把力量都潜伏着，什么时候都可以翻起大波浪的。但是眼前呢，他们容忍着，他们等候着，沉着精神在期待着那么一天的到来。

（选自1934年12月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虫蚀》）

下　　场

他有着六十岁以上的高龄了，在这戏台的上面，他走出又走进的也有五十年，他伺候过老佛爷，他也跟过大老板，可是他却从来也未曾扮演过能说上一句话或是有一句唱工的角色，只是当“龙套”打“下手”或是“上手”。他的职务是举着一面绣着金龙的长旗，为别人喊着堂威，或是为主角“带马”，（就是这件事也成为过去的了，到现在早已没有他的份，自有那比他精明的伙伴替了他，）他也要翻着筋斗。他总是要在没有“打通”①之先就到了后台，准备着出来；一直到吹过了散戏的唢呐，他领了十二吊钱的戏份，回到自己的家中。

他是老了，只要看到他的就觉得他是老迈得不象样子，虽然他没有留起胡子。（在他们的行业，多是不能留起胡子来的。）他的背是驼着，比其他的老年人是更显然，他的颈

① 旧式的戏园，在将开演的时候，照例是要敲着锣鼓，这就是“打通。”打过三通，才起始演戏。

子就探向前面，永远也不能直起来。他的脸正象晒在太阳下的东瓜，横横竖竖地不知道有着多少条皱纹，松弛的肌肉，就使那皱纹有着更多的弯曲。他的下唇象是长出一点来，除开可以托了那上唇，还伸出一部来，流着粘粘的涎液。他的眼睛已经蒙了一层翳，呆滞地象是早已失去了自由灵活转动的能力。他的左面的耳轮，在十二年前为老鼠咬下一半去。

那时候，当着同伴听到了这件可笑的事，便向他说：

"喂，杨二，这可够不吉利的，耗子咬过的活不到转年。"

"那也挺不错，省得活受罪。"

但是他并没有在那年里头死掉，他又熬过了十二年，连孙子拴子都有十八岁了。

当着他每一次从门帘里出来，是不一定有人为他拉起帘子来，而且更不会如其他的角色一样，能有"迎头好"的①。他与其他的三个人，都已经象机械一样地一左一右分着站立，然后那名角才正正经经地走出来。若是"大轴子"②，那些从开演也未曾亮的电灯就倏地亮了，人们的喝采，象雷似地轰然响着了。这是会使那新出马的角色发起昏来，就是那和他一样的龙套，也有不少觉得一点手足失措；可是他，他看惯也听惯了，全然无动于衷地站立在那里，眼睛望着那铺在台上积了许多灰尘的地毡，或是再远一点，就看到了坐在"耳池"的座客③。他不必抬起头来，（自然要抬起头来

---

① 即是演戏人才出来的喝采。

② 最后的一折戏。

③ 旧式戏台，是方方的伸出来，在左右的座位，即是耳池。

在他是一种苦痛），他看得见那粉白高底的朝靴从上场门走到台口，于是道着“引子”，然后转过身走向坐位上，再念上四句“定场诗”，他和其余的三个人，就要把举在手中的长旗放下来，还要向着中间走近两步。这一切的事情，对于他几乎比吃饭还要来得纯熟，到了该走下去的时节，他就会插到第三个，从下场门走进后台。他不能象那些角色一样，到了后台有多少人侍候着，或是当着一出戏完了之后就卸下装来；他是要永远穿着那件龙套，守在那里，等候着出进。这时候他会拿下来旱烟袋，装起一袋烟来，打着火链点起吸着。这是他感觉得很有趣的时候了，他把那翠绿的玉嘴衔在瘪瘪的嘴里，有味地一口一口抽着，在这一刻个人的小天地中，尽有着许许多多美妙的幻想，一直到管事的催着他上场，他才仓卒地磕去烟袋锅里的灰，抹抹嘴，准备着从上场出去。

当他迈出第一步去，他的眼睛就望到了池子里一排排黑压压的头；以迟缓的脚步他走至台口，然后再分到左面去。常来的观客，早已看过他了，生的人就会以好奇的眼望他两下，低低地说着或是想着，为什么到了这样的年纪还要干呢？有的更会笑着，是一种无情感的笑，这样的笑声会飘进他的耳朵里；可是他决不会表示出不满，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再给人以更多的失望或满意，他只要站在一旁永远也不会开口。

新的同行也有的向他问着：

“您今年高寿啦？”

“唉，我还小咧，才六十七。”

"您也该享福喽。"

"享不上福还受不上罪么？"

他感伤地叹息着，点点头，用手掌抹着嘴。

"您有几位少爷呵？"

"跟前只有一个，死了十来年啦。留下一个孙子，今年有十八岁了。还有一个二十岁的孙女，还没有出阁。"

"媳妇呢？"

"唉，不用提了，她汉子死了的转年，就她妈的走一步啦，要不我的孙女还留不到这么大，家里实在也是没有人照顾。孙子又不成材，也是这一行，那么点的年纪还好耍两把，我真是命苦，没有法儿。"

也就是因为管事的知道他的底细，所以才没有开掉他，勉勉强强地对付着。

孙女妞儿总还算是好的，成天给他烧水煮饭，缝补衣裳，从来也没有埋怨过这个一天只挣十二吊的爷爷。那个孙子拴儿却不是好东西了，就是没有戏，他也要很晚很晚地回来。

早晨，他象一切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天才亮就起来了。擦了把脸，就在院子里走着，这时候院子里其他的人家都还没有起来。他看着成群的乌鸦飞了过去。喳喳地叫着。他吐了一口痰，咳嗽两声，为着使眼睛清亮，他还望着青青的天。可是他的眼睛实在是不成了，无论怎么样的好天在他看来总有一层白茫茫的雾，把一件东西看成了两件也更是平常的事。他还要挥动着手臂，转两回身，他是在操练两回拳脚。过了两袋烟的时辰，他就回到屋里把睡得象死狗的拴儿

拉起来。

“还睡么，也不知道练点功夫。”

被叫醒的人揉着眼睛，极不情愿地把脚穿到鞋里去，可是当着他才一走开，他就要歪到炕上。

他自己沏了壶茶，到走回来时看见他又睡了下来，便忿忿地骂着。

“好吃懒睡，真他妈的不是东西！”

这一回他是顺手抄起来放在门后的一把大竹刀，赶过去要打的。可是那小子却一溜烟似地跑出去了。

他就拿了那把刀走到院子里，小解之后的拴儿也提了裤子回来，他嚷着：

“提上鞋，一点精气神也没有。”

拴儿就弯下身子去穿好了鞋，还到屋里拿出来一条裤带，吸着气扎得紧紧的。

“来吧！”

他叫着，他的手握住了那把竹刀。拴儿就起始翻着一串两个的筋斗。到翻第二个的时候，他是照例的要用刀挑着他的腰身，帮助他快一点转了过去。

“再来，真是懒呵！”

于是拴儿又是照样地翻着。同样地要翻过十回八回。每一次若是翻得慢了些，本来是挑着腰身的竹刀，就会毫不容情地打着了。

翻过了二三十个筋斗的拴子喘着气，疲乏地蹲了下来，吐着唾沫。

“年轻力壮的就这么点精神，成天只知道要钱啦！当初

我象你这样岁数的时候，那一天早晨起来不练几趟拳，翻上百八十个筋斗？真是，唉！”

象不胜感慨地这样说着。

他的心里呢，却在想着另外一件事了，他想着的是拴儿这小子也要象这样过一辈子么？为什么不想法要他练练呢？就说先多翻上一个筋斗，然后再练习着翻上一串四个，五个，六个……再练上点腰腿身段，不也可以当个配角么？渐渐地，渐渐地，也就可以自己挑一出戏了。

他觉得满意了，就命令着：

“拴儿，再来！”

拴儿懒懒地站了起来，翻过了一趟。

“这一回翻三个吧。”

“我，——我不知道路数。”

“想想不就行了么，三个比两个才多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怎么没有一点昂气？”

“我不知道翻到第三个该怎么转身了呢？”

“那有什么，连着两个，再来一个岔样的——”

拴儿用手打着势子，终于还是摇摇头。

“怕弄不对，那可就麻烦了。”

“小伙子怕什么呢，就是摔到地上不是一骨碌就可以爬起来的么？”

“倒不是怕那个，您，——您可得多留点儿神。”

说过了拴儿就走到那面去，迟疑了一会，便翻起来了，一个，两个，到第三个的时候他仍然挑了他的身子，可是那方向整整是反了，还几乎摔了一个马爬。

“对了，对了，真是三个，照这样来，总能行的，就是到打完了第三个，要把身子转过来。再来，再来，——”

他是高兴了，虽然那势样有多么不好看，他的心中想到底是年青人呵！

拴儿却露了愁眉苦脸的样子，听见他的夸赞，才又打起点精神来，再走过去。

他又翻着，这一次方向虽然是对了，可是他却没有站得住，立刻就坐到地上。

没有等他去用手拉，他一下子就站立起来了。

“没有摔坏吧，这回好多了，只要腿上加点劲，准能行的，再来，再来，——”

三次，四次，五次，……地试着，渐渐地真是能翻到好处了，只是在落下来的时候，没有能收得住脚。他知道这是没有什么，只要能有一个人，在背后轻轻地拍一下，就可以过去的。

“好小子，拴儿，你算成了，只要和伙伴们说一声，象我这样的拍着你就可以了。去，挑满了缸，告诉你姐姐把我那件小褂赶着缝缝，今儿个下半晌要穿。”

他就坐到墙跟下，掏出来烟袋，装好抽起来。太阳温煦地照了他，他象重生一样地感到舒适，眯了眼睛，心中在起着美妙的幻想。他想到拴儿渐渐地就可以成一个角色了，虽然不一定是要成为了不得的名角，至少是每天可以进三五块。这个数目对于他已经是十分满足了，他那时就真的可以“享福”了，不必再象现在一样，每天要走得腿酸腰懒，才混得上十二吊的份子。他想到了那时候就可以给妞儿找一个

殷实的婆家，给拴子也说一房媳妇，他自己呢，养个好百灵，每天早晨起来到外面溜溜，有闲空再到茶馆听两段书……

“杨二爷，您早起来啦！”

正是为幻想织入甜蜜蜜的情况中突然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他抬起头来，就望到是新搬到同院住的刘三婶，赶忙陪着笑立起身来。

“您也早呵，这两天天气真好。”

“可不是呢，没见过这么凉快的夏天过。”

“唉，卖力气的人也少受点罪。”

“您可是有福气的人，这么大的孙子孙女。”

“受罪的命，提不上福气。”

“哪儿的话，您看我们，这一辈子不就算是白过去了么，死了连张纸也没有人烧！”

刘三婶象是颇伤心地说着，想到这件事，他却觉得还算是满意的。他说着：

“您到屋里坐坐吧。”

“大清早的就来打扰，——”

“哪儿的话，您那不是见外了么？”

说话的时节，已经一先一后地走到屋里去了。他们坐在炕沿上，妞儿把沏好的茶送了过来。

“妞儿今年有多大啦？”

“都二十啦。”

“长的够多么好啊，象水葱儿似的！”

她说着，把眼睛望到坐在墙角矮凳上正在缀补的妞儿，

听到这样话的她，并没有抬起眼睛来。

“有了婆家没有呢？”

“还没有啦，一来他兄弟没有成家，少人照顾；二来总也没有合适的，就给耽误下了。”

妞儿立刻就站起来，拿了小凳到外面的窗下去了。

“我可不愿意管这些事，谁叫我们都挺好呢，再说这种事管好了无功无过，万一有点不好，可就要受尽了埋怨，——”她絮絮地说着，先把一切无用的话都说出来，“前两天一位亲戚求到我这儿来，要我给保门亲，本人是在铁路上作事的；您知道，我可不愿意管这些事，实在是推不开了，唉——”她又大大地喘着了一口气，接着说下去，“我可就想起来妞儿来啦，真是炕上一把，地下一把，放到哪儿也不含糊的好孩子。”

“您多夸奖，就是有一样，不知道那边是原配还是填房？”

“原配啊，本人就是年纪稍稍大了点，也就是三十上下；话可又说回来啦，岁数大点儿呢，懂得体贴，总比那年青力壮火气刚的好得多。”

“大一点倒不妨事，就是——您可不知道，我们家里还少不了她照料。——您喝口茶。”

于是他们同时各自端起杯子来喝了一口，还没有等咽下去，刘三婶就接着说：

“拴儿也不小了，该娶个媳妇，不就接上了么。”

“还娶媳妇呢，一时哪里来的闲钱。”

“妞儿的亲事说妥了，总有个三二百的财礼，就拿那个

给拴儿办事还不可以么？”

“我不打算要财礼的。”

“嗐，您可别犯死心眼，费心费血地养大了，那不得要几个，再说我们也不是靠着女儿当摇钱树，一点也不是不正当的。这年头别说我们，女学生们不还都要嫁个有钱的么！”

“唉，年月是久了，那里还有象‘王三姐’①那样的人呢！”

“连鸡子都卖十个子一个了，……再说妞儿那当子事，得点财礼紧跟着也给拴儿说着，要是姐姐和兄弟一天办事，费用不是省得多么。”

“可也不能太忙了。”

“您放心，我还得给仔细打听打听呢，将来要是愿意看看本人再定也可以，拴儿的事我也可以给操劳着，有合适的也提着，唉，我也是好管闲事，谁叫咱们都不错呢，您的孩子还不就象我自己的孩子么？……”

她的话象永远也说不完，要不是她的丈夫在院子里叫着，她决不会停止的。

“我的当家叫我呢，事情就这么办吧，您也想想，有什么信我再给您送来。”

“谢谢您呵，要您多劳神。”

在把她送出来的时候他说着。

“您再要是这么说我可得罚您，您的事不就是我的事

---

① 这是指了旧剧彩楼配中的王宝钗。

么，您留步吧，——”她说着又转了说话的对象，扯开嗓子叫着："我就来，我就来！"

送走了客人，他又在炕沿上坐下来，装了一袋烟，安详地吸着。他的心中却正在盘算这件事，如果若是都成了，可就是完了两件大事，也不用东典西借。

——拴儿那孩子呢，他心中想着，也该有个家小，有了家小就可以少要钱，多练点工夫，不是就可以更早一点地练出两着来，不致于象他自己这一辈子。

这一天他是高兴着，吃过了午饭就到戏园子里去，同伴们看见他的样子，就来问：

"杨二哥，有什么喜事了么？"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他一面把衣服披上，把帽子戴上，一面说着。"到了那一天，我自会请老弟们喝一盅。"

一个欢喜说笑话的故意说：

"是二哥续弦么？"

听见的人都笑了，可是他却呐呐地说：

"什么话，我这么大的年纪，我是给孙子孙女操劳着呢。唉，有什么法子，都不小了。……"

管事的象野狗一样地叫起来了：

"干什么，都聚在那儿，"安哨子"① 都完了，还不把衣裳都穿整齐了！散开！散开！"

于是这一群人都走了，他象往常一样地，拿了长旗，从上场门出去，又从下场门进来，一次又一次地……

---

① 第三通锣鼓，加了唢呐，在内行叫做"安哨子"。

关于孩子们的终身大事，一天一天地有了显然的进展，刘三婶又保一个木匠的女儿，十九岁的，说是可以给拴儿来提着。她说：

“这孩子也是一个好孩子，虽说及不上妞儿那孩子好，也算是难找难寻。就凭那一手好活计，我真还没有看见第二份。妞儿的亲事我也提过去了，就凭我这一句话，人家连相也不用相。抄个八字，先去合合，您要是相呢，告诉我一句话，定规个时辰，都能办得到。”

“只要您看见过也就是了。”

“我见过呵，还不到三十岁的样子，少年老成，说话稳稳当当，可没有时下年青人的习气。”

“唉，图个什么呢，妞儿是个老实孩子，只要过了门不受气就是了，也不敢怎么挑剔。”

“那您可以放心，他决不是那样的人，我也活过来五十多岁了，什么样的人一眼看上也是八九不离十。”

刘三婶是那么有本领的一个人，在说话的时节，眼睛和眉毛都在动着，已经秃了的头皮，涂了黑黑的一层油膏，发着亮，象一颗圆圆的煤球。

“——我告诉您，我是不修今世修来世，我可不能昧天良做亏心事。还有一件，人家问过女家打算要多少财礼呢？”

“那，——那没有关系，随您办吧，多点少点算得了什么，谁还凭这个发财么！”

他觉得一点难为情，嗫嚅地说着。

“话虽是这么说，还是公事公办好，大小您说出一个数目来，我也好回复人家。”

“随您跟他们去说吧。”

“这个数目怎么样？”

她打着手势，先伸出两个指头，随后又伸出五个来。

“好吧，您看着办吧，怎么办怎么好。”

他觉得有一点不耐烦了，他虽然是穷困，也犯不上拿自己的孙女当货物一样地讲价论价，若是不为拴儿那孩子娶媳妇，他是绝不会收别人一文的。

“那么我走了，您听信吧，拴儿的事我也再问问，也得探听探听人家要多少钱啊。”

“好，您多分神吧，将来一块儿再谢。”

“只要我把事情顺顺当当地办妥了，喝盅喜酒，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撇着八字形的脚，她走出去了。

由于刘三婶的热心，这两件事都在一月内成了。妞儿的出嫁，他收了二百元的财礼，给拴儿娶媳妇，他又化出去一百五十。再加上那一天的挑费，还有给妞儿事先买了点子陪嫁，他就负了放印子钱的三十块钱的帐。可是他却是高兴的，两件“大事”都在他的眼前办得妥妥当当了，而且拴儿那孩子，自从娶了亲，也不到外边耍去了。那个媳妇呢，比起妞儿来可差上天地，是长着粗眉大眼惯于打情骂俏的一个女人。她的嗓音是尖得有点使人听了不耐烦，那泼辣的神情，是一眼就可以望到。这是他所不满意的地方，可是看到了那一对少年夫妻那样合好，也就罢了，心中想着：只要他们美好也就是了。

他办完了事五天，刘三婶就搬了家，临走的时候还到他房里来辞行。

“唉，住得挺好的，您就搬了么？”

他象是很动情似地说。

“您可不知道我们当家的那点狗脾气，没有个常性，到哪儿也住不上一年二载的。”

“我可真得谢谢您让您费心，办完了两件大事。”

“您可别提那个，只要不受抱怨就是了，咱们是后会有期。”

当她坐上车子走的时节，他还殷勤地送出了大门。

日子一天一天地溜过去，拴儿媳妇的性子也一天一天地大起来。老头子就是装聋做哑吧，那一共才只两间的房子也被她叫喊得象是要塌倒了。拴儿那孩子呢，想不到又是一个在女人面前最无用的男子。有的时候，还会帮了自己的家小在说三说四。他不说一句话，忍着气，渐渐地都会骂到他的头上来。他想到发作的，可是这年头，——他一想到这年头他就忍下了。这年头是下犯上的年月。自己想着顶多也不过十年八年的活着，到时候撒手一死，管他们那么多干什么！妞儿可是好孩子，只要她在婆家舒舒服服也就好了。那孩子心好，是绝不会遭恶报的。

他自己提了酒碡碌到街上打了四两莲花白，买了三大枚的果仁，便又回来了。他独自喝着，用手指剥去果仁的皮送到嘴里。他有多少年是未曾喝过酒的，但是现在他却有了“一醉万事休”的想头，于是就又来喝着了。

那个泼女人会更扬高了声音骂着：

“……好呵，灌猫尿吧，一天也不知道点别的！我算是前世来缺德，这辈子嫁到你们戏子家里来现眼……”

他都分明地听到了，那末了的一句话，使得他跳起来，这种辱骂是他从来未曾有的。他想跑过去当面问问她，可是才迈了一步，就好象有人说：“不必生气吧，再喝上两口，你就会舒舒坦坦地什么都忘了，你不是生气的那个年纪了，养点精神，多活上两年吧——”

于是他又站住了，他把酒碡碌对着嘴喝了两三口，他就感觉到一点美丽的晕眩了。一切都变成好的了，那再不是一个女人的嘈闹，而是有韵律的歌唱，使得他飘起来飘起来，渐渐地他歪到炕上就睡着了。

醒来时，是下半晌了，虽然没有吃中饭，也不觉得饿，揉着眼睛坐起来。突然有着颇熟识的声音在耳边响了：

“爷，我回来了！”

“这不是妞儿么，”他心中想着，“她不是嫁了出去怎么回来呢？莫不是我还在做梦？”

可是转过脸去，屋门外正是她走进来了，她带了一件包袱，穿着一身红，到了他的前面。

“妞儿，真是你回来了，你好呵？”

她坐下去，她没有说话，她的眼圈却红起来。

“您才睡醒么？”

“唉，可不是么，那一家还好么？”

“好还好的，就是——”

她才要说出来，又吞了下去，她的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就是什么呀？——孩子，你说下去！”

“我当的是偏房，……”

“怎么那个养汉婆给你保了这门亲！”

他的声音打着抖，他的手也是战颤着。

“那个人对你怎么样吧！”

“您看看——”她说着，把袖子挽了起来，他模糊地看到了青黑的几条手印。

“好他小王八蛋，他妈的欺负人……”

他又暴跳起来了，可是妞儿却说：

“您不用生气，这是‘命’呵！”

她说完这句话就掩起脸来哭着，他重复坐下去，呐呐地用轻微的声音说着：

“这是‘命，’这是‘命’呵！……”

他的泪也流出来了，在他的胸间象是有什么东西塞住了，使得他连呼吸都象是困难了。

“孩子，在家里好好住上两天吧，唉，‘命’呵，‘命’呵！”

到晚上，他又是赶着到戏园里去了。这天的观客是异常地多，他就问着别人：

“今儿个这么热的天怎么还上个满堂。”

“您不知道么，今晚杨老板贴新排的一出劫魏营。”

“呵，真是，一块六，当初大老板，叫天做梦也想不到这么大的戏价呵，年月到底是变了！”

他叹息着，又走开了，管事的人来向他说：

“刘二，杨老板的戏，你要来个“下手’。”

“什么，我十年没干了，怕不成吧。”

“要是人够用，就找不到你了，找到了你，你也就不能推得开，除非你不吃这行饭！”

管事的人象是气忿忿地走开了，他只呆呆地站在那里。

到了时候，他自己也只得穿起短衣来，还在脸上胡乱地勾了两笔。他的心在跳着，他自己也想不到吃了五十年的行业倒使他胆怯了。

他看见上了装的杨老板从楼上下来，那威凛凛的扮相，真是少有的。他看着他，站到上场门的后面，绣帘只一拉起，就有远震山海的采声起了来。……

这一场下来，他就该出去了。他是打了一面旗，跑着出去的。座位里真是满了人，天是更觉得热了。多少柄扇子在下面挥着，如秋风吹着的芦苇，倒过来又倒过去。他喘着，他的腿脚象是有什么压着。终于还是勉勉强强的过去了。

他坐在后台，抄起一柄大蒲扇摇着，叹着气，他知道自己是不济事了。

过了两场之后，他又要出去了。这一次，需要他和那其余的三个人翻着觔斗。一个翻过去了，两个也过去了，该是他了。他拚着力量翻着，在落下来的时候，他没有收住脚，跄踉地向前跑了两步，他坐着摔到地上。为那可笑的姿式观客都已笑了起来。在他的耳朵里是无尽哄哄的笑，眼前就是那张开的大嘴，一个一个的挤满了。他想到那些观客是来娱乐的，便也强自笑着，他想从地上爬起来；可是他没有能够，他的眼前只是黑压压的一片，但是那里面就有妞儿的脸，还有那青黑的手印。渐渐地大了，把他整个都盖了起来，——他的头颓然地垂下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睡在后台衣箱的上面，他用那不灵活的眼睛望着四周，摇摇头，便又闭了眼睛。

前台正在演着另一个场面，许多人在高兴地喝着采，方才的那一点惊恐已经没有了，鉴赏着边式的“起霸”，爽快的晚风从窗口吹了进来。

“今天晚上真痛快……”

一个人这样低低地说着。

（选自1934年12月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虫蚀》）

人间人

夜雨滴到天明，空中荡漾着乳白色的雾气。雨丝微斜地飞着，把庭院中的盆花和簷前的一列芭蕉浇洗得更青翠可爱了。

浅粉色的大朵玫瑰，在绿色的枝叶之中，正象婴儿的脸，微微仰起来，迎了那下降的甘露。微风轻轻地摆着它，把那美丽柔和的颜色，在空中显着更大的一团，看看这面，望望那面，好象在说："你们谁还能比得上我的娇艳？"蓝色的小朵的莫相忘花，依了自己那个美丽而诗意的名字，更炫耀着自己为少男少女所看重的那一份尊贵，轻傲地摇着头，把一点两点象泪珠一样的雨水洒到下面来。可是那泪水好象是不断的，过了不多的时候，就又有许多滴洒了下来。紫燕却是十分守本分地在长长的木槽中生长着，因为花期已过，只留下瘦长的绿叶，向着四面弯垂，显着朴质的悦目的葱绿。

四大盆荷莲各自占了较大的角落茂盛地生长着。打在荷

叶上的雨点，正如同投下来的满把明珠，滚到中间，到一些时那荷叶就偏偏头，一汪水倾到盆里去了。被誉为君子的花朵，如君子的高傲一样架在一支细细的荷梗上，虽然花朵是大的，却轻飘地禁不住风的吹动。它总是摇摆着它的头，一片两片花瓣，悄悄地落在水面上。

那一列芭蕉，有着十株上下的数目，占满了七间大厅的前面。那高度几乎是可及屋瓦了，才舒展开的新叶，有着近三尺的宽度，挟了人间难有的翠绿色，在空中多姿 地 摇 曳着。这几株芭蕉，被主人一直看成别墅庭院中的奇迹，所以他才早早从床上起来，独自一个，仍然穿了绸质的睡衣，舒适地卧在藤条的躺椅之中，微微地阖了眼睛，半沉思半入睡地静在那里。

他正在谛听着那雨打芭蕉的声音，有的时候象哀怨的少女的低诉，有的时候又象万千人马的奔驰；有的时候象深夜的木鱼，有的时候又象疏落的寒柝。

他入神地躺在那里，他头上还顶着丝织的小睡帽。但是看得见里面光亮的头发，和从头顶中间笔直挑上去的一条发纹，头发是向了两边梳向后面，中间显了肉色的本皮。他的鼻梁是高高的，使他稍觉不满意的是还不能戴上一架夹鼻梁的眼镜。他的眼睛闭着，他的嘴唇却显得有点不宜的笨厚，看起来总象说话和吃饭必不能和别人一样灵敏。（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的。）他的下巴也太宽，甚至于有两块骨头从下颚部露出来，十分象一个在热带河流中爬行的鳄鱼的下颚，他的耳朵是干枯得有一点象口蘑，还有那么多的皱纹，又十分瘦小，象黏着的一样。

这是现任××大学文学院主任兼教授的刘文涵博士。他是从小就性近文学的，在中学和大学学的也是文学，又在美国的××大学专修了三年，译了两回红楼梦，得过文学博士的学位。文学之外，他还旁及心理学，在大学里也担任心理学的课程。因为是暑假，所以他闲逸地偕了妻子和仆人，到这××山上的别墅来过夏。

再没有哪一年的夏天会有这样好，他一直这样 的 意 识着。他想回到城里的时候，和每一个友人都要先说 这 一 句话。他们都这样觉到，因为雨水多，所以他们更得尽兴地玩赏一番山水云烟。这座山是一迳以雨景出名的。而且今年的花又开得这样好，游人并不十分多，使他们更可以安静过着闲逸美妙的日子。

他今年有三十六岁，正该发胖一点的时候，而当他缓缓地站起来，把脚插在拖鞋里，走到廊前去看那芭蕉的时候，也就可看出他的身材正也不短。可是他上身显得长了一点，下身就自然觉得短了下去。他的肩头是一高一低，架在肩上的头永远是歪着。（自从他从外国回来，他就一直是如此。）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从肥大的蕉叶的空隙间还可以看见远近的山峰。云雾锁住了山的腰部，只露出如画的峰头，可是在那边，又有玉带一般的云气，蜿蜒尽致地在空中浮着，缠绕着尖削的山峰。

对这些美的景物，他永远能欣赏，也懂得如何欣赏，他的修养与天才已经造成了高深的鉴赏能力。

当他正在这么出神的时候，一个尖锐的女人声音，猛然地叫了起来。

"喂，你又一个人在这里发什么呆！"

对于这个声音，觉得熟习如同自己的手脚一般，他机械地装成了一个不自然的笑脸，回过头去，说一声"早安"，可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又叫起来。

"你把头朝那边看什么呀，我又不站在那边！"

他于是把头转了一个半圆，又重复了他的简短的言语和表情。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天天早晨跑到这里，不是呆站着就是死坐着，有什么趣味呢！"

这个一边埋怨着一边走着的女人，装扮得十分整齐，她年纪将近三十岁，身体稍稍胖了一点，脸蛋更是圆圆的，两腮好象是鼓着，初看似乎嘴里装着一大口气，可是等到张开嘴来说过话，却还是鼓得绷绷紧的。她的两颊是适宜地抹了悦目的杏黄，眼睛下面染了黑黑的一圈。她的头发，因为是电烫过的，一迳象小水蛇一般的蜷曲，只是那两月间新生出来的一股，显得平板的铺在头上。她象正在修染指甲。每当她迈一步，就隔着一层轻纱看得出肉的跳动，同时可见全身的重量残忍地压到那圆小的二寸高的鞋跟上。

她是在二十五岁那一年成了刘太太的。那时候她才从××大学政治系毕业，由于父母的介绍，一个星期和他订了婚，下星期就结婚了。

他们的结合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出十分显然的不宜来，（他们还曾有了一个四岁的男孩，）倒是为同学们之所艳羡；哪个人能才毕业就不失业呢？她所嫁的男人，又不只是一个愚呆的书呆子，才从外国回来就成为月收入四百元的大

学教授了。

她走到廊下来，把身子安顿在另外一张籐椅里。当着她坐下去的时候，那张椅子低低地呻吟了一声。

他仍然是站在那里，她于是又悄悄地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顺着他看的方向看过去。她什么都没有看见，水气把山径都遮得看不见了。突然的他觉察出身后有人，猛然回过头来，轻微地发了一声惊叫，就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来吓我？神经衰弱的人是受不住这样吓的。”

说着，他轻轻地拍拍自己的左胸部。

“我还以为你在看乡下姑娘看出神了呢！为什么不坐下来？”

说着，她就拉了他坐到他惯常坐的那张椅子里，他莫可奈何地低低叹了一口气，就顺了她的手势坐了下去。

“你为什么叹气？”

她已经听到了他的叹气，立刻把两腮更鼓起来，瞪起了圆圆的眼睛问。

“我没有叹气呵。你不知道，我近来呼吸器有点不大好，有的时候不大大地呼一口气就象要闷死似的。”

他一面说一面把衣袋里的烟斗取出来，装满了烟丝，划着火点起来抽着。这吸烟的习惯，是他离开美国转道欧洲回中国的时候在牛津大学旁听的两个星期中的两件重要纪念品之一。另外一件却是一些英文读音上带的“牛津音”。

心境完全被这个女人扰乱了，他期望着抽烟可以使心沉下去。他并不是不爱这个女人，有时候他觉得十分需要她，

有时候却又觉得她十分多余。

他默默地坐着，把烟轻逸地吐在空中，可是她立刻又滔滔地说起话来：

“我说你已经烦厌我了，是一点也不假。就看你早晨起来，一下子就跑到这里来出神，别人好心好意来看你，你又是一句话也不说。我真不明白你们男人的心怎么会这样——”

当她说这话的时候，他却正是全神灌注在自己的一点新奇发见里面。他正在想象中把喷吐在空中的烟比成云雾，把她的脸比成山峰。有的时候他看不见她的眼，有的时候他看不见她的鼻尖，有的时候又看不见她的两颊，（那两块涂着娇艳的杏黄胭脂的底下，他明白知道是藏着不少难看的汗斑！）后来他看得稍久，才觉得她美丽一点起来，也稍动人一点起来。可是他这样的呆看，马上被她觉察了，她就提高了声音问道：

“干什么你这样盯我，我是不配你理我的！”

说着就把头一偏，脸朝了墙壁。

他象才惊醒了似地急忙说道：

“青，何苦来！我哪里是故意不理你，我正计算着点事情，早晨我就跑下来，还不是怕你睡不舒贴？女人的心都太小，——”

她没有等他说完，就象受了突然一刺的野兽一样，转过脸来朝他叫道：

“我不要你说‘女人女人’的。我听不惯。告诉过你多少次，你还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你们‘男人男人’么？”

“当然可以的。”

她见他回答得迅速，知道自己失策了，只得索性装得凶狠些，瞪着眼睛道：

“总是这样‘女人女人’的，多么讨厌！”

“你不要我们说女人，要我们说什么呢？”

“不会说女子么？或是女孩子。”

她没等话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因为她想到了若是有人叫她女孩子的时候，那也是多么的不贴切。她还想把生气的脸放下来，可是一时象放不下，他也就乘机说道：

“算了吧，大好的日子，生那么大的气做什么？叫孩子在楼上听见了，也不大合适。”

“都是你给我气生嘛！”

她还故意努着嘴，可是在这情势下，严重的状态早就不容存在了。

“你看这景色多么好看，雨声多么好听，我们好好坐在这里享点清福不是一件很好的事么？”

这几句话好象微微打动了她，可是她又象猛然记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问道：

“方才你说的正在计算一件事是不是？”

“是的，我说过。”

“是什么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想问你来，今天是旧历的哪一天？”

“今天是七月二十九，明天就是地藏王菩萨生日，你到底想起了什么？”

“校长的太太不是八月初六的生日么，我想我们该赶回

去拜寿的。可是今年送点什么好呢？”

“依我看，最好是送支票。”

“送多少，二百可以么？”

“二百，不显得太寒伧么？那怎么叫人看得过眼？至少也得送五百。”

“五百？”他用略高一点的声音叫出来，然后又接着道，“我哪里还有五百现钱？”

“不要紧，我可以借给你，可是我们得先讲明，——”

“讲明什么？”

“月利四分，三月内归还。”

“好高的利息，法律都不允许。”

他笑着。

“我不管，这是家庭间的事，你要是不承认，我就不借。我并不是贪图你的利息。”

“好，好，没有关系，再过三两天我们就得回去，实在我们也住了不少日子了。下次再来又是一个年头了！”

他喟叹着，他那诗人的气分随时都要发露。他又十分留恋似地把眼睛尽望着外面。

这时候撑了伞穿了木屐的仆人走进来，把一份邮局送来的报纸交给他。他打开来，才看了一眼，就气愤地放高声音叫道：

“又是这一套，救灾活命，哪一次不是救他们赈款老爷们的灾！我是不相信，我是一文也不想捐！”

“谁叫你每天看报纸，凭空生这份闲气！我就简直不看报，从我在学校里的时候就这样！”

她很得意地说着，可是他还在仔细地看。那个才把脚插进木屐里的仆人，缩回脚又走了进来，小心地站在一旁，象有什么话要说出来似的。

“你有事情么？”

他没有抬起眼来问着。

“是，老爷，我想求求您，您看看是哪儿发了水？”

“黄河决口。”

“决口就是开口子了吧，您再看看淹了哪儿县？”

“多着呢，有十几县吧，你是哪一县的？”

“我们那里是××县管。”

“××县，”他一面喃喃地述着，一面仔细在寻找那个地名，一会儿，象发现了奇迹那么高兴地叫出来：“不错，有的，淹了四五天了。你的家里没有来信么？”

“没有来信，没有人会写呀。您看看，集上也不一定有人写的。我们那黄家村淹了没有？”

“这倒不知道。报纸上不能说的那么详细，只说××县淹了四十三村，只有两个村子没有水——”

“一定是鲍家集和黑沙屯了。”

“是的，”他露了一点惊喜，“你怎么会知道？”

“我们那一方只有那两个地方高——”

说着，他惨然地低下头去，也忘了在尊贵主人面前应有的礼貌，便大声叹气起来。

“你不用难过，”他表示十分同情地说，“水头只有七八尺，不会淹到楼上的，顶多有点不方便也就是了。”

“老爷，我们那里没有楼呀！”

仆人的声音几乎要哭出来。

“怎么，连楼房都没有？”

正把猩红色的蔻丹涂在指甲上的太太这时候也颇感兴趣地插了进来。

“是，太太，我们没有楼。”

“那也不妨事，躲在屋顶上，挨上个两三天，自然会有人来救的。”

“我们那里只有茅草房，禁不住一阵水，走得快的还能逃到十五里外的黑沙屯，要不就一定得淹死！”

他实在忍不住了，眼泪直流下来，拿手擦着，抽咽着退了出去。

“有这样严重么，真想不到！”

男主人自己问了自己，随即把报纸摊在膝头上，载着国内要闻的那一版正被他的眼睛所触到。那上面用着特号字标题的都是关于水的消息。被称为浪子的黄河的决口是不可避免的了。平稳的长江也已有过二次的不稳。宣泄水势的湖泽，好象已都失去了作用。上游的雨大，水涨了，支流的水高涨了，猛烈的大溜将冲下来。因要防止更大的灾难，于是提议了决埝放水的办法。

“平时这些管理河工的人到底干的什么！”他忿忿地叫着，猛然把手拍在膝头上。他又想起前些日子有许多管理河工的官员称病告假的事，他以为这都是不可原谅的。他脑子里立刻浮起了一幅洪水泛滥的图画。无情的水是遍地横流，填满了每一个小小的洞穴。卷去了没有逃得及的人畜，就是那些躲在树梢屋顶的，也随时都有卷入洪流的可能。他又想

着，当一个人在和死亡作最后挣扎的顷刻，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突然记起年轻时候听到的一段故事，（他已经忘记了是祖父或是父亲说给他的，）说是有一次洪水泛滥的时候，一只逃难的船已经装载了很大的重量，突然水中伸出一只手抓住了船的一边，跟着露出水淋淋的一个头来哀叫道："救命啊！救命啊！"那只船为了一侧的重量突然加大，立即显着不平衡，看看快要覆没。于是船中一个勇敢有为的英雄抽出了佩刀，斩断了那只攀援的手，水中那个人，就一浮一沉地随波流去，一会儿消失在沉默之中，只留着船板一块殷红的鲜血。……

他想那个水中人倘使就是自己，不知该起怎样的感想。已经被水冲得昏昏沉沉，突然抓到了一件东西，张眼看时，正是一只可救自己活命的船只，却谁知船中人不但不肯相救，倒砍了自己的手指去，那一时间的失望，不知该怎样想象才好！

现在在这么广大的被灾区里，象这样残忍的事情会不会有呢？默默飘流无人睬及的尸体又该有多少呢？即使侥幸从水中逃出了命，而仍须受饥寒逼迫的人有多少呢！……

当他正被这凄惨的想象所占据时，突然一只象猴猿一般爪子的手，一把将那张报纸抢了过去。那时他的视线虽然已经不在那张报纸上，可是他正朝着它在沉思，因此这一只突来的手，不免使他的平静的脑海猛的被搅动一下。

他打了一个寒噤，抬起头来，就又看到那张满是怒气的脸。

"这么半天，你就不和我说一句话！"

"唉，青，你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什么？"

"今年的灾情可真是了不得，这么多地方！"

"那么多地方总没有淹到我们，要你凭空担心做什么！"

她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摇着头，头发扬了起来，象孩子们玩的拨浪鼓一样。

她忍住气愤，重又坐了下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象深明男子的薄幸似地开始责备起来：

"我们女人——女子，就只能受你们的玩弄，没有结婚的时候，还算好，我们比什么都高；做了你们男人的妻子，连一张报纸都不如。你们情愿把精神都放到一张纸上面，也不肯来和我们好好说几句话，是不是这样的，你说？"

"你错了，青，话不该这么说。"

"不这么说怎么说？上课的时候，你每天都是书，好象你不是娶的我，却娶的书。"

"唉，这误会有多么大！"

他皱着眉，莫可奈何地微微摇着头。

"到了暑假，早就说好痛痛快快过上两个多月。哪一天你不还是照样冷淡我？你情愿一个人呆呆坐在楼下，坐在山石上，总不肯在我身边多耽一刻，我早看透了，你厌了我，你不如说明白，省得两个人都觉着不自在。"

"你都说错了，你看我是那样的人么？我哪里有一点那样的意思，……"

"哼！"她象不屑似地在鼻子里出了一声，"你们男人哪一个不是喜新厌旧？还说呢！"

“你倒不妨告诉我一声，我的‘新’是哪个？”

他故意打趣地说着，他知道不能任着这件事严重地拖下去，他站起来，走到她身边。

“那一层你也许还没有得手，不过迟早总要有的。”

“好象你比我自己都知道得清楚呢。”

“当然哪，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呵！”

她得意地低下眼去赏玩着自己的手指，每个手指的尖端都是尖瘦的，染着红馥馥的颜色。

他不说一句话，呵呵地笑了起来，她惊讶地抬起眼睛来望着，他仍然笑个不止。她好象气极了，把圆圆的小拳头打在他的腿骨上，可是这时候他们听见了楼梯响着的声音，他们立刻就知道这是贝贝走下来了。男的停止了笑，女的也减了怒气。

他向楼梯那边跨进一步去，果然那个满了四岁的贝贝正走了下来。

他看见了他，机械地举举右手，叫了一声爸。随后，就一步一步地走着。

这个孩子是他应用最新的心理学来教养着的。衣服的大小，颜色，和一切饰品，都有着心理学上的根据。言语行动，也都依照心理学使它作最合宜的发展。可是结果却令人不得不有点惊异：那孩子倒好象比一般孩子更加迟钝，更加呆板。

他俯下身去，用脸亲着孩子的脸，然后牵着他的手，走到廊下来。

看见了母亲也是照样地举举右手，叫了一声妈。站到母

亲跟前，她也亲亲脸，可是等她的嘴几乎碰到孩子的脸的时候，他就用英文严肃地说：

“你不该这样做，亲爱的。”

她没有理他，却向孩子问起照例的话来：

“贝贝，晚上睡得好么？”

孩子点点头。

“今天快活么？”

也点点头。

“喜欢妈妈么？”

仍然是点点头。象一个深知礼节的成年人一样，笔直地站在那里。

“跟我去散散步吧。”

他就牵了他的手，在廊下踱起步来。他留心数着，到了二百步就停止，这才又坐下去，把孩子放在膝头上。

“你看看外边美么？”

孩子出乎意外地摇了摇头。

“你不喜欢看么？”

孩子就点点头。

他心里怀疑起来了，这是为了什么原因呢？这样美的景色该打动一切幼年和老年人的，是不是母亲给了孩子什么坏影响才成为这样愚笨？

过了十五分钟，他又把孩子打发到楼上去，那个负着特殊训练责任的保姆，已经在门口那里等着。

“去吧，贝贝，你该找你的世界去了，等一下再来吧。”

孩子又是举举手，和他们说了两声“再见”，一步一步地走回到楼上去。

估计着孩子已上了楼，她就对他说：

“看你的心理学方法，把小孩子变成一个呆子了。”

他自己虽然也有一点怀疑，但是在她面前是不能显出一点信仰动摇来的，就说：

“这正是要将来的发展健全，这时候不能求速。你不信，到了十岁他就是一个了不得的神童了。”

“那我倒要张开眼睛等着看！其实，也难说，这个孩子的命就不十分好。”

“什么叫做命，真没有道理。”

“我早给他批过了一回八字，命里注定就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她说着，咽一口过多的唾液，又接着说：“反正第二个孩子是由我了，你不能管。”

“那一定，我早就答应你的。”他愉快地说着，虽然第二个孩子还未见出世的预兆，他们到早已替他定下了一条该走的道路。

“喂，你来看，”他招她站到廊前，向着远山的那一面，“你看那山头，你再看那树，象不象米芾的山水？”

云气正在恣情的翻滚，冥冥中象有一位具有匠心的神人，把那白茫茫的气这里放一堆，那里安一垛，映衬得底下的山峰和树木更加峻峭，更加清秀。

这一时她也象被打动了，不觉失口说道：

“涵，真是美，我们真是美！”

这一整天又是时大时小地没有间断的下着雨，晚饭后，

他们舒适地坐在沙发里喝浓咖啡。他们都想着世界上没有大不了的事，即使有二十丈高的洪水冲了来，也还不能沾湿他们的鞋底。仆人敲着门，送进今天的晚报来，她立刻就放在一旁，还和他说不必看了，不会有什么事。可是这已经象是成为习惯了，他仍然拿过来看着。

他立刻看到了一则用三号字排着的新闻，说是这附近地带，因为山洪暴发，把东西两条铁路都冲断了。水还没有退，行车已经断了，两星期内怕不能恢复原状。

他的脸突然变色了，坐在那里的她，问明了原因，也象有点失措，就说道：

“这一来我们就赶不回去了。”

他颓然地说着，他心里清清楚楚地想起了一切事情，他知道已经有人在挖他的位置，他只有趁早去讨好校长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不是都已经算好了么？可是这一下子什么都失败了。

他象放在热水里的螃蟹，无地可钻。他开始在这房里踱起步来，忽横忽直地，不知怎样才好。他甚至于开始悔恨不该到山上来。

“到银行代办处汇一笔钱去，不也误不了事么？”

她聪明地说出这个办法，象是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思索。

“怎么成？邮信当然也断了。”

“不会电汇么？那也一样的。”

“要命的是这一件事并不能那么公开，就是我们亲自回去，也不能彰明昭著的干，还得你象那一次偷偷放到她的手心里去才有用呢。”

“那么，这可怎么办？”

她也觉得事情有些尴尬了。她的兄弟才从××大学毕业，这一次不也是要到这个学校来做一个助教么？本来这也要靠他的力量，如果他自己也已不能存在，别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惟独这一次，她才十二分对他同情，她劝他说：

“想想看，也许有妥当一点的办法，不要着急呵。”

“早知道昨天就该走了。都是这该死的雨，总是落，没有完，结果是把山洪也引下来了！”

“这都是天意，埋怨也没有用。或许明天水就过去，两三天路就修好，不也误不了事么？”

“怎么能够呢？这催命的雨，一直到现在还不停，哪里就会收水！”

“那可说不定，睡一觉，明天就是好太阳。时候真也不早了，还是睡去吧。”

雨声还是有韵般地打着芭蕉，可是他却皱皱眉，关了灯，伴着她一同走上楼去。

他怀着就要晴起来的希望睡到床上去，可是他不能入睡。才躺下的妻不久就睡着了，他却焦躁得没有一点睡意。听听外面，仍然是淅沥的雨声，他以为是自己耳神经的错乱，他轻轻地下了床，走近窗口，雨声就更听的清晰。

他想着为什么这样凑巧呢，刚刚算计着该回去的日子，偏遇见了这样的事，别真就应了那位哲学博士同事的话，他今年流年不利吧？

若是真的流年不利，就怎么样的舛错都该出来了，那他

的主任一定被别人挤下来，也许连一个教授也当不成。一时间，叫他这么一个文学博士去干什么呢？而且生活是一天一天地扩大了起来，怎么能再缩回去，象他从前在大学里过着苦学生时代的生活？

想着这，他的心就不由得战慄起来。他知道这些都是可能的事，都是马上就要实现的……

他不敢想下去，他怕想下去，他知道那会把他的路逼得愈来愈窄，……

他若是只有一个人，那也还好办。如今他还有那个妻，说得清楚一点，那个妻肯贸然地嫁了他，正靠他的地位做吸引。还有他那个孩子，一直用心理学原理养了起来的，那又该怎么样贯彻他的训练呢？

将来的路即使没有什么可怕，眼前却是十分值得忧虑，值得着急。

轻风吹动着肥大的蕉叶，这一株的也许抚到了 那 一 株的，发出轻沙沙的声音，象是近邻相遇的寒暄。可是他对于这一切都没有兴趣了。没有景物，没有诗意，现实的危机把什么都活生生地绞断了。

“这还不是生死的问题呵！”他自己想着，于是想到那个仆人的哭泣，也并不觉十分可笑。

他莫可奈何地又躺到床上去，一时间他还是不能睡熟。可是渐渐地他忘记了自己，顿然间又觉得太阳懊人的微温。他快活地醒转来，他看见天是晴了，太阳正庄严美丽地从东方升上来。

可是当他真个醒来的时候，他知道天还没有亮，这一阵

子又落着象倾倒一般的大雨。远远近近都响着急雨打山石的声音，只是一片嘈杂。狂风还助着威，松涛雄壮地响着。

他先是想到了宋徽宗的画幅，随着他就记起了一切的事，不由得失口骂了出来：

“该死的天！”

他不能再睡，只闭紧了眼睛，把两手用力地掩住了耳朵。他在等待或是希望什么呢？他或许一点也不知道。

（选自1935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珠落集》）

珠　落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学校是在距市二十里左右的乡间，所以在星期六的下午和其他休假日，定要坐了市乡间的长途汽车才能到市里去。同学们到那时候都穿得整整齐齐的，走到要经过十分钟步行的车站，个个人都有着红涨的脸，看到车子来就把自己的身子塞到里面。因为汽车是又小又少，人人都有着急迫的心，于是就是女学生来，也得不到什么特殊的尊敬。这车就被由gasoline的燃烧而发出的力量，送到接近市内电车的终点，于是这汽车剩了一个空的躯壳，转过身去，再走着才走过的路。

现在，有说一说这近市的汽车站的必要。虽然是衔接了市内的电车，仍然要穿过铁道栅栏和一条冷静的街，才可以到那建筑在黄金上的近代城市区。这面呢，排了江北人居住的草棚，走出走进的是蓬头垢面的老少男女，是铺着不平整石块的路，在那面就有自备车在柏油路上一点也没有声音地溜来溜去。一个人若是站在这两面的中间，就很容易分出天

堂和地狱来。

就是在这停站的路旁，为了乘客们的方便和他们自己的一点点利益，有三四个很小的水果摊。有的还卖一些麻饼，这全是为了车夫的预备，象我们，只能享到用银角兑成铜元的便利。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肥胖，大身材，有麻子的红脸说着浑厚的山东话的小商人，有时候还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妇女，缠着小脚，有着几天未曾洗的脸坐在他的身旁。还常看到的却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坐在他的膝上，脸色苍白白的，露出了营养不足的样子，因为常常听着他向顾客们讨着很规矩的价钱，而且是被还了够本的价钱，也就痛痛快快卖了，打动我的一点好奇心，每次若是有兑换的事，我一定走到他那里。

看他是有近四十的样子，总是在笑着。他的笑，多半是向了坐在他怀里的孩子，常时还把脸贴到孩子的脸上，那时孩子一定皱了眉，因为他生有硬的短髭。

在一个冬天的晚间，因为是下午看一位新从外国回来的朋友，九点钟的时候，才赶到了停站。朋友也曾劝我在市内过一夜，可是我向来有离开自己的床便不能安睡的癖性，坚持着要回到校里去。真也巧，那天还吹着大风，我自己因为穿得很多，只要把头缩在大衣领的里面，就也不觉得什么。摸摸衣袋，只有六个铜元了，我只能又把一个银双角掏出来去兑。那时只有一个摊还在那里，守着那个摊子的正是我所说的那个人。

我把银角给他，他就把包好了的一包铜元给我，象往常

一样顺手放在衣袋里。因为脚有一点冻得麻了，就来回地走着。偶然间看到在他那掩着的皮袍露了孩子的脸，在街灯之下，真是象已经死了的。可是明明我却听见他在那里哼着不知的眠歌，一只手轻轻地拍着。

等了许久汽车还不见来，我就想着和他谈一谈话，是我先说：

“听你的口音好象山东人呢？”

“是呀，我是山东兖州府，你先生呢？”

“我是×城人。”

“我也听出你先生是×城的，”他抢着把这句话说出来，可是他没有忘记摇着自己的身躯。

“天真冷。”

“可不是吗，这一刮风该更冷，你先生请坐。”他说着，把身躯移动一下，在他的木凳上让出一个空子来。

“我不坐，天太冷，坐下更冷”，我回答他，“你那怀里的小孩子是你的——”

“是我跟前的孩子”。说着这句话，他露了很得意的笑，好象把冬日的寒冷也都忘了一样。

“有几岁了？”

“才五岁，你先生喝茶么？”

他把一个泥壶从堆了旧棉花的竹篮子里取出来，先还特意把碗洗一洗，然后才为我倒满一杯。

“我不喝，我不喝，谢谢你。”在那时候我看到那腾腾冒上的热气，心中是想着喝下去驱驱寒冷，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却使我说着拒绝的话。

他好象也看出我的真意来了，他没有再来强我，举到自己的嘴边喝一口。

就是孩子已经在睡中，他也不时把自己的脸贴着孩子的脸，我逼真地看到父亲如何爱他的儿子。

“你先生来的真不巧，若是早来一步，就能坐上刚刚开走的车子。”

“也没有什么要紧事，怕什么呢？只要能有车子来就好了。你一天卖多少钱？”

“啨，小意思，夏天秋天卖点水果还好，到冬天卖点干货，一天也卖不到几个钱。”他说着还叹了一口气。“没有法子，旁的还有什么事好做？你先生到这里几年了？”

“我，有四年了，现在××大学。”

“一年成是要好点子钱吧？”

“也不太多，五六百就可以。”

“五六百！”他露了惊讶的神气，“那还不算多么？”

“还有多的呢！”

“唉，你们先生才是有福气的人。”

“哪里来的福气，不都是吃了睡，睡了吃地消磨着日子么！”

“可是象我们这样的人，因为今天生意做得不多，就要在这里，孩子困了，就在这里睡，人也只能强顶着冷风，你先生会吃这样的苦么？”

听到他的一番话，一时间想不出适宜的话来回答。想着自己苦是没有父兄已经造好的环境，就说生为他的儿子吧，那不也就要一天到晚在街头上生长，到了我这年纪，无论如

何也走不进大学的门来吧。这一定是他所说的福气两个字吧，可是这不是我自己的，是我父亲给我的么？那为什么旁人的父亲不给他们呢？我真解释不出这里面的理由，我只默默地站在那里想着。

“你的家住在哪里？”我又向他问。

“就在那面，没有多少路。”他就把手朝了那一带草棚指着。

“一共有几口人？”

“除去我们爷儿俩，还有孩子的妈妈，家乡里还有老娘，由我兄弟养活着。”

说了这么多的话，汽车已经来了，等到转过身来，他就说：

“先生请上车吧，里面总暖和一点。”

“不忙，总要停停的。”我这样说就接着问在这里做生意要多少捐，另外有什么开销的话。到车子真的要开行了，我才很客气地向他告别，走到车里面去。

后来我们就真成为朋友了。在我每次到他那里把银角换成铜元的时候，他总是在一包铜元之外加上一个铜元。这使我莫明其妙了，于是就向他问：

“怎么多拿一个铜元是什么意思？”

“你先生不知道，那里面是少了一个。”他露了憨直的笑来。

“你这样补给我，你不是白白做这生意了么？”

“嗐，我哪里要你先生的钱，那还够朋友么！”

这倒真使我有一点窘了，我不能不到他这里来兑换；可

是每次他把一个铜元补给我的时候又深深增加了胸内的不安。象他那样的人，我也不敢说把这一个铜元退还给他，因为他会把我的本意误会了。

渐渐地我知道他是四十岁，在三年前因为饥荒才从家乡出来把一点积蓄做了本钱，为的是能赚几个钱吃饭。因为生过三个儿子都没有到十岁就先后地死了，所以对这么一个六岁的孩子，才有说不出的溺爱。

“呵，这小孩已经有六岁了！”我听到他把孩子的年岁告诉我的时候，深深地露了惊讶的样子。

“可不是么，先生。这孩子生下就单薄，我请来一个算命的，他说这孩子也是来讨债的。听这话我就拿出钱来，叫他妈妈到娘娘庙去烧香许愿，将来若是我们孩子发达起来，一定把娘娘庙重修一回……”

“这能有用么？”我好奇地问着，稍稍含了一点听故事的意味。

“你先生不知道灵验可大呢！那两天这孩子正发烧，他妈从庙里回来孩子就好了。”他说着，又把嘴在那个瘦弱的孩子脸上亲着，可巧我的手在衣袋里摸出一块糖来，我就拿给那孩子。

“快谢谢人家吧，这孩子一点也不懂礼法。”他先在教唆着，看看那孩子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又稍稍带一些申斥的口气。

至于他对孩子将来的希望呢，他也告诉过我。最要紧的当然是盼着长成一条刀戳不倒的汉子，那么就带了他做生意，那时候，譬如说他要出去散散心，因为有人在那里照

管，就可以随了意去玩玩。若是有流氓来欺负他呢，有儿子出来把那群狗×的打个七死八活，他自己也可以在旁拍拍掌。他告诉我这事情是有过的。可是他现在还有气力和他们对付，若是老了，就免不掉要吃亏了。他还说，盼着孩子生意做得好，开一个店，赚了钱好去回家还愿，养老。

“那你就是老太爷了。”

“哪里，哪里，——”他好象已经成为幻想中的富翁，笑着谦虚着。“到那时候我请你先生到兖州府来逛逛，在我们家里也住上他个把月。”

“好，到那时候我一定去。”好象真事一样地和他说了。

我不知怎样，每次经过那里，一有了机会，就喜欢凑到他那里闲谈一下。有的时候又很情愿把一辆汽车错过去，为的多和他谈谈。在这时，他一定会觉得惊奇地问。

“你先生怎么不坐这辆车走呢？”

“没有要紧事，谈谈也是好的。”

脑里存了深厚阶级思想的同学，常常用了奇异的眼光来望我，因为看到我和他那样的人坐在一条木凳子上，甚至于在学校中发生一种流言，用一种最浅薄的观察因之确定我是有倾向的人。旁人的话。一直我是不顾的，因为我是很知道“大众”是一个什么东西。就如同碰了一大群狗，它们都叫着张开嘴来咬你；可是如果抓出来一个，提了它的颈毛，它就驯服得一声也不叫，翻着眼，前腿拜着，等你把它释放。放过之后，说不定仍然要跑回它的群里去，再随着空叫几声。我不去说明也不去争辩，流言终于象青烟一样地消了。

冬天过去之后，初春的时节因为衣服的不慎引起的伤

风，没有即刻疗好，就成为肺炎了。听见医生的断定，象梦到在山顶上坠下来那样打了一个寒战，不得已请了长假，回到北方去，在西山疗养院住了两个月。最可笑的是想起了平时被人称为康健的记号的两颊上的红晕，竟是肺病患者一点特有的现象。

从山上走下来，肤色成为微黑的，身体也是颇健壮了。本来想藉这机会在家里读一点书；可是为了祖父之丧，我的心又沉在悲痛之中。自然祖父是最爱我的人，一旦死去了，有说不出的伤恸；可是由于我过于 sentimental，就一直也不能把这悲哀淡下去，脑子里常常浮起一个祥和老人的脸来，泪也就不自禁地流下来了。为这事父亲母亲很担心，常时来劝我。就是我自己也知道这是如何不宜的事；但是又没有法子来制止自己情感的发泄。还是由于时间的磨炼我渐渐地忘了，可是我半年的休假和一个暑假的时候都已过去。

我来到学校的时候，正是热得喘不出一口气的夏末。也许由于我在北方住得久了，一时间来到比较热的地方，更灵敏地感到不可耐的闷热。人也真是奇怪的动物，我记得在冬天的时候，怎么盼着夏天的日子，连“就是热死也没有这样苦”的话也说过，可是到了还不致于把人热死的时候，就在心中想着：“就是冻死也没有这样苦”的话了。

到有事情要到市内的时候，在市乡间的停站留意我的旧朋友，我大大地失望了，这是因为他没有在这里，而且就是附近的地方，我也看不见他。在胸中总有小小的怅惘，归途上我尽了我的力量来思索。

——难说真就在这半年的期间，就会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么？他不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正如同他不会成为一个只靠旁人施与而生活的人一样。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是不是病了，或是因为病而死去了？也许这几天他不愿意做生意，可是他说过这时候是最能多卖些水果赚点钱的。……

我自己想着，又没有一点事迹来给我证明，终于也得不出一个相当的结论来。在每次走过停站的时候，我仍然很留意，看什么时候我还能看见他。就是这样，我还是一点也望不到他的影子。

因为选了社会问题的课程，在学期之中有了几次视察。看过了模范监狱，看过了地方法院，末了又去到救济院。这性质有一半是慈善的，收留了街头的乞丐，迷路的孩童，从火坑中跳出来的妓女，还有一部分是疯人院。

走到了疯人部，使我想到是走进了一个动物园里面。每一个人锁在木栏里，有的还加上笨重的铁锁。一种潮湿秽臭的气味，几乎可以把人冲得昏过去。随了我们的招待人说着每一个人的病况，我看见了四十岁的女人裸了上体在大哭，招待人说她是因为丈夫死在战场上面。还有一个年青青的人总是在那里喃喃地，也不知说些什么，招待人告诉我们这是由于恋爱上的刺激。在说着的时候，他露了点讥讽的笑来。

"请你们注意，这个人是为了独生儿子死了，他的神经错乱，用刀杀了他的妻，所以才到这里来。"又走到一间木栏前，招待人和我们这样说。

当我的眼睛从抄写本上抬起来，我就看到一个男人坐在地上，手里象抱有一个孩子的姿式，低低地唱了不知名的催眠歌。他的身材和他的面貌，对我都有一点熟习；甚至于他

那声音，也好象是在哪里听见过的。

我正在思索的时候，同来的同学走过去了，不知是什么缘故，我竟一步也不想移动，呆呆地站在那里。终于记起来他就是我从前在汽车停站那里所认得的朋友；可是他的头发很长，脸也瘦下许多去，因为有大的骨骼，身材还是大的。

骤然间看见了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心中不知有什么滋味。

“喂，喂，”我先叫着，看到他慢慢地把脸朝了我，“你还记得起来我么？”

他缓缓地站起来了，两只眼直直地望了我，走到木栏的前面。他的样子很怕人，我不得不退后一步，因为怕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

他两只手放在木栏的上面，脸紧紧地贴着，象看一个陌生人似地看着我。

“你听见了么，我方才问你还认得我么？”我又重复说一次。

“你可怜我吧，他们把我的孩子藏起来了，把我一个人关起来，你把门替我打开，你听，我的孩子哭了呢！”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末了真象听得见声音似地在侧着耳朵。

我望着他那恳求的样子，心中有说不出的凄伤，他又在接着说：

“他们把我的孩子偷去了还骗我说是死了，我明明看见他们抱出去的。别人骗我，我的老婆也骗我；后来她自己也睡着了，他们又把她偷了去——”他说到这里，略为停一下，“她没有了我不怕，我的孩子呢，我舍不得呀！你修修

好吧！就把我放出来，等我找到了我的孩子，再走进来也是情愿的。”

我看见他的泪也是在眼圈里闪烁着了。他说了这许多话，好象是对每一个人都可以说的，他并没想起我和他从前是认识的。为引起他的记忆我又向他说：

“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你不记得那个汽车停站么？你每次还多补一个铜子给我。你想一想，你告诉我，你的儿子是什么时候死的呢？”

我的话他仍然没有听懂，他只招着手，象是要我走近一点的意思。

才顺了他的意，稍微移动一点，突然间他右手伸出来想抓我的衣服。因为知道怕有什么意外，事前有了准备；我就用左手架开他的手，可是他却紧紧拉住我的手。在这时候，他另外的手正想也伸出来，可是被我的右手握住了。

“你，你抢去了我的孩子，还想抢去我么？救命呵！……”他大声地叫着，同时用着力量拉了我的手。

为这声音惊动了，夫役和同学们都赶了来。他们帮着我使他的手松了，他就象孩子一样地坐在地上，放声哭起来。

另外的人追问我如何会被他拉了，我为不忍再掀起胸中的悲伤，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可是我永久地记住了一个好心人的结局是这样的。

那样一个纯朴的人，不只以后没有在原来的地方见过，就是这世界他也没再恋恋地活下去到雪花飘飞的日子。

（选自1935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珠落集》）

早春的寒雨

“经理……您说说……我干了五年……哪一天我不是早到晚归？……不能辞了我……公司的事又不是不好……就是，就是您给我减点薪我也得干——”

这一个月里，几乎每天他都要这样地说着，有时候向了窗口，有时候朝着有霉湿气的墙角，有时候仰起头来向着天空，有时候对着他那只有三岁的茫不知事的孩子。每次说过之后都引起心中的悔恨，自己咬着自己的嘴唇，抓着自己的头发，喃喃着：

“那时候为什么我不和他说呀？……为什么我要接过来那退职金呢？……我怎么会这样笨，……这样一点用也没有呵！”

他只记起来那时候他象给丢到冷水里，打了一点寒战，一句话也不曾说，接过来一个半月的薪金，转身就朝外走了。还是好心的同事提醒他，他才记起来把用了五年的小茶壶包好，把钥匙放下，检点着自己零碎的物件。他留恋地看了看写字台，默想着台面上不知渗了他多少汗，他象亲人似

地把台面摸了一遍。破了的墨水瓶，前天才告诉要换过一个，他就任它残破的留在那里，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走回来了。

“为什么我不去哀求他们呢？……五年间不会没有一点感情吧？……我和他说减点薪他就一定会留下我了，……为什么那时候我不去说呢？——”

那时候他的嘴却未曾动一动，只是在离开那办公室的时节，把一口唾沫吐到痰盂里，随着象往常一样地，低下头去看看有没有血丝。……

他放下了抓着头发的手，摸摸咬得发痛的嘴唇，他看到了缠绕在手指上的几根头发和指尖上的血渍。他摇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衬了凌乱的长发和鬓髭，他的脸显得愈是苍白了。上额象是禁不起头发的重压，挤得没有了，使每个看到他的人立刻就要说：“为什么不把头发掠上去呢，这样子有多么闷呀！”他那尖尖的鼻子，夏天总是冒着汗珠，冬天总是冰凉。整个的脸显然是不平匀，左面的一半有点歪斜，在眉梢那里，有块钱大的灰色的疤痕。比起右眼来，左眼是又圆又大，时常象是疲惫得睁不开。他的嘴唇显得短小了点，不整齐的牙齿就时时露到外面来；可是他时时记着把上嘴唇向下伸着，不使它们显出。

他是瘦弱的，穿了一件肥大的棉袍，象罩了一口钟。他的背有些弯了，当着每次咳嗽的时候，他的背显得更弯一些。他时常欢喜用一只手拉着或是压着另一只手的骨节，使它咯咯地响，这样他的心才象爽朗一点。

可是这几天，他的心更是一点也不能爽朗了。为了那个才只三岁的孩子发着高热。他曾抱了他走过半里路到医生那里去看，医生说是不大要紧的；可是他却记起来从前那个孩子就是得了没有什么要紧的病死了，这次那个医生却再三地说：

“病是不要紧的，也不可着了风寒，怕转成了别的病。”

“怎么，转成了别的病就要怎么样呢？”

那时他象半狂了似地惊恐着。

“也没有什么大关系，不过是治着麻烦一点。”

这样他的心才稍稍安下一点来。他知道得很清楚，来到医生这里和请到家中，诊金有多么大的差别。他只在心中盘算着：“下次的时候再盖得严点。”

吃下药去的孩子显得安静一些了，他能安静地睡着。也不再有那么多的呓语和哭叫。

初春的天，下着雨，只有小小的天井，楼下显得更阴暗了。随了斜飘的雨丝，是潮腻腻的寒冷，扑到人的身上，也象扑到人的心上，粘住了再也不移动。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缩着肩，两只手拢在袖筒里。一张当日的报纸放在身边，他早已把要闻，地方新闻，和广告仔仔细细看过了。其实当他买来了一张报，首先要读的就是征求广告，他留意什么地方会需要他这样的一个人手，也曾看到觉得对自己还适宜的位置，写了信去，从来就没有得着一封回信。他愤恨地咒骂着那些骗人的家伙们，可是每次报纸到了手，他还是自然而然地翻到了那一栏，看到了一则合宜

的征求，就自已说："再试这一次吧。"

"我做些什么呢，我做些什么呢？"

一面心中这样想着，一面就站起身来，在房子里踱着。他数着步子，一啊二啊三啊地，一直数到近两百的数目，突然咳嗽起来。他赶忙把衣袖掩了嘴，也没有来得及，睡着的孩子已经被这声音惊醒了。

"妈……妈，……"

醒了就哭起来，他什么也不顾，赶着把孩子抱起来。

"宝宝，爸爸在这儿呢。"

"不，……不，……我不要爸爸，我要妈妈！"

孩子摇着头扭着身躯，本来就不知道怎么样才抱得好，就更失措了，孩子险些从他的手臂中溜下来。

"不要哭，不要哭。妈妈就要回来了。"

尽情地哄着，孩子却爽性大声地哭起来，可是哭了一阵，就显得疲乏了。他不停地摇着，嘴里不知哼了些什么，孩子就在他手臂中睡着了。他轻轻地又把孩子放到床上，盖好了被，自己掏出手帕来擦去额上渗出来的汗珠。

窗外的雨还在滴着，象是这一世也落不完似的，他想起妻说过她就厌烦这样的雨的话，他的心中起了无限的歉疚，因为她每天还要跑到五里外的一个小学校里去教书。

看看钟，两只针都在两点那里，总还要过两个多钟头她才能回家。往常他的办公室到那里还顺路，有时他就到学校那里去接她，可是现在他只是在家里等待。有一次他特意抱了孩子去等她，当她走出来时，立刻就显得十分不安似地和他说这样远实在不必来，天又冷，孩子着了冷也不好。原想

给她一点惊喜的，被她这几句话把什么兴致也打消了，就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相伴回到家里。

“是的，也许她不愿意使人遇到她这丢丑的丈夫呵！”

独自一个人的时节，他就会这样回想着，愈是这样想，心中愈觉得为烦愁纽结住了，气急地拍着自己的胸，大口的血就吐了出来。

“这是何苦呢，这么多年了，你还这样——”

当着妻知道了，就和他说着。也觉得自赧似地辩白着并不是把事情看成那么严重，实在是自己的身体过于不好了。

缘于肺弱体质不良，各色的鱼肝油也不知道吃过多少瓶了，已经到了一闻见那气味就要呕吐的情形。爽性就不再用药品，妻说到的时候就这样回答：

“总之这是一种贵族病，没有钱也没有法子治得好，不如等到发了财再去调养，算不了什么。”

连小小的职业也失去了，怎么能想到将来的富有呢？为了没有路，就信起命运来，不只求问星卜，即是自己一个人，也时常猜着将来的运命。

他又坐下去，捡起来落在地上的报纸，在心里想着：

“若是第一版上的口，比第二版的多，我就会有好运气——”

这样想过了就起始数着，他是那么用心，不放过去一个，遇到了一个器字，他象孩子般地喜悦，因为那一个字就有四个口。数过了第一版又数第二版，结果是第二版多了十五个。

“完了，完了，这一下什么都完了！”

他嗒然地把报纸放下，心灰意懒地伸直了身子。

扭过头去望着钟，还只是两点半，卖白果粥的正拖了长长的叫卖声喊过去。楼上的人好象起床了，听得出杂沓的脚步。突然砰的一声，好象是一张木凳倒下来，睡着的孩子惊得两肩一抬，却没有醒。他的心也惊了一下，又平下去，巷里卖馄饨的梆子起始不断地敲起来，许多叫卖声音都响着，要闷死人的低音，震破耳朵的高音，有的急得象从嘴里跳出来一个一个的字音，有的慢得使人不耐烦，想拉开嘴，替他快点掏出来。二楼的女人才起身就用破嗓子向着对面二楼的女人招呼，象用指甲抓着搪瓷脸盆那样的声音。这许许多多的声音，都象在他的耳边，朝着他的耳朵响。

“滚，滚，都滚开！——”他掩着耳朵叫，“为什么你们都来吵我呵！”

随着他还推开门跑到小天井里，雨落在他的头上，他又很快地退回来。他关上门，还把窗子也关上，外面的声音真就小下一点去了。

孩子睡足了醒转来，这一次没有哭，他俯身去亲着孩子的脸，孩子突然叫起来：

“痛呀……胡子……痛呀！”

“呵呵，爸爸忘了，爸爸的错……”

他一面喃喃地数说着，一面抱起孩子来，孩子极力把身子向后仰，生怕再碰上坚刺的须尖。

“不要怕了，宝宝，爸爸不会再碰你，呵呵，你该……”

他没有说下去，轻轻地把孩子放到床上，到桌上拿起药

瓶，倒在杯里，用另一只杯装了开水，又走到床前，孩子预感地摇着头叫：

“我不吃，不，苦，苦，我不要吃！”

“好孩子，听爸爸的话，吃了药，病就好了。”

“爸不好，——我不吃。”

尽心地哄着也没有一点用，他就捏了鼻子，把药用小勺灌下去。吐出了一小半，咽下一大半；可是孩子又大声地哭起来。

“爸不好，爸不好，——妈好，我告妈妈，爸不好！”

孩子一面哭着一面这样说，他想再抱起他来，他也挣扎着挺着身子不要他来碰，他只得把被替他盖好，自己又坐在椅子上。

“是的，我不好，我不好……”

他自己在心里想，眉尖紧紧地皱起来。等到孩子又睡着了，他走过去用手帕擦干孩子脸上残留的眼泪。

雨还没有停，静静地听着数着，自己也沉沉地睡着了。

醒转来，看看钟，差不多正是妻该回来的时候了。短短的睡眠之后，他的精神象是好起一些来，尽情地张开两臂伸了一个懒腰。

雨仍是下着，想到妻这时候正在雨中行走，心就更觉得不安似的，一听到脚步声，就以为她来了，赶去开门，却没有人的影子。就这样两次三次地做过了，她还是没有回来，心中的不安更会重了。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这样想了，他的心就更静不下去，在这个大城市里，每

天总有几十起意外的事，难说就不落在她的身上？也许在穿一条街，两面的车都来了，前进后退没有打算好，突然就——

正在这时候他清晰地听到敲门的声音，他去开了门，正是她走回来了。原想问一声为什么回来得晚了，可是没有说出口，只接过来她的雨伞，张开挂了起来。她用懒懒的声音问着他：

“孩子好一点了么？”

“好得多，好得多，大约再去看一次医生就不必去了。”

她走到床前，看了看睡着的孩子，轻轻吻了一下，就坐到桌前的椅子上，用手支着头，眼睛闭起来。

“怎么，不舒服么？”

他担心地问着，她摇摇头，没有说出什么来。她也是很削瘦，而且她的脸，使人一看到就觉得她是十二分疲惫的样子。过了十分钟，她才张开眼，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向他露出莫可奈何的笑容。

“我时时都惦着孩子，惦着家，也——惦着你，……呵房里的空气怎么这样坏？”

她说完了就站起身打开窗子，随后又坐下来。

“这天真烦人，总是下，下，……”

还是她在那里说，他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想着，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有什么信来么？”

她向他说，可是他没有听见；她再用提高一点的声音说：

“没有什么信么？”

他象惊醒了似的，只摇摇头算是回答。

“为什么你不——”她才说出了半句话就吞住了，“宝宝正病着，你在家里着实好得多，不然的话，我的心更放不下了。”

他低着头，只是唔唔地应着，连眼睛也不抬一下。他的心象是为什么狠狠地咬一口，他忍不住；可是他尽力地忍下去。

“——还有你自己的身体也该好好养一下，不是么？”

妻也觉得自己说错了话，语音变成十分温和；他还是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可是他的心里想着：

“我就是这么一个没有用处的人，我就该守在家里，管管家里的大小事，照料孩子，旁的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是等着你把饭喂到我的嘴里……”

他觉得从鼻子那里先凉起来，渐渐地整个的脸都凉了；他看不见自己的脸色，他只觉得手指尖都微微地抖着。

妻好象看出些什么来了，突然站起身来，走到他的近前，两只手抚摸着他的脸颊，惊慌地问：

“怎么了，怎么了，你？你？……”

他不曾回答，只摇摇头，苦笑着，把她的两只手轻轻地拉开。

“有什么话为什么不说呵，你知道，这样对你的身体多么不好呵！”

“可是我说了又有什么用？说出来我也不会爽快，还要惹得你不高兴，我说它干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子呵，我不是你的妻么，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出来吧，好不好？”

“我可不是你的丈夫，——”他说出了这句话，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只是一个没有用的家伙，我靠你吃饭，怎么还配做你的丈夫呢？”

“你说这样古怪的话做些什么呵？你太闷了，你该去散散步……”

“等一下我是要出去的，可是我得先说完这些古怪的话，不是你要我说的么，那你一定得让我说完才是呵？——”他顿了顿，用手掌抹去鼻间和前额渗出的冷汗，就抹在长衫上，继续地说下去：“其实这些古怪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说的。自然你不曾说出口来，在你的心里老早就这样说了，有时候我听见你的心里说；‘看这个废物呵，’或是“这个不知羞耻的家伙！”不只你的心里说，我走在街上别人也都说：看看这个依赖老婆吃饭的人呵！多么可耻的人呀！你想想，谁能忍得下去呢？所以我不出去，我总是守在家里，每次你回到家里都是愁眉苦脸的，我知道你在外边是多么快乐。而且你看不起我，你骂我，——”

他说得口水多了，站起来吐到痰盂里，仍然俯下身去看了看。

“唉，都是你一个人在那里这样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我们不比别的夫妻，我们是从患难里经过的，不要说这些话吧。”

她边说着，边走到他的身前，正待把手指插到他的发中为他梳理，他突然站起来了。

“不要骗我吧，我都知道，我又不是一个小孩子。好了，我想我要说的话差不多也说了，你不是要我去散散步么，我就听你的话，我出去走走。”

“就要吃饭了，吃过饭再出去不好么？”

“不，不，我不饿，……”

一面说着一面已经推开门出去了，妻却三步并两步地赶着送出一把雨伞来，还和他说：

“不要淋了雨，天还这么冷，……快点回来……”

只是这两句话，象是拨软了他的心，有两颗泪珠从他的眼角滚下来，他低下头接过雨伞强自忍住了，一句话也不说，还是朝着外边走。

巷里残破的路面，积着雨水，一不小心踏上去，不只溅湿了衣襟，还从鞋的破洞浸到脚心。是那么冷，几乎象冰一样，可是他一点也不怕，匆匆地就走到街上。

骤然间有那么多事物来到他的眼前，都使他感到一点晕眩了。他站在那里，呆了一般的，眼前只是晃来晃去大的小的黑点。他都象分不清哪一个是人，哪一个是马，哪一个是车？他们都是急匆匆地忙着，没有一个象他那样闲在。站在街旁，他自已象具有和别人迥然不同的异点。车响着，马叫着，每个人看了他都笑，然后象不屑似地转过头去，继续他们的路。

他气愤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还是去看了看，然后就匆匆走过桥，转到一条小径，向着郊外去了。

天渐渐地暗下来，雨是一阵大些一阵小些，他背了这个城市走着，厌恶似地从也不回一下头，市声一点一点轻下

去，他的心也松下一些来，伞上的雨声伴着他孤寂的漫行，当他走到近郊公园，天已经黑了。

“就到里边去吧，——”

这样想了之后，他就顺着正中的石径笔直地走进去，那条路一直引他登上了一座假山，到了最高的顶上，他停住脚，喘了一口气，转过身，城市中点点的灯火迎了他的脸。黑夜已经沉下来了，看不见那钻天的高楼，只看见高楼上星星般的火亮。

“家里想来已经吃晚饭了，——”

才这样想着，立刻就改了念头：

“为什么我要想到家？那不是我的家，我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孩子不要我，女人也不要我，我就是一个人，我没有家的。”

于是他捡了一块石头坐下来，雨水透湿了他的衣裤，打了一个寒战忍住了。他想来磨炼自己，看看如果真的没有了家，是不是还能活下去。他就那样茫然地望着，望着那个夜城。

到他站起身来，突然想到回去的时候，天象是已经很晚了。还是看到一列飞驰来的夜车，机车的烟囱里喷出来的火焰，在暗中劈开一条路，一长串的车，就象疯狂了似地奔着。他望着它，一直随了它奔跑，到再也看不到它的时候，他也站起身来想到回去了。

脚下的水声，应和着伞上的雨声，伴了孤寂的他回到他的家。门窗都是黑的，灯火早已熄了，已经安下些去的心，

突然又为愤怒挑动起来。

“——是呵，我只是一个没有用的丈夫，还有谁来等我，谁来关心我呢？……”

一面这样想着，一面用钥匙轻轻地开了门，真是没有一星火的黑暗，他仔细地摸索。

“——没有人来关心我，她用不着我了。就是我死在街上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怜恤我，象一条没有用的老狗！……”

这样地想着，胸中怨愤急剧地起伏。好象只等一碰一摸，立刻就要爆发。他开了灯，黯黄的微光照出了房中凄惨的景象，看看钟，已经过了午夜。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怎么会这样晚了？……”

他的心才又静下些去，急急地放下伞，脱去长衣，关了灯，在暗黑中他摸上了床，还没有睡下去，妻就用清楚的声音问着：

“你才回来么？”

“是的，你——你还没有睡着？”

“嗐，我怎么能睡得着呢？你到哪儿去了？”

“我没有到哪儿去，我只蹓了个弯。”

“吃晚饭了没有？”

“没有。”

“我给你留好了，在食柜里，还是吃点吧，我起来给你去弄。”

“不，我不饿，我一点也不饿。”

他把手按住正要起来的妻的身躯，她就转过身来把脸转

到向着他了。随着，一只瘦弱，细柔的手伸近他的身子，他就把手紧紧地抓了。

沉默着，窗外的风声雨声更听得清了。隐隐中他听见了妻的啜泣，显得一点张惶地问着：

"你，……你，为什么呀？"

妻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把身躯更移向了他，他就觉出来她整个身子的颤抖。他也知道妻近来的身体是一天一天地瘦下去，只是妻能活下去，两个人早就该到乡下去过几个月清静的日子。可是他自己呢，也许是气候的关系吧，一下就成为那样暴躁易怒了。

"——为什么自己这样缺少人性呢？为什么自己这样残酷呢？——"他苦恼地想着，他想按按手上的骨节，可是他不忍放下她的手，他就用另一只手使力地抓着头发。"——她只是那么一个可怜的妻，她需要我的温情，可是我只会折磨她，我只是一个对妻强暴的男人！"

一阵疼痛的感觉使他松了手，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他喃喃地说着：

"都是我不好！我不好，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一个人在家里太闷了。"

"我想，我想也许是的，这天气又不好，我的身体，——唔，唔，我的身体你是知道的，又是那么不好，这就使我的性情坏到这样，……"

"噢，我还忘记告诉你，我给你买来了药，要不怎么会回来得晚了呢？——"

"药？买给我的？——"下面几乎他要嚷出来："你，

你还有这样的好心——”可是他没有说，只是心一缩，眼睛就湿润了。

“新发明的一种鱼肝油丸。”

“怎么，鱼肝油，我受不住那气味。”

“不，这一种一点气味也没有，只象药丸一样，……”

“你怎么会知道？”

“校医王先生告诉我的，他说这种真有实效。——”

“多少钱买的？”

“没有多少钱，只要能使你的身体好起来，问到钱做什么？你的身体好了，再——”

“是的，再有个机会，那时候我们就该都好了。”

她温顺地偎到他的怀里，两个人的心中都浮上了异样的欣忭。

窗外的雨兀自不曾停止，曳了凄冷尾音的叫卖声，颤抖着，巧妙地钻过了雨脚，渐渐地消失了。巷中夜行人溅着雨水的脚步，一下一下的都清晰可闻。

“我还想着明天该晴了。”妻这样说。

“我也这样想，太阳该出来了，春天——呵，春天说是早已到了。”

一九三六年春

（选自1953年9月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靳以散文小说集》）

泥　　路

陡然间天阴了起来，浓黑的云，象要沉到地面上，风如狂人一样地在空中横扫着。天是要下雨了。

一日间的郁热，已经有了雨的征兆：可是一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天仍然蓝得象没有一丝风的海面。这就引起人的诧异和叹息，挥着扇子说着：

“这还算是天时么，闷热下去，一滴雨也没有，穷人富人都难得受的呵！”

但是才过了四点钟，西北的天边，就涌起了一股黑云。一直在用眼睛望着的人，也许觉得它只是缓缓地，缓缓地吞噬着那蓝色的天；可是那些只能看一眼，就又把精神放到其他的事件上的人，过一些时再抬起头来，就看到弥天的乌云充满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了。那已经没有一点空隙，浓云铺满了天空，不只是铺满了的，而且是在拥挤着，这一块象是想把那一块扔到地面上。曲折的闪电在明着，雷在响着，风在卷山倒海地吹着，一切暴雨前应有的景象都已齐备了。

天也暗了下来。

在这古旧而雄伟的高殿里，就是在光朗的日子中，也为那陈旧的窗格和暗灰色的窗纸隔去了大半的光明，而且那屋顶，因为是过于高深了，也不容易显出它雕彩的原形，就更把这殿中的气味造成古老而郁闷的。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明朝的成祖到了北京就造了起来，它总也是过了几百年的岁月，有着该破旧不堪的可能，若是从来也未经修理过。所以，在看不清的殿梁上，有着燕子和蝙蝠的巢，就不为人认为是十分惊讶的事了。但是到了这将雨的时候，比起外面来是更要暗一层，使得那一排伏在方桌上抄写的人不得不停了笔。他们是低了头，眼睛只是从古旧的木板书上再移到抄写的白纸上，没有那余裕望着其他的事物。觉到暗下来的天色，同时听到了有着隆大回音的雷声，和那悬在檐下为风摇响了的铜铃，再有那一亮一亮的闪光，于是他们想到了天是该下雨了，从窗孔里望出去天已经有着比窗纸更浓的灰色了。他们在闲望上不会化费更多的时候，他们很知道多写一个字自有其实效，就又把头低下去，可是那暗下来的天，使他们不敢轻易下笔。若是为了几个字而污了全张呢，那不会使前功尽弃么？于是他们放下笔，揉揉眼睛，又拿起笔来，把头低到更和纸面相近，可是仍然不能看得清楚，便只好叹了一口气放下了。

他也是不得不把笔放下来，乘了这闲暇，把身子靠向后面的椅背上，伸开两臂打着呵欠。他觉得无上的舒适，象是在那懒懒的一声中，消尽了身上所有的疲困。事实上这是不真确的，他的手腕还是在发酸，骨节在微微痛着，尤其是坐

到椅子上的那部分。他站起身来，搓弄自己的手，闲散地在那辽阔的高殿中踱着，硕大的雨点，已经从天上射下来了。

他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取下了五百度深的眼镜，用手掌揉了揉就紧闭起来。无数的金花在眼前浮沉着，渐渐地少了起来，他张开眼睛，眼前是一片黑，却只有三五秒钟，便消了下去。

才只是二十几岁的人，就有着伛偻的背和苍白的脸，那脸的两颊，有着一点点的红晕，当着把头低下去过着更久的时候，便显得更为清楚。在那瘦长的脸上，衬着一双看起来象是过大的眼睛，遮在眼镜的后面，显得十分呆滞而无神。他的手呢，虽然是依了它们来养活他自己和他那一母二妹之家，只看到白皙的皮紧紧地包了骨骼，露出来一条一条的青筋，手指象干枯的生了节一段段的细竹。

突然间他咳嗽起来了，正如外面落着的雨，无止无休地，不断地呛着。他的脸涨得更红了，他的全身都震动着，他把左手弯到背后去轻轻地捶着。其余的人都望着他，怀了怜悯的眼光，有一个人还好意地为他倒来一杯水，他仍然是不能停止，从那无神的眼睛里流下泪水来，他象是不能支持自己的身子，就伏到桌上去。随着咳嗽，一口痰是从喉咙里涌了上来，他仓忙地走到墙角置放痰盂的所在，吐了出来，清晰地他看到了，那里面混有一条条细细的血丝。

他知道，他不会再象第一次发现了这恶象那样惊讶着，他是一个沉重的肺病患者，他还记得为了母亲的怂恿，就花了五毛钱的门金，（还是赶着在十点钟之前挂号，否则是要花到一元的，）到了一位擅于医治肺病的大夫那里诊过。

那个大夫用听音管听着，用手指敲着他的前胸和后背，在一番详细的考验之后，便和他说：

“你的肺部确是有点不康健，不过只凭这番手续，也不过能看出六成来，如果想知道更清楚一点呢，照一张X光线的相就好了。”

“唔，唔，”他是一面把解下来的衣裳穿上去，一面顺口应着。

“你的年纪很轻，不是么？”

“今年我是二十一。”

“治起来还不太麻烦，只要到西山或是旁的清静地方，休养一年二年的也就好了。”

大夫是轻易而爽快地说着；可是他听到了，立刻就觉到已经有山一样的困难横在眼前。

“一年二年，”他在心中自己想着，“病也许能好了，饿也就饿死了！那还不止我一个，妈和妹妹们……”

他又想到了，大夫不是说过么，要照一张X光镜的相片才能断定的，他便又问着：

“照X光镜的相也是在这里么？”

“不，到另外一家医院里，他们可以负责把相片送来的。”

“那要多少钱？”

“并不十分贵，十块钱。”

只是这样的一个数目，又得使他噤然了。他说着道谢的话，就从那诊断室出去，他知道他没有份再多问下去，他计算着门金已经用去了抄写两千字的代价，等候诊察和往来的时

间，又使他少写了两千字，这已经使他蒙受一笔损失了。他再不敢想十块钱的照相费，也不敢想到清静的地方休养一年二年的，他是用了匆忙的脚步，从那挂了无数匾额的门洞又钻出来。

他知道他只能挨着日子活下去。

落着的狂雨，象是从天上倾倒下来，打着方砖铺砌的地响了一片嘈杂的声音。在那中间，滚着轰轰的雷，透了紫青色的闪电，如蛇一样的，迅速而曲折地明着。他又缓缓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上，竭力使呼吸平匀下去，他的脸露了极度疲惫的样子。到现在他已经全然知道了自己的病症，在过着这样的生活也自知是残害着自己，但是他没有法子来拯救自己，更没法子使他的母亲和妹妹们免去冻馁之苦。从十四岁那年他就起始了这样的生活，他是未曾读过多少书，只是练习着写正楷，一千个恭正的楷字，换来两毛钱到三毛钱的代价。有的日子他是从早到晚地忙着，有时却没有一点工作。他只是一个效率微小的印刷机，把那些对他无兴趣的文字，一笔一划地抄录下来，不知道已经有了若干部霉湿的，起着黄晕的，书虫蚀成一条条缺纹的宋版或是明版书，由他转录过来了。学者们欣喜着得来难有的秘笈，可是却给了他未老先衰的体质，短视的眼睛，和那要引他走向死亡的路上去的肺痨，可是他却只知道给他工作的人是加恩于他的，使得他，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们有饭吃有衣服穿。他不会抱怨他们，而且他的心，对了他们正还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呢！

雨是稍稍小下一点去了，一阵暴泻之后，浓黑的云已经消下些去了，这样就不是象先前那样暗黑，他们又都起始着工

作。从前他是以精快为同伴所羡慕的，近来却有些异样了，在看过了几个字之后，记忆是立刻起了动摇。有时他是想到看错了字，有时又想到是看错了行，于是他又去看一次，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才抄了上去。这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速度上是显然地降低了，而且用着多一番的精神，在有着他那样体质的人，也是一桩大的损失，还有在把头低了过久的时间，脑子里就象有虫子一样地嗡嗡响着，起初还象是唱了美丽的歌，渐渐就使他不能忍了，他急急地把笔放在安全的地方，也要把头伏了下去，于是脑子里就象有无数的兵马在奔走，响着虽是轻微而可撼动神经的声音，一直要到这样的声音完全消了下去他才能再抬起头来，拿起笔，继续着他的工作……

熟的同伴，深知他和他家的情形，便只能叹着气，给他无用的同情；生的同伴呢，好意地劝着他少工作一点吧，将养身子要紧的话。对这样的忠告，他只能以微笑答之的，可是，在那微笑之中，带了烦苦的样子，就分明看出来他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年轻轻的，少干一点吧，身子是要紧呵！"

"谢谢您的关心，您不知道，我——"

说些什么下去呢？把家中的情形告诉那么多生疏的人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就又以微笑结束着这一节谈话，那不得已的苦笑！

可是慈和的母亲看到他日趋瘦弱的身子，不也是和他含泪说过：

"不要熬坏了身子，青哥儿，唉，都是你爸爸他下世太

早，一家几口人都靠着你，等到你的妹妹们找到了妥实人家嫁出去，你也成了家，那就好了。可是说呢，我看你的病又重一点了似的。”

母亲不是生疏的人了，他也有不能相告的事。他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坏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他不能直率地说出来，就是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妈——”

才说了这半句话，他就没有能忍住那干呛，母亲急得流着泪了，到停下一些来的时候，他便掩说着这是前两天着了一点凉的缘故。

聪明的母亲自然也能看出真实的原因来，她耽着心，但盼她的料想及一切事实都是错误的。

他不断地抄写着，充满在他眼前的只是横平竖直，刻板的笔划，觉得过于疲乏的时候，他就停了下来，看看其他在抄写的人。他们虽然也是有着伛偻的背，和因为少见阳光，而显得苍白的脸，可是还没有弱到象他这样子，他们有的还是长了胡子的。

雨仍然是没有停，夏日间的暴雨，本是落一阵就可以过去的；可是这一天有些异样，浓黑的乌云已经是没有了，却铺着匀匀的淡色的云，大而狂的雨点也止了，落着绵绵的雨，还斜飞着毛一样的雨丝。骤雨后的爽晴是不可希冀了，说不定要有上三天五天的连雨天呢。他追悔着为什么早晨出来的时节不把雨伞和油鞋带了来呢？于是他想到了早晨的天气，那是蓝得都有点使人觉得过于耀眼了，就是方才，不是还清朗么？可是突然间，就变了，是为人所想不到的。

他几乎象是把自己忘掉了似地活着，总惊惕地想得到夜中一身的虚汗，就是那握笔的手，也时时为汗水润得湿湿的。他总知道那咳嗽，有着凶猛的来势却只是虚弱地出着声，还有那细细的血丝，甚至于他象是看到了渐渐腐烂着的肺，如一只马蜂的窠，有着无数的孔。将来是什么样呢？该要烂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步吧？最后他只是想到“日子原只是挨一天算一天的。”

时候到了，该下锁的铃声已经从远远的地方摇了过来，他收拾好毛笔和墨盒，把抄好的文件和那套木板书交给主管的人，便准备走出来。雨还是落着，那样的雨看出来就是等等也没有什么用的，他便把长衫脱下来，用一方手绢包了，挟在腋下。他随在其他的人的后面，靠了墙边走着。他看到母亲和妹妹为他手做的鞋浸得湿了，心中有无限的惋惜，在落着的雨，更湿了他的头发，他的脸，和他的短衣。

“先生您要车么？”

走出了那座宫门，便有车夫挤上来问着。平日他是以迟缓的步子踱回家中的，这一天他却起了坐车回去也好的意念。

“后门，大翔凤。”

“大翔凤哪，您就给两毛钱吧！”

“两毛钱？”他低低重复着“也许不算是十分贵吧？”他心中暗自想着；可是想到了这价钱是需要他一笔一划地又写上将近千字之数，而且在没有事情的时候，是可以维持一家人一日生活的数目，他就觉得该加以一点吝惜了。“三十几个铜子也许行的。”他自己想了。

“少点不成么？”

在把这句话说出之后，那个问着他的车夫早已跑到体面的主顾那边去了。多少辆车都为人乘了去，他只有检着没有积水的边路在走着。

在这一条东西的横路之上，并不是泥泞的，雨水只积在士敏土的窄缝里。雨却是无遮盖地淋湿了他的头发，他记得在小时候就听母亲说过，淋了雨的头发是容易脱落；在那时候也许惴惴地小心着，到现在却有点丝毫不在意的样子了。即使立刻头发都脱落下去，那也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了。

走尽了这条路，其余的路，可不是这样易走的了。几次他的鞋是被泥土粘住，为要拔出脚来，他一样会涨红了脸，或是咳嗽着一大阵。终于走到了望得见牵牛花爬过墙的家门，他大大地吐了一口气，心中想着一番苦难到了一个暂时的尽路。

以跄踉的脚步踏着积满了水的庭院，他走向母亲的房。他把挟在腋下的小包丢在桌上，人就立刻爬到炕上去，他闭起眼睛来，无力地呼吸着，脸是露了怕人的苍白色。正坐在那里缝着夹衣的母亲，为这样子惊住了，便以仓皇的语调说：

“青哥儿，怎么了，你有什么不舒服么？”

“太累了，歇歇就会好的，妈，不要紧。”

他的声音微弱得如在大病中的人，被惊的母亲，立刻叫来了在另一间屋里的两个女儿，命令她们一个为他用毛巾擦干了发间和脸上的雨水，一个脱去了那湿湿的袜子和鞋。母亲自己为他盖上了被子，放好枕头，还为他脱去了淋湿了的

衣服。

“喝一点开水好么？”

他没有回答，只是摇着头，发一些青的嘴唇微微地抖动着。妹妹们屏息地坐在那里，母亲是以亲切的眼望着他，不知不觉地为泪水匀匀地把眼睛罩上一层。

母亲牵了他的手，那是冰凉的，纤瘦的，又是维持着四个人在世界上活下去的。她的心中有无限的悔恨，她知道是一个“家”的重载把他累成这个样子。

渐渐地他睡着了，雨还是下着，阴雨的天是更早地暗下来，琏姑儿走去擦着油灯的灯泡，琴姑儿到厨中做着晚饭。母亲还是守在他的身旁，看到他安静的睡眠，是觉得比自己身受还高兴。一切都是静静的，只有为免去顶棚会整个掉下来而在那上面戳了一个小洞的地方，滴着从屋顶上漏下来的雨水，滴到下面早已放好的铜盆中响着清脆的声音。

油灯捧进来了，捻成豆样大小的光亮，放在方桌的上面。在那黄弱的光晕中，望见了那陈旧的家具和陈设，清楚地可以知道所有者境况的拮据。而这一天晚上，于淅沥的雨声之中，整个的房子里更象是包了一层惨雾，每个人的心都是沉重的，象是有什么重大的不幸将落在他们的身上。

他的身子轻微地转动着，眼睛是缓缓地张开了，他象是已经得到需要的安息。一直在凝望着他的母亲觉到重生的欣忭。吐了一口气，把手抚了他的额部。

“好一点了吧，青哥儿？”

他点着头，还自己觉得歉然似的，为了衰弱的体质害着母亲的关心。

“早该坐车回来就好了，这远远的路，又下着雨，你的身体哪里禁得起。”

“本来想坐的，——”他说了只半句话就顿了顿，“要的价太贵了，才一气走回来。”

“唉，都是家累了你。——”

“妈，我不要您说这个。”

想起往日的母亲，立刻眼泪就在眼睛里打着圈子，为着怕引起他的伤感，便即刻遏制了情感的流出。她深深地知道生活绞碎了他青年的梦，那诗一般的轻梦，还给了他孱弱的身躯。每次她望着他的脸，总是有阴影在她的心上浮起来，她知道他是不会永年的，死亡时时可以 唤 着 他。她常默祷着，求神的法力，把他的病痛移到她的身上来吧。她也知道实际上这没有一点用，该是如狮虎一般强壮的人，一天一天地更衰弱下去了。

“你吃一点饭么？”

“我不饿，我还是想睡一睡。”

他清晰地望见了在暗中母亲泪莹莹的眼睛的闪烁，他想说些什么来的，可是那不可征服的疲困紧紧地压住了他，他就闭起眼来。

他昏沉沉地忘记了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好象是在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中走着路，把手伸出去，无数的障碍在前面，他转过身子，也是有些什么阻了去路，他慌急了，他想攀缘到上面，也是没有一点可以着手的地方；恐惧与愤怒的火在他的胸间烧起来，他大大地高叫一声……

象是又醒转来了，可是他没有能睁开眼睛，他觉出来母

亲是正在轻轻地拍着他的身子，他还听见母亲的嘘唏。妹妹们蹑手蹑脚的行动，也为他十分清晰地听到。只是眼睑象是有千钧之重，不能张开来。别人的声响，已经是那么轻微的了，却一下一下地扑到他的耳中，他觉到无比的烦厌，他的身子蠕动着，他起始呻吟着。这样别人就真的都静下来，妹妹们象是已经走到另外的一间屋子里去，母亲把呼吸也静止了那么守了他。他的心安下一些去，他象是可以从呻吟之中把病痛吐到外面去。

他的心起始有着新的疚痛。为了由于他一个人的关系，使其他的人都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之中。

这思想只是倏然地闪了一下便消灭下去，病痛苦着他，他觉出来全身在流着汗，只有脚是冷的。那寒冷如冬日在冰雪中赤脚走着路，没有一点体温残余在皮下。他想到把两只脚搓弄着，却又是不能如他的意转动。

昏睡克服了他，使他忘记了病痛，仿佛他成为一个既年轻又快活的人。他是活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为一般年轻人所钦羡，过了诗一样的日子。他想：那该是在春天里，于是在眼前展开的就是一片无垠的绿原。在左面有一个静静的湖，岸边的垂柳如抚慰一样地轻轻在水面扫过去，几只白鹅用红的嘴洗着它的羽翼。不知名的野花在树根的左近蔓生着，等着丰满的将来，带了向荣之态。

他象是缓缓地在那里散步着的，于是睡在地下，枕了自己的手掌，眼睛望着蓝蓝的天空。玉花一样的白云在蔚蓝的海中飘着，突然象是阻于耸天的树端，停在那里。草的香气吹过来，金甲虫爬在他的脸上，痒痒地，他不忍心用手拭掉

它。他是那么愉快，他嘴唇嘘着好听的调子，这引起来栖在树上鸟雀的鸣叫。有几只甚至于飞到他的肩头或手掌上来，好象有一个人坐在他的身旁，他转过脸去望着，呵，那是一个花一样的少女！那是谁呢？他心中想着，他想去问着了，可是她的手起始在抚着他的头发。

他不知道要如何来形容那感觉，从发尖流过来的热力迅速地穿过了他的全身，他不能说话，也不能张开眼睛来，他如松散了一样地躺在那里。——

他是躺在那里的，当他从梦中醒转来，可不是在那软绿的上面。月光从窗间照进来，他张开眼，望到斜着身子和衣睡在那里的母亲。他的心中觉得十分焦躁，他为难耐的烦渴所苦，于是他轻轻地坐起来，想来不去惊动睡着的母亲而取得一杯水来喝着。可是他的身子已经成为那么软软的，没有一点力量，本来是想走下地的，却又颓然地倒在炕上。这就惊醒了睡着的母亲，仓卒地醒转来，以惊慌的语气问着：

"谁，青哥儿么，你，你怎么起来了？"

在说着的时节，她就扶侍着他又好好睡了下去。

"我是想喝点水来的。"

"为什么不叫醒我呢，我会替你倒好的。"

她边说着边走下了地，倒好一杯水，亲自试着温暖，便送到他的嘴边。

"你觉得热么？试一试。"

她殷殷地端了水杯在问着他，他大口地喝着，贪婪如一个长途跋涉，曾经有一两整天没有水沾了唇的旅人。

"还要吃一杯么？"

他点着头，于是母亲就又为他倒好一杯来，他仍然是尽了。可是当着母亲再问着的时候，他却摇了头。

“现在觉得好些么？”

“唔，好多了。”

“明天总该歇息歇息，身体是要紧的。”

“好罢，妈。您也再睡一点吧，我全好了。”

“我不困，只要你是好了，我就喜欢了。”

认真地说着，他并没有全然好起来，他那一身的骨骼，象是一节一节地为人拆散了，不能再复合起来。他不知道哪里是他自己的身子，只有一片灼热的火在燃烧着，他想到冰，或是和冰一样寒冷的物事。“为什么不是冬天呢？”他想着“冬天就该好了。”

他重复睡下去，已经没有多少倦意了，他只是闭起眼睛来，忍在那里。他知道疲倦的母亲又睡着了，他听到了她那轻匀的鼻息。

在不知不觉之中，他的眼泪流了下来。为什么呢，象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了，是怕着死亡的胁迫么？总不尽然吧，象他那样过着日子，把一点生之趣是早已消磨尽了的。想到自己死后的时候，母亲和妹妹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呢，他仍然是觉着茫然了。

他没有敢哭出来一点声音，他把手轻轻地拂了脸颊上狼藉的泪痕。凝然地以泪眼望了母亲慈祥仁和的脸，心中有着在能多望一眼的时候，就来多望一眼吧的思念。

渐渐地他象是有了刹那的入睡，在他却觉得是才把眼睛闭起来又张开，远处有鸡在叫着了。

夜已经脱去了一件暗黑的衣裳，一个新的早晨在行进着。浓黑的天空，为露水洗得淡了，微光在那上面浮荡。整个的天地，在一夜的安眠之后，也以新的力量苏醒过来了，在呼吸着，在吐着烟雾一样乳白的气，月亮是早已沉了下去，星星也是渐渐地疏稀了。

随着这新的早晨与新的力量，新的希望也在滋生着。有多少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大企图，都在这个时候抬起头来了。

在这清晨，他仿佛真是好了起来。他的头部不是昏涨着了，躯体间也不是在发着烧，醒来后便坐起来，一小阵昏眩过去，就倚在墙壁把手拢了膝头。他缓缓地抽出一只手来抹着自己的脸，有着异样的感觉，自有一种病后脆弱的温情。

母亲也醒了，看到他是坐在那里，以希有的欣悦来和他说：

“什么时候坐起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呢！”

她凑到他这边来，以自己的上额触着他的上额说着：

“热倒是退了，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看过之后她又说着：

“舌苔还是厚厚的，总还得将息两天。”

“用不着了，”他笑着，“您看我不是都好了么？”

“唔，妈盼着什么呢！”

在母亲和儿子的心中，真的事实是清晰地陈在那里，谁也不敢想，谁也不敢说。总得要活下去呀，就是出卖自己的血肉，自己的生命，确也是生活之一途呵！

所以他还是象往常一样地洗过脸，刷过牙齿，吞着一碗用昨晚剩饭煮成的粥。

稍稍觉得一点柔软的手脚，过一些时便复原了。他知道自己不会为这阵发的疾病所戕害，他有的是累千累万的微菌在侵蚀着他的内脏，以他的肺叶为食料，要他有把整个的肺都烂掉的一天！

当他走出了门的时候，阳光铺满了地，积了水的院子反着耀眼的闪光。他缓缓地又出了院门，小心地检了边路行着。突然间又象有一个飞虫在他的耳边嗡嗡着，他的头部起始发着晕眩，他不得不倚了墙，把眼睛闭着。他不敢动一动，整个的天地在他的身边旋转起来。……

待得那旋转静止了，他才睁开了眼，他还是要继续走着路。他向前面望着，那是一条无尽的，泥泞的路在他的眼前伸长着。

他迈了一步，又一步，……

一九三四年春

（选自1953年9月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靳以散文小说集》）

茫　　雾

一

当着他急匆匆地走进了病房，那个睡在病床上的人已经在艰苦地度着最后一刻了。病人缓缓地舞动着两只手，嘴唇在微微地颤着，可是眼睛却没有张开来。脸上在冒着汗珠，肌肉在苦痛地扭着，头在枕上转动。他走到床前，曲了身子，轻轻地把病人的手抓在他的手中。他不自主地淌下泪来了。

突然间那个病人睁大了眼睛，笔直地望了他；可是却空洞的，不象看见了什么。那样子是十分可怖的，三个月的卧病，尽是头发也半尺长了。他却叫着：

“爸爸，是我，我来了，您还认得我么？我是望生呵！”

可是那个垂死的人先聋了耳朵，象一点什么也未听见似的，只是气咻咻地起始喘着。

他又大声地喊叫了一次，他的眼泪泉水一样地流下来了。

这一次他像听到了些什么，他用着所有残余的力气，断断续续地说着：

“望……生……么？你，你来……了。我不……行啦。”

喉咙象是为什么塞住了，突然间就止住。

“我……我……还想……活……下去，可是……不……成……了！”

他从病人的那双眼睛里，看得出来那想活下去的欲望，可是苦痛着，因为是到了不能活下去的地步了。语音是几乎含混得无法分清每一个字，舌子象是异常笨而长了。

“好好地……只有你……一个了！”

说完了这句话就又闭了眼睛，在眼角流下来两滴清泪。腿是早已僵直了，腹部在一起一伏地动着。苍白的前额上的皱纹也展开了，清晰地露出来平日为阳光所晒不到的细条。呼吸由长匀转成短促了，而那波动着的部分也是渐渐地由下而上。移到了胸部，更移到了喉间，终于是停止了。——一个活着的人，躺在那里，停止了一切的机能了。

他跪了下去，伏在床边哭着，他想：为什么我要哭呢？虽然我真是爱过他，可是我所最恨的不也就是他么？……

可是他的泪是更多地流下来，他的手有时候碰着那僵了的尸身，冰冷冷的已经瘦得一层皮包了骨头，他就想到那魁梧的，健壮的父亲，真是一脚可以把他踢翻三个觔斗的。

他觉得他的眼泪像是乾了，病院中的人已经起始忙碌着把尸身运到太平间去，他就站了起来。他走了几步，坐到壁下的一张椅子里，他的心中想到：

“在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我真的是一个人了！”

于是他又起始哭着，眼泪象泉水一样地涌了出来，在这最后的一刻，他完全宽恕了死人生前的一切不是处；可是他又想到，已经死去了的人，看着他最后的一次，是不是也能饶恕他了呢？抑是仍然恨着他，恨着他那刚愎的性子，一直在病中，也未曾来看过一次？

他无法给正确的回答，却是哭着——在记忆中，他从来没有象这样子伤恸地哭过。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一切的景物都已起始模糊了，他象是被遗忘了的，独自坐在这间屋子里。他以手支了自己的头，静静地坐着，他已经停止了哭泣，一动也不动地象是在思索着什么。苍茫的暮色，染黑了每个角落，也紧紧地包了这间屋子。没有人走来为他开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呆然地坐在那里，微弯着背，尚有泪珠的眼睛，闪着一点小小的光。

天夜了，星星撒满了天，初春的风扫拂着田野间的生物，轻轻地也扑到了这紧闭着的百叶窗。于是，发了一点声音，如一个人走近他的身旁。可是他并没有一点被引动，仍然坐在那里，如一座塑像一样。

二

春天把生命付与了一切，于是死去的人的坟上也有短短的青草在生长起来了。每次他来到这个墓地的时候，他总是记着躺在土中的人生前的一点癖好，——一樽酒，一盘鲜

果。纵然是生前如路人一样地同在一个城市中，过了十几年的日子，到一个死了之后，他也只能忍下了性子，时常到那墓地去走走。原是他们这一家，只有他一个人了。而且那个死了的有一张对生前忏悔的遗嘱，交到一个律师那里，附有一笔不小的积蓄给了他，使他流着泪接受了，也从穷困之中舒过心来。那时候他仍然有着拒受或是送给任何一个人的心念，他已经发过誓不受父亲一点的恩惠，但是他记起来那弥留的情景，——几乎是一闭起眼睛来他就看到那悲伤的影像，——和那从心中发出的自责，他想着已经是相互地宽容了便受了下来。这使他从窘乏走到宽裕的境界之中，每天的日间工作之后，他不必再象从前一样地打夜工了。

在春天中这也是一个好天，没有一点风，树的枝条已经柔软地在空中垂着。因为急急的行走，他的身上还透出汗来。这一条路他走了近十次，虽然那死去的人埋到土中还没有到三个月。每个星期日的上午他都要走来一次，一直到觉着肚子饿了的时节才回去。他每次都是把那鲜果放在坟前，把酒洒在土上，他自己就仰着躺卧在那里。除开了来探望父亲的坟墓之外，他还想着躲开他周遭的那一群人。他那个性，不能使他安适地处在他们之中。已经有多少相识的人和他如陌生人一样了，他知道也许是自己的不是；可是他又决不愿意低声下气地请求别人的原谅。他只是消极地想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共度着闲暇的时日。他象是把自己也忘记了似地躺在那里，仰望着蓝蓝的天空，飘过一朵两朵白云。土壤与草的气息象酒一样地使他醉着。这里是静的，只有坟墓，很少有行人走过这里。于是在这静静的情况中，时时他要看

到天边抹了一层彩霞才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土，自己走回去了。

在走回去的路上，他的心却是一步一步地沉重了。他和其余的人有着迥乎不同的个性，他觉得自己是太寂寞了。可是当着他躺卧在这墓地上，他却是愉快的，因为他知道在他身边的地下，也正睡着和他有同一个性的人。

这一次，他又是那样子躺在那里。将近清明的时节，墓地也不是象从前那样清静了。他把头枕了自己的手掌，茫然地望了覆盖着的天空，他象是有许多话 要 向 天倾吐出来似的，可是他并没有开口，太阳的光辉燠燠地煨了他的脸，他那贫血的脸上，居然也有一点红色了。

忽然他听到有人走近他这边来，（因为是躺在地上，更能清楚地听到一切的声音，）他有点惊讶了，可是他还是懒懒地躺在那里。他又听见有人擦了火柴的声音，隔了坟头，就有飞着的纸灰落在他的脸上了。他迅速地站起来，他看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有着营养不足的脸色，穿了一件蓝布衫，正站在那里。

他们都有点怔住了，象是为着什么牵引了他们的心。他们相互地以睁大的惊愕的眼睛望着，他看到那个姑娘不只是有着苍白的肤色，也是瘦弱的。在她的手背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突起来的青筋。她的眼睛含了忧郁与怨愤的光，她的脸是平板的，好象她生到这世上来也未曾罩过笑容。就只是一件旧布衫，也破烂了，早已缀了补绽。

突然竟有这样一个人从那冷静坟墓立起来给了她极大的惊吓，她倒退了两步，可是在片刻中也清楚地看了他，她不说

一句话，转过身就以半跑的步子走向园门那边。

他却追在后面，乘了机会地说着：

“小姐，你为什么到这座坟前来烧纸？”

走在前面的人，却头也不回，只气愤愤地说：

“你管呢，我不是‘小姐，’用不着你抬举！”

他们一先一后地跨出了门。

“对不起你，呵——姑娘，我也有话告诉你的。”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她猛然停住了脚，转过身来；他仓促地收住了自己的脚步，他几乎碰到她的身上。

“请你先回答我的话吧，我请求你。”

那个姑娘就以一种高傲的，不屑于说的态度说着：

“睡在那里面的人，是我母亲的男人。”

“那么，那么，他是你的父亲了。”

他突然觉得气促了起来，循环着的血液象是一时都到了头上，他知道他的脸红起来，他的眼睛明亮起来，他的手微微地抖了。这是想不到的，现在，他知道了，他不是他们家唯一生存的人，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和他同一血统的。他想张开手臂去拥抱她，亲热的叫着她，“妹妹！”可是象为什么所慑住了，他仍然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也许是我的父亲吧，可是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是没有父亲的。”

她那冷然的态度使他都惊讶了，于是他又问着：

“你不喜欢他么？”

“我不喜欢他，我恨着他。”

说到恨的时候，她咬着牙齿。有多么深的仇恨会能在这年青姑娘的胸中滋生呢，他觉得十分茫然了。

“那你为什么还到他的坟前来？”

“这是母亲要我来的，母亲说：‘过两天就到了清明，去他的坟上烧点纸吧’，——”她说着喘了口气，又继续着：“我就说：‘我不去，他不是有他的儿子么？’你知道，母亲告诉过我他把他亲生的儿子也撵跑了。母亲就说：‘好孩子，去一趟吧，他的儿子在十岁上就被他打跑了，还能活下来么？’母亲是可怜的，近来她又病着；我就听从她来了。可是你——你是干什么的？”

他站在那里象是没有听清楚她的话，她又大声叫了一遍，好象他若再不回答，就要把他吞了下去似的。

“我只是认识他，我和他那个撵跑了的儿子是朋友，从前我和你家是邻居。你的母亲我也认识的，你能带我去看她么？”

顿然间她高兴了，可是她仍然没有笑容，只是把眉目间的忧戚稍稍减去了一些。

“可以，可以，母亲喜欢见旧日的人哩。这么多年，就是没有人去看她，现在她病着，病了大半年，她不能从床上坐起来。”

“你们怎么样过日子呢？”

“我会糊洋火盒呵，母亲好的时候我们娘儿俩干，她病了，我就一个人干，总还能对付着过日子。”

他们是一壁说一壁走着的，他们离开了那公墓，便是一条土道，走尽了土道，就是走在光滑的柏油路上了。可是在

这柏油路的边上，有着一条湫隘的街，有几口肥猪正在那里滚着。她领了他就走在这条街上。

走到第三家门口，她就停住了，她说：

“这就是我们的家。”

那是一院矮矮的房子，还不如有钱人的马房那样高大，院子里跑着狗，鸡，和小猪。

她领着他走进向东的那两间去，他才走进了一步，就为那霉湿的气味将他止住了。他不便掩了鼻子，只是想制止着呼吸；可是在一些时之后，他忍 不 住 了，难耐的气味使他呛着。

一个微弱的声音从里间屋里发出来了。

“谁呵，是银妞儿么，你回来了！”

她一面应着，一面跨了进去。他留在这外间屋里望着，一张少了半只脚的桌子靠墙立了，那上面堆了许多火柴盒，那面有一个浆糊盆，象是十分污秽的。墙上的一面镜子，蒙了一层灰尘，已经照不见人了。

“妈，您看！我遇到了从前的邻居，说是认识您的，来看您了。”

“是么，家里这样子还请人来，不怕别人笑话。”

“有什么可笑话的，不就是穷么，穷算得了什么！”

“我这样子又哪里见得了人，既然请来了，就请进来坐吧。”

她就走出来，引他到里间去。那间屋子用旧布帘遮了外面的阳光，是异常黑暗的，当他才走进来的时候，看不见一件物事。稍停了一些时，他就看出来了，他看到卧在那里的

妇人，她有一张黄黄的脸，象涂了一层蜡。他走近前，他记起一些来了，十岁时的记忆还能给他一些模糊的影子，于是他叫着：

“妈，您还认得我么？”

那个妇人显得十分惊讶的，便抖索着说：

“不要认错了吧，我没有生过儿子，这一辈子我就有这么一个女儿。”

“您不记得我了，我是望生。”

他说着就倒在床边，那个被叫做妈的人，露了意外的惊喜，强自支起身子来。

“呵……你是望生呵！……想不到，你，你……”

她的喉咙哽住了，那个姑娘就走过来为她轻轻地捶着背。他想叫出一声妹妹的，可是看到她那蒙了一层寒霜的脸色，便停止了。

母亲喘过一口气来就接着说：

“你长这么大了，……难得认咧，……你也给他上坟去了？……好孩子，……你还记得我么？……”

“我记得您！我记得父亲活着的时候打我饿我，您偷偷给我送饭去，您为我还挨他的踢，他喝醉了酒就揪您的头发。”

“孩子，你记得这些就好，……我只差得养你一养呵！……你真是个大人了，……你今年二十几？”

“二十七了，已经有十七年没有见您的面。”

“你的脸色，怎么也不好呢？……银妞儿，快来见见你的哥哥吧。”

可是站在母亲身后的她，仍然是十分气恼地，不说一句话。

“银妞儿，……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呵？……”

“我没有哥哥，他不配是我哥哥，他骗了我。”

“他怎么……骗了你？”

“他不是说什么邻居的么，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拗孩子，他要是早……告诉你，你……一定不……领他到咱们家里来了。”

“不来也好！我不喜欢他们这一家子人！”

母亲立刻沉下脸来，她低下头去，母亲吩咐着：

“去吧，弄点水来，给他喝。”

她莫可奈何地出去了，母亲摇着头，低低地说：“也是没有办法的坏性子呵！”

随着她又把话头转向了他。

“望生……这么多年，……你自己怎么过来的？”

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流下泪来了，他自己也奇怪，在十七年之中，他受尽了活着的折磨，可是他从来也不流一滴眼泪，自从父亲死了之后，他的情感象是一触即发了。

母亲用抖索的手，摸着他的脸，他的头发，她的眼睛里也是含满了泪。

“您不要问我了，您看！我不也是长得这么大，象一条汉子了吗？”

他不愿意说起过去的事，其实是他没有那勇气来追忆往事，他是从饥寒困苦之中爬了出来的。

提了水壶进来的银妞儿仍是不快活地把壶和一个茶杯放

在床边的小几上。

“给你哥哥倒上一杯吧。”

她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就倒满一杯，于是就走到一个角落里的凳上坐下。她把头仰着，几乎是望了屋顶，她不看他，偶然无意中望到了，立刻把眼睛转了过去。

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告诉我，望生，……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呢？”

“当他病的时候，他就请人到我那里去，要我看他一次；可是我没有去，我没有去，”他象是追忆着似地把头低下了，“我不知道他怎样知道我住的地方。——”

“唉，都是过去的事了……孩子，你知道他撵跑了你，他是每天在望着你……他望着你会回来，……他探听到你住的地方，……好象……有两次他还去过了呢！回来的时候，都过了半夜，他还喝醉了酒，……那次却是异常温和地和我低低地说：‘喂，我看见望生了，我看见望生了。’我就和他说，‘干什么不把他找回来呢？’他只是摇着头，……他独自静悄悄地躺到床上，侧着身子，……天呵，你一定是想不到，……他哭了，流了一床单子的泪！……”

母亲在用手掌抹着她自己眼睛里流下的泪水。

“——到最后的一次，来人说是他就要死了，于是我就随着前去，我看到他，他真的是快要……”

“那么说，……他死的时候，……你，你是在他眼前了？”

他点着头。

“唔，唔，我守着他咽了气。”

“他说过……什么话么？”

母亲说过这句话，十分焦灼地等着他的回答。他把眼睛望了坐在角落那边的银妞儿，她也是殷切地谛听着。

“他没有说什么，”他顿了一顿，“他已经不能说什么了。”

他看到她们露了失望的样子，于是他又解释着：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连眼也不能张开来，他只昏沉地说着他还要活下去的，他说我是家里最后的一口人了。”

她们变了色，母亲只是在一惊之后又镇静下去；可是她呢，她又把脸仰向着屋顶了。

“——他还留下了一笔钱，他的遗嘱上写满了他的忏悔。”

“他写了些什么？……告诉我。”

“那上面他写着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因为他是已经死了。”

“他，他，……没有写到我们母女么？……”

“呵，呵，——”他急剧地不知该如何说是好了，他的脸红起来，他还是照了事实说出来：“他没有说。”

母亲失望地垂下头来，她把那干枯的手掩了脸，他立刻就跪了下去：

“妈，您不用难过，我侍候您，我养您的老，……”

他一时间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说才适宜，他把头伏在她的腿上。

“站起来吧，孩子，……”

一个尖锐而愤慨的声音叫了起来：

"滚出去，你来给我的妈添病！你们一家子没有好人！"

他回过头去，他望见了她已经站在他的前面，她的脸象是蒙了一层铅，她的嘴唇抖着，他还听见了她的牙齿互击着的声音。

她叫过了，颓然地就倒在床上，大声地哭着。

"妈呀，您不信我的话呵，您不信我的话呵！"

又在流着泪的母亲，抚着他们的头，继续地说着：

"银妞儿，……不要这样子，……他是你的哥哥哩！……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们都是一样的——"

她还该说下去的，却突然止住了，她以无力的手扯着他，他站了起来。

"银妞，……你也起来，……叫声哥哥……赔个不是吧，……你几次的顶撞着他……这样子妈要生气了！"

她抬起头来，不愿而又莫可奈何地叫了一声："哥哥！"

"这，这才是……好孩子，……你们俩有多么相象呵！"

她仍然坐到那角落里的凳子上，把眼睛望了屋顶。

"妈，我不知道您怎样离开了他？"

"也是他把我赶了出来，……那时候，……银妞儿才只五岁。"

"他好象是以后也就没有再娶。"

"是的，他一个人活下来，……有的时候，……我要银妞去看看他，……就是遇见了，……他也不理她。……有一回他还向她叫着'你是要偷我么！'……一脚，……他就把孩子踢翻了，……可是他立刻把钱塞到她的手里，……她

哭着，……把钱朝他的脸丢过去，……就一直跑着回来了。呵，……我忘记问你，……你吃过中饭么？”

很奇突地她又转了话头，他就回答着：

“我吃过了，……我吃过了。”

其实他是饿着的，被她说起来就更觉得难忍，可是他清楚地知道这里没有什么能吃的，他只有说着谎。

“那就好，……你们都该吃呵，……正是吃得多的年岁，……看你们的脸色都多么不好！……你也是缺人照管哩？没有成家么？”

他摇着头。

“也不容易呵，……我还得告诉你。……有的时候银妞看见他是喝醉了走回去，……他就一交跌在屋门那里。我和她说：‘你为什么不扶他一把呵？’你知道……我的心那时候还难过呢！她回答我：‘为什么我要扶他呢’这孩子……，从小就是这个性子。……我可能怎么说呢？……我再要是和她说：‘他是你的父亲呵！’她一定还要象以前那样笑着我：‘那他为什么不管我们呢！’我没有话说，……我只能流着眼泪……足有七八年，……就是这样子哩！……我的身子又不济事……唉，有什么法子呢！”

提起了身体，他就想起来早就该说到的一件事。

“您是什么病呢？”

“劳苦，饥寒，……这么些年，……我还想念他。……你想想看，……我还能有好身子么？”

“请人看过没有？”

“哪里来的钱呢，……我这病又不是一天半天得来的，

……药也怕不中用了！……可是我也愿意活下去，……儿也有了女也有了，……我要看着你们，……爱着你们呵！”

猛然地她倒下了身子，无疑地这是因为太多说了话，坐在一旁的银妞也跑了过来，他们一齐叫着：

“妈，妈，……”

她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吐了一口气。

“妈，我们立刻就把您送到医院去，我们已经不愁钱用，盼着把您快些治好了，我们是一家人，好好地活下去。”

“妈不会死的，我们不要你们的钱，妈的病就要好起来。”

“妹妹，不要这样说，你如果是真心在爱着妈的你就不该这样说话。”

她低下了头去，她没有什么话好说出来；虽然从她的眼睛里还是可以看到她胸中燃烧着的愤恨的火。

“银妞，……”母亲又颤抖地说了，“你的性情不要那样拗，……你要敬重他，……爱他……在我死了之后，……他可以照看你。”

她要他们都走到她的床前去，她以自己的手拢了他们的手，——那都是些没有血色，枯瘦得看得出骨棱的手。

三

他们用尽了人的力量，想把母亲生命延长下去，终于还是死了，在秋天。她的身体渐渐地为病菌蚀成一个空架，她

不能再活下去。可是在她死去的时候，她露了微笑。他们步行着随了母亲的葬列，哀恸地哭着。他们把她也送到父亲躺着的地方，在那座墓旁，他们埋葬了母亲。当着他们每人抓了一把土也丢下去的时候，他们是岔了声地哭着。他们跳着脚，看着那些工人把土一铲一铲地盖到棺木上。于是他们都深切地明白着：母亲死去了！

等着那些人把土堆好了坟的时候，他们就各据一方地伏在那土坟上。湿土的气息呛着他们的嗓子，可是他们不会停止。她还用手爬着才拍好的黄土，流下来的泪把松开的土和成了泥，弄污她的手掌。

人渐渐地散去了，他们象是睡着了伏在那里。他们觉得还象是伏在母亲病床那里，但是触到了他们脸的，只是凉凉的土了。到秋天，白昼又起始短了下去，在田野上垂下来的天边，绕了一周紫红的晕彩。乌鸦穿碎了高树的影子，厌烦地在叫着。

他立起来，走到那一面，却看到她正静静地拢了膝头坐在那里。她象是在望着什么，从她的眼角，挂下来两行细细的泪流。

“妹妹，我们回去吧。”

她好象是没有听见他的话，仍是凝然地坐着。他知道她是更伤心着母亲的死，便用手轻轻地抚着她的头发。她推开他的手之后就站了起来。她匆忙地脱下来因为母亲的死而穿起的素服，使他奇异的是那里面又穿了那件蓝布衫。她把素服送给他，他惊异地呆住了，呐呐地说。

“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要你们的衣衫，我还穿了母亲给我缝的。”

她愤怒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因为他没有伸过手去接，便把那件衣服丢到地上。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妹妹，我不明白你。”

“我的妈死在你们的手里，我恨你们！”

“回去吧，有话回去再说吧。”

“我不要回去，我走我自己的路。”

她肯定地说着，她就想起始走了。

“你到哪里去？”

“哪里我不能去？我是穷命，耐得起困苦，我可以活下去，……”

他们又是一先一后地走出了墓园的门。

“回去吧，妹妹，你不记得母亲的话么？我会好好地照看你，使你舒服地过着日子，我爱你，你是我的妹妹。”

“不用跟着我，我再告诉你，我——不——回——去！听懂了么？母亲活着的时候，我耐着性子，现在我自如了，我要走我的路。”

她说完了，即刻跑向另外一个方向，她还在叫着：

“不要来追我，我是死也不回去的！”

他兀自伫立在那里，他望着她那奔跑的背影，一直到隐没在灰色的昏雾里。——哪一方是树，哪一方是水，哪一方是小的村落。可是他看不见什么，茫茫的一片遮没了他的视路，而他自己，也渐渐地消失在这茫茫之中了。

（选自1953年9月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靳以散文小说集》）

雅　会

一

时时炫耀着自身美丽的春天，在严寒的后边来到了。它的步子是轻悄的，在人的不觉察中降落。它带来了美丽的花草，嘹亮的鸟鸣，柔而甜的气息。这是说不出来的气息，填满了每一个隙缝，它引着虫类从土地中钻出来，抖落蛰伏时的疲困；它却使人慵倦，懒懒地想忘记了眼前的天地。纵然望到的是更好的景物，却有另外的力量牵着，说：走吧，到别一个世界里去吧，那里有更美的一切在等待着你呢！

在早晨，她是费了极大的力量才克服了这春日的疏懒，她的心中一直反复地想着："我可不能再睡了，我必须立刻睁开眼睛，不然的话什么事就都耽误了，"于是她睁开眼，充满了她的眼睛的正是那个象一只小水牛的丈夫，发着粗大的鼾声。她一下就感到失望了，迅速地翻一个身，把脸转过去，迎了她的脸正是窗外无尽的阳光。她怀了极大的惊喜，从床上跳起来，就穿着睡衣，把脚插到高跟拖鞋里，匆匆地

走近窗前。

她有着中人的身材和窈窕的体态，她那长而柔软的鬈发正象发着光亮的小小的环子一个个地挂下来，当着她移动一步的时节，它们就微微地颤动着。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清亮，深湛，骄傲，聪明。她的鼻子和她的嘴，也是使人觉得这是最完美的配合。只有下颚是稍稍短了些，可是这正明显地适合了旧式的美人型，她又是一个瘦弱，在微风中也不能站直了身子的一个佳人。

没有一个人不说她是美丽的，正如同没有一个人不说春天是可爱的。老年人喜欢她象自己的女儿，中年人喜欢她象自己极亲密的朋友，年青的人在她的面前没有一个不脸红的，说不出一句话来。可是她会安慰他们，她拿他们看成自己的小弟弟，把手插进他们的头发，指点着他们一星期不洗的脖子；可是他们嗅到使他们觉得一点晕眩的发香，肌肤香，气息香。她的丈夫也许喜欢她，因为她能使他认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客人。

窗外的景物正象一幅美丽的画，还充满了难有的朝气。柔和的阳光在树梢和草尖轻轻地抚着，洗尽了夜的黑暗。花开了，一点晶莹的光闪着。垂柳的枝条渐渐地柔软了，如毛的嫩叶附在如线的树枝上，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摆，几只飞逐的麻雀细碎地鸣叫，阳光映在它们的双翼上或是腹部。叫着四个音的布谷来了，叫了两次，又飞开去。一丛从江南移植过来的竹子，虽然还有凋蔽的黄叶；可是也已显出一点青绿生意。太阳把它们的影子映到粉墙上，象一张“板桥画意”。

"呵，真美！"

她不禁叫出来了，她把两只手掌托着自己的脸，两次三次地用张开的手指掠着自己的头发。她的眼睛里闪着异常的光彩，将和太阳争着辉耀似的。

美丽的蓝色的天象平静的海，除开了宜人的翠色再也没有一个污点。在这样的天上，才使人想到是长着翅膀的天仙的住处。那里是超凡的，不是象人世的纷杂；那里 是 和 平的，没有人情的喜恶。当着仰首注视的时节，心胸就觉得清澈了，象经过泉水的一番洗涤。

天边飞来一只银色的飞机，近尾的地方有着红日，阳光照耀着，显得更是鲜艳。她的心怦然地动了，记起几句诗：

"……我要飞，
飞向天边；
天是无尽的海，
我静视着海的安眠。
"不要再醒来了，乖乖的。"
我翩然，翩然飘落到人间。"

可是这飘落引起她可怕的回忆，她打了一个冷战。如果不是那飘落，她会做那样一个蠢物的妻么？许多年了，可是她的记忆仍是那么新鲜。那个逝去的影子一下就在她的眼前闪出来，他是年青的，快活的，使多少女人迷醉的。他的说话象歌唱，他的眼睛象星星；如果说她真的爱过一个人，他就是那唯一的了。

眼前的事割断了一切无用的回忆，什么都成为空的。她要抓住现实的事，她轻轻地拭去了眼角的两颗泪珠，故意做成快活一点，一下她记起了那件事，她的心就起始思虑。她一直想着今天上午的雅会，（好象她还做过了一个梦是直接和这件事有关的。）她放得下心，因为早就把一切事都告诉好了他。他一定会布置得很好，（在这方面他显然是能干的）。可是使她焦心的是她自已的问题。她不知道在这样一个“沙龙”里，她该用什么样的香水才好。

“我不能用太香的，太香了显得俗气，——”

她正自想着的时候，那无止无休的鼾声却打断了她的思路，她再也遏止不住心中的气愤，就走近他的床前，把手来轻轻推着他的身子。

“快醒，快醒！……”

睡着的人极不情愿地醒转来了哼唧着，模里模糊地问着：

“什么事呵？”

“没有什么事，只要你醒过来就是。你看天气有多么好！”

“难得的一场好睡！注册课的东西们真该死，偏偏把我的课排在第一时，害得我一个星期只能好好睡一天！”

他说着就坐起身来。可是她急速地停止了他。

“你不用起来，你就躺着好了。”

“那还不如爽爽快快起床呢！”

他这次没有听从她，就翻身下了床。

他是肥胖的，有着四十上下的年纪，因为身量低矮，显着胖得可怕了。他的脸是红的，鼻子是更红，圆圆的鼻头，

正象一颗熟透了的大樱桃。他的眼睛挤成细细的一缝，藏在厚度的眼镜后面，象是不得不有似的张着。他是××大学物理系主任，还是文化基金会讲座教授，被称为中国独一能懂得爱因斯坦半部相对论的人。他还是英国××学院学员，德国××学会名誉会员。

为了卫生的缘故，他就独自走到墙角做着清晨室内运动。他把手臂向上向左向右地伸着，转动着脑袋，提起脚跟；他屈着腰身，把两只手伸向下面。她有点不耐烦了，就急急地问：

"昨天你订好了点心和cream没有？"

"我订好了。"

他连头也不回，正忙着他的运动。

"哪一家的？"

"法国面包房的。"

"为什么不到正昌去订？你真没有用。"

"我想都差不多吧！"

"你懂什么，给你什么你都觉得好！"

他以为不必回答，就没有再出一点声，她气了，拿起他枕下的烟包就丢过去，随着嚷：

"人家跟你说话呢！"

他仍然没有回过头来，他的两肩微微向上抬起，脚跟也随着抬起来。她就又把一只烟斗丢过去。

过了一会，他才转过身来，他的脸上挂着笑。

"刚才你要我回答什么呢，那时候我正在行深呼吸。"

他走过来，很想拉她的手；可是她迅速地把手抽回去。

“你告诉他们什么时候送来么？”

“告诉好了，九点钟一定到，一点也不会错。”

他说着，得意地晃着脑袋。

“九点钟晚了，别人也许八点多就来。还有，你告诉清楚我们的住址么？”

“呵，呵，我忘记了，我以为他们知道呢，好，我就打电话去。”

“真是一个废物！”

她用了这句话送他走出卧室的门，她就起始忙碌起来。女仆赶进来为她铺理被褥，她自己忙着梳洗自己。

当着她自己端坐在镜前整理自己的头发的时节，对着镜中的自己起着无端的怜爱了。她凝然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地注视着，她几乎想把自己从那里面抱出来。虽然有着三十几的年纪，看起来却只是二十几岁的样子。把两只手从下面移到上面，掩盖脸的上半部，那她就只看成十几岁的女孩子那样。

“如果我要是十八岁，那多么好呢！”

她微微地叹息着，她这不着边际的玄想一下就落了空，壁钟空朗地响了一下。

她望望面前的小台钟，就看到时间已经是七点半了。

她有一点慌张地忙起来，她描着眉毛，还拔去一根白发，薄薄的敷了一层粉。她把喷香水器放在面前，手捏了橡皮的球，立刻就有香水的雾落在她的发上和身上。可是她就觉察出她忘记了，她想过许久还是用了这贱价的，她气起来，可是她不知道怎么样才洗得下去。

奇怪的是今天觉得这香气是更浓更不可耐，她几乎想哭出来，一下子把那瓶子丢到地上，訇的一声碎了，流质淌到地上，那不可耐的气味充满了整间的屋子。

为了这一声，做丈夫的人从间壁赶过来。他张皇失措地，不知要怎么样才好。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呢？”

他问着，可是她静坐在那里，一声也不响，她的眼睛里蕴着的两颗泪珠，却在这时候淌下来了。她嚷着：

“都是你，都是你，……”

那个摸不着头脑的蠢丈夫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什么都不知道，以为是失手把瓶子摔到地上，就用抚慰的口吻说：

“不要着急，下次我们再买。”

“还要买，还要买！——”

这时候女仆走进来说着：

“吴先生来了。”

“请客厅里坐吧，——你，你还不快点去陪陪客人？”

二

来客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大诗人私淑弟子吴远。在××大学的文科已经快读满四年，就要毕业的前两个月，突然离开了学校；原因是怕由凡人的估定损害了伟大的天才。他是瘦瘦的，高高的，白白的，头发永远披散着。他因为写了一首“河流”的诗惊动了诗坛。他的字迹象那个大诗

人，甚至于平伸了手臂拉拉衣袖的举动也象那个死去的诗人。

他来了，就把自己安顿在一张沙发里，（好在这人家他已来熟了，什么他都记得很清楚）。点起一根烟来抽着。他时时在玄想，他不象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有的时候他独自皱起眉来或是独自露着笑容。

当着那个奉命下来陪客的男人走下来，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那个咻咻的气喘也并没有惊散他的沉思，他的两只眼正定在一幅画上。那是一幅出名的人像，从任何方面看过去那个画中人都是面对着微笑。有的时候白烟障住了他的视线，他就用手轻轻地挥动着。忽然他觉察出来在这间房里除开他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就打着招呼。

"原来是李先生，早就下来了么？"

"唔，早就下来了。"

他回答着，每一个字都十分短促，象用一把刀切断每个字的尾音。随着他们都觉得没有其他的话好说了。

他们沉默着，可是随着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音之后，一张美丽的脸在门际出现了。她笑着，用小步子跑着，手里还捧了一束鲜花。她和吴远打着招呼，吴远立刻站起来，走近了她。她就十分熟识似地吩咐着：

"去，把瓶子装满清水，等我把这些花插进去！"

吴远奉命维谨地捧着瓶子走了，正在这时候女仆走进来，他适巧可以告诉女仆去做。

"你从哪里来的这么多美丽的花朵？"

"从我们邻居丁先生那里摘来的。你认识他么？他是我们伟大的小说家。"

“哼，小说，小说是世俗的作品！”

她望着他，她的眼睛好象是在说：“孩子，你的偏见太深了，你不应该这样说。”

女仆把花瓶捧进来，她就熟练地把花插到里面，她做完了这件事，就迅速地坐到吴远坐过的那张大沙发里。吴远也坐下来。她全然象对着孩子一样的口吻朝他说：

“你近来又写了诗么？”

“写了，写了不少，昨天晚上我才把那首叙事长诗写完，那真是神帮助我，一半是在梦里写成的。”

“那真了不得，回头我们就可以拜聆了。”

“我没有带来原稿，可是昨天晚上的那一节我可以背过来，我还预备当我死了的时候，就把那一节刻在我的墓石上。”

“你这么年青就想到死，真不应该。”

“拜伦，济慈他们不都死得很早么。”

“不也有很老才死的么，象朗费勒，——”

“快不要提他吧！我从来也不把他想成诗人。”

“你不该这样说，他也自有他的伟大处。”

他不再说了，他却为她的气息所沉醉。当着他们说着话的时候，她时时会轻轻地打着他或是凑得很近，使她的发尖微微地刺着他，发着微痒的感觉。曾经一个人把他介绍成一个多感的青年诗人，在李太太的美丽之下会晕到的。在事实上说起来，这也并不算是言过其词。因为这时候，他的心真是飘飘然的了，他忘记了自己，也忘记在面前存在的人。

正在这时候，突然间跳进来一个穿着毛衣短裤的男人，

他象是有一点气急地东张西望，呆坐在那里的丈夫第一个站起来和他打招呼。

“你的太太真不讲理，把我的花都摘光了！”

他的声音很粗，他的样子正象一个全能的运动员，他那深蓝色毛衣的上面有着大大的一个S字。他是他们的邻居丁允。

“不是你给我的么？再说你不摘下它来，就要它自开自谢么？”

她抢着说了，那个小说家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忽然想起了点什么似的说：

“你们两个人认得吧？”

“认得，认得，也是在你这里见过。”

他们相互地招呼着，吴远的心中却在想：

“这样子怎么能写出好小说来，真是粗俗不堪！”

“你不坐下来么？”

她含着笑说：

“我不，我等一下再来，你替我请了那位客人么？”

“等着你想到早就把事耽误了！”

说完了，她接着一声轻微的叹息。他满意了，他就又象一阵风似地卷出去。

“喂，喂，——”

当着他才走到门那里她就叫住他，他停住脚，回过头。

“有什么事？”

“回头你就穿这样的衣服来？”

“用不着换吧，Prince of Wales 也穿过这样的衣服

呢。"

"算了吧，别人是太子，你呢？你要是这样来可太难看了，这可不比平常的会，你要是不肯听我的，我就不管你的闲事。"

"好，好，我听你；可是你得担保我她一定来。"

"没有错，你想，我能骗你么？"

他就跳了出去，突然间他在院子里大声叫出来。

"老朱来了，老朱这么早就赶了来。"

他们都走近窗口看出去，就望见那个在法国住过十三年半的艺术家朱正之正蹒跚地提了大皮包走来。她轻盈地跑到门前，拉开了门，用甜美的声音叫着：

"欢迎我们的艺术大师！"

那个艺术大师却象一个肉店老板。他有一张胖胖黑黑的脸，他那黑乱的头发从帽子下面露出来，他那圆大的头颅罩在一个法国便帽的下面。他结了一个黑大的领花，黑绒缝起来的衣服有的地方磨去了绒毛，有的地方又染了不同的油色。如果这个伟大的画家画一张自己的像，最多用的将是墨黑的颜色。

"Bon jour, Madame！"

他叫着法文，可是他那含混不清的语音，使人一下分不清他是说着哪一国的话。

他踏上了台阶，和她握着手；可是他是那么热烈，用了那么大的力量，使她不得不急速抽回来。

"人多么？有多少人已经来了？"

"客人是不少，到的还不多，这不更好一点么，我们正

可以好好谈谈。”

“对了，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他们一面说一面走进了屋子，她就为不相识的人介绍。

“这是诗人吴远先生——这是艺术家朱正之，你们该好好握握手。”

他们真的就听从她的话握起手来；可是朱正之的手力那样大，使吴远也不得不皱着眉。

“李先生近来怎么样，学校的事不忙么？”

他又向着那个丈夫说，那个人却急忙用自己的手抓着鼻头，表示不愿意和他来握手。

“还算好，教书是死板事，总没有多大的变更。请坐吧。”

朱正之一面点头一面放下皮包，把自己安顿在一张小沙发里。用手搓揉着自己的脸说：

“真糟，中国的空气真是太干燥，我简直都有点住不惯。”

“你是才从外国回来的吧？”

吴远故意这样问着，其实在报纸上他已经知道了他才从欧洲回来，就在三四天之前，他还开过第十八次欧游归来的个人画展。他在中国展览的是西画，在外国展览的是中国画。

“是的，是的，我才从法国回来，在那边，在那边我也开过画展。”

朱正之这样说着，心中却十分诧异，怎么他会不知道自己去过欧洲么？那么被认为××艺术学院的学员，自然他也

不知道了。难说自己的自我宣传还不够么？

“外国的画展比中国多吧？”

“多是多的，可是好的——象我这样的却并不多。”

他虽然是谦逊地回答着，心中的怒火却冒了起来，他的心中想着：“他是个什么东西呵！”

他决意不再和这个年青人说话了，他就转向了那个正在玩弄着自己指甲的女主人。

“李太太，——呵，呵，柳小姐！——”

为了匆忙他就叫错了，她最不高兴别人叫着她李太太。

可是这一次她好象并没有留意：他就接着说下去：

“——昨天我送来的画收到了吧。”

“收到了，谢谢你。”

“那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一张肖像了，你觉得怎么样？”

“好是很好，只是有点象——”

“象哪一个？”

他有点不耐烦了，急急地问着。

“有点象我的姊姊，你看见过她么？”

“我，我没有看见过她。”

他显得有一点窘了，额上的汗渗了出来。

“我真糊涂，客人来了连一杯清茶也没有敬。”

她翩然地站起来，到外面去吩咐着女仆，她好心地容这个客人擦拭脸上的汗珠。

走到李先生的面前，她低低地问：

“点心送来了没有？”

“我不知道。”

"你去问问他们，如果还没有来就再用电话催。"

"先生和太太说什么背人的话呵？"

窗外有一个声音这样叫起来，她望出去，看到这样叫着的人是中国唯一研究美学的学者汤君达，还有那个声音诗人翁明走在他的身边。

"欢迎，欢迎，……"

她跳出去，不知道把自己的手先去握哪一个人的手才好。

"你们都进来坐，认得吧，你们这几位？"

"认得，认得，都是熟人。"

翁明是短小精悍的，穿着整洁的西装。他的皮肤十分光滑，长着胡须的地方剃得冒着青光。他是一个短诗作者，长于用恰当的字来形容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流泉，飞瀑，急雨，闪电，风吹树梢，甚至于轻飘飘的树叶落地的声音。

除开是一个美学的学者，汤君达还是一个十分欢喜说话的人。他知道别人的隐秘比一个天文学家知道星星的数目还要多。当着被问起了他就会说：

"不要谈吧，这完全是别人的私事。"

问着的人就此沉默了，可是不久他自己就把这些别人的私事给公开了。于是他就抱歉地道：

"真不应该，请你千万不要再说给别人听才好。"

可是他自己却能三番两次地把这样的故事说给别人。

"你们是同了一路来的么？"

"不，我们在路上巧遇，再也没有这么巧的了，我看天气好，蹓着来，没有想到远远的就看到了一个又整齐又精神

又有一点不大高的人走在我的前面。我赶走几步，就遇见我们的翁诗人。”

翁明却觉得有一点不高兴，他就是怕别人提到他的身材，他的脸不自然地红了一阵，象是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天气是真好，走走一定很好。”

聪明的女主人急急地用话岔开。

“唔，唔，——这正是好春天。”

“为什么你的太太不来呢？”

“她么？她回到日本去了。”

翁明伤心地说着，这句话引起了所有的人的注意，都把脸转了过来，等着他更详细的叙述。

“那我真对不起你，我不该问你这些，——”

“怎么我，我也不知道呢？”

汤君达显着一点着急了，象这样重要的事他不知道，显然是损害着他一向的令名。

“她是昨天才走的。”

“好了，好了，不要谈这些事吧，你们看，杨先生来了。”

用稳如泰山的步子检着树荫下石径迈着脚走来的是一个近五十岁的人。他的头是圆圆的，没有戴帽子，光滑的头顶反映着太阳的光。他戴了一副眼镜，也许因为太松了，一直滑到鼻梁的中间。唇间长了齐整的胡子，只是有点黄。牙齿是不齐的，有的为嘴唇包不住了，露到外面来，这有的时候会使人联想到一条发怒的狗，那样翻着嘴唇露了牙齿。

可是自然间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严肃空气包了他，不只

是包了他，还把这空气带给其他的人。看到他来了，停止一切的言笑，恭敬地走到外面，每个人都挂了一幅笑容。

“诸位都早来，我却来迟了一步，无限的抱歉！”

“您肯赏光，我们就觉得荣幸之极了。”

美丽的女主人用更清亮的语音说。

“其实我自己早已老朽不堪，文学一调，不弹者久矣！到这里来，只是洗耳恭听，自己的心中却着实惭愧惭愧！”

一面说着，一面已经迈上了台阶。他再仰起头来，朝每一张脸仔细看了一下，然后才象放下心来，微微点下头，迳自走进去。

在先前的那个文学革命中，他是一个有力的倡导者；可是渐渐地他停止了脚，他不只不再进一步，反向后退了。他做旧诗，唱昆曲，就是说起话来也是文绉绉的。他只靠了旧日的令名发着残败的光辉，他安逸地生活着，承受着莫名其妙的拥戴。

“我那文学的铺子早就关了门，——”

每个热心向上的青年和他谈到文学的问题他都是这样回答，他晃着脑袋，自满地微笑着。他早就可以闭口不谈文学，每月六百元的基金讲座教授薪水，尽可以供给他品茶清谈的了。

杨先生朝了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点过头，就检了一个软椅坐下去。其实他所认识的人正如同他所看过的书本一样，不过是知道在哪里看过而已。至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做过什么样的事，他一点也不热心记忆。对于那些不相识的人，他并不想来认识，他已经感觉到人生是太烦杂

了，他时时想到隐居深山，不与世人通音讯。

对于这个女主人他却记得十分清楚，她的父亲原是他的友人，有时他撚着胡子说："我是看她长起来的。"可是对于看着长起来的人，他也偶然有点什么样的想念，她是太好了，太可人了，她又是那么尊敬他，那么对他好。立刻他就想起了他的老妻，她的父亲，还有死去几千年的孔夫子。（近来他也深悔少年行径，觉得至圣先师是必须尊敬。）

于是他就象经过魔怪试探过的圣者一样，克服了无比的引诱，又把浮浮摇摇的心沉下去。他的心怦怦地跳，脸上冒着汗。

当着他来到了，室内就沉寂些，那个青年诗人只出神地望着他那光亮亮的头，象是要从那上面得些灵感似的。艺术家朱正之注视着他的脸的轮廓，因为他曾经画了一张像，也是不大相肖。所以想再寻些特点出来。他象发现奇迹似的在心中默记着：

"他的头象个橄榄，——我不该画成一个圆枣。"

朱正之高兴着他的发现，就赶紧在Sketch-Book上记下来。

那位老先生可什么也没有觉得，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好象身处深山幽谷一样。只是在那个女主人亲自把一杯茶捧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又被带回了现实，他闻到一股香气，他暗自用力地嗅上两嗅。心中想着这一定不只是世俗的香水，还有她的体香。他一下就想起了香妃。宫里的一间偏殿里还有郎世宁为她画的像，他曾经在那张像的下面消磨过一个下午，还在那间土耳其式的浴室里徘徊过两三次。

“杨先生您去年答应给我的画还没有给我。”

“呵，呵，——好，两个星期内一定给你送来。”

“——怎么，怎么你总也不到我那儿去？我——我的太太很想你。”

“太忙了，我正在赶写一篇诗剧，再也得不着一点空。”

“你在写诗剧么？难得，难得，一定是好的。”

她的脸稍稍有点红起来，那么长于说话的人竟觉着有点难以开口。他是不轻易夸奖人，所以使她格外兴奋，终于嗫嚅地说：

“回头我要宣读，请您多改正。”

“哪里的话，哪里——”

他正要连着说下去，她却说着对不起走开了，因为又来了两位客人。他就急忙地端起茶杯来，放到嘴边，啜了一口。

才来的客人是并肩走进来，一胖一瘦，都是男人，那个胖的，正象一个技术不高明的捏面人的手艺人的作品，脸上堆满白白的此起彼伏的横肉。他是××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西洋文学系主任刘明杰。

说是一个学文学的人不如说是一个饭店的掌柜，他胖得连行路都感到十分不方便。可是在中国，他是莎士比亚和但丁专家，他和萧伯讷还通过一封信，当着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还拜访过一次高尔斯华绥，这是他光辉的履历。

那个年青一点，很瘦的一个是同一个大学里的国文讲师。自从大学毕业后他来到这个大学里住过八年，最初是助教，渐渐地升为讲师。他的名字是江上青，才过了三十岁的年纪。他会做极好的骈体文，小的时候做旧诗就有神童之称。本来他

的名字是江鹏翼，后来读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实在给了他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就把名字改成江上青。虽然他还年青，他却拒绝一切新的思想和文学。别人问起他是不是也写白话文，他就象中了邪魔似地急急回答：

“不，不，我不写白话文，我也不看，从来也没有看过，也不预备看！”

该引为缺憾的是他还是一个独身人。在这一面他显出他的年青来，他修饰得入时，连香水香粉什么的也用，几次都要成功了，就因为他要一个女人绝对的忠实，可是他自己却要有诗人的风流的这一点使他功败垂成。他十分伤心，几次说过活得疲乏了，想到永远的休息。只是想到父母的遗体，他的心才稍稍平静下去。

“这你们可不对，来得这样晚，——”

一见到，她就用了半斥责的口气说着，刘明杰还喘不过气来，江上青就代他和自己说：

“你真不知道，城门关了，我们绕了一个大圈才赶进来。”

“为什么要关城，难道又要打仗么？”

“不，这回不是那挡子事，这是学生——”

还没有等他说出来，她就急急地岔开。

“快点进去吧，别人都等得不耐烦了。”

三

那天来了一共二十一个人，又包含了些未来的诗人，小说

家和戏剧家们。有一个年青少女是交际花，那是李太太特意为她的邻居丁允请来；还有一个戏剧家带来了他的内侄女和干妹妹。他原来是预备和她们表演一节新作的对话。

聪明的女主人显得十分忙碌了，她翩翩地跑过来又跑过去，她的身材十分美妙，她的眼睛异常明亮。她时时表示着她的歉意，因为招待不周；有时候又因为和一个人多谈了两句，不得不抱歉地说："很对不起你，我把后背朝了你。"

什么都进行得很顺利，点心也得着来客的称许，咖啡的香气更充满了这间屋子。各自三三两两地聚集着谈话，可是正式的诵读和讨论一直就没有起首。

为这件事她显得一点焦急了，她走到李先生的面前低低问：

"为什么把点心这么早就拿上来？"

"已经来了这么多人还等哪一个？"

"不是那么说，你看他们都忘记了来干什么的。"

"你们文学家——"

他才要说些什么，就为她瞪起一点来的眼睛震住了。他改口说：

"想想法子吧，不然点心还得去订。"

她做了一副气急脸，可是当着她转过身去，微笑又挂在她的脸上。

她站定了，轻轻地拍着手，人声稍静了下，她又低低地咳嗽两下，把两个美丽的手指放在嘴唇那里。

"我想，我想我们应该起首我们的诵读了。在中国，

唉，这好象还没有过，外国，外国可很多。——”

她顿了顿，把眼睛朝四面看了看。

“——这里面所提到的很广，各人都可以准备自己的一部份。现在我们，我们请——”

“我来介绍这位××大学学生秦先生给我们读一首诗，好不好？他读得很好，在字韵方面很有研究。”

那个××大学文学系主任刘明杰第一个站起来说。

“赞成！赞成！……”

那位姓秦的学生站起来，早就有了准备，从衣袋里取出一本书。

我读一首余若水先生想念他故去爱人的诗：

“我想望在人世里，
天，给我们一个奇迹；
只是短的瞬刻，
我愿化成沙，化成泥！

“我要午夜的一声钟，
漾破了那一片静；
似鸟飞过去的，
一闪你清丽的淡影。

“老了人，老了春风，
看白发添几许；
看落叶堆满山径，

心，你是不灭的永生。”

他确是一个读诗的好手，他把声音沉得那么低，使每个人分着诗人悲伤的情感。

读过了坐下去，鼓掌的声音起来了；那个女主人好象还用手帕轻轻地擦着眼角，接着就问起哪一位愿意再来点什么？

“请杨先生给我们唱一折昆曲吧。”

不知在哪里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所有的人都热烈地拍着手掌，女主人还特意地走到他的近前，作着同样的请求。

“不成，也没有人擫笛，那怎么能唱！”

杨先生摇着头，这一次他的眼睛一点也没有抬起来。

“我稍稍会一点，——”一个年轻艳妆的女学生，站了起来畏缩地说。“可是我不好，不知道能不能随得上杨先生？”

这时候就有人送过笛子来，那个女学生移到杨先生的近前坐好。

“杨先生唱一点吧，难得这个机会……”

女主人哀求似地说：

“好，好，唱就唱，我唱一折游园。”

“哪一节？”

那个试了试笛音的女学生问。

“皂罗袍。”

杨先生说完了咳嗽两下，立刻这就象传染病似的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也该咳嗽两三声。

笛声起了，杨先生逼窄了的不男不女的嗓音也响起来。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惊异在每个人的脸上显出来，想不到杨先生还有这么好的声音。有的人显得一点呆了，有的人却闭起了眼睛。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笛声止了，他也不再唱下去。鼓掌的声音急雨似地响着，那个艺术家忘形地叫出来："Encore，Encore！"别人都看着他，他才想起自己的失口，就象一尊佛似地定在那里不声不响。

"近来嗓音失润，唱不到好处。"

象个点缀似地，杨先生说出了这么一句。

"客气，杨先生太客气了，我就知道——"

汤君达用了响亮的声音说，他一面说一面动着头作着手势，他感到十分有兴趣，他把眼看着每个人，要每个人都以为他的话是不错；可是说到一半就顿住了，哈哈地大笑一阵。

在看着别人的时候他望到丁允正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喁喁私语，他还看见了青年诗人吴达正在出神地望着别一个女人。所以他大声地笑，不只显出自己的聪明机警，还要震破他们似的。果然这就有了显著的效果，丁允茫然地移动着眼睛，不知道笑声是为了什么才起来，他就沉下心去谛听，正

遇江上青背诵离骚的调子呜呜地起来。那象哭泣也象和尚念经，丁允烦厌地又低下头去，继续他自己的私语。

接着就是那位中国莎士比亚兼但丁专家刘明杰用新法解释离骚，把那些难以得到真义的字改成古体，然后就从象形这一面，得到新的诠释。

那些大学生们赞叹着，江上青更感兴趣地记在怀中小册子上，杨先生却独自坐在那里，微微摇着头，心中在说：

"哼，外国留学生岂能读中国古代文学！"

下面就是女主人新作诗剧的诵读。她站起来，却先说起吴远的叙事诗写成了，该请他先读。

吴远早就在生着气，因为好象他被人遗忘了，这时被提到也十分不情愿，他就说原稿没有带来，所以不能读。

"那么请吴先生下次读也好，这次我们就请柳小姐读她的诗剧，好不好？"

朱正之象是不能忍耐似地说出来，她微笑着，表示谢谢他的好意，然后就拿起一束粉红色的稿笺，用手指拉了纸角在面前展开。

"这是我的试作，我知道离开成功还远的很；我不怕献丑，如果有什么该修正的地方，千万请说出来。"

说过后她又嫣然地笑了，她忸怩地象是难以启口；可是别人都有点受不了这延迟，伸长了颈子等待。

她于是起首读起来了，杨先生眯着眼睛静听，朱正之睁大了眼睛观察她每一个动作，不时在他那本Sketch-Book上涂着。江上青是不屑于听，可是因为这么一个聪明人的作品，想着或可得些新的境地。汤君达想从这读诵中得些美的

真谛，同时他还想能从作品中寻求一些她的隐秘。

翁明却完全为她的声音引住了，她不只把字用得那么巧妙，读起来的时候的音调又是那么动听。在用字那一面，他还不致于推许过甚；可是在读诵上，他觉得那是绝不可比的。

那个戏剧家却觉得太呆板了，只要是剧，就该演作出来，一切的手势，身段和表情都不该少。那样才能看出本身的好处和坏处。

吴远只是出神地望着她的眼睛和嘴，还留意到她美发的抖动。刘明杰忽然站起来，认真地提出：

"我觉得——"

他十分尊重的态度，读诵立刻就中止了。

"——在这个地方，用'恶汉'不如用'混蛋'好些；原文是'你，狡猾的男人，无比的恶汉'，不如改成'你，狡猾的男人，天大的混蛋。'"

有哄哄的笑声起来了，他却郑重其事的说：

"这是应该的，既然骂男人，就该骂得重点，骂得具体一点，不然就不如不骂。"他在忙迫中喘了一口气，又说："再说在音调上也过得去。"

为笑声又惊醒了的丁允莫名其妙地随着笑了几声，他几乎是一边笑一边叫着：

"那时候混蛋两字也许不是骂人的话。"

"恶汉也不一定是骂人的话呵！"

"好了，好了，我想不如去查一查书，看看在那个时代里女人惯于用什么话来骂男人，再改上去就好了。"

“那也好，那也好，……”

这许久时候女主人站在那里象一具雕像，她不知道该怎样好，一时她露着笑容，随着又收敛了。在任何场所都能显出自己的能干的人也觉得一点窘迫，她不知道是不是该感谢这个改正的人。

总算好，该来的结束来了，她就又继续着她的诵读。可是她的兴致消下去些了，别人也都感觉得一点疲乏，微微移动着身子。

将近正午了，对于食物的需要好象比这雅会还殷切些，不知哪一个人的肚子还叫了一声，这更叫醒了每个人，看看壁钟，十二点已经过去。

这时候，聪明的女主人恰巧完了她的诵读。随了掌声别人就都站起来。她赶过去拉醒打着瞌睡的李先生，然后就说着抱歉的话，觉得什么都不完美，希望下次能好些。

“……请都赏我光，下次再来，各人都要预备自己的份，我们的范围还要广，项目还要多，……”

于是她又穿来穿去分别地预定下次的诵读。她说定了戏剧家预备一节对话，还约定了翁明读自己的诗，杨先生答应了下次唱一折思凡。

正在这时候，猛然间跑进来一个人，女主人一眼看见他就叫起来。

“姜琳，你怎么这时候才来？该罚？”

别人也都附和地嚷着：“真该罚！”

来客却象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他气急地说：

“不得了，日本兵在崇文门架上炮，警察在前门外打坏

了学生，学生就要罢课了，情形很不好！”

“什么，学生又闹，真岂有此理，浮嚣总是不成的。”

杨先生摇着他的头，觉得一点不满意。一丝阴郁的空气笼罩了所有的客人，可是聪明的女主人立刻用她那银铃一样的音调说：

“那怕什么，这么好的春天，停了课我们就可以更多有几次象今天这样的雅会了！”

“真是的，是的！”

别人响应着，洗去了适才突来的沉闷，都觉得这是一个好意见。

人渐渐地散了，她忙乱地相送，笑声和杂碎的语声混合着，好象都是十分满意。

“呀，我忘记了，我们该照一张相！”

她懊恼地叫着，她的眉毛美丽地皱着；一眼看到有点不高兴的吴远，她就特意走近他的身边，告诉他先不要走，一同吃过了午饭他们到北海去。

“……北平真是好地方，你看看这天，够多么可爱！什么都好，什么都使人爱，我真舍不得它！”那个最后跑来的姜琳，看到他的话在这死水潭里没有引起一丝反应，也垂着头意懒心灰地最后走出去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原载1936年5月《作家》一卷三期，选自1953年9月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靳以散文小说集》）

去 路

一

落日把金子般的光辉扑向了地面，温煦地抚摸着树的尖梢，草地和河流：树梢轻俏多姿地摇曳着，草地显得是更柔软了，细语般潺潺地流着的河流，作为答语似地，反映着一点闪闪的光。原野是更廓寥，更广大，更寂寞了。

成群的鸟惊惶地飞了来，叫着，寻找着自己的窠，在这残弱的余光里，它们要回到它们的家，不然，它们将失去视力，迷失在陌生的地方。可是守在窠里的老的鸟和小的雏，为了引路和盼望，也在叫着，那嘈杂的声音，溶成一片了。野花安静地垂了头，等待着夜来的露水和明日的朝阳。

一切的影子变成细长的了，铺在地上。狗胆怯地惊恐地吠着，——一个，两个，远远近近地都在应着。凄凉地震漾着这平和的空气的，还有那辽遥地响着的号角。那好象是天边外的声音，可是却扯动了每个人的心。

天边上烧红的云彩，显露着最后的艳丽的颜色，不顾自

身地炫耀着。随着一点风的力，幻成人物花草禽兽景物的形状，那都是一瞥即逝，象是比人生还要匆促些。

树林的阴影盖过了河身，还盖上了河右岸的五座大小的坟墓。在坟墓的近傍躺着一个中年男子，他仰面卧着，把两只手平平地铺在头下。他好象已经来了些时候，因为坟前放着的采撷下来的野花，已经萎软成一堆。他的眼睛茫茫地望着，象是在想着些什么又象是没有想什么。他有一副大骨骼，一双大眼睛。他的颧骨是出奇地高，象两座小小的山排在脸颊上。他的鼻子也是大的，又宽又高；长着厚唇的嘴却紧紧地闭着，好象是他尽力地管住了它，要它沉默着，一切的苦辛只留在自己的心中。

也许因为有点疲倦了，他转过身去，他的脸望着那坟墓——那里面睡着他的母亲，他的妻和他的儿女。他那平坦的脑后部，看出来他是一个失去乡土的人，——在那个地方，婴儿是习于仰睡在摇篮里的硬枕上，所以才有了那样的头骨。他的家，虽然是在千辛万苦中迁进了关，却在四年里死去了五口人。留下来的只有他，还有一个七岁孱弱的叫做虎儿的孩子。他把死去的人葬在这里。每个黄昏他来到这里，躺在这里，任时间自由地流过去；等到太阳真的沉到了地下，他才恋恋地站了起来，虽然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子，心中也这样痴呆地想："他们老的老，小的小，又没有一个男人，我怎么能就把他们留在这里呢？"于是他的脚跟象是更难提起来，他俯下身去摸摸这个又摸摸那个，好象在向每一个道着晚安。终于他还是走了，一面说着："不要怕，我明天来看你们，有一天，我要你们躺到咱们的家乡去。"

每次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总滚下两颗大泪珠来。他有着莫遏的愤恨，想起来的时候，他的青筋就突起来，拳头紧紧地握着，即是朝着一无所有的空中，他也要猛烈地挥动着，做成击打的样子。

他永远记住母亲临死时候的话："怎么的我也没想到死在这儿，抛乡离井的好几千里地！我是造了哪份孽呵，要我这老骨殖归不得家？好孩子，记住了，咱们还是得回到咱们的家，一等平定了就回去，就是我死了，也得把我移回去。我得回去陪你爹，要不，要不，我的魂灵也安静不了！"

可是她坟头上的草已经青过三回了，她还只是躺在这地方。她的两个孙儿一个孙女，同时为了急性传染病躺到她的身边也有一年半了；在前五个月，她的儿媳妇又为了难产丧失了生命。

"死了好，都死了吧，不死怎么活下去呢？……"

当着他的妻也死了的时候，他就象疯狂了似地喃喃地说着。他没有了家，他拉扯着那个七岁的孩子在街上走了整整的两天。他们被房东撵出来，到夜来他们睡在别人的屋檐下，太阳还没有冒出来的时候，就要为人家驱逐着，象驱逐着没有家的狗。

"喂，喂，找个地方去凉快凉快吧，这么大的人，干什么没有一点志气，做什么也比讨饭强呵！"

他只好翻翻眼睛，什么话也不说，站起身来，把还在睡着的孩子抱在手臂中。这样，孩子被惊醒了，用他那细弱无力的声音号着，在年龄和体质上，他正是需要很多的睡眠。

他一面哄着孩子一面挨着路，他疲倦地抬起眼睛来望望

前面：哪里是他要去的地方呢？

一天，突然在街上他遇见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个男人重重地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他停止了，迅速地搜索尽了自己的记忆也没有想起那个人是谁，和在哪里曾经见过；可是那个人却豪爽地用高嗓子说着：

“你不是老杨么？你怎么不记得我了，我姓王，我的名字是——”

他想着，可是他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他听着他说：

“——是宾之，你不记得那一年我到贵处去，我们很见了几面，意气相投，差点没拜了把子？我还见过老太太，大嫂子，那时候大嫂子才过门一年多——”

“噢，噢，——”他没有等他说完就岔了他的话头应着：“我想起来了，我们一见就投缘，我称你老弟，我家里的也称你老弟？”

“是呵，是呵，——”

“我真眼拙，会记不起来了，……”

“我给你引见引见，这是你弟妹，我们才住到这儿两个多月。”

站在那个男人身边的女子，和善地笑着，她全不顾虎儿的污秽脸相，就用手轻轻地抚着他的头。

“我可来了不少日子，自从事变我就住到这里，早先我不是这样，眼下，……”

他说不下去了，一个强硬的汉子，眼睛里竟有泪水打着转。

“老太太呢，大嫂呢，她们没到关里么？”

“她们同我一路来了，可是她们都故去了，还有我的四个孩子。只剩这一个了，还不知道怎么样！”

“你住在哪儿呢？”

“我，……我，……我没有家。”

“好，好，住到我们那儿去吧，亲不亲，故乡人，这点脸总得赏给我。她能替你照顾照顾孩子，我也能给你设设法，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为了不愿意给别人意想外的麻烦，才待要寻找些什么理由推辞的时候，那个女人又在说了：

“就不用犹疑了，住到我们家去吧。在这个倒霉的年月，谁保得住不要别人来帮帮忙，以后我们要你帮忙的地方也多着呢。”

再看到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对女人依依的情态，自己就再也不能说什么了，于是他的眼睛里冒着感激的光，微微地点着头了。

不知从哪里，天上忽然扯起来狞恶的黑云，十分迅速地就盖满了天，把那在地上浮游着的最后的一点光也关住了。待他知道了，站起身，大滴的雨已经急遽地下了起来。这原是一无遮蔽的旷野，只一些时，他就被打湿了；先前的一点惊惶，反不知道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爽性用着极安详的步子走着路。

象这样的大雨，是可以带给人一些恐怖的感觉；可是他的心却十分平静。他觉得这些都没有恐惧的必要，更艰险，更需要胆量的一条路就摆在他的面前。就是在那上面行走的

时节，他也还需要相宜的镇静。

闪电急速地划开黑暗的天，雷就象从那裂罅滚向地面上来，击打在地面上的雨点，发着杂乱的声音，好象在给地以一种惩罚。

他的头发被雨冲乱了，雨水还流进眼睛里，觉得出一点涩痛。走在路上的脚，是全部浸在水中的，天是异常的黑，眼前是一片暗，当着闪电亮了起来的时节，他才看清楚了道路和方向，他就能更坚决地更有把握地迈着他的脚步。

二

象冬日里躲在河下被渔人搅昏了的鱼介一样，在那段时间中，他是十分张惶失措了。一晚的枪声炮声之后，天地就改了样，他模模糊糊地看到这里那里飘着的太阳。

“这是啥事呵，这是啥事呵？……”

年老的母亲不断地喃喃着，连珠地念着佛号；孩子们哭着，妻是跑出跑进的不知道该怎么好。

“你再哭，看鬼子抓了你去灌洋油！”

他听着那不断的哭声，心更烦乱了，就故意恫吓着。可是这事情并不是没有的，被认为“反日”、“反满”的分子，随时随地都被枪杀着。把煤油冷水什么的灌进人的鼻孔里或是口腔里，是更平常更普遍的事。常常还有遍体皮鞭伤痕的尸身被秘密地埋葬了，那是活活给抽死的。

除开了一点家国之念，他还时时耽心着无妄的灾害之袭

来，于是他觉得，该走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可是这些话怎么说呢？尤其是对乡土有固执的感情的母亲。

是的，怎么想起来这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在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上，他们一代一代地活过这么许多年了，一旦就要抛下了它，抛下了家园，到陌生的、不可知的地方去，就是他，也象是舍不开。

果然母亲的话就是这样：

"走吧，走吧，哪块好你们到哪块去，我这么大年纪，我可不愿意抛乡离井地走那么远，难说鬼子真就把我活宰了？"

"不是那么说，——"

"不是那么说是怎么说？"她的愤怒更高涨了，没有等他说完就截断了他的话："你不看看我都到什么年纪了，你安着什么心呵，你要我这把老骨头扔在外头？"

她心里很悲伤，拉着自己的衣襟擦着红润的眼睛。他却坐在一边耐心地说着，说到他从前的事和现在城里的情形，他说那边出了告示，凡是进到关里的都原薪任用，要是不走呢，有朝一天日本人调查出来，就要绑去砍头的。他还加上了一句：

"——也许把全家大小都给抓了去！"

她坐在炕头上不说话，沉默地听着，她的眼睛里象是流着永不尽的泪水，她不断地用衣襟擦着，她的鼻子里还流着清水。

到后她装起一袋烟来抽着，她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些什么；可是她再也不说一句话。他悄悄地溜出去了，和妻再去

商量。妻也没有什么主意，她原来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他的心不能安宁，他也不敢走到街上去，什么一响，他的心就是一跳。饭，他也不能下咽，到夜里躺在炕上，他也不能睡着。

"干什么这么愁呢？愁坏了身子可怎么办？"

到晚来妻会这样忧心地和他说着，她也许知道说这样的话没有什么用；可是看他那翻来覆去的样子，她不得不这样劝着。

"你是妇道人家，知道什么！"

"我们好好呆在家里，会有什么祸飞上头来么？"

"那谁能说得定？你不知道前街的刘先生么？有人给特务机关写了黑信去，宪兵来查了，查见一个有遗嘱的月份牌，就把人给捉了去，一点踪影也没有。"

"呵，我真还不知道，……"

妻大大地叹了口气躲在一旁去了。

这一夜他没有能睡着。他想来想去只是这件事，有时候才闭起眼就为可怕的恶梦惊醒了，心急促地跳着；意识到身边只睡着妻和孩子，自己也还躺在炕上而不是绑在车上、四周站满异种的兵士向着刑场走去，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可是他想到那并不是全不可能的事，只要这样住下去，总有一天就会有那样的日子来临。

他抹去头上渗出来的一些汗珠，他想着无论如何自己也要离开这里。他知道危险的是他一个人，可是要他丢下老的小的，他怎么放得下心呢？

到了窗纸有点发白的时候，他才疲倦地睡着；可是不久

就为人摇醒了，还有个声音说：

"……咱们还是合计合计走吧，……我也看透了……不走也不成！"

他强自睁开眼，就看到那张满是皱纹的母亲的脸，还有两颗大泪珠挂在那上面。

火车上不象是装人的，只是填满一些柔软的有骨有肉的物件。车门是塞满了，车里再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他们大小五口人，就是从车窗里塞进来的。

"活着不如死了好，……活着不如死了好，……"

他的母亲不断地唠叨着，她是坐在车板上，把一个包袱垫在下面，别人的身躯挤着她，所以她的腰弯着，头再也无法抬起来。

"妈，你老别说了，谁叫是，是——'行路'呢？总得受点委屈。"

他要说出来逃难两个字的，可是一下子就咽住了，他用行路两个字塞在那里。

孩子们在哭号着，不止是他们的，每个孩子差不多都哭起来，只有那躲在木椅下行李杂物旁的孩子们才安静地坐在那里。哭号使每个人都更不耐烦。

好容易车动了，人们才象是松下一口气来。只是行了没有多久的时候，车就又停下来了。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惊恐的神态在每个人的脸上挂出来。

列车的前面早有两排穿黄呢制服的兵守在那里，还有几个军官和特务官员样的人物立在前面。几个当狗腿子的中国人，大声地叫着：

“下去，下去，都下去，老爷们要问个话呵。”

象猪或狗一样地他们被驱下车来，成串地站在那里，等候着立着的官员们的问讯。

可是来问的并不是那些言语不通的人，却是一个戴墨镜的中国人。他的言语中充满了不屑、自满、骄傲、高贵的意味，他象点验货物似地查看每个人。

要问到的是年岁、籍贯、从前的住处，还问要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是不是不喜欢“满洲国”或是“日本人”！回答得使他们满意的又上车了，那些回答得不满意或是他们觉得有点疑问的被牵到一边去。

他是那么侥幸地说过去了，他的全身透满了汗，他走上车来还把她们安顿到坐位上。

到后来，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个坐位，被牵在一边的有些个的脸吓变了色，有的哭着叫着，不知道自己将遇上什么样的命运。

车又开动了，他们喘了一口大气。一半的人却被留在那里，他们无望地看着行驶的火车，浓黑的烟遗下来，渐渐地掩盖了他们。

来到新的城市里，他就把一家人安顿在旅舍中，自己赶着到从前服务的机关里去报到。别人苛难地问着他为什么不早些出来，是不是也想在“满洲国”做点什么事。他的愤怒立刻涌起来了，他想来数说他怎么才逃出来的，可是他忍住了，他只说明自己并没有一点那样的意思。

“那就好，……那就好，……中国人自然做中国事。”

录用是如愿了，只是因为在非常时期，薪给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这也是没有法子，谁叫俺们的家乡丢了呢？这已经是同舟共济，有饭大家吃，……”

就是这样他也只得答应了，他再也没有路走，他想着只要能有饱饭吃也就是了。

住了下来的时候，年老的母亲却害着强烈的怀乡病。因为水土不服，她想起来后院的那口井，她记得别人说过那井水比放一把糖还甜。她每餐都要吃高粱米，可是她又嫌那里的高粱米不中吃。她咒自己，她还咒天，她有时候流着泪：

“……你们修修好，要我回去吧，……我回到咱家去看一眼就死也情愿的呵！”

这样号着叫着，成日成夜地，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记住了，就是我死了也得把我移回去，我不愿做孤魂野鬼，我还得回去陪你爹。……”

她是第一个被埋在河边的土地里。他们哭着，洒着泪。他痴呆地站在那里，默祷着：

“妈，你老安静地睡下去吧，总有一天我得请你老回家乡去。在那块躺着我的爸爸，有望不见边的大松树林，还有咱们家乡的好高粱。……”

就是他自己，也时时有点怀念家乡，可是他不说，他好象什么也不在意的样子，他的心中却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回到家乡呢？

自从来到这个城市住，几口人都显得不习惯，连那新生的孩子，都是面黄肌瘦，妻永远是疲惫的、困难地喘着气。

夏天，更是他们不能受的，那炎热使他们坐不宁睡不安。

消耗着多少心血，化去多少精力，终于在一年半以前，一种流行的烈性传染病，同时带走了三个孩子的性命。那象是突然的一击，虽然平时耽心着食指增多是困难的，但是这样的减少，又是任何人所不能忍受的。可怜的妻，更是伤恸地哭着，象疯狂了一样。

“——这是运数，总得要活下去呵！……”

他劝着她，要她再勇敢些到人生的路上行走；可是他的职业的酬报东折西扣地到了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情况，他们不得不搬到较窄小的房子去。

当他寻找着房屋的时候，每家贴了召租条子的人家都朝他关了门。有的是一听到他的口音就说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有的是从言语中听到他的生地，就抱歉说房子不准备租了，为着有一家亲戚就要来住。这都是为什么呢？他有些茫然了。

渐渐地他知道了这个城市里的人并不喜欢他们来，因为他们失去了家乡，又多半陷入了困窘的情况中，会使有房子的人，蒙受一笔欠租的损失。

最后还是托了朋友，打了连环铺保，他们才被安顿在一间小房子里。

因为日子愈过愈不好了，所以更想念从前的生活和土地。他们有着想不通的道理，那就是土地为什么白白送了人也不想收回呢？

“只要收回就好了，——”妻时时这样想着，“那时候我就带着孩子们回家，看看我们的家有什么改变没有？不比

住这个鸡笼好得多了么！”

在不断的念望与殷盼中，她却没有能如愿。为了难产，孩子被收生婆割了几块从腹中取出，死了；她也因为流血过多丧失了生命。那时候他已经被裁掉了，一点事情也没有，在绝对的穷困之中。

他想哭，可是已经没有眼泪。悲伤和愤怒紧紧地纠结起来。他知道若是能把她送到医院去，至少她是能活下来的。他时时自己心中念着：

“我杀了她，……我杀了她，……”

但是当他稍稍静了下来，他一步一步地想上去，他想到了谁使他得到这样悲哀的命运。他的心中就又在想了：“有一天我要回去的。”

遗留下来的一个孩子，对他却成了一个麻烦的累赘。孩子时时为病扰害着，不能使他安宁，而且又成为他一切悲伤的种子。

“到底也是我们家的一条根呵！”

不过他每次看着孩子那张没有血色的小脸、细细的手臂和没有血色的嘴唇，他就想到就是一条根，也不能拖得长远了。

为了欠租，他和那个病弱的儿子被驱逐出来了。他领着他的手，走到这里又走到那里，他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存身的所在。

一直到偶然间遇着的友人，他们才又能眠食在屋顶的下面。

三

大雨一直也没有停，走回友人的家，踏在地上的脚，一步就是两只湿湿的脚印。

“你才回来，我们等着你吃饭呢！”

他才走进门，那个坐在沙发里的友人王就跳起来和他说。

“你怎么会淋得这样湿，没有坐车子回来么？”

“没有，那里也没有车。”

“快到上面去换一换吧，要不，怕生病。”

为了感谢友人的好意，他露着笑容。他正要走回自己的屋子，王走上来和他说：

“你慢点回房里去，孩子才睡着，就先穿我的衣服吧。”

王就走去拿来自己的衣服，要他擦干了身子换下来。

“你的太太呢？”

“她去看着你的孩子呢，本来他今天很好，就是那几声雷把他吓着了，他哭了许久，又发起寒热来。这阵子八成也睡着了。”

“也难办，这个孩子自早就象先天不足似的。”

他摇着头，叹一口气，他的眼睛好象又起始要湿润起来，想想自己不该再这样软弱，就强自忍住了。

“不必守他吧，请你太太回来好了。”

“孩子若是睡好了，她自然会回来的。”

王说着，看见他头发上还在流着雨水，就又说：

“你看，你的头发上那么多雨水，快擦干吧，不然要脱头发的。”

他用手一抹，果然还留有许多雨水，他就又去取了毛巾擦着。擦过了，他点起一根烟来抽。这时候，王的妻走进来了。

“这阵怎么样，谁在那里看着？”王很关心地问着。

“李妈在那里呢，睡着了，不过——”

她看见了他坐在那里，便不再说下去，转来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了两句，王就吩咐着仆人开饭。

他什么都想得到，他自己天天看着孩子的样子也知道，只是他不敢想，他怕想，这几年里他的一家人只剩下了两口，不久就要只剩下他一个光杆。

当着他吃着饭的时节，他好象在吞咽着铁沙。好心的友人却在和他说：

“我正给你设法一个事，不久也许可以定当，省得一天到晚闷着。你看你的精神愈来愈不好了，实在都是闲着的病。”

他笑了笑，他觉到友人所说的只是一小部的事实，真在纷扰他的心的还不只是这点事情。他近来深深地觉得友人们虽能待他极好，可是并不能了解他。

“我以为杨先生该再讨一位太太了，”王太太也是很关心地说起来，“总得成一家人呵！象你这样的年纪，就此单身下去也不相宜，再说孩子实在也需要一个人来照料，不是

么？”

“现在那说得起来这些事呢？”

“其实是这样子，如果没有结过婚也就算了，或是没有孩子也好一点；一个做父亲的人带了一个孩子，总是很凄惨的事。”

他自己该更深刻地感到，夜中孩子突然醒了叫着妈妈的事也有过不止一次；可是回答着的只是做爸爸的粗音，和不熟练的手掌的抚拍。

他没有话好说了，低垂着头，忍苦似地吃完了一碗饭，就放下了筷子。

“怎么今天吃得这么少？”

“不大饿的样子。”

“怕是雨水淋出了毛病呵！”

“该小心一点，病起来更不舒服了。”

“吃点药，出点汗，明天就好了。”

王太太立刻找出来一小瓶药片，交给他，还告诉他可以吃两片，早点睡。

他怀了感激的心情接了过来，随即走回自己的卧室。看见他走进来了，那个女仆站起来，问着他要些什么，他却摇摇头，女仆随即走出去了。

屋子异常阴暗，病着的孩子对些微的音响和光亮的感觉都十分敏锐，他提起了脚跟，轻悄悄地走近床前，瘦弱的孩子正自躺在那里睡着。孩子时时发着断续的呓语，两颊烧得红红的，嘴唇上露出了干枯的裂纹；鼻翼微微地翕动着，身子时时转动，象是很不舒服的样子。

他的眼睛涨满了泪水，他一动也不动地俯身望着，孩子突然醒来了，张大着眼睛：

“是妈吗？妈，我想你。——”

“不，虎儿，我是爸爸，你要喝点水么？”

孩子好象并没有听见他的话，仍自茫茫地说着：

“妈，别离开我了，我想你，我走了一大节路，路上没有一个人。我真怕，妈，你别离开我了，好不好？”

说完了就又闭上眼睛，轻微的鼻息听得出来，好象始终就未曾醒过来。

他把背直起来，两行清泪一直从眼角挂下两腮。

“是的，这一条根也就要断了，这一条根也就要断了！”

他不住喃喃地说着，用着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声音。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可是不久又舒展开了。他想着这正是适宜的时候。

他轻轻地踱来踱去，心中在计算着，却总象是有什么牵住了他，使他不能象全然一个人的样子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同时又象是有五双殷切的眼睛，望着他，告诉他，他们不愿意再躺在这陌生的地方，他们要躺在长白山的顶上，要纯白的雪长年地盖着他们。

他独自坐在一张靠椅上，静静地自己想着，他听得见血管的跳动，一切别的声音却象不复在他的耳朵里显出了。

雨渐渐地小下来，屋檐的流水仍自急遽地淌着，因为是相近郊外，青蛙的鸣叫代替了骤雨的声音。

时候也许是不早了，他象突然醒转来，站起看看友人的房子，灯火已经熄灭，他就在一张小小的方桌前坐了下来，

铺了纸，这样写着：

你们的好意换来了我的不辞而别，这就是可以使你们想着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但是我该走了，我该走上我要去的路。你们盼望我能再有一个家、一点事业，自然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我该这样；可是你们没有想到，这许多时候中，我一直想着离开这里。我的母亲，我的妻，还有我的孩子们，这是我的一家人；不是他们已经一个一个地躺到土中？我不是为着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没有好处，它忘了我们，丢弃我们，卑视我们，好象土地是我们自己失去的；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家！为了我们人民。我们的家都毁了，几乎连我自己也无声无臭地死在冻馁之中。承你们的好心使我活下来，可是，我决不甘心这样活下去。

虎儿怕是没有希望了，如果他死了，请你们把他也埋在他的祖母、母亲和兄妹们的身边。有一天我要把他们都移回家乡去，不然我就是自己已经躺在那边的土地的下面。万一他活了下来，也长成一条壮汉子，告诉他继续我的志愿，为着他自己的家，为着人民。

一切感谢的话对你们都象是多余的，我只诚心地祝你们的康宁。

杨

写过后他就放下了笔，又走到孩子的床前，想来亲一亲孩子的脸，可是没有敢贴上，眼泪却不自主地滴在孩子的身

上。

从锁着的抽屉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小包袱，他轻轻地走出房门。他叫起来未曾清醒的仆人为他关上了大门，就急匆匆地跨到了外面。

街道正为雨后的茫雾锁住了，走了三五步，他也就消失在这雨雾之中。可是在他的面前，他自己却清楚地看到一条该走的大路，他就勇敢地迈着大步跨上去。

一九三三年

（选自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过 去的脚印》）

雪　　朝

这一夜他是从下生以来第一次被喜悦抓得紧紧的，他觉得自己是大了，大得几乎不可想象的地步。他的头是高高地伸到半天空里，云气就时时遮住他的眼睛，当着他要看些什么的时候，就不得不低下头来。不止是低下头，还要俯着身子，那样才能使他看得清。在他脚旁蠢蠢蠕动着的是一些人，比蚂蚁还要小，用那么细微的声音在说着话。为了要听他们的话，他记得他不得不把脸几乎贴了地；可是当他给着回答的时候，那些人立刻就惊散开，正象是他所吐出来的每个字音都是怕人的滚雷。

他的躯体大得都稍稍显出一点笨了，河流象涓涓的细水，当着他的脚踏上去的时候，那脚印就留下了一个湖沼。山岭在他的胯下存在，正如同小小的土堆，他随随便便地就可以迈过这个又迈过那个。他的手掌，伸开去就可以掩盖整个的城市，——那城市正象他一向所生活着的城市一样，有钻天楼、宽大的路和羊群一样的汽车。他抓起一辆汽车，好象

拿起一粒灰尘，放在嘴前，只要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得无影无踪。

他记起来一个叫做格里佛的人（这是他从童话上看来的），他想到自己比那个人在利利浦德城的时候还要显得大，因为他想到那些蚂蚁一般的人群决不会把他困住。他想到自己是那个巨人阿提拉斯（这也是从童话上看来），他的肩上有着地球的重荷。他想着如果没有他，天就要压了地的。

他就笑起来，立刻他就看到渺小人群中的骚动。他没有法子停止他的笑，他是那样喜悦；可是那些人更震恐了，因为想到了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到来。他的狂笑使得山崩海啸，使得人们感到了旁贝城毁灭时的惊惶；可是他还是恣意地笑着，一直到他自己从这一个伟大的梦中醒来的时候。

他的眼前是漆黑的，呼吸也感到一点不自如。他觉出来那踡屈的腿，他就想到是不知什么时候把身子缩到被里来。渐渐地把腿伸直了，他的头就最先和外面的空气接触。是那样寒冷，使他那才从被中钻出来的秃头更敏锐地感觉到。他的头，说是秃也不尽然的，因为在后一半还有几根稀疏的长发贴在脑皮上，在正中还稍稍凸出了一点，就显得两个鬓角一直伸到脑后去。可是那光亮却使人惊讶，有的人几乎想到了可以比拟吉卜西人占卜的水晶球。他的眼睛却是细细的两条缝，没有一点光采，两个眼角和眉梢一样微微地向下吊着。他的鼻子是又尖又瘦，可是鼻尖总象冻得十分红（他并不吃酒）；一个相士就抱怨过他若是鼻子能大一点，或是颜色好一点，他就不会有这样不十分好的运气。他的两腮并不肥胖

（他是生就了的一张瘦脸），腮肉奇怪地有一点下垂。他的耳朵是干枯的，象在夏天太阳下晒过的叶子。

他把头整个地钻了出来，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正自如地吸了半口，就不能忍受那寒冷的空气，只得把被又蒙了鼻尖，才补足了那半口。

他睁开了那细缝一样的眼睛，他才真的感到失望了（当着他醒来的时节，他还以为自己仍然有着梦中伟岸的身躯）。他最先知道的就是自己还是在那张狭小的床上睡觉（这张床他睡了十年以上的时间了）。他望望那火炉，看不见一点火焰的影子，就是放在上面的水壶也没有一点热气，他想到那火是早已熄了。

从窗口望出去，正看见了远远近近一些蒙了雪的屋顶（因为他们是居住二楼的人），那有着纯然同一的白色，好象失去了各个屋顶原有的个性和距离（对于这附近的每个屋顶他原是十分熟悉的，他知道哪一家的屋顶缺少了几块屋瓦，他知道哪一家的烟囱少了一块砖。他还知道哪一家清洁的主人的屋顶上存了多少污秽的什物，他也知道哪一家的瓦溜间正夹了孩子们踢上来的橡皮球……）。可是现在呢，雪掩盖了一切，显现在他眼前的只是无边的白色。

雪还是在下着，大的雪片轻飘飘地飞下来，还扑向窗上的玻璃，在棂角那里聚集着。每一片都好象是十分暇逸似地，也不斤斤于停留的所在，应用着美妙的身态，从天上降下来。有时候卷起了一阵风，雪就又象烟一般地被吹起来，对于这强暴象是无力抵抗又不能禁受似的随着风过去又颓然地落下。

在世界中的小小角落里有这样的一个城，在这个城中的小小角落里有着他看到的所在，在他的眼中就已经是那样无边无垠了，他想着，他自己呢，就是这小小的所在中活着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子他活过来四十九年的岁月，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没有多少人注意他，他是那么一个可怜的小物件。他这样地活着，很容易想到就是死去了也不过是这样。没有人能稍露一点惊讶，当着听到他的死讯的时候，正如同行路人看到道旁一个死去的小生物一样，是那样不动情感地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就过去。

他稍稍转动了一下身子，把眼睛望着屋顶。他望着屋顶的两边相交处，是那么遥远，象是目力所不可及的样子。可是寒气使得他的头皮冰凉，他伸出手来摸一摸；真象冰似地，他想再把头缩进去，可是壁钟恰巧打了八下。

他对于自己的耳朵也有一点疑惑，他没有听清那钟声响了七下或是八下，他忽然想到也许敲了九下，他的身子立刻就出了一次冷汗。还是他把枕边的眼镜戴上，望着壁上悬的钟，证实了方才是敲过八下的。他看看那一面的一张床，早已空了，想着孩子已经入学去了。

他也不能再耽搁，每天至迟他总是这时候要起身的。可是这一天的寒冷给了他无上的威胁，他怎么能从那温暖的被中出来呢？他就自许着，再过三分钟再起身吧。

他的心顿时松下一点去，眼睛又闭起来，把被又拉到鼻尖那里。当着他想着差不多已经到了三分钟的时间，张开眼来望望钟，已经是四分了。他颇后悔地想着："怎么我这样

没有用呢，说是三分钟就到了四分钟，那么爽性到八点五分再起吧。”

如此地推延着，到他真的从床上爬起来，已经是八点钟过一刻了。

屋中的寒冷使他伸不开手脚，他的嘴时时嘘着气，还常常把手掌掩了鼻尖。他觉得鼻尖是最怕冷的（平日留意着狗的卧姿，他得到了好证明）。

在房里他往返地踱着，几次摸着壶里的水，那水总是冰凉的，他就皱皱眉头，轻轻叹一口气。

当他起身的时候，正是女仆送孩子上学去。

突然，象一匹狮子似地吼叫起来：

“为什么这样走来走去，吵得人一点也得不到安静，不知道我昨天晚上两点钟才睡么！”

他是着实地惊了一下，停住脚，看见一个蓬松着头发的脸从一堆被里钻出来。他认识她，他们认识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她都喜欢擦厚厚的白粉；到现在她的皮肤粗糙了，白粉擦到上面象落灰的墙壁。可是她有一条好嗓子，这许多年未曾改变，她放开声音叫起来可以治好别人的伤风。

他不能回答，只是定在那里，看见那个头又缩到被里，他才提起一只脚来，可是他不知道把这只脚落到哪里才合适。他低低地叽咕着：

“我怎么知道你睡得晚，我也没要你睡那么晚，你和我吵有什么用呢——”

突然那个睡在床上的又叫起来，因为十分气急还抖开了棉被。

“你看，你看，炉子也灭了，都是死人呵，要冻死我，把我冻死就好了，是不是？”

寒冷却不容她发这么大的气，她只好立刻又拉紧了棉被，象一只乌龟似地踡伏在那里。

“那我也不知道呵，——”他还是低低地说给自己听，“我知道你昨天为什么不加好了煤？对了，为什么你昨天晚上不加好了煤？”

他寻到了有力的理由，他想跑到她身边，把她从被里抓出来，和她嚷，他先试着嚷一个字，象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没有一点声音。

那个踡伏着的身子，慢慢地平下去了，又继续她安稳的睡眠。

壁钟悠闲地打了一下。

这一下正象打在他的脑子上，他不用去看，就知道已经是八点半钟。他有点慌张起来，他拿起放在桌下的热水瓶，也是轻飘飘的，他就无可奈何地把冷水倒在杯里和盆里，匆促地洗着脸刷着牙齿。

他穿上了大衣，戴上帽子，还提了那只破旧的公事包，匆匆地走出门：忽然想起了昨晚写好的两封信，就又跑回房里，从桌子上拿起，塞到皮包里，用更快的脚步走出来。

不知哪一位好心人把门前的积雪扫去了，水门汀的边路就更显得光滑。他几乎站不住脚，他出了一身冷汗。他记得一个医生说过他应该行路小心，不能跌倒，若是跌倒就会要了他的命。

“就是死了在别人那一面也算不了什么！”他暗自想

着。最大的损失，他想，只是落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将永远离开他。

想到了写好的两封信，就从公事包里取出来，走近门前的邮筒，都要投下去了，忽然他心中想着："会不会把里面的信纸装颠倒了呢？"这样想着，他就失去了自信，他不能决定自己一定是装得很正确，他重又把那两封信放到皮包里去，想着："还是回头打开看一下再寄吧。"

他站在门口等候，想着公司里的大汽车就会来的。雪由了风的力量，扑到他的脸上和颈子里，他立刻拉起外衣的领子，把头尽力地缩着。

他的心时时为不安所扰，他想也许那辆车早已过去了，可是他又一点也没有听到喇叭的声音。看看街边的积雪，十分平整，没有一点车轮的辙迹。他想或者因为落雪，汽车就不来了也说不定。

公司置备的汽车，是专来接送中下级员工的。许多人都有了自用车，他自己却眼看着别人的升擢，自己总是在这大汽车里钻出钻进。一辆破旧了，又换一辆新的来，他仍然是一个被接送的人。每次他都是赶忙地跑下来，总要先等在那里生怕误了时间（因为根据规定，等候每个人的时候不过两分钟）。在他候车的时候，他就看看街，看看睡在街旁的乞丐；他还记得清邮筒提取的时间，有时更不止一次地张望张望那贴在电杆上的各种条告（那些条告包含招租，寻房，寻人，寻狗，出卖重伤风，……）。他还能暇逸地鉴赏那些文字的风格与书法的好坏。一直到那汽车来了，他才慌张地踏了上去。

可是这一天的等候却使他有点不耐烦，天是这样冷，风吹到脸上象刀子；时候显然是比平常晚了。雪象是已经不是在落着，风却吹着它，使它在空中飘荡。他就想着也许是汽车已经过去了，风又吹平轧过的轮辙，那么就使他象呆子一样地等在这里，……

远远却有汽车喇叭的声音响着，他抬起头来望过去，看见那匹大兽似的汽车从街的一端摇晃着身躯驶过来。那辆车在他的身边停下来，他从后面的门走上去。

车里的人想不到的稀少，除开驾驶的和一个跟车的人，再有就是公司里的一个厨子。他仍然象从前一样踏上去就拣了一个坐位坐下。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了，那个跟车的人凑在他面前。车又起始行着，那么空大的车厢，使到坐在后面的他不能得到安静。他被颠簸着，遇到不平的路，好象要把他丢到车顶外面，有时候使他坐不住，要他从坐位上溜下来。

“宋先生，您坐到前边点去就好了。”

那个跟车的人好心地和他说。

“还好，还好，”他的脸上露出一点苦笑来，可是他并没有移动的意思，“平日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那个跟车人肯定地摇着他的头，“赶上下雪的天，路不好走，先生们又都个人雇车去了，人少就压不住车，您又坐得靠后一点。您看——”

这时候汽车又在一个职员住宅的门前停了，响了两三响喇叭，没有人出来，就又起始行着：

“——多半都不坐这辆车，谁都愿意多破费几个，省得

捱冷受冻。”

“唔，唔，……”

他不断地出声应着，他的心中却明白知道这个人在当面揶揄他。“是的，——”他心里说，“我就不肯多破费几个，我偏要坐这辆车！”可是他却有理由说出来：

“不过坐这辆车快点，准可以不误事。”

“今天也很难说，路太滑，不敢开得太快，怕万一出错。您看，这车子不是一面走一面摇头么？”

那他不必看也会觉得，他知道这辆车走着什么样的一条路，想着平时只要十五分钟的路程，今天至少也要二十五分钟了。

想想时间，他计算得出他又要迟到了。迟到就是懒惰，对于懒惰的处罚就是年终馈赠数额的减少。“又是钱，——”他想着，“什么都是钱，钱统治了一切！”

就是那样子被摇荡着终于也到了公司的门前，那公司有一座无比高的楼房。他走下了车，钻进那个螺旋门，也不知道是自己推了别人或是别人推了自己，他就一下子被搅到里面去了。

里面正充满了高度的气温，象夏天的热风，包住了他整个的身子。擦地板的油味，给了他腻腻的感觉，使他的脑子立刻象是有些晕眩。这么多年了，他都一点也不会习惯，踏在脚下的地板是光滑的，他小心地提着脚，他怕万一会跌了下去。

“我是跌不得的，我是跌不得的，……”

他的心中时时想着，一直到他钻进了升降机，他的心才

安下来。可是他的心又为别的意外抓住了：每次他在升降机里，他总是耽心着会在两层楼的中间生了阻碍，不能上也不能下，四面只是墙壁，那就是使他和这个人世隔绝了。

"那可该怎么办，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存在。……"

于是每天他是温习着这点惊心的情绪，到了他真的跨在六楼办公室的地上，他的心才真的放下了。

他走到了门前，一张小桌上放了签到簿和小座钟。钟上的两只针已将近一百八十度角，他的心战了一下。他仔细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他永远写得是一笔一画的正楷），还注明了九点十三分。

"这怎么能怪我呢，公司的车晚了，迟到的恐怕不止我一个，下着雪的天，……"

他一壁暗自想着，一壁推开了门。充满了他眼睛的却是黑压压的人群，他们都来了，还象是比平日都多一些，各自占据了自己的坐位，有事无事的都在忙碌着自己。

他又看见了，在这间大办公室的中央，正站立着那位成功的经理，他有肥胖的身躯和突出的肚子，遮在金丝眼镜后面的眼挤得很细，可是有时候却能张得极大，象两盏探照灯；他那咻咻的喘息，压静了一切人的声音；他是雄武地背着手，噘着点嘴，显得胡子是翘起来；他是顾盼生姿地站在那里，他希望所有的职员都低下头去忙着自己的事，可也不要忘记了偶然也要抬起头来望他一眼，再在心中生着钦仰的赞叹。

才走进门的他，迅速地脱下了衣帽，挂在近门的衣架上，然后象老鼠一样地起始溜着。可是他清楚地知道，要到

他的坐位，是要经过经理站立的地方，他没有用稍长的时候来踌躇，随即硬了硬头皮走过去。

当他走近那个经理的身子，他的心就起始猛烈地跳着，他点过头，就仰起来，望着经理粗肥的颈子，脸上强划出笑容来。他是那么吃力小心地做着，好象他在演着戏；可是经理正望着别人，忽略了他所做的一切。他走过去，他却觉得有人尾随了他走着，那个人的身躯还那么重，每一落步，地板都抖一下。他才坐下去，就听到一个熟识的声音说：

“宋先生，——”

他随着就站起来，这简单的三个字象三声雷在他耳朵里响着，他都几乎要掩着两耳。他知道他不能那样做，他只打了一个寒战，他不知道该把眼睛望着什么，他不敢望着经理的脸，他也不能望着地，但是他记得当着别人说话的时候，是需要注意的，需要看着别人的脸。他就仰起头来，望着那张脸，作为那张脸的背景的就是那白色的屋顶。

“宋先生，今天有一点冷，——”

“还好，没有什么，——”

“路也有点难走，——”

“也不觉得，坐在车子里不觉得什么。”

他并没有回答得十分流利，虽然他有充分妥善的理由。他总是心慌，他都不敢张大了嘴，怕着跳跃的心会跳出来。他还显得有一点口吃。

那个经理并没有再说什么，他只看见他那两条细缝一样的眼睛张大了，黑眼珠灵活地在里面转动。他都想关心地说一声：

“经理，您该小心点，您的眼珠要滚到外边来，……”

他虽然没有说，经理也又把眼睛眯成细缝，还莫知所以地露了笑容，把背着的左手放到下颏上，下颏上没有他要摸抚的胡须，他就放到唇上去。

一转身，经理迈着方步走了，地板在他每落下脚的时候颤抖，他坐下来，静静地看着放在桌上的一杯茶的震纹，他就计算出来经理走到哪里，——开了经理室的门，——再走上几步，——终于坐下去。

他用手移开放在案上的文件，压在下面的吸墨纸夹的墨污都显露出来。那有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还有无色的汗水不知淌到那上边有多少了。别人看不出，他可看得出，也闻得出，在这样的一个坐位上耗去了他十几年的岁月。他望望坐在对面的人，又是那么一个年轻的家伙。坐在对面的人永远是年轻的家伙，总是在换着，稍过些日子就换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可是一直守在这里，象生了根，也许有那么一天，被人连根拔下来了，丢到窗外去！

他的工作是简而易举的，这么多年来都是如此。他可以不必再用他的脑子，他的脑子渐渐就长成扁平的了，没有一点皱褶。他不再能思想，他只合做一个无声无臭的小物件，永远要仰起头来看人。好象他还是一天一天地渺小下去，别人却是无止境地向了伟大生长。

他把一张纸拿过来，那上面的每个字在他的眼里都好象生了羽毛或是变了形态，等他把那一副老花眼镜戴上，才看清楚了它们。他草草地读过了一次，就翻开摘要簿，写下来年月日、发信人和信中的要义。

这就是他的工作，正如同分工制下的一座机器，他只需要照顾这点小事，当着他妥善地办完了，他就算是成功了。即使是成功了，所成就的也是平凡又平凡的事，做经理的人留他在这里都象是为了慈善的缘故。对了，除开这里谁还会要他呢，他这个可怜的动物？他的动作和脑子都显得迟钝，又缺少决断心，所以就没有了自信。他怀疑自己，也怀疑别人（可是他又不敢去怀疑别人，别人都比他好，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记起来昨晚写好的两封信，就从皮包里取出来。他没有丢到邮筒里去，就是因为他忽然想起来里面的信也许会装错了。

他一只手拿一封，眼睛看过来又看过去，脑子在思想着。可是这样的思想显然是没有着落，他只好用裁纸刀打开。他十分小心地做着这件事，生怕毁了信封又是一笔损失。当着他如愿地打开了一封，看到并没有错误，额上渗出的一点冷汗才消下去。他又仔细地封好，放在桌上，想着回头仆役来收信的时候，就可以由他们送出去。

坐在对面的人无心的瞟了他一眼，微笑着，他稍露了一点仓皇。他想着：

“他也许以为我用了公事邮票吧，并不是呵，我是昨天在家就贴好了的呵！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想，自从经理说过节流的政策以来，我一分邮票也未曾用过。可是他为什么要看我呢？他简直是怀了侮辱我的心，这个鬼东西！——”

可是烦恼着他的却是他无法证明邮票是在家里贴好了的。他也没有法子说明，他也不能用斥骂来表白自己。坐在对面的人虽然是年轻的家伙，难保不一下子就会跳到他的上

面。

他就记得这个年轻的副理在早就是他的副手。副理的父亲也许要儿子得点实在的经验，所以才要他做那样的小事；可是不久他就自费到美国住了两三年，现在就成为副理了。先后只是三年间的事，别人就有了那么大的变化，他自己却只是株守在这里，一步也不曾移动。

“那么年轻轻的，能懂得什么？生意之道又不同旁的，姜也是老的辣！……”

他正自想着，仆役走过来了，站在他前面，和他说副理请他过去有事。

他低低地咳嗽两声，点着头站起来。他就向着副理室走去，走到那里站住了，用手指轻轻地敲两下门。

里面叫着的是他所不懂的英文，他知道这是允许他进去的意思，他就推开门，梳着光头发的副理正自低着头不知道忙些什么，知道他进来了，扬起头看看，就连声说着：

“请坐，请坐，……”

可是这一间房里就不见有可以坐的椅子和凳子，他也知道这不过是说说而已的事，就走到办公桌的近前，必恭必敬地站立在那里。

副理显得十分对不起的样子说：

“请原谅我，我还有一点事情，回头再谈我们的事。”

他站在那里想着，“我们的事”该是什么事呢？该不是有一次为了他爱人的父亲的古怪的癖性，看重了中国的旧学问，要他代他用正楷作了一篇民为邦本论的那种事吧？

副理的事做完了，把笔朝桌上一丢，搓着手站起来，却

坐到办公桌的角上。

“望之不似人君，……”

他在自己的心中想，可是他还是默默地站着。

“随便一点吧，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很早我就想和宋先生谈谈，真是没有工夫。事情忙，真没有一点法子！最近经理把人事科的事情也交给我了，真是还得要宋先生随时指教呢！”

说完了，哈哈大笑一阵，露出来两排洁白的牙齿。他记得他那上排当中的一颗牙，因为长得突出一点，就化了四十块钱拔去了，才换上一颗假的。

“您说得是哪里的话，我是不学无术，……”

他又得抬起一点头来望着他，勉强地干笑了一两声，随着就觉得自己不该太放肆，立刻停止住了。

“兄弟实在因为是在外国住了些年，中国的事情不大熟悉，并不是说些客气话。譬如在外国，因为商业情形不好，什么都讲合理化。——”

“合理化？——”

他觉得一点茫然，他的眼睛恳切地望了他，希望他能给他一点适宜的解释。

“那就是，那就是要讲求效率问题。对了，这完全因为经济恐慌的缘故，——”

“效率问题？——”

他还是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重复着这么一个耳生的名词。可是副理又继续问着：

“你今年有多么大？——不，不，你今年有多少岁？”

我还小着呐，我才四十九。”

“四十九？真不象，看样子你象有六十岁了。对了，六十岁，多福多寿！”

副理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了这句成语，就这么不管不顾地用在这里。

“可真没有，副理！”

他恭敬地回答着。

“那也没有什么。还有，还有女子职业问题，和女子教育问题也是相辅而行的。多少女子都受了高等教育，一定也得给她们个机会来用其所学。所以，所以，……”

副理显得有点不安，他看看屋顶，又看看案头上未婚妻的照片，就接着说：

“宋先生真该休养了，这么大的年纪，这是人道的问题。我们实在不忍要宋先生这么大年纪的人还为这点小事每天奔波，那样我们不是太残忍了么？”

这一节话，使他突然明白了一切的事，他象乘了高速度的升降机下去，他的心和他的身子都追不上那速度。他觉得有一点软，可是他还强自支持着。

“经理先生说过送给宋先生三个月薪水的退职金，——不是，是休养金。现在我立刻就可以签给你。”

副理一面说着一面敏捷地从衣袋里取出支票簿，签好一张交给他。

“这个月的薪金也在这里面，那个新职员下午就来，请你帮帮她。你一定愿意做的。你看，就是这个人。”

他说着，把案头的那个女人相片给他看了一眼，他可是

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灰迷迷的一片。副理说：“请你接过去吧，”他才伸出那只颤巍巍的左手来，接过那一张纸。听到了说：“请你回去吧，以后还盼你常帮我的忙，”他就转过了身子，起始走着。

他的腿象是十分沉重，他的额上冒着汗，眼前只是灰濛濛的一片。他没有话说，也没有话好说了，他只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迈着，踏在脚下的不是地板，是棉花，是云空，他好象要沉下去，沉到无底的深渊。他没有法子再提起脚来，只能就沉下去，……

一九三四年

（选自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过去的脚印》）

亡乡人

“真有点儿糟蹋人，这也算是包儿米？① 到俺们家里，要不长得象一根棒槌才怪！……”

一面在啃着煮熟了的玉蜀黍，一面又不住嘴地叨唠着。可是这间小小房子里，并没有人听着她，而且除开她自己坐在炕沿上倚着板墙，也没有第二个人。

她大约是已有了七十岁上下的高龄，两只眼睛都发蓝了。她的脸象是罩了一层干豆皮，横七竖八的纹路平平地铺个满，那几茎疏朗的白发，也正是到了不能使所有者增加美观的时候了。却又有三五根飘了下来，但是她没有感觉到什么不便，就也以为不必掠到后面去。那油亮的头皮，也正象一个老年的男人一样，从后面看过来，平平坦坦的，有着那一方土地人民的显明征记。

她的嘴是干瘪了，牙齿想来不会遗留几颗；当她说着话

① 东北土语即玉蜀黍。

的时候，就有吃进去的粒子又滚了出来，落在炕边或是地上，就着她的手所能拾到的仍然捡了起来，又放到嘴里。在咀嚼的时候有着使人发笑的样子，嘴是一努一努地；她已没有能力用牙齿把食物磨成细粉，只是整个儿地咽了下去。

她觉得口中干渴，便倒了一杯水喝着，她把那未曾啃完的玉蜀黍放在炕桌上。可是她还是自语着：

“这个地方怎么能还住下去呢，什么都不济！就说日用的水，又苦又咸，难于下口！家里那边的井水不象是放了一包糖那么的甜么；到夏天，井水泡高粱米饭，够多么香甜呵！还管保吃不坏肚子……”

她感叹似地吐了一口长气，放下水碗，就拿起烟袋。她还记得那只咀子，是她出嫁的时候她的爹特意给她买来的，只是在她的嘴边，就是五十多年的岁月。所以那润绿的颜色，是招着每个人的喜爱。她把那烟袋插到荷包里，装满了一斗“关东叶，”① 就用洋火点着，叼在嘴里抽着。

乳白色的烟从她的嘴里和鼻孔里喷出来，抽过了两口之后，她用手按了按斗里在燃着的烟。

在这时候她感觉宁静了，她再不埋怨什么，她眯着眼睛，适意地吸着吐着。

“到底还是关东叶，比别的不同哩！”

有一个时期，她缺乏真正的关东叶，说是运来非常麻烦的。到老了，却受着东奔西跑的折磨，还连点家乡烟也抽不着，着实是惹她老人家的气了。但是这却真是从关外带来

---

① 东北生长的旱烟叶。

的，一点也不假，于是她觉得舒服了，可是她却更殷切地想起了家乡。

算了算，足有两个半年头不曾回家了！

她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早晨，她是被迫着慌慌张张地奔到了车站，前一晚上的大炮和机关枪，就是她那聋耳朵也听见了。

“外边干什么响呢，——”她也是独自坐在屋里，闷闷地想着，“又不是过年，就是有喜事，也没听说半夜三更放炮仗呵！”

可是情形不对，后院的人杂沓地走出走进，住在对房的金桂的妈也不见了，她于是扶着门，探出半个身子叫着：

“三黑的妈，三黑的妈，——”

住在厢房里的孙媳妇也没有答应，倒是睡着的未满周岁的三黑哭起来了。她骂着：“干什么去啦，没有脸的贱媳妇，把孩子就丢在那里也不管！”

正当这时候，住在后院的男人从门外跑进来了，她迎着问：

“外边怎么的啦？老周家的，……”

可是仓皇地走着的人，没有顾到她的话，只含混地回答：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她一下就知道定然是有什么事，可是别人故意不告诉她，她等着那个人跨进了后院的门，就骂出来：

“老兔崽子，活你妈拉个巴子的该，不告诉我也没有啥，……”

可是为了洩出胸中的气，她就扯起嗓子来嚷着：

“三黑的妈，三黑的奶奶，你们都死到哪方去啦！——”

刮着的风，迎着她的嘴吹过来，几乎噎得她不能喘第二口气。她看见北边的黑天上发着光亮，还有着隆隆的声音，也有如哨子一样尖细的声音。

她好象想起点来了，她自语着：

“这倒象是胡子攻屯堡呢！”

就是在她五十多岁的时候，住在屯堡里，时常遇得上过路的胡子攻打，那时候她还硬朗地能自己也架一杆枪，装了子药放着。她还懂得怕那枪膛炸裂，放过一排子弹，便把枪插到雪里或是水里去的事情。

但是胡子敢来攻打这么大的一个城，她想来却是有点希奇的。想到现在再要她掮起枪来，就有点为难了。

这时候她就看到媳妇和孙媳妇一先一后地从后院的门里跨出来，听见婴儿的哭啼，孙媳妇是三步并成两步地跑进了厢房，她才要向她们发作，媳妇就抢先和她说：

“妈，有人在攻打北大营呢，你老① 看，火也烧起来了。”

她打了一个冷战，顺着媳妇的手看到了烧红了半天的火势，她猛然地想起了她那当排长的孙子金桂，她知道他也是驻在北大营，她嗥地一声就哭起来。

“啊，金桂还在那里头呢，金桂呵！……”

---

① 这两个字，如北京话的“您。”

站在她身旁的媳妇，突然也想起来她那亲生儿子，随着就放声大哭。

可是风的声音和枪炮的声音掩盖了他们的哭声，她们一步一步地移到屋里，就倒在炕上哭起来。

“完了，都不用活了，金桂要是死了我们还靠谁？……等着三黑长起来，八成把人都饿干了……”

她一行哭着一行说着，可是猛然地闯进来一个人，他们都又站起来，抹抹眼睛看着这个人，这正是她们哭着的那个金桂。

他站在那里喘着气，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军服上沾满了污泥。

“你怎么回来了，你，你真有点教人猜不透呢，你回来了，呵……”

她们各自拉了他一根手臂，又哭又笑地说着。

可是站在那里的金桂，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象一尾出水的鱼，张大了嘴在喘着气。

“你要喝点水么？你是跑了回来？……”

“我回来了……”

他象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这半句话来，说过后就一面解着军服，一面向厢房跑去。

留在这房里的她们，埋怨着长大的孩子不记着妈妈和奶奶，就只认得老婆了。

她们可都是喜悦的，因为金桂到底是回来了。只要有了金桂，什么不是有指望了么？那枪炮的声音，和那漫天的火光，已经不象方才引起她们那样的恐惧了。

一下子金桂又跳进来，他穿着便服，他手里拿着才脱下来的军衣。

“妈，把这个丢在什么地方好？”

“干啥要丢呢？”她的耳朵这晚上好象也特别聪敏起来，却抢着说“干点什么用不都是好的！”

“你老不知道，这留不得，让日本人翻出来就得把我们一家子都逮了去。”

“那凭什么？难说他们还不讲王法么？”

她几乎变得有一点执拗了，本来也是的，一身薄呢军服军帽，还有皮带外加上一柄“绝把子”，①总能值上几十元的，哪能丢呢！

“还有王法？妈！我丢到旁院的井里去好么？”

“多么可惜呵，我给你收起，要是他们问起来就说是我的，他们能把我老婆子怎么样？”

她用尖锐的声音叫着，可是金桂等得不耐烦了，他就迳自跑了出去。

她还想跑两步拉住他，一下更大的炮声吓得她呆定了，她也不说话，就木然地站在那里。

三黑的妈也抱着还在哭的孩子跑过来。

“孩子饿了，干什么不给他一个‘咂儿？’②”

“他不是饿，成心磨人，——”于是三黑的妈又将衣服解开，把乳头塞到那婴儿的嘴里，可是婴儿把头摇开，还是哭。

---

① 这只是东北土语称手枪的同音字。

② 乳头。

“你老看看，这不是有点故意么！”

金桂这时候又跑进来，他象已经满意地做完了一桩想做的事情，心是踏实下去了一大半。

“是北大营让日本鬼子给烧了么？”

“可不是，那么大的一座营盘！”

他说着，叹息着。接着又补了半句：

“鬼子把营都围严了。”

“你怎么跑出来的呢？”

“我们是冲出来的，要不憋在里头干等着死，这一回，弟兄们足死了一半。我算是顶走运，没有挂彩，我就一口气跑了回来。”

“这下可平安了！”

她和金桂的妈同声地说了出来。

“那也不见得吧，我们得走。”

“到哪儿去？”

“上关里去，这里我们不能住下去，我们——到天亮就得动身。”

“走？……”

这次她听清楚了，这几乎是比重炮的声音还隆大地在她的心中响着。就说在这所房子里她住了小二十年，她怎么能走呢？

“要走你们走，我可不能走！”

她肯定地晃着她的脑袋，象鸡拉矢似地把一口唾沫吐在地上。

“那怎么成呢，谁能放得下心？”

金桂却有一点气急了，他的脸就有一点红起来。

“我舍不下，我不走。”

其实，这也是真的，她看着陈设在屋里的器物，哪一件不是使她心爱的？那红漆柜子，由于她一天一天的擦拭，已经象镜子那样明亮了。那晶莹透彻的大水银镜，里面还挂了“吉庆有鱼”的彩画，几乎象是她的命根子一样咧，就是其他的一瓶一碗，一几一凳，哪一件不是经过她每日的摸索有着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四十年以上的日子？要她一旦丢开了她这些心上的实物那是和要了性命一样的。还有，院子里的几口酸菜缸和“大酱”① 缸，多少斤的白菜和豆子都在那里面渍制成的酸菜和“大酱”，真有与众不同的佳味，那怎么能使她舍得下呢！

“奶奶，还是走吧，到了那里我们什么不能买？要是不走，管保给鬼子知道，把我给杀了，还有谁来养活你老和妈呢？”

“你也不想想，我到了什么岁数？你要我老的死在外处？我有什么罪孽呵，死后骨殖也不能还乡？”

她都象是有泪流出两滴来，她低下头去，拿手掌抹着眼睛。

“要走你们两个带着孩子走吧！我和老太太守在这里，也没有啥要紧。”

一直沉默着的金桂的妈，这时候插了进来，流着眼泪的老太太，就频频点头说：

---

① 这是一种异于任何种类的酱，以大豆制成，用生葱和食。

"好，就这么办也好，难说鬼子他们还吃活人？看看他们能把我老婆子怎么样！"

她的老兴顿然高起来，她想着就是死了也上不了多少当，她原是活过来了的人。

"那怎么成？你老想想，让我带着三黑的妈走，我就能走？到了关里我能放得下心么？还有，"他说着，顿了顿，"鬼子这回来可蛮了，只要是军人的家属他们就要捉去杀的。"

末了的这句话，显然发生了效力，她就默默不说一句话，她心中在盘算；真要是给砍了头或被打进了一颗子弹，那也是死后难得投生的。于是他就接着说：

"赶快收拾收拾东西，天亮那趟车我们就走。妈，你老把自己要紧的东西检检，要灵便点，不能多带。三黑的妈，孩子哭就把他放到炕上好了。你也回去收拾一下，我帮着奶奶来打点。"

她们各自回到自己房里，他就起始催促着她。

"天呵，这可该怎么好！"她在心中暗自叫着。她的思路乱了，什么都好，什么都有用，什么她都喜爱。可是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她不能都把它们带到身边。

外面的枪声还是爆竹一样地响着，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就气虎虎地说：

"你老别不说话呵，真要等到鬼子来搜查么！"

"我这不是查看么，你看你那性子，……"

她颤索索地摸摸这样又摸摸那样，她眼睛里含满了泪，为了能使她看清楚一点那些家私，她几次拿手掌把它擦着。

“我是招了什么罪呵，招了什么罪呵！”

她的心往复地叨念着。她就爽爽快快地说：

“随你的便吧，你看什么中用，又方便的，就带着吧，可是我得问你，带不走的东西存在哪里？”

“就托老周家照看一下吧。”

“唉，什么时候才得回来呵！”

她的眼泪索性流下来了。快活到七十岁，还要遭这么一场大劫，真是，想起来人活着有什么趣呵。

总算收拾了些杂物，把炕洞里的现洋刨出来，分在各人身边带好，还请来后院周家的老夫妇俩，托咐一场，就出门赶路。路上是冷清的，没有一辆车，他们是一步一步地挨到车站。

街上的景象是不同了，“鬼子兵”拿着明晃晃刺刀的枪，随便向着行人威吓。一路上他们受检查了好几次。走进车站到处是挤满了人。他们虽然买了车票，却被安置在没有顶篷的货车里。就是这样，他们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可以容足的地方。别人都还可以过得去，这将近七十岁的老年人和那个不足一岁的婴儿该怎么办呢？而且这不是短时间可以达到的行程，总要两天一夜的时候。

挤在人中间的她呢，却没有想到艰苦的旅程；虽然人是多的，她并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要用多少时候，她一步跨出了家门，就想到那个被遗留下的家，她是清楚地知道迈一步就更离家远一步的。她时时都想要再走回去看一次，只是看看又能中什么用呢？

因为是一直被这想念缠住了心，所以路上一切的危险都

没有使她惊惧，而且她也没有觉得困倦，虽然是走的一条颇不近的路途。

火车蠕蠕地动了，她吃力地翘起脚尖来，向着来路的方向望着，她想望到她的家，她那几间房子，和那些象老朋友一样的器物。可是那边只升起来一片乌黑的烟，象泼在水中的一碗浓墨，自由地，蜿蜒地卷到天上去。她摇着头，机车冒出来的烟夹着细小的煤屑，因了风的力量也颇强硬地打在她的头上，她就不得不缩了颈子重坐下来。

不管怎么样，他们居然都平安地被运到了北平。在店房里住了两天，才搬进了租住的三间平房。房子虽然这样少，也显得十分空空的，于是她又想起那些遗留下的器物来。她想如果都搬了来不是好么！

才住了没有几天，这个生疏的地方就引起她的不满。她的性情变得烦躁了，也比从前絮叨起来。每天她要不停嘴地嘟哝着，因为她永远在想念旧地，就更觉得北平这个地方是一天也不可以住下去的。无论说到什么，她都要带上一句：“比起咱们家里，还差得多呢！”

她要说：

“热又热不煞人，冻也冻不煞人，，还算得起是一个好地方？到了咱们家里，冬天真得冷出一个样子来。就说那大雪，过了九月九就下，赶巧就能没了人那样深！电线杆子啥的，把电线都冻断了！”

“就是狗，也不如咱们东北的！缩头缩脑，压根儿也不敢下嘴。咱们的狗，到了半夜撒开，准保没有错。谁敢来！碰上了要不给撕乱才怪！”

因为说到狗了，她就想到了临行时还锁在旁院的一条大黄狗。她想它也许饿死了，要不然就给他们剥了皮吃了肉。于是她又后悔没有把它带了来。

来到关里的金桂，投奔了从前的官长，总算是幸运，每月还能领到一份打了折扣的饷。这事被她知道了，她就说道：

“怎么的也是住在家乡好，这年头咱们东北人不‘打腰’①了。到处都挨人家‘熊！’②”

还不足两年的时候，金桂就丢了他的差事。他哭丧着脸走回来，一家大小五口，无亲无故地，怎么能活下去呢！

在这愁苦境况之中，她突然想起来了，便说：

“我们回去吧，干啥一定要在这里住下去呢？家里有房子有地，什么又都齐全……”

金桂皱着眉，摇了摇头。

“那不是自己投上死路么！”

“谁跟你说的？”

“管怎么说，我可不能回去！”他肯定地说。

“凭什么你犯这股子死心眼？”

“那是‘满州国’了，我不能回去！”

“哪儿不是一样吃饭，犯这股子牛劲干舍！”

“你老懂得舍，你老不知道有多大的干系。”

这可惹起了她的怒气。

“我不懂，吃盐也比你多吃五十年！这年头是改变了，

---

① 东北土语，有得意的意思。

② 受欺负的意思，这是译音。

上年纪的人都不如你们年青的，我是看透了，我这一把老骨头准算回不了家园。想不到我活了七十岁，我……我……我要死在外边！……”

她哭了起来，流着眼泪和鼻涕，其他的人都过来劝解，可是她好象有满肚子的委屈，没有法子泄得完似的。

金桂只有叹息着出去了，金桂的妈数说了一大堆金桂的不是，三黑的妈也说三黑的爸爸太不懂好歹，要奶奶生气。乖巧的三黑，虽然只有三岁，就用小手拿了一块糖放到她的手里。于是她笑了，把那块糖放到嘴里去。

可是她心里还是难过的，她装了一袋烟，叼在嘴中抽着。要不是一家人都靠他吃饭，她就会把什么样狠毒的话都咒骂出来。

紧接着过了一个月，三黑的妈难产死了。于是她又找到了机会，和他说道：

“还不走么，你总要等把这几口也死得一干二净？”

“到哪里去，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自然是回关外哪，关外有我们的家。”

“那不是我们的家了，那是日本人的天下，咱们怎么能回去？”

这时候爬上了他的膝头的三黑，哭号着问他，“妈妈到了哪去？”

他心中也觉得十分酸楚，拿手摸着孩子的脸，那张小脸近来也瘦得有点不象样了

“妈妈回家了。”

“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

孩子还要哭着叫着，他的眼泪也打腮边挂下来。谁不在思念自己的家呢？每次老年人提起家来的时候，他的心也未尝不动，他想起那从小长大的地方，匆匆已经离开两年了。他也愿意回去看看，看看他走了之后那边有什么变迁？可是他想那地方总得再归了中国才成，他是中国人，他不能忍受被人称做“满州国”人的耻辱。他一天一天地切盼着，却只见自己人醉生梦死地活着，而日本人那一面，却接连地占了锦州，攻下了东八县①，还夺去了热河。回家的指望是一天一天地少了，他自己呢，是丢了差事不算，近来又死了老婆……

“等等吧，三黑，早晚我们是要回去的。”

“小孩子能等呵，我呢？我是就要死的了，你估算一下，我还能在世上活多少年呢？”

她又难过起来了，可是这一次她觉得犯不上和他再说什么，就独个儿走了出去，站在院子里，眺望着东北方的天空。那边正铺着稀疏的白云，但她那双有点模糊的眼睛，却将它们幻成了一人多高的待割的高粱秆子。她笑着，知道那一角的天是掩覆着她每日思念的家园的。

金桂也抱了孩子出来，看见她呆呆地立在那里，便问道：

“你老在看什么？”

她好象没有听见，仍自立在那里。金桂就走到街上去，

---

① 山海关内昌黎乐亭等八县。

给孩子买了一块烤山芋，再回来的时候，还看见她 站 在 那里。她看见拿在孩子手中的山芋，便又感叹地说：

“咱说家里的地瓜①才又甜又好呢！”

她不说别的话，就又回到她的屋子里去了。

每次碰到一个才从关外来的人，最多话的就是她了。她几乎想用鼻子来嗅嗅来人的衣服，或是要别人把脚扬起来，看看沾来的泥土。她知道再说回去也已没有用，她只能思念着探询着家乡的风光。她要问到酸菜卖多少钱一斤，秫秸卖多少钱一捆，黄土②卖多少钱一车。她要问到山里 红③和 榛子的价格，还要问到新叶子的收成。若见更相熟的人，曾经到过她家里去的，她就更殷勤地问着来人，自从她们来到关里以后，再到她家里去过没有。她还问到她那几口缸，那木柜，那捶衣石。（她一定还会告诉他，那方捶衣石也是她用过好几十年的。）她又要问到那条狗。……只要来人不马上就走，她的闲话是永远没有完的。

到晚上她就能有许多梦，她梦到了家园，几乎象孩子一样忽哭忽笑地又走向她那间屋子。那些器物都象和她隔了许多年的老朋友一样，问着她的好，她的心为快活塞满了，她只重复着说：“到底我回来了，到底我回来了！”因为过于喜悦，她就会醒转来，这才知道那不过是一场梦，立刻她的心就又空了，她在枕上翻着身，枕头上湿了的一大片，使她枕到上面的头皮觉到凉阴阴的。

---

① 即山芋，是东北土语。

② 在东北，黄土和煤是一种燃料。

③ 即山楂。

可是近来她的心又安下一点去了；金桂又有了新的事情做。这事情好象比从前的还好一些，因为他有更多的钱拿到家里来，当她问到了的时候，他就答着：

“这会咱们合伙做起买卖来了。”

“你从哪里来的本钱呢？”

“也用不了多少本钱，”他又说。“两三个朋友一块干，一个人拿出点来也就行了。”

不管他怎么样，家里的用度比从前宽绰了却是事实。但是有的时候他却是几天也不回到家里来，她就念叨着：

“死了老婆他就忘了家呵，遇上合式的，再给他说上一个填房也好。”

一想到填房，她就想到了无论如何也要一个同乡。她不能要他娶了别地方的女人。她看不过眼。

可是提到这事的时候，他就表示不愿意。他说这一两年内还用不着一个女人，等过些年，事情好点，再娶也还不迟。

其实她一心想着的还是要有那么一天回到家乡去，她总还是不愿意住在这里。别人就对她说：

“当初帝王都住在北京，你老人家为什么还想回去呢？”

“帝王住过也算不了什么，有什么希罕！”

她更可以告诉人，说她的家乡是帝王的发祥地。她说那边也有琉璃瓦的金銮殿，还有东陵和北陵，那里面埋了帝王的祖先。

“要说到帝王，我们那边还得占先一筹吧。”

可是她也知道，管说什么都没有用，她没有法子回到家乡去。

这可是一个好天，抽完了那袋烟，在炕沿上磕去了灰，她就自语着：

“到大街上‘卖个单’①吧。”

她就又装了一袋烟，从屋子里走出去。那时正是春尽夏初的日子，并不十分热，也没有风。她抬起头来望着天，天是透蓝的，没有一丝云彩。她用迟缓脚步挨出家门，顺着墙根走尽了这条短短的胡同，她就站在大街的边路上了。街上人很多，甚至于比她所想念那地方街上的人还多。（这一点，若是为人问到的时候，她也不会承认。）街旁列着无数的浮摊，有卖鲜果的，有卖磁器玩具什么的。这使她想起在家乡那边逛果木市的情景来，只要一过了钟楼，不就得人挨人么！这里的人呢，倒也不算少，乱杂杂地走过来走过去。他们是年青的，至多是中年的男人和女人。她望着每个从她面前走过去的人的脸，别人也象在望她，觉得这样老的一个人伫立在这里有点不衬合。

汽车卷了一阵风打街路上驶过去，店铺里有的装设着收音机，散出来各样的曲子。有许多人挤在那前面听着。不只是在那一方，街旁也站着不少的人。

她心中有点解不透，难说这些人是成天价都在街上的？她想也许有什么“出会”的热闹，她就找到可以靠靠身子的

① 即闲瞩之意。

墙下来站在那边。

微微的一阵风吹了过来，她眼里就不觉流下眼泪，她用手掌在上面擦着。

远远有军号的声音起来，传到她耳中的时候，她就知道那是马号。行路的人也停了脚，朝着有声音的那面望去。

过了一会她也看见了，前面缓缓走着的是一列马队，后面随着两辆或是三辆的敞车。车上面站着人，第一个的胸前还交叉着耀眼的红绸。

“这是出‘大差’①呵，放着安善良民不做，……”

她喃喃地在嘴里叽咕着，她也向着那面望去。尖厉的马号声之外，她还听到翻山倒海的喝彩。

“我就是张永贵，张五太爷，我抢了前门大街的银号，我还打死了两个警察。众位看我是人物字号，捧我一个！”

第一辆车上绑着的一个长满了横肉的汉子，这样大声的叫着。于是围看的人们果然就又齐声叫了一声好。

“多谢众位，咱们二十年后再见！”

跟在后面的第二辆车也过来了，那上面的汉子，虽然也大声嚷着，却显得那么空空的没有气力。他身上没有披红绸，是打赤膊的，别人虽也对他叫好，却还不如方才那样大的气势。

第三辆车上的犯人几乎是软瘫了，两个警察架着他的臂膀，勉强将他扶住。他的头低低垂着，脸色黄得象陈死人一般，嘴唇是铁的颜色。背后的招子②，也溜到下面了。

---

① 被杀头或枪毙的，叫做出“大差”。

② 插在将执行死刑的犯人背后的纸招。

看热闹的人们哄哄地哗笑着。

这景象象一阵旋风似地缠住了她的心，她从里面起始打起冷战来。她急忙擦擦眼睛，挪动着象已经生了根的腿，拚命睁大了眼睛。她的心抖得象寒风吹着破窗纸。她的手突然凉了，脚也突然冷了。——

“金……桂……”

这一声是她拼了所有的气力叫出来的，她的身躯随着扑了下去，她的头触在石头上，流着血。

看热闹的人都转过身来看这枝节的新闻，那个绑在车上的人，什么都没有听见，仍然低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听凭车轮向南载了去。

（选自1953年9月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靳以散文小说集》）

过载的心

“说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个弱者！”

这是张时常和我说起来的一句话，那时候他不过三十几岁，我们同在天津的一家报馆里做事，因为都是独身汉，就合住了一间房子。

他的身材不高，也不太胖，他的头却很大，乍看起来好象有点不配合似的。他的头发很繁密，一直快压上了眉毛（他的眉毛又是那么粗），把前额的部分，挤得没有了。他的胡髭也很盛，近颧骨的地方都生长着，就是修剃得频繁，也冒着青青的颜色。他的嘴很阔，可是不用做说话，只是靠了它吞咽着食物。他的眼睛是死板板的，又拘谨又无可奈何地张望着，从那里面总也没有过分的惊喜或忧伤的光射出来，那还显得一点疲倦，象是有了机缘就永远阖闭了似的。

那时候我才从新闻专科学校毕业，一个生气虎虎的青年，接受了校长好意的介绍，来到那个报馆，早就说明三个月的实习，然后就可以使我担任正式的工作。

才吃完中饭，就把行箧搬了去，守门的人好象早就知道我要来似的，迳直地把我领进那间屋子，随着把我的行箧也送了来。

那房子并不大，地下又堆了乱纸，好象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房里的空气很恶浊，我立刻打开了窗子。随着在另外一张床上的被里，就伸出那么一个头来。他茫茫地望望我，没有说什么，就又把头缩了进去。我几乎要笑出声了，象那样的一个头，还不是十足可笑的家伙么？如果我若是在学校里，我一定那样做了，可是我时时记着我已经踏进了社会，我不能任性，我就强自忍耐着。

我招呼着仆人为我铺好了床，把空的箱子放到床下，我就拿出了一支烟。我寻着火柴，我自己的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在这房里我也看不到火柴的影子。我气急了，心中忿忿地说：

“这是什么地方呀，连火柴也不预备一盒！”

烟卿在我的嘴边，可是我没有法子点着。我就大声地叫着仆人，喊他给我拿点来。

仆人听从我的话为我送来了，我就点起来，满意地吸着。我又问着正在扫地的仆人：

“社长什么时候来？”

“上午他来过了，下午总要到七八点钟。”

于是我又吩咐着社长来了的时节，就立刻来通知我。

“是，先生，我不会误您的事。”

躺在床上的人好象并没有睡着，我看得出来他的身子时时在蠕动。终于他打开被，坐起身来，把两只脚移进床前的

鞋里。象是受了什么不可忍的刺激，他猛烈地呛嗽起来。他弯着身子，苍白的脸涨得红红的，他的眼睛里还包着泪。我觉到也许是那烟的气味，我就急忙地把烟丢到窗外。他却摇着手阻止我，可是我的烟蒂头早已经从空中飞了出去。他急忙跑出去。我从窗口望着，才知道他是去踏熄那烟火，因为窗下墙角那里正有为风吹来的纸屑草叶容易起火的物件。

当着他走进来，我觉得十分抱歉似地站了起来，可是他好象什么也不觉得，仍然是那张平板的脸。觉得又要住在一间房子里，我就起始问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的姓名么？”

他转过身来，觉得有一点不入耳似的，好象给我一个榜样似的，他反来问我：

“贵姓？”

“袁，我，——”

“台甫？”

我就告诉他我的名字，还简略地说出我的出身。

“那很好，那很好，我姓张。”

“台甫？”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说。他好象觉出来了，朝我微笑一下，接着就和我说：

“就叫我老张好了，在这间房子里你叫老张，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答应你。”

“以后你就叫我小袁是了，在这间房子里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姓张袁的人。”

我故意和他这样说着，他就笑，可是没有出声，只是要

人知道他是为一些有趣的事打动了，衷心愉快，所以才露出了笑容。

我是才出学校，怀着一切高远而不着边际的理想，想来以自己为中心改善一切。我就开始问着他许多关于这个报纸的事。

他只扼要地和我说，我有时叹息有时气愤；他可永远不动情地坐在那里等候着我的问询。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家伙呵！阴声阴气真受不了！”

我几乎想这样叫出来了，可是我极力地忍住。如果是在学校，我一定会任着自己的意思做了，可是我是走进了社会，我们学校的那个校长的话，还时时在我的脑中显现出来：

“社会和学校是不同的，你们都得记住，尤其是你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

到晚上仆人来告诉我社长已经来了，我就急急地要仆人领了我去看他。实在是，来到了一点事也没有，坐在那里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不能再多耽延一刻。

在社长室的门前我敲着门，没有等里面的回应我就推开门进去，我的手拿着校长的信；可是房里有两个人，坐得很近，象是在密谈些什么。我知道那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个一定是社长了，我走前几步，送上那封信，来介绍我自己：

“我就是袁——”

“我知道，我知道，请你先到外面候一候。”

他皱着眉头接过我的信去，我只好就退到室外去等候，

我记得那一次我站在甬道那里等了半点钟。

我们的谈话却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他首先就告诉我书本和实际不同，我还得经过一番实际的练习，说是在练习的时期，馆方完全不是依靠我的服务，还完全是培植 我 的 意思，所以每个月只能给二十元的津贴。他再三说这二十元是馆方白白费掉，因为，他知道才出学校的都没有多么大的用处。他还告诉我这练习期间是三个月也许是六个月，然后就有我正式的职务。他再三说馆方十分愿意实习期缩短，因为他们不愿意白费掉许多钱。

再后我就被一个人领去参观报馆中的各部分，那个人还负了把我介绍给同人的责任。我打着招呼，带着不自然的笑脸，那么许多陌生的名字一下都装进我的脑子，我就什么也不能记得。我走过这里和那里，终于在一个墙角遇到了那个深俯着的头。带着我的那个人才说出话来，那个头就扬起，我立刻就看到那个窄窄前额的脸，我说：

“我们是认得的，我们住在一间房子里。”

他笑了笑，就又埋下头去工作。我走到他的近前，才看出他正做着广告校对工作，那是一种药品广告，除开文字还有低级趣味的插画。

随着我又被领到其他的地方去看，走了一遭之后我就被送回我的住所，说是今天还没有安排好，第二天才是我起始实习的日子。

坐在那间房子里我的心却不能宁静下去。我是 十 分 气愤，没有想到那么少的报酬。虽然我不想靠了这样的职业使自己成为一个富人。可是那一点些微之数，在那城市中，恐

怕才只能够不使我挨饿。

我那时正是一个才走出学校来的，一些旧日的友人都离开我了，我需要向着别人泄出我的愤懑，可是这里没有一个友人。想起来写在纸上，结果也是没有一点用；我就烦闷地一个人在房里来回地踱着。我忘记时间了，我只记得是过了许久许久，门呀地开了，我的同房走了回来。这次我才注意到他的背还稍稍弯着。他好象有一点惊异似地对我说：

“你还没有睡么？”

“没有睡，我睡不着。”

其实我只需要摇摇头或是点点头回答他就可以了，那时候，我需要有一个人能谛听我的倾诉，所以我就故意引着他能多说些话。

“时候已经很晚，快到两点钟了。”

他却一面说着一面朝了他的床走去，起始整理被褥象是立刻就要寻好梦去了。

“真岂有此理，他们真太不应该，——”

我象是自语地说，吐出两句来顿一顿，等待他能接着问我一句什么的；可是他并没有说出一个字来，只是用眼睛翻了翻我。

我再也不能忍耐了，不顾应该不应该，也不顾别人是不是愿意听下去，我就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为了申明我的个性，我这样下着结语：

“——钱什么的，倒不成问题，这口气我受不下去！他简直是故意糟蹋我，我怎么能受！”

“说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个弱者！”

他一直是在听我说，没有开过一次口；他第一次和我就说了这一句，他的声音很低，调子十分迂缓，好象由于多年生活的经历，才得到这样的结论。

最初我有一点气愤，我原是十分恼怒的，他怎么还能拿这样的话和我说呢？为什么不能忍耐了就该是一个弱者？难道我已经是一个弱者了么？渐渐地我的心却变过了，“也许是这样的，”我的心中暗想着。我有一点呆了，张大眼睛望着他，希望他还有什么话和我说；可是他什么再也不说了，迳自走到书桌的前面去，埋首坐下，不知道又在做着些什么。

他的话打动了我，我自己想着，我望着他坐态的侧影，那正象一棵弯了的树干，为年月的重负压得这样，好象永远也不能再挺直了。我觉得疲倦了，就先躺到床上去睡，起初是连闭起眼睛的耐性也没有，可是不知不觉之中，我也睡着了。

好象才睡着不久的时候，我就为狂叫的声音吵醒，我想着这一定是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急急地跳起；那声音并没有终止，而且是从我这间房子里出来，我就去寻电灯的开关，可是由于我的疏忽，在暗中我摸了许久也没有碰到。那声音是那样洪大，好象还在哭着，还和别人做着激烈的争论，有时候象是不能明白地说出他所要说的话，他就大声地狂叫。……

终于，我开了灯，我就看到这房子里并没有第三个人，张睡在他的床上，眼睛并不张开，脚和手却不停地挥动着，所有的声音都是他一个人叫出来的。

“呵！呵！真可怕呀！”

走近前去，他的脸也扭动着，只是他的眼睛决不张开，他的眉头紧紧地皱着。

“这么可怕的呓语！”

我想推醒了他，或者他就会停止了，我又怕那会引起更不良的结果，我就没有那样做。

那一晚我十分苦痛，我很困倦，可是我不能睡，他的声音一直也没有停过。天已经亮了，晨光从窗口爬进来，他稍稍安静一些，我再不能忍就睡着了。

到我醒来的时候，房里没有一个人。可是不久他就回来了，十分抱歉似地和我说：

“昨天晚上吵了你吧？”

“唔，唔，——没有什么。”

好象是为了一点客气的缘故，我这样说。他却立刻把脸变成严肃了，和我说：

“你怎么能说没有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能忍受得了，所以我总是派定一个人住一间房子。”

“我想今晚一定不是这样了。”

“每一夜都是这样，没有例外，我看你还是想想法子搬到别的房里去住吧。”

“那也不必，惯了就好了。”

“惯了？我的妻和我住了八年，她也没有惯，终于还是离开我了——”忽然他又放低了声音，“——自然，那还有别人的关系。”

因为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悲伤，我就不问下去这件事，我

就说我愿意试试，如果真是不能住下去的话，那 我 再 搬出去。

“也好，你试试吧，平时我决不会嘈扰你，只是睡了的时候，我就没有法子管束我自己。”

这一天晚上我就起始工作了，在那一大间的房里，我也有半张桌子。许多人都在这一间房里，面着我的是一个近五十岁的风流才子。他在这报馆里担任风花雪月副刊的编辑，他的嘴永远不断地吟哦。每人的面前是一架台灯，在灯光的下面各人做着各人的事。

突然有咆哮的声音起来，象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

“你，你，还能做些什么事，……一百多字的广告你就错了三个字……别人问来了，这笔损失怎么算？……而且报纸的名誉都被你毁尽了！……”

我朝着发音的地方望过去，就看到张正站在那里，一个不知名的人坐在他的坐位那里嚷叫。

“就是有什么错处，也不该这样大声叫呵！”

我的心中想着，我看过去，看到张，咬着嘴唇，脸色十分苍白，前额显得更窄小了。他可是没有说一句话，任着那个人象狗似地狺狺叫着。

“你太没有用了，……下次，下次我一定请你走开！”

那个人好象叫得十分疲乏了，就结束他的话，站起来走到一边，我看到张就坐回他自己的坐位，仍然起 始 他 的工作。被灯光照耀着，他的脸发着青，可是他始终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间或喘一口大气。

许多人对于这件事都十分漠然，几十个人的中间我看不

到一张同情的脸，我忿忿地想着：

“如果有一个人这样来侮辱我，我就要敲碎他的骨头，我一定要这样！”

那天晚上回去他也还是不说一句话，只是回到房里就躺在床上，他的脸色和平常不相同，可是他强自遏制着，我倒有些忍不住了，就问着：

“你是有什么不舒服么？”

“不，我，我有心脏病，很早就有了，许多许多年。”

他不要我想到是因为一时的激愤才成为这个样子，他就故意和我这样说。

“平常也要发作么？”

“不，不，遇上天气不好的时候，或是，或是——”

“老张，你不该这样，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好了，我们虽然是才认识不久，可是我很喜欢你，为什么你一定要一句话也不说呢？这对你是极不好的。”

“不，我不是一个弱者，我还能忍得下去。”

“你只把要说的话说给我听好了，那样子你的心胸就能畅快得多，不然会影响你的身体。”

“说话有什么用呢，我想，我该忍下去。”

他这样说了，我也就不便固执地说下去。我睡到床上，不久睡熟了。

这一夜我是异常香甜地睡着，没有一点声息来使我不安。我醒过来一次，那时暗夜起始消褪，微薄的晨光中我看到他坐在椅子上，弯着背，架在桌上的手掌托了下颏。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起来的，仿佛梦境一样地我记起了前晚的

事，我想他也许一直没有睡。我并没有和他说一句话，翻了一个身，我又睡了。

象是由于我的才能不如别人，三个月的实习好象对我还是不足，我就仍然拿着一月二十元的津贴，做着和平常人一样的工作。按照他们从前的说法我应该感激他们的厚遇，因为'实习对报馆只是一笔损失'，可是那个社长，忙碌于当政者之门，也许就把我忘掉了也未可知。有时候我就气忿地说着：

"真岂有此理，三个月，老早过去了，还一声也不响，难道要我一辈子都实习？"

张听到我的话就看看我，可是不说什么。在他的眼睛里我好象看到同一的言语："说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个弱者！"

"是的，"我的心里想，"我该学学他，在社会里必须忍耐，至少我应该学得一分就好了。"

可是，我眼看着他的身体是更不济了。他时时要躺在床上，夜里他还大声地哭闹。

"我知道我们这些年轻人该有忍耐的力量，我们的火气都太甚了，可是你不该再遏制你自己，你的身体原来就不大好，这样，这样，……"

"不遏制有什么用，我的身体坏透了。"

"你可以到医院去治。"

"这样的病是不能治的，只能养。怎么养呢？我能每天饿着肚子么？为了生活我什么都得忍，别人的唾弃，别人的践踏，我都是受惯了的。——"

他急急地说了几句话就好象再也喘不过气来，他顿了顿，才自舒适地吐出一口气。

我知道他所说的并不过分，因为这许多年他就靠了他那些微的薪金活着，从来也没有增加过，除开他的工作，他还是注定了要忍受别人的揶揄，别人的侮辱。他却一直没有和我说过，我是从另外的人那里听来的。

有一天，他却显得异常高兴，忽然买了酒和菜，要我和他同饮。我并不是一个善饮的人，可是想到它或能浇去心中的积郁，就答应着了。

我们先是默默地各人举着手中的杯自己干着，不久他就变成有一点欢喜说话了。他还微笑着，这使我十分惊讶，因为相识几个月了，实在是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他有这样的好兴致。渐渐地他完全失去了沉默的个性，成为一个多话的人了。

"我，我来告诉你，从五岁起我就是一个人！——"

他起始说，他的眼睛冒着光，鼻尖挂着细小的汗珠。他的脸红涨着，象初生婴儿的肤色。他告诉我他的家是在离×城二十里的大龙寨。那个地带的人民是以好勇斗狠出名的。为了积年的仇恨，他一家所有的人都在一个黑夜里为仇人杀尽了。他那时候只有五岁。

"——那哭喊的声音永远象是在我的耳边叫着，我虽然很小，我也记得我母亲那张惊吓到极点的脸。现在我一闭起眼睛来我就看到她。那点记忆，是无法磨灭的，一家人都在那一晚上丧了命。我听得出父亲的惊呼和姐姐的叫喊，我的祖母好象太老了，没有发出一点声息。我还有两个哥哥，记

得有一个是被追到草堆的面前才杀死的，我听见他的哀求，我还听见他的哭号；可是一下什么都停止了，过了一会，就有血流到我的大腿那里，我用手摸摸，湿湿的，还有一点粘，我以为他撒了一泡尿。我那时候才只有五岁，我很奇怪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这么多年一点也不曾模糊——”

他是被他的母亲丢在草堆的下面，才留下了他唯一的一条性命。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该有这人世的折磨，所以我必须活下来，活下来只是为受罪！——”

他突然敲着桌子，酒杯跳起半寸来，就倒下去。他急急地拿手抓起，放到唇边，灌下余滴。他接着说由于一个老妇人的好心，把他收养起来，一直到他长到十三岁，那个老妇人死了，他就起始了漂流的生活。

“——我成为一个街上的孩子，再也没有人要养我。他们说我的命不好，害了我的一家，还把那个老妇人也克死了。而且自从收留我，她的一点产业也一天一天地少下去，终于片瓦无存。在本村子里，每一家的门都朝我关闭了，他们不理我，甚至也不看我一眼，有时偶然遇见了，一定要把一口唾沫吐到地上，好象不这样他们就要遇到什么不祥似的。我难得一饱，夜间睡在别人的阶沿上，总是被寒气侵得睡不着。那时候我就想：‘我要忍耐，我要想到比我更不幸的人。’我不知道我的脑子里从哪里装进这样的意思来，那时候我的生活也是如果不忍耐也就不能活下去的，——”

在说着话的时节，他的舌头显得有点僵硬了。他告诉我自从那时候朝了自己的家乡骂了一句极粗俗的话，就离开那

里，永远也没有再去过。他告诉我他做过铁匠的学徒，拉了二年的风箱还不知道该怎样使用铁鎚；他当过兵，因为人小力弱，走单了的时候被乡民苦打了一顿而分不出东西南北；他还做过一个富家子的书僮，陪伴着那个富家子读书，读书好象是极有趣的事，他好象比那富家子还用心，可是他只能偷听，有一次大胆地去问那个塾师，那个塾师没有回答他，只不屑地哼了一声。

“——更不幸的种子在那时候就种下了，造定我要做一个识字的机械！”

他大声地叫着，眼睛瞪得圆圆的。他大喘了一口气，才接下去说：

“——我不只是一个机械么？自从我考进了报馆，我就是一个校对。在我的眼睛下不知看过去多少字，都是那么枯燥，完全和我——完全和人类不相干的。谁说过‘开卷有益’，我要撕破了他的嘴！——那时候我却想能识字了，就可以把生活全改过，再不会象那样不幸。我有过许多梦想，而且那时候，那时候——”

他的声音低下去，终于停止了。他象是回味着一点过去的甜美，还有一些羞涩。

“——那个叫做春梅的使女正和我好，她生得很美，可惜，可惜她离开我了，你再也不能看到她。”

他叹一口气，就象有无限感慨似的。

“——她总算是一个有骨气的女孩子，她不理那些油头粉面的少爷们，她可爱上我这个丑家伙——一直我就是这样难看，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要吓人一跳？她要我好好读书，她

说过我们会有出头之日，她偷偷地替我缝衣服，很晚的时候还来偷看我是不是用功。这件事被主人知道了，我就一脚给踢了出来。听说她被毒打了一顿，关到房子里。不知道怎么一来她竟逃出来，还找到我。——”

他大大地呷了一口，眼睛里冒着光，咂了一下嘴，他就又说下去：

“——我也忘记了那时候我怎么就会在一家小店里当个帮写帐簿的伙计，她却找了来，那是我想不到的事，若不是日里，我只能当那是个梦。

“‘你怎么来了呀？’我问她，我所等待的回答是：‘你不要做梦吧，谁要来看你！’可是她分明却说出：

“‘我跟了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有了她我的那点小事也没有了。店主说她来历不明，辞退了我；我的心却着实喜欢，为的是她跟了我，过着苦日子她也不埋怨一句。”

“后来呢？”

我问着他，因为是为他口述的女人性格所感动，就急于想知道接下去的事。

“——这苦日子她和我过了八年，终于她忍不下去了！”

他叹息了一声，又把酒灌下一大口。他诉说着在这大城市里怎样她不能再保有原来的美德，她的性情变坏了，看到一切女人的繁华和急躁，她也如此了。她起始埋怨他，说他没有用；在最初她还追悔着自己的失言，会流着泪和他说：“不要生气吧，是我的不该，我们是患难夫妻呵！”后来就

不这样了，她觉得那是分所当为。她也会说："我是为你好呀，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努力！"

"——她要我努力，对了，她要我努力；可是她却离开我了，还带走我的孩子。"

说到这里他的脸色变了，我就截断他的话，我不要他再说下去。我就立刻问询着他来到了报馆多少年，做过些什么事。

"——一来我就是校对，从也没有换过。我的薪水刚够养活自己，前几年因为不景气，减下了几元，今年又升上去；来来回回和我才进来的时候一样。我要看那些顶没有趣味的表格、广告、物价指数、火车时刻表……我要忍受别人的讪笑和白眼，你，你知道，我那个女人就是和报馆里的一个记者逃掉的！几次我想离开这里，可是我没有地方去，我只能忍，只能忍！……"

他哭起来了，手中的酒杯落在地上，眼泪流下来。

"——我为什么要哭呢？……我是哭了么？……我不该哭，……是不是？"

他一面说着一面却流着更多的泪，终于他的脸变色了，他的心脏病被引起来。

我很失悔，我忘记他的病，我该劝他不要饮酒的。后来请来医生给他注射了强心剂，他才又恢复了知觉。

"你好些了么？"

"只要不一下死掉，我就能好起来的。"

在他的脸上浮出来比哭还伤惨的笑容。

在那个报馆里我只住了半年，因为到了六个月社长才告诉我说是我可以正式服务了，定了每月三十元的薪水。我没有法子忍下去，也不能听从我那同房的张的劝告，就决定离开了。我情愿饿死我自己，没有一点事，成为一个流浪儿，也不愿再受他们的“恩给”。

我走了，那前额窄小的友人仍旧留在那里，他说他好象生了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离开。他说他愿意和我时常通信，要我在哪里停下脚来就把住址告诉他。

两年来我什么地方也没有停下来，我永远是一个过客，所以我也没有给他信。可是偶然间在一个友人那里听到了他在一月前死去的消息。我觉得黯然，许久说不出话来。说是使他死去的就是他的病，——他的生活，他的心驮不下去了，他只能在人世上倒卧下去。我时时好象听见那声音说着：

“说出不能忍耐了，那你就是一个弱者！”

伴了这话语在我脑中出现的是一张压得前额窄小丑陋的脸，在那上面，也划满了苦辛的皱纹。可是我一直还是忍耐不住，我却相信我并不是一个弱者。

一九三五年

（选自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过去的脚印》）

雾　晨

当着夜从地上引退了，浓雾就渐渐地沉落下来。

那是初春的早晨，什么都还是宁静的，雾填满了每个角落和每个隙缝。街道，树木，房屋，……什么都看不见了，在左右上下五尺之外，一切都没有形象。只有茫茫的白色，呆滞地停留着，锁住了活动的力量。是的，稀少的行人和车辆只能迟缓地推进着，切盼着能跨到清朗的境界中，可是显然地只有失望等在面前，迈了一步是一样，十步百步也还是一样。

汽笛的声音象是十分艰苦地钻过了空中，沉闷地叫着，时候也许是不早了。可是这一天生活好象脱了常轨，街灯都还没有熄止，（那也需要走到近前仰起头来才看得见，）更没有太阳的踪迹。

穿过这个城的那条河，还是静静地躺在那里。自从入了冬，河面上就结起冰来。一层雪一阵风的，冰就增厚了，冰面显得不平起来，因为增涨的缘故，会突然凸起。依了时日

来说，春天已经面对着了；可是气候上显然有了莫测的变化，春日里却有着比冬天更寒冷的日子。

这使多少人都惊讶了，更是那些活过了几十年的，要搓着自己的胡子或是皱成鸡皮的手，叹息着人心的无常，天气也使人捉摸不定了。

河边路上的大车店前，正停了两三辆卸下牲口的车，车上附了一层霜。马匹正在槽边嚼着干草料，好象先感觉到沉闷了，扬起头来叫着。一匹正自低着头闭了眼睛的被惊醒了，用蹄子踢着地面。可是一条皮鞭不知道落在哪一匹的身上清脆地响了一下，过后在迷漫的雾气中响着怒斥的声音：

"畜牲，闹什么，早晚该下汤锅了！"

声音虽隆大，可是显出来不如心的样子。马匹好象听得懂他的话，就不再叫了，把嘴伸到槽里，边吃边晃着头。

在河心的边上，正有一个近三十岁的汉子站在船上，用铁篙打着一夜又冻起来的冰。他时时用嘴嘘着手，或是把口水吐在手掌中，用力地杵开冰块。他走一步，挂了层霜的船板上就为他留下两只脚印。河水也失去了清快的声音，只是沉郁地响着。他的手指是冻得又红又粗，皮肤上裂开了细条，深色的血渍看出来了。

他时时不曾忘记向着岸上张望，他想顺着那块跳板一直看上去；可是浓雾遮住了他的眼睛。

粗暴的个性使他不能忍耐，他恨着这无用的雾会闷住了他，它不象风一样地吹散了头发，也不象雨一样地淋湿了身子，还不象雪一样地能落在脸上和肩上，更不象冰雹打得头皮冒火。它是抓也抓不着碰也碰不到的；可是它沉凝地停留

着，要一切的物件都迟缓下去，终于要定在那里。

他气愤地把一口唾沫吐在冰上，就又努力地把铁篙插了下去。

“金发，看看掌柜的回来没有？”

从后舱里钻出来女人的声音，还夹了两声干咳。突然又有了孩子的哭声，她就又唔唔地哼着。

“什么都看不见，下大雾哩，三五尺外什么都看不清。”

“蠢货，你不会跳到岸上去看看，真是懒，昨天晚上他跟你说到哪里去来！”

“俺没听清，他没说什么，……”

“他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候孩子又哭起来，还夹了“我要爸爸”的语音。

“好宝贝，爸就要回来了。小鬼，——”她又提起点声音来，“你还不到岸上去张张？”

他就放下了铁篙，拍拍手，走上跳板。才走了两步，就滑了他一下，几乎使他跌下去。他的身上冒出点汗来。

“喝，他妈的，真滑！……”

一直到他踏上了岸，他还是看不见什么。除开他自己，什么人都看不见。他这边走些步，那边走些步，他只是看得清自己。忽然脚被人踹了一下，他叫起来，那个扑到他身上来的人形立刻说两句对不住的话，随着又在雾里消失了。

“这可要我怎么找，这么大的雾，什么也看不见，哼——老婆也有点好处，我金发要是丢了就不会有人问一声。”

他摸着头这样想，又懒懒地走回去。当着他背过身，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只能慢慢地试着步子，迈了五寸距离的脚步，他能多看五寸远的物件。

踏上了跳板，他才敢放心地走着，又站到船板上，后舱的女人就问着：

"找到了么，金发？"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那比吃馒头还省事！"

他低低地说给自己听，可是他却扬声地这样答：

"看不见呵，一点什么也看不见。"

"你不会叫么？你叫起来他就会听得见。"

"真活该，我叫给谁听呢？就许他一个人找乐去，要别人挂心。这种人做事不管不顾的……"

他一边喃喃地叽咕着，一边也扯起了嗓子大声地叫着。可是没有答应的声音，偶然却听见微弱的回音。

他的嗓音渐渐地小下去，到后来使躺在后舱的她什么也听不见了，她还没有从被里钻出来，正在搂着发烧的孩子。那个孩子只有五岁或是六岁的样子，覆在头上不整齐的头发，显得营养不足的脸更是苍白了。他已经发了四天的烧，有的时候还要呕吐，鼻子的一部显得更是灰白。

他躺在母亲的手臂里，呻吟着，他的嘴唇可怜地抽搐，眼睛好象是很难张开来。他想到他的爸爸，他记得爸爸答应买给他的又红又好看的大苹果。

她轻轻地拍着他，她的心却象有万只针在刺着。她记得他总是说要想法子弄点钱，给孩子请个医生看看，可是从昨天出去就一直也不见他回来。

几天不曾梳理的头发象龙爪槐，每一束都有它自己的姿势，伸了出来。她的眼睛四周象是染了墨，因为睡眠不足，眼白的上面扯了红丝，鼻子尖冻得红红的，时时有清鼻水流出。

舱里十分寒冷，死沉的棉被只有重量没有温暖，想不到二月的天气，比起冬天来还要寒冷。

孩子显然是烧得发着呓语，嘴唇微微动着，吐出一个半个的字音；当他张开眼睛，他就“爸爸，爸爸”地叫着。可是这一点精力也象是不济了，因为他并没有能时常张开眼睛。他把小手伸出来抓着，抓到她的奶头，就猛然地一下，虽然没有多大力量，那疼痛也钻到心中。在平时她也许就拍他一掌，可是现在她只有忍耐，她知道这个孩子不久就会永远离开她。

为着使自己的心不全然灰下去，她就想着也许吃下从病起就惦念着的苹果再请个医生来看看，许能好起来也说不定，他从昨天出去就不见回来，难说他能象好年月的夏天里醉得象一堆烂泥似地卧在路边了么？

凿冰的声音洞洞地响着，这好象打在她的心上，她就又叫起来：

“金发，还没有完么？”

“完？这么冷的天一个时辰就能冻一层。”

“你别站到船板上不好么，从跳板上下到冰上去，那样声音就会小点。”

金发听从她的话跳了下去，可是她又叫着：

“掌柜的还没有回来么？”

“没有呢，——”

她还想吩咐一句，可是所能做过的都已做过了，她只得闭了嘴，眼眶里却装满了泪。

自从去年封河，停在这里，有四个多月的时光了。本来想着正月底二月初就能开河行船，没提防天气着实的变了一下。可以送到当店的物件早已都送去；足以算是三餐的也只有小米稀粥了。可是天气还不见好，象是半个月里也不能利利落落地开了河。

就是小米稀粥眼看着也要没有了。

“这可怎么办呢？”

当着前几天的晚上，做丈夫的时常叹息地说着。他是中等身材，一身酱色的皮肤，也还忠厚的一个家伙。他时常摸着自己的下巴和嘴唇，（这是他喝酒时候的一点习惯，可是这时节却是为苦难困住了，莫可奈何地这样做着。）渐渐地把手掌伸向上面，一直到把整个的头都摸遍了，他也抓不着什么有用的主意。本来就是的么，在河上度过了半辈日子，早已没有家乡，也没有产业。水上飘来飘去，也没有十分熟习的城市。

“只要开了河就算不得什么。”

他的心中反复地这样想着，可是河就一直不曾开，也没有一点征兆。突来的春寒还使冰层更厚了起来。

也许由于不良的天气，孩子生了病。伤风发烧原以为是极平常的小病，可是三天内也不减轻，心中就有点慌了。她更知道清楚一点，从前的两个孩子都是这样死掉的。

“怎么样，这病不要紧吧？”

他象是有点恐惧似地问着，他的心也浮起来，他等待着一个能安下心去的回答。

“也许不大要紧，可是——”她顿了顿，“要是能有点法子，还是请个人看看。”

他也知道，只要有点钱他早就会把医生请了来，至少孩子总在念着的苹果也能买来了。可是他不能答应，只有唔唔地发着低音。突然他又问着：

“你看出什么来着？”

“没有，请个人看看不是能好得快点。”

这才使他的心再放下去，他看看躺在那里昏睡的孩子，他的心又象有刀在刺着。实在是他不能再死儿子了。五个孩子都死去，就留下这么小的一个，他们又都到了年岁，怎么还能连这一个也保不住！

“不是王二那年还借过咱五块钱么？”

她忽然机警地想起这件事。

“不错，有这档子事。”

“——没有还吧？”

“没有，可是——”

“找他一趟去吧，那天我听金发说他也靠这个码头，只要他把本钱还来就成了。”

“我去过了——”

“你去过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不用说要来钱都灌了猫尿！”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找了他，他正害病，比咱们还不济！他的伙计都辞了，他，他一个人躺在舱里哼声叹气

的。”

她也叹了口气，迟缓地说：

“谁叫你不存隔夜粮呢，到这里苦上头来。当初有点钱也不知道紧紧手，到如今混到这一步。三天不吃饭，紧紧裤腰带；那倒也没有啥，孩子病了，想吃个苹果都没有富余钱。——”

她不断地说着，坐在一旁的他只是垂了头，默默地不做一声。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她，这么多年她就没过一天好日子，谁都知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如今连顿饱饭都没有法子吃得上了。

他把手轻轻地盖在孩子的嘴上，呼出的热气有一点嘘着他的手，他立刻抽回来。

他的脸变了色，嘴微微地张开一点，瞪着眼睛望她，可是他不敢问，他什么都明白了，他的心跳着。

过了一些时，他又转过脸去望着那张可怜的小脸。他贪婪地看着，象要看清了每根头发。他又把手放上去，还碰了脸，那冰一样的鼻尖使他打了一个寒战，就又把手缩回来。他看看她，她的眼睛正发着亮；他也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一点涨。觉到松弛一点的时候，两颊是痒痒地凉凉地滚下两行泪来。

“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他的心里焦急地想着，他不知怎么样才好；可是他的眼睛却钉住了孩子的脸，那张脸模糊了，看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只象一张白纸。

“爸爸，爸爸，我要苹果，……我要……”

孩子突然颤抖地说着，随着哭了起来。哭声却并不洪亮，因为已经没有力气。

"好，好，爸给你买去，你不要急，回头我就给你买来，一个，两个——十个！又大又红，好不好。"

他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可是孩子已经没有在听他的话，又是昏沉沉地睡过去。

他才把头伸到舱外，她就问着：

"你到哪儿去啊？"

"我，我，看看王二他怎么样，咱们真得想点法子。"

他说着已经站到舱外，圆月挂在天空，月光照在身上和脸上象是载了寒冷，金发正在前舱里打着鼾声，可是他才走了两步，金发就用粗的嗓子大声地问着：

"谁呵？"

"我。"

"掌柜的，——"

金发只吐出来这三个字就又沉沉的睡着，重复发着鼾声。

寒气使他不能挺起身子，他缩着头，一步一步地走上跳板，终于跨到岸上。

冬日里，河坝上是安静的。马匹都睡着了，没有一个行人。月光把没有叶子的树影，铺到地上，寒冷使狗在远远的地方嗥嗥地鸣叫。

他的耳朵里还象听见孩子的哭声，永远是哭着，他走得远一点，那声音并没有小下去。那声音象是搓揉着他的心，拧着，扭着，使他连一口气都不能舒适地喘出来。

他沿着河急遽地走着，可是不自主地就会站住了，转过

身来，又踏着走过的路，当着他转着身的时节，他望到河心，因为捕鱼凿开了的圆洞，正自美丽地映着月光，闪闪地亮着，好象那下面是另一个世界。那里也有月亮，也有星星，也许不会有烦恼。

几次他凝望着，一次更比一次望得长久些，他有点爱好那个境界了，终于他又走下河去，踏在冰上，他愉快地走着，站到那圆洞的边上又望了些时。他不能自持了，把两脚站到那薄薄的冰层上，立刻就沉了下去。

“真冷！——”

没有等他再多想到些什么，迅速地伸出手想再跳上来的念头也枉然，他是一直溜到了水底。

他没有再回来，增加了别人的想念。孩子仍是念着爸爸和苹果，还添加不少听不出的呓语，她却想着他荒唐的行为。金发有点烦了，他想着一个男人出去三天五天算得了什么。

但是他早就渐渐知道自己不懂的事太多了。他有两膀子的好力气，他能象一匹野牛似地工作，到了晚上他就一个人象猪样地躺在那里睡觉。若是泊在码头，除去干点零碎活他就是躺下去睡，酒会使他的头涨眼花，烟使他的嘴舌麻涩，女人只使他可怜，为的是她们都那样没有力气。可是别人和他的心都不同，骂他是傻蛋，也有人说他是好小子。

他抓着铁篙的木柄凿下去，身上冒着汗，也就不十分感觉到寒冷了。每次他凿通了一块，他就有莫上的喜悦，他想着：“我要是天天来，一河的冰都会凿开了的。”

雾却使他厌烦，当他稍稍停下来的时候，扬起头来，他什么都看不见。他喘口气，连那雪白的水气也无法分出了。他只能又低下头去继续着工作。

他起始又把铁篙刺到冰上，他看着那亮亮的篙尖插进冰中心里就十分高兴，这一次他想能凿下更大一块来。他一面工作一面欣赏，他费去不少力气，还歇了一小阵，终于把那一大块切断了。他用篙支着它，有趣地拨来拨去，热汗象是已经透了贴身的棉袄。

当着他把那冰块送到略远的地方，从水的下面却漂上来些什么，他在心中想着：

“这是啥呢？”

他轻轻地拨着，那物件很容易就移动了。那象是一捆布，又象是一卷行李，他暗想着：

“那也不错，捞上来晾干了，干什么用不好！”

他把篙尖刺下去，当他放松了手的时候，那物件在一压之后就更冒上来些，这次他看见了，那是一具尸身，头部已经肿涨得象西瓜。他打了一个冷战，为得想看清楚一点，他又刺了一下。

那具尸身发得象一匹牛那样大，嘴和眼睛都紧成一条缝了。脸色象漂白过那样，可是在前额的左部他看见一块斑。他的心跳着，急急地用手擦了擦眼睛，再看了一次，他知道没有错误。他知道了，他再想想那衣着，什么都和他所记忆的相同。他就大声地叫起来：

“掌柜的，掌柜的！……”

舱里的人立刻就回应着：

“是他么？”

“是他，一点也不错。”

“要他快点进来吧。”

“他不能进去了，你，你……”

“笨货，你不会挽他进来么？”

“没有法挽，你，你，你老快点出来吧！”

在他的语音中显然带了万分的恐惧，她匆急地站起身，嘴里叽咕着：

“你真不中用，就是只死猪也能抱进他来呵！”

昏睡着的孩子突然惊醒了，哭着，拉了她。外面金发正用岔了的嗓音高叫：

“快出来吧，快出来吧，还不来看他……”

“宝宝，等等我，爸爸带苹果来了，……”

她轻轻地放松孩子的手，就走出舱去。可是漫天的浓雾使她什么都看不见，她就不耐烦地叫着：

“金发，你说什么鬼话呵？你看见什么了？”

“你老到这边来就看得见，朝里舷，……”

她只听见在雾里有这样的声音，她摸不清在哪一面。寒气已经使她战兢兢地抖着。

“你在哪儿呵？”

“朝里舷这边就是了，这么大雾五尺也望不出。我踩在冰上呢，你老只要蹲到船板上就成。”

她听从他的话，试着脚步走着，生怕一脚踏个空会翻下去。她走了两步就看见伸到船边的篙尖，她问着：

“就是这儿么？”

“好！蹲下来就看见了，你看——”

站在冰上的金发把篙尖抽回去推着那具尸身，她果然就看见了。她整个的人随着象是着实地缩了一下，嗫嚅地说着：

“这是他么？我不信，……”

她极力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可是她只看见他的脸，她什么也听不见，什么再也看不见。猛然地她就朝了那尸身跳下去。

“怎么着，你老——”

还没有等金发说全了这句话，她已经沉到水里去。可是随着不知什么力量又托上她来，她听见一两声孩子的哭叫，却又沉下去了。再浮起来的时候，顶在头上的是牢不可破的冰层，她就又沉下去。

金发吓得呆了。当她漂上来一下的时候，他没有能用篙尖穿住她的衣裳，就再也不见她上来。他的额上淌着汗，莫明其妙地用尽了力量把铁篙插向冰中。他想着把冰都凿开了，她就会保得住性命。……

雾并没有消退，更沉滞地停留在空中和每个角落。冬日的河面是平静的，——雾气锁住了一切动着的事物。只使人在心中想着：“天还能开朗起来么？”

接着只是一声无望的叹息。

（选自1936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黄沙》）

黄　沙

从遥远的北方卷来了夹着沙土的狂风，立刻那高高的蓝蓝的深秋的天，就成为灰黄的颜色了。一切的景物变了色，太阳避得一点影子也看不出了。顶在头上的天，好象渐渐地成为沉重的，压了下来，要压在人的头上。小孩子们会想到驮着世界的那尾大鱼要翻个身，——这就是想到了末日就要来到，张开了嘴哭起来，他们最关心的是眼睛再也看不见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了。

最初，是街边小店伸扬着的布招窈窕地摆动着，随着就失去了那份文雅和安详，终于是猛然地就被卷上了天。木板和铁器，滚着，响着，架了成熟的桃南瓜的木架，连着那红红的果实，就一下扬上了天空，将来不知落到哪家去了。那风的狂暴又旋转着的，门窗是自由地被吹开又关上，即使是紧紧的闭着，黄黄的细沙也要象雨一样落了下来。——它们不只落在地上，桌上，床上，还落到一向为人所忽略的所在，匀匀地洒了一层，一匹猫或是一只耗子踏过去都能留下

清晰的足迹。

才栽种三年的细柳，象昧于世故的女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动着自己的枝干去迎合这狂风的节奏；可是风却是毫不容情地，姿意地摧残着，刷去了黄了尖子的长叶，还拔去了它那细弱的柔枝。有的是再不能忍受那无情的蹂躏就乏力地倒下去。

街上的行人渐稀了，风沙不只迷了人的眼睛，污了人的头发和耳朵，还要钻进紧闭着的嘴里，一直到了喉间和齿缝。吐一口唾沫，是黄黄的；嘴里还是沙沙的，好象堆满了泥土。年老的人，一面用手梳理着吹乱了的长髯，一面叹息着："这是什么年月呵，这么大的风，再大一点八成把五牌楼也该吹上了天呵！"年老的人已经看过多少桩看不入眼的事了，象"莫如死去"的誓语从他们那长了胡子的嘴中也不知道吐出来多少回了；可是他们都是不厌其烦地一边叹息一边活着。

不能把"渐稀"这样的字再来形容这街上的行人，实在是很难找到行人的"踪迹"了。值岗的警察，缩着颈子，把手掩了嘴，找得一个稍避风势的所在藏了自己的身子。没有一个人能在街心立住脚，纵然是努力想那样做也不可能。

一个人在街的一端出现了。他在边路上走着，——实在，他不是走着的，是跑着的。从身后吹来的风使他收不住脚。忽然风把他的帽子吹下来了，（想是先把帽带折断的，）它就夹在风中滚着。那人追逐着，觉着有一点趣味。他在笑，那顶帽子象车轮一样在风中飞奔，终于给道旁一棵大树的丛干挡住了。他跑到这里，才俯下身子，忽的哗喇一

声，那棵大树也给风吹倒了。他急忙缩回手，痴呆了似的，脸变了色，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全身微微打着抖，什么都忘记了，他只在想："我是死在树下了呢，我是还活着？"

那棵大树横卧在街心，树梢正好落在那面的边路上。树根拔出来了，道旁的泥土被翻了起来。不知哪一家的砖墙，好象也有点改了形状，有将倾圮之势。

洪大的声响之后，警察就不得不跑过来了。他先走到那个人的身边，因为他想不出他立在那里的理由来。

他拍拍他的肩，那人好象什么也不觉得似地，仍然呆呆地站着。他就叫道：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在他的耳中有一个声音响着，可是他分辨不出字音来，他微微地转过身躯，他的嘴唇只是颤动着，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警察摇着他的肩，他却趁势就倚在警察的手臂上。警察喊叫着：

"我是问你呢，你这个人，你倚着我干什么呀？"

那个人并没有因为他的气愤和不耐烦就张开嘴来和他说一句话，他象是听不进他的话。警察有一点慌张了，可是还做着最后的努力询问着：

"你的名字呢？"

"你住在什么地方？"

"你告诉我你的家呵！"

那个人仍然一声不响，终于从警察的手臂中溜了下去，

他的头正跌在倒下来的树干上，表皮擦破了，红色的血涓涓地流出来。

可是他仍然没有叫出一声，泥土很快就封满了伤口。警察从他衣袋里寻出一张名片，上面还印着他在工作的一个商业机关的名字。

风势一点也不曾减退，落叶在躺着的人身边积起来了。

那个经过了一番询问和调查却没有得着住址和亲族的人，是被安置到市立医院的一间病房中了。查问是从那张名片上那个商业机关着手的，负责的人听到那个名字，现出茫然的样子。回答说，简直不知道那样的一个人。他说：

“我来到这里巳整两年，一直在人事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名字，显见他是冒充的，——”

他又接着说：

“——对于这个人的行为自然我们不能负一点责，他完全和我们这里没有关系。”

经过那个调查者的详细解释，不会有牵连到他们的事，他才象把心松下点来说：

“是没有过这样的人！我想一定有什么错误在这中间，哈哈哈！……”

他极不自然地笑着，完全是为了使别人看到和听到才这样笑着的。

伏在墙角下办公桌上的一个头却缓缓地抬起来了，那张脸上横横竖竖划着无数的皱纹，两个耳朵都干枯的。他戴着一付眼镜，从鼻梁那里溜了下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他一

边放下手中的毛笔，就用食指把眼镜往上推了推，有气无力地说：

“×主任，你不是说起过那个叫做×××的人么？”

“对了，是这么个人，你知道么？”

两个人同时都望着他，他就站起来了。他是个五十岁以上的人，乾瘪的，伛偻着腰背。戴着一顶小帽。一件蓝绸袍子上面还套着一件小小的缎背心，发着油污的亮光。在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显得十分小又十分远。

“有这么一个人——”他说了半句就吞住，随后把两只指甲长长的手举到面前，（虽然指甲长，里边却没有污垢。）用右手的两指点着左手伸着的五指，点到第三个，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在三年前，他的身量不大高？”

那个调查员赶紧应着：

“是不大高。”

“他的右脚还有一点毛病，——粗看可看不出来。他的头上部很宽，可是头发生得很密，显得额角十分窄小可怜了，是不是？”

“一点也不错。”

“他那时有三十来岁年纪，到今年——也到不了四十罢。他的身体看起来极健壮，可是有病。我知道，他不敢喝一滴酒。”

“他的身体一看就知道是软弱，——”那个调查员这样反驳了一句，可是接着就说：“也许是这几年不如意。或是生了一场病，就瘦弱了下来也是有的。”

“你真聪明，这种想法真合理，我好久没有看见他了。

从前我还到过他家里呢！”

“您到过他家里么？”

“到过的，是他母亲生日的一天。他有过两个孩子。太太听说是害着难产下世了，才生下的孩子也就死去。还有他的母亲。对了，我又想起来，他还有一个妹妹。”

“他从前在这里做什么事？”

“好象是庶务科吧？记不大清了，他也是主任呢。人很能干，是一把能杀能放的好手！”

他露出钦佩莫名的样子，可是那个人事科主任好象因为不大感觉兴趣，就坐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去了。

“为什么离开这里的呢？”

“经理换了，自然他也就站不住脚。”

“后来你知道他在哪里做事情？”

“那就不知道了。我遇见他的时候，偶然问起来，他总说一逕没有做什么事。”

“您还知道他家的住址么？”

“知道，我去过的，——”但是他并不就说出来。他想了一会，终于高兴地说了：“就在北大街流萤胡同，坐北的第三个门口。”

调查员道着谢告辞了，随后就到了北大街的流萤胡同。十几座门都问到了，也没有这一家。在警察分驻所的旧户薄上查到了，有这么一家人，先是五口人，男女仆人各一。那个女人先嫁到了别家，后来在这一家生了一个男孩，就死了孩子的母亲。到年底那个男孩也死了。此后的两年中，另外的一个孩子被街车撞死，那位老太太也以瘫症而死。只有那一

个男人，却没有注定明白的去处。

这就断定了在这个城市之中，他是一个孤身的居留者。

这个孤身人躺在病床上，过了三天也未曾清醒过来。这是一间大的病室，有八张病床，只空了一张，有的是吞服鸦片的，有的是断了手脚的，有的是用刀割了自己颈子而未曾死的，有的是害着为医生也不知道的病症的。每天的每秒钟里，都有醒着的人，都有呻吟的声音；只有他，他是一直昏沉沉的，注射了强心剂也没有显著的效验。

他以为自己是早已死的了，他并不是活在人世上。他象是清楚地记得那粗大的树干正压在他的头上，他的头骨破碎了，血液和脑子混成粉红色的半流汁。这样，他怎么还能活下来呢？

当他反复地这样想着的时候，他就用着极低的声音喃喃自语着，他的嘴唇微微地颤动：

“我，……我是死的 了，……我 的 头 骨……已 经 碎了！”

实际上，他的脸部只有一块跌伤，已经涂了药，附近的表皮只显出一点点的浮肿。他的心脏不大健康，脑神经因为这过分的刺激，恐怕是永远要失常的了。

突然，有一天女看护给他试脉搏的时候，他惊讶地叫了起来，他的眼睛大睁着，高声喊着：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这个死人还得不到安静么？”

那个女看护立刻被吓得放松了手，娇声地叫了一下，跳到一旁，随即跑到值日医生那里去。那个年轻的医生，长着漂亮的短髭和油光头发的，就慌忙来看了。那个女看护象是

已吓破了胆，只站在门口指点了一下，再也不敢走进去。

医生走到他床边，站定了；可是他却又已闭了眼睛仰卧着，没有一点动静。医生皱着他那美丽的眉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十分安详地拉了拉他的手腕。他又瞪起了眼睛，几乎想跳起来！可是随过来的一个男看护早把他那只手臂抓住了。

“怎么，怎么，你们还想再弄死我一次么？到死我也不得安静么？……”

“怎么说死呢？你看看，这里不是有许多人么？”

“你们是‘人’么？我不信，我不信，……”

他把头左右转着看看，随后就摇了几摇，露出一点不信任的样子。

那个医生忍耐了一下，又说：

“你没有死，不久你就可以出院了。”

“没有死？你说的么？那么大的风，那么大的一棵树压在我的头骨上，我还能不死么？”

“那棵树并没有压到你的头上。”

“你怎么会知道，你看见的么？我是看见的，而且我自己就是那个被压的人，你能说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么？”

“不要老这样想，你摸摸你的头，你的头不是还很完整么？”

“叫我怎样摸？你们抓住我的手！而且我已经死了，我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和你们一样，都是鬼，都是鬼！你尽可以不必用好话来骗我，我什么都知道。”

“我一点也没有骗你，你该相信我，你是一个病人，我是医生，你好好听我的话，不久你就好起来。”

他冷冷地笑着，他的鼻子，眼睛，和嘴更凑近了，他那不齐的牙齿露出来，（一颗门牙是在那天的意外中落掉的，）他用鼻音说着话：

“我受惯了别人的欺骗了，现在我什么都看得清，你以为我向你要这暂时的安慰么？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我对于死也没有惧怕，在十年以前，医生就说过我哪一天都会突然死去的。你想，那一天还不够突然的么？可是我不怕，死了算得什么！这么多年只有‘死’是我最熟的朋友，”他顿了顿，喘一口气，他的眼睛是可怖地瞪着，他的嘴角一咧一咧地，接着就说下去：“死带去了我的妻，我的母亲，我的孩子们。我的妹妹，她是吊死的，对了，吊死的；我的一个孩子，活生生地让汽车撞死了！就是昨天，昨天……”

他的言语又模糊了，脸变了颜色，他的嘴唇抖着，发粘的口涎从他的嘴角流下来，他的眼睛重新又闭上，他显着十分没有力量，他们就松开了他的手，任他安稳地睡下去。

为了药物的治疗已经不必要，他就被送到市立疯人救济院去。在那里面收容了各式各样神经不健全的人，因为是和医院合作，有多少专家来主持这机关，所以病人是不致于象从前一样锁在棚里面使症候更加沉重的。可是这些专家们，想来证实理论甚于想着使不健全的神经再健全起来，他们想知道病者的思想的每条纤维，给病者适宜的环境和待遇，到了一个时期之后，病人仿佛是和平常人一样了；可是他们一回到自己的情况里，一切事就都重新记起来，那末又和从前没

有两样地被称为疯人了。

他也同样地被安置在那一大间的屋子里，如囚犯一样地穿上了规定的深灰色的衣着。他的那张床正傍着窗口，这一间房里就收容了近四十个神经不健全的人，有的是由家人送进来，有的是强迫被关进来。在这个完好的社会上，他们是些多余的人物，是要把整个的善美沾污的；所以他们必须被送到这里来，和那些健全的人离开。社会对他们不点头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能回到社会中去。

一个病人曾这样哀求着：

“先生，……老爷，……大人，……您就说一声，放我出来吧！这里我受不了，我是一点病也没有的。”

被哀求的老爷摇着头，

“不成，不成，你还得住两个月。”

“还有两个月！”听到的人脸变色了，他简直受不了这里面的日月，“您简直就开恩吧，再有两个月我可就真要疯了！”

“你还以为你是假疯么？你想，让你这样的人活在社会中有多么大的危险，将来你的孩子，……”

“老爷，我早就有了两个孩子，只要饿不死他，我们再也不生孩子。你只要让我出去，我什么都听您，只是，只是，在这里面我可真受不了……”

“你真怪！”那个专家毫不动情地笑了两声，就又接着说：“这里好吃好住，还不愿意，看你到外面能混一顿饱饭吃么？真是，真是……”

“我真不跟您撒谎，我什么都明白，我就是没有病，我

惦着我的老婆我的孩子，这么多天了，他们吃什么呢？您开开恩，就放我出去吧！”

一个三十几岁的人竟会嘤嘤地哭起来了。可是那个专家显出不耐烦来，用了高一点的声音说：

“是你的一句空话可靠，还是我们的诊断可靠？难道我们还情愿每天化这么多钱养你，一个废物在这里？不要多说了，快去！”

可是那个人没有立刻就听他的话离开去，他只是站在那里，用睁大了的眼睛笔直地望了望，突然象一只猿猴那样敏捷，朝着那个专家扑过去。但是手掌还没有碰到那个人的脸的时候，等在一旁的两个护士早就抱住了他，把他强制地拽了出去。那个专家就得意地下着断语：

“我就知道他不能离开这里。象这样的举动，怎么能算是正常呢？”

当他被送到这救济院中去的时候，他仍是软弱得不大能象别人一样地站立。他还是昏迷不醒的，只在进院的当儿，曾经勉强睁开眼皮，仿佛看见一些象人的动物在蠕蠕而动。他觉得他们十分可怜，但是他又闭起了眼，仍然想不出自己是活的或是死的？

在这里面，嘈杂的声音从来没有一秒钟的间断，有的在哭，有的在笑，有的在叹气，有的在叫喊。有的更进一步，想要和别人殴打。一个青年的大学生，是因为女人对他无情成为一个呆家伙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因为从学校里回来看到自己的父亲，母亲，妹妹，弟弟，都被人仇杀，立刻

失了常态的。还有一个六十岁的人，他在营业上失败了，每天计划着他该怎样恢复自己的资产；又有一个被载重的汽车撞了一下，虽没有死，却已失去了记忆和思索的能力。还有一个爱国的人，每天想着只有自己才能救国，永远在讲说他自己的定国安邦大计，就有一个人，猛然间跳到他床上去，抓住他的脖子，发恨地叫着：

“这下子我看你还能跑到哪里去，我找了你这么多年，你这个混蛋！……”

两三个护士赶着到这边来，把那个压到上面去的人推下去；可是连带把在底下的一个也拖到地上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呻吟。

那个跳到他身上的人立刻就被送到另外一间房里去。据说他一向是性情温和的，只是因为父亲遭人活埋了，想要报仇，却不知道仇人是哪一个，才成为不治的疯人。

一星期后，这位当过主任的疯子正式被请去受专家的诊察。他已经能自己坐卧了，只仍然记不清是活是死。他时时问别人：

“我还活着么？”

那些病人们听到了这句话，有的就大声狂笑起来，马上把疯人两个字加到他身上，好象他们自己都是健全的，只有这个可怜人会问得出这样的疯话。但有的却哭了。他们伤心地说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死活。

他时时用手摸着自己的头，老是象恐惧般把手放到在头上，（他心里也许想到有一件什么可怕的事情将为他所发现，）但是触到他手掌的，仍然是圆圆的象球一样的一件东

西。他十分疑惑了，他很清楚地记得，他的头已被压得粉碎，为什么还能完整的架在颈子上面呢？

“因为我是死了，”他要这样想，“死了之后我的魂当然还有完整的形体。这一些人都是死去的人，游魂走路都是轻轻荡荡的。”

他看看那些在房里走动的人，好象那些人都不能在自己的脚跟上站稳。

他被叫到一间房子里，一个专家正在傲然地踱来踱去，看见他走进来，就象哄小孩子一样，拍着手掌和他说：

“好，好，你——你坐下！”

他胆小地抬了抬眼皮，畏缩地坐了下来，两个护士立刻就在他的身后一边一个站立了。

那个专家，长着一根和外国人一般高的鼻梁，他不肯辜负上帝给他的这点恩惠，就夹上了一付没有腿儿的金边眼镜，却好象并不十分舒服，因为那一部份小肌肉时时动着。

这个专家就在他的对面坐下来，用眼睛笔直地望着他，好象要看穿了他的心，探明他的一切的隐情似的。

他感觉着不安，他想躲藏起来，但当他才要站起身来的时候，那个专家就轻轻地把他按下去了。

“你要我坐在这里干什么呀？你要审判我这个已死的人么？”

他烦躁地皱着眉，可是那个专家却很适意地说：

“随你的便吧，我只要你回答我的话。你先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

“你是说我阳间的名字么！”

“就是，就是，……”

“我叫×××，可是平常别人不大叫我的名字，我是孩子的爸爸，妻的丈夫，母亲的儿子。我没有失业的时候，许多人都叫我主任老爷。”

“你今年多少年纪？”

“三十五岁——呵，不是的，不是三十五岁，那是四五年前的年纪，今年，我想差不多有四十了。”

专家十分有兴趣地注意着他的年龄，他的头偏着，就又问道：

“那末为什么要说三十五岁呢？”

“那一年我什么都记得清。”

“为什么呢？”

“我，——我想，那一年我是××局的××主任，有许多人来给我母亲做寿，随后不到一年我就丢了差事。”

“你怎样就会丢了差事？”

“我——我不知道，好象是换了一个新经理，他就一脚把我踢了出来，”他顿了顿，“滚了出来，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一点私蓄，我也没有房产。”

“什么都没有么？”

“不，不，我有我的母亲，她很老了，她该享点福。她生过五个孩子，死了三个。我的妹妹还是在我父亲死后四个月生下来的。她为要供给我念书，给别人做些针线，做得眼睛都几乎瞎了。她，她，……”

他象有多少话要说出来，一时又说不出口，他焦急着，

额上微微地闪出汗光。

"她还在么？"

"她活着，很好，只是，只是很不高兴。她没有钱，我明白，她应该过几天舒服日子的，她这一生的劳碌和忧虑也尽够了！我在世的时候，我就知道她的这份心，可是她从来不对我说的。有时候我叹着气，她就会说：

"'有什么可叹气的？这都是命，愁坏了身子不也是没有用！好在我们还能对付着活下去。'

"'我难过的是要您也跟我们过这苦日子！'我就这样说，我的心真也是这样想。

"'那算什么，我一点也不抱怨，不过盼着你有朝一日再出去，不要象先前那样老实就是了。'

"实在的，我做事情的确太老实了。我知道母亲是不会埋怨我的，可是我一看到她的眼睛，心里就十分难过。我对不起她。我真的对不起她！……"

他又流出眼泪来了，他用衣袖抹着，完全象一个小孩子。

"……可是，可是我再也没有法子了，我死了我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把她们都丢在阳世上受罪了！"

他愈加伤心起来，眼泪象泉水一般涌出，那个专家对于他的身世的叙述觉得满意，可是这哭泣却稍稍引起他的一点厌恶来，他觉得忍不下去，就站起来，朝着窗口看外面，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觉得轻松了一点，才又回头坐下来，继续发问道：

"不要伤心，再告诉我，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家里还有好许多人呢，我的妻，我的妹妹，我的孩子们……"

他一面抽噎着一面说，接着又道：

"……完了，我撇下了他们，那棵树要了我的命，我和他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你说你的妻——"

"她是一个贤慧的女人，没有一个人不这样说的。她那么会治理家——可惜我没有一份好家当值得她来治。她爱我的母亲，和我的妹妹又极好，她又极会教养孩子。她从来不曾和我生过一次气，可是我这个无能的人，没有一天叫她快活过。她一逕是忙碌，忙碌，好象不是为她自己活着的。她已经慢慢瘦下来了，她的脸色苍白，她还吐过一两口血；可是她还是照样的忙着。我曾和她说：

"'休息几天吧，你的身子吃不住这么劳法了。'

"'这多的事，我怎样能休息呢？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她的话一点也不错，大大小小的那么多事，除开她谁还能照顾得那样好呢？要她休息，只有拆散了我的家。我的那个家把我也拖得苦极了，可是我怎么能拆散呢？他们都是我亲爱的人，我的母亲，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妻。我的妹妹嫁出去了，可是她还要回到我这里来的，这里也还是她的家，……"

"你说还有孩子——"

"是的，我有两个孩子。头一个十二岁了，是一个了不得聪明的小家伙！"

他说着，两只眼睛空洞地凝视着前面，好象他的那个孩子就站在他眼前。他的嘴角那里透露出一丝笑意。他颇感兴趣地接着说下去：

“——四岁进了幼稚园，就比什么孩子都好。他活泼，可是并不讨人厌恶，他的那些先生都欢喜他，叫他小天使，——对了，小天使！……

“——是的，在我们家里他也是小天使，他能使每个人笑。他要每个人都忘记了当前的忧虑随着他去笑。他会唱，他会笑，他笑起来象一串清脆的铃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好的孩子。我跟你担保，我没说一句谎话，我真可以带你去看看的。只是，只是我是死的人了，你和我说话，当然你也不是个活人，我没有法子再见我那可爱的孩子，你也不能的！

“我还有一个小孩子的——”他喘了一口气接着又说，“他生下来就有九斤多重！你想，这够有多么大！他哭起来能吵得全院都不安，他生下来的时节几乎要了他母亲的命。总算是天保佑，他们都好好地活下来了。可是，可是，我再也不能和她们相见，就是看一眼也不成了，说一句话也不成了。我死了！完了！我死了，我和他们隔开了一个世界了！……”

“为什么你一定说你死了呢？”

“我是说谎么？我真是死了的。你想，那么大的一棵树，压在我的头上，我还能不死么？”

“你不要这样想，你并没有死。”

“没有死？”

他愕然地睁大了眼睛，好象他觉得这是十分奇突的事情似的。

“对了，你没有死，那棵树并没有压在你的头上，只不过把你的帽子压扁了。——”

“唔，唔，我没有死，我没有死……”

他喃喃地说着，象着了魔一样地。

“你并没有死，你的头不还是好好的在那里么？这个世界就是你一向生活着的世界，有太阳也有花草。你还是活着的，你并没有死，——”

那个专家一口气这样说着，好象用尽了自己的力量，绝没有想到休止。

他的眼睛呆定了，只是低低地念着那同样的话。他又用手来抚摸着自己的头，露了一点惊讶，发见自己的头真还是完整地长着。

“你该好好地在这里住几时，不久就可以出去了，象好人一样走出去，……”

“唔，走出去，走出去，……”

他重复着这半句话。

“你就可以和你的家里人相见，他们都等着你。”

他沉默地坐在那里，象在深思着什么。他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是嘴唇皮翕张地动着。

他茫然的望望这里，又望望那里，心里在想：“是的，我没有死，我还是活着的，……”

于是他又想到那些使他牵肠挂肚的家里人了。他就突然惊叫起来：

“我还没有死，可是我家里的人呢？”

“你家里的人怎么样呵？”

“我的母亲，呵，我的母亲——”

他什么都清楚地想起来了，他哭着说：

“她死了，她是穷死了，愁死的！我这个无用的儿子，连自己的母亲都养不活，她只有死了，我还记得临死告诉我的几句话，她说：

“‘要好好地干下去，你太老实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老实人的活路！’

“那时候她的眼睛里还流着泪，——也许她没有泪了，她是干号着的。

“‘我不愿意死，我要多看你们几年，可是我，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知道她不愿意死，她放心不下我们，可是她不得不死了，世上没有她活着的日子！”

他抹着眼泪，又断断续续地接下去说：

“我的妻，她生了那第二个孩子七天就死了！那个孩子有九斤半的重量，一点也不错，我的妻为了他，呼号了三天也不得安静，医生也没有好法子了，他们都变成笨蛋！我们是诚心诚意信赖他们，可是到了紧急的时候他们也不过象傻子！——”

他停了停，他的愤慨象提了起来就再不能遏止，他的眼睛冒着怒火。

“——她那样凄惨地叫着，使我的神经都乱了。那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谢谢天，那个孩子终于下来了，

——是的，有九斤半重。我亲自称了告诉妻，她那惨白的脸上也露出一丝笑来。那真是一件艰苦的事呵！你不知道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个孩子生了下来有多么高兴，我含着泪拉了她的手，我欢喜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心里想：'这就好了，母亲和孩子都平安了！'……

"——谁知道，才到七天，她就死了。我拉着她的手不放，可是也没有法子了，她还是死去。撇下了那个小孩子，没有活到年底也死了！

"我还有一个聪明的孩子，不是告诉过你了么？他是那么聪明，只要他一笑，我就会忘记一切的忧愁。有一天，有一天，——那时候他的母亲已经死了，他从学校里回来，在街上被汽车撞倒了。别人来告诉我，我一时不能相信真会有这种事。我想：'怎么能呢，我的孩子！'可是我的身子发抖，我就跟了那个人去，——

"——我到了那里，象一匹疯牛似地闯进了人群，我掀开那盖着的芦席，躺在那里的正是我可爱的孩子。他已经不中用了，身边躺着一滩血；可是他还是露着笑容。天呵，那时候我怎么样呢？我没有哭，我记得很清楚，我狠命地捶打着地，我还想伸手把天也抓下来痛打一顿。围着的人都是我的仇人，都是杀了我孩子的凶手！我叫喊，（我忘记那时候我叫喊了些什么，）我拚命地又冲出人群跑回自己家里。我一踏上家门，就猛然地跌了下去。……"

他一面说着，一面象是感到十分疲惫似地抹着自己的脸。他眼睛里一迳没有断过泪水。他的身子还在微微地打抖。那位专家想要停止他的叙述，就说：

“你先休息一下吧，有什么话下次再跟我说罢。”

才要站起来，他就拉住了他，象是恳求他似的，露着使人十分怜悯的样子。

“你再坐一下吧，我只要再说说我那可怜的妹妹，她嫁出去的时候我还做着主任。别人说了那么多的好话，费了那么大的力量，才得着我母亲的允许。她没有恋爱，可是嫁过去的时节，她的丈夫待她却是少有的好。我们都替她庆幸，因为她嫁着了好人。——

“——可是不久，我的差事就丢了，我的家境也落了，她的丈夫就一天一天待她不好起来。还不止她的丈夫，他们那一家人都待她不好。她的丈夫还踢过她，作践过她，简直当她不如一头畜牲！每次她回到家里来就朝我哭，我想：‘这可该怎么办呢？’从妹妹的话里，分明知道那一家人都是不可理喻的。我只劝她：

“‘再忍一时吧，妹妹，哥哥一定替你想一个万全之策，我不能让他们这样下去。’

“她那次是哭着回去的，就在第三天，那家人送信来了，说是我的妹妹吊死了！——

“——我随着去看，果然她用裤带把自己悬在门框上，象一只钟摆。他们还没有放下她的身子，也没有一个人哭。我只是一个人被丢在那里，我看到从她眼里流出来的血泪！

“先生，——这就是我的一家人，他们已经没有一个人活着，就是我还留在这世界上受罪。您说的一点也不错，我还活着。我还在这世界上受罪！

“我怎么还能活下去呢，我……我……”

他突然声音高了起来，他的身子随着溜了下去，他的头又垂下了。

当他重复醒来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晃着妹妹悬着尸身的影子。他想那该是最好的方法，飘飘然，自由自在的，若是自己也有这份勇气，他就马上可以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和一家人重逢。

他想念他的--家人，他不能再留在这里忍受着难堪的苦痛和寂寞。

一个大清早，他偷偷地溜 到 厕 所，把衣服撕下了一条布带牢牢拴好，也是在门框上。他踏在木凳上，把颈子套进去，随后把木凳踢开。他的身子就临空荡着，随即象有一双铁手叉住了他的喉咙。他想叫喊，他还想再跳下来，可是已经不能由他作主了。他觉得自己渐渐地渐渐地变成渺小，直到什么也没有了为止。

被人发觉了。他已经十分平静。从慈善家那里取来一口薄皮的棺木，把他放了进去，由四个人抬到郊外。

那已经是初春的时节，但是花还没有开。

（选自1936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黄沙》）

远天的冰雪

老北风吹了一整夜，象无数野兽的嚎叫，把头尽自向着被里缩，寒气还是从上面灌下来，头顶凉得象一块冰。

闭着眼睛是黑的，睁开了也是黑的。蜷屈着的身子和腿，才稍稍地直了些，又缩回去，为了那难耐的寒冷。梦里好象还是好春天呢，花草在笑，鸟在叫，闻着的是些使人觉得一点窒息的湿土气；才一醒了来，就知道鸟是早已飞远了，这正是塞北的严寒十月天。

"少爷，少爷，不早了，该起啦！"

女仆低低地叫着，并没有摇撼他的身子，发出唔唔的声音的，正是睡在他身旁小他两岁的弟弟。

"少爷，少爷，不早了，该起啦！"

他正想着多忍那么一分两分钟，一只手已经摇起他来了。以为是推着他的身子，却是摇着他的头。他立刻就不耐烦地叫起来：

"怎么你弄我的头啊！"

“我可不知道，少爷您看，都八点了！”

“——八点了！”

凭着这一股勇气，把身子一下挺直了，整个的头伸到沁凉的空气里。

“怎么，你还没有生炉子么？”

“早生好了，天可是真冷，就好象没生似的。”

看着身边的弟弟还没有醒，就一脚踹过去，那个果然就猛然伸出头来，为了寒冷，都不来追究那一脚的来源。

“快起吧，都八点了。”

“你凭什么说我，你怎么还不起？”

“我就起，王妈，先替我烤烤衣服。”

“不，先给我烤。”

“不要闹吧，少爷们，老爷可在用功呢。我给你们一块儿烤，好不好？”

乘着王妈把衣服拿到火炉前去烘着，他们就一齐望了窗外。前些天还能争论着玻璃窗上冰霜的幻象，今天却冻得又严又密，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由透进来的光亮想外面的木窗已经打开了。

“王妈，你哄我们可不成，趟子车又没有跑过去，天还不大爽亮，怎么就会有八点钟了呢？”

“不信你就看看，多么大的雪啊，还跑趟子车？冻也得冻死他们，这样的天气，揽得上什么儎啊！”

“连大车都不出来，还用上学去么？”

这只是他自己在心里想着，随着浮上来父亲的严峻的脸，打了一个寒战，就不再想下去。

“哥哥，——”那个小的叫着，他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长了一头松软的黑发，和一颗圆圆的头。当着他看起人来的时节，总是略略偏着头，把眼睛斜睨过去。

“——能不能和爸爸说一下，这样冷的天，……”

“不成，不成，有胆子你去说，我一个人去。好，好，快把衣服给我，我要穿起来。”

王妈把衣服送给他，接过来就迅速地穿上去，不由自主地叫出来：

“这么冷呵，你怎么给我烤的？”

“实在天是太冷，这么大半天也不成可没有法子。”

正说着的时候，他们的母亲走进来。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她有一张端庄美丽的脸，还有一双慈爱的眼睛。

“真冷，真冷，你们怎么能上学呢？”

“还不如您跟老爷去说一声，要他们告一天假吧，”

“倒是该这样……”

“爸爸醒了么？”

“他早起来了，正在写字。”

“妈，那么您跟哥哥到爸爸那儿去说一声吧，真是太冷了，我在这里等，也许，也许就不用起来了。”

“我不去说，我不去说。”

“不要紧，炼哥儿，有我给你作主了，你就跟我去吧。”

他把手放到她的手里，她一面走一面喃喃地说，“在房里手还冷成这个样子，怎么能去上学？”

可是他的心却走一步沉一步，虽然还是一个孩子，父亲一向的严厉，早就在脑子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象他从来也没有看见父亲笑过的，而且每次为了些微的过错，时时会得着身体的责罚。

先总是把过失说得清清楚楚了，然后就问着是不是该受责罚。到那时候除点头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路，那么再后就是要伸出手来，木板一下两下地打在手上，满了预定的数目，才能停手，虽然是哭着，也还要应着对这责罚觉得是十分公平的。

当着走近门前，他忽然站住了，向着母亲说：

“妈，我不去了，还是上学去吧。”

“怎么，你怕什么呢，不是说我替你们说么？”

他只得随了母亲走进去，一个健壮的中年人，正自独坐在向壁的书桌上，不知在写些什么。他象是一点也没有觉得他们走进来。

“爸爸，您昨天晚上睡得好么？”

这是他每天见了父亲一定要说的话，可是这一次说着，微微带了点抖战。

“怎么，你们还没有上学去么？”

以洪亮声音说出来这句话的父亲，并没有转过身子，只是把话说向墙壁，再撞击回来。

“天太冷了，我想要他们告一天假吧。”

“什么？——”父亲象被惊了似的，立刻转过身来，“天太冷了就不吃饭么？”

“嗐，不是这样说法，孩子们都还小，难说一天两天就

能念出个状元？”

“是你要不去上学么？”

这一次父亲却向他直说过来，虽然只是用着略略提高一点的声调，他听起来，每个字都象一声雷，他只呐呐地回答：

“不，爸爸，我没有，……”

说完就转过身去，当着他仰起头来看一看母亲的脸，她又为了气愤，眼睛含着泪了。

“快起，快起，要不就晚了。”

回到自己的房里，他就大声叫，可是不知道他的心里为什么也十分酸楚。每次他看到母亲流泪他就忍不住，多少他知道一点母亲曾受过什么折磨，到了父亲已经走向成功的路，她也还不能有一颗松快舒适的心。他不等眼泪流下来，就用袖口抹了去。

“哥哥，你不要骗我吧，我知道——”

“谁骗你呢，不信你去问。”

恰在这时候，在门际出现的正是父亲高大的身形。他不说一句话，只是站在那里；那个想懒下去的孩子，立刻敏捷地穿起衣服来。

“小孩子们，总得要练习——”父亲这样起始了，“这还算冷么，九月初下大雪，把地都冻裂了，我都遇上过。觉得冷，想更冷的地方。假使你们去当兵呢，那可怎么办？能说为了冷不下操，不打仗？这样的天，正好走路去，准不会冷。……”

一面应着，一面忙洗脸嗽口，加上外衣，把线帽都拉下

来，只露出眼睛和鼻尖。书包早已挂在身上，两只手各戴了一只皮手套。

朝着父亲行过告别礼，就手牵手走出去。

才走出门，一股寒风就象刀子一样地在他们的脸上削了一下，而且那股风没有一定的方向，旋转着，搅和着地上的积雪和才落下来的雪片。

低下头看看路，街边的积雪已经有三四尺，一条才扫除出来的小径，又铺了半尺厚的雪片。

“哥哥，——”

弟弟才叫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停止了，背过身去。

“你叫我-——”

他正想回答，一阵冷风正冲着他的喉咙，把他要吐出来的字整个地塞下去，还使他喘不过来第二口气。他也只得背了身子，才缓过一点来。

“这，这可怎么去啊？”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背着身子回答，“爸爸不是说要我们想更冷的地方么？我们就想地理上讲过的北冰洋，我们是北冰洋的白熊，我是大的，你是小的……”

“哥哥！……”

弟弟却伤心地叫起来，他看看他，鼻尖是红红的，眼睛也是红红的了，他就赶紧说：

“可不要哭哇，这么冷的天，眼泪不冻个冰溜子才怪。我们就这样背着身子走吧，好在没有车马，不怕碰上，到大街上就不顶风了。”

“好，好，——”

他们就那样手牵手退着走，两三步转过头去看看；可是寒风逼着他们立刻把头又转回来。一不小心，一个滑了脚，两个一齐坐到地上。这一下好象把身子给摔碎了，因为全身早就冻得有点发僵。

“你看你，怎么不留神。——”

“为什么你不拉我一把。”

“为什么拉你，连我都带累着，你要我怎么办？可是说这雪倒还象有点热气似的。”

“谁告诉你的！”

“你不信试试，只要抓一把就知道。”

“是的，”那个真的抓了一把，“回头可该更冷了。”

他们一面说着，一面爬起来。仍然退着身子行走，不久他们就转到大街上。

一眼他们就看到大街上显然是变了，除开雪，再也没有什么。摆摊的没有一个不用说，就是店铺也没有一家打开门。雪铺满了地，光滑整齐，在那上面也找不出一个脚印。

街两旁的电线杆，被狂风吹得歪歪斜斜，有的竟躺到地上。电线都被冰溜包起来，吊在半空中或是垂到地下，一辆空着的在轨道上行走的大马车，停在那里，四匹马都卧倒，鼻子冒着气，为了过滑的地面，它们都不能爬起来。

雪还是在下着。

没有岗警，也没有人声，没有一切争吵和殴斗，在冰雪的威胁下，只有一颗共同的求活的心。

一阵风会把屋顶上的雪整片地吹下来，噗一下摔到地上，原是平整的街道，立刻突起来一块。

他们走着，又钻进一条小路。

“哥哥，我们还是回去吧。”

“怎么呢？”

“到学校也不能有人。”

“你怎么会知道？”

“一路上也没遇见一个同学，这样的天，连老师也未必来的成。”

“还是走我们的吧，我们不管别人。”

走过一家铁门，每天都要朝他们狂叫的狗也不再响了，只是那颗小榆树，仍是把身子探出大半个来，枝干上载满了雪，有一大节树枝，被风吹断了折到墙外来。

“要是春天有多么好，满树的榆钱就不用石子去打，可以一把一把地摘。”

还没有等他想完，一阵风象是把寒冷送进他的骨髓里面去。他的全身象是浸在冰水里，上排的牙齿和下排的牙齿，永远也不能有一刻的宁静。

“哥哥，——”弟弟用了带着哭音的语调叫着：“我挺不住了，我再也不能走了。”

“怎么呢？”

“我的脚冻麻了，再也挪不动。”

这句话好象也提醒了他，他也觉得自己的脚已经不象是生在他的身上，那是木的或是石的，不过连到他的身上而已。

“我也是那样，——”他说着，让过去一股寒风，“有法子，我告诉你，我们跑跑吧，过一会儿就会暖过来。”

“怎么能跑呢，都木了啊！”

“试试吧，弟弟，也没有别的好法。”

“妈妈不是说过脚麻了千万不要动，怕一下跌倒，会跌折了骨头。”

“那可怎么办？我们哪能就站在这里？管保半点钟就把我们冻僵了。你看，——”

他一面说着一面起始跳动着脚，每一只脚落到地上都有些疼痛，他忍住了，等着弟弟也跳起来，他们就一直半跑着向前去。

“是不是这样好一点，你看，雪已经不下了。”

“谁说不下呢，还有的扑到我的脸上。”

“那是风吹的，不是落下来的，你的脚不暖一点么！”

“不，不，就是疼！”

为了疼痛而流出的泪，并没有流下来，就在眼睫毛那里冻住了：连眼皮也不能自由开闭。看出去的景物，就更显得模糊不清了。

“哥哥，这可怎么办！——”

弟弟又带了哭音叫着，他虽然停住了，却没有忘记把两只脚跳着。

“这又是什么事？”

“眼睛都给冻上了。”

“谁教你哭来着，——别再哭了，再哭该更冻得厚一点。”

“那我可怎么办？”

“拿手来温一温吧，把手心放到眼睛上边，就能暖化

了。”

弟弟听从他的话把手举起来，可是手臂都不象是他自己的，正象两根铁棒，好容易举到上面，又不能随心地贴到眼上。套在外面的皮手套，和冰雪的凉度也差不多。

“不成，哥哥，这样可怎么成？”

弟弟的每个字音都在发着抖，象一片一片风中的落叶，一阵旋风来时，他的嘴就被噎住了。

“那我们回去吧。”

“爸爸呢？”

“他不会还在家里。”

“晚上总要回来的。”

弟弟好象更吓破了胆似地问着，他想到每一步，他知道就这样回去了，一顿的责打总免不了的。

“你看，那边是什么？”

他叫着，把右手指向路边墙角那里。在一堆雪里，象是埋了一卷衣物，一阵风吹了来，把雪吹去了些，才看出那是一个冻死的人。

“我们快跑吧，那是一个死人，八成是要饭的，半夜给冻死了。这是冻死人的天啊，我们怎么还能到学校去？回家吧，快点跑。”

什么也不顾了，顺着走过来的路再跑回去。把所有的一点力气都使出来，又是惧怕又是寒冷，生怕那个死人会站起来追赶他们，又怕真是冷极了连自己也就在道上冻死。

“是的，爸爸真要是问起来，我就告诉他那个冻死的人，他一定也没有什么话说。”

他一面跑着一面在心里盘算，可是他想到父亲一定早就出门了，不会还在家里。

他们一口气跑回家里，真觉得暖了许多，冻了睫毛的弟弟也觉得眼睛又湿润起来。

他们又稍稍有一点追悔了，想着："为什么我们不这样跑到学校里去？"

掩着的木门，一推就开了，他们急急地跑向母亲的房里去。

"啊，你们回来了！"

弟弟一下就把头埋到母亲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他就走近火炉那边。

"快不要站到那里，烤火不成的，过来吧，快把外面的衣服脱下来，坐到床上，用棉被来温温。"

母亲一边说一边为他们解开衣服，鼻子和手，都冻得红红的硬硬的。

"唉，看冻成了什么样子！这不象是从冰雪里刨出来的么！这么冷天，还去上学干什么，不冻坏了就是好事！"

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温柔地贴在他们的心上，就是强硬的他，也忍不住抽噎着，流出泪来了。

"别哭了，早知道不去多么好，我的话就是不中用么，孩子才多大，一定要……"

更同情的话只是惹着他们流着更多的泪，弟弟象是有更多的委屈，爽性大声地哭起来。

"快不要这么大声音吧，你爸爸还没有出去呢。"

"什么？"

这惊住了他们，几乎是一同地说出来。他们立刻象呆痴了似的，接着再问：

“他在哪儿呢？”

“书房里，大概再有十分钟也就要出去了。”

“那我们还是先到爸爸那儿去吧？”

“你们快好好坐到床上去，把被褥盖上，有什么错我来担当好了。”

虽然母亲这样说着，他们的心也不能放下去，却又不愿意违拗母亲的话。便坐到床上。

母亲为他们盖好了被，还为他们各自倒了一杯热水，一股微痒的感觉象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渐渐透过了全身，他们好象是投入了不可想象的境地。

他们自己都有些疑心外边的天怎么会那样冷，那全是超于理想之外的，终于又有一点后悔了，觉得是不该走了一半还折回来。

渐渐地，手指有些发烧了，脸颊也觉得发烧了，抬起脸来望，不安的眼光又遇上了，各自又把灼红的脸低下去。心总是跳着，忍受着说不来的折磨，真的想是不该回来了的。

“早晨你们都没有吃什么吧？”

“唔，唔，——”

“那我告诉他们给冲些牛骨髓茶面来吃，好不好？”

他们一齐点点头，母亲就去吩咐着，她只关照了过后就又走回来，殷切地问：

“这一阵好些了么？”

“好得多了，——”他说，弟弟跟着接下去：“方才把

脚和手都给冻麻了。”

“这地方真两样，我们家乡一年四季都不断青草的。——”她说着微微仰起头来，“当然你们是不会知道的。”

“妈妈，咱们的家也下这么大的雪么？”

“不要说这么大，连下雪也是少有的事。”

“那该多么好啊！”

弟弟高兴地叫起来，他也象是想到了些什么事把头微微地偏着，终于象乞求似地说：

“什么时候带我们回去吧，妈妈！”

“我早就想回去的，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也不愿意要你们常在这里住下去，你们的样子，你们说的话，回到家乡去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们怎么能这样长久住下去？”

母亲一壁说着，一壁用手掌抚着他们的头发，弟弟更显得娇气地把头偎到母亲的怀中。

“妈我就愿意我长大了，爸爸不再打我，爸爸也不大管我到哪里去，我就骑一匹大马，我会打仗，我要是有钱都给了妈妈。”

“不，不，不，——”接着他又急剧地摇着头接着说：“也要给哥哥点，哥哥，那时候你还和我打架么？”

“孩子，你大了，妈也就老了！”

这样说着，她轻轻地拍着头顶，女仆已经把两碗面冲好了，端进来，他们一个人捧了一碗。

“小心点，可别烫着。”

母亲殷切地嘱咐着，就坐在床边看着他们。金黄色的茶

面，冒着热气，香味一直钻进了鼻子，他们才自高兴地捧到嘴边，突然沉重的脚步声惊了他们，抬起头来，就看到那高大的身形，笔直地站在门口。

“爸爸！”

他们几乎是同时喊出了口，立刻显得呆了，一些时，才想到该走下床，就掀开被，不知道把碗放到哪里好，脚还忙着去穿鞋。

“不要忙，吃点再说，你们刚暖和一点，你爸爸就要出去了，不用你们下床的，……”

母亲一面急急地说着，可是父亲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曾说，他们仍然是慌慌张张地跳下了床。

“你们回来了！”

父亲走到他平日喜欢坐的圈手椅上，阴沉地吐着每一个字。

他们“唔，唔，”地应着，还点着头。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们才回来，才坐到床上。”

母亲也有一点焦急了，抢着代他们回答；可是父亲把脸微微一扬说：

“我问孩子们话，你不要说好么！——我问你！”

父亲指了小一点的环哥儿，尽管平时是那么顽皮，每次在父亲面前是只会红脸，也说不出一句话的小家伙。

“哦！哦……”

“说呀，问你话为什么不说呀！”

父亲急了，拍着身边的桌子，大声叫起来。

“爸爸，妈妈说的对，我们才回来。”

“哪个要你也说啊，你也学着抢话说！”

“尽逼孩子们有什么好啊！”

母亲说完了，急急地站起身走出门了，站在那里的他们，两颗小小的心更失去了凭藉，又象有不可耐的寒冷，如同埋在冰雪里一样。

父亲坐在那里，只眨了眨眼睛，就接着又说下去：

“回来了怎么不先到我那边去？”

“怕您已经出门了，就爬到床上，打算暖过一点来，就看您去。”

“真是这样么？”

父亲的声音又突然提高起一些来。

“是这样，爸爸！”

头低下去，身子微微打着抖，象两只避猫鼠似地点着头，两个身躯挨着。

“可是谁叫你们回来的呢？”

“啊，——”

一齐微微仰起了头，张开小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还是大的炼哥儿敢说话，就说：

“风大，雪也大，天太冷，街上没有人——”

“我不要你说，环哥儿，你说来！”

被吩咐着说话的那个，只是把脸涨得更红些，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快说呀，凭什么不上学去？”

“我，我们去了的，——走了一大半，——又回来了，

——哥哥，哥哥说太冷了，——走不动了，我们就跑回来。”

“回来不也是一样的远近么，怎么回家跑得动，到学校去走不动呢？”

“那，那，那我不知道了！”

窘迫急了的孩子，费了许多力气说过这一句话，就突然大哭起来。可是父亲拚命拍了桌子一下，叫：

“你还要哭，快住口！”

被命令着，强自忍住了哭声；可是两肩的抽动和鼻翼的翕动，是再也忍不住的。

“爸爸，路上还有冻死的人，电线杆子都倒了，我们再也顶不过去，才回来的。”

他什么也不顾了，就急急地说出来，可是父亲并没有朝他向下问，还是对着环哥儿说：

“他说的是真话么？”

“是的，都是真的，我也要告诉您，我，我忘了。”

“不管怎么说吧，不上学，总是不对的，一起来的时候你们就不打算去，到了走了一半又回来了，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子事？”

“不，不，我们不是不想去上学。”

“还想赖过去么，好了，每人五板子，因为你们逃学。”

“爸爸，我们没有逃学啊！”

环哥儿又急急地哭出来了，他胆怯地号啕着，想着父亲也许能饶过他们。

“你哭，就先打你吧！”

父亲拉过了他的手，拿起木板在手心上接连打了五下，那个忍不住更大声地叫起来。

“你记住了么？”

“下次改过了吧？”

环哥儿只是点着头，听到说：“好，你去吧。”就一鞠躬，转过身去，一壁抹着眼泪一壁走了。才迈出了门，坐在外间屋里的母亲就一手揽在怀里，那只发烧的手掌，为另一只温柔的手抚摸着了。

房里却正在对炼哥儿执行责罚，五下打过了，他还是兀立着不动。不哭，也不抹眼泪，只是把另一只手摸着那发红的手掌。

到问着那每次都要问的话，站在那里的炼哥儿却是既不开口也不点头。这好象惹起了做父亲的更大的忿怒，就抓起手来，把木板象飞一样地落下去。

母亲三步抢两步地跑到屋里，夺下了握在父亲手里的小手，就急急地朝外间走去，她一面流着眼泪一面数说着：

“还不够么，真要把小孩子打死！”

“你懂得什么，孩子们总要管教的。”

“是啊，又不是江洋大盗，犯得着这样狠心打么！”

被她护着走出来的炼哥儿，紧紧地把脸贴在她的胸前，才感觉到一点温暖，他好象早就被丢进了冰雪的堆里，全身只是战抖，他的心也冷下去。他没有想到那是父亲的斥责，也没有想到那是父亲狠狠地把木板打在他的手掌上，正象充满了天地的无情的冰，无情的雪，还有那无情的风。他只有

忍，只有挺，这些折磨不能使他低头，因为他不觉得做错了什么事。

母亲的热泪浇软了他，他也哇的哭出了声，另外一只圆圆的小头颅，也钻过来，蠕蠕地偎依在母亲的胸前。在里屋，往返踱着的脚步声很清晰地传出来。

一层冰，又一层雪，使人永远也想不到有溶化的一天。

（选自1937年6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远天的冰雪》）

犊　　情

虽然才只是五岁的孩子，也象是知道了不少情感上的曲折。他那圆圆的头颅上盖了寸把长的乌黑的头发，（如果是细心地看起来，就知道偏左的顶部，有一个半寸径的伤疤。）大大的两只眼睛，总是滴溜溜地转着。当他笑了起来的时候，就会显出一对深的笑靥来；可是他轻易不笑的，只是一个孩子，就象是为什么不快抓住了心。

他时常一个人坐在门前的青石墩上，呆呆地想些什么。他用两只手掌托住了脑袋，眼睛望着远远的天空。那时许正有一片碧蓝的天，无边无涯的，引着他孩子样的思想走着无尽的路。一块两块白云闪着光，浮来浮去，他就会想：

——为什么白云不落到脚下呢？

他闭了一下眼睛，把右手的食指送到嘴边。

——要是落在脚下，我就要跨上去。

想着的时节，好象他已经跨到白云的上面了，他起始觉得在飘飘荡荡的。

——我要找我的妈妈，我要找我的妈妈！

可是白云还自在天上游荡，怎么也不会落到他的脚下，他殷切地凝望，亮晶晶的眼睛里蒙了一层淡淡的泪水。

正自呆想着的时节，一只肥软的小手拍在他的肩上了。他象惊醒似地回过头去看着，看到站在后面的正是邻居青姑儿。

她微笑着，两个大红的辫梢在空中微微地摇动。

“干什么一个人坐在这儿，上我家玩去吧。”

“不。”

他坚定地摇着他的脑袋，他的心中正在气着她打破了他的幻想。

“妈妈特意叫我来找你，说给我们做桂花饼吃。”

“你的妈妈做给你吃的，没有我什么事！”

那个小女孩子突然为这句话着恼了，笑容逃开了嘴角，还有一点噘起来，什么也不再说，一转身就走了。

他仍自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地；可是他的脑子再也沉不下去，象是为什么搅乱了。正待要站起身来走进去，就听到有人叫着他。

“炼哥儿，来呀，到这儿来！”

这正是那个青姑儿的母亲，一个三十岁上下的慈祥妇人。她一面叫，一面招着手。

他就懒懒地挪动着脚步走过去，到面前，低低地叫着：

“李婶，您叫我干什么？”

她一面拉了他的手，一面就引着他走进去，还说：

“我叫青姑儿叫你来，你怎么不来？”

“我，——我怕我爸爸回来找我。”

他极不自然地撒了个谎，他的脸上立刻觉出一阵灼热。

“找你那怕什么，到我这儿来你爸爸还不答应么？”

“不，不，——”

他稍稍显得一点气急，不能如心地说出话来。

“我把新鲜的桂花摘下来，给你们做了几个饼，你吃点，还给你爸爸带回去点。——你看这孩子，心眼多不灵活，还在生气呢！”

她已经领了他走进房里，看到还在噘着嘴的青姑儿兀自坐在那里不声不响。

“来了客你还不高兴点么？”

她的母亲笑着说，可是她好象没有听见。

他知道自己的错，就轻悄悄地走到她身边。

“还生气么，小姐姐？”

他拉她的衣襟，可是她推开他的手。

“你不用理我，我不跟你说话。”

“那你就不象小姐姐，象个小妹妹了！”

她忍不住，笑了；她的母亲正独自端了饼进来。

“快来吃吧，热着更好点！”

他们手牵着手跑过去，各自坐到凳上。甜蜜蜜的香气一直钻进了鼻子，他忍着突然多起来的口涎，好象连望也不望地坐在那里。

“吃吧，我给你们拿，——”

她的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把他们面前的小碟各放了一个饼，他就用竹筷夹起朝嘴里送。可是她突然叫起来，把近了

嘴的饼又摔到桌上。

"怎么着？"

她的妈妈惊慌了，急忙走到面前。

"烫，烫了我的舌头。"

她撒娇地叫着，她的母亲就在她身边坐下来。

"慢点吃呵，烫着了不是好受的，伸出来我看看。"

她就把舌尖伸出来，她的母亲轻轻地吹了两三回。

"好了，一会儿就会好了。"

她却一下就爬到母亲的膝上，偎在她的怀里。

"这么大了，还要缠人。"

她的母亲虽然这样说着，可是一点也没有申斥的意味，她是更得意地把头贴着她的胸。

他懂得，他也想象得出那该是多么温软，母亲的胸，母亲的手，和母亲的腿；还有什么能比得过呢？当着母亲说话的时节，自然有那一点暖又一点痒的气嘘着脸颊，是那么温馨，那么可贵！可是他就只是坐在那冷硬的木凳上，没有依附也没有慰贴，象一个舍哥儿。

他只呆呆地望着，都忘记把饼送向嘴里，她的母亲觉察出什么来了，就把膝上的孩子轻轻地放下来，还说：

"真没有出息，自己坐着多么好，——你怎么不吃呢！"

"我不饿。"

他说着，摇摇头，那两个又黑又大的眼睛冒着光。

"我给你包好几个，带回去和爸爸吃。"

他不能答应出了声，嗓子象是为什么哽住了。

离开母亲，有一年以上的时日；可是在他的心中，是长得不可计算的时间，说是因为身体的不便母亲就留在乡下，他自己随了父亲走着两千里的路程。在这个城里父亲经营着他的事业，他却是被丢在家里，过着一个个漫漫的长日。除开仆人，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寂寞使他不知怎样才好，他又时时想起他的母亲来。

有时候他一个人站在院子的墙角那里，一面数着墙砖，一面用尽了气力“妈妈妈妈”地喊着，没有答应的声音，偶然微微地传来一点回音。那个仆人也许被惊动了，急忙地跑过来。

“小少爷，您嚷什么？”

他并不回过头去，也不动，到那个仆人蹲下身子想抱起他来的时候，一下就看到那包满了泪水的眼睛。

“唉，别哭了。——”

为人说到了的时节，心中就更忍不住，爽性大声的哭出声。仆人原是在他家近二十年的，有了相通的感情，为这样凄惨的情况所打动，眼睛也起始湿润了。

“来，我背背你吧，爬上去你就抓得着那朵大黄花。”

他不知怎么样来哄着他，要他把两只小手圈 拢 他 的颈子，他就站直了，背过两手去托着他的身子，晃晃摇摇的在院子里走起来。

可是这个院子对于他是太熟习了，他已经看过一年多的时候。他知道哪里蜘蛛来扯网，他也知道墙上的哪一块砖落了面，他还知道屋檐下哪里有飞着叫着的麻雀的窝。地上的路呢，哪一方高哪一方低他都十分清楚，哪里有蚂蚁洞他也弄得清，而且他还旁观过它们的争战。背着的时候他只是闭

了眼呜呜地哭着，他的伤心象是无边无涯的。

父亲突然间会象从天上掉下来的走进来了，他那健悍的体格，和走路的形态；都明显地带出他那刚愎的个性来。

他立刻就从仆人的背上溜下来，还没 有 等 到他踏到地上，父亲严厉的声音就起来了！

"怎么，还要人背，这么大的年岁！"

他悄悄地站在仆人的身边，靠紧了仆人的腿，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还不走进来！"

听到这样的呼唤他才莫可奈何地起始挪动着脚步，缓缓地挨了过去。

父亲先看看他的手，再看看他的衣服，终于看到了尚留有泪星的眼睛。

"你又哭来着？"

"没有。"

他一面应着一面抹着眼睛，可是更大的声音叫着：

"你怎么能说谎呢！"

"我，——我跌了一下。"

"没有跌破么？"

说这句话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注意他，好象想着什么事情。

"没有。"

"男孩子，不要紧，跌跌碰碰会更强壮点，……"

父亲一壁说着一壁就走了进去。完全忽略了他。有的时候，实在是莫可奈何了，他也愿意偎到父亲的身边，可是从

来他也不敢去，而且他和父亲时常几天见不到，父亲是忙碌的，夜间回来的时节，他早已睡了。

记得第一次到幼稚园是父亲特意送了他去的。他记得坐了许久时候的车才到达——那个所在对他完全是陌生的。那里有带游廊的平房，有土山，有放着一架大风琴的礼堂，还有许许多多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的脸。他一下就被领去看那位主任先生。

主任先生是一位三十几岁的女教师，十分慈和，嘴角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父亲就谦逊地说：

"孩子是愚笨的，总盼望您多管管才好，——"

主任先生笑着，过来拉他的手；可是他极力地向后退缩。拉了另外一只手的父亲显得不耐烦了，严厉地说：

"怎么这样子呵，一点也不懂规矩！"

他再没有法子；只好任着生人拉着他的手了。父亲再三地托咐过之后，就告辞走去，他就全然被丢在陌生的境地里。

他这面那面地张望着，两只亮亮的眼睛充满了奇异之光，主任先生说着：

"走吧！我领你到课堂去，你可以会到许多小朋友。有唱歌，有跳舞，有手工，…"

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他只听到那单调的声音，突然间他就哭出了声。

"怎么哭了呢，不该这样子呵，谁都该来读书的。"

好心的教师劝着他，还把手帕来为他擦着眼睛。

他还是哭着，他望不见一点对他熟习的物件。

“是想妈妈了么，下学去不就见得着了么！”

这句话象更打动了他，他更大声地哭着，主任先生就把他抱到椅上，拿来五彩的积木和玩具，想来引起他的兴趣。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他喃喃地数着，好象片刻的勾留都不能忍耐。教师没有法子了，就和他说：

“稍等等吧，我差人送你回去。”

他立刻就止住了哭声，睁大了水渌渌的眼睛望着，一半难于相信一半惊讶的。终于他又想起了些什么，他嗫嚅地说：

“先生，我不要回去了。”

“为什么呢？”

教师也觉得一点奇怪了，问着他。

“回去了，父亲不会饶过我。”

“他会打你么？”

“唔，——”

他点点头，一颗泪珠落下来。

“妈妈不劝劝他么？”

“这里我没有妈妈。”

说着的时候他的眼睛重复为泪水湿润了，聪明的教师就不再问他关于母亲的话，用毛巾揩干了他的脸，领着他的手走出去。

“不要怕，不久你就爱学堂了，这儿有许多和你一样大小的孩子，你们都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他们都对你好，你也对他们好……”

随着他就被领到课堂去，新的环境给了他三天两天的高兴。

可是没有妈妈的家总是空的。唱到“……见了父母行敬礼，父母对我笑嘻嘻”的歌，就怀了两样的心情回到家中，叫开了门，象小鹿似地寻觅着，这里那里都是空的，冲口叫出一声的‘妈妈’也没有得到回应，小小的孩子有着被丢到一个人也不相识的地方的悲哀。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并没有在家中等候他的孩子，能看见的怕只是那个仆人。愚昧的仆人想不到这样多，看见他忍不住了哭声才急急忙忙地把他抱起来。

“怎么呢，小少爷？在学堂里闷了么？”

他没有回答，只是伤心地哭着。

“别人欺负你了？”

他摇摇头，眼泪洒到仆人的脸上。

对于稍稍纤细的情感仆人是茫然的。他只是知道招呼他吃些什么，或是为他洗洗脸和身子，偶然也能说一个半个不大能使他感到兴趣的故事。

从邻居家里拿了一包饼出来，象个小流浪儿似地迈着懒散的步子走着，他并不急急地想回到他的家，家门就在目前，对他却象十分遥远。他东张西望地，从不肯爽爽快快把一脚踏在实地，他的心中想着：“家和路上有什么分别呢？”

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渐渐近了，一张小手轻轻地拍在他的肩上，他回过头去，看到了还是青姑儿，忍着气喘笑着望他。

“你明天到我们家来么？”

“明天还上学呢。”

他毫不在意地回答着。

“你真是呆气，明天是礼拜日。”

“是么？——对了，那，那我怕有别的事。”

“你不来我去找你，我告诉妈妈给我们炖一只鸡。”

“炖鸡可不要母鸡。”

“公鸡是有毒的，不能吃。”

“杀了母鸡，小鸡就没有妈妈了！”

“小鸡会长大，大了就不要妈妈。”

“大了也要妈妈，——”

正自说着的时节，远远看见了一个人走来了，当着他的心中想着：“也许是爸爸吧，”就看到走来的人正是父亲。

他有一点显得不安，不知该把手怎样放才好，麻烦的是手里还带了饼，他的脸涨红了，当着父亲走近身旁，他深深地鞠躬。

站在一旁的青姑儿也行过礼。

父亲好象和气得多了，他停下来，摸摸青姑儿的头发微笑着。一眼看到了他手里拿着的纸包，就问着：

“手里拿的是什么？”

机警的青姑儿赶着就回答：

“我妈妈做的饼，要练哥带回给您吃的。”

“总是要你母亲费心，回去替我谢谢。”

“唔，——我回去了，我妈妈还等我呢。”

她笑着跑去了，父亲就领了他的手。他畏缩地抬着眼睛

去望望父亲的脸，那层使他恐惧的严霜直也未曾降落下来。他觉得十分奇怪，可是他不敢问，只是默默地随着行走。

父亲一直领了他进到房里，他不知道父亲将给他些什么奖励呢或是惩罚呢？奖励是没来由的，想到惩罚，好象有几分相近。

可是他不敢问一声。父亲坐在软椅上，他一眼就又看到壁上悬着的那一幅人物中堂。因为每次被叫进来多半是受责罚的，每次都看到那个画上人，虽然总是带了笑容，对他却给了无比的恐惧之感。

象往日一样地他面了父亲站着，中间有着三四尺的距离。父亲用少有的温和语调说：

“过来。”

他不知道该怎么样了，眼睛里充满了迟疑之光，他只得顺从地走近两三步。

“再走近点，——”

父亲的脸上居然挂出微笑来了，他放大了胆，就凑近他父亲的身边。

“我告诉你，你的妈妈就要来了。”

“您说我的妈妈？——”

他好象被这句话惊呆了，这完全是想不到的事，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的嘴张开了也忘记去闭拢。

“你的妈妈要来了，你不高兴么？”

父亲把手温柔地抚他的头发，他是全身都感觉微微地颤动。他的心里想：“我的妈妈，我的妈妈，——爸爸不会哄我吧？”

"我高兴，爸爸，我高兴。"

他一面说着一面眼睛里就挂了两颗大泪珠。同感着离母之儿的那份天性的渴望，父亲的眼睛也觉得湿润了。

"妈妈什么时候来呢？"

他不知不觉地已经爬上了父亲的膝头，可是这一次父亲并没有申斥他。

"今天晚上，要在十二点钟。"

"十二点钟，——"他的心里就起始盘算，这已经是快吃晚饭的时候了，算来算去不过只有七八个小时。

"妈妈坐什么来？"

"火车，你还记得火车么？"

"记得，记得，一面走一面跑的。"

"对了，就是那样的车。"

"我爱那样的车，爸爸您领我去看吧。"

听到这句话父亲笑了，他知道他那小小的心在想些什么。

"你要睡的，时候太晚了。"

"爸，我不要睡，我准不睡，您带我去吧。"

他恳求着，他更大胆地把两只手拢了父亲的颈项，忍着刺痛，把小脸偎到父亲留着须尖的脸颊上。

"真要是不睡就带你去。"

这象是比什么都恩惠的允许，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表示自己的感激，他模糊地说着：

"好爸，就这样吧，我一定不睡，您看吧。……"

于是他就静静地坐在父亲的膝上，可是他的心却在忙碌

着，他凭着全无依附的想象，描画着母亲的面容。他想着：

“母亲是高的么，还是低的；是胖的，还是瘦的？母亲好看么？比起爸爸来，母亲也许要和气得多了吧……”

“——爸爸也和气了，这样真是个好爸爸！”

黄昏沉落到地上来了，最后的阳光已经飞到天上去，烧红了一片云彩，渐渐地也暗下去了。院中是寂静的，没有一点声息，这个家总是安静得可怕。

“妈妈来了，家就该热闹一些。”

仆人轻悄悄地走进来，开了灯，告诉着晚饭已经预备好了。他就缓缓地又从父亲的膝上爬下来，随着父亲也站起来，抓了父亲的手，走到间壁吃饭的房子去。

照往常一样地他坐上自己的座位，菜蔬一盘盘地端上来，可是他为这意外的喜悦过分地打动了，他吃不到两口饭，就再也不能吞咽了。他轻轻地放下筷子，齐齐整整地放在碗边。

“怎么，你就吃这一点？”

“唔，我饱了。”

“回头要饿的。”

“我不会饿，我吃不下去。”

父亲知道说也没有用，就吩咐着仆人回头留起些食物来，随时可以吃的。

父亲也象是不如往日吃得那样多，过了不久的时候也放下碗筷，领了他的手又走回去。

吃着水果的时候，也有木木的感觉，爽性什么都不做了，静静地坐在那里。

他独自在心里默数着，一下一下地，当着觉得该把头来看一看钟的时节，就望见钟针并没有移动多少。晚饭后的困倦又袭上来了，眼睑沉重地垂着，象是再也没有力量抬上去。

“练儿，你困了么？”

正当他的身躯有一点不能自主地倾斜一下的时候，这几个字象雷一样地响起来。他迅速地张开眼睛，还没有忘记立刻就回答：

“没有，爸爸，我不困。”

他强自睁大了眼睛望着父亲的脸，父亲好象看得出一点什么来，只笑了笑，和善地和他说困乏了就睡去，母亲来的时节自然会把他喊醒。

“不，不，爸爸我不要睡，我要接妈妈。”

他几乎是带了一点哭音说出来，他的眼睛里含了一点泪，因此真的清亮许多了。

“你要是愿意去找许升说故事，就去吧。”

他有点惊讶了，想着父亲怎么能知道许升会给他说故事呢？可是在这一天，他觉得父亲就比许升更可爱得多，不是象从前那样望而生畏的，他就说：

“我不去，我陪爸爸坐在这里。”

他仍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着父亲也想着母亲，不久就象一只小羊似地偎在软椅里睡着了。

觉得有人轻轻地推着他的身子，醒了，便又听见父亲的声音：

“醒醒吧，练儿，不要再睡了。——”

“我不睡，我没有睡，——”

他慌急地张开眼，生怕不带他到车站；可是父亲的下半句话立刻就为他听到了：

“——我们快要上站了，醒来先避避风，我带你去找妈妈。”

他立刻高高兴兴地揉着眼，掀开了不知什么时候盖在身上的毛毯，站了起来。

“小心点，怕摔下去。”

父亲扶了他，仆人就送给他一张手巾，为他擦着脸。

“还想睡么？”

“不，不睡了。”

他笑着，摇摇头。

马车好象早就在门前守候了，父亲穿好了衣服，仆人抱了他，就走出门，父亲先坐到车里，他就被安顿在父亲的身边，仆人迳自坐到车夫的身边。

倚在父亲的身边，从车窗望着那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美丽的夜。城市全然安静地睡着了。铺满了天空的星星映着眼睛望下来，偶然失去了一颗，他就热心地等待着：“也许会落到我的手中来吧！”

一面奔跑一面喘着气的马，把蹄铁敲在地上，有着悦耳的声音。皮鞭在空中抽打，或是落在马的身上，响着清亮的脆音。狗被惊醒了，吠着；可是为他所更喜欢的，却是那从远远地方传回来的吠鸣的回音。

车缓缓地停了，仆人跳下来拉开车门，扶着父亲走下去之后，就把他抱在手中。他们一同走进一座大的房子里，那里面有明亮的灯光，可是没有多少人，显得那间房子是更大

更空。

他们走进一间装璜得好些的候车室，仆人把他放在一张椅子上，父亲也就坐在他的身旁。

问着铁路员工，才知道火车在中途延误了，要迟到一点钟。

父亲问着他如果是不能等，就先着仆人送回去，可是他坚决地摇着头，说是等到天亮也可以。

终于，忍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之后，铁路员工报告着在五分钟之后车就要进站了。铜铃也唧唧地响起来。

父亲在前面，仆人抱了他随在后面，走到月台上去。他们站在那里，静候着列车的到来。

“站到下面吧，许升回头还有事呢。”

父亲温和地吩咐着，他就溜下来。他的心在跳着，好象连一句话再也说不出来，他没有想到，他也不敢想只要短短的时间之后，母亲就要在眼前出现了。

从远处就闪着那炯炯的灯光，笔直地射着，雄壮地响着，朝了车站奔来。那象一匹野兽——一匹可爱的野兽，在一番劳顿的急驰之后缓缓地停下来，喘息着，鸣叫着，冒着白的水气。

他茫然地随了父亲移动几步，在一个车窗那里看见一个中年妇人的脸，父亲就告诉着：

“炼儿，给你母亲行礼。”

可是他不忍低下头去，他只痴痴地张大了眼睛望着，眼睛是感到疲困而酸涩，母亲的面容终于显得模糊了，从眼眶溢出的眼泪，从眼角直挂下来。

“妈妈，——”

他再也叫不下去，他想一下扑到车窗里；可是他太短小，他也听见母亲叫着他，他还看见母亲用手帕擦着眼睛。

母亲随着仆人走下来，他一下就跑近母亲的身边。他拉着母亲的手，是那样温柔的，母亲俯下身来亲着他的脸，母与子的泪是更多地流出来了。

“宝宝，想妈妈吧？”

“想，——想妈妈——”

回答着，就忍不住哇一声地哭了，母亲想抱起他来，父亲就说着太疲劳了，还是不要抱起来吧。

他一面哭着一面望了母亲，母亲是美丽的。她那稍宽的上额，和微尖的下颏，还有那黑大的眼睛，都告诉了她正是中国式的美人，他时时不忘记“妈妈妈妈”的叫着，好象他立刻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妈妈来到我的身边了。

他们一齐走上了马车，他就偎坐在父亲和母亲的中间。

“这样晚你还没有睡么？”

“我等妈妈来着。——”

他的两只小手抓着母亲的手，他的眼睛不转动地望着。

“是的——”他心中想，“我的妈妈比谁的都好，谁也比不上，明天我就要他们都到我家里来看我的妈妈，我还要告诉老师，要她也知道我的妈妈来了。”

车起始动了，父亲母亲都沉默着，他低低地和母亲说：

“妈，您抱抱孩子好么？”

母亲微笑着点点头，他就轻轻地爬到母亲的膝上。呵，这是那么温暖，那么柔软，在他的记忆中再也搜求不出来这同

样的感觉。他觉得母亲的身子象天上的云彩，使他什么都忘记了，母亲的脸贴着他的脸，微温的气息嘘着他，他觉得一点痒，一点无比的安适，他想问母亲许多句话的，可是他什么话都再也说不出来。他动也不动地偎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微动着的胸口轻轻地震荡着他的身躯，他记得他只看见过小羊这样地偎在母羊的身边，是在书上看到的呢还是那次随了父亲到公园里看见的呢？他记不清了，他什么都记不清了，他只知道他是幸福的，最幸福的孩子。

车行着，微微地摇动也加重了他的睡意。他的眼渐渐地张不开了。他还隐隐地听到从母亲嘴里哼出来的低低的催眠歌，他微笑着，这笑容象生长在他的双颊上，他就是这样子睡着了。

（选自1937年6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远天的冰雪》）

同根草

尽管从母亲那里听过了不知多少次孔融让梨的故事，从父亲那里时时被提醒早就知道了的兄宽弟忍的诫条，只有两岁差别又同是十岁左右年纪的兄弟，却正是相打的好对手。常是玩得好好的，不知为什么急起来，各自有一张气愤的小红脸，终于是一拳一脚地开了场，这个的脸被抓伤了，那个的手臂被打青了，扭在一处，遇到父亲，是再来一番不多不少的责罚；遇到母亲，由于衰弱的体质，既都不听她的话，又拉扯不开，就愤然地坐在一旁低着头垂泪。这时候紧抓着的手才松开了，也不再叫闹，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只呆望着，却说不出来一句话。

“都站到我这里做什么呀？”

在用手绢擦着流下来的眼泪的时候这样问着，被问着的仍是呆了般地站在那里。

“真不知道你们有多么大的怨仇，象要打死一个才甘心的。你们是存心欺负我，知道我管不了你们，好，等你爸爸

回来的时候，我就替你们告诉一下。”

显然事情是严重了，只有同时发出哀求的语调，说着千万也不要给父亲知道，还说着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争执了。

母亲总是易于说动的，看到她的头点了点，两颗小小的心才落到平地上。象是很亲热地牵着手从母亲的面前走开，才离开了，就许为小小的缘故，又起了争端。

天性上就有着显着的差异，十岁的江哥儿是近于静的，八岁的麟哥儿却是动的这一面。可是面貌上，他们却有极大的相肖，多少客人来了，会衷心对了母亲夸奖着：

“您真有福气呵，这一对哥儿，够多么好呵，长得真象一对双生子似的……”

被赞扬着的孩子，正微笑地并肩站在那里，忽然一个的手指，掐着另外一个的腕子，正当母亲谦逊地说着“有什么福气……”的一句，突然惊叫起来，母亲的脸红涨着，急急地问：

“什么事，什么事？——”

“他掐我，——”

“好，好，都滚出去吧，你们一刻也不给我安生的。”

被怒叱着走出来，各自鼓着嘴，分头走开了，气得莫可奈何的母亲只得说：

“您这可看见了，天天都是这样，真是多儿 多 女 多冤家！……”

觉得有一点窘的客人，也只好没趣地说：

“孩子们都还小呢，长大了自然就好了。”

其实这一句话，早就在她的心中刻下了很深的影迹，每当为了孩子们的关系深深地气恼着的时候，就只得温习着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并不是两个孩子的相打，还因为一个寡居多年的二嫂的调唆，那个叫做江哥儿的孩子，俨然象她的孩子了。麟哥儿呢，因为一直是随了祖母，就象是对祖母更好一点似的。由孩子们的口中，一些闲事传了过去，那个嫂子是会说冷言冷语的，使她生着闷气；孩子的祖母却能直接地争吵，就是做父亲的人回来了，为了一贯的孝道，也不能问起真的理由，只说着多忍耐一些吧。

“不都是我的孩子么，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

一面低首垂泪，一面自己暗暗地想着，到后就只得想到他们都还太小，长起来的时候自然不会象这样。

无论怎么样想着，胸中的气愤也是打了结，为日常的生活和不良的体质所扰着的母亲，爽性对于孩子们更失去兴味了。做父亲的有时也把孩子们叫到面前，训诫着对母亲该好一点，不许传别人的话；可是一离开去，只是几句甜言蜜语，父亲的话就失去了所有的效力。

“你看，都是你妈妈要你爸爸说你们一顿，她恨不得要你爸爸打你一顿才好呢？——”

只是几岁的孩子呵，立刻就觉得茫然了。可是那个伯母的话还不曾休止。

“——要是你伯伯活着就好了，妈妈也不能管你，爸爸也不能打你，他爱你们还爱不够呢！他能带你们到处去玩。西门脸，小河沿，什么地方都领你们去逛，他活着的时候还

养一只小猴，你想，多么有趣！”

那个长在祖母身边的麟哥儿，只是承受着祖母不知所以的钟爱。从父亲受了些委屈回到祖母的房里去，就一句话也不说哇的一声哭了。祖母就急急地走过来，把他揽在怀中，叨唠着：

“这又是怎么回事？谁欺负了麟哥儿？”

他不能回答，只是呜呜地哭着。

“看，哭得这么恸，告诉我，我替你去出气。”

祖母一面这样说着，一面早把糖呵果呵地塞到他的手里和嘴里，哭声停了，才说出来：

“爸爸说了我一顿。”

“为什么爸爸说你呢？”

“也不为什么，就是说不要东学舌西学舌，妈妈爸爸说的话，不要说给您听。”

“好，好，我早就知道，都是她，……”

虽是五十几岁的祖母，火气一点也不少，把一张毛巾丢给他擦擦脸，自己就气冲冲地出去。他知道又惹下了事，一颗小小的心咚咚地跳起来，就悄悄地钻到床上去睡了。

第二天，乘了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溜到母亲的房里去看，一眼就望见了母亲哭得红肿的两只眼睛。看见走了进来的麟哥，她一声也不响地把头转了过去。

“妈妈，妈妈……”

尽是叫也不回答，一颗自知犯罪的心，象秋千一样地在胸中摆来摆去。

“妈，您不理我了，……”

来结束这句话的是从衷心发出来的哭号，母亲也就淌着泪把他搂在怀里。

“来到你们这一家就受气，上一代中一代下一代，到了你，我自己的孩子也来折磨我……”

母亲是一边流泪一边说的，他也哭着插嘴：

“饶过我吧，妈，下次再也不敢了。”

“谁知道呢，我的苦命要到哪时才完？谁想得到我自己生养的也去帮着别人。……”

“妈，您别再这样说了，真也不敢了。”

“记着，孩子，谁是你的亲骨肉，不要听别人的离生。还得要跟哥哥和和气气的，不许再打架，省得趁了他们的心愿，看清楚了，这才是一根树上的呢！”

麟哥儿不知说些什么好，只是唔唔地应着，频频地点着头。

果然母亲的话有了些用处，从学校里回来的时候两个孩子手牵手地来到她的面前，从母亲那里各人领得了一份糖果和一个挚爱的吻，就放下书包，检出习字的纸笔墨，又手牵手地跑到客厅去了。

自从入了学校父亲就为他们规定每天下学要写两页大楷，六行小楷，每月底由父亲来评阅，若是有不用心的地方是要责打的。

因为平日总是加上雨窗，客厅常显得十分阴暗。无知的仆人，早在闲暇的时候把鬼呵怪呵的故事告诉过许多，所以一个人的时节，怎么也不敢走进去。

从洒满阳光的庭园跨进去，一下是黑黝黝什么也望不见

的，渐渐地才看出来哪里是几哪里是椅，迎门的墙上还悬了一幅钟进士像的中堂。两颗小小的心，平日早为这一切镇慑住了，每次虽是一同走进去，尽是快快地赶完，不只自己跳出来了，还能把另一个留在更可怕的境地中也值得自喜。

这一天却不同了，两个人安闲地磨着墨，还吃着母亲才给的糖果，随后都很用心地写着字，麟哥儿先写完了，就坐在那里等着江哥儿，看到他的墨不足用，就把自己余剩的送过去。（在平时都是一点也不能通融的。）等到江哥儿写完了，收拾好文具，又一齐走出来。

"你爱妈妈么？"麟哥儿问着。

"我爱，你爱么？"江哥儿又反问着他。

"我也爱的，我们都爱妈妈，我们不能再给妈妈气生！我们再也不能打架。"

"是的，我们再也不打架。"

一面说着一面江哥儿从衣袋里掏出来方才吃剩的糖粒，往时要故意惹对方嘴馋的，这一天却大大方方地送过去了。

"你不是吃完了么，这个我给你。"

"我不要，留着哥哥吃吧。"

"我还有呢，我们都有得吃。"

不止是嘴里有着甜蜜的滋味，两颗小小的心也都是甜蜜蜜的了。一边走一边跳，还没有忘记唱着"春之花"的歌。

两个人故意走到母亲的面前，虽然不曾出口，心里却是说："妈，您来看呵，看我们两个多么好！"

就是没有说出来，做母亲的人也知道怎么样来给他们一点鼓慰。她就迎着他们走过去，要他们两个象小羊似地一齐

偎依到她的怀中。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们呢，你们的字写完了么？"

"写完了，我先写完的，等着哥哥写完了才一块儿出来。"

"本来是么，和和气气的，弟兄如手足，怎么样你们也是同根生出来的。"

才这样说过了的母亲，眼睛就湿润起来，为了欣悦流出的眼泪呢，还是一颗柔弱的心，禁不起一点情感的波动流出的眼泪呢？只是这一节短短的时间，好象有许多话都已说出来了，不再闷在自己的心中。还溶化了几十年的苦辛。

"好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再过一会儿就要吃晚饭了。"

听从了母亲的话，两个又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一眼望到了立在客堂背后的木刀木枪，麟哥儿一面跑过去拿了一把木刀，一面叫：

"哥哥，你拿一根枪吧。"

对于这些，江哥儿好象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因为弟弟这样说了，就不得不走过去拿了枪。心中却在想着："弟弟要玩，当然我要陪陪他。"

"哥哥，你来扎我，我来挡。"

"不，不，你看这房子里这么多东西，怎样玩呢？我们还是去下五子棋吧。"

"我不要下棋，我下不过你，我们还是到院子里去。"

两个人一先一后地跑到院子里，在花池的边上就耍了起来。在这种游戏上江哥儿显然是不济的，他不止迟缓，还笨手笨脚。可是不知怎么样，一枪却戳到麟哥儿的身上。

“怎么，你真给了我一下？”麟哥儿站定了，把眼睛瞪起一点来问。

“我没有看见，我不是故意的，你看我的枪这么长，使着一点也不灵便，你伤了么？”

“好，好，——”麟哥儿一点也没有想到他好意的问询，只是不快地回答着：“我们再来！”

这一次，等着江哥儿的枪才一伸，麟哥儿用木刀就拨开了，顺着枪杆上去，把刀一挥，正砍在那个的手背上。那个嗳哟叫一声，把手松开了。

“你怎么砍我一刀？”

“我也不是故意的。”

麟哥儿得意地回答着，把脸微微地仰起一些来，看着天。

“你怎么说不是故意的呢，明明你跑上来——”

“活该，谁叫你戳了我一枪！”

“那我不同你玩了。”

“你没有胆子，算不得大丈夫！”

“好，你骂我，我也不怕你，我们就打吧！”

方才母亲的话，象一缕烟似地吹散了，两个人各自挥动起来手中的武器，这个打了一下，那个必着实地回一下，到后都丢了家伙，缠到一起，在地上翻滚着打起来。

从窗口里望见的母亲，急急地跑出来，脸都气白了，也不知怎样好下手拉开他们。“你们是想打死一个么？我的小祖宗们呵！”

祖母和伯母也都走出来，正在这时候，父亲也回来了，

只是一声怒叱，他们就都松了手站起来。个个都没有是非曲直地哭起来了，也许看到父亲回来，想到逃不开的一顿打才恐惧地哭着。可是父亲不会就这样被打动的，用着严霜的语调吩咐：

“都给我滚进来，看我怎么样能管好你们！”

不和原不只是由于恶意的调唆，两个不同的个性该是更重要的成分。麟哥儿虽是弟弟，却有一副健壮的体格，缘于好动，就从也不肯在房里多停一下的。院里西墙下的一棵大柳树，每天至少也要抽空爬上去一遭，那总是乘了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会从树上跨到墙上去，从墙头又上了房，在房脊上象平地似地走着。有的时候却爬到树顶上去，把上面一只鸟巢也打翻了，入夜就静听老鸟归来惨睹巢破雏亡的哀鸣。象这样的事他不只做过一次，他还曾从树上斫下一根枝杈，修成一个拐杖，还告诉祖母是可以避鬼怪的。

有一次，正当他跨上了墙头，就瞥见了归来的父亲，只一跳，跌到地上，腿脚倒没有受伤，鼻梁正碰在花池边的砖尖上。立刻血就涌了出来，脸变成灰白，再也爬不起来。父亲看到了，什么也不顾的抱起他来，一直送到医院去。那要他睡了半个月，还留给他一个小小的疤痕。事后父亲还警惕地说：

“真是万幸，再伤得深一点，就没有法子救了。”

那个江哥儿呵，什么就都不同了，一直他就是那么一个欢喜梦想的孩子。当着闲下来的时候，他时时用手托了自己的下颏不知在想着些什么。那也许是近黄昏了，成群的乌鸦自东而西地飞了回去，在那黑压压的飞鸟的顶上，夕阳闪

着最后的光辉。他爱这点光，虽然乌鸦的鸣叫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凄惶。他想到的是当这鸣声静止了，天就要黑下来，使他担心的是也许黑夜漫长到无边的时日，不再有白昼，不再有太阳。

他还欢喜书的，从父亲的房里不知怎么找到了一部《三国演义》，象得到了什么珍贵的宝藏似地，就是有那么多不认识的字，也要生涩地读下去。到晚间，他要把所有的书放在枕边，睡到被里，也还要读的。到了一双眼睛十分疲乏了，就放下书本，只要有一分力量能张开眼睛望望，他也不会放过，因为他又想到了："是不是我睡了就永远也不醒转来？"

他还爱雨的，每当下雨的时节，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蹲在院中木桌的下面，还把油布在四面遮好。他爱听雨点打着桌面，打着油布，打着积水的声音。而且在桌下，是他一个人安谧的小天地，他是那么满足地蹲在底下，就忘记了时间久了颈项的酸痛。

但是为那个管着他的伯母发见了，就用严厉的语调禁止他，有的时候为了更妥当些就取下了他的鞋子，只要他站在窗下的软椅上，看着外面快乐的雨景。他的嘴里会低低地哼着：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可是这时候呢，玩皮的麟哥儿也许跳着脚在院子里跳来跳去，看到他立在窗前，便把脚朝这面一踢，污泥的点子朝

了他的脸扑来，正待闪躲，却明瞭了早已落在玻璃窗上。

那个满意地，嘻嘻哈哈笑了。

“二娘，您看他，把玻璃都弄脏了。”

“下来，不理他，到这边来看书。”

“可是我的鞋不在这儿呀！”

“好，好，我拿给你，只要你不跑出去就是了。”

那个二娘，由于年青的时候就死去了丈夫，性情成为乖僻。她忌妒别人的圆满，每自当了别人都快乐的时候她忽然哭起来，说是想起了丈夫，其实是引起别人的不快才自满足。有的时候她自己守在房里，便把窗帘都拉了下来，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并没有事做，不过是抽着烟在黑暗中闪着一双发亮的眼睛。她还有十二分的自私心，从来也不想到别人，她爱江哥儿，不过是贪图她更老了的时候，他会象她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孝顺她。

而且她的眼泪是比什么也来得快，她用那些牵住了一颗天真的赤子之心。

“我就差十月怀胎养的你呵，……你爸爸那么凶，……你的妈妈也不爱你……要不是我……谁能把你养得这么大呵？……”

两个人虽是在一个学校，朋友也是各人有各人的。江哥儿只有一个朋友，那是个和他性情仿佛的孩子，每天他们到学校的途中，经过他的家门，江哥儿就停下来大声地叫着，麟哥儿自己就先赶着到学校去和他那一班朋友走天桥，翻觔斗，打手球去了。

门呀地开了，露出一张笑着的脸，有的时候就夹了书包同向学校去，有的时候迟了些，不得不要江哥儿到里面等一等。

"我爹去溜鸟，我妈还没起来呢，你等等我，我再吃口粥就走，好不？"

"那怕什么，时候还早着呢，你慢点儿吃。"

更使江哥儿感到兴趣的是那一只小花狗，它会坐，也会站，还会一连打三个滚。到下学的时节，江哥儿必是先和这个孩子来到他的家，在这里再等着麟哥儿来，一同才回到家中。

在这里，友人的父亲会领了他们两个到门前的广场上去放"腊嘴"①。把鸟从笼里取出来，放到空中，再抛上去一颗小弹，它才衔住了的时候又抛出去第二颗，两颗都衔住了，又飞回手掌里，吐出小弹，换取一些食物。若是没有衔住，它就飞到墙头上，电线杆上，象是十分惭愧似地不肯飞回来，那要吹着哨才能引到手掌上。还有一只百灵，会学猫叫和许多不同的鸟鸣，那个小花狗更狂了似地跑来跑去，丢出去些什么，它立刻就能衔回来。

总是等到西边扬起一阵烟尘，夹了杂沓的脚步，一直到他们的面前停了，才看出来那是麟哥儿和他的一群学伴。这时，小花狗惊恐地吠着，百灵也呆了，腊嘴这一吓把两个弹子都没有接住，飞上路旁大树，怎么招呼也不肯下来。那些孩子们每人都有一张泥污的脸，恰象走了七八十里的旱

① 一种鸟，专会衔弹子的。

路。

“你看你，脸弄成这么个样子，快洗洗去吧。”

江哥儿埋怨他，可是那些学伴露出讪笑的样子，嘈杂地哄起来：

“噢……这么大了，还得挨别人的骂！”

麟哥儿的脸立刻红涨起来，他就不服气似地争着：

“凭什么你管我，我的脸不干净，害不着你的事！”

“好，我不管你，看你回到家里——”

还没有等他说完，麟哥儿已经起始移动脚步朝着那家的大门走了。江哥儿和他的朋友随在后面，朋友的父亲收了鸟，架了两个笼子，随在他们的后边，那条小花狗一面走一面叫。

那些孩子们就站在那里一面拍手一面哄，惹得那只小狗时时掉转身去朝着他们吠，不知哪个抛了一个小砖头，把狗打得嗥嗥地叫着跑掉，还撞到朋友父亲的脚踝上，他急起来，放下鸟笼，转过身去追赶，那群孩子们四散地跑开了。

“你这一身的土，怎么弄上去的？”

回到友人的家里，麟哥儿洗着脸，江哥儿就为他拍着。突然发现了他脸上的一条划伤，就惊异地问：

“这又是怎么回事？”

“方才我们截住了‘小老鼠，’揍了他一顿，没想到他搔了我一把。”

“你们干什么要打别人，人家也不招惹你们。”

“他们都说他不好，我也摸不清，糊里糊涂打一顿，八成他明儿个还要告老师。”

“他们才都不是好东西，你不能再跟他们玩，——”

“干啥你骂他们，——”

“哥哥说的话也对，”朋友的父亲把鸟笼挂好插嘴说，“那群孩子们没有一个好的。”

麟哥儿没有话说了，匆匆地洗完脸，一刻也不耽搁，随着告辞走了。在路上，他们沉默地谁也不说一句话，回到家中，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房中。

晚饭的时候，父亲发现麟哥儿的伤痕了，就严厉地问着：

“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又和别人打架？”

“不，不是，……”他回答着，他的嘴变成异常地拙笨。

“你说，江哥儿，他那是怎么回事？”

父亲激怒的眼光倏然转到江哥儿的脸上。在那里面他还看出来：“你得告诉我，你要是也骗我，连你也受惩罚的。”

“他没有打架，踢球的时候误伤的。”

“你是说真话么？”

“我是说真话。”

“看你要再和那些野孩子一样跟别人打架，我会打断了你的腿！”父亲又凶狠地朝着麟哥儿说。

“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也不该管教孩子，看做了终身的毛病。”

也在那里吃饭的祖母有些不耐烦了，也因为被说着的是麟哥儿，他才这样说着。

当着晚饭以后，他们都走出来，麟哥儿就偷偷地和江哥儿说：

“我知道，你朝爸爸说的，咱们明天下学见！”

“我怎么给你说，我不是替你遮过去了么？”

“那活该，我不听那一套，咱们明儿个见就是了！”

第二天下学后，江哥儿还是象往常一样地和他的朋友走着，他们是手牵手地走着，已经转上了朋友的家的那条街，突然有一个人从后面跑了来闯开他们牵着的手。他们才愕然地站定了，就看见后面还有四个跟着，那里边也有麟哥儿。

那个闯过去的人并没有跑开，他反又转回身子，瞪着一双大眼睛，象小牛似地朝他们望着。他们一下就认出来，那是外号叫熊瞎子的黑回回。

“你们不服气怎么的？”黑回回真象狗熊似地向他们吼，后边的四个也气势汹汹地凑上来。他们的脸气得纸样白了，江哥儿抖颤着声音叫：

“凭什么你来撞我们？”

“撞还是好的呢，不服气就干一架。”黑回回说着，就拿肩膀撞了江哥儿一下。

“那你们也不能白欺负人，——”

“甭费话，小子们，打家伙吧。”

在这声号令之下，那三个也跑过来，两个抵一个，凶猛地打过来，麟哥儿仿佛有点呆了，他就站在那里，连动也不动。他的心跳，不象是跳，好象拳头捶在上面。他简直想哭。

“喂，你在那儿干什么呀？还不上手？”

黑回回叫过，猛劲地向江哥儿的身上扑过来，立刻把他推倒地上，正把身子压上去，突然有一个人抓住他的脚，不只拉回来，还着实地扭了一下，筋骨象脱了节，又一掼，扔到地上。

“怎么你，你打起我来了？”

“不打你留你喂狗，凭什么你欺负我的哥哥，少说话吧，小子！”

麟哥儿说着，又一拳打向黑回回的脸膛，击破了鼻子，流出鲜血来，趴到地上哼哼唧唧的。

“好小子，你毁我！——”

麟哥儿又猛地朝他身上踢了一脚，就只有呻吟没有说话的精神了。江哥儿早已从地上爬起来，正和另一个缠着打。

“哥哥，用不着惧他，他是个熊旦！”

一面嚷着，一面却加进了那边两个压住一个的局势。他先拉下来一个，使个脚绊，就摔在地上，另外又拉起了那个，江哥儿的朋友就势站起来，猛地就把那个撞倒了。

“打吧，小子，看你怎么样！”

麟哥儿又朝那个和江哥儿扭在一起的孩子叫，那个孩子看着势头不对，挣脱开就急急地跑了。麟哥儿一边跺着脚一边嚷！“追，追。”回过来一看另外两个也跑掉了。只剩下黑回回一个躺在路上，还不断地哀叫。

“小子，甭怕，我们不象你，以多欺少，爬回你家炕头养伤去吧，好了的时候咱们一个对一个地干。”

麟哥儿颇有路数地朝睡在尘埃上的那个说，那个的眼睛不再睁得那么大了，流出的鼻血，沾了许多灰土。

江哥儿和他的朋友都有点异样了，身上也沾许多土，脸仍然是白的，嘴唇却微微打着抖。

他们三个一齐走向那个朋友的家，在路上，江哥儿忽然看见了麟哥儿手腕上的皮伤。

“我还不知道呢，”麟哥儿还是很得意地说，“你告诉我才着实觉着有点疼。”

“我有手绢，先替你绑上吧。”

“不，等到了家我爹有药，擦上点再绑。我真想不到你还敌得住黑回回。”

“那几个我不惧，黑回回比我的劲大。今儿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劲也冲，先把他伤了，就不怕什么。”

“在家里你和我打急了也没这么猛过。”

“那当然不同了，我下不去手，——跟这些小子们我练出来了，我使的脚绊还是武术教员教我的呢。”

麟哥儿说着，就用另一只手掌把手腕上涔涔渗出来的血抹去。他们已经走进大门，那个父亲早在院子里等着他们，看到他们的样子，就吃惊了，急急地为他们舀水洗脸，上药，拍去衣服上的灰土。

“本来是么，弟兄总得义气，这才是汉子呢，走，外边去，看我的鸟打三个弹子！”

等他们都弄完了那个父亲就大声地说，带着他的狗又到门前的广场去，他们三个随在后面，手牵着手，麟哥儿低低地向江哥儿说：

“哥哥，哥哥，爸爸知道我和野孩子打架敲折了我的腿怎么办？”

“那我背着你，背你一辈子。”

从心底涌了上来的笑，在三个孩子的颊上各自开了一朵花。

（选自1937年6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远天的冰雪》）

血的故事

他简直是连滚带爬摸着黑向前跑，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偶然喘口气回过头看看后面，就是那一团火光，他还能想得出："这下子，他妈拉个巴子的，什么都完蛋了，整个屯堡，连老带少，……"

他不敢使脚步慢下来，他好象还听得出鬼子兵的皮鞋踩在冬天冻结实的路上象驴蹄子。那团火光渐渐小下去，黑暗把四周吞噬尽了，老北风从他的嗓子灌下去，噎得他好象吃了十个隔年的陈馒头，可是他拚了性命朝前跑，他知道如果鬼子兵追上他，他就得和爹爹走上一条路。

天蒙蒙亮的时候他赶进城，可是他自己的面前却黑下去，他只觉得一沉，——就顺势沉下去了。

他也记不清躺了几天才醒过来，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面前糊着年画的墙壁，转过身来，想定自己是睡在暖烘烘的炕头上。他正要一翻身爬起来，一只手按住他，同时一张浮着笑容的脸，早在他的面前摇晃着：

“不用动，你还得休养些天，要不是那天我起个早站在门口‘卖单’①早就把你给冻糟踏了！后来这场热病害得也真不含糊，发起烧来连我带我们伙计都按不住你，幸亏张罗得快，要不然早就送了命！”

在那张笑的脸旁边，他看到悬挂的一块横牌：三义老店。下面就是一幅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立轴，画和招牌都被烟薰得乌黑了，他的心放下些来，他记得腰里还缠得有钱帖子，既然是招商客店，那就什么事都好办了，他不好意思僵住那张笑脸，就顺口说：

“谢谢你老，什么话等我元气复了再说吧。”

他说完一转身又面衡了墙，他闭上眼，自己寻思着，脑袋里总是嗡嗡的觉得自己简直是做了一场梦，他记得那个梦的开始是这样的，鬼子说地方不平静，下乡查胡子，到了他们这个屯堡，硬说是胡子窝，搜到一根看庄稼的土枪也要捆人，他要赶着把家里的两杆枪丢到后院的井里。那时候已经是半夜，只有他和爹醒着，商量好了缠他好点钱，万一有事就跑，鬼子来了由爹爹来对付。

“你还不知道鬼子看见年青力壮的人就眼红，我这一把不中用的老骨头，他们也不大留意。”

果然一阵人喊马嘶的声音到了门前，爹爹催他跳后墙出去，他没有那么办，一头钻进秫秸垛里，从细缝里还看得见外面。

鬼子因为嫌门开得慢了，早就踹开门涌进来，那条看

① 站在门前闲眺。

院子的老黄狗朝着生人扑去，爹爹一把拉住它，可是随着一刺刀就了结了它的生命，它只低低地叫两声就躺在自己的血泊中。

爹爹极力堆下笑容迎上去，却被鬼子左右开弓打了两个嘴巴。他的心里想：这他妈的可要糟。

“八格雅路，你的王八旦，不知道早点来开门？”

他听出来这不是日本人，虽然极力学日本人的语气，那是早就冷了血的金州人。

还没有等爹爹回答，早就有人看管他，有人到里面去搜了。约摸过了半个时辰，进去的人才又出来，手里提了一套旧军衣还有一杆手枪。他记起来这是那一年吃粮，随杨宇霆下江苏，在上海买的一套军装，那杆手枪，也是那时买来的，不过贪图灵巧还没有使过一回。

“你的说，这是干什么的？”

“这，这是我儿子的。”

“你儿子呢？”

“他不在家，早就出去了。”

“干什么去，不是当胡子么？”

“不是，不是，他是好人，……”

“什么好人坏人的，等你的儿子来换回你去。”

他们就牵着爹爹朝外走，爹爹哀求着几乎想跪在地上，实在他撒着赖坐在地上。另外一个兵笑着说：

“好，你的好，——”

那个鬼子兵象刺那条狗似地把刺刀送进爹爹的胸膛，他的心一沉，挺着劲还看出去；他看见爹爹不再呐叫，头垂下

去，可是当着那个鬼子兵把刺刀拔出去，就有一股鲜血直喷到那个鬼子兵脸膛上和胸前，别的鬼子大声地笑着，那个鬼子又用刺刀戳了几下爹爹的身躯，爹爹已经不动弹了，也没有哼一声。

躲在秫秸垛里的他，头眼发黑，他只听见那些鬼子兵大声喝闹，还有一个兵把枪刺朝秫秸垛里刺两下，随着他就听到火烧的声音。这时他不得不悄悄爬出来，从秫秸垛后面的墙头翻出去。就起始那连滚带爬的奔命。火已经烧起来，当他在墙上的时候都烤到他的脸，可是他赶紧跳下来，生怕鬼子会看见他。他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地赶进省城，他想起他的妈，他的老婆，还有三十岁不曾出嫁的妹子，他还想起他的虎儿，狗儿，他不相信他们会活活在里面烧死，可是他们都跑到哪儿去了呢？他们都落了个什么下场呢？这是不敢想也无从想的事。

当他想着这许多事的时候，有时候清楚，有时候又糊涂；他就想他一定是在做梦。张开眼，明明还是躺在这么一个破烂的小客栈里，把手指头送到嘴里咬了一下，觉得生痛，才断定自己已经不是在做梦。手脚是软软的，全身又都懒洋洋，脑袋又象是觉得一涨一缩。

"管他妈的呢，"他暗自在心里咒骂着，"保住了小命再说，男子汉，大丈夫，只要有命，什么事都办得了！"

等他真的保住那条命，扶着墙也能溜到屋外墙根下晒太阳的时候，差不多他已经在炕上躺了一个多月。早晨起来洗脸，就着一盆清水看到那一张瘦尖尖的脸，还有毛烘烘的

满鬓胡须，他都不信那就是他。他用手抓一把鼻子，看见水里的脸上也有一只瘦骨稜稜的手抓一把鼻子，他才知道一点也没有错，那就是关德明。就是一条三十好几的汉子，他也几乎忍不住淌下眼泪来，他赶着把那块灰黑色的手巾朝脸上一捂。

过了两三天，那个满脸笑容的掌柜又堆满了笑迎在他面前，和他低声下气的说手头实在紧，想借点钱用用。他是闯过江湖的人，自然明白这一套，就明明白白地问着房钱饭钱该多少。那个掌柜好象嘴上抹了油，背书似地说出一大串，除去房钱饭钱，还有医钱，药钱，临了还加上一句："伙计们为你老也着实辛苦不少，多多少少你老也赏给他们几个，让他们欢喜欢喜。至于我呢，咱们啥也提不上，总算咱们有缘，碰个巧我救你老出难……"

接着就是一阵漫江漫海的大笑，可是他的心却打了一个冷战。他偷偷地到背阴地方把腰上的带子解下来，数了数，照那个掌柜的数目都付清也就剩不了什么。"照这样可怎样办呢？"他呆呆地在那里站了半天，总是问着自己这句话。

到了，他想为人得漂亮，一口大气不喘，照数把钱给了，外赏二元，算是伙计们辛苦的钱。他只看见掌柜的那张笑眯眯的脸，顺势就把那一卷钱帖放到自己的腰袋里去了。

"朝后可该怎么办呢？"

一天，他没有事到南市场去闲卖单，正站在卖膏药的王秃子前面看他舞枪弄棒，就看见从东来了一个摇着小旗的招兵头目。没有一个人，那个头目就坐近说闲书的凳子上，把旗一插，瞪着两只眼睛看那个唱莲花落的姑娘。这时候他

的心一动，他想：他可以去混混吃两年粮，忽然他想起来，自从那一变，东三省都是鬼子兵，也许那个招兵头目就是一个鬼子，想起鬼子，他就渺渺茫茫地记起一片血；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病后他好象有点呆了，什么事情都是影影绰绰的，他简直记不大清楚鬼子怎么会同那一片血有了关系。他就悄悄走到那个头目近前，低低地问一声：

"老总，请问你老一声，——"

还没有等他说完，那个头目就不怀好气地转过身来，恶狠狠地盯他两眼，向他怒冲冲地说：

"有啥好问的，愿意吃粮就跟俺去，管保比从前不同，到时候发饷，不折不扣，……"

那个头目张张嘴，使他放下心，因为准知道他不是一个鬼子。为了表示他的资格老，他就安然地问：

"兄弟当年也吃过粮，那，那还是十多年前的事，如今，我请问你老一声，这是归那位司令统带的？"

"第一军于司令。"

"是于珍么？"

"什么于珍？他又不是'满洲国'的官，是于琛澂。

"于琛澂？"

"你会不知道？就是于大头，他是'满洲国' 里的老将，怎么办，你少问点，要来呢，你就快点来。"

"好，好，我就算一个吧。"

于是他就随了这个招兵头目一先一后地走出了南市场。

他真就从此混起日子来，数过了三百六十五天，就算是一年。粮饷真是不折不扣，到了日子就拿到手，那套"老虎

皮”①也比从前好得多。只是有一件，队伍里也猜不透有几个要一面打手势一面说话的鬼子官。此外还有些鬼子的狗腿子，那是比鬼子还要坏的家伙们。

他就驻在北大营里，成天除去吃睡就是下操，有一支步枪，可是没有子弹。从前到了开出去打“胡子”的时候才发二三十颗，就只靠这一点火药，开出去的就不回来，和“胡子”合股去了。这就惹那些鬼子们象野狗似地咆哮，从此就不调他们出去，使他们成为一群没有子弹的兵士。

到了这一年的十月里，已经下过两场大雪，忽然吹起集合号来。他们都赶得个手忙脚乱跑到院子里站着，不知道有了什么事。等他们都站齐了，就看见别的队伍有几个穿日本军服的鬼子从排头到排尾象检烂红柿子似地把那身体壮实的弟兄们一个一个拉出来，他正在寻思：“这是怎么当子事，”那几个人已经到了他们这一排，把他一把就给抓出去。他的心忐忑不定，又不知道是吉是凶，又没有人好问。他就记得有几次都是这样检出去，就在白骨塔下送了命。挑检完了，别的弟兄都散队，他们却靠拢成一大队，这时候那几个鬼子又把他们仔细端详了一番，剔出两三个，由他们的三连连长把他们带走。

他的腿有一点软，摸不清到底是到什么地方去，“难说我的一条命就这样白白送掉么？”他又想起他的爹，又是一片血，他简直有点糊涂，他只得把什么都推开了想。“好，

---

① 军服。

都碰运气吧，反正我是他妈的一个人，——就是死，我可也不能白死！”

他们并没有死，他们是一直带到附属地的关东军兵营里，立刻他们都发下来和鬼子兵一样的呢军装，皮帽子，皮大氅。他更想不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到半夜他们就上了火车，第二天还没有吃晌午饭他们就从车上下来，装到船里去；除开他们还有一些鬼子兵。谁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那些鬼子兵高兴地欢叫着，买了些东西，听他们说好象是要回家去了。他心里就更糊涂，想着：“他们回家，我们可到哪里去呢？”

三天的海行，把鬼子兵的兴致都失去了，他们不但没有看见乡土的影子，却装到另一个港口来。他也认不清，船上的中国水手偷偷地和他说：“这是来到上海了。”

上海，上海他记得，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他还记得那时候营长和他们说：“这次咱们跟督办下江南，那地方真他妈的好，山清水秀，娘儿们标致，咱们去就是享福去的，省得在家乡啃高粱米子，到那边有什么事放心大胆去干，出了乱子由我担！”话是这么说的，到被撵回来的时节，他们的营长就给所讨的江南姨太太的爷给干掉了，他算是腿快，滚在大队里，还亏得炮弹有眼睛，没有落在他的身上，保全了一条小命又回到关外。

可是那时候他们是从天津坐火车下来的，听说有这么一股海道，他可连边也没有看见过。

这时他把脑袋从舱里伸出来，看见水已经变成浅黄的

了，水面还是很宽阔，在两边极远的地方，各有一条浓黑的线。再过些时他才看出来那原来是这岸的土地和树林。正当这时候，一个带小胡子的日本军官猛地一拳把他推进去，他不知道为了什么，就不声不响地又进去了。

再过些时，他们的中村小队长把他们这一队“满洲国”兵带到甲板上，中村小队长象一条哈叭儿狗似地跳来跳去，露着嘴里的金牙，吠着！

“南军的不好，——我们的帮你们，——打败了南军，——要你们来守，——这些地方都是你们的，——满洲国的兵和大日本军是弟兄——和南军是敌人——我们要协力把满洲国那么的乐土，——在江南也建立起来。——你们不记得么，——南边 人看不起 你们，——满洲的战 事他 们 不 管——打到他们的家乡，——他们才抵抗，——这不算事——皇军会扫荡他们，——你们要帮助皇军打倒你们的敌人！……”

他站在那里，零零碎碎只听见几个字，他正望着岸上的断壁残垣出神。有的高大的楼房打穿了几个洞，有的一排平房都坍成一堆砖瓦和几根木柱。那边还有火烧，成队的飞机在头顶上绕。偶然还有成排的机关枪声叫嗥着。路上长满胡子的哨兵，扬起两只手臂向驶进来的轮船欢呼。军用车象甲虫般地缓缓地爬行。

“敌人，敌人，谁是我们的敌人呢？”

他的心里往复地想着，头就转向左右去，那个中村小队长敏捷而又坚强地打了他两僧耳光，随后还吐出他听不懂的两句野话。

上了岸，他们就从码头、闸北那边走去。路是愈走愈荫

凉，他心里想：鬼子想把我们送到啥地方去？

闸北他还记得一点，十多年前他还在那儿打过警察，等那警察叫出一声，他才抱歉似地说，“二哥，俺打错了人，俺还当你也是南蛮子。”顺手他就把一个洋车夫连人带车都打翻了。到现在他还想不出来为什么那时候，会那么强暴，虽说是关外人一直有点凶，可还到不了那个份上。一到南方，好象出了槛的猛虎，东也一口，西也一口。那时候真把南边人都给欺负怕了，可是有一样，走单了照样吃亏。到后来则几乎是连性命都送上。这是使他每次想起来都更恨南方人的原因。

可是现在的闸北不同了，看不见一个人，也看不见一条狗，他那想狠狠用皮带把一个南方人抽一回的心顿时无着落了，柏油路上有不少大小的洞，房子是成排地倒塌，有的还在冒着黑烟。他们被引进去休息的楼房就是没有房顶的。

坐下来，那个小队长又张大了嘴和他们讲说日本人打了多么大的胜仗，连南京也就要到手了。好象上岸后他的材料更加增多，滔滔不绝地述说着；可是他觉得很干渴，把热水壶的塞子拔下来送到嘴边。

这边不很冷，可是没有火，空气总显得潮腻腻的，有时使他打一个冷战。一阵阵腐臭的气味钻到鼻子里，使他想起来早就发下来的口罩，他就把它取出来放上去。冷战却接二连三地打起来，寒雨从上面飘落下来。

“倒是他妈的和咱们不同，这是什么时候，还他妈的下雨？真不对路，——”

还没有等他咕哝完，他们就被命令着到外面去守卫。天

已经黑下来，阴雨飘着，没有一盏灯，远处还有不曾熄止的大火。朝南望，照红了半边天，他算得出那是上海的租界，他没有想到这个租界还有，还那么热闹。

约摸在闸北停留了四天或五天的样子，他和他的同伴们就被调到南市来了。这里的情况简直和闸北不同，只是极少的房子被火烧掉，大半的房门都被打开了，什物丢得满地都是。他们这次驻进从前一家士绅的大宅子里。

虽说是大宅子，也没有家乡那边宽敞的院子，可是楼台亭阁那份曲折玲珑的佳趣，却又是北方房舍所没有，里面没有一个人，他们有的睡在床上，有的就睡在长桌上，厨房里有人把火腿和米煮起粥来，香喷喷的气味把人都引醒了。在吃粥之前，中村小队长又咆哮着吩咐：

"你们要记着——这边有你们的敌人，——你们不能同他们说话——哪个说我就枪毙哪个！——你们都要记住。"

好象怕他们不明白似的，说完了还把袋里的手枪拔出来在空中晃了晃。他只在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下，心里想："用不着你说，自来我就听不懂他们南边话。"

第二天，中村小队长就带领他们巡逻了。路上有些行人，臂上都绕着红日章，看见他们经过，脱下帽子，深深地鞠一躬。有一个老年人稍为慢一些，中村赶过去几拳，把那个人打倒了，从那雪白胡子掩着的嘴里，流出鲜红的血来。

他的心怦地一动，想着那年他们到南方来，也没有这么凶过。他本能地想过去把那老年人搀一把，突然想起小队长的话，他只能用眼睛横过去多看两眼，他想这个老年人的年

纪大概和他爷爷差不多，可是他没有看见过他的爷爷，听说在他四岁那年就死了。

中村走在他的前面，他就跟着走，走到接近法租界那条马路上，他望到租界里热闹的景况。那边的人很多，铁栅门早就锁好，有些人挤在门前看过来，后面还一层一层地挤满人。乍看见这些人，他的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他的脸有点红，他不知道旁人看见他觉得他是怎么一个人。有的小孩子在指点，身旁的大人立刻把孩子的手拉回去。那么许多张脸，他没有看见一张笑的，那只是一派怒冲冲的铁青着的脸。有的女人流着泪，嘴里不知道喃喃地在说些什么。

过了三天后的一天，他恰巧被派去守铁栅门的路口，他两只手平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准备任何人冲到近前来都好刺过去。

铁栅门的那边仍然有许多人，许多张脸。声音也很嘈杂，可是他却觉得很孤单。他们说的话有的他还是听不懂，有的他可以听出来；当他能听得懂的时节，他的心里就觉得怪有点亲热的，不自主地把头就转过去望着，这样两次三次之后人群里就有人说着：

“喂，他不是东洋人，他听得懂我们的话。”

“别那么说，或许这个东洋人懂中国话。”

这又是另外一个人说，可是这句话正刺到他的心上，他几乎想大叫一声，他顿然又记起小队长的话，他只把眼睛朝那边翻了翻。

“是的，他是我们中国人，他的眼睛朝我们这边看呢！”

人群里有一个人这样叫着，那声音并不十分高，可是多

少只眼睛都朝他的身上望。他觉得那好象一千根一万根针刺过来，使他的全身都不舒服，他的脸发着股热，突然就吼一声，端着枪朝铁栅门跑过去。那群人立刻惊叫着朝后退，有几个跌倒了，还有一个人高声叫着救命。只有一个青年人站在那里不曾动，还低低向他叫着：

"老乡，喂，老乡，——"

他本想不去理，可是那声音极温和，又是他听得极明白的语言，他的脸就自然而然地望过去。

"老乡，咱们都是中国人呵，为什么你要帮他们东洋鬼子打仗？"

他有点慌，不知道该点头好还是摇头好，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那个青年好象看透了他这番苦心，并不等他回答，接着就说下去：

"咱们现在还是全国一致和东洋鬼子拚命的时候，你过来吧，我们应该把枪头朝着我们的敌人。"

"你们才是我们的敌人。"

"那是什么话，中国人都是弟兄，没有敌人。"

"哼，还说啥呢，当初日本人打沈阳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和日本人干呢？"

他好象有十足理由似地说。

"不是那么说，老乡，国家的事，比不得我们个人的事。总得有全盘的计划，充分的准备。——"

他打断了青年的话头：

"算了吧，打俺们东三省害不着你们的事，你们不管，如今打到你们的头上来了，你们才和日本人干，让我们当亡

国奴，……”

他不知道怎么样会把日本人告诉过他们的一番道理都说出来，他还觉得这些话都很有道理，那个年青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下去似的，一个安南巡捕把那个青年很快的拉开了，不许他再站在那里。

他原来还想问那个青年两句话的，这下就什么都不成了，他看着那个安南巡捕，那张脸好象一个死板板的雕塑，高高的两个颧骨，黑油油的脸皮，还有那沫黑的牙齿。他觉得不屑一看似的，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心里骂一声“亡国奴，”身子就转过去。

他骂了人一声，心里却一点也不舒服，总象有什么梗在胸前。当他身子转过去，正看见一队日本兵押了一串中国人从东向西走去，他好象从前也看见过，想了许久，才记得那是六年前事变在省城里看见的，他又记起有一天在屯堡里，日本人抓来了十多个人，让他们自己去刨坑，然后再把他们一个个推下去，活活用土埋死。这一阵他不知道怎么会想起来这些事，他的心翻来覆去的不安宁。

“中国人都是弟兄，没有敌人。”那个青年的话，时时在他心里响着。

有一天，太阳快要落下去了，他们这一小队人却临时奉了命押解九个中国兵向龙华那边去，据说这九个兵都是从难民区里搜出来的，有的只十五六岁，矮小的身躯，苍白的脸，从那边来说也是一个营养不足的孩子，可是他也是这九个之中的一个。

他们没有军装，不知道怎么样就断定他们都是兵，他们

也不叫嚷，也不反抗，默默地走。只有在那个孩子的眼里，满满地含了两泡清泪；可是没有流出来，也没有声息。

他们并不是被送到监房里去，就在河边的一个广场上停住了，他们这一队人和那九个人面对面地站立，中村小队长露着他那闪光的金牙命令他们解决这九个人。

“你们看好，——”这时中村已经从队尾的一个兵士手里拿过一柄上了刺刀的步枪，他的眼睛里面冒着凶焰，平端了那柄枪，他又嚷了一声：“就是这样——”

这时中村已经疯狂般地冲过去，好象他的目标不是一个没有抵抗的人，而是一只凶猛的野兽。被刺的人软下去，可是当着中村把刺刀拔出来的时节，一股鲜红的血直喷到他的脸上，身上。

这使在一旁的他突然记起了些什么事，刺人的同是没有人性的畜生，被刺的却是他的爹爹。

“是的，我的爹爹，我的家，……”

他好象从一场迷梦醒转来似的，他的心里不断地想着。他环顾那些将被结果性命的还有他的伙伴们，有的掩了脸，有的坐在地上，他却象英雄一样地挺了胸膛站在那里。等到中村一面咆哮着揩拭身上的鲜血，一面命令他也这样做，他就一个箭步蹿上去，他并没有把枪刺戳进那个脸色白灰的，身子已经软瘫下去的第二个中国兵；他却一下刺上那匹活刺刺的野兽。

中村挺着身躯，想来还刺他，可是手里的枪已经溜下去了，只象一尾被鱼叉刺中的鱼那样摆动着头尾，咧着嘴，那些金牙全无光了。乏力地握着两拳头，想退到后面去。可是

他用尽了力量冲过去，铁一般的手臂有震撼不动的强力，他把那刺刀绞了两绞， 眼看着那匹凶恶的畜生颓然地倒 下 去了。他把刺刀拔出来，也是一股血冲到他的身上，可是他笑了，在那一派血光中他也看见爹爹的脸，爹爹也笑了。那抖动的白胡子把鲜红的血色衬得更灿烂。

“我关德明，……”

站在两对面的人，都围过来，他们没有敢欢呼却用亮晶晶的眼睛望了他，八个中的一个说：

“走，弟兄们，咱们都是中国人，跟我走，只要穿过那边就有我们的人。”

这提醒了他，抹抹脸上的汗，把那个死尸一脚踢翻，把步枪拿了，还有身边的一柄手枪也取下来。

暮色已经沉下来了，他们这二十几个仓惶地用悄悄的步子向南走去。

走着的时候关德明笑着也哭着，他的心里就总闪着那一片红色，那红色，象是太阳照亮了他面前的路，也温暖了他的心。

廿七年九月七日梧州

（选自1941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遥远的城》）

遥远的城

在平日，圈河的上空打着旋旋的是成群的乌鸦，一面飞一面叫着，望到了有才被野狗刨出来的尸首，就落了下来争着啄食那一双眼睛；或是有才丢来的死孩子，只裹了一层芦席，就先来撕破这张席子，再来分食那血肉；但是这些天，却是三架飞机，飞上飞下地，虽然不是叫着，却永远响了那嗡嗡的声音。乌鸦是已经骇得不见踪影了，而跑在地上的野狗，因为吃了人肉就有红眼睛的，也奇异地仰了头。仿佛惊奇着争食的敌人变得大了，可是少了，却又总也不见下来。当着有太阳的时候，分明地看得见近尾部有红日的徽章。在那里就要这样说：这是“友军”的飞行队。

这些飞机不只是在这一块地方旋转着，也要到东南方的上号，南面的顾乡屯，还有江北面的柳条通。自从双城堡被义勇军攻陷之后，不佳的风声频频传来，“友军”的飞行队就勇敢地出动了。

飞行者在这里比什么都安全，不但没有高射炮，连“盗

匪”的影子也还没有见，但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这么些天，就从早到晚地转着。

人们的心中，也怀了异常的欣忭，不只是以为困苦将有了一个结束，也来看看强悍的敌人，如何遇着将要来到的末日。

“友邦”管辖下的报纸上也有着这样的消息：

“……西线安达站，突被中国政府接济下之盗匪两千名攻入，友军二十三名，在青木少佐指挥下，陷于苦战中。”

“陷于苦战中”的这几个字，时时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了，显然地就能推想到，是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双城不是在有着如此的消息之后，就重复飘了青天白日旗么？那些忠勇的皇军，也只能守在双城堡车站，因为是在铁路线上，能方便地增加援军或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快快地逃走的。

而东线的列车，在一面坡出了事；南线的列车，在蔡家沟附近遭了第二次的掘路。侵略者的心打着寒战，可是沦亡的人们，却自自然然地露了高兴的脸色。

逼在枪尖下的穷苦人们，在为“友军”们掘着战壕和筑着壁垒了。

“没有法子，义勇军打进来，吃饭的家伙就没有。”

一个日本五金商人，他的太太却是日本妓院的老鸨，有一天对着一家中国商店里的夥友说。在说完了的时候，他用手摸摸他那肥大的脑袋。

“那怕什么，你们不是连东三省都随随便便就占了么！”

那夥友故意和他这样说。

“大大地不好了，领事官说了，听见电灯厂的三声警笛，就要跑到兵营去。我的买卖就都完了！”

那个日本商人觉得严重地说着，他说着的买卖，包括了那个以人肉出卖的妓院。

其实那时候的情况却是很严重的，那些激于义愤的男儿，有热血在胸中激荡，不惜好身手，计划着到怎样也不能使这些侵略者就这样安静下去。随时他们都在发动着。那些大森林和高山是他们天然的障蔽，在失败的时候他们能藏到那森林里去，就是利用飞机的爆炸，也无从寻得目标。可是这大群小群的人，等到精力稍稍恢复起来，便又拚了血肉向着这些侵略者进攻了。

一次最快意的战争就是在离哈尔滨几十里的东山里，一些“满洲国”军队还有督战的“友军”，为义勇军引到山沟里，前后地夹攻起来，结果是只有两个人从义勇军的大刀下逃出命来的。

这一次，义勇军是象网一样地严密举事，各面都得到了相当胜利，于是在那些沦亡的人们中间便有了这样的传说：

“你知道这一次怎么能这样胜利？”

说话的人先把眼向四面张了，然后才得意的说着。说者和听者奇怪的是都有那么快活的样子，自从强派为“满洲国”人之后 这样子许久都不见了。

“简直告诉你们吧，政府已经委派冯××做义勇军总指挥了。”

对于冯××，人们一向是有着颇好的印象，听者就更鼓舞起来，说话的人，也更精采地说着哪一个是前线总指挥，

哪一个是东路总指挥，哪一个是西路总指挥，……

听话的人，满意地走了，再说给那些想知道这些事的人听，渐渐地，渐渐地，这消息传遍了这整个的城。

“老丁[1]在佳木斯和日本人干起来了。”

“张大麻子[2]的兵拉出去两团！”

“宫傻子[3]这小子又奔上号来了，昨天下午三点钟差一点就他妈的顶进来。”

“江北有两万人呢，只要一封江……”

那个说着的人，故意把话吞了一半，可是每个人仿佛都能猜得到下面该他说些什么。

几日间，什么样的消息都暗暗地传说着，甚至于把平日看成愚昧之群的红枪会，也放上了过分的希望，就是那半神话式的传言，也觉得很是可信。

但是一天，两天，三天，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皇家的飞机还是终日打着旋，有的人，更自信地可以指出来哪一架是我们的少帅的大量与豪爽，平白送给他们的。

可是人的脸却都紧张着，心也紧张着，一点都未曾松弛下去，在耐性地等待，等待。

听着电灯厂的一声汽笛，就以为该准备动手了，可是以后便又沉默着，不再响，才记起来，一早一晚向例是响了这么一声的。

无论如何，“友军”不利的情形是总可以看出来。从下

---

① 即丁超。

② 即张海鹏。

③ 即宫长海。

江驶来的军用江轮，又卸下来许多染了血渍的白布袋，都说那里面一个是装了三具尸身。还有一些疲劳已极的“友军”勇士，露了狼狈的样子，拖了异常沉重的军鞋走下来。他们的制服上蒙了灰尘，脚底下沾了黄泥，胡子长出来，眼睛露了可怕的红色，象是一连几夜未曾合过眼。他们虽然是同样地肩了步枪，或是手提机关枪，可是好象已经 没 有 一点力量，就是当时有人去袭击他们，也决不会应战的。他们走了七歪八斜的步子，泥土把脸弄成难看的样子。垂了头，默默地走了，非复出发时不可一世的勇敢样子了。立刻就有一批新的士兵上了船，穿着崭新的军服，胸脯挺得高高的，张开大嘴唱着军歌。望着的人，早就为他们想到了回来时该是什么样子。

在“友军”兵营的门前，就看到有许多沙土袋 也 堆 起来，还有临时筑起的防御物，戴了口套的“友军”，在门前荷了枪值岗，用凶毒的眼睛扫着每一个经过那里的人。

“真要是进了街，这还能中用么？”

有的人望到这情形，便在自己的心中说。

可是只要多盯上一两眼，“友军”的勇士就可以赶上来，嘴里骂着下流的话，撵得远远的，也许用枪托子狠狠地照了后背来那么一两下，被打的人就跄踉地向前跑了两步，回过头来，望到打人的人，又只好忍气走着。也有被捉进兵营门里去的，认为是形迹可疑的人，把冷水从鼻孔里灌进去，逼问着是不是中国政府的密探。

就是这样，张贴的图画还描了日“满”亲善的样子，共存共荣的标语……

情况的紧急还是那样，但是没有显著的变动。

每个人都象是等待着那个时候的到来，什么样子的惊动都以为是那件事，象猎狗一样地竖起耳朵来，再等着继有的动静。但是实在呢，却是没有什么进展。

更有的说着准备放弃北满了。以新京①为边界，每日开行的南行车更增加了无数的日本客人。

有的日本人却踌躇着了，若是遇见了劫车的举动，那不是等于送死么？虽然是在危险中，也许不会有什么吧？如此想着了，就又搬回了行李，退了车票，重又回到家中去。

在这紧张的情形之下，虽然我的友人再三阻止我到街上去走，我仍然是每天下午要走一圈的。我是住在道里的中国四道街，我沿了基达伊斯基大街走到车站，再顺路走向南岗，从南岗那里坐电车或是营业街车回来。这象是我每日的课程，一直到那时候我还没有间断过。那一天在归途的电车上我遇到了一个穿着直贡呢马褂，蓝绸长袍子的人，他把呢帽拿在手中，看得到他是一个光头。仿佛我觉得他是朝了我望一眼。我也看了他，觉得他有一点面熟，可是他立刻又把头低下去。因为时常有着这样的误认，就不去理会。我到四道街街口下了车。在走向住处的途中，后面象是随了一个人，我有一点担心，为了自从成为“满洲国”之后，对于外来的人时常加以侦视。虽然我到那里去，并没有政治上的背景，可是无妄之灾，也该小心着它的降临。我仍然用了平常的步法走路，力求心中的镇静，绝不回头望一望，虽然我真是想知道随了我的是什么样的人。

① 自“满洲国”成立，长春即改称新京。

转到一条僻静的小路，才是我的住处，在我按着门铃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同时叫着：

“××，还认识我么？”

这我知道了，他是我上一次到哈尔滨所认识的友人，那时候仿佛他是在工业大学里读书。

待我要说话的时候，门已经打开了，他抓了我的膀子走进去。我看着他那乡曲的打扮，不由得露了惊叹的语调：

“呵，你这样子——”

走到房中，我们坐下来，他是比从前瘦了，脸也黑了，前额上掩在帽子里面的皮色显得出奇的白嫩。

“电车上我就看出来是你，……”

他的谈吐还是那么畅快的，把右手在那光光的头上摸来摸去。

“我也看出来象你，一来是眼睛不好怕认错了人，二来你的装束变得太多了。”

“那么下一次你见了我还是不认得的。”

他说完这句话，就哈哈大笑，突然收敛了笑声，正经地向我问着：

“这里住的都是俄国人么？”

“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听到这句话之后，他好象放下心来，在我的肩上拍着：

“真巧，今儿个遇见你。”

他又高兴起来，我就递过一支纸烟去，他点起来抽着，他的一举一动，都还是和从前一样。

“我看见你，我可没敢叫你。”他接着说，“我的行动

是需要仔细一些的。”

“你干点子什么呢？”

“你看我象干什么的，我可就不是干什么的。”

他还是那么欢喜说有趣的话。忽然间，他又严肃起来。象是来不及问我别后的情况，他就郑重地告诉我在哈尔滨，也就是在“满州国”境之内，他是一个秘密人物。

我懂了他的意思，一股钦敬的情绪罩了我，我觉得一点热，我知道我的脸一定红起来，眼睛有点发亮，虽然算为我的祖国的，并不值得我们的爱，可是那时候又自自然然地为希有的感情所驱使，不知不觉地就深深地为他所打动了。

我握了他的手。

“你奉了哪一个的命令？”

“王××，在哈尔滨我们就有十五六个同伴。”

“凭什么证据呢？”

“这不是么？”

他说着，用手掠起衣襟来，告诉着我，委任状就是藏在那里面的。

“这工作真是有点危险！”

“当然是，”他说着顿了顿，“可是为了三千万的人民、为了自己的良心，我什么都忘记了。”

听到他的这番话，自己心中的惭愧就立刻升起来，我也是象他一样的人，我没有一点职责，我看见了多少人终日在苦痛之中，我看见了日本人的鞭子打在同胞的身上；可是我只图个人的安逸，虽然我想过，也不过只是虚想，实际上我没有做一点事，我没有能力把受苦的人从水火之中救出来。

我恨我自己，同时我对他的敬仰更加重些。

“这一次，我是扮成了外城的布匹‘老客’，”他又接着说，“为避人的耳目，每天的上午我要到这里的布匹批发家消磨许多时候，我现在还懂得好多布匹的花样和成色。”

他又用笑语把紧张的局面松弛下去了。

“在哈尔滨没有人注意你么？”

“那才怪，时常有密探随了我，我还受过最严厉的盘问，可是我都也脱过来。

“——他们把我的身子脱得精光，也没有找到什么。

“——还有一次，我回到旅舍，看见我的行李改了样，还是夥计告诉我，才知道他们拆了一遍。”

“那又是为点什么？”

“因为在一个人的被褥里翻出来反‘满’证据，他可不知道我是藏在衣襟里的。”

“这么样你也要小心些。”

“哼，不要紧，捉去了顶多就是一死。”

他很洒脱地说着，又笑了笑。

一时找不到什么可说的话，我就为他倒了一杯水，他立刻喝下去。

“前两个月，我混在‘老薄代’① 堆里，给他妈的日本鬼扛了两天子弹。”

“你真是历尽千辛万苦了。”

“这也该快到一个出头之日。”

说完这句话，他全为快乐充满了。

① “老薄代”为俄文苦工之谐音。在哈尔滨成为一种日用俗语。

“近来的传言是真的么？”

“可不是，四围都包上来。”

“是政府派定了总司令什么的吗？”

他笑着，仿佛在笑着我问这样的话是愚笨，尤其是我才从关里来的人。他象是和我说着：

“你还不知道么？你从那住了一堆只知道安逸的人的地方来，那地方正在起着权利之争呢！谁能想到我们是奋斗着，不顾一切地奋斗着；虽然我们知道将来的成效也许很小，可是我们总算尽了个人的力量。我们没有饭吃，又没有衣裳穿，每天是在惊险之中过着日子，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要死了。但是我们并不怕，我们只希望死了之后总有人来继续这伟大的工作。”

这些话他并没有说出口来，可是他却真的有如此的愤懑，从他的眼睛里露出来。

我赶紧岔开了，问他关于前两天传言着×××差一点没有从上号顶进来的事。

“真可惜，前面的部队太快了，后队没有赶着时辰到，要不然，——”

他的眼睛发着光。

“——早把他妈的鬼子都给‘乌涂’①啦！”

“现在怎么样呢？”

“为长远的计划，正在想法子把南线切断，那就一个也跑不了，没准还能拿活的。”

“那时候我们该好好庆祝一下子了。”

① “乌涂”是俗语，有毁掉的意思。

“可不是！”

我们的手紧紧握了，他忽然站起来，用那只手掏出一只大壳银表来，打开看看，又放回去。

“连带一只表都要和身分相合呢。”他笑了笑，“现在我就要离开你这里了。”

“不好再坐坐么？”

“有点事，一点也不能再耽搁下去。”

“什么时候再来玩吧。”

“那不一定，我不大到朋友的住处去，真要是连累了别人，不是太对不起了么？今天真奇怪，我遇到你，还和你谈了这许多时候。”

他象是有一点动感情地说着。

“那什么时候再见呢？”

“还是不要定规吧，下次就是遇到了。你也许不能认识我，再说，——”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或许这一辈子我们都不能再见了。”

他露了凄惨的苦笑，随后，即收敛了这笑容，又把眼睛朝直望了，象是他已经看到成功的影子。

“不要说这样话，”我拍拍他的肩，“我还等了你痛痛快快在哈尔滨玩一阵呢。”

“就是死，我也是高兴的。”

“多加点小心就是啦。”

他走了，我送他出了屋门，他就立刻阻止我，说是不必再到外面去，怕有什么不便。

在院子里我们就分了手。我看着他的背影，他那行路的

姿态和以前也都不同了。

到了门口，他转过身子来招招手，然后就很快地跨到门外去。

我抬起头来，正望见五六架飞机在空中飞着，渐渐地作着低空飞行，嗡嗡的声音更显得大起来。

到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起身的时候，他就又到我这里来。我才要起来，却为他又按下去了，他就坐在我的床边。他的脸色苍白，不平匀地呼吸着。他告诉我有六个同伴昨天下午被探捕捉了去，当天的晚间就都处死了。

“有这么快呵？”

我叹息着。

“这六个人是运到松浦那里，活活埋在土里的！”

他说着，他的身子有一点抖，他好象知道我觉察了，就故意矜持着。

“你怎么能知道呢？”

“今天清早就有松浦镇那方的同伴来报信，说是——”

他说到这里停了停，象是有什么过于悲惨的事件，才使他不能继续说下去；但是终于他又接着说：

“这六个人都是自己为自己掘的墓坑，然后被强迫地躺到里面去，第一个人是由那五个人盖上的土，第二个人是由那四个人盖上的土……到了这末后的一个，才由那一群鬼畜生拿土来也给埋了。他们拿了枪和鞭子，当着同伴躺到那里面的时候，仰望着最后一瞬的天空，那群畜生都在快活地叫啸着！呵，没有人性的野兽！”

他的拳头紧紧地握着，脸又涨得红了，额上的青筋都暴

涨起来。

在我们的中间，有着片刻的沉默。

他象想起了什么似的立刻又站起来，我才要坐起来披衣相送，他却早已跑出门外去了。

这以后我没有看见他，可是在三日后的日报上载了前一日的消息，说是又有九名反“满”人犯被捕，在次日的早晨就执行了死刑。那里面赫然有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怎样才好，惟盼着我们的勇士一朝冲进来，为这些已经死了的或是在忍受着强暴的，给我们机会吐尽这许多时刻积累的冤气。

局势真也就是更紧张起来，先是兵营的附近不许行人通过，后来那些军政机关和公共企业厂也禁止通行，在途上随时都施行检查。

在深夜里，能听见轰轰的炮声，许多人怀了异常的欣喜坐起来听着。在一声响之后，就能幻想到有多少人在这一声之中丧失了性命，也许就是那些为拯救人民而争战的健儿；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原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要以较小的牺牲换来大的成功。

晚风会把炮声显得更大一些，于是就露了更高兴的样子，可是不是向一个方向吹着的风，也能把那声音吹得小了，许多人们的脸上，随着罩了一层忧郁。

日本领事馆对侨民也就下了最后的警告，说是如果不到南线去，领事官就不能再负什么责任。但是，在紧急的时候，可以逃到兵营里去的。

在街上，常看到了哭肿了眼睛的日本女人。也有些埋

怨，顺着她们的嘴说出来：

“还到兵营去呢，到那时候不是中国军的目标么？”

尚留在那里的日本人，许多就起始换穿中国衣服，走起路来象鸭子的一双脚，很容易为人辨识出来。

“没有法子，命要紧。”

更愚笨一点的日本人，用华尔铁丝① 把自己的住所门前盘绕起来，有的还通上电流。他们也许以为这是最聪明又最安全的办法，可是经过的中国人，看到了，暗自笑着：

“鬼子在等死呢！”

就有些中国商人，暗地里把青天白日旗制造着，为发觉之后，立刻执行极刑，次日就有血淋淋的人头在正阳街街口的电线杆上悬挂着。

那种可怖的样子，成为黄蜡颜色的脸，那么高高地悬了，眼睛半睁着，呲着牙齿，颈子上的血成为紫黑色。有一个涨起来，看不出眼睛和嘴，鼻子也显不出来了。

走过的人都抬起头来望望，胆小的就不敢再看第二眼：被杀的原因在人们的耳边低低地传来传去，每个人的愤怒都象火一样地烧起来；可是要容忍着，那下面不是有值岗的“友军”么？而且人丛中不知哪一个就是“友邦”所豢养的奸细，就是没有什么反“满”的证据，也可以因泄私仇而加以陷害的。这样的被害是没有一点用的，等着吧！等着吧！……

好象是有大炮的声音听到了，在日间，这是第一次。每个人象是都听到，值岗的“友军”也听到了，停止了他们短距离往返的逡巡，稍稍露了一点仓皇。可是他们立刻看到驻

① 那就是：用做防御物的一种有刺的铁缘。

足的行人就粗暴地骂着，叫着，要那些人急速走开。

人们就走了，向着自己的家，店铺有的上了窗门，把门也关起来。这是等待着一个时候的到来，可是片刻之后，就有人来捶着门，用不纯熟的话骂着：

“这个的不行，打开，打开！”

店铺里的人就赶着又来打开窗门，那些稍为迟钝一点的，就为那“友邦”公务员把窗户给砸碎了。

可是那声音再没有响着第二次，就是响过的一声，也觉到怕不是炮的声音了。

“再等着吧，再等着吧……”

失望人的心中只得这样念了，可是要等什么时候呢？连念着的人一点也不知道的。他们的心中深信总有那么一天，也许是明天，后天，第五天，第十一天，一定说是那一天，是谁也不知道的事情。在这情形之下，他们知道所望着的一天是不久就要到来，是的，必定要到来的。

但是一天一天地过去，日报上每日渐多地记载着义勇军失败的消息。（那原因都是在粮糈和子弹上的缺少）没有人是能轻于直信的，可是市间的情形，真就一日日地松弛下来。天上的飞机也不飞了，日本人的脸上再见着快活而得意的样子。

中国人，却又忧愁着，眼前的一点希望，又是破灭了。听到各路的败退，许多人觉得刺心的痛，可是这是谁的过错呢？人们都知道，可又都不说出来，只有个人心中暗暗想着：

“将来等着吧，将来等着吧！”

（选自1941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遥远的城》）

离　散

用泥土堆培起来的围墙，有七八尺的高度，光光的没有一根细小的草在那上面生长。有的地方象是为太阳晒得裂了缝，成队的大蚂蚁从那里面钻出来。墙的下面就是七八尺的壕沟，有着五尺的宽度。（这是一看就可以明白的，围墙的泥土，恰巧是从这沟里挖了上去。）正象一条长大的土蛇，卧在那里，——有一个缺口，一个全副武装的兵士站在那里，他的身旁有一间为风雨所凋敝的岗楼。

围在这座墙的里面是一个大的广场，每天在两千双脚的践踏之下，积了三四寸的细土，只要一阵轻轻的风，就有一片烟雾扬了起来。在先也许是田陇了，因为路旁还可以看出一点遗迹来；可是中间却是平坦的，没有一点起伏不平的地势。

每天的清早和下午，都有成队的人从那砖瓦建筑的院子里出来，在这广场上操练。他们有两千人，从十六岁到二十二岁，是一些中学校的高级生。从这一年起始，这些学生们

规定了要受普通兵士的训练。他们有的来自乡间，有的来自城镇，有的来自大都市；可是他们穿了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们的头发剪得光光的，穿着黑帆布鞋和草绿色的军服，也象士兵一样地绑了裹腿。

才起始这样生活的几天，显然他们都吃不住了。他们每天到晚上象是拖了腿子走路，一大半还不习惯睡在硬硬的土炕上面，更使他们不能忍受的，是每夜间一小时的值岗。时候是并不长的，可是把睡眠切成两断，就好像一夜也没有睡好一样，到第二天，精神是更不济了。但是他们照常要很早起身，集合升旗、早操，术科，午操，……有的时候他们还要结队到更远的地方去野操，行军，——天是热的，尘土和汗水使每个人有一副发笑的脸。全然是训练着他们能有健壮的体格，当着国家将来需要他们的时候，就能和士兵一样地捍卫国家。

有那些慵懒的，不成材的，偷偷逃了开去；可是余下的大部呢，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们的皮肤虽然变成黝黑的颜色，可是他们却健壮了。他们可以背了九斤半重的枪和子弹，跑很长的一条路。他们值夜，修路，晒在毒热的太阳下走慢步，……

张远却是既不想跑开，又始终对这种生活不感兴趣的一个。他是松懒，他的心却飞得远远的，到他自己的家中，到他所住城市中的热闹街上。他总是叽咕着，在同学的面前也不肯闭住嘴。他埋怨这个又抱怨那个，他还有倔强的个性。一天，他有着更不好看的脸子，一手拉了绑腿，慢慢地走着。集合号早就吹过了，一队的人已经排好在等着他。队长

向他叫起来：

"张远，快点站队！"

他连头也不动，仍是慢慢地走着。

队长又向他叫了一次。

他突然象疯了一样地跑到队长面前，松了手中拉着的绑腿，直指着队长的脸：

"凭什么你朝我这样叫，我的老子娘也没有这样跟我叫过，……"

他的手握了拳头，几乎是要打在队长的脸上，队长的脸变了色。

他并没有把拳头放下去，队长原是现任的小军官，他知道如果一个士兵有这种举动该受什么样的惩罚，同时眼前就可以一脚踢翻了他；可是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用低沉的语音说：

"你走开吧，不必站队了！"

他真就走回营房去，躺在自己的铺位上，（那是对面两排长土炕，每人分得三尺宽的地位。）可是不到十分钟，两个武装卫兵带了值星官命令来，他是被判罚重禁闭三天。

他明白什么叫做重禁闭，他就不想去，那两个卫兵却把他拉起来。他叫喊着，把身子向后退缩；可是那两个卫兵，（他们原是第×师的士兵，）仍然能架了他的膀子走去。

他被架到西院的禁闭室去，进了那间关着木栅栏的矮屋，把门锁了，一个卫兵就站在那里守卫。

那是一间潮湿的屋子，地上铺了一层石灰，屋角那里有一个小土炕，没有席。

他成天地把了木栏望着外面，每天派定只给他两个馒头。晚上睡在冷硬的炕上，（因为是重禁闭，所以不许把被褥带进来。）蚊虫和跳蚤在他的身上任性地爬跳。

他象过了长长的三年似地挨了三天。

但是这惩罚好象是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也许他不是那样明显地做成不服从的举动；可是在心中的愤恨却增加了。他在恨着所有的人。

当着空闲的时候，他就在操场上踱着，手里检满了石子，朝着卧在一旁的狗抛去，被打的狗嗥的一声叫了，拚命的跑开；他就得意了，在笑着，因为他想到所打的不是狗，却是……

他做一切不规则的事，恰恰还不是违犯命令影响公安一类的举动，所以他不会再受到惩罚。——其实这都是在他心中早已盘算好了的。

"张远，为什么你要……"

一个同学这样说了，他还不等别人把一句整话说出来，就掩了耳朵跑开去。

他的心中永远是这样想着："我不是来当兵的，在家里谁不听我的话，我的父亲母亲也没有这样责罚过我，凭什么我要受这种罪？……"

那一天的下午，有着阴沉郁热的天气，正当午睡的时候，突然集合的预备号响了起来。

11555～～｜11555～～｜11515135～～

睡着了的人惊醒了，或是被躺在一旁的人推醒了，流着汗倒在炕上的一翻身就坐了起来。到全房的人都站到地上的

时候，张远也不得不懒懒地把腿子从上面挪下来。他的嘴叽咕着：

“又是什么鬼事，大热的天，……”

旁的人都在忙着裹绑腿，他也不得不斯文地缠着。哨子和队长的口号，已经在门口那里响着了。

“徒手集合！~~~~”

集合的号声随着也就响了起来。

5……531353 | 5……531353~~~~

当着队长叫着“立正”的时候，张远才站到排里。那些已经站好的人，为他稍稍移动了些。这时候事务长却同了四个勤务兵，把房里的枪枝都抱起走了。

“这是为什么呢？”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了这么一个疑问：队长不是说过，明天上午就要练习实弹射击了么？

队长的脸今天也有点两样，眼睛睁得象是要突出，额上的青筋象叶脉似地显出来，气冲冲地用了更大的声音在喊着口号。

“向右看齐！”

照例的又是一阵骚动，因为是更急促地发下口令。动作的时间就更长些。往常队长也许又用他那湖南腔的国语来骂着了，可是这一天他只是紧闭着嘴，好象除开以刚强的音调喊着口令之外，就不会有一个字从他的牙齿中间迸出来。

“向前看，——报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个人报错了，他立刻就发了重数的口令。这一次是圆满

地做完了，这一群人，守着他的口令向着院内操场走去。

转过了甬道，就看到旁的队伍都已排在那里了。他们这一群在他们平日所站的地方站住，面向了南方，正对了那座露天的讲台。

讲台上还是空空地没有一个人，太阳从偏西的云隙中露出，射着蒸热的光，一下子就都有汗水从两鬓间流了下来。

"这又是干什么，大热的天，这是跟谁过不去呀？"

张远在心中暗自想着，他把军帽摘下来，用手巾擦拭着头上的汗。

天真是少有的热，从地下升起来的和从天上降下来的都是热气，夹在中间的正是一切生物，没有一点躲藏。张远的心才起始想到这样呆呆地站着做什么呢，就有齐整的马靴声音响起来。走在前面的正是那个短悍的师长，现任军训总队长，后面就是各处主任。他们朝了讲台走去，当着他们站定了，值星官的立正口号也洪亮地叫了出来：

"立正……"

两千双的脚跟互击着。鞋底摩擦着土地，响着一致的声音。站在台上的人也答着军礼。

"稍息！"

随着口令都又把脚伸向右边，空气也象是和缓些了。张远把眼睛望望这边又望望那边，他是想来发见一点可以使他高兴的事。他望着立在台上的师长，他一直觉得他不配是一个师长似的，因为论身材还没有他高大健壮。师长的颔下，还长了一丛山羊须。只有那一双眼睛使他惊服，永远总是发着

光，熠熠地闪耀，——肯定，有卓见，有毅力，不怕一切的艰难。

“诸位同学——”

恰适用于在大众演讲的高亢音调在空气中波动着，两千个人的脚立刻都收回来，做成立正的姿势。

“——今天兄弟来和诸位同学见面，为的是我们就要离别了。稍息！……”

太阳的光收敛了，可是阴云显得更厚起来，张远是专心地在看着一只蚂蚁怎样从站在他前面的人的脚跟爬上去。突然更洪大的声音钻进他的耳朵：

“——这是日本人强迫我们离开的！”

两千多个人就都为这一句话震住了，象失去了点什么，每颗心都象是沉了下去，每个人暗暗地起始数念着：“日本人，日本人，……”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在我们的国土上来训练我们国家的青年，你们明白么，诸位同学，日本人把我们看成朝鲜台湾一样，他们都要来干涉，要我们软弱无能，任凭他们的宰割，我们就要成为亡国奴了！”

把末了这句话就拚了所有的力量叫了出来，站在前面的人就看到了他的眼睛里流出泪来。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穿进了每个人的心，第二大队第一中队的中队长随着就倒在地上。勤务兵赶着抬来救生床，把昏倒的人抬到上面，向着医药处那面抬去。他的脸色是近于灰白了，铁青的嘴紧闭着，眼睛也没有张开来。还没有走了几步，猛然间他又翻起身来，跳到地上跑着，用嘶哑的嗓子叫着：

"杀尽日本人，杀尽日本人，……"

没有能跑上五六步，他又颓然地倒在尘埃上了。这次他是安稳地又被放到救生床中。

站在那里的张远，尽他把心放到远远的地方去，也为那一声高叫惊住了。他的全身打了一个寒战，虽然他的头上还有汗流下来，他的心象通过了轻微的电流似地颤动了一下。在他的心中生出来从也未有的情绪，他不知道怎样才好，他望过去，有的人已经低下头去，任着眼泪淌下来了。那个站在台上的师长，（他原是以善战出名的，）也在用手绢擦着眼泪。顿然高亢的音调又响了起来：

"——我们都有血，我们都有肉，我们不能就 这 样 死了！诸位同学，我××能领着全师的兄弟和日本人拚，若是不胜就爽性都死掉也好；可是我们的……"

师长喃喃地重复了一句，随着就吼叫一声！

"——要我们象绵羊！……"

把这句喊出了以后，喘一口气，再就继续着：

"——诸位同学，你们不记得前几天打到××的孙××么？可怜的国人还顺从……日本人把我们看成了什么？——"

空中忽然响了轰轰的声音，从北方的天边闪出一个小小的黑点。渐渐地来到上空，象鸥子似地打着圈子飞行，正是一个翱翔的飞机。

"诸位同学，这就是他们日本人的飞机！——"

站着的人顺了他的手指望去，可是猛然的叫喊又从师长的嘴里发了出来，正象一匹被惹怒了的猛兽。

"——我们不能在日本人威胁的下面屈服，除非把我们

杀尽了。是不是？”

象雷一样下面响应着：“是！”

飞机还是在空中盘旋着，隆大的声音把空气搅得烦燥了，没有一个人不在切齿地恨着。

“我们却要离开了，军人是要服从的。诸位同学，国家有需要你们的时候，可是现在你们要回去了。不要难过，记着我们的耻辱，我们要从死里求活，有一天我们还要相聚的，那时候我们一同去作战，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自己。朋友们，再见了，也许我们再遇见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完了。”

立刻这两千人都立正致敬，可是几乎没有不流泪的了。站在台上的一个官长，突然跌了下来，大口地吐着血。这情景又打动了一些人。有的人仍然是笔直地站着，紧绷着脸，把下嘴唇咬在牙齿的中间，忍着在眼睛里已经蒙了一层的眼泪。一双眼睛是在发着光，正象为汗水浸润的额头一样，终于却是流了下来，因为过分的抑制，还哭出了声。

一片啜泣的声音使空气更沉郁了，张远的心好象被什么压住了，他喘不出一口气来，他的呼吸也短促了。他的头微微地动着，不知该怎么样才好。他望望左右又望望地下，地面的尘土看得出为眼珠滴成许多圆圆的点子。他想着忍住了，不是自己一向有刚愎的个性么？他把手指摸摸脸，又放了下去，他想问问别人一些话的，可是别人都已经在流着泪了。他的心中想着：

“为什么这样无用呢？只是流泪就成了么？这是该记在心里的事，对了，这是该记在心里的事，——”

可是他的眼泪却是突然间地冒出来了，他拿手掌擦抹着，心中还在想了这真有些没来由，流下来的泪呢，却是更多了。

他不再恨着这样的生活，也不去恨面前的这些人，他甚至于追悔着以前的行为。他想着自己不也是一条汉子，真若是日本人来了，能就驯服地忍耐下去么？

行列中那些体质稍弱的，和刺激过甚的，就一个两个地晕了过去。

飞机已经不见了，大的雨点起始落下来，降旗的号声起来了，这两千多人对着这降下来的国旗行着军礼。穿过了为泪水濛迷的眼，看着那渐渐落了下来的国旗，终朝的风雨吹晒，那面旗已经失去了鲜明的颜色和完整的形状了。

雨是象从天上倾倒下来的，张远的衣着全淋透了，他听从着口令一步一步地走回营房。泪水是冲淡了，愤恨却是渗到心中去，他留恋地想着过去的日子默许着有那么一天，他要把自己的血肉化成地下的泥土。

（选自1941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遥远的城》）

被煎熬的心

——一个女孩子的故事

她面向了墙躺着已经不知过去几许时候了，心中默念的数字都成千累万地堆起来，可是她兀的睡不着。睁开眼，眼睛就清亮亮的，连一丝睡意也不曾引起来。把头稍稍仰起些，就看到墙上浮游的光亮，墙纸的花纹都极清晰地照出来。她惊讶地翻了一个身，迎了她面的是那一大片火光，从不被窗帘遮住的玻窗映进来。她冲口叫一声，也没有披衣服，就跳到地上，走近窗前，双手拉开窗门。

朝北望去，半边天都红了，枪炮的声音却异常地稀疏。可是那火显然烧得很旺盛，平时窗外遮蔽她眼睛的那一抹高林，小枝粗干都照得清清楚楚，好象一幅黑白画，可是那背景却是一派火红。

她呆呆地站在那里，忘记寒冷，忘记痛困，也忘记明天早晨七点钟便要起始的工作。她的心极苦痛，好象被那火炙烤着，困惑地浮起来，她的眼角不自禁地滚下两颗泪珠。

她早就听到一点她认为极不幸的消息，可是她不相信，

就是别人问起她来她也不那么说。她想着为了不使这区域中三百万的居民沦为敌人的奴隶，他们一定得坚守这附近的阵地，虽然别人说为了消耗敌人更大的实力，为了诱敌深入以得最后的胜利……

窗外还飘着细雨，有的随风洒在她的脸上，她不去拂拭，就象一尊塑像似地立在那里，楼下的钟沉纡地打了三下，突然又有一阵机关枪响朗的鸣叫，不久便又沉寂下去了。

早晨，全身都很疼痛，她忘记了昨晚睡过没有，她仍然很疲乏。因为没有听见卖报的孩子的吵叫，以为时间还很早，看看放在床边的腕表，才知道就要到七点钟，她就急匆匆地洗脸梳头，连早餐也来不及吃，三步并两步地跑出去了。

雨还没有止，纤细得象雾一样填在空中，地上却被水湿得光油油的，初冬的冷风从袖口和领口钻进来，她打了一个寒战。巷里是出奇的寂静，远远有一个短小的人形移过来，到面前才看到那正是每天大声叫着跳着卖报的孩子，可是他低垂着头，腋下夹着一卷报纸，很象一只斗败了的火鸡慢吞吞地走着。还是她叫住他，把钱递给他，他才把一张报纸送到她的手中。

只看了那几个黑方体的大标题，她的心就陡向下一沉，顿时什么都空了，身子飘在雨雾里。那原是她想得到的，一早遭逢那不幸的变化，正如一个害恶疮的病人被刺到致命的伤口，激起身心澈骨的疼痛，她的眼前是一片黑，她不得不强自移动身子，闭了眼睛靠到墙下些时，一直到她张开眼在

灰黑之外还能看到迷濛的影子，她才走出巷口，喊了一辆车坐上去，吩咐车夫快点把她拉到××路的伤兵医院去。

坐到车上，她才觉出左手里还紧握着那张报纸，她就连看也不看把它撕成粉碎，丢到地上去。她想得出那上面会说些什么冠冕堂皇的话，可是失望的事实早就笼住她那十九岁热剌剌的心，使她一时间觉得什么都完了。

车在伤兵医院的门前停下来，她付过车钱，就跑向里边去。经过那方草地的时候，看到前些天加工赶造的疗养棚还不曾造好已经起始拆除，她真的想不出为了什么。她没有时间仔细去想，她知道时间已经过了，仓促地跑到房里换好衣服，就到楼上的病房里。照例勉强地和值夜的余女士交换一个微笑，就起始查验上午的体温。

这原是轻伤疗养室，平日有说有笑的，这一天却显得异常寂静。在另一个门边遇见惯好说笑的佩瑾，她拉长脸站在那里，紧皱着眉头，眼睛里汪着泪，好象要哭出来的样子，她的嘴翘得很高又象在生气。她不敢再多看她，就轻悄悄地走出来，不曾想到，佩瑾也随着她的身后走了出来。

“青芷，你也知道了吧？”

佩瑾不敢问又要问地向她说，她应不出声，突然间佩瑾就把身子投过来：

“我不要，我不要！……”

她们原是同学，到这伤兵医院来服务也是一同进来的，佩瑾才放肆地向她咕哝着，同时两条泪已经从眼角滚落下来。

她强自忍住心中的伤痛，轻轻拍着她的肩膀说：

"不要这样子，给他们听见了很不好，……"

"他们还会不知道么，你看看他们的样子？"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又没有同他们说，再说这不过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事，"

正在这时候一个男护士过来和她说：

"孙小姐，请您到里面一下，那位林排长请您去有两句话说。"

"唔，唔，——"她一面答应着，一面用手绢沾干眼上的泪痕，就和佩瑾匆匆地走进去。

那个排长，原来也是一个学生，在北站附近，腿上受了两颗子弹的穿伤，已经好起来，说是不久就要出院归队的。他平日就沉默，人又极和气，睡在床上只是阅读书报来消磨时日。等她们走到他的床边，他就文雅而沉着地问：

"小姐，听说闸北我们已经撤退了，是有那么回事么？"

"这个我们还不，——"

"我早知道了，我早知道了，——"

他喃喃地说着就低垂下头去，他的脸却渐渐转为苍白了，他的嘴唇变成青色，她们惊惶地抓住他的手腕，正在这时候，那边又有一个人大声地叫起来，她就急忙和徐说：

"佩瑾你来招呼林排长，我得即刻看看那边去。"

一个伤兵，仿佛已经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地叫着：

"俺可没有退半步，……就是在八字桥，要不是挂了彩给抢回来俺死也不走的……俺什么也不怕，他娘的，……就是他炮大，……震聋了老子的耳朵也算不得什么，……可是打到如今好端端地退下来了，……他妈的就凭这一点对得起

谁呀？……不用说那死了的，就是俺——”

他嚷到后来好象被一块石头梗住喉咙，象是挣扎些时哇哇地一声咧开大嘴哭起来了。

在前线上他被强烈的炮火震得失去了听觉，他的耳朵一直聋了，在先他的神经也被搅乱了。他怕别人也象他一样听不见，才用那么洪亮的声音说。

他哭的声音也异常隆大，把整个的病房好象给淹在悲伤的海里，颠簸着，摇撼着，许多人都忍受不住了，有的暗自抹泪，有的也放声哭起来。

她赶过来也没有一点用，她几乎恳求他们静下些去；可是他们就听不见她的语言。她呆呆地站在那里，忍不住也淌下泪来。转过身去用手掌揩拭，一个裹着头的伤兵正好面了她向她说：

“真是，孙小姐，您想，那一方土地我们是用血肉来保卫过的。那就象自己的亲人一样……”

“同志们，不要这样子，——”等着杂乱的语声稍稍静些下去，她就提高嗓子叫着，“诸位已经因为保卫土地，受了名誉的伤，那么就该安心来调养，将来好再上战场和日本人去拚命。撤退或是改守防线，那总有一定的策略，我想诸位同志一定比我更清楚的多。那么我们就不必浪费这多余情感，如果心里有什么不痛快，让我们合唱一支义勇军进行曲吧，那可以帮助我们消除郁闷的，还可以振起我们的精神来。”

“好，好，”

大家象雷声一样地叫起来，这时候徐也走到她的身边，

她轻轻地挥动着手，随着他们就一齐唱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才唱了这两三句，那个象猴子一样的李师母，就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好象有什么大祸就要落在她的头上，看见她们两个，就一直朝着她们奔来。

“你们怎么这样不懂事，难道要逼我立刻就把这伤兵医院结束么？”

她的声音并不大，可是那么难听，多少人就不约而同地停止。这个中年女人是属于教会的，她的丈夫是牧师，她也是为主服务。她的头发挽成教婆子似的短髻，还架一副金丝眼镜，处处表示出来她的身份和职业。这个医院名义上还是由她负责，可是平时她不大管事，因为主还要她去做许多伟大的工作。可是今天她这么早就跳出来，把平日那张慈眉善目的脸板成铁青，下颏仰起些来，只在等候她们满意的答复。

别人好象没有听见她的话，茫然地望着她，有的看了她那副样子还忍不住要笑出来。她却叉起腰来咆哮一般地说：

“你们还不知道么，日本人就要来干涉租界里的一切反日行动，——”

“凭什么日本人来干涉？呵，请你说说看。”

佩瑾歪着头向她反问着，这时还有一个人叫了一声“日

本人就要来干涉你怎么知道？”还没有等到她回答，就有人叫几声汉奸。青芷在这时候立刻做着手势，要他们静下去。李师母的脸更气得青了，她大张着嘴，许久也说不出话来。她心里想：“你们这群死鬼，不是我，早就化成灰了，这时候会骂我汉奸，好，让你们看看吧！”

“那我不知道，反正有人来通知我，我就这么办。中国兵退了，日本人可不容许你们这样闹。”

“什么，狗×的，谁敢管老子？日本人，西洋人，我有一条胳膊也和他们拚到底！”

一个截去一只胳膊的兵从床上跳起来，粗鲁地叫着，他好象要朝李师母奔过来，却为另一个伤兵拉住，李师母一边退一边还不断地咕哝：

“好，好，你们这些贱种！看你们横到几时？”

她气冲冲地退出去，楼梯响了一阵登登的声音，她就跑到楼上去了，留下来的整间病室都在喧扰之中，有的真还不知道这不幸的消息，为李师母明白地说破了，就呜呜地象小孩子一般地哭起来。那却不是孩子般的惧怕，他们在伤心，因为那些土地，有他们的血肉在上面。断了脚的人心急地从床上跳下来，忘记自己的创伤，一下就跌到地上，她们两个赶紧跑过去扶，倒在地下的身子好象有些发僵，脸上也变了颜色，——有的在叫，有的用极难听的字句斥骂，他们都陷在悲伤之中，他们不知道怎样来发泄，不管不顾地露出原始的朴质的，热诚的野性，……

她不知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下午出来的时候只觉得头

是异常地沉重，心胸间有吐不出的郁闷。原来蕴在她心中的悲伤，这一天她只得极力按捺住，于是就象有千万斤的重量压在她的身上，长长地吐了几口气也不觉得轻松，她想痛快地叫一场或许能对她好些。可是天已经渐渐黑下来，她想她只该快快走回家去。

“号外，号外，阿要看八百勇士守闸北的号外，……”

本来她没有买报纸的心，为末一句引动了，她就掏出几个铜元，从卖报的孩子手里取来一张报，最先她看到的就是那几个用红墨印的特号标题：“我八百壮士誓守闸北”。她都觉出心是蓦地一跳，全身的血都滚沸了，手就有点抖着。她再也看不下去，她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忍耐，仓卒间只寻到四行仓库这几个字，立刻就喊了一辆车，坐上去吩咐着拉到西藏路。

没有疲乏，没有失望，也没有压积的郁闷；她的心胸立刻就开朗了，捏在手里的一张晚报不知不觉地揉成一团，等到她想到那张报纸，它已经破碎了，而且由于夜晚，再也看不出上面的字迹。她顺手就把它丢在路上，一阵风还吹动它滚了几遭，她心里想车夫能有这阵风那样快就好了，可是她的心比风更迅速地飞到她要去的地方。

到了西藏路北端她下了车，再朝前走几步，就是苏州河的南岸。已经有些人站在那里，望过去是一片黑，远处的火光照出幢幢建筑的黑影。她什么也看不出来，象其他的许多人一样，她却还是很仔细地注视着。步枪声稀疏地响着。机关枪有时候也不耐烦地叫嚣一阵，维持治安的巡捕已经来干涉观望的人了，可是人们退两步之后又前进三步。虽然是一

无所见，都是那么热心地看过去，不知道谁叫起来，大家一齐叫着，惹动巡捕，强制地要他们散开。

她站在那里，情感激动使得她的身子微抖着，她极力地望过去，眼睛觉得酸痛，待用手去揉，手掌就湿润了。她心中只是想着：我怎么能跨过这条河呢？我怎么能大声地来叫出我衷心的喜悦呢？我怎么能仔细地看清那些勇士们的脸呢？这时候，那些火焰不使她的心痛苦了，她希望它烧得大，映出来那八百个好男儿的英姿。

前面的人退后来，实在不能站立，她也只得转过身，顿时她所看到的是一条灯火辉煌的马路。无数的人和无数的车，舞场和影戏院，一座教堂的屋顶上还转着霓虹灯的十字架，……一切都引起她的愤恨，她把头一偏，也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

当她敲着家门的时候，她才想到天过晚了，也许又引起一家人的悬念。打开门的是张妈，一看见是她，便惊异地说："二小姐您可回来了，"然后把颈子转过去，扯开喉咙大声地叫着："二小姐回来啦！"随着听见楼梯响的声音，急促地跑下来的正是才十岁的弟弟小金。他一下就抱住她的腿，无邪地仰望着她，告诉她妈妈和爸爸都在等她；大哥已经到医院去探问，还说谁也没有吃饭，都在等她一个人哩！她牵了他的手，随着走到楼上去，父亲已经在楼梯口那里等她，好象原想申斥她几句，看到她便什么都冰消雪释的样子，只在急急地问她是不是医院里出了什么事。

她摇着头，作为对父亲的回答，迳直地走进房里，看坐

在靠椅里的母亲，她看见她就絮絮地说起来：

“你真怕死人了，这么晚不回来，还当你出了什么岔子，快过来让我看看你，看你这一阵在外面跑得脸都晒黑了，——你大哥还到医院去找你，你没有遇见他吧？”

“没有，我早离开那儿，我到——”

她说了半句急忙吞住，父亲走进来说：

“听说伤兵医院都要结束了，那才好，免得你这样奔波劳苦，亏你的身体还不大好，居然这种生活过了好几个月！”

“不会结束的，不会结束的。”

她急遽地摇着头，把握在母亲手里的两只手抽出来，她的脸有点红起来，眼睛顿时显出希望的光辉。

“你怎么知道不会结束呢？中国兵既然退了，日本人还能不干涉租界的行政么？我早就听说租界当局准备停止一切反日行动，那么，那么——”

“中国兵没有退，闸北还有的。”

她不服似地打断父亲的话头，象是抢着说出来。

“瞎，我知道你一定看见晚报，那还不是报纸故意鼓舞民心，说不定就没有那件事。”

“有，有，我去看过了，在西藏路那边，——”

“怎么，你怎么到那险地去？万一有个舛错可怎么办？下次千万可不能去，听见了么？”

母亲赶着站起来，象对准她的耳朵说，一面又抓牢她的手，好象才把她拉回来似的。

“就是真有也算不得什么，几百人，还受得了日本兵的

包围么？十几万大兵都退了，这一点点还能有什么作为？”

父亲悲观地下着定论，可是她不服气，她有许多话要说的，张妈上来说饭摆好了，她就不愿意再说下去，随着走到楼下去吃饭。

第二天清晨，更早地她就跑出去了，她没有到医院去，却一直又跑到西藏路。那里没有几个人，一排铁丝网封住路口，里外都是武装的巡捕。就是想站在那里张望也不可能，一个中国巡捕和善地低低和她说：

“要看到西边去，这里外国人不许，那边照样也看得见。”

她听从他的话，就朝西走去，果然已经有二三十个人站在那里，从一间矮小的房脊望过去，正是那座仓库的屋顶，有三五个黑点一般的人形，在上面移动着。这边的人都脱下帽子举着手，她也举起手来挥动着，上面的人也摇手作为回答。突然看见一只手一挥，就轰的响一声，这边的人都欢叫着，狂了般地鼓掌。

可是在她的心里却藏有一番说不出的感触，她幻想着设若是她也在那里面，在绝地中和敌人做最后死搏，……这样想了的时候，她的眼睛就洒满泪水，自从开战以来她还没有这样被感动过。她随在别人的声音之中，拚着所有的气力叫着，她不知道叫些什么，她只希望她的声音能传到他们那边，使他们在和最后的命运来斗争的时候听到同是人类的充满了感佩的，鼓舞的，敬爱的，热诚的微小的呼声。随了这呼声的是挂到脸颊上的两行热泪，那不是无用的，脆弱的，

悲伤的，胆怯的，无耻的表现；那是从心底涌上来极度的喜悦和欣慰，用语言所不能表达出的崇敬的，至上的情感，她任它流下来，再任风为她吹干。

赶到医院去，时候已经过了，可是她一眼就看见悬在门前的一方第××伤兵医院的木牌已经不见，再走进去些，就看到那些轻伤的正聚在廊下，客堂里，楼梯边。有的倚坐着，有的立着，还有支持不住的就躺下去。什物凌乱地堆积着，显然有了极大的变动。佩瑾比她来得早，正蹲在他们的中间，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们看见她来了，安静地和她招呼着。她走上去，他们也围起她来。

"这是怎么回事，"她向佩瑾说，"我们的人又没有退，难说就这样完了么？"

"哼，你看——"

佩瑾把右手伸出指着，她望过去，就看到旗杆上飘扬着的一方外国旗。

"——方才我还和那教婆子说一阵，她反倒忠告我爱国也得有限度的，我真不懂她是什么意思！"

"等着吧，万一那支孤军坚守下去，怕她不再换一副面孔。"

听到孤军这两个字，不但引起佩瑾的兴趣，那些受伤的弟兄们也张大眼睛注视着她，有的还发着关切的问询。

"我去看过他们，"她这样起首，"那是真的，许多人都去看，听说那里面弹药粮食都很多，我想他们也许能守得很久，那就好了，给他们看看。我真不服气，要不爽性一开

战就放弃，否则守了这么久，然后再退出，怎么对得起死伤的弟兄？”

“是呀，”一个山东兵插进来，“俺就那么说，小姐，你老实告诉我，我能不能也到那边去？我的脚不中用我的手还能扔手榴弹，再炸死日本鬼子，那都是赚的。”

这个兵没有腿，架着两条木拐，显得极不纯熟，可是他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

“那我可不知道，我想通不过去，租界当局也不会答应，——”

“咱就是上了租界的当！”

那个兵大声地说了就低下头，他用后背抵着墙，想来是可以立得稳当些，因为气愤，他的脸红涨着。

沉默了些时候，她又向佩瑾问：

“那么这些同志们是要随军西行么？”

“不，那倒不是，要合并到指定的地方，好象半秘密的，不能使日本人知道。”

“我真不懂，就是站在人道的立场上，伤兵医院也不能受干涉的！”

“谁还能说呢，只好任他们摆布吧。”

这时候，那个李师母正精神百倍地指挥仆人打扫房子，她们是先把这些伤了的弟兄扫出去，再把灰尘也扫出去。青芷用轻蔑的眼睛望望她，立刻就把头偏到一边去，低低愤恨地说：

“看我们将来把租界都收回来的时候，还有什么地方好养你们！”

终于，那一度的炮声几乎把她从床上震到地下，她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她一闭起眼睛，就仿佛那面大旗在她的脑子里飘，她的心总是随着那面旗鼓舞着。可是这炮声，真的使她猜不透了，她简直不知道是吉是凶。

那些炮是连发的或是并发的从来也没有间断过，声音高亮，恰象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施放。她是睡着被惊醒来，许多人也醒转来，静夜中一些微细的人声也都听到。

她的心情是不定的，她想不出这些炮是打到敌人那边，或是打到我们这边，她想了一下，立刻把心念闪过去，她不愿意那样想，她想不至于有那样的结果。她记得他们的誓死谈话，于是她的脑子里又闪出几百具血肉模糊的尸身的影子。她觉得怕，立刻大睁了眼，把电灯拧亮，驱去那不祥的幻景，想明天的报纸标题："我孤军发扬炮火威力激战彻夜，……"

可是一切并不是她的想象那样，第二天报纸上的最后要讯上，明显地刊出来："孤军壮士英勇撤退，现集中××等地，准备转赴后方再与敌人周旋……"

她好象从山峰上失脚落下，一直陷到幽深的谷里，眼前是一片漆黑，连亮一下的火星也没有。她睡在床上，她生着一场病，窗外是阴沉沉的天，哭泣似地成天下着雨。

"她该好好休养一阵了，——"父亲看见她就和母亲说，那时她正闭着眼好象睡着的样子，"等身体好起来的时候她就可以继续读书。"

可是她并没有那么安分地守在家里，时常来探望她的佩瑾早已替她准备好，在一个早晨，她悄悄地提了小包从后门

溜出去。出于她的意外，那是一个晴朗的天，几日的雨水把天空洗得更清澈，初升的太阳，正把火红的光布遍地上。

她没有瘦损，却更雄健地迈着步子。

（选自1941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遥远的城》）

扑向了祖国

——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故事

这时从那小小的圆窗望出去，已经没有那残缺的屋壁，也没有远近的烟树，只是一片碧绿的水，和远天所砌成的一条线，忽高忽低地起伏着。她心里默想着大约已经出了海口，便把头伸近那窗口，尽着眼睛望去，再也没有边岸，无涯的海一直伸展开去；滚远的波浪，留下雪白的泡沫，因为船行而被激动的水，愉快地自由地响着。她确切地知道了已经离开那方魔地，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她被激动得眼里含满泪，一下跳到下边的那个铺位，粗鲁地摇着正在酣睡的静闻的身躯：

"快不要睡了吧，不要睡了吧，我们已经到了海里！"

静闻迷茫地坐起来，不提防被上边铺位的木板把头碰了一下，可是没有气恼，只是一边用手揉着头皮，一边随她走近窗口望出去。

她们不期而然地同声叹了一口气。

在那狭窄的舱房里，她们面对面地坐下来，相互地望着那

套不称身的华丽的衣装和涂抹得又红又白的脸，两个人那忍不住地笑了。她们本来期望着那一番严厉的检查，不曾想到什么也没有就过去了，静闻就得意地说：

“你看，还是我好，什么也不管，一大觉都睡过去了。”

“哼，真的要是有日本鬼子来查问，把你捉起来问，怕你什么都记不住了。”

“谁说的，我都记得住。”

“记得住你就说，我听听看——”

“我说我是大都会的舞女，名字是丽丽，我是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我……”

“算了吧，我不要听下去，赶紧换换衣服洗洗脸吧。”

她们匆忙地站起来，一个洗脸，一个脱换衣服。不久，她们两个又恢复了年青女学生本来的样子。

“我们不要把这种衣服留在身边，到那边反倒会有麻烦，不如包起来丢到海里去吧。”

“那也好，我也正要看看海是什么样子。”

她们把脱下来的衣服放在一个布包里，就打开门钩，向着甲板上走去。

她们都感到脚步轻飘飘地，仿佛在梦里一样，一切触到她们眼中的，都是那么陌生，有时不得不使她们自己在问着：“难说这还是在做梦么？”

当她们走到甲板上，她们顿然感到不是梦，冬日的海风尖厉的吹透了她们的衣裳，使她们觉得寒湿，那潮润原是最容易引起人的不快，可是她们却感到非常的爽畅。除去两三个洗刷船板的水手没有另外的人，她们任意地，从心胸中唱

出没有字句的歌，仿佛一切的恐怖，郁闷都随了歌声吐出来，消散在广大的海洋的上面。

走近船边，她们更仔细地看到海。海面还平静的，可是为这只船冲过去，它就愤怒地叫着，翻滚着雪白的浪沫，不平地吼着。

她们把那个包袱丢下去，好象海已经张开嘴等待着似的，一口便吞噬下去，随后又翻出来，可是已经退后了些，再沉下去，就随向那些白沫被遗留得远远的了。

她仿佛又听见那哀恳无力的话语：

“青芷，你就这样子离开家了么？”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不信你一个弱女子能做多少事，——当然我不是看不起你，不过我以为你的家更需要你，还有我，我也更需要你。

“当然我会记得你，自然我也希望胜利的一天，我看见你健康地回来，我知道我没有用，可是我对你的心是好的。……”

于是她的脑子里又闪映出那么一张清秀的脸容，在那深挚的眼睛的下面，挂下两行泪珠，一个瘦长的背影，晃动着沉没在嘈杂的人群里，沉没在浩淼无垠的大海里……

“如今我真的是一个人了，没有什么牵挂，没有什么情感的累赘，我该贡献我的生命，为了整个民族的复生。”

黑夜不知道是从天顶垂下来或是从四周扯上去，它包拢了一切，阴云蔽着，没有月亮也没有星，船在黑暗中继续地闯着，增重了第一次海行的人的恐惧。

她好象睡了一觉又醒转来，急急地捻开灯才知道梦境是

不真实的。狭小的木床使她的腰腿痠痛，更响亮的海浪的声音，仿佛天在落着暴风雨。她自己默默地想起一些可怕的情景，用手推着睡在下面的静闻；可是她一点也没有醒，仍自香甜地睡着。她就独自穿起衣服，把大衣也穿上，跑到甲板上去。

不辨一物的黑暗挤在四周，桅顶上模糊的灯光若有若无地晃着，没有碧绿的海水，没有雪白的浪花，也没有风雨，只是黑暗，黑暗。突然，远远地照过来几支强烈的灯光，从不同的方向，都向这只船探射，顷时，海水是亮晶晶的，船面上的一切都被照得很清楚，一个船员从舱里钻出来向她说：

"小姐，请你不要站在外边，这是鬼子兵船的探照灯，怕万一惹出什么麻烦来。"

"好，我就下去。"

她一面说着，一面又走回去，失去了恐惧心，却生出无比的愤恨，她知道如果中国有象样的海军，日本人先就不能踏上中国的土地。可是如今在土地上，在空中，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在海上，只得任着敌人的横行。

四天的海行，把她们送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地方。船进了港口，就在海中停下来，既不拢岸，也没有接客的小船，这使她们两个生疏的旅客，怀着更大的忧惧。问着别人，才知道要经过一番检疫的手续才能上岸去。

"那可怎么办，他们说好来接的。"

静闻鼓起嘴来说，这一路她除了睡就是吐，难怪她想急于离开船了。

"那有什么法子，我想他们住在这里，一定也知道这套

麻烦。”

焦燥地坐着，站着，一直等了三小时，茶房才叫着请乘客到甲板上去，因为检疫官来了。

“我偏不去，看他们把我怎么样！”

静闻执拗地说着，因为一路上没有进饮食的缘故，她的脸色很不好。

“那何必呢！我们又不是到这里来，犯不着跟他们生这份闲气，过一半天，我们就要到广州去。”

青芷拉着气愤的静闻走上甲板，那时候已经排好了许多人。头等舱的客人已经把什物运下去，连同旅客坐了小汽船向岸驶去；可是她们还一个个地成排站在那里。

那正象一长串囚犯，坐在那里的医师象典狱官，他望着每个人从面前走过去，接着手中拿着的种痘证明书看一下，只要他的头稍稍摇一下，就有人把那个旅客拉出去，站到另外一边，等到都验看完了，天也就要黑下来。

她们象松一口气似地说：

“这可好了，我们还可以赶到上面去吃晚饭。”

“那我们就快去收拾东西吧。”

可是当她们走回舱里，茶房就向她们说：

“今天是不能上岸了，只好明天上去。”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上去呢？”

“火夫病了一个，医官说是传染病，船上的客人都要隔离廿四小时，如果不是传染病，就好上去。”

“如果要是传染病，真的就不叫我们上去么？”

静闻偏着头忿忿地说。

“那倒不一定，不过还要多一番手续就是了。”

“可是——”静闻的脸转向青芷，“为什么那些头等客人就能上去呢？”

“那谁知道，反正小社会，大社会都是那一套，怎么也跳不出去！”

她们无可奈何地走回舱房，把门关了就躲在床上去睡。听不见轮船行进的声音，反而有点觉得寂寞起来了，把舱门打开，嘈杂的人声，又使人的心烦乱。

“无论如何我们也该打起一点精神来。因为我们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了。”

静闻好象自解似地这样说一句。

“哼，什么祖国的怀抱，不过从被敌人包围的半殖民地来到帝国主义治理下的殖民地而已！”

“路总是一步步地走的，我们先从敌人的魔手下出来，渐渐就能走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你看，那些房子真有趣，简直象小玩具一般叠在那里，你看那电车也那么小，人也那么小……”

静闻从窗口那里有趣的指点着，她的举动，有时候比她的年龄要幼小得多；青芷却不屑地睡到自己的床上，不再去理睬她。她的心中总在想着也许那个检疫人发觉自己的错误，会允许他们都立刻上岸。

她的幻想终于没有实现，一直到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这些人还留在船上。有些人是会排遣时间的。厅堂里集了一些商人在赌博，在喝酒；还有一些跑码头的生意人，已经打扮起来，等候攫取她们第一次的胜利品。她们走到船板上

去，望着一片静息的海水，几盏渔家的灯火，微微地晃摇着。可是当她们走到另一面来，却看到使人惊异的景物，各色的灯，点缀满了那座山城，海水更留下灿烂的投影，弯弯曲曲地，好象一直垂到水底。一只船过去了，把那金花花的影子都搅乱了，可是不久又都恢复它的旧观。夜，正好把这个城的丑恶掩盖住了，却由千万家的灯火把它装点得十分美丽。

“你不喜欢这个城么？”

“我不会喜欢的，因为它不是我们的。”

她真是不会欢喜这个城，只有三天的勾当，她更厌恶这个城了。

她总记得那一句话，当她们才走到岸上，一个来接她们的朋友就半玩笑地向她们说：

“在这里走路可要当心呵，被汽车撞死只赔五十元；如果你在路上吐一口痰，也要罚五十元。人的价格和一口痰是相等的。”

由于她的观察，甚至于觉得一个人还不及一口痰。她曾经看见路旁的一个小贩，被一个巡捕把他的货物都踢倒地上，当那个小贩去捡的时节，也被踢倒在地上。他不是一块石头，所以他不会使那个巡捕的脚感到疼痛；他只无用地倒在地上，呻吟着，从嘴角流出鲜血来。在那半殖民地生活了这么许多年的她，看见过和这相同的场面；可是她从来没有看见过象这样凶恶的巡捕，也没有看见过象这样连一口大气也不敢喘的人。

可是这里，自从上海陷落之后，来了许许多多的人。除

开大半的过路者，也来了一大群富有的寓公。更因为飞机的迅速，敏捷；远在数千里外居高位的人，还可以到这里来休养他们的身心。这里是人，那里也是人；可是少有人想到在敌人铁蹄下还有我们受难的同胞，在北方和南方，还有我们和敌人以血肉相拚的勇士。

“他们应该享受的，因为他们有钱。”

在无形中这里好象有一个上帝这样大声地昭示着，生长在这里的人，或是已经迈过中年的人，他们都习惯了，都被人生把火性磨平了，可是她，原是充满了力量，想毁灭自己，为了更多人的安乐，实在是没有法子在这里忍下去。她时时焦燥地问着自己：“难说我是贪图这一点安逸，难说我还没有过惯被异族统治下的生活？难说我也忘记了在苦难中的兄弟姊妹们么？”

于是她走了，连同几个工作的同伴。那是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她们在对海的车站上搭车。

三等车厢里的人很多，可是她听不懂他们的话，相同地他们也不会听得懂她们的话。据说只有三小时的行车就可以到达目的地，那么她心中计算着，去安排住处，吃一顿晚餐，天也还不会黑下来的。

车轮有力地在铁轨上滚过去，象不平似地发着燥音。她的心情却象一张未经涂写的白纸。记得从前，也坐在火车上，离开居住的地方是走着一步步沉重的路；回到居住的地方来，有一颗渐渐轻松而愉快的心。如今是什么都没有，虽然她时时想来克服对于家的无用的想念，心上总也留些异常的感觉；她失去了个人的、琐细的哀与乐，她的心，和多少

个青年人的心相同，赤诚地为了整个民族的复兴而跳动。有时象漠然，可是实质地在殷切地期望着那憧憬中的绝大的快慰。

好象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就越出租借地的界限，在自己治理下的地方，有的自然是建设不足，有的显然留下来敌机魔手所摧毁的残迹，同车的人隔着玻璃窗指点地说给他们的同伴，可是她一点也听不懂，只从他们的神情上来观察，知道他们的胸中荡满了愤慨。

突然，车停下来，全车的人惊恐的叫着，她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脚快的早已走到下面，女人们多半检个小箱子拾起来，也张惶地朝下面走，一个能说两句国语的青年人迅速的告诉她们这是警报，要她们赶紧走下车去。

“说不定飞机马上会来炸这列车的。”

当她们随着那个青年走到下面，那个青年又向她们说。待她们回过头去看那列车，它已经冒着黑烟向后退去了。

“火车开走了，那可怎么好？”

静闻惶恐地说，她的手里莫明其妙地提了一篮水果。

“不要紧，警报过去，它还开回来的。”

“现在它开到什么地方去？”

“它退到山洞里，躲避轰炸。”

——非常的环境，用非常的手段来应付。

青芷一壁走一壁自己寻思着，她想起自从开战以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但是直接地来躲避屠杀的经验还没有过。在报纸上她看到敌人的飞机炸死多少无辜的人民；就是在那畸形的租界以内，她也曾痛心地望着敌机三五成群地在四面低

飞投弹；可是那些炸弹不会落到租界里来，所以那些富商们，阔家的小姐们，有钱的公子哥儿们，连同她自己仍然能不损一根毛发的生存着，过着太平的岁月。那样的生活，怎么能对得起为了捍卫国土而把自己的鲜血洒在地上的弟兄们呢？

她们走到一条沟边停下来，有的人走得更远，多半到了她们所走的远度就不再走。

南方是温暖的，田里的农作物茂盛地长着，大地的香气在空中荡漾着，只是在每个人的脸上，挂着一层恐惧的面容。

可是一切仍都是平静的，看不见飞机的影子，也没有机声。火车没有来，她们也只得坐在田畔等待着。

"这就算是警报了，有什么好怕！"

静闻把水果篮打开，一面检出一只橘子剥着吃，一面象是毫不在意地说。

青芷没有理她，只在看着一个老妇人伏在地上索索地抖着。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伏在那里，好象等着土地会裂开，容她躲到里面去似的。

那个青年人走过去搀起她来，和她说了许多她听不懂的话，那个老妇人才象听从他似地仰起头，坐在地上。她的脸可怕地痉挛着，她的多皱纹的面颊，紧集流下来的泪水。

"请你千万不要笑她，"那个青年人再走过来的时候向她说："她就是××墟的人，两天前她的一家都炸光了，只逃出她这一条老命。她这是到省城去找她的儿子。"

"真难怪她这样怕，我想总该有原因的。"

这时候，一声尖锐的汽笛，就看到方才退回去的那列车又开过来。

“这就好了，警报已经解除。”

人们又迅速地向回跑，怕的失去自己原来的座位。

静闻懒洋洋地立起来，提着那篮水果，嘴里还不断地咕噜着：

“其实，这警报根本就不必发，又没有飞机来。”

“你怎么知道没有飞机来？真要是等飞机到头顶再发，那怕我们连跑也跑不开了。”

“哼，我就不相信会炸死我。”

青芷不愿意再和她说什么，攀到车上，静静地坐下。她觉得静闻有一点变了，正象从前听惯一些人说过的女孩子的毛病；不沉着，不深刻，又缺乏忍耐，而且还时时抱怨别人。

车继续地行驶着，平和的田野迅速地被遗路留在后面，当着车又停下来，那已经到达中途的一个站。从车窗望得见坍塌残破的建筑，屋顶没有了，梁柱也烧焦：可是铁路上的员工仍都很兴奋地工作着。

“是的，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精神。”

青芷故意指点外面的人说给静闻听，她望望外面，随又倚着椅背闭起眼睛来。忽然她又张大眼睛问：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广州呢？”

“今天总该到得了吧。”

青芷有心无意的答着。想起了广州，那给她无限丰富的幻想，记得多少年前，青年们到广州去正如同现在到陕北去

一样。虽然多少年的风浪把它的原质损坏了，但是那个地方仍然住着许多倔强的，有血性的人是她所熟知的。

车不停地狂驰着。终于象胜利似地高声吼着，速度就渐渐地慢下来，经过岔道的列车摇晃着愤怒地闯进了站台。

人们都站起来检取自己的什物。她们原来是没有什么的，就从车窗探出身子去，张望有没有来迎接的人，果然在杂沓的人群中，她们看见有一方旗上写着“欢迎××二位同志”，她们急速地向那边摇着手，好象那边的人也看到了，朝着她们这边挤来。正在这时候，突然响起一种奇怪的笛声，立刻人们象整个被搅翻了，妇人们，用尖厉的声音叫着，孩子们被挤得哭起来，那方白旗也掩没下去了。人群象被弄疯了的野物，突奔着，冲撞着，没有秩序，也没有理性。有的人被挤到月台下面，就是连维持秩序的铁路警察，也张惶地跑开。

她们简直呆了，还是那个青年人，恰巧他也没有下去，告诉他们这就是警报，领着她们从车后跳下去。

不能等在这里，车站是目标，我们得赶快跑开去。

他头一个跳到下面，静闻也随着跳下去，当她跳的时候，车动了一下，她就跌到地上。可是她很快就爬起来，随着向铁轨的外面跑去。

列车被疯狂的机车拖走了，留下整个疯狂的站台。人们一齐都朝门外挤。就都塞在栅门那里，挥着红旗的站员，吹着铜笛，可是没有一点用。人群中有的看见他们了。呼啸着跑过来，立时就有许多人跟随，他们都朝田野跑去。

还没有等他们跑开多少远，突然警笛声又响起来，那和先

前的不同，短促而急骤地叫着，好象喘不过一口气来似的。那个青年人就向着她们说：

“不能再跑好远了，大家散开，躲在地上。”

青芷听从他的话，又跑了七八步，就跳到地上；可是那个青年人象命令似的吩咐着：

“不要那样，要仰卧，两只手平放在头下。”

这时，人声已经静下去了，轧轧的机声响起来。高射炮也咚咚的射击着。有三五架敌机在她的眼角掠过去，雪白的烟花在它们的周遭开放；可是没有能如她的希望，使那些杀人的家伙们从空中坠落下来。

渐渐地，飞机的声音愈来愈大了，她仔细看着，立刻发现有五架或是六架正在她的头顶盘桓。忽然，一声极难听的钻入空气的音响，她明明看见一架飞机朝下落，到了相当的高度。丢上一颗炸弹，在风扫落叶的声音之后，就是一声要把人的耳朵震聋的音响。

大地被它震动了，她的身子仿佛跳起一下又落平，接着密集的机关枪就响起来。

一阵烟雾升上天，她想到一定有人死了，可是没有叫喊，也没有呻吟。接着第二颗炸弹又落下来，被翻起的泥土，盖满她的身子。

她不记得自己是死了或仍然生存着，紧张的神经使她颈下的两条筋觉得酸痛。她的心却是很平淡，感到和死面对着有想不出的容易。被投弹的所在就在她的附近，她时时会想也许有一下早就打中自己了。

这时候她觉得有一个蠕蠕爬动的身躯，一只手伸过来紧

紧地抓住她的衣服，她几乎惊恐地叫出来，可是那个很熟习的声音早就说出来：

“不要叫，是我。”

“静闻，你为什么要到我这边来？——”她说了半句，把脸侧过去望她，就张惶地问着：“怎么你受伤了么？”

“没有，我没有，我要到你这边来，要死我们就死在一道，这真要了我的命！”

“你看不见你脸上的血么？”

“我怎么看得见呢？”静闻说着用手摸了一下，象孩子一般地哭起来：“我怎么流了这么多的血？我一点也不知道，可是，我也不痛。”

青芷也为她擦拭一把，没有伤口，就安慰她说：

“不要怕，你没有受伤，你还是静静的躲过去吧。”

“我不，一个人我怕，你答应我在你的身旁吧。”

她的声音抖着，象是又要哭出来的样子，青芷连忙又抚慰她：

“不要这样，你到这里就是了，象我这样两只手平摆在地上。”

“那边已经着火了。”

“不要去管，烧不到我们这边。”

飞机还没有走，不再投下炸弹来，它们象是正在尽情地玩赏由它们所造成的罪果。

冬日的太阳，温和地照映着，田畦中的农作物毫不惊恐地挺立着，池水振荡起一番来，仍复平静下去，在天地的中间，一切都顺遂地存在：可是残酷的魔手，攫取了无辜者的

生命，搅乱平静的空气，放下摧毁的火种。

大火毕毕剥剥地烧着，她想："为什么不烧得更大些呢，把那些飞机也烧在里面。"

造完了毒孽的飞机，已经飞开去了，这时那个青年人也爬过来，告诉她们停在站外的那几节货车是他们的目标，可是没有炸中。

解除警报的声音响了，他们都爬起来。远近都有哭号的声音，死的默然地躺下去。或是把血肉分飞到四方去，活着的人哀伤地哭着。

"走，我们可以到水池去洗洗脸。"

她们听他的话，找到一个清澄的水边，蹲下去，都把脸上的血污和泥土洗掉，然后向着站台走去。

救护车和消防车都飞驶过来了，担架床找寻着受伤的人，还有一只大竹筐，收检地上零碎的骨肉，一阵阵血腥的气味，扑进了鼻腔。

"我们算是第二次做人了？"

仓房被炸毁了一半，火还在烧着，路基陷了一口大坑，铁轨跳到几丈以外，象两条有发亮皮纹的蛇偃伏在那里。

"你看，那边的车就是我们才坐来的。"

那个青年人指点着，那列车已经倒下去，有几节只剩下筋骨。

"唉呀，我的小箱子还在上面呢！"

静闻忽然叫了一声，青芷只淡淡地说：

"那算得什么，你看那些！"

担架床上伤者的行列，从大火的近前走过去，血从床边

滴到地上，有的已经不能呻吟，和死去的人差不多。在一棵小树的下面，看到炸去两条腿的一个人，他的脸纸样白，还在转动着身子；可是担架床的人看看他就过去了，问起来很平淡地说："他一定要死的，用不到抬到医院去。"

青芷的心里打了一个冷战，她想如果那个人是她可该怎样办呢？她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还有疼痛的感觉，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能听见别人的话？

夜沉下来了，她一点也不觉到饿，走开了车站一些时，仿佛还闻见尸臭的气味，那个青年人好心地陪着她们，问她们到什么地方去。一时间她们也说不出来。电力厂没有通电，全街都是漆黑的。

远远的，忽然传来歌唱的声音，渐渐地洪亮起来，一片火光从街角转过来。乍看见光亮，好象有一点不习惯似的，过些时才看见那是五六个人。一排地执着火把的行列在前进着。他们唱着，叫着，先走的是一个骑马的军人。他们好象一点也不畏惧，并不象经过一场屠杀似的。他们的步伐很坚定，跳跃的火焰，烘照出一张张通红的脸，两只黑黑的眼睛，笔直地射出刺人的光辉。他们有年青的男人，也有女人，有工人，也有商人，就是飘动着白胡子的老年人也不是没有的。他们一齐张大嘴唱着，喊着，让整个的城市在他们的声音之中震颤，使大地在他们的步伐下抖动。

她们站在那里呆呆的看着，自己的情感已经为这广大的群众包住了，看着他们一排排地走过去，再看到擎着的一方横旗，写出：上海流亡学生队，她好象被谁推了一把似地，莫明其妙地眼睛里会包了泪，不自觉地两个人挽了手，投身

到那一段行列的中间。许多亲热的眼睛望着她们，有人递过两支火把，她们高高地举起来，也和他们一样地张大了嘴，大声叫着：

“驱逐倭寇出境！”

“中华民国万岁！”

不提防两行泪正从鼻翼边流过上唇，经过下唇，然后滴到可爱的，坚固的，祖国的土地上。

（选自1941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遥远的城》）

人　　们

一

“……我一直沉默着，为了使我的情感平复下去，我的心真是许久都在激荡之中。先是我觉得我自己被人侮辱了，我很气愤也很悲伤；随后使我想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些隔阂，我就只有悲伤的份了；终于我全被他那被生活磨平了的脸和奴隶的心打动了，我只是在可怜他，我看到他过得很好，以为一切事都处理得非常恰当，那么自满自足地；却使我的心感到疼痛，我的眼睛被一层泪水笼罩住了，不断地低声反复着：“唉，唉，可怜的人呵！忘记从前怎样生活的了！忘记从前自己那副‘人’的嘴脸了！难道你以为人都应该用两手两脚在地上爬么？都向着一块骨头就摇尾乞怜，过后就在同辈中什么也不顾地争夺么？……”

我不愿意把那可厌的事实再如真地叙述一番，我生怕我不能忍耐，我只说出事件的梗概，一切你也许就能猜想得到了，我只是一个不羁的人，一切人为的阶段全不在我的眼

中，我可以向着在上者咆哮；可是我对于那些谦卑的人物，被社会压断了脊背的，被人生的鞭子抽打得满身浮肿的，被世界整个忽略了的……我却显出更大的恭顺来。我不愿意再在他们的身上增加不幸，相反地，我还愿意把他们的不幸分些到我的肩上。我不是大圣大贤，我也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人物，我不是太阳，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火亮。我想取火者既然为了人类忍受无限的痛苦，做为人类之一的我，当然也要担起我的一份。因为我粗壮，我也情愿，所以我愿意愉快地担起别人的苦痛的负儎。所以我待别人如我自己的弟兄，对那些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伸出我热情的双手。我那张开的手是送出我热情的拥抱的，我并不是想从别人的身上掠取什么，可是我所遇到的只是怀疑的眼光，不安的心情，有的从我的面前逃开了，有的突然给我一击，……

亲爱的朋友，你想我该多么伤心呵，这个打击是从我们那不幸的弟兄来的，是更使我伤痛的事！“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反复地问着自己，可是我得不着满意的回答，我是受伤了，我不得不在阴僻的处所舐着我自己的伤口，……

可是什么使他们这样子呢？我不承认他们是愚蠢，我更不承认他们是狡猾，如果人们一直都生活得好，他们就不会这样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弟兄。他们怕是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得长久了，丢失的比取得的多，渐渐他们也就“聪明”起来了，他们不再信任别人，随时都在提防着，忘记了人类本来和善的天性。以为人和人见了面也该露齿相向，在喉中咕噜噜地吼着；对于一个温和的人只以为是伪善，以为人只是从人生中取得些什么，而不是贡献些什么，发现了这点可怜

的，不正确的原理便沾沾自喜，还以为渗透了人生的真谛！还真的以为人象狗一样，在主人的面前就摇动着尾巴，为争夺一块肉骨头就同类相残，……

你说，你说，这是公平的么？于是他看见那些不愿意在泥里打滚的，站起来用两只脚走路的便觉得很惊讶，象研讨什么真理似的第一步便抱了怀疑的精神，过后他就坚定他的推论，终于振振有词地说出来了：——用谎话当定理，用不尽不实的思想来妄自忖度，把一切的是非都掩盖了，——更可悲哀的是他还以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哩，可是他早已忘掉了人类原有的嘴脸！他还以为每个人的胸中都是一颗奴隶的心，可是当别人为他悲哀的时候，他一点什么也不觉得，照样衣冠楚楚地象一个君子，一切事仿佛都行得很顺利，唉唉！还有比这个再可怜的么？

因为他一点也不觉得他是一个可怜的人物，我的怜悯的心就更加浓重了！……

二

"……你知道么，曾经在我生存的一节时日中注定我有一个和善的邻居。他真是一个好人，至少在外面看来是如此。他是一个学者，他有五十岁了，他那光亮的头和那霜鬓都赢得别人的尊敬。他有一副高身材，架着一副庄严的眼镜，他时常打太极拳，可是他的身体不好，他是那么谦虚和蔼，每次我经过他的窗前他都显出那么一副笑容来。为了

这，有时我故意匆匆走过，或是低着头走过去，我实在不愿意麻烦他的好心，而且因为窗上玻璃的质料不佳，他那笑着的脸显得那么歪斜难看，我也实在不愿意看的。

他简直是一个君子，为了他我都怀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一向觉得过于谦顺，过于注意礼节的人多半是虚假，甚至还是凶狠的。他可不，真是不，就是对于他那年轻的，并不美丽的妻子他也总是那么和善。他真是我们邻居中最值到称赞的人。

而且，我这个孤零的人，因为一个人住在那里，还得承他们的一份好意（或是说一份慈悲心肠）跟他们饮食相共。这使我更认清他们的美德了，他们对我那么好，真是使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呢！有时候我们也闲谈的，他不大多说话，总是很注意地听着，最初我也是沉默着，渐渐熟了起来，我就能说了。活在这个时代中，真是对墙壁也要说几句话的。他们虽然不是墙壁，却也象墙壁那样沉默着，在适当的时候微笑点头。有的时候用我说过的话纠正我，……那我才记起来他们真是留心地谛听我那热情的，无首无尾的谈话。有时候他也要插进一两句话来，他不只一次两次地说‘呵，你当然很富有的！’若是别人向我说这样的话，我不管他是讽刺或是奉承，我都要朝他脸上吐口水的。可是他呢，我不能够，虽然有时也使我厌烦，恼怒；我总还想着他是一个好人，他这么说不过是表示他的客气而已，于是我也很平和地和他说：‘我没有钱——’他接着就很自然地说出来了：‘那何必客气呢！’天呵，我真不明白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他还惯常说这句话的。假使我说我从来没有偷过人或

是抢过人，我想他也会同样说出这句话来。与其说我气愤，还不如说我被他窘倒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得脸红涨着，好象受了冤屈似地闭紧嘴巴，可是这一切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好感，他真是一个好人，至少在给我一切方便上，他的好心肠实在是不能埋没的。

在某一个时候，我知道我不久就要离开了，我很忿怒，可是我也很忙碌，我的忿怒是由于别人对我加以恶意的误解；我的忙碌是因为我必须在几十天之内把一切事都结束，尤其我那件文字的工作。那正是热天，太阳烤人，竹椅烫人，——凉席变成火席的热气候，他的太太也正病倒了。我不是说过么，他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十足的学者，对于这些琐碎的家事是不适合的；我可什么都来得，那是三十年孤单的日子锻炼出来的。于是我就自告奋勇地去了，他热烈地从书桌上起来欢迎我，好象我们是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他让我坐下，忙碌地从暖瓶里倒出水来为我泡一杯茶，明知道我不会抽烟也让我烟，……还没有等我说出我的来意的时候，他就那么客气地说着：

“很对不起你，×先生，这几个月叫你受罪了，什么都弄不好，她现在又在病着，我想，我想，你的饮食问题请你另行设法吧！”

那正是夕阳照着，室内闷热的时候，只是这一句话好象泼了我一身冷水。我被震得呆了，结果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又呆头呆脑地出来了。

在两个月之后我离开我那可尊敬的邻居了。可是在我离开之后，发生了更不愉快的事情，那都是为我结束住所的友

人告诉我的。为了免去再使自己愤懑，我不愿意再提那许多事了，只是我能说他知道我走了，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也许永不相见，我再不能对他有点什么用，于是他就毫无忌惮地做了。我知道在他的心上他把我的名字涂去了。可是我呢，我不知道怎么好了。你说要我记得他如一个丑恶的污点，还是也把他从我的记忆中涂抹下去呢？……

三

“……雄鸡叫过了第一遍，那大约是午夜的时分吧，人们都安静了，在寒冷的冬夜里，仿佛黑暗更有力 地 压 着，——在静谧中，我好象听到那扑通的一声，我推开窗子望出去，面前日夜流逝的是一条白花花的江水，它不是那个小池塘，也不是那郁闷的夜，于是我分明地记起来，我已经走了一条遥远的路，许多事都成为昨日的了，方才的那一声也许是实在的，我怕是一尾大鱼，经过浅滩时不耐的泼刺吧？鱼原来是生活在水中的，那是它和人类最大的不同，人应该活在空气里，自由地笑着，过着愉快的日子。

当着人愉快的时节，他还会把生命付诸一掷么？想着世间的一切，都使人发着固执的爱恋吧？可是她竟然在夏日的午夜，偷偷地溜到门外，纵身一跳，便沉到那个因为豪雨才积满了的池塘。她是我们的房东太太，在一次自杀 未 遂 之后，第二次又投水了。

狗叫着，人嚷着，她的妹妹岔了音地号泣着：可是那些

仆人都懒洋洋地说是不识水性，不敢下去捞救的，好容易把一个纳凉的船户邻居找来，他却连声地说着：

‘要不得，要不得，水冷得很，难得下去！’

这个人就这么又回去了，那个哭着的妹妹失去了主张，另外的邻居说着：

‘快些把池塘扒开吧，水放出去，人还得活的，——’

可是他们一家人连同他们的仆人都惋惜似地说着：

“唉，唉，可惜一塘好鱼！”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池水是从那个小缺口流出一半去，那个瘦小的女人的身体就显出来了，她不过是伏在那极浅的边上，通体还是微温的，别人热心地提醒他们，说是赶快请一个医生来还可以救的，可是他们的家人却那么肯定那么冷淡的说：‘不得活了，不得活了，请医生来白费钱，一点事也当不得！’

那个人就那么躺着，等到在一番争论之后请来的医生，他只有摇头的份了。他还说了一句：‘半小时之前，还有办法的。’

她就那么安祥地躺着，任那些人的摆布，她不再忍受妯娌的讥讽，也不再遭受亲戚们的白眼，那些猴孩子们也不会故意捉弄她，当她已经失去了常态的时候，她原来却是一个二十九岁，聪明、美丽、能干、受过好教育的主妇。

她就是那样地躺在门前，能烤熟人的太阳整整晒了一天，到晚上又是一场大雨，可是他们的全家是那么高兴，这里一桌，那里一桌，门洞里是一桌粗汉子，他们是守尸打杂的，牌声不断的响着，到吃饭的时候，就是七八桌的人，好

象有了喜事一样的笑声不断，只有在北房猪栏的前面，有几个好象饿了三天的叫化子，扯了喉咙敲着大锣大鼓在念经；他们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念到疲乏的时候又尖了嗓子夹一节川戏，仿佛神愿意听他的，人也愿意听他的——。

我写不下去了，我真的写不下去了，每逢再想起的时候我都不能自持，我只希望神话中的洪水再来一次，连那个挪亚的方舟也吹翻了，使人类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灭吧！

四

“………你总还记得那个有点聪明的××吧，她不是曾经那么多感地皱着她那美丽的眉毛，忧郁地说着：‘我怕他，在我们的中间永远象有一堵墙似的，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她飞来了，一点也不错，她是飞来的。当我才知道的时节，她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岁月好象忘记了她，她还是那么年青强壮；她还是时常说着：‘我是很忧郁的’。她皱了皱眉接着说下去：‘……你可不同了，我知道你很快乐！’

我知道她的话是指些什么，我没有回答，（我时常用沉默回答别人的话，）我只笑了笑，由于她的那份聪明，她懂得我笑的意思，她也笑了，于是她赶紧换过话题，她告诉我，三四年来她过了些什么日子，她有声有色地说着徐州突围，她毫不隐饰地说出来那次她和许多重要将领能够逃出来全靠那一阵大黄风，什么都看不见，他们才没有被敌人发现，逃出包围来了，过后她又来到×省，由于×将军的帮

助，于是她和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就到海外宣传了，——她走了许多新奇地方，看了许多新鲜的东西，受了许多从来没有的感动，于是她淌了许多一直喜欢流的眼泪，当她说着的时候，她的眼睛又复冒着泪珠的光；可是跟着她就很快乐地说着：

'我们的国家是愈打愈强了，我自己也——，'她稍稍觉得一点不好意思，随即很肯定说，'愈过愈进步了。'

我不能打断她的高兴，我只冷冷地说：

'别人也不曾站住或是退步的呀！'

她当时用手绢在眼角那里点了一下，就惊愕地向我张望着，过后她又很自然地笑了，她于是夸说水绿山青 树 高 人小，她更喜爱那所茅顶的草屋。为了休息她的身心，她预备安静地在这自然的怀抱中停留几天，我们都以她的孤寂为虑，另外一个人，她愿意留下来陪伴她，我们约定了再 见 的 时日，就向这美丽的境界告辞了。

事实证明了我 们 多 虑，第二天那个女伴回来了，说明当 晚 就 有一个人来陪她，好象是事先约定了。又过了两三天，她仓皇地来了，说她忍受不住了，游水时候有人，散步时有人，吃饭有人，就是睡了的时候，窗下也有人，当着警报来的时节躲进洞里去，还是有人跟着。

'我们早知道有人来了。'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她有一点气急似地分辩着，脸微微红起来，'我说是另外的！'

那也并不希奇，可是对于她却是很奇怪的了，因为她是一个弱女子，她一直站在祖国的这一面，提起了可庆幸的或

是不幸的事件她都要流眼泪的。

我们就好心地劝她，为了免除一些误会，那么快一点离开也好，起先她还要显出那不必要的倔强来，过后她便很顺从了，她于是很伤感似地说着：

‘我明天就走——我们只好在胜利之后再见了。’

有人就故意好奇地问起那个人，她极力摇着她的头，要我们不必相信那些事，她并不那么蠢，而且她的情感时代早已过去了，在这个大时代里，她没有个人，她只有这个国家，如果说她有了爱人的话，那就是这个在苦难中的国家！

她既然说得那么坚强，那么动人，我们也就不必再说什么了，于是我就和别人一样表白了一些意见，那全是为她着想的。她的脸就红涨着，很激动地和我说：

‘如果有一天你们以为我欺骗了你们，走上一条极不好的路，那么你们就不必理我了！’

在她这一段长长的谈话中，她是时而哭，时而笑的，大小的情感的揉合，使她那颗小小的心承受不起了，她反常地说着话，那一夜，她没有睡好，她和陪伴她的人谈了许多天高地远的事。第二天的清早，她又要走了，她用一副黑眼镜遮住她那一双红肿的眼睛，被初起的太阳照临的江水，把那动移不定的反映的光辉落在她的脸上，她一面遮着，一面快活地叫着。

可是当她才要走的时候，有些人拦住她了，当时我们的气愤和她的气愤是同样大的，经过一番解说之后还没有用，她就取下了黑眼镜大声地说：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苛待我呵，想不到在我的祖国我受了这番待遇！为了祖国的胜利，我在殖民地上过了几年，我

忍受了千辛万苦，还不是想来帮助我们的国家？我回来了，正象一个回娘家的女儿，难道这就是我该得的报酬么？我还要回去的，那些在殖民地劳苦着的中国的子民们还希望我把祖国长成的消息带给他们的，我有什么 可 说 呢，我还不能把我身受的事情告诉他们，不是为了你我间的关系，是为了国家，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你们想，我的心多么苦痛……！’

那时候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汹涌的泪水又从她那红肿的眼睛里淌出来了，乘船的人们不知为了什么只是呆了般地张着嘴观望，全是静悄悄的，只有这两天真真辛苦了的那几位先生，有的把头低下去徘徊着，有的用嘴唇嘘着这两天从她那里偷听来的调子。那只拦阻的手软下去了，不知道是受了她的感动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她终于还是走了。

她仍旧是飞走的，那个人随即飞到她的身边，过后才知道他们真地是好起来了，她还把友人所说的话，由于受恋爱昏迷期的支配，全都告诉他了，在一些友人之中，他特别记住我，也不知道是善意还是恶意地说着他非常感谢我。

到后来，她还从信中抱怨我的沉默，于是我又很简单地写了信去，说是我应该沉默了。

有时我想，沉默是伟大的，——我的心却并没有死，我的灵魂还是活泼的。朋友，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呢？

五

“……有一个女孩子是热情的，也是孤僻的，她曾经使许

多人不安过，她自己也永远生活在不安之中。她有一张苍白的脸，说起话来的时候语句间都好象黏住似的，——她的个性也是如此，一点也不爽朗，别人无法了解她，她自己也愈觉得自己的不幸了。

在这个时代中，不幸的人多着呢，可是她自认为最不幸的人。终于一件遭遇给她带来了辉煌的生命，在她那苍白的两颊上也染上了微红，而且笑容在她的脸上也不是那么稀有的了。为了她的快乐，人们都快乐着，接着很自然地那个还有点羞怯的孩子气的男人也被引来了，他身材高，微黑，是一个大学生。从他的脸上和举止上还看不出什么不正当的样子。可是，象突然面临的一桩事，朋友们知道了一个小生命要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了。

想到我们已经震惊了，他们对于这件事也许不会坦然处之吧？严格地说起来，那个男人还不象一个爸爸，也不该做爸爸，那个女孩子呢，若是全从世俗那方面着想，她实在是失足在污泥之中了，她应该立刻把脚拔出来，站在坚固的地面上，好好地象夫妻一般地生活下去，我们全在为她焦心，可是她却很泰然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没有想到，更快活地过着日子，也许已经在幻想着做母亲的幸福。她不慌不忙地过着恋人所有的甜蜜日子。

日子迅速地滚着，那个无知的婴儿也快要滚到地上来了，这她才不得不怀了第一次做母亲的那份喜惧，暂时地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到了知道这壮硕的男孩已经来到世上，我们就连同我们的心意一齐到了她的面前，她显得衰弱一点，可是精神极愉快，在她的脸上我照样寻到了母亲的光

辉，一切都很好了，可是那个男人却不大见面了，他只是写信，他简直是避免出头，我们都很气愤，可是她却用那微弱的声音说：

‘他不来是有理由的，他告诉我，每次他来了看到我在受苦他就很苦痛，他知道他的苦痛，能引起我更大的苦痛，所以他还是不来的好！’

‘这是什么话！哪有这种道理！’

当时我们中间的一个暴躁的人就这么忍不住地叫起来了，可是她温和地带了微笑说：

‘是这样，我也这么想，还是他不来的好，——’

她的话简直使我们惊住了。

‘那么你们以后就不见面了么？’

那个心急的人当时简直缠不清了，就又加了一句。

‘不是，当然不是’，她很自信地说着，她再继续说明过了这一节时日他们就要住在一道了。

‘为什么不是现在呢？你不是正需要他的照应？你一个人怎样弄得了这许多事？’

‘不，不，他正在预备毕业论文，我不能给他增加烦琐，我自已不久就可以复原了，我何必还要他来？’

‘那么庆祝毕业和结婚可以同时举行了？’

‘我不预备和他结婚的，——’她说着，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张皱了的信，那上面分明地染了泪痕。

在那封信里他说明了好象在一个梦中，孩子的哭声才把他的梦惊醒，——他想不到这么快地就做了爸爸，于是他就很亲切地叫着爱妻，说明她所受的一切苦痛，在他一生

中是无法弥补的，他又追述他的童年，他的祖父母和他的父母，他的母亲为了生他而死去了，可是他的母亲留下来对他极高的希望，为了这个原因，一切都得郑重从事，否则对不起死去的母亲，他又用了许多哀叹号举着那悲呼的句子，那是这样写着的：

> ‘——你可怜可怜我的母亲吧，我不能使她在地下玷污的！我不能就这样了结我的前途，我还得照着我母亲的意志做去。我的爱妻，我知道你一定会爱我的母亲的，你一定不会强我做我所不愿意的事；天呵，我简直是跪下了，跪在你的面前写出我的忏悔，只是为了我的母亲，你饶恕了我吧……’

‘你的意见怎么样？’

她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肯定地点点头。当时我们也觉得无话可说了，别人都能互相原谅，互相爱怜，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别人相仇相恨呢？我们虽然都沉默着，可是心胸间总觉得有什么哽着，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不使它吐出来。在归途上那个性急的朋友不平地咕噜着：

‘哼，为他死去的母亲的希望就葬送了还活在世界上另一个做母亲的希望了，真无耻！当初他为什么不想到他的母亲，为什么不想到他母亲的希望？’

没有人阻止他，也没有人说一句；可是心中觉得畅快了些了，仿佛他是替我们说了话。

可是我们的气愤是徒然的，她原谅他了，她宽恕他了，

她愿意为那个不定性的男人戴上荆棘的王冠，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但是无论怎样我的心还不能沉下去，虽然已经知道朋友们无能为力，我倒为她苦恼起来了。那些天我一直为她们的事不宁，甚至于我看到高身材微黑的温和的脸都使我厌恶，我时时想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间的那个阿洛沙，我也恨他，可是那个苍白的脸的纳塔莎，我既不能帮助她又不能把她送回她的父母那里。我的愤懑就更加深了……

六

“……他的到来完全是一个意外，我就立刻想法子去找他，在雨中我在泥泞的路上奔驰，不只我想看他，我还记起来K的托付。可是不久他就走了，我的忙乱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事后也和我说过，）于是我就很颓丧地，似有望似无望地等待着再来的机缘。……

我的等待并没有落空，当他又来了的时候，我很快就找到他了。他那强大的手掌张开来欢迎我，我却略略显得有点迟疑；可是为了免去他的不安，我也立刻把手伸过去，我的手被握在他的手中，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也是这样呐呐地不知道吐了几个什么字音，我却用我那模糊的眼睛努力地向他注视。我不时地问着自己：‘这是他么？这是他么？’因为在记忆中他是那么一个强悍烈性的壮年人，可是在我面前的人脸上已经划着老年人所特有的慈和的皱纹了，他的头发也变成斑白。（我还要加一句，他的两鬓已经是霜雪一般

了。）

当我的手从他那大的手掌中脱逃出来，我也就那么木然地坐下了，我没有说话，只是把眼睛低下来看着自己绞弄着的手指，他也没有说什么坐在床边。我极力想说些什么，可是没有能如愿，可怕的寂静，就落在我们的中间。

这时，他忽然象记起来似地向我说：

‘我还忘记介绍啦，这是×先生，——那是×先生，我的老朋友。’

我象得救了似地呆笨地站起来，才看到在墙角那里原来还坐着一个人呢！他站起来，笑着和我招呼，随后他也没有坐下去，就向主人告辞了，我不安地说着：

‘你们有什么事吧，我过一下再来也好，——’

‘不，不，——’他们两个几乎是同时叫出来，“我们没有什么。”那个人走了，那间白的，照着明亮电灯的房子就剩下我两个了，我还是没有话说，低下头用手抓着我的衣纽，他用了一种充满情热的语音和我说：

‘我一听说你来了，我就到处找你，我正打算明天去看你，他们说你今天会来的，我想你来，一定会来看我。’

‘是的，上次我就找了你好久，还 没 有 找到你就回去了，——’

‘呵，呵，真想不到，一转眼就十年了，想不到在这里看见你，——’他是那么忧伤地说着，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有力，随后他就又是一句：‘K近来好么？’

他这突然的问询，倒使我有点失措，可是我立刻把神情静下去，很自如地回答着：

‘他很好，很好，他的事业很如意，他有一个两岁的孩子，——’

‘他结婚了，呵呵，那就好，那就好，——’他还没有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从他的脸上我看出来他衷心的大喜悦，然后用微微战抖的语音说下去，‘——十年来我就是惦记着他，他是一个好人，不该有那样的折磨，他好了，他很好，我的心里很高兴，可是我，我可完了，我的家还在××，我的儿子最近死了，……’

仿佛那不是人的语言，那是深秋的落叶最后的絮絮的怨辞，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回答，我只愚笨地说：

‘我，我听人说过了，……’

‘其实那也算不了什么，他不是一个了不得的好孩子，他读了八年大学才毕业，生前我并不喜欢他，今年他才毕业，他就一个人死在××了，我不难过，可是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

那时候泪珠在他的眼里闪烁了，我不敢看，他也不愿意被我看到，就迅速地擦下去，可是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要我说这个大时代么？要我说生老病死的真谛么？我想他该比我明白，只是闭紧了嘴痴呆地坐在那里。

‘还有我的女儿，——你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么？’他忽然又转到这个问题上去了，我是老早就被嘱咐着不要提起他的女儿来的，可是他自己说起来了，我也就乘机想起了K的托付。‘我知道她，听说她在××，——’

‘他们的感情好么？’他简直以为我是深知她的情况的这样问着了，我也只得把别人那里听来的回答着：

‘好象是不大好呢，——不过，关于这件事，K曾经和我说过，请×先生饶恕了她吧。’

‘我，我不，不——’他强项地摇着他的头，他的那份刚愎又显现出来了，“我已经忘记她了，她在我的脑子里已经不复存在，当初她还给我写信来的，我连看也不看就丢在一旁了，我告诉她的母亲：‘你告诉她吧，不要给我写信来，我不会宽恕她的。’后来，果然就不来信了。——从前我对她可真好，她对不起我，我就不对她好了。最末的一句话使我不能相信，分明地我又看到泪水在他的眼中闪出了一次光，只是一瞬间，他又用他那莫大的强力忍住它，他还和我露着微笑，当时我却很勉强，不知道该怎样来反应他的笑。

‘她还和她母亲通信的？’

‘我不知道了，她母亲住在××，我们也分别四五年了，我不知道她们女人家还有什么往来，从前她还劝我，后来她也不提了，可是我猜到她们还在通消息，你后来看见过她没有？’

最后的问询使我吃惊了，我在十年前他们的那场争执中完全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只在友谊的一面我曾经对那个倔强的女孩子供献过我的意见，起初她还听我一点，后来她知道我和她的父亲保持友好的关系，她就大骂了我一顿。于是我就从那无关的纠纷中引退了，这十年中我过着不定的生活，若不是K说起，就是我们住在同一个城里，我们也不会相见的。可是她却奇怪地问起我来了，我记得最近偶然从无关的人那里听说她生活得极不愉快，她很快就老了，她时常哭，和不十分相熟的人也说着‘我的爱人是K呀，我只爱他的’，

——可是十年前她就是为了自己的任性离开自己亲爱的人了，走到那么一个还认识不清的陌生的男子身边，于是起始了寡欢的，无望的日子。向前向后对她都没有路，她实在是吞饮着自造的苦酒。她那极宠爱她的父亲变成极恨她了，可是这个忿恨的父亲却向我这个无关的人问起她的音讯，我明白一点了，他显然还觉得方才我的话不使他满足，如果我看见过她，和她谈过，他还希望知道得多些。

'我没有见过她，我听别人说过，K看见过她的，他们已经都很平复了，——'

当时我没有再说下去，免得显出我的絮叨，我下边的话该是：'你也可以原谅她了。'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多么爱她的，——她太不爱我了，我不能从死亡的手中抓回我的孩子，我也不能从恶人的手中抓回我的孩子，我是多么可羞呵？你说是不是？你也是一个有孩子的人了，难道你不了解父母对于子女的心么？可是她曾经说过我压迫她，不了解她，我想再没有象我这样一个父亲的人了解他的儿女了。——可是如今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我踱到了人生的老年。不错，我过着孤寂的日子，我却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

'不是你向她低头，是她向你低头呵！十年的日子够她受的了，不要使她一生不安吧，——'

'可是她却使我一生不安了，我是怎么强悍的一个人呵，她却牵了我的胡尖把我的脸拖到污泥中，要我见不得人，我一想到：'她是我的孩子呀，她是我亲爱的孩子呀'，我就忍不住我的愤怒，对我自己也好象暴燥地叫着；'要她

从我的脑子里滚出去吧，把她从我的记忆中涂下去吧！’我居然办到了，你看这十年里我却没有示弱，没有人敢在我的面前提起她来，我也过得很好，你看，我不是很好么？只有K的遭遇使我难过，他是无端地被伤害了，——我的女儿只侮辱了我，伤害他的却是那个坏蛋，——现在我知道，他一切都很好，我的心就不再有什么不安了……’

当时他虽然这样说着，可是我还觉察得出他的心上仍旧堆积着不安，可是我怎么说呢，我只感觉到我的愚蠢，自然我没有法子把死去的复生，我也没有方法把他的女儿召回，让他们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用眼泪洗去他们互相间的怨恨和敌意，我们原来该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呵！

我是这样一个没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我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间的万尼亚也做不成，我是人类中多么可怜的一个呵！我想象着他们朝我射来的希冀的眼光不久就该转成愤怒了！……

七

“……那还是当我守着孤寂的日子的时候，突然间门环被敲响了，随后在那冷静院落里踏进来一个陌生的女子。我不认识她，正如同她不认识我一样：等她说明了来意之后，我也红着脸告诉她我就是她所要会的人的时候，在她的脸上就倏然闪过去一道喜悦的光辉。可是立刻就不见了，一点也看不见了，我就把那位窈窕的来客请到我那间宽敞的客室中。

我不是告诉过你么，当时我为我那注定的命运守着一座寂寥的院子，那对面有七八间房的庭院，只有我自己，还有些自生自长的花草，和不时来往的熟识的友人。总还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多，看阳光在窗格间爬上爬下，就度过了一日的光阴。可是我呢，象苦修僧似地坐在那张大长桌的前面忙碌着眼睛，忙碌着手，也忙碌着我的心，当我一闲暇下来的时节，我立刻戴上帽子，忙碌着我的腿，走到真的和假的舞台的前面，看另外一些人在忙碌地扮着实在的和虚幻的人生。

那位来客走进我的房里就把自己安顿在墙角的一张软椅里，我还是坐在那大桌子的前面。我们恰巧相对，可是一句话也没有。她只在我的问询下才说一句，我也是如此，当着沉默使我不能忍耐的时候，我全心全意地希望她能及时站起来告辞，但是她一句话不说，也一动不动。就是这样过了好长，好长的时候。当她果真站起来的时候，我满脸满心都堆积着笑，我那么高兴地送走了她，在我独自回来的时候，我舒畅地喘了一口大气，我倍分地感到我的生活的可贵，——

可是第二天她又来了，第三天，第四天，——

当着她的假期满了，我想我的灾难该满了，可是才只隔了一天或是两天的样子，一封过重的信放在我的信件之中。那陌生的娟秀的字迹引起我的惊讶，于是在信中我知道那就是她写来的，而且更使我想不到的，她不那么给多，那么热情。我没有预备给她写回信，接着她的信又来了。我不得不给她写回信了，不久她又写了第三封信，当着我又得到她的一封信，我又不得不写回信。——终于我不得不写着这样的话了：‘在爱恋上我既不给予什么也不要求什么，我只守

着旧的信念，怕五年，十年，廿年之间不会有什么更改的’。可是她却这样写着：‘我们看吧，看谁赌得过谁，也许我是和命运相赌，我一定要你更改的，那怕五年，十年，廿年……’我没有话可说了，我不能使她的梦涨大，等到它的破碎使她不能支持自己，于是我就检了一个合宜的机会，把她的信都封在一处，我郑重地说明我的心，然后说：‘你是一个纯洁的少女，把这些信件放在一个陌生人的手中总有一天使你追悔吧？当然我相信我没有卑鄙的心，可是引起你将来一点不安也是我不情愿的，所以我把这些信送还给你由你自己把它们毁去吧，可是我并没有璧还你的友谊，有什么事尽管写信来吧，——我却不希望象那些信。’不久她的信果然来了，仍是厚厚一封。我皱着眉头使它在桌上躺了许久，我心里烦恼地想着：‘这可怎么办呢，她又来了！’但是当我打开信，我才知道那全不同，好象她把天下毒骂的字句都装在里面了——我的心感到难忍的疼痛，我好象还哭了的，不为我，也不为她，为了可怜的人类的心——

可是后来我把这封信也退给她了，不再写一个字，因为在我这一面该说的已经说过了，只让她收回她自己的咒骂，加一份良心上的负儎吧。

八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把许多人类的不幸的故事告诉你，我自己也想不出理由来，我真是苦恼过了，也忧虑过

了，有时我还忍不住眼睛湿润了。我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神们不放松他们的职权，随时把力量压到人的头上；鬼们不忘记他们的伎俩，总是陷害拨弄；为什么人类自己还增造一些不幸呢？难道以为人类所驮的不幸还不够重，才这样在每个人的心上和肩上堆积这些负儎么？人们实在是应该快快活活过日子的，为什么一定要守着自己的樊笼，还造成那些高凸的和低凹的阻障，用仇视的眼睛相望，用尖利的嘴相斥，用背信的行为相害，用不肯饶恕的心相恨呢？我总记得人类是怎么不幸地生活着的，有时我忍耐不住，情感变成粗糙了，可是过后我总是悔恨的，我觉得我不该这样，于是我哭了，我用眼泪做为我的忏悔，过后我才觉得轻松一些了，我仍复用我那颗坦白的，赤诚的心爱人，因为我一直深信人类原来是和善的，可爱的……”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

（选自1944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众神》）

别人的故事

“想不到，那个说是在前线打死的当兵的丈夫，前几天又回来了，——”

我那个隐居的朋友，顶着正午的大太阳，从离城十里的乡间跑进城，还是那么急躁地无头无尾地冲出了这一句话；然后就把自己交付给门边的竹椅上，把长衫的下襟掠起来揩一次汗，随后又用它当扇子般扇着。

我递给他一杯凉开水，一把扇子，我又送过去另一把坚固的木椅，代替在他身下吱吱响的可怜的竹椅。

他是一个爽快的人，三十五六岁，抗战以来忘记自己，为国努力，跑了许多地方，担了不少危险，也着实吃了不少苦；忽然心灰意懒起来了，连本行教书的事也不干了，独自来在×城附近的乡间，租了一点地，自耕自给；养鸡养猪，就做起一个隐居者来了。可是他实在还 不 能 全然忘情于城市，三 五 天 总会跑来一次，把古今中外的愤懑倾诉一次，再买些城里的物品，又随着夕阳回到乡下去。在城里好象他

只有我这么一个去处。（仿佛那个县长大老爷也是他的老同学，可是他从来没有去看过他，）他和那些乡里的人却相处甚佳，别人都不拿他当外人看待，这是我到他那里去住几天的时候亲自看到的。他会治一点病，人的牛的猪的鸡的都可以，我想也许是为此才造成他们中间融洽的感情。此外，他的性情虽然暴燥，心地却极好，喜欢帮别人的忙——这就是他惹来许多烦恼的主因，可是也为他赢来乡下人的敬爱。

我这一段描述使这故事的发展迟缓了，事实上他喝了一杯水，冒着更多的汗，一只手忙抹着，另一只手忙着扇，他的嘴也忙着说下去了：

“你不记得住在我屋后的那一家人么？一共是三口：一个老太婆，一个女人，还有一个男人，一直也没有小孩子，——”

“就是从前你说过的，要把那长工招赘的那一家么？”

他拍的把空着的手向大腿上击了一下，几乎是嚷叫着：

“就是呀！你也看见过的，不是那个年青的女人的丈夫出征去了么，听说他是独子，本来抽不到的，不晓得怎么一来，他就给抽去了，到我和他们做邻居的时候，他已经两年没有音信了。可是她家中也有一个男人做工，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外乡人，走到这里，被他们雇下来做长工的——”

“不是说招赘了么？”

“你比我还心急，那是后来的事呀！说起来好象是不大体面，可是事实上又无人可怨或是可耻。那个老太婆的性情很好，她从来不吵不骂，只有想起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才流着眼泪；可是不过自己哭着罢了，也不会把怨气泄到别人的身上。照例她是关心她那许多只鸡的，还有三口猪，她不到田地里去，一面看房子，一面照料这些牲畜，那个年青女人也真好，她不但能好好侍奉那个老太婆，她那健壮的躯体，由她挑担下田，什么吃苦的工作都做得来。可是本来要两个人才做得了的田地，由她一个人做，显得是太多了，她们就不得不化钱雇了一个长工，——”

他说到这里，停一下，自己去倒了一杯水就站在那里，头一仰，一杯就空了，他跟着又倒一杯，端过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才又接着说下去：

“这个长工又是一个好人，他不大爱说话，什么事情都做，只有真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时候，他才坐在坪上的石磨边，抽一袋烟，默默地望着蓝天。那天有什么好看呢，我也觉得很奇怪，也许他所看到的蓝天上有他自己喷出来的烟雾幻成的云彩吧？可是我没有问过他，他一向不大爱说话的，谁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或是有什么样的身世。他见了我总是笑着，有时候还替我做点事，全象他分内该做的一般，依照我那长工的说法，他不是一个逃兵役的，就该是一个犯了案的强人，本乡本土住不下去了，不得不远走高飞，……可是这一些，对于我都不发生影响，我只知道他也是一个好人。

“在这三个好人之间，从来也没有什么争执，这是左右

邻居一眼都看得到的，就是在他没有招赘之先，人们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不三不四的话，因为他们中间所有的关系也都是一清二楚的，后来大约是怕生活程度高起来了吧，工钱也跳着涨，什么都贵，怕她们也许划算起来有点不合算，而且出征的人一直没有音信，老的就想到自己的死，少的想到下半世的生活，于是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后来——后来那个长工变成了赘婿。

“象这样的事，在我们那里平时实在是没有的，可是现在不同呀，这不是叫做“大时代”么？在这大时代中就有了大变化，什么都变了，让人摸不着头脑，让人不能规规矩矩做人；那么这两三个小小的人物的关系的变化，当然也算不得什么事了。

“实在他们也还是没有变，只有第二天大清早，我无意中看见她跪在溪边的方石上，我还以为她赶早起来洗衣服呢！原来她是在那里无声地哭着，她不知道我会看到她，——其实我也只看到她的背影，从她那微微耸动着的两肩，我才猜想到她是在哭，我一不小心踩落了一块土，发出一点声音，她就惊惶地站起来，我想那时要不是水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决不会回头和我迎面相遇，把那一双红肿了的眼睛显给我看的。她不得不从这条路跑回去，只是深深地埋着头，两只眼睛只是看着地面，象一只山麃从我身边惊惶的窜过去了。

“此后一切就都如常了，他们照常和平沉默地工作，那个长工也会处，就真把那个老太婆当着自己亲生的娘看待，事情弄得服服贴贴，那个老太婆也不再抱怨物价高贵，因为他

们不必用钱买什么，要用的东西挑出点什么去就可以换来。

"就是这样的日子也将半年了，想不到，那个说是在前线打死的当兵的丈夫前几天又回来了！——"

他说到这里慢条斯里地顿住了，我本来是平静的，现在倒有点忍不住了，有一点不耐烦地说：

"开头是这一句话，说了这么大半天，还是这一句话，到底怎么样了？"

他并不回答我那略为急躁的问询，嘴边挂着微笑又去倒了一杯水喝着，这一阵他的性情仿佛比我的还要温和些。

"你可以想得到咯，当然要起一场纠纷，闹得大了也许还会出人命，是不是？"

他得意地这样说着，我却带了一点微愠和他说：

"这些话不该你来问我，还是该我问你的，——"

"不但你我，每个人都会这样想这样问的，当初我的长工告诉那个丈夫回来了。我就惊了一下，很自然地就有一种暴风雨之前的那种感觉，我在等待着，等待着——"

"就是等待也有一个限度吧？"

我也放开心，半取笑地插了一句话问着。

"那倒不一定，我就是那么一天一天地等过来的。在期望中的雷雨并没有来，日子倒是异常地安静，我真想不到，许多也在等待着的邻居们怕也无法想到，怎么会一点事情也没有呢？他们好象生成的一家，和善的一家，这倒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了。他们还是那么安静地工作着，只是当闲暇的时候，偶然被我看到在坪子上抽烟看天的又多了一个汉子，他很瘦，有一副黧黑的面容好象一个烤焦了的蕃薯，他也不大

爱说话，他们在一处，倒象两弟兄。

"这样地又过了几天，邻居们的兴致全都失去了，虽然感觉到这是一个谜。可是谁也不愿意去解开它，就任它那么安静地存在着。是的，在失望之余，我甚至于都忘记他们的存在了，我们的长工也不再说话，因为这正是早稻熟的时候，他忙不过来，想找一个短工又因为怕抓丁，那些做工的汉子都不知道游到哪方去了。所以他只好闭紧了嘴巴忙碌着，——有时候我也帮帮他，我会打谷子，打得不怎么好就是了。

"那一天大清早，我正想趁凉快做点事，安安静静地我的房里来了几个客人；一老一少的女人，前后那两个丈夫，还有一个陌生的近四十岁的男子，我一看见他们，心里想："果然有事出来了，"我自己的脸就先红起来，很不自然地毛手毛脚让他们坐，他们没有坐，却怔怔地各放出一副呆相，他们没有说话，我可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嘴里没有说话，那时候我的心里却在想：'不用说，一定得好好办个交代，照这样下去当然也不是事！那个陌生人总是请来的一位中人，怕是他们的亲戚，倒想不出这场纠纷该是谁得谁失？'

"我又坚持着要他们坐，为的是坐定了好说话。他们就点着头表示谦恭地微笑着，那两个女人占了一条长凳，那个陌生人自己坐了一张小圆凳，那个儿子在长凳的一端挤着坐下了，那个招赘的长工没有地方可坐，就倚在门边。

"还是那个老太婆先说，用手轻轻地拍着坐在她身旁的那个后背：'这是我的儿子，打了几年仗，两三年也没有音

讯，总算平安回来了。’她说完就真心由衷地笑着，因为缺牙齿，她的脸顿然就显出短了一寸多，我就说：

“‘那也是你的福气呀，难得又骨肉重聚，——’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她那长长的一声‘咳——’打断了，遗留的笑容马上消失了，我还从她那简单的声音中读出来一大篇的怨愤；可是她再也不说什么了，紧紧地闭着她那瘪嘴。正在这时候，不知道谁什么时候提进来放在墙角的一只大公鸡，不耐紧缚着的脚咯咯地响着，才打破这沉默，也引起我的疑问。

“‘这只鸡——’

我是朝所有的人问询，那个当兵的就赶紧接过去：

“‘一点小事，先生，一点小事麻烦你——’

“说到这里，他又象有点靦觍似地低下头去。我要和他说了：

“‘我知道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还是快点说出来吧！’

“这话只在我的心中说了一遍，我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只是热心地望着方才说话的那个汉子，使他不得不勉强的说下去：

“‘我们是想麻烦先生写个字据，就是，就是，……’

“他的眉毛一高一低地蹙着，喉咙好象被这两个字塞住似的，再也接不下去了，我都要替他说了：

“‘不是你把老婆正式让给那个赘女婿，就是要他立一个字据，从此断绝来往，反正就是这两条路，邀一个人做见证，烦我写个字，免得日后有纠葛。’

“‘我们想请先生立一个让妻据，——’

“‘我早就猜到了！’我恨不得能这样大声喊出来；可是‘我们’这两字引起我一点疑问，便又问着他：

“‘谁？’

“‘我们，——我和他，——’他说着，伸出左手指定了那个倚在门边的长工。

“‘是你让给他，还是他让给你？’

“我不解地问着，我早就算定这件事逃不出他们两个的关系。

“‘不是，先生，是我和他把我们的老婆让给他，——’

“为使我明瞭起见，他的左手这次笔直地指着那个坐在圆凳上的陌生人，那个人一直是没有一点表情的，这却使我大大地惊讶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好一阵都说不出话来，我想走一条路只有两个方面，谁也想不到还会平地升天。

“‘没有法子呀，怎么办也不好，还是这一下大家都省事！’这句话他好象是自己咕哝着，却也象是说给我听的解释。

“在这个大时代中，奇怪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是象这样奇怪的事怕也不多见吧？我想听到这里，那个女人总该有所表示吧；可是她尽自埋着头坐在那里，象他们几个人一样，一点也不动情感，好象听着一件别人的故事一样！”

“真怪，真怪，这是我想不到的，——”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一面不断地摇着头，——“可是老兄，你得知道，这件事你做不得，因为没有法律的根据，卖老婆已经是不应

该了，怎么还能两个人一齐卖？你真得慎重一点，弄出事来连你也免不掉责任！”

“我才不管这些，既然他们都心甘情愿，我还管他们做什么？世界上不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多着呢，为什么一定要他们这些小人物奉公守法？当时我怔了一下之后就显得愉快地磨了墨，铺好纸，先问着他们的姓名，这我才知道那个陌生男子叫郑德祥，是在城里开油果铺的，有两个钱，没有一个儿子，把这女人买去做二房，想能给他生一个男儿。那长工说没有名字，只记得姓李，于是由我作主叫他做李全，当兵的本叫黄金发，这次去打了一场仗，说是长官给他换了一个名字，叫做黄大勇，一切原来他们都已商量定了的：一共是一千二百元，每人分五百元，余下的二百元奉献给那个老太婆。我依照他们的大意写好了，慢慢地为他们又念了一次，看他们都表示着满意微微地点着头，我才又把那张纸放下，要他们盖章。

“先是那个陌生男子很熟练地就把图章盖在他自己的名下，再坐回去就掏出成把花花绿绿的钞票数着，那个长工问我他没有那个东西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右拇指的模印打在上面也可以，他就听从我的，把手指向墨里一蘸，我把地方指给他，他还象看看倒正似地看了些时候，才稳稳当当地印在上面，自己还伏在纸上看了许久。

“‘先生，我——’

“‘你也是一样就把右拇指印在这里好了。’

“我生怕他找不到他的名字，就特意也指给他，他却说：

“‘先生，那我知道，我的右手在前线给鬼子轰掉了！’

“‘呵，呵，那，那就用左手好了……’

“听了他的话，我倒有点狼狈起来了，这时我才知道我以为他永远在袖着的右手，却早已不存在了！我觉得我的眼眶有一阵热，好象被什么酸了一下，我看到那个把左拇指从纸上再抬起来的汉子，脸色全苍白了，他的眼睛不看我，也不看别人，只是半扬着盯住了空无一物的屋角。我也看过去，恰巧一个结网的蜘蛛丝断了，它一下子就垂到地上，地上墙角的那只大公鸡，一嘴就把它啄进去了。

“‘先生，那只大公鸡，那只大公鸡，……’

“他说着，接不下去了，这只公鸡对我原来是熟稔的，它有五斤重，时常在坪子里昂首阔步，那个老太婆早就和我说过要留到过年祭神的：想不到被他捉了来，绑了许久，把那一点雄气已经销尽了，只是垂头丧气地卧在那里。那个老太婆就替他的儿子说：

“‘那只大公鸡是送给先生的，麻烦先生，心里怪过意不去的，又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先生过年的时候一家团众杀来敬神吧，我们留着也没有用了！’

“象是预备告辞了，他们都站起来，这时那两个女人才象触到些什么突然抱在一起了，——只是抱着，并没有哭；可是等她们松开手的时候，我望到四只泪汪汪的眼睛。

“‘不要忘记钱了哇！’

“那个买主好心地把一卷钞票塞在他的手里，他迅速地数了五百交给那个长工，好象再也不看一眼就把它全塞在袋里，当那个陌生人把一张字据收到自己衣袋里，他也说：

“‘先生，到城里去不要忘记到小店去坐坐，好东西供养不来，一杯茶一盘点心总缺不了，到明年也许能请你吃红蛋呢！’

“他笑着，那笑声那么不中听，我倒恨不得眼前有一颗红蛋把他那笑的嘴堵住，我得和你说，我一直对他也无所谓，可是他的笑和他的话惹怒我，到他又说一句：‘我们走吧，’我就想一脚把他踢出去了。

“那个女人就一声也不响地低着头跟他走出去了，才走了三五步，那个当兵的汉子又赶上去，从衣袋掏出一方毛巾来，呐呐地说：

“‘这，这是一块毛巾，是我受了伤躺在医院里别人慰劳我的，我，我没舍得用，早就想定带回家来给你，现在，就算我慰劳你吧！’

‘那女人接过去，看了些时候，又抬起脸来笔直地望着他，过后就猛然一转身追着那个走远了的男人，他们家的一条狗，追在她的身边，不断地摇晃着它的尾巴，有时还咬着她的后襟。

“看着望不见了之后，他们母子二人，才又向我道了一番谢，扶持着走回自己的家里去了。

“当我转过身去，想回到我自己的屋里，我才看见还有一个不曾走，他蹲在我的窗下，静静地抽着一袋烟，两眼望定了远天。一直到我走到他的身边，他才惊觉地站起来，这样我才看到他不是蹲着，他原来是坐在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他没有说什么，朝我笑笑，把烟袋里的灰在墙上磕着。

“我虽然也没有说话，可是心里在说：‘你还在这里等

什么？也该走了啦。'他好象猜到我的心意似地畏畏缩缩地和我说：

'先生，我是一个光身人，什么东西也没有，不能，不能酬劳先生，我知道我要送你钱，你一定不要，——'

"'我本来什么都不要的，帮你们这一点忙算不了什么。'

"'是呵，我就想帮先生一点忙吧，你的稻子还没有割完，变了天就要坏了，我赶着给你弄一下，你先生做不来的。'

"这倒有点使我为难了，后来我想：'也好；就算我雇一个短工，当然他不好意思多要我的钱，那就算好了。'我就答应他：可是一想到我的邻居，我又和他说：

"'你还是帮忙他们吧，他的手脚不方便，也怪可怜的，——'

"'他们的已经割完了，这两天我赶着给他们做完了，——唉，他们倒是一家好心人！'

"他又叭着一袋烟，望着那轻裊裊上升的白烟，他又象在想些什么，我也怕他无处可去，就答应他了，我还告诉他，就在我这里做下去也好，我不会亏待别人的，他好象对我这许多话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变化，没有一点感激之情，当我要走进房去，他又把我叫住了：

"'先生，我还有两句话告诉你：——'

"我站住了，望着他，于是他就嗫嚅地和我说他原来有名字的，不大好听，就没有告诉我，他说那太象一个女人的名字，许多人都取笑过他，所以他就不要了，他原来的名字是李依妹。

“‘那怕是我的妈妈疼爱我，怕我的命薄养不大，才故意给我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谁想到我倒养得很好，这些年来到处游，象一棵无根草，四海为家，也死不了——可也活不好！’

“‘唉，这个年月谁也活不好的！’

“我附和的说了一句，他就挺挺身子，把烟袋磕好，放在身上，把小行李一提，提到我那个长工住的房里去了，从此我要是不到田里就看不到他的影子，他到晚上也不歇息地工作，这样几天间就把我的稻子割完了，打好了晒得差不多了，有一天清早我那个长工来告诉我他走了，只是把他那小行李向肩上一放，就又走了。

“这倒引起我的心的不安来了，我总觉得我亏了别人点什么，所以我就赶着大太阳到你这里来了，你说我应怎么办呢？”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不过是别人的故事。”

我故意这样说，忍着我心中的情感，望定了闪在他额头上眼睛里发光的汗珠，他瞪了我一眼，有一点急似地说：

“哼，你说这是别人的故事么，可是我看你也有点受不住了！”

这使我惊了一下，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我就什么也不再说，和他陷在沉默的中间。我想他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心上总觉得轻松一点，可是我听过后，我的心却陡然增加一分沉重了。

一九四二.十一月.十五日

（选自1944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众神》）

乱　　离

那正是春天，一股从塞外吹来凛冽的卷着沙土的风，把她送过了黄河，如今她是安适地坐在有顶篷有座位的公路车中，向前路奔驰，可是她的心，从更迅急的速度，早已象是到了所要到的地方，看到急于要看的人，她的心扑扑地跳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你好么？——你看我好么？"她几乎出了声地说给自己，随即就觉得这话语不生动，她想还不如说："你想不到我来吧？可是我来了！"但是她自己又摇着头，附着在头发上的细尘簌簌地落下去，她自己打了一个喷嚏。她一面掏出粗布手绢来掩着嘴，一面还不停地使自己的心忙碌，坐在身边的那个男子汉，从汽车开行就不断地呕吐，先还不绝口地怨天尤人，这时已经没有一点精神，只把那虚弱的身躯倒向她这边来，她一手抵住他，跟着又把脸向着车窗。山树村落人畜，象急流似地向后泻去；——可是这些在她的眼睛里是一无所有，只有那张清癯的，坚强的，沉毅的青年男子的脸塞

满她的视野。她只记得他的脸，尤其是他那一双无言的热情的眼睛，她记得他们一共没有说过五句话；可是他那感人的伟大的行动召示她许多无尽的语言，而这两年里，他们相互地在纸上宣泄他们的情感，当她读着的时节，就好象听见他的声音在向她说，不，该是他用一把刀，在她的心上精心镂刻，成为永不磨灭的无声的话语。

她伸出手去，拭抹窗上的灰尘，原来不能更清楚地看到那张脸，想不到再显现出来的却是一张横在蓬松的短发下面的一张小圆脸，她还记得，别人从前一向怎样形容她那孩子般的无邪的脸的，可是现在只有那一双眼睛还是那么大，下巴尖瘦些了，四年苦斗的日子，不只使她原有的那份红润，转成黑紫，还在她的眼角那里划下了几条辛苦的皱纹。她的眼光是无定的，深思的，有时甚至于是哀愁的了，只有她自己深知自己的，她是疲惫了，应着他的召唤，她用着所有残余的力量，遥远地飞回来，她还记得他的话："你回来吧，好好憩息一下吧，不是为了我，该是为你自己，你这几年来的生活我知道，你要回来先喘一口气，过后，也许我会和你一同再走出去！"

"我并不需要休息，"她还会这样执拗地想着，"我想回来看看他，他有一副好心肠，他该是一个好人；可是好人，好人，……"

当着她的思想被什么挡住了的时候，全车的乘客就齐声惊喊，还没有等她来得及去询问有了什么事，眼前的窗外就显给她一副宜人的静物画：有山石，有流水，还有染红了山的杜鹃，一只翠绿的鸟恰从斜刺里飞去。

“好险，好险！”坐在她身边那个呕吐得没有精神的乘客也大声地叫来了，他瞪着眼睛，两手紧抓着椅背，额上的汗珠凝挂着，他都不敢松开一只手去擦拭，全车的人都被这同一的情绪抓住了，只有她用疑问的眼光望着，不必等待别人的话，她已经知道车是从一个险坡上滑下来，亏得那个司机副手把一根三角木塞到轮下，它才不上不下地卡在那里。

“只要再退一步，——”谁在那里做着无谓的推论，她却只是悠然地坐在那里，没有一点恐惧，不过她的心里也偶然地想到，“真要是死在这里，那我可真有点冤！”她想着如果要死的话，那么还是该死在敌人的锋刃的下面。

更悠闲的还是那个司机，他爽性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点起一支烟来抽着。

“喂，喂，你怎么能把我们吊在这里呀?”谁大声地喊着，身子却不敢移动，生怕影响了车子，它会再滚下去。

那个司机连头也不回答着：

“我不是也在吊着？——”

“那么你该快走，车内原来不准吸烟，你先不遵守，那会危害一车人的生命！”

“先生，你这阵才想起来吸烟有危险，这一路我看诸位都没断了吸烟！”

那个司机一直也没有回过头来，他把残余的烟蒂丢到窗外，喷出最后的一口烟来，才又一扭，手不停地搬动，使那辆车吼着跳着爬上那个山岗去了。

下了那座大山。就是一条眼睛望不断的大路伸在前面，马达象合节奏地响着，车身愉快地轻轻跳着奔驰，人们又快活

了，喧嚣起来，她虽然还是安静地坐着，可是她的心猛烈地跳着，好象一直跳上她的喉咙，真的会使她吐不出一个字来。她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就是梦也不会这样快活的。

别人忙碌地整理行囊，她知道自己只有座椅下的那一个大包袱，她只是忙碌着自己的心，她反倒不能安静地默想，当着快乐逼近了，她却显得有点张惶失措。

汽车终于闯进了车站，还没有停下来，一阵铜乐声音爆炸一般地响起来了，她只看见标语和旗帜的海不断地飘动，当着车停稳了的时候，她看见那扛着大标语的穿了一身磨得发亮的哔叽中山装的小公务员，还有微笑挥手的红润的官长。原来那个呕吐的人就是被欢迎的人。这时她才看见在白布上写着“欢迎劳苦功高的×××！”“欢迎宣慰归来的×××！”的字样。

她在无数晃动的人头中，匆促地寻找，她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这时那位被欢迎的人也拖着虚弱的身体在车下和一些人握手，她转过身去，才发觉乘客都走光了，她就急忙地拖出那个大包袱挎在手臂上，赶着跳到车下去。她又仔细地看了一遍，那中间没有一张熟稔的脸，别人也在偷偷望着她，她才记起来有点热，鼻尖上冒着微细的汗珠，背上象有无数的小针轻刺着，她就迅急地把那染成灰黑色的棉大衣脱下来也放在手臂上，顿时象减轻了百斤的重量。她焦急地向四面望，一直到站里的人都散尽了，她才意识到他没有来。她真象一个被弃在荒郊中的孩子那样要哇地哭出声，但是她毕竟忍住了，她想也许他不曾收到电报或是他病在床上。后面的念头增重她的焦灼，她就又提起包袱，跨着大步向站外走

去。

繁盛的街道，把她吓住了，她想不到后方还有这样堂皇的大城，高贵的人们抬在肩上，汽车无声地溜着，那里面坐着花一般的女人和长毛的狮子狗。

她走出站口，没有一个人理会她，连拖着空车子的车夫也不向她招呼一声，那边起着吵闹的声音，原来那个同车回来的荣誉战士正倚在墙边挥动他的木枴想打一个车夫，那个车夫却一溜烟地拖着车跑了。

“好呀，这多年打仗倒把你们养肥了，老子丢了一条腿，就为保护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呀！”

她站在路边，等了一下，实在不知道该向哪边迈她的脚，几辆空车都无睹地从她面前过去，她不得不叫住一辆问问：

“喂，××街，多少钱？”

“你拿好多钱嘛？”

那个瘦瘦的车夫翻着白眼珠又问她一句，她觉得很惊讶，在她的记忆中没有这样的车夫。

“你说吧，要好多钱。”

“上坡路，硬是远得很，你拿三块钱吧。”

“什么？”她更惊讶地问了一声，她以为耳朵听错了，那个毫无表情的车夫又冷冷地说一声：

“三块钱！”

“这么多，哪个给你们定的价？”

她气忿忿地说，心里想如果知道路，她一定不要坐车，那个车夫，向前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只回答她一个字：

“来！”

这个回答，惹起她的好奇，她就招住他，跨上了车。

果然是一条吃力的上坡路，这座城原来是建筑在山上的。下来的车子，车夫的脚尖轻轻点着光滑的路面，全身象是悬在空中，一股不可见的力推着它飞奔下来；可是向上去的车，却是一寸寸地拖着，车夫的身躯俯下去，两只手臂拉得长长的，汗水就不断地淌下来，她恨不得跳下去帮他的忙，可是她已经注意到走在路上的，坐在车上的，早已都把奇异的眼光投过来，好象她倒是一个触目的人物，她望着别人，别人都好象生活很好，很安逸，一点也不象打了四年仗的国家，女人照样把嘴唇涂得鲜血般地红，男人结着花领带，春风得意的样子。她禁不住自己低低叫了一声：

“好一个不平的城！”

路并不远，不平是真的。当着车夫告诉她××街已经到了的时候，那已经化去了半小时，她不停歇地向街的两旁望着，终于在一个有兵士守卫的门前下了车，她才要走进去，那个守卫把她挡住了，随着就问她：

“你来会那个的？”

“我看×先生，他住在这里。”

“你是说×××先生？”

“是的，就是他，我是来看他的。”

听到那个守卫说出来的名字，她几乎高兴得跳起来，她连忙应着。她想既然没有错误，那么在三两分钟之内他们就可以快活地相见了。

“他走了，不住在这里！”

“怎么，他不在这里，——”这真的使她冷下去，接着又不断地问：“他又出差了么？或是调到旁的机关服务？”

“我不知道，他离开此地差不多一个月，我摸不清他到什么地方去。”

“他什么时候回来？”

“那更说不定了，也许他会回来，——那我可保不准，你留个住址吧，他回来我告诉他去找你。”

“我还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我是才到这里，——过，过一天我再来看看，那时候我再留给你。”

她拖着那笨重的包袱转回身去，这时她忍不住那急涌出来的泪水，人是众多的，单单少了她所要找寻的人。

她看见那个车夫悠闲地坐在车斗里抽着旱烟，她又向他招招手，他只是摇摇头，她一气把那包袱送上肩头，就独自踽踽地向前走去了。

春风是暖和的，天是蔚蓝的，人群是扰攘的；她却象是被丢在荒寂的漠野里，她感到一阵空，一阵无比的空虚，好象连她自己也失去存在了，……

经过长时间的巡游，好容易在近午夜的时分才把自己安顿在一爿污秽的小旅馆里，她什么也不要看，把门关紧，还用那三只腿的木椅顶好，就把自己交给那张坚硬的床板，怕听见别人的声音，也怕别人听见她的声音，她就把那发着霉臭的棉被笼头罩住，还没有三分钟，板门上就起着沉重的敲打：

“客人，开门呵，查夜的来了！”

她正在想也许那是敲着别间的房门，更重的响声又起来

了，好象要把那板壁冲倒似的，她霍地跳起来，用手掌抹干了那一只湿润的眼睛，披起棉衣，跳到床下，挪开木椅，就把门打开，一个穿制服的人，紧逼地闯了进来。他的脸上满蕴着怒气，优裕的生活，把他那一脸横七竖八的肌肉更突出地显出来，看她穿了一身军装，仿佛更觉得惊讶的样子。随在他的身后，提着盒枪的，拿着军棍的，打灯笼的，塞满那小小的房门，经过一番仔细的盘查，认为她既无详细的证件，也说不出清楚的来处，又没有一定的去处和本城可以保证的人，而且不是现役军人，穿着军服，还是一个只身的女子，这一切造成她那重大的嫌疑，他的结论是：

"那我必须得带你回到司令部，再仔细侦查一番。"

"凭什么，凭什么？……"

她被愤怒抓住了，她的声音战抖着，什么也说不出来；当着两个士兵过来拉她的时候，她伸出两只手抵住；可是那两个兵很容易地各自把了一只手臂，这时，只有她的嘴是自由的，她喊着：

"你们怎么能这样待我呀？为了国家，我出死入生地过四年的日子，我回来了，你们就立刻逮捕我？我哪一点对不起国家？……"

没有人回答她，也没有人听她，怕事的人们把自己的房门紧紧关了，她也就紧闭了自己的嘴，她把下唇咬在牙齿的中间，她死也想不到做了自己人的囚犯。

并没有侦查，她就被丢到笼子里，她不出一声，坐在角落里。她觉得嘴里有点咸，用手去摸着下唇，沾满了殷红的血迹。

一个中年的女犯人从梦中醒来了，愕然地望着她，过后就移动一下自己的身子，低低地和她说：

“你睡下吧，坐一夜受不住的。”

还没有等她回答，一声怒吼响在近旁：

“哪个在讲话，怕皮肉有点不自在了！”

一个拿着短棍的矮短的身影晃过来了，她就一声不响地倒在冰冷、坚硬，不平的三和土的地上。

朝寒把她冻得醒转来，睁开眼，就看到身上不知谁还给她加了一层薄棉被，坐起来才看到，原来是睡在她身边的中年妇人分给她的一半。这时，那个矮脚虎一般的女看守，又大声咆哮起来了，睡着的人都被她惊醒，赶快爬起来，于是一个一个地坐到便桶上去，她想不到，一切都是这么突然，象一场恶梦，尤其是那个吼着的人，她一直以为是舞台上夸张的写法，想不到会真的有这样的人，身边睡着的中年妇人也起来了，向她露着怜悯的微笑，她也自然而然地流着感激的目光；可是她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这时候那个栅栏门打开了，那个矮胖的妇人迎着她的面伸出她那短粗的食指：

“该是你去倒便桶！”

正当她不知道怎么才好的时候，那个中年妇人默默地站起来，走到便桶的旁边，那个女看守大声喊：

“你去干什么？”

“我替她去倒。”

“贱骨头，又不是你的事，怪不得你要坐监狱了！”

“难中的人自然要帮助难中人！”

这却打动她，眼睛突然模糊了，她强自忍住要滚下来的

泪珠；这时候她又捧着那倒空的便桶回来了。

跟着一大桶灰色的稀饭就送进来了，还有二十九个残破的碗。每人拿了一只到那桶去舀，她从那个中年妇人的手里接过来一只，呆呆地不知做什么好，还是那个中年妇人说：

“去吃一点吧，要中午才有得吃呢。”

她顺从地把那只破碗到桶里盛了一下，当她拿到嘴的时候，不断地从那缺口流下米汤去，许多大老鼠早已聚在脚下争着舐食，那个女人可好心地和她说：

“小心点，要那个鬼看见，她又要死叫了！”

可是那股强烈的霉臭，使她打了一个嗝，她急忙又把残留的倒回去。

“要吃点呵，我就是为这臭米才来到这里。”

“我实在吃不下去，——连闻也闻不来。”

“唉，我们穷人连这臭米也摸不着！”

她一面说，一面吞着，过后她才告诉她，她就是因为抢了大绅粮囤积的陈米，被捕进来的。

“你为什么要抢，抢自然犯法了，”

“哪里是抢，抢的人打开仓早已成筐成箩地挑走了，我看了半天，我看好多妇人家都跑进去，我也进去用衣襟兜了不到二升米，我就给抓住了。”

末了她简直带了哭音说着，随后又喃喃地好象在自语：

“谁叫我背时呢，早不去，晚不去，弄得到这里住下来！真要是抢米自然是罪有应得，可是国家怎么不办那些囤米的大绅粮？听说先前闹饥荒，富户人家还要开仓放粮，如今世道变了，那些有钱的龟儿子把米放起来喂耗子，臭掉烂

掉，看着我们这些穷人挨饿。要不是我那两个娃娃，我还不得冒这个险，不说犯法，就是脸面也下不去哇！真是饿狠了，才来这么一下，唉，这多天还不知道两个娃娃家在外边怎么过日子！——你先生是个女学生兵呵，怎么也搞到这里来了？”

“我不知道，我才到××来，想不到就把我送这里。”

“真是个不清不白的世界呵，没有好人走路的，先生你看，在街上的都是你抢我夺，老实人硬是活该挤死饿死，象我们这起人还算不得什么，象你先生读书识字的，也给丢到这种地方来，真是活作孽！”

她没有说什么，可是她的心早溶漾在悲伤之中了，她几年来一直和敌人相对，还没有遭受到一点损害，这次远迢迢地跑回来，原是想使身心得到短暂的休息，不曾想一下子就掉到这里面来了，没有一个相识，没有一点同情，城对她是陌生的，也没有人会知道她回来了；却在这冷酷的受难的所在，遇到那个中年妇人，要不是那个凶恶的女看守，她早就要伏到她的怀里哭起来了，那个中年妇人象是看出点什么，拉着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也带着副红眼圈说：

“不瞒你先生说，我们的大妹就是在前六七年跟着一支军队走的，前一阵还寄过一张相片来，就跟你先生一样，穿着老厚的军服，还笑呢。她是在，在好远好远的地方，一封信就走了个把月；这阵是连个音信也没得了，我生怕她在前线给鬼子打死，或是这么不清不白地丢到这种地方，唉，哪一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这样来是丧阴德的哟！”

她虽然不知道什么是阴德，可是从她那情态上她得着一

份安慰，那是老早遗忘了的，属于慈爱的母亲的；真要是母亲还活着，看到她关在这里，母亲不知道该怎样悲伤了！如今，浸在悲伤之中的只有她，没有母亲也没有亲人的一个人，她突然感到人世的凄凉来了。

三天后，将近中午的时分，忽然那个女看守大声地叫着她的名字，说是提她出去审问，她不知道降临的是恶运还是幸福，那个中年妇人又依恋又高兴地说：

“好了，你总算有个出头之日，我们一直关这许多天，连一句话也没有问过。出去了莫忘记我，看，有什么路子搭救我一下，也算我们相识一场。”

“我记得的，我们再见吧，——”她把手从她那紧握着的手中缩了出来，走两步又回头微笑着向她说：“——说不定我一刻又回来了。”

她都不记得是怎么走进来的，因为那是在黑夜，她想不到要曲曲弯弯走那么一大节路，路的尽头是一个小院落，阳光照得她有一点晕眩，她象要倒下去了，可是一个瘦长的身影使她的精神得到依凭，她用尽了力量叫着：

“季明，季明……”

那个被叫的人赶紧走到她的身旁，扶持她走了几步，低低地说着：

“你去吧，我是来看你的，我来保你出去，手续都弄好，只要你去回几句话好了，我在这里等你。”

可是她不相信这是真实，她不相信那真的是他，她也不相信这几天的日子，一直到她重又得到自由，拖着木然的躯体，走到阶下来，一下投到他的怀中，她复意识到一切都是

真的，就象孩子一般地大声哭起来了！

他们只是面对面呆呆地坐着，从那被握的两只手，得到一些温暖，可是并没有使她的心恢复原有的活跃。她真是疲惫了，窗外又撒下一层灰黯的暮景。

“我们到外边去走走吧！”

“不，不，我就要这样坐下来，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在那里？”

“我看见你的——”

“你怎么会看见我？”她惊奇地问了一句，接着又半埋怨似地说：“那你为什么不叫我一声。”

“你不知道，我也在那里。”

“为什么你也在那里？”

她猛地跳起来了，不知是在质问哪一个似的，她的眼睛又瞪起来，可是他温抚着她：

“因因，他们既能把你放到那里，当然也会把我放进去的——而且当你进去的时候，我已经住了半个月。”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我释放出来的时候，我的好长官用汽车接我出去，要我在他的公馆洗澡，理发，换衣服，他还很和蔼地说，因为我年少气盛，才要关我一个月，他还好心地告诉我，这样将来就可以做大官，他再向我保证，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关过。”

“不要听他乱说，——”

“他也许说的是真话，可是他忘记了，他是想做官的人，我可不是，我丢开自己的事来担任这种职务完全因为爱

国心切，我并不象他……”

“你是这样和他说的么？”

“没有，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为什么不说呢，说给他听听，要他们知道我们青年人的心！”

“知道又有什么用，他以为他有他的苦闷，我们的同事。都不大听他的命令，他又办不了他们，因为他们都有背景。我可什么都没有，我只有爱国的热诚，他就只想牺牲我，他想树立威风，不但要我怕，也要别人怕他，可是他再也想不到，——”他顿了顿，喘一口气又接着说：“我看透了，回来之后，我又写了一个辞呈，跟着我就设法探听你的消息，幸亏我有一个朋友在××××部，我就托他设法保你出来。”

“为什么你的朋友不能救你呢？”

“我的情形不同，他们算是代我的长官执行禁闭，什么人也管不到——可是我的朋友们也算救了我，因为知道同事们都代我抱不平，他才放我出来，还怕我刺激他们的情感就要我弄得整整齐齐的和他们见面，好象我一点也没有受到苦。”

“我真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他们相互激动地抓着手，沉默又落在他们的中间，天是渐渐地黑下来了，他忽然象想起来一件极重要的事很兴奋地说着：

“因，你看见没有，足有一尺多长的那个秃尾巴的大老

鼠，——”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它有一天还瞪我。”

“就是它，就是它，犯人们再三告诉我，说动它不得的，连心里也不能骂，说它是狱神，谁要得罪它，准保没有好处。”

“那我不知道，不过它真可是又肥又大，总有三斤吧！”

“它吃得好，我看它比犯人吃得还好。”

“它要是吃得不好，会把我们都吃下去的！”

“它真是要把我们吃下去了！”

他悲哀地说着，两个人同时又陷在无望的沉默中，周遭全是冷酷的，只从相握着的手里传来的那一点温暖，可是煖不了他们的心，春夜的花香从窗外飘进来，他又象记起来似地说：

“因，你记得么，我们在前方×战区遇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花香，——”

“我记得那也是一个春天，不断地下着雨，道路是泥泞的——”

“我们没有说过几句话，是不是？——”

“有一次我陪你走一段路，微雨下你没有带帽子也没有撑伞，我只是注视着你头发上细微的水珠，我好象在那里面寻到我的一生，在那里面找到了世界，——”

“因，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忘了么，你忘记我了么，为什么你一句也不说呢？——你厌恶我了么？”

他象是受了委屈般地说着，她只紧紧地抓着他的手，用颤

抖的语言说：

“不，我只想哭……”

她还没有说完，就伏在他的胸前哭起来了，滚热的泪水一直湿透他的衬衫，他强自说着：

“哭什么呢？一切不幸不已经过去了么？忘记那些吧，好象我们做了一场恶梦——”

“那不是梦啊，我的梦是美丽的，那是现实——”

她一面哭着一面说，她的抽噎震动了他的心胸，他也忍不住流出泪来了。

“我不哭，因，我有的不是悲伤……我只有愤恨！”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什么地方去？”

“我们还是回到前线去，让我们就死在敌人的手里，让我们为我们的土地国家而死，我们不吝惜生命，可是我不愿意忍受这种摧残，你不记得古人说过么：死在敌人的锋刃下是不足耻的，……

“好，天亮了的时候我们就走！”

他们坚强地站起来，抖落残留的泪珠，一个身躯紧贴着一个身躯，站在窗口那里，无视楼窗下明亮的灯光，妖怪无耻的人群，他们只看定了暗夜里闪在天边的遥远的星星。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选自1944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众神》）

众　　生

——我，正如一个朋友所说，是隐居在这山乡间的。我并不是想超然物外，无视众生的苦痛，实在因为这些年来，身心都疲惫了，不得不在这悠闲的所在寻求短暂的休憩。默观晨夕的太阳使左右的山岭闪着辉光，静听夜来的风雨和林树的嘈嚷，我的心似乎浸在和平之中；但是我却不断地被恶梦所扰。当我张开眼来，仿佛一切又都平静了，好鸟在枝头跳跃着，无星的蓝天张在我的头顶上。"生命还是该祝福的！"这时我会这样想着，我不是一个教徒，我也有一副虔敬的心，当着许多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而我还能安好地活着，我就不得不满溢着感激之情了。可是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上午才收到的一封信，那笔迹是陌生的，那人名却不陌生，他说或许我不记得他的，他还是我的一个学生哩。他是最近才知道我也在这里，高兴得几乎从床上跳起来，想来看我又因为走不动，所以希望我在方便的时候去看一看他，而且还说是用充满了热望的心在等待着呢。其实他说错了，我不只

记得他的名字，我还记得他的面貌。三年前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我认识他，那时候他有一副高身材，红润的肤色，因为生活得很优越的缘故，身心都显得很健康。

我是不会使人长在等待之中的，我想去了，把那空着的屋子锁起，我就一个人在大好的春天的公路上趱行。一边山，一边水，两列青绿把我夹在中间，我也是感到很爽畅的。当着我的额上沁出一点汗，我有一点疲劳也有一点喜悦，原来我已经走到我所要到的地方了。于是我探望着门额的号数，我所要找寻的原来是一座篱笆门，才跨进半步去，一个激动而虚弱的声音就迎面响着：

“先生，你果然来了，你果然来了！”

我的一只手被两只纤瘦的手紧紧地握着，我望着这个人，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要不是他那么肯定地拉住我，我一定要说他认错了。他所显露出来的也许是在我记忆中所看不到的，他的头发脱落了，可是唇间却生着短髭，他的眼睛大而无神，脸色是青白的。

“你不认得我了，是不是？先生，我——病——了，”他拉长了声音说，然后喘一口气，接下去：“从去年春天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好过，不要说你，就是我自己照镜子的时候也不认得了！”他苦笑着，眼睛好象有一点湿润，“我今天勉强起来的，太阳好，又没有风，才坐到外边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我还是说不出什么来，只看他所坐的地方；阳光倒是好的，一堆腐烂的垃圾做了青草的肥料，几只小飞虫还在那上面嗡嗡着。

“我真想不到，在这里还遇见你，我们到房里去坐吧。”

于是我就随着他走进他的房里去了，也许是在强烈的阳光下的时间太长久了，一步我就跨进了黑暗。过了几秒钟，我才分出这里是椅桌，那里是床铺，——而且在那床铺上的一堆棉絮中间我看到一个光亮的头顶。

“这就是我住的房子，——”他回过头望着我说，“不，是我们同仁的病室，不过我住得最长久就是了。”

我不敢想象这房子住长久该是什么滋味，只是那杂乱的情形，恶浊的气味和幽暗的光度，还有那好象在冒着汗的三和土的地面……他殷切地让我在他的床边坐了，还为我倒一杯开水，我接过来就用两只手捧着。

“先生，你为什么要到这地方来呢？这不是一个好地方，我就是去年撤退到这里生病的——不，到这里之后更沉重的。”

“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病。”为了安慰他起见我又说了一句：“我看你的脸色倒看不出来什么的。”

“是么，先生，——”这话却引起了他衷心的喜悦，他象孩子般地笑着，露出来两排白牙齿，两颊间也起了一点红晕；突然他又好象被阴云笼罩显得黯淡起来，声音也低下去：“现在我知道我的肺真是不对了，我咳嗽，下午有一点烧，人也愈来愈不象样子。”

“你不要这么想，你的体格不会生肺病的。”

“我不是不这么想过的，都是这一次逃难，到了×城没有地方可住，我走了一夜，受了风寒，后来就不对了，大口

大口地吐血——那不是肺血，我相信是胃血或是气管出血。”

“那你为什么不请医生看？”

“那是什么时候呀，日本鬼子正追在后面呢，那些医生早带着他们囤积的药品溜掉了！可是我知道，不管怎么说，血是多吐不得的，所以我们从×城坐车出发的时候，我就备了一包盐，一路上吃下去止血，倒还好，血没有吐，可是我的心里总在想我快变成卤肉了，到了这里，我的舌头全黑了。”他停了停又说：“可是这个鬼地方坏透了，天气总是潮湿的，这才伤害了我的肺，现在我是真的得了肺病。”

“你也不必这样想，就是肺病也没有关系，只是需要时间需要钱也就是了。”

“先生，可是我哪里来的时间哪里来的钱呢？再说别人在前线和敌人拚个死活，我却躺在这里，白白地消磨几年的岁月，这我怎么能忍受得住呢？你不记得我毕业的时候去看过你么，那时候我就告诉你我要到没有人肯来的××，我是一个战士呀，我是要用我的笔和敌人作战的；没有想到，敌人打不倒我，病打倒了我，我真是气急了，我恨不得打我自己一顿，为什么我这样不中用！可是有的时候我又要痛哭一场，——”

那时候他虽然没有哭出声，可是他已经把脸埋在手掌里，许久许久都不拿下来，我有什么话好说呢，我想好好安慰他一场的，象一个亲人一样；可是我那时却显得异常拙笨，只在寂静中听着他低微的咽泣。他又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说他还是幸福的，机关对他固然很好，同事对他也不差，最可感

激的还是他的大哥，大量地把钱寄来，才能用药支持着身体和病搏战。

听着他的话，我打了一个冷战，我忽然记起来了，他的信原来还是他的朋友代寄的，那中间还附了一张短简，说是他病了，而且一向接济他的哥哥在一件不幸的事件中被关到监狱里，好象还会有生命的危险；可是他们一直瞒着他，不敢给他知道，怕影响他的病；所以他的感激的笑容反倒在我的心上涂了一层黑影，我还有什么好说呢，我就只得木木地坐在那里了。

就是坐在那里，我被他看出我心中的不安来了，他就说：

“先生的事怕一定很多，你还是请去办事吧。”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虽然这样说着，可是我却站起来了，这时候我倒走得很熟悉，可是当我跨出门去，阳光反是那么强烈地刺着我的眼睛。

“你回去吧，外边对你不大好，留心养病，过些时我自会看你的。”

“先生慢走，你不必来看我了，——”他说过这一句，过了些时，又放低声音说：“那么你有便到这里来坐坐也好，我是太——太寂寞了。”

“我会来看你的。”

我衷心这样答应他，于是我独自向前走了；可是我总象是看见他那苍白的脸，耳边也总象听到他那没有气力的低语，我更想到一个在远处的朋友，另外的朋友从信中告诉我说他已经不能起床了，而且喉咙已经失去音响，他只能躺在床上

和人笔谈，他的性情很暴躁，可是感情又很脆弱；这使我想起来当我在两年前看见他的时候对我垂泪的情态。虽然在他们的中间有八千里的路程，却全被黑色涂满了，我的眼前不再有春日的山水，不再有摇曳的花树，失去了生机，失去了欢快，只是一片黑，一片黑，而我就是在这黑路的边沿上向前摸索着……

我的眼前一直还显着那个仓忙的身影，她有一副大身材。我还记得她有一张平板的脸，还有一双大而呆滞的眼睛，她的长发把她的脸显得更长些，她时时还露着从满心愁苦中强做出的笑容。在这个陌生的城中我忽然看到她的背影，可是一转眼她就消没在这人群之中了，所以当他告诉我说她死了的时候，我绝对地认为错误，我就告诉他说两三个月前我曾经在这里遇到她。

“你的话不错，两三个月前她是到这里来过一次，可是回去之后不出两星期便死了。”

“什么病，会死得这样快？”

“她是被人杀害的，——”

“呵！？——”

“死得惨极了，被人杀死之后还截做几段丢在井里，——”

“到底是为什么呢？”

“谁知道，——谁也不想知道。她的孩子们都还小，不要说不懂得追究母亲被谁杀死的，长大了怕对母亲的一点记忆也不会存在了！”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仿佛吞了一把钢针，不上不下地卡

在我的心胸间，吐出来，咽下去，或是任它停留在那里，对我都是苦痛的。在这苦痛的人生中，不知道是哪一个狠毒的人又加浓了它的颜色。

据说她从前曾经快乐过的，可是当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弃妇，是四个孩子的无告的母亲。她已经把情呵爱呵的事看开甩在一边了，她带了那四个可怜的孩子，租了一方地，靠着劳力来耕种，不只为了自己，还要依靠这点生产来维持一家的用度。

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就是她跑到×城来，因为她的那块田地，被一个土豪看中了，想强占来用；因为她不肯，就藉端来抄她的家，她最后的一点积蓄都抢去了，她说着的时候是哭着的。

“这一点我想××可以帮你的忙，要他去说一下子，他们自然不敢再欺负你了。”

“他们就是知道××不对我好了，也不会管我的闲事，才这么放心大胆地来的，我和他说也没有用，他不会管我的事。”

她的话，惹起我的友人的不平，就气愤地说：

“难道他不是一个人！”

她并没有帮着责备那个叫做××的男人一声，也不抱怨，只是在那里哀哀地哭着。可是突然象记起来什么似的，截断了哭声，把掩面的手掌放下来，显出发着油光的脸和两只红肿的眼睛。她十二分抱歉似地说：

“我真不该，在这里就哭起来了，这要引起你们的不高兴，请你们原谅我吧。”

于是她就笑着，她笑得我怕起来了，但是我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旁听者，我既然不能劝阻她的哀恸，我更不能禁止她的笑。我的朋友就极慷慨地向她说：

“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给你办好 的，你 回 到×城去吧，免得你的孩子们没有人照应。”

“不要紧，不要紧——”她嗫嚅地说，“那两个大的会照应自己，两个小的我带来了。”

“怎么，你还带两个孩子来？”

我的朋友显得非常惊讶的样子。

“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两三天可以办妥当的，我就带出两个来，要不然我怎么放心得下。”

她也象胆小地充满了歉意似地说着。

“那也好，等几天我就给你回信吧。”

她千恩万谢地告辞了，我很相信我的朋友的，因为他和很多官来往，这一点合理的分内的事不会没有办法的。于是我就看到她那穿着蓝布衫的大身材，穿过缀着葛萝的小红花的篱笆门出去了。

我想她的事情应该全无问题，看到她那愁苦啼哭的样子还以为是多余，我想不久她的事就可以顺利地解决了，害人的，欺压别人的总该受到他应得的惩罚，她就可以带着她的孩子再和她那两个大些的孩子相聚，过着喜乐相共的生活，想到别人的幸福，我也是非常喜悦的。可是 从 此 没有下文了，没有人说到她的事情，没有人提起她，一直到我来在×城，才偶然地望到她那仓惶的背影。

那时候我记得是夕阳平平地照 亮 了 街，人们是赶着向

自己的家去的。我虽然没有家，可是我还有一个住处，我一路上尽是想着她住在什么地方呢？她的孩子是不是随她到更远的这里来？我总想着在仓惶的人群之中，她是最仓惶，最没有着落的一个，我无端地分来了她的许多悲哀。

可是现在她的惨死的消息来了，我和 她 原 是 不 相 识的，可是我承受了和她相识者的悲伤，我许久许久都说不出话来，过后我却突然叫出来：

“谁杀了她呢？谁杀了她呢？”

我的声音虽然很低弱，我却是喊给她的相识者们听的，我是喊给人类听的。

其实我不该说起他们的，这几个月中间，他们自己都守着缄默，我又何苦饶舌呢？可是我记起来十年前，当他们偶然遇会的时候，我早就看到今日的阴影，所以当一切人都沉默的时候，我还是说了。这会引起男的恶意侮蔑，女的也以为我个性孤僻，对人过于苛求。可是想不到时间是这么可怕的东西，一眨眼间我又听到她这样说：“我还有什么呢？如今我真是什么也不希望了，只希望不在我的面前说大话，使小心眼，要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生活，也就是了！”从这就可以体味到她生活中的甘苦来。

现在是，甘苦也说不上了，他象十年前那么容易地检起她来，又把她丢开了！

如果你知道她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多么值得人尊敬的姊妹般的好女子，你就不会以为我为他们的事焦灼、不安，终于还是守不住沉默是过分的了。

在世情中翻滚了偌多年的我，反倒解不出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收场？在初，也许是这样想过的，既然看到他们郑重快乐地结合，便以为回头人真的有一番澈悟。许多人全为这喜悦，因为这是对人们，对她，对他自己全都有好处的，他还不是一个十足的恶人，他是在自信、夸大；自尊、骄傲；天真、任性；好学、炫耀；勇敢、粗暴；节俭、吝啬；……这许多性情中浮沉着。他十二分地看重自己，——当然这就是使他最容易忽略别人了。

但是因为当年的误会，我算不得他们的朋友，连女的之间也断了音讯，这我并不奇怪的，因为我了解女人，她会自自然然地蒙受他的影响。还是另外一个和他们往来较密的朋友说起来，每次当他对我有不宜的恶评，她总是为我辩护的，其实她也并不是站在我的这面，不过显出不灭的真理而已。一个男人所做不到的她做到了，自然引起我衷心的感激，可是当我们相见了的时候，她还不放过我，把我着实地窘了一下。

可是我们都投进这战争的洪炉中来了，他们是从北方、我是从东方、跋涉了万千里的路途，在西方的一个大城市中我们又相见了。恰巧我们又都住在那个离城六十公里的实验区的对河，上石指山，走五里路，一座孤零零的大楼房里。我在左，他们在右，中间还有一些邻人。

这时我们都算是有了家室的人了，又是我因为三十年来从也没有这负累，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仍然象是一个单身汉那样过着日子，有的时候她会和我说：

“不要只使你大方，把别人逼得小气呵！”

她是微愠地说着，一时间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可是我记起她来，她和一般女人不同的，我便说：

“没有人会说你小气，——”

她还不等我说完，紧接着就说下去：

“那你可不知道，如果一个女人大方，那个男人小气，这苦痛真是说也说不来的！”

我嘿然了，在无言之中我窥视到她苦痛的一角，但是若凭观察，还是什么都看不出来的，她成天地忙着，就是相对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话，我更从来也没有听到他们的争吵，倒是我，有时免不了和他相争，为一些事我们会红着脸大声地辩论，因为我只是在真理的面前才低头的。这时候，就有人把他强着请回去了，我也重复守着我的寂寞。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她就会对我说：

“你真呆，和他争什么呢？让他自己去说好了。我要是和他争，大约这一生也争不完的。你记得就是了，他顶好，其次他们的家人，再其次他们的同乡，此外世界上就再没有好人了。你理他做什么呢？不耐烦你离开他，省得心烦，你怕还做不到，我是早已做到了。”

我尊重她的话语，可是他还是不断地找到我的头上来争论，实在什么题目也没有了，天又下着雨，他就会把他才从香港缝来的衣服一套一套地穿起，在我窗前的走廊上走来走去，洋洋自得地炫耀着。这样，他还会隔着窗子告诉我，每一套的价钱，也不忘记抬起他的脚来，要我看清他的鞋底并不是汽车外胎，是飞机的重橡皮胎。

他只是看重了这些小事，看重了自己，沾沾自喜地过日

子。如果他看到一朵花，那么他就会很快地断定这花是前所未有的，最美丽的花，而且为了他而开放的。他过于看重了自己，自然就容易忽略别人；可是想不到的是连曾经认为是可以给他一生幸福的人也被他忽略了。其实，这也应该是意想中的事，他很久以前就说过凡是易于到手 的，一 定 不会长久。

使人们关心的却是她，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难道她真就一直守着缄默么？她没有一句话向他说或是对世人说么？曾经有一封友人的信说到她生活得很快乐，我不相信，生活于她还有什么快乐可说呢，这我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我也可以知道她不会觉得怎 么悲哀的，这是 她自己说过， 也可以做到的，只是我想她更把人看穿了，凡是她所想的竟然实现了。（在这一点上，也许她还输我一着，因为我比她更早地想到这结果，还坦白地和她说过了的。）她也会把人生看得更空了，这我倒以为是值得忧虑的，因为从前以深挚的友情填补她的空虚的几个人都已 散 居 四处，不能给她些微的安慰，而我们这些人，虽然和她相距极远，也同样分担了男人的负情。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话说，我们也很愤慨会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群中生存着，尤其是他活得那么好，活得那么一点也不觉得羞惭！难道眼泪也要别人为他代流么？是的，我哭了，写到这里的时节我哭了，我说不出流的是忏悔的眼泪或是同情的眼泪，只是为这件不幸的事我悲伤着。

不要以为我只是说给你一个惊人的故事，她跑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脸色真是象死人的那样，气咻咻地说：

“×先生，把我藏——藏起来！”

还不等我回答她，她已经本能地逃入我的内室去了，这时，那个直着眼睛望人的她的丈夫已经在我的窗前出现，我就赶紧把我的惊愕镇静下去，若无其事地看我的书，我知道他不会闯到我房里来的；可是这一次他往返地在我的窗下踱步。一两次地还把他的脸紧贴在我的玻璃窗上，把鼻子、嘴唇和脸上的肌肉都压得扁得怕人，当他第二次这样做过之后，我就不耐烦地把窗帘拉下，再过些时，我听到他的脚步是渐行渐远了。

一切都是寂静，躲在我房里的人也没有一点声息，我还以为她设法出去了；可是当我正出神地看书的时候，她又轻手轻脚地走出来。当她低声叫着我的时候，我才觉察到，就请她坐下。我们虽然是邻居，可是她一直在外面读书，一年才回来一次，这一次，倒不是假期，她为什么回来，不必她解释我也知道的。这时她的脸上起了一点红色，尤其是她的眼睛，显然她是哭过了的。

“我真想不到，他变成这样子，——”她低低地说，“他的同事写信催我回来，我都不相信，我才回来，我就什么都相信了，可是我起首不相信这个世界。×先生，你知道从前他可不是这样子，他，他：”

我点点头，她也低下头去，抽噎着，我用什么话来劝她呢？我知道他们原来是一对好夫妻，男人是学化学的，在校里还得过金钥匙；女的做了许多年教员，最近才到大学进修，可是不知怎么一来，他会神经失常了，在外边还看不出什么来，只要一跨进他的住室，就什么都不对了。陪伴他的

朋友已经无法可想，便用信通知她，她是头一天才从××带了两岁的孩子回来的。

"——我回来了，他就说我们带来邪气，他说这样就会害死他，他就要我和孩子坐在那里，一身都挂了镜子，动也不许动，一直坐到今天。——"

"你就听从他么？"

"怎么办呢，×先生，他又是一个病人，我只得将就他，本来在通信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他正在研究中国的相术，发现许多奥妙的原理，和外国的一些数理相通。他想再加以深造，就可富家强国使世界改观。当时我也不怎么奇怪，不是尽有许多留学生好这一套么？谁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现在一举一动都要卜卦，他自己说过去未来他都能算得出，他还常常坐在那里瞎说，他说他随时看到一些神、仙、鬼、怪，……"

"方才是你同他争吵么？"

"不是，不是，他说要领我们到天堂去观望一下，谁想到他原来是把绳套悬在门上，想吊死我，那么我就赶紧跑出来。"

"那么你的孩子呢？"

"噢，我的孩子！"她尖锐地叫了一声，便仓惶地闯出去，随着我就听到她大哭的声音。我知道有了什么事，我再也忍不住，走到她的房前，我看见她抱着那个已经死去的孩子，在那里不成声地哭着，我本来想进去说几句话的，因为邻居的一些女人们已经吱吱喳喳象一群乌鸦，我就默然地退下来了。可是那时候我的心里已经盘算好了，只要我见到她

就立刻劝她离开他。

后来我看到她和他一起去葬了孩子，又是一起走回来。过后他们又是一起走去，一起回来，很自然地说笑，无论怎样我的话总不便当他面讲的，我就一直也没有得着机会。当我看到她也那么笑着的时节，对两个人不同的愤怒在我的胸中抵消了，我想：别人既然那么快活地过着日子，我又何必去说呢？可怜地只是那个无知的孩子，他不知为什么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又不知为什么被杀害了；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脑中就又闪出一瞥的印象：他那胖胖的有一点呆钝的脸，还有那一头浓密的黑头发。——他死了也好，我有时会这样想，我看出他长起来不过是一个忠厚老实人，而现世界是没有老实人的路的。

没有两三天，我的用人就来告诉我说那位疯了的先生，昨晚把毒药下在饭里，亏得别人告诉她，没有吃下去，否则又是一条人命！

我听到这话，几乎要跳起了；可是我还是按捺住，我想，如果我有机会，我要告诉她：他不是什么神经失常，无非是想害死你。你实在应趁早离开他。这几句话我想定了，就是当着她那个男人的面，我也可以讲的，不巧的是，此后一直有好几天我都没有看见她，我想她或是已经离开他了，我也兀自为她暗喜。可是过了几天，我又看见她头上缠着绷带衰弱地回来了。问起别人的时候才知道这些天她是住在医院里。

“她是病了么？”

“不是，不是，就是那天他们去看他们孩子的坟的时

候，当她正俯在那里哭的时候，他冷不防一锄头，打在她的头上。她就昏过去，满头都是血，从山坡上滚下来。”

“那个男人呢？”

“怕是以为打死了，就赶快跑开，还是一个过路人把她扶到医院去，今天才出院。”

“这是什么疯病，分明是想杀害她！”

我激愤地说，告诉我这回事的人也同意我，我们还计划邀集我们这许多邻人为她作证，要他们离开，还要把他丢在狱里，使他承受应有的惩罚。

还没有等我们实现我们的计划的时候，两天以后，我看见她一个人带了简单的行李走了，我极高兴，我赶着跑过去，用我那拙笨的嘴庆祝她的果断，可是她并没有露出一点笑容来，还是那么平淡地告诉我她是回到学校去。

“当然，回到学校去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从此，你什么累赘都没有了，正好把全副的精力都放到学问上去，我，我预祝你的成功。”

她显然是有点呆住了，不知怎么才好，过一下，才勉强在嘴角上显出苦笑来，和我说：

“我们还没有离开，他还住在医院里，我希望他不久会好起来，我相信他会好的，再见，×先生。”

她说过后，很和蔼地同我告别就走去。这一下，我倒呆在那里了，一直到她的背影消失之后我还是站在那里。我那没有着落的情感一直到我把这件事抒写在这张纸上才象有了凭依。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谁是这个最不幸的人？

你能说他是一个无用的人么？或者说他是一个懒惰，不求上进的人？有时你经过他的窗下，或许会听到一个女人这样尖声地詈骂着，过后你也许看见一个人默默地走出来了，说不定你看不清他的面貌，因为他深深地埋着头在走着。你应该看得出来他的年纪不太大，可是他的背伛偻了，他用迟缓的脚步走路，他那褴褛的衣衫透过来金子般的阳光。那女人尖锐急促的斥责在他的背后顶着：

“你懂得喂荷兰鼠，可喂不饱自己的妻儿老小，你研究的哪门子生物学呵！还不如去做屠户呢，养猪、杀猪、解剖——解剖有什么用！别人谁不求一个发达，你总是教这门子死书，——”看见那个被骂的仍旧是低着头走路，于是又加重了语气：“——好了，你去吧，你去死吧！没有你我也是一样！”

然后，门砰的一声关了——这好象全世界都朝他关了门一样。可是他早已被这个女人磨够了，他的感情早已象一池死水——六年抗战就是六年的折磨，他实在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对付她了，他只是照旧挪动他的脚，走到一向惯坐的水边方石上，就那么坐下去了。

这样，于是在水面上你看到他的面貌了，首先使你迷惑的是不知他是壮年还是老年？和他的脸型极不衬合的那许多皱纹使你迷惘。你尽管去注视吧，他是不会留意到别人的，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两手托着下颏，俯视着静谧的水面。起初他也许觉得极其空洞，渐渐地他会注意到在水里翻筋斗的一只小虫，或是水边浮来的一点绿萍。于是他又忘记了自己，把自己又整个放到生物那上面去了，是的，他忘了

自己，忘了别人，别人也忘了他。当他感到饥饿或是寒冷的时候又踱回家去，迎着他的还是那张冰霜一般的脸。就用那拖长了的枯音说着：

"你——还——是——回——来——了！——"

他不说什么，走到床边，抱起那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脸贴着脸，才感到两行热泪直从颊边挂下去了。

"你放下他，你放下他——"

那女人会象一只饿狼似地扑过来，夺下抱在他手中的孩子，向床上一丢，在孩子哇哇的哭声之中，又显着她的高音：

"你哪一点配做他的爸爸，要是我，早就羞死了！"

他实在忍不下去，把下唇放在牙齿中间咬了许久，还是忍不住地说了：

"我怎么不配做爸爸呢？"

"你想想看，你尽了做爸爸的责任么？大孩子上不起学，小孩子吃不饱，我们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呵！"

"有什么法子呢？在这个时候，谁不吃苦，尤其是我们教书的——"

"你就不会改行，教这份死书有什么好处？吃苦，吃苦，不过是我们的事，许多人的生活还都非常好呢。"

"人人都苦痛，自己过得好有什么好处！"

"你这就是无用的话，自己不会发达，还唱这许多高调做什么？我也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一套话用不着同我说，我只要生活好，什么都不管。——"

"生活好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呵！"

“你看，你多么没有出息！就说教书的，不也多着么？别人都为生活打算，不是去挂一个差，就是做点生意，只有你，靠这一点死薪水吃饭，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没有用！”

“我是没有用，我是没有用，……”

“你真是一点志气也没有，说你软，你爽性就瘫了！”

既然知道自己没有用，他，就再也不说什么，只是任那个女人不断地唠叨着，一直到她自己也感到疲乏和没有趣味，才自歇了嘴，可是这只是短暂的平息，等到她一想起来的时候，就会象被咬了一口似地叫起来：

“怎么，怎么，你又钻到书里去了，书能给你吃的给你穿的，……”

还不等他扬起脸，手里的一本书早被她丢到地上，用脚践踏着，他匆忙地赶过去，想去救起那本书，可是她早已乘势坐在地上，号咷起来了。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想不到你学会了打人，我看你怎么样，——”

随着她最后的一个字，她运足了通体的力气，把全身猛地朝他一冲，于是他是真的被撞倒在地上了，他的脸更苍白，他的脸上全是汗，他的眼睛也是湿润的，……

他就是这样过着日子的，果真有一天，如同她所说的，他一去不回来了，谁知道他把躯体交付给哪里，把他的灵魂安排在什么地方呢？生徒们思慕他，友人想念他，那个女人诅咒他，想使他在另一个世界也不得安宁，……可是这都不中用了，他什么都听不见了。

今日，他不在了，可是他也是无所不在的。你看那些要咬人的嘴和愁结的眉吧，象星星一样在人世中浮沉着呢。

当我听说她是死在一间破庙里，没有一件蔽体的衣裳，又冻又饿，象一条野狗般地死去，我真不知道是有怎样的感触在我的胸臆间缠绕着呢！在模糊的记忆中我记得她是喜欢穿红的，这一点和另一个女生相同，而她们相同的地方还正多，都很喜欢打扮，各有一张粉白的脸，那下边是微露着黑色的颈子，她们是吃饼子度日的，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她们，想不到一个竟有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那一个呢，最近我才听说，在恋爱中着实地滚了十多年之后，做了一位有钱有势的人的第五位太太，她们的收场虽不同，总是不情愿的吧？也许是从来所不曾想到的，也不知道是谁的力量把她们拖向这样的结尾去？要我怎样想象一个受了十五年教育的人会把自己当做货品似地卖给一个可以做她的父亲的人；更要我怎样想象曾经算是给男人一种恩宠而伸出去的手，如今向着所有的人伸出去一文两文地要钱？向众人乞讨。也许还比向一人乞讨高贵些，可是众人是一条心，一齐朝她关起门来，那么她，连一个人的施与也得不着了，终于走上绝路。我也无法想象她怎样度着最后的一刻，不知道她想起什么来了，不知道她是不是哭着，——不，她或许要笑的，她要笑她自己，笑这个世界，等到她的笑声消歇了，人也就躺下去。

如果还不能躺下去，只好在这困苦中讨生活了。这使我记起来我的朋友的妻子，他们是抱着拓荒者的苦心很早就去到一个边远的省分，为了这一次旅行，他还丧失了他的一只

残废了的腿，几年来我没有他们的音讯，可是最近忽然听说他是被囚了，他的妻子在街上乞讨，过着再也不能过的日子，我还说些什么呢，真是在这万千里之外，我的手既然伸不过去，我的话又不能响得那样远，我只得无望地遥瞩着西北方，只希望有一天他们象奇迹似地又来在我的面前，告诉我这一些都是不可信的，他们还是安顺地归来了。我想如果他有自由，她们会归来的，有着东方是故乡的信念，就是爬着也可以回来的呀？不是一个友人的母亲，被饥荒赶出了家乡，行乞了万里的路程，才找到她那个穷困的儿子么？艰苦怕什么呢？贫困怕什么呢？只要能回来就有亲近的人了，就有温暖的手，火热的心了。……

我早就知道她，可是我和她认识是极其偶然的，那是十几年前，当我就要离开大学的时候，为了国家的大事，我们有一个示威运动，凭着一股勇气，冲进了当地的大衙门，弄得拿了武器的卫兵被我们这群赤手空拳的人缴了械，踡伏在门房里，大老爷吓得变色，连完全的句子也说不成。可是事情也就这样僵下来，从清早到夜晚，一个人也没有离开，也没有吃什么，又过了一夜，还没有天亮，有的人已经熬不住了，半躺半卧地伏在椅子上，一些爱装扮的女同学，借路灯的黄光在涂抹脂粉，我只是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扶梯上，好象什么都看见了，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看，忽然有人推了我一下，还说：

“请你坐过去些，我也要坐一下。”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也没有看就让给她一点地位。

“天还没有亮，——”

“是的，我想快要亮了吧，鸡早已叫过了。”

“还是这么黑，我恨不得一脚踢开它！”

这一句话惊了我，我侧过头去，只看见两只发亮的眼睛，还有那模糊的圆腴的脸型，我就冒失地叫出了她的姓名，她一点也不忸怩地说：

“是我，我也知道你，可惜我们在学校没有机会认得。现在，——我们却认得了。”

我们就是这样想不到地认得了，谈了一些话，后来在学校也没有再相见的机会，再后就被战争冲开了。我的大学已经完了，就一个人住到北方的城市中。三五年间就是这样谁也不知道谁地过下去了。忽然有一天我得到一封信，笔迹完全是陌生的，拆开来才知道那原来也是我一个同学所写来的。那中间告诉着我们的一个同学，被当做叛逆丢到狱里去了，她的父亲不再要她，朋友们不再理她，她是孤零零地一个人被送到××的狱里去，她虽然刚强，可是她需要朋友，问我要不要和她通信，寄给她一些书报？立刻我就记起她来了，就同时为她写信、寄书，通知那个写信来的同学，我已经如他的意做了。

她的信想不到很快地回来了，充满了感激的心情，她说她到了狱里以后才懂得寂寞，而得到我的信，才懂得喜悦和可珍的友情。她告诉我不久还有信给我的，等到那时候再给她回信，而且不要提起这封信，因为是托一个释放的难友带出来偷寄的，因为每个人一月只准寄一封信。

几年间我们就是这样通着信，和她通信带给我一些不必

要有的麻烦，可是我也不忍就此停止，因为我知道她只和两三个友人通信的，她的母亲原来要给她写信，给她的父亲吓回去了，因为她是他宦途的障碍，为了前途，还正式在报纸上声明割掉这骨肉之情。她的亲友们多是一些富贵场中打滚的家伙们，他们早把她认为他们的一个污点，不去理也不屑一提了。我呢，我是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只是希望能为他人增加一点幸福。可是后来想不到她自己却写了信来，说是要我不必再写信了，因为她又要转一个新地方，不久也许可以出去，信来只是增加他们的误会，反倒不好。在信尾她还肯定地说着：

"让我们快乐而自由地相见吧，如果没有你们，我不知道要怎样来过这几年日子，友情使我在绝望中生出新的希望来，……"

可是几年来相互间的沉默，不但使我怀疑那新的希望，甚至以为她也遭受什么意外了。我还是记着她，一直到她当我不在家的时候来到我的住所留下一张字条，又引起我激切的期待：

> "我终于出来了，不，我们差不多都出来了，这正是我们献身的时候，在这里我住不下去，我希望见你一面之后再走，明天我自会来的。
>
> ××。"

那正是上海近郊战争有了初步的结束，我也正在上海的窒息的氛围中蛰伏着，我等待着明天，——一直是十几个明

天，她才来了，她告诉我她到别处去一次，所以要我等待了。她长大了，胖了，也白了。很象一位丰腴的少妇。她好象觉察出我在注意她了，就和我说：

“别人是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胖起来的，我们是在阴暗、潮湿、狭小的牢房里胖起来的，我没有事情做 只是坐在那里把一件毛衣拆了又织，织了又拆地不知有多少次，实在听不到音响也看不到色彩的时候，我就注视阳光下的光线的光采，——想想外边广大的天地，我想不到我又在自由的天地中生存着……”

我觉得她显得有一点感伤，尤其是那一天，我们正在街上遇见一大队敌人从路上走过去，她一句话也不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咬着下唇，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可是那时候我也是气愤极了。

她邀我一同离开上海，我也是要走的，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有和她同道。我晚走了几天，当我到广州的时候，我知道她又到长沙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来在主持一个难民工厂，说是她和一个工人结婚了，以后又知道原来还是狱中的难友，在长沙大火之后，她到北方去打游击了。

最近在报上想不到看见一大节记载，关于一位大官的女儿，在北战场上救夫杀敌殉身的故事，使我突然记起来那象是她，还是我不知怎么记起她父亲的姓名，才更确定地知道那就是她。我嘿然了许久，然后站起身来，遥望着不可及的北方，她那健壮的身影在我的记忆中晃动着，由于那报告使我好象看见了她怎么样跳到她受伤了的丈夫的身旁，不断地

射击，还用自己的身子遮住伤了的丈夫，于是一枪两枪，……她自己中了六次，她就倒下去了。我还好象看得见她那充满了怒焰的大眼睛，她那咬得沁出血来的嘴唇，她勇敢地站在生死的边沿上，为他人而舍生……这是使人不得不生崇敬的心念的。

可是在那记载的后半却着重地叙述她所以能这样，全是因为她的父亲施教得宜，随时指示她做人做事的大道理；而且早就把古来的女豪杰做为她的模范，所以她才能临难不苟，造成轰轰烈烈的史迹。政府除了表彰她的事迹以外，还褒奖她的父亲教女有方，足为中国的父母的好榜样。

这使我好象吞进一口不合宜的食物，想吐又吐不出来的难过。如果有一个人把他和不肖的女儿脱离父女关系的启事抄来，那将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了。但是我还以为人们卑夷她，但那并不是她的罪过，人们尊敬她，也不是她值得夸耀的地方。在人与人之间，总是隔了点什么，不能完全了解的，这才是使一些人感到悲愤和不快意的。

我为什么要写出来这许多烦苦的故事呢？你们有的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生活得很好，无关他人的苦痛，更不敢正视自己的生活，不喜欢这不快的故事；有的被生活磨损了，在这一段生活中写满了不快，已经感到快要驮不起这人生的重儎，那么我又何忍增加你心上的负累。我知道你们不会从别人的悲苦上得到自己的安慰，你只是烦恼地感觉到悲苦的生活无所不在，有心的人们逃不开它那无形的掌握，他人的不幸也正是自己的不幸。是的，我知罪了，可是我也正是这苦痛的众生中的一个。现在，让我好好说给你们一个故事吧，一

个结婚的故事，这是应该用象征希望和幸福的红色涂在人家的门楣上的，从极小的记忆中，结婚就该是一个快乐的故事。

这结合原来是理想的，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不如意，如果你知道他们两个人，你一定比我还要肯定地说他们是良好的伴侣。那女的是一个好孩子，（不要笑我用孩子这两个字来称呼她，当你看见她的时候，你也会说她是孩子的，）只是有一点倔强。倔强还不好么？在这个时代中，女人的倔强该是最高的美德，因为她有了坚定的心，外物就不能转移她半分。而且也因为这一点倔强，才使她爱上那么一个肯吃苦、不和世俗同流、做学问做人都十分努力的男人。你有什么可批评他的呢？也许你看到他穿着破了的衣服，也许你看见他那没有血色的脸，也许你看见他露着脚趾的袜子，……这一些，无非是贫穷；但是贫穷不正象黑影似地遮在我们一些人的身上么？现在贫穷和罪恶实在是对立的，难道我们希望他丢开贫穷而投到罪恶的怀抱中么？即使你有这样的思想，你只要看见他那一双发光的眼睛，稍稍突起些的颧骨，还有他那唇际刚强地钻出来的几根短髭，……和流露在他全身的不妥协的气质，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你的念头。

是的，就是这样一个男的和这样一个女的，当他们来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就问着：

“你们是在相爱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涨红了脸，男人这时候不在她的身边，所以她还急遽地摇着头，好象否认似地说：

“他是我哥哥的朋友，我也把他看做哥哥的。”

“哥哥的朋友也可以恋爱的呀！”

“不，不，——”当时她还是否认着，好象把一切的事都考虑过似的，“现在不是恋爱的时候。”

“对的，现在不是恋爱的时候，尤其是你们要做一点事的人，更不该有一个家。家就是枷，一下被它锁住，你就一点自由也没有了……”

“我记得的，先生，我不会做这件蠢事，他不久就要走，他有他的事，我是想就着先生的身边做一点事再多学习一点。”

当时这话却引动我一点气愤，我就和她说：

“为什么我要你来的时候你不来，现在又来了呢？你要我怎样安排，说不定我自己也要走了。”

于是她又低下头，好象抱歉似地说着：

“都是他，都是他，他要我这个时候来的。……”

他既然可以做她这样一个倔强的人的主张，我也应该更深地知道一点了。可是我的愚笨使我不能澈悟到这一点，我还是那么固执地说着：

“他若是真的把你看做妹妹，那也好极了，我到底年纪比你大多了，不知道该怎样招呼你，不过你有什么事，尽管来好了，难得我们在这里遇到，我要好好待你，你也要听我的话。”

那时候我记得她是连点头带“嗯嗯”地应着的，她的大眼睛里冒着光，就象亲骨肉似地傍在我的身边。我记得，她是一个失去父爱的孩子，她的爱与恨都比他人更深，她曾经

使一个好心的孩子苦痛，那个孩子怀着失望的心便跑到远迢迢的地方去了。

过了一些时候，她从我的身边不见了，得到她的来信，说是原来想回家去的，因为路不通，就留在海滨的城市里陪着一个生病的朋友休养，她的好心，会使她这样做的，而且那个城市，一向是以它的富庶和美丽出名的，我就劝她安心住一些时也好，可以读读书，不要使你自己的脑子和手生了锈。在她的回信中就这样说：

“——我不是不想这样做的，可是我没有能做到。我们住在一所古老的大宅子里，到处是阴影，到处是寒冷，到晚上，我们立刻就钻到被里去了，——连头都蒙起来了。可是我睡不着，打着抖，出冷汗，听自己的心跳，——就好象有人不断地在大厅那里逡巡着。我真不知为什么会住到这里来，我真盼望先生能来，象童话的故事一样，杀掉这里的巨灵，把我们从这阴暗的洞穴里提救出去吧！”

但是她并没有等我的提救，便从那洞穴中跳出来了，那已经是春天，好鸟在枝上快乐地跳着，我打开她的来信，她好象受了委屈的孩子带着哭音和我说：

“我——结——婚——了！”

不知怎么我忽然惊了一下，也许是因为我太相信她了，而且她又很聪明，怎么能自己套在这样的一个枷锁里？她还告诉我她是在冬天结婚的，算起来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可是这三四个月的日子——

“——使我厌恶极了，我一点也不快乐，——甚至于到手的快乐又都失去了，没有人赞成我结婚，我知道先生也是

如此，可是我不得不结婚，我违反了一切友人的意志，（其实我也违反了我自己的意志）我就这样做了，我得到的是苦痛，失去的是幸福。（我是幸福的，先生，人们都对我好，这就是我的幸福）我知道别人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对我好了，（连先生也会如此）因为我没有听从你们的话——现在好了，我一个人住在这个静僻的小城里，每天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从那上面飘过去；可是和我隔得很远，我就是在那阴暗的房子里，守着无欢的时日。我想不到一结了婚连花草也变了颜色，鸟的歌唱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厌了，我真厌了，我没有想到天地原来是这样的，我想呕吐，若是吐尽了胸中的抑郁和愤恼，我也许能得到一时的清明吧？可是我怀疑，我怕从此以后，什么也不属于我了。……”

当时，我是有一点气愤，因为我不是没有和她说过的，我只以为凡是有为的人都不该结婚，就是大的爱情也不该被婚后庸俗的生活拉到污泥中，——我真是以一番至诚来和她说的，可是她没有听从我，如今她啃啮着自己培植的苦果。我这样写给她了：

“——先生原来是愚笨的，好在你还不如此，你为自己选了一条路，走上去便觉得不快了，你不肯听别人的话，可是世界原来就是象别人的话那样存在的，如今你有了一个家了，你好好安排生活吧，至少先得到这一点人生的快乐，否则只是陷在烦苦中，那是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的。先摒除一些高远的想念，你应该好好在地上生活了。……”

但是她并没有听从我好好在生活的面前俯首，她说她自己对于任何事都不低头的。她还好象极不平似地说：

"——我不甘心，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了了结么？我虽然没有做什么事，可是我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我还是要飞的，我还是要快乐的，我还有我的理想要实现。可是，唉，我过的是多么无味的日子呵！从前我生怕时间从我的身边溜掉，现在我是想连踢带打地把日子赶过去呵！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漫长的一天之后又是一天，哪一天才是我们所希望的日子呢？于是我就想起过去来了，我想起我们从前那几个人，我们的快活的时日，我们是走到哪里笑到哪里的，可是这些日子为什么没有了呢？我还记起来那个好心的人，我们虽然大家都笑他，可是我的心里对他还是好的，他也对我那么好，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呵！先生，把他们写给你的信寄给我看看吧，让我重过失去的幸福，你不知道我是多多盼望着呵！……"

可是一切也都是在盼望中才感到美好的，说到他们那几个人，这几年间各人有各自的遭遇，——可是没有一个人是快活的，我怎么能把这些信息互相传递呢，使他们在自己的不幸上更加上他人的不幸？正如同有人若是问起她来的时节我只得这样写着。

"——是的，她结婚了，她的日子过得很好，她不久就要做小母亲了！你们相信么，她也要做小母亲了！"

（选自1944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众神》）

众　　神

闪着黄金般油光的肥胖的脸，兀自苦痛地扭着；可是他的眼睛已经不大张得开了，疮口滔滔地流着脓血，因为疼痛，神志已经昏迷了。

“哎呀，我的天呀！……我那在天上的妈妈呀！……我那在世界各处的爱妻呀！……我的心呀！……我的肝呀！……我的肺呀！……我的牙齿呀！……我的脚呀！……我的鼻子呀！……”

于是治疗各科的专家，从全国的各个角落坐着飞机或是专车都来了，他们分头诊察，各自觉得自己诊察的那一部是有点毛病，可又找不出什么来。其实他的病只是在顶门上，那是三个月以前偶然在镜子里发现的。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红点。硃砂般的，露着鲜红可爱的美色，不痛，只有一点痒，一个大相士还断定他这以后还要交了不得的鸿运呢。当他闲暇的时候，他就不断地用手指抓它，掐它，使它慢慢地感到一点疼痛了，流了一点点的血，他立刻慌忙地吃起补血

的药来；可是那疮口，却一天天地大了，血流得多了，慢慢地凹陷下去，脓血就不断地流出来，发着无比的恶臭，于是许多医生都罗致来了，但是没有一点效，那疮口尽自一天天地扩大，象一个小泉口。这使许多有良心的医生发着真诚的忏悔，怪着自己没有学来给这位了不起大贵人治疗的本领，甚至于连病名也说不出来。有的信徒们，实在没有别的法子好想，就顺着床跪下来为他虔诚地祈祷。但是病人睡着的席梦思软床在他的身躯肌肉的抖动之下也微微颤着，使他们连祷词都连接不下去，只得闭了眼睛，胡乱地祈求上帝施展他的神力，但是这一切都归无用，疮口溃烂的情形一天天地加重，连病人自己也意识到渐渐不得不和死亡接近了。终于，他最后一次睁大了眼睛，用所有残余的力量吼着：

“你们都死吧，……你们死了算什 么？……？我 刘 国栋，……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呵，……怎么我也得死？……”

但是当着他的声音微细下去，他的生命也就熄灭了。他的死耗立刻在空中传播着，听到的人没有不高兴的，因为他们想到从此米要跌价了，布要跌价了，药品要跌价了，花纱要跌价了，日用品全要跌价了，……人们就畅快地喘了一口气。可是一股不可耐的恶臭钻进他们的鼻子里，原来这是从他那腐烂的肥胖的身躯上发出来的，那正是大热天，苍蝇成群地飞着，当他的丧列走在街上的时候，万人都掩着鼻子；可是却掩不住他们那因愉快而微笑的脸。从棺材的缝隙中流下来的脓血，点点滴滴地洒在街路上，于是那恶臭就在他的身后留下来。

可是他却什么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他闭上眼睛挺直了

身子，在那个世界中他立刻又睁开眼睛苏醒过来了。他并不是由勾魂使者把铁链套在他的颈项上把他牵到地狱中去，（这是每个人都以为他一定要去的地方，）却由近百美丽可爱的小天使把他驮到天堂去了。驮着他，就好象自然躺在那软床的上面，轻飘飘地上升了。这是因为他生前曾经捐过一百万，修筑教堂，他的一切罪愆好象早经洗清了，万能的上帝差了专使去迎接他，一派仙乐在他的耳边嗡着。

起先他沉在这美妙的氛围中，眯缝起那一双细而长的眼睛，疼痛没有了，他的心静下去；云彩在他的身边缠绕着，闪烁着的星辰象是随手都可以采撷，他伸出他那肥胖无节的手去，一只高飞的黄蜂正巧螫了他的指尖。

“哎呀！……”

他忍不住叫起来，一个小天使翩翩地飞上来，好象早已知道他的苦痛，就在他那指尖上吻了一下，疼痛立刻就消失了。他不由得咧开他那多肉的嘴笑了，伸出他那多毛的肥胖的手抚爱般地摸着小天使的润泽的身躯。

“小宝宝，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呢？是不是你的妈妈嫌布太贵了，不给你做衣服穿？”

那个小天使好象还不会说话，可是听得懂他的话，就微笑着，摇着他那可爱的生着卷发的头。

“好了，你做我的干儿子吧，我给你做顶好顶好的衣服穿，有顶好顶好的东西吃，——”

可是那个小天使仍然笑着摇头。

“你这个小滑头，你不听我的话，不做我的儿子，那就活该冻死你，饿死你！”

他气起来了，才把那肥胖的手握起拳头来，想捶那小天使一下，可是他早已笑着摇着头飞开了。

“你这不识抬举的小东西，多少人想做我的干儿子我还不要哩，你倒敢看不起我，不是看你小，我总有法子对付你的！真是初生之犊不惧虎，我刘国栋就是一只虎，哼，连虎也得惧我三分的！”

尽管他这样喊叫，他也一点威风没有使出来，他那紧握着的拳头，不得不颓然地落下去了。

他正在想着：“我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呀？”在朦胧的云雾中闪出一座门楼般的建筑，可是很小，象小孩的玩具一样。他心里就记起来圣经的话，说是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他的心在反复唸着这一句话，那门楼已经逼到面前了，还是那么小，估计着连他的一条腿也过不去，可是他却不由自主地笔直向前冲去，还没有等他呀的一声叫出口，那座门楼已经留在他的后面了，他已在抹着一身冒出来的冷汗，忽然听到极温和极熟习的声音：

“我是来迎接您的。”

他翻起眼睛来，就看到那带着谄笑的脸，那面容好象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的，他就问着：

“你是谁？——”还没有等到那个人的回答，他就象恍然大悟似地：“喂，我记得你，你不是代表过××会向我募过一座教堂么？”

那个人就谦卑地把身子躬下去，放着更温和的声音说：

“我永远是为主服务的，这一回，我是正式代表上帝，来迎接您这位世界上的大贵人。”

“上帝？难道我已经不活着了么？”

“您是已经升了天堂，我的贵人。”

“哎呀，原来我已经死了！”

“不，我的贵人，你永远和主常在。”

“滚你的吧，你这个混蛋家伙！——”

于是他就咧开大嘴号起来了，他想念他的股票和债票，他想念他的美金和英镑存款，他还想念他那在日内瓦湖畔，香港的半山上，杭州湖心里，……那些别墅，还有装在别墅里的那些女人，他更想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所囤积的那些德国药品，这几年来他使市面缺货，用钱也买不到，使多少不该死的人都死了；可是那药品的价格却百倍以上地涨起来。……他还想起他那无数仓库中的米、布、花纱、日用品、五金、电料，……他一面哭，一面摸着身边，果然是一点什么也没有带了来。

他的哭声，却换来了那些孩子们的笑声，他气愤地叱责着：

“你们这些小东西，怎么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别人哭的时候你们怎么应该笑？”

一个清脆的声音回答他：

“我们低头看见世界上的人都在笑，我们才笑哩！”

“你们让我下去掯住他们的嘴！”

“你也不曾笑过他们的不幸呵？那么多人掯不住你一个人的嘴，你怎么还能妄想掯住那么多人的嘴？”

“你们这些油嘴的捣乱份子，你们是不知道我的威风的。”

“威风这个名词我们还没有听见过，我们只有东南西北风。”

他再也忍不住这群孩子们的戏弄，狠狠地把拳头挥下去，那些孩子们快乐地笑着飞散开了，他就没了命似地在空中跌下去，这真吓死他，他杀猪般地喊叫；可是这对他不过是一场虚惊，到了他是安稳地站在一座伟大的雲石建筑的前面。

一个人早已伏在那里迎接他，抬起头来，原来还是先前的那个家伙。

“唉，又是你，又是你！……”

这个人更谦虚地带着一脸极不自然的笑说：

“我永远是主的奴仆，也是富贵人的奴仆。”

“我记得你不只那一次的事情，——”他深思似地用手指捻着颔下的微髭，“我好象见过你许多次。”

“是的，您世界上的大贵人，我做过掮客。”

“不错，不错，你是我们那一教区的执事兼掮客，我记得了，那么你现在呢？”

“我还兼做掮客，——做天上人间的中人。”

“那好极了，那好极了，你知道我还有点货，在我升天之前没有脱手，将来还得麻烦你老兄多帮忙。”

他也带着笑容，只要他的财货还有办法，他就不再那么看重死生了。

“岂敢，岂敢，小子将来一定为您服务的，——其实，也是生活所迫，物价高涨，不掮简直就活不下去了！以后还得请您多关照，唉唉，我到忘记传达要事了，天上的众神，

正在上面等待您，请您到上边去吧。”

他于是就有点惧怕似地嗫嚅地说：

“是不是在你传道的时候告诉我的，这就是最后的审判？”

“大体的形式总得有的，不过您不要怕，天上的众神心里都很欢迎您哩！好，您随我来吧，我替您去通报。”

只这样说过之后，他们连脚步都不曾移动，就已经站在那伟大的建筑的前面了。这时，忽然他发觉只是他一个人，那一个来迎接他的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他跨一步，便踏进了那高深的前厅，每一步都响着极大的回音，虽然在人世上他是赫赫的大人物，这时因为想起神和人的不同，心中自然就涌起几分恐惧，不得不畏葸地迈着脚步。一举步间，他已经站在一眼望不尽的大厅的进口那里了。

远远地，他看不清那中间有些什么，他揉了揉眼睛，才看出在云雾缭绕之中，上面坐了一排人，凭着幼年时做道场的图像的记忆，仿佛上面坐着的该是十殿阎罗，旁边站了许多人，该是那掌生死簿的判官，牛头马面和大小鬼卒，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就仔细地搜寻着是不是有油锅刀山和炮烙的火柱，若是有的话，他自己都知道要逃不过的。可是没有，他又走进了一级，原来上边坐着的是带着慈祥面容的基督耶稣和使徒们。连那个犹大也端坐在上面。他的心放松了一下，他心中暗自歌颂着西方文明的崇高，使他不会忍受什么体肤的刑罚。这时，才看清左右侍立的人原来是唱诗班，大风琴和手风琴嗡嗡泱泱地响着，幼童高音浮在一切的声响之上，更曼妙地唱着，在这么调谐婉柔的合奏之下，一切可怕

的事早已飞散了。他的精神振作起来，就好象那一年他面觐元首接受大勋章时的昂步，把他那肥胖的身躯，又向前移动了些步。

乐声戛然止了，这引起他的惊疑，一声嘹亮的号角，响彻了沉静的空间，坐着的那一大群人忽然都站立起来了，一个洪亮的声音从空中传过来：

“在天的众神，欢迎从人世来的大实业家，大经济学者，大爱国志士刘国栋先生！”

他的心一松，脸上自然而然地堆满了笑容，更紧了两步，直趋那长案前站定。他的心里暗暗想着：

“任他们咒我钻不脱鬼门关，逃不掉最后的审判，现在我还不是来了，有什么可怕的！人必得要有钱，有钱买得鬼推磨——”

这样，他把存留的一点点的畏缩的心也失去了，腆着那个大肚子，把两只肥手盖在那上面，好象护着他那一肚皮的脂膏，两只脚分叉着立定，把脸一抬，——呵，原来上面坐的都是些熟人。那中间不是和他有交情的李督办？他生前有廿六个姨太太，和他打了一次牌，输过五十万，后来是在听经会里被人刺死的，那边又是做过总长的黑“财神”，他个人曾经发过万万元的钞票，使老百姓都去啃树根，和他也有过交易上来往；另外坐着一位肥胖的大亨，包庇烟赌走私，算是一个国际间的人物，在那华洋通商大埠是第一名的首领；还有一位长了一脸横肉的老太婆，她曾经生了五个做马贼军阀的儿子，使中国几十万以上的人受了他们的害。……这些人都暗暗地和她打着招呼，过后又都装着一副道貌岸然的

样子坐下去了。

他的心一沉，暗自想着：

“莫非人到了天堂，心就变了，好象要来对付我一下似的！”

他再向上边望望，他们都象是很忙碌地翻着册簿，在查看些什么似的，他的心里又想：

“你们要来惩罚我，哼，不配！我的罪孽不见得比你们造得大，我还不倚势压人，我全是将本求利……”

他的眼一斜，原来迎迓他的那个教堂执事兼掮客也大模大样地坐在长案的一端。他望望他，他向他做一副鬼脸！

“这小子也在上边充数，这还算得了什么天堂，要知道是这样，我还不如下地狱！”

他气愤不平地站在那里，为了使他的怒气消下一些去，他不断地用手掌拍着肚皮。可是为支持他那肥胖的身躯，他的两腿感到酸痛，因为在人间的时候，他从来不站立的。

他正在想着的时候，好象有一只手轻轻地一拉，他向下一坐，一只柔软的皮椅，早在他的身下接住他。他心里想：只有想到什么就有什么这一点，天堂才算是可贵的。

坐在上面的那一排人，自然是忙碌个不停，好象他的案件非常重大复杂，这也不由得他的心又忐忑不定，他想起，当他还活在人世上的时候，有一次清查囤积，任民众自由检举，也曾使他心惊肉跳过，可是那一次的事正应了“雷声大雨点小”的俗话，连他的一根毫毛也未曾吹动，到是几个小囤户倒了大霉，弄得家破人亡，再也爬不起来。他的心里就在盼着这最后的审判也和上次的相同才好。他还没有想完，

坐在正中的那一个就用极其严厉的口吻向他问着了：

“你就是刘国栋么？”

“是，我是刘国栋——国家的国，栋梁的栋。”

“你的父亲是——”

“我和救主，还有我们的圣人一样，我不知道我的父亲该是谁。”

“你的年龄？”

“那我也记不清，我的数目字不是用来记年龄的。”

“那么你记得什么呢？”

“我记得我曾经做过军需总监，实业总长，××银行董事长——一直到我离开人间的时候，我还是一切国家和商业银行的董事，我是第一个融合官商的人，说起来我还称得起是一个发明家哩，哈哈哈！”

“可是你看，这一些都是控告你的案件，有凭有据；而且自从你死了之后，人间的笑声一直冲到天堂，连我们都感受到不安呢，可见得众人是多么盼你死呀！”

“多数人的意见也未见得是可靠的。”

他还强项地为自己辩着，因为在他的心中早就打定了一个念头，他想：“我虽不是好人，你们也全都是痞子，圣经上不是说过一个故事，要没有罪的人才能裁制罪人，比起你们所造的罪孽来；我真还算不得什么，那你们怎么配来审判我！”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坐在正中的人连说了两句，不知道是承认他所说的多数人的意见不可靠，还是知道他那份不服的心情。“不过民意总不能泯没的，我们虽然是

在天之神，也是非常尊重民意的，告发你垄断居奇，使人民的生活陷于苦痛之中，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话说。”

还没有等他张嘴，审判者之一就站起来为他辩护了。

“本席以为这一点他的动机完全是为了国家，使人民能够节省物力，减少无谓的消耗，也就是增加国家经济的力量，这是实行经济战所不可免的手段，那些大经济学家，为了这个问题正在焦心苦思，难为他用这简而易举的方法，得以实现最理想的方策。不但不是罪，这还是他的大功哩！”

那个人说完，轻轻抹着额上的汗，得意地望了他一眼，才坐下去，这使他记起来他也是一个才被飞机炸死不久的大囤户，想不到他也成了神。他还记起来他们曾经合手做过布匹和棉纱的生意，还有点拜耳的西药。

“第二件，是关于粮食问题，你生前囤积大批粮食，一面低价压迫农户，一面高价应市，结果直接间接由没有饭吃而发生的死亡，为数甚多，这也是你的一大罪。”

“节省粮食原来是美德，那些老的少的，没有用的残废的正该在此时间死去，免得糟蹋有用的粮食，这也是为保存国家元气着想，怎么能算是他的罪过？”

这也是另外一个为他辩解的，他也看他好面熟，过后就想起来他原来是本省的大绅粮，就因为囤积粮食被枪决的，这么一个人，死了也是一个神！

“还有第三件，经营证券外币，买空卖空，捣乱金融市场，陷国家财政于不利的地位。”

“我的亲爱的主呵，关于这一点，容我代做一点卑微的解释，——”这是那个教堂执事兼掮客说话了，“那也全是

为了调节有无，使市场得以活动，否则无买无卖，陷于停滞的状态中，我的主呵，那不就引起极大的恐慌么？”

“那么关于武装走私，偷运资敌的这一项罪，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一次，真是由他自己答复了：

“我武装走私，正是用我的力量，从敌人的手下抢运物资，增加我们抗战的力量；至于偷运资敌。我运过去的不过是些粮食和土物，日本人不吃我们的米大家是知道的，他们也不要用我们的土产品，根本我是接济我们在沦陷区中的同胞，难道这也能构成我的罪名？”

他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一通，可是对他的控告还没有完：

“有人控告你，抗战以后，依藉你特殊的地位，在统制外汇之下还增加了一万万美金存款，广营别墅美人，为世界上的人士们所不齿，我想关于这两点，你大约没有话可说了吧？”

“增加国外存款，正是光大国辉，不要使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对国家民族既然有了这么多的贡献，那么我修筑些休养的陋室，该算不得罪过吧？而且我一直也没有把它们看做我个人私有的产业，不是那些到外国考察的大官大学者们，时常住在我的别墅里边么？既然不是为己，即使是有罪也不该我一个人承受吧？”

“还有，还有，你那些美人呢？”

那个审问的人也笑眯眯地捋着他的长胡子特意提起这一点。

“那我全是为了慈善的缘故，世界上闹着多么大的饥荒呵！有多么大的变乱呵！我使她们住在坚固的堡垒中，忘忧地生活，难道这不是人道主义的抬头么？在她们，从此衣食无虑，在我，也算是实行了合理的生活，你们诸位说说，是不是？是不是？”

“是，是，是……”

应声不迭地从每个人的嘴里迸出来，关于这一次，好象大家全有兴趣，欢呼和笑声，轰雷般地响着，立刻那点紧张的情况，在大家的欢笑之中飞散了。那些人都已经坐不安稳了，有的伸懒腰，有的打呵欠，有的挖鼻子，有的用小手指挖耳朵，还有一个爽性用手捏着那烂脚趾，过后还放在鼻尖嗅着，正中的那位主审官，用一根细纸捻通着鼻孔，等他爽快地打了一个大喷嚏之后，才通身舒畅地站起来郑重地说：

“刘国栋生前既然为国为民，勤劳功高，自应升入天堂，列为众神之一，无庸多议，——”

接着乐声又起来了，一阵春风，把笑容又卷上了每个人的脸，大家一齐离位来向他握手称贺，他有点不知所措地一面和他们握手，一面不住地点着头，他心里想着从此他也是做为天上人间主宰中的一个了。

那个主审的人趋过来和他抱歉地说：

“真对不起老兄，总得具一个形式，否则别人要批评哩。”

“我知道大神的苦衷，我想天上人间总是一般的。”

提起人间，引起大神的心思，他关心地问：

“我那些宠幸，不知道，不知道……”

“她们，她们，——”他闪了闪眼，“都进了菴庙修行了。”

“那才好，那才好，——”他又转过脸去叫：“为欢迎我们新同伙，我们应该大开筵席。”

“不，不，这是战时，必须以身作则，提倡节约，预备些茶点，还是开一个座谈会吧。”

“这样太单调了，没有意味。”

“当然请几位女神来参加，这件事交给我们的女同志去办，一定是尽美尽善！”

说着的人用眼瞟着那个凶眉恶目的老太婆，她居然笑了，撒娇般地骂着：

“你们这群色情狂，死也忘不了我们！”

可是她逕自姗姗地出去了。这时在他的耳边有一个声音低低地响着：

“国老，国老，我问你，人间的六〇六是什么行市？”

“你要什么牌子的？”

“不是我要，我想脱手点，真正德国老牌，一点也不假，——”

“你有多少针？”

“万八千的总还有，——”

“归我吧，行市随你定，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全收了。”

“那，那，——”说的人反倒有点犹疑了，“我还有，我还有点扑虐母星，阿的平，药特灵，——”

他正在静心侧着耳朵谛听，可是从另一只耳朵里又灌进来一个更有力些的声音：

“我还有些大小五金，机器，马达，听说人间正缺货，我可以让出去点。”

“好呀，那是好事，你把货色花单开一个给我吧，价目也开上，看看怎么样再说，——”

可是那边已经有人不耐烦地叫起来了：

“有话我们等一下大家公开地讨论不好么？何必这样急——”

这时，那个教堂执事兼掮客也是众神之一的，哭丧着脸和他诉苦般地说：

“您说，我可怎么办，我是从来没有货色的，辛辛苦苦得来一点钱，生怕有什么损耗，我就和洋牧师商量，他就劝我折成港币存在香港的银行里，那个完全为了安全起见，丝毫没有不爱国的心，因为那时候抗战还没有开头哩！——”

他才伤心地倾诉到这里，别人都不耐烦地叫着要他们坐下，原来他们都已坐完了，剩下两个空位给他们。他就坐在他的身边，一口气也不容喘，又继续说下去：

“——谁想得到抗战来了，我的存款也一天天地高起来，那时候我心里正着实地喜欢哩！真是一步也不用动，眼看着它的兑价高起来，谁又想得到，鬼子还敢打香港，这一下，香港完了倒不关我的事，我的存款也无影无踪了，我的港币连行市都没有了！你看，这可要我怎么办？我就是那么一气，一口痰塞住了，离开人世，可是我一直也忘不下，我不知道有什么善后的办法，我这才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我是多么可怜呀？”

他两手合在胸前，眼睛向上翻望，顺势就跪下去了，做

出虔诚祈祷的姿势。

“丢开你那世俗的祈祷形式吧，大家不都在这里么，你想求谁就朝谁去说吧。”

一个人不耐烦地说，一个人又半调侃似地说：

“所以我们一定得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将来再把香港归他们，要他们收拾港币。”

“说起港币来，——”刘国栋有条不紊地回答着，“那我还许比你多些，那犯什么愁呢，反正是天塌压大家的事，大家都倒霉！”

“你是大财主，九牛一毛 的 事。我 的 让 给 你，好不好？”

他露着极其可怜的口吻向他哀求着，他肯定地摇着头：

“现在你还能说如果我答应了你，我就可以升天堂么？我已经是神了，我也用不着再讨你的好，我想你也没有法子，再说如果你不听从我，我把你打入地狱去！”

这时，那位大神又插过来：

“我也有点货，我的货和我的信条有点连带关系，——”

“我还不知道您的信条是什么？”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我虽然不打什么招牌，我的做为你总该看得出来，我相信武力，我相信杀戮，杀光了，打净了，自然和平在望，你和那些老百姓说那些婆婆妈妈的大道理干什么，只有动手就是了，你不记得么，天不下雨，我都用大炮轰天——”

“幸亏现世没有象您这样的人了，否则——”

“现在我才知道当时的错误，你不要怕，炮弹连半天高

也飞不到。”

“那么您到底存了点什么货色？”

“高度炸药，毒气，还有大炮，克虏伯厂的，都是那年我自已订的货。听说世上又在打了，一定又需要这类武器的，我总觉得对于人类，爱之不如杀之，使他们一下就得到永远的安宁。——”

正说到这里，一阵女人的笑语声自远而近了，每个人都静下来伸长颈子谛听，那声音自远而近，又远了，他们正有点失望，一个十五岁的仙女来通报她们迳自到乐园去了，请他们立刻也到那边去共开一个迎接人间大贵人的跳舞会。

于是这些人，全忘了那点礼貌和那点尊严，提起衣服的，拉着胡子的，拔脚就争先恐后的从通到外面的一个窄门挤出去了。

乐园里正荡着淫佚的，下流的，疯狂的音乐，众神就象趋膻的群蝇，嗡嗡地飞进去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

（选自1944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众神》）

晚　　宴

那简直象梦一般地，她又从遥远的地方飞回来了。她孩子似地扑向母亲的怀里，就把她那沾满了尘砂的短发的头，埋在母亲的胸前。她们许久都没有说话，站在一旁的人也为这景况打动了，没有人移动一步，也没有人发出一声。只有那做母亲的啜泣的微音，应和着人们心的跳动，轻轻地震荡着那几乎也静止了的大气。恰巧落在她头上的眼泪，由于头发太干燥，一颗，一颗地都滚落下去了。可是埋着头的她，并没有动一下。母亲便又惋惜地说：

"可怜的瑞瑞，原来她睡着了。"

母亲于是轻轻地吩咐张嫂李妈还有那个笨秋兰，有的去预备洗澡水，有的去捧衣服，有的去吩咐厨房做些点心，有的去拿化装用具。她默默地流着泪，有时还偷偷地在她那黢黑的颈子上吻了一下。

梳洗完了之后，太阳已经偏西了，她穿着显得短的旗袍又走向母亲，有一点抱怨似地说：

“妈，您看这多么短，我还是穿我那套军服吧！”

“嗐，那出出进进的多么不方便！我已经告诉他们把裁缝找来，连夜给你缝新的，明天就有了。这一件，也难怪，本来是四年前的——”

这一说，又引动了她们的情感，她就又傍着母亲的身边坐到地毡上，把头偎依在母亲的膝上。

“这几年我不在家，我还当大轰炸的时候把房子炸坏了。”

“没有，没有，——可是那一年防空洞边上擦了一个下去，听说把人都震昏了——”

“那时候妈妈呢？”

“我不在里边，我早到南山去了——你还不知道吧，就是你走的那一年，你爸爸心里难过得很，朋友们为他解闷，陪他打麻将，一场牌就赢来一座房子，你爸爸还起了一个好名字，叫做‘云雀山庄’。”

“方才我在飞机场看到爸爸，他只和我板着脸，好象把笑忘记了。”

“嗐，孩子，你可不知道，你爸爸现在有多么大的身份！他怎么能随便和你笑？他还是一个官呢？可是他一接到你的电报，欢喜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清早就派人去请一些客人，今天晚上算是给你接风。”

“妈，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惯和那些人来往，我情愿一个人……”

她说着，急遽地摇着头，脸红涨着，短发象旋风吹动的茅草。

“傻孩子，你急什么！”母亲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没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他们都想你，想看看你，难得你回来了。”

正在这时候，秋兰气咻咻地跑进来报告着二小姐和二姑少爷来了。

她赶紧站起来，掠掠头发，依在母亲的身边，一齐走向外面。她顺便问：

“二姊到底和那个于署长结婚了吧？”

“可不是，也不知道他们谁的命不济，结了婚就丢了差事，一直到这一阵，——说话的时候可小心点，他有点不对。”

她们没有走到外边，他们已经走进来了。她的二姊走在前边，一看到她，就象一阵大风似地刮到她的面前了。也不顾手里的钱袋，把她拦腰抱住，用那怪香怪气的嘴在她的脸上亲着。要躲都来不及，她只得紧闭眼睛，等到对方的热情消褪了，她才微微张开眼，充塞她面前的，就是那张又大又白，象浸了水的馒头似的一张脸，那两片又厚又肥的血红的嘴唇打着抖地说：

“唉，好妹妹，你可想死姊姊了！想不到你长得这么大！唉，唉，……”

她正要和她也说一句，忽然她的手一松，把她还向后推了一把，就象演员似地说：

“来，让姊姊好好看看你！”

这一下，她反倒把离别四年的二姊看清楚了，她不只是脸胖了，全身都膨涨了，她的衣服穿得那么瘦，恰巧象扎了

绳子的香肠。她的手指甲也是那么红，象染了猪血，只是她的颈子显得比从前短了些。她偏还要穿那么一双高跟鞋，她那肥大的身躯就不断地摆动，好象站不住脚的样子。

“我的好妹妹真好，真好看，我可早算定你该回来了。我早就和妈妈说过，那时候你才走，‘到嫁人的时候自会回来的！’现在，我的话不错吧，你果然回来了！”

说过后，她得意地格格笑着，突然中止了她的笑，指着站在她身边，脖子上骑了一个小孩的人向她说：

“你认识吧？那一年我们还在一起吃过茶的，是不是？”

“我认识，您是于署长。”

“什么署长，老早完蛋了！你看，我的上边可有一个小署长，他十五岁一定做署长，象老孔的儿子小孔一样！”

“那是你们的孩子吧？”

“是呵，我们就是这一个，他爸爸天天把他看做宝贝了！”

她仔细看看那一上一下，一大一小两个人，才看到他们的眉尖，眼梢，嘴角，都是相同地垂下来。还都有一个朝天的鼻子。说是一个是一个的放大或是缩小都是十分恰当的。

“快点，宝宝，快喊孃孃！”

那个做母亲的一半吩咐一半教唆地说。

“良良，良良！”

“这么大了，还咬不清字，真羞死人！”

那个母亲才一羞，那个孩子哇地一声就哭出来，那眼梢，眉尖，嘴角都弯下去，泪水扑簌簌地淌着。这时候不提

防被骑着的人大叫了一声，急急地端下来，已经尿成湿淋淋的一片。他立刻脱下外衣，背心，正要脱衬衫的时候，母亲就说：

“我们还是到里边坐吧。”

他们走进去，二小姐立刻就吩咐他到洗脸间好好洗一下。

“我的湿衣服呢？”

“放在这里好了，我要秋兰给你熨好送去。”

等到他一离开屋子，她就开始她的抱怨：

“妈，我可真受不了，他简直愈来愈不象话，今天出来的时候，他又和我吵了一架，把家具又都砸烂了。”

“你们总是这样，好好歹歹的，没有一个完！”

“这回可不同，我一定得和他离婚。”

“那还不是你自己的事，当年你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听我一句话，我不是早就和你说过学毒气化学的人心一定狠毒，可是那阵子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妈，您也不给我作主，那我怎么办？”她说着，眼泪汪汪地，可是她忽然又转过话头：“要说他的学问，那可一点也不含糊，就是运气有点不济——”

“倒不是运气，我看是脾气。你爸爸不是给他找过三回事，他都没有做成？”

“那不怪他，妈，您想要他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去当总务主任，又是什么禁烟委员，要不让他去陪周老伯喝酒，做诗，打坐，您想，那他怎么成？”

“那怕什么，有钱就可以，挑肥拣瘦的，哪有那么合适

的事？”

“从前我不是和爸爸说，要爸爸出资给他开一个化学工业厂，爸爸也不答应！”

“不要说你爸爸，我也不答应，一天到晚研究毒气，有一天就把我们毒死了。”

“妈，那才不会，他为了我，也不会毒死 我 们 家里人的。”

“那么你还相信他和你有感情的。”

“可不是！”

“这样还谈离婚做什么，回头我和你爸爸说，再给他找一个合适的事，没有钱用尽管来拿，要不是我的胆子太小怕他吓着我，我早就把你们接回来了。你们都来了，我也是一个热闹，免得只看你爸爸和小老婆缠。”

“妈，我还忘记问，姨太太还在呵？”

“你看见过的那一个早跑了，现在这个是前年弄来的，她不是睡觉就是上街，不等你爸爸回来是不出来不转来的。这年头，什么都变了，连小老婆也没有一个规矩。”

“怎么，这大半天他还不出来，别又有什么事了吧？”

“没有，没有，”他一面应着一面走进来，“我不过听你们谈得热闹，不忍打搅。”

她们都为他突然的出现吓了一跳，可是他倒象什么事也没有似地摇摆着走过来。这时候，她又看出来他的眉头还总是皱着，眼睛，鼻子和嘴凑在一起，时时好象上 了 别 人的当。她看到他背心上的金链垂下来，就好心好意地说：

“姊夫，你的表怕要掉出来。”

他低头看着，笑了笑，向外一扯，原来不是表，是一把金钥匙。

“唉，当年这还是大学里的一个荣誉奖呢，功课好，那有什么用？还比不上大乌龟的儿子小乌龟呢！”

“今天晚饭不得早，我们先去用点点心吧。”

母亲为了打断他那发不完的牢骚就这样说，让着他们大家都到小饭厅里去。

吃了一点红枣百合，使她蓦然地想起几年来常吃的小米红枣粥，她就一个人偷偷地溜了出来，站在天井里。那只大狼狗，仍然象熟识似地跳到她的身边来，一下子便扑到她的身上。看门的老李，赶着跑过来替她叫住。

“四小姐，您好呵！”

“老李，你倒还硬朗。”

“托您的福，没灾没病的，总算过得去。您这几年都在哪儿？”

“就在家那一边，这么些年，你不想家么？”

“还怕不想家，我的四小姐？到了我这把子年纪，更要想家了，俗语说得好：叶落归根，您看我还不知哪一天——”

老李没有说下去，只用手掌揉着他那红眼睛。

“快了，快了，咱们都要回去了！——怎么，老爷又买丫头了？”

她指着一个从后院走到前边来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老李笑了笑，等她走过去他才说：

“小姐，您看错了，那是周大老爷的。”

“就是长大胡子的周厅长么？”

“是他，可是人家早已升了，比厅长大得多，我倒说不上来。那是他的‘人’。”

“什么‘人’？”

“新名词，叫什么‘伪组织’。”

“那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呵？他的太太又不在这里，——”

“您还不知道么，他的大小姐当家，比什么都凶。他不敢带回去，在我们这里住了两年了。周大老爷天天晚上来，风雨无阻，半夜才回去，真亏他老人家有这么大的精神。”

“这个人怕可以做他的孙女了。”

“谁不说呢？现在不迷信，不信因果报应，放心胡来．这几年连我也看够了。要说这些年老爷倒是官运高照，招财进宝，可就是来往的人愈来愈不象样。您不在这里，就说我都看不过去，什么东西都有，公馆里每天都要开两桌闲饭。周大老爷自不必说，从早就是自己人，可是也不该把一个小老婆放在别人家里养呵，这可算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倒情愿打完了仗，还是回去过那简单日子，我真是一个老腐败。——”

正说到这里，忽然听见两声汽车喇叭，两扇大门迅速地敞开了，一辆绿色的汽车溜进来。

“您看，老爷回来了，那个抱着狗的，就是新姨太太。”

她听到之后，一转身，又跑到房里去。她才走到甬道那里，正遇着向外走出来的母亲，一把就抱住她。

“我的心肝，你跑到哪里去了？我真是疼不够你，这几年，这几年你想妈妈怎么受过来的，方才你到哪里去了？”

“我跟老李说话。”她笑着回答。

“唉，你还是老脾气，和下人有什么可说的？走，到妈妈房里去，好好陪陪我，——”

“姊姊他们呢？”

“不管他们，就这一阵就烦死人了，我总想他们是故意到我们这里吵嘴的，好让我们听，烦我们！瑞瑞，将来你可要听妈妈的话，别的我也不争，只要你把那个人领来给我看看，帮你做个主。”

“妈妈，我没有想到结婚。”

“我不干涉你，随你的便，如今做父母的都是可怜人。你看——”

他们才走到小客厅，正看到于明泰象马似地在地上爬，背上坐了他们的孩子，二小姐一面扶着一面不断地唱着歌。听见有人来了，他停了停，抬起头望一下，接着又爬了起来，忽然他又向她们说：

“你们懂得么？一个大生理学家说过，人如果保持爬行，平均可以活到二百岁。”

“那我还是愿意站着活几十岁好了，”她微笑着说。

“老实讲我也不愿意多活，”他蓦地站起来，忘记背上的孩子，幸亏他的太太抱住了，没有翻下去，“这日子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好人活该倒霉，那些混帐王八蛋才得势，我于明泰，不偷不抢，就活该做牛马在地上爬，……”

二小姐扯着她，母亲也拉着她，三步并两步地跑到楼上

去。可是才到楼上，就看见连盘子带人从一扇门里扔出来，那盘子打得粉碎，那门砰的一声又关起，那个人涨着一张大红脸，向另外一边走去了。她疑惑地问着：

“那不是爸爸么？”

“不是他还是谁！我们不管，走走走，到我们自己房里去安静一下，我是惯了的，怕你受不了，我听说你有心脏病——”

“可不是，要回来好好医治一下——”

“那么过两天我们还是上山吧，这里没有病的人都会吓出病来。这简直算不得人家，这是马戏班，什么都有，胆子大看起来倒有点意思，你住几天就都知道。”

“妈，我真想不到三年里我们的家变得这么热闹了。”

“热闹还在后头呢，我们等着瞧吧，孩子！我们先好好歇歇去。”

她也许是要好好休息一下才回来的，这些年的工作，把她那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弄得更坏了。可是当她随着母亲睡在那张又柔软又宽大的席梦思上，她的身子仿佛在云里那样没着落的样子，再加上那床鸭绒被，好像罩上一片火，烧得她难耐。这几年连梦里也没有这些东西，怪不得使她感到那么陌生了。她简直睡不着，可是她不敢动，生怕惊醒了一旁闭目养神的母亲。窗外不时地响着汽车的喇叭，狗也在叫着，杂沓的人声也有一点听得见了。夕阳在窗上留着最后的红煦煦的柔光了，它好象有所绻恋地盘桓些时，便沉了下去。一切都是平和。忽然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她，还有那温和的语音低低

地响着：

"瑞瑞，醒醒吧，时候不早了，该起来洗洗脸了。"

她就带笑回答：

"妈，我根本没有睡着。"

"嗐，傻孩子，那你为什么不说一声呢？我就是躺着养神，还生怕惊了你，要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说些话呢！好吧，我们起来吧！"

母亲说着开了电灯，就连这也使她一时睁不开眼睛。自从离开家那一天，就不曾看见过电灯的。这几年她忘记了许多，也认识了许多，她仿佛在梦的边缘上游行着。她下了床，呆呆地望着打扮着的母亲，还是母亲提醒了她：

"你站在那里做什么呀？"

她猛然地一惊，不知如何是好地回答着：

"我不知道做什么好呵？"

"快些洗洗脸，梳梳头，换一件衣服。"

"好，好……"

她一面应着一面就忙着去了。

客厅里明着更辉煌的灯光，当她和母亲走进去的时候，顿时觉得眼睛一花，憧憧的黑影子都伸长了，向她聚拢来。等她定了定神，大睁开眼睛，才看到那原来是客人朝她走过来，都摆着一副似笑似关切的脸。她正自感到惶惑的时节，突然父亲的声音响着：

"都认识吧，瑞玉？没有外人，全是至好，都是见过的，周清老你记得吧？快喊一声周伯伯，——"

父亲象导演似的为她指示着，她先看到那一大把花白胡子，再向上看，才望到那颗东瓜样子的脑袋。脸的中央是一个又肥又大的肉鼻子，红油油的鼻尖好象要滴落下来似的，额下远远的是一双又细又长的眼睛，他的嘴却望不清楚，只象掩在丛林中的一口大井，从那里面却吐出含 混 不 清的语音：

"真好，真好，这么大了哇，你不记得我了么，嘻嘻，小时候你不是总欢喜我抱的么？大了 呵，再 抱 是 抱 不 得了！"

他好象一面说着一面在淌口水，他的身躯摇摆着，还没有等到她叫，父亲就又告诉她：

"那是周伯母——"

她又看到那个可怜的女孩子，深深地埋着头，畏缩地依着那个可以叫做祖父的人的身边。瑞玉叫不出口，爽性把周伯伯也忘记叫了。那时候父亲又为她介绍其他的客人：

"王先生你总记得吧？"

"记得，记得，您还教过我经济学呢？现在 您 还 教书么？"

"不，不，教书是误人误己的事，我现在主编 正 义 杂志，我是一心一意维护正义的。"

"王先生可了不得呵，现在是在野党的领袖，将来一定发达．"

王力行一面听着一面咧着他的嘴角，那副金丝眼镜不断地从光滑的鼻梁上溜下来。他不得不时时用手指接着。他换了左手，才空出那只右手来，伸过去，好象表示他的毅力似

地，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她几乎要叫出来，只是为了礼貌才忍住，用力地把手抽出来。

"那是钱叔叔，你该认识吧？"父亲指着那个一直斜垂着头的一个四十左右的人说。他的全身都好象在酒里浸透，软洋洋地，象是如果不是为了体面的关系，他就要趴到地上了。她向他点了点头，他朝她拱拱手。

再看过去是于明泰和二姊，在父亲的身后一直有一个吃吃笑的人，等到父亲闪过去，才看到那是一个二十多的浓装艳抹的女人。父亲好象有一点窘似地低低地说：

"这是新姨——这是瑞玉。"

"我们是一家人，还有什么可介绍的？"那个女人尖声尖气地说。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当她说话的时候，眉毛不停地挑着，嘴角和眼睛也随着移动，甚至那无甚可动的鼻子，仿佛也在动着了。

"大家坐下谈吧，大家坐下谈吧，……"

父亲这样说，他自己却站在房子的中间。他不过是五十左右，可是鬓发已经灰白了。因为最近又做了××局长，他不得不把他那佝偻的躯体勉强地套进一身中山装，左胸间还挂着一号的徽章。往常他回到家中，首先就要换上便服，这晚上怕是因为忙，没有来得及，所以不但他自己难过，使看到的人也觉得不舒服。

人们才坐下去，仆人又引进来一男一女。那男的有四十岁上下，有一张白净的脸，青青的下颏，还有油光光的头发，那女的至多有三十岁，象一只小鸟似地一跳一跳地走进来。

父亲赶上去和他们握手，来客是那么有礼地和众人相见。到了她的面前，父亲说：

“这是郭先生，——那是王太太，——小女瑞玉，那一年在香港见过的。”

“不错，我还记得，我们一齐在浅水湾玩过，那时候你还没有这么高。”

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使她吃惊的是那个女人不是郭太太而是王太太，这个关系恰巧和她的想象不对。此外她也在搜索她的记忆，她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可是她也记得在她离家的前一年，他早跑到上海去了。

“——他怎么还能回来呢？他附过逆的！”她明明白白地记得。

那位王太太只把头微微扬了扬，就做为和她招呼，于是又昂首阔步地，象一只吃饱了的鹅，牵着那个郭先生的手臂走开了。

“这是什么人？”

她低低地问着正来到她身边的二姊。

“我也不大熟，好象现在是××院简任参事，还是什么国民代表。”

“我怎么会记得他下过水呢？”

“有这么一回事，”二姊恍然大悟似的，“怪不得有几年没有看见，他去过的，前两个月才回来，那个王太太好象也是这次才同他来。”

“那么王先生呢？”

“谁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一直也没有看到那个王先

生，她总是和郭先生在一起，好象还住在一个地方。我记得，郭先生就因为带回两个汉奸，才从草头升到竹头。”

看到她那茫然的样子，她就解释着：

“嗐，就是从荐任升到简任——”

“哦，原来是这样！”

当当当，壁钟敲了七下，客人们的私语停了一下，好象等待什么新的事件。乘着最后的一响的余音还在空中袅袅漾着，主人就大声说：

“请诸位入座吧。”

大家脸上露了一个满意的笑容，有的人嘴里咕哝着只有他自己才听得出的话语，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向饭厅去。周清翁是毫不犹豫地走在前面，他身傍那个十六七岁的“伪组织”却畏缩地躲在一旁，深深地埋着头，象在寻找可以钻得下去的地缝。那位王太太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脚就走，郭礼明为了表示他的礼貌，赶紧跟上去，没有忘记把手插在她的手臂里。钱子周因为是老朋友，早就站在主人的身旁；王力行就一面摇着头一面走进去。父亲和钱子周走进去之后，另外的人才随着进去。到了餐桌让一番，大家才坐下去。

钱子周向四面望了望，就和主人说：

“陈总理今天没有约呵？”

“约了，约了，怕有别的事不能来。我们先吃一杯吧。”

“是要吃一杯，”周清翁站起来，大声嚷，“四小姐今天得以回来，简直是一桩了不得的喜事，大家理应先干一杯！”

“一定得干，这是我们妇女的光荣！”

王太太起来，举着她那又白又瘦的手臂，郭礼明偷偷地拉着她的衣襟，低低地说：

“亲爱的，你喝不得呵！”

“你管不着我！我偏喝！”

王太太把手一扬，好象下了极大的决心。郭礼明不提防，倒把一杯酒倒翻了。主人赶紧给他倒上，随着说：

“大家请坐吧，都是她的长辈，不必站起来，我们先吃一杯。”

大家都喝了，瑞玉也喝了，之后，她恭敬地站起来说：

“谢谢诸位，等到我身体好些的时候，我还要回去的。”

“什么？”

周清翁的眼都瞪圆了，在他的胡子中间，看到那张惊得闭不拢的嘴。每个人都用奇怪的，严厉的眼光望着她，她就又从容地补了一句：

“我是说，那时候胜利等到了，我们都要回家去。”

周清翁这才捋着胡子大声笑起来，高兴地又举起杯，说：

“我们为胜利喝一杯。”

主人好心地说：

“等吃了菜再喝吧，免得容易醉。”

“不，不，——”周清翁表示非常坚决，象叫口号似地嚷着：“我们就吃这杯空心胜利酒。”

大家不得不站起来陪一杯。才坐下去，仆人就捧来一个

和桌面大小的圆盘，满装冒着热气的菜，放在桌上，盘边就靠近每个人的嘴。这使大家沉默了，因为那是无所不有的万象菜。海里的，山上的；才采来的，存了一二年的，随你的选择，随你的发掘，能使每个人都满意。再没有语言了，只有咀嚼的声音，不知谁，一边吃，一边在叹息。钱子周却坐在那里不动，于明泰好奇地问他：

“钱经理，您怎么不动？”

“我，我持斋。”

钱子周勉强地抬起他那歪着的头，回答他。

“您持什么斋？我倒看不出。”

“我从小不动荤。”

“大概是佛爷转世吧？”

钱子周笑了笑，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看大概是吸血夜叉一转，否则不会那么忍心放高利贷。”

于明泰没头没脑说了一句。钱子周有点受不住，脸一沉，正要说点什么，忽然听见有人哎唷唷地叫起来，他们同时望过去，那原来是王力行。主人早已关切地问询着：

“王先生，您是怎么回事？”

“我有点牙痛，——”

“好，我有‘加当’，要他们快点去拿来。”

“不必，不必，我是吃了一块江瑶柱，塞到蛀牙孔里，只要用点开水嗽出来就行了。”

“那更方便，——去，快给王先生拿一杯开水来。”

仆人赶紧三脚并两步地为他捧来一杯水，他接过去呷了

一大口，鼓动两个腮帮和舌头搅着，然后又仰起头来，象喷泉似地冒着气泡，发着清脆的音响。一桌人的眼睛都被他吸住了，看着他又挺直头颈，两眼一闭，下巴向前一伸，把一口水咽下去了。每个人都感觉到好象自己咽下去点什么脏东西。

“怎么？”

“好了，好了……”

“怎么您把口水给咽下去了？”

“这是我的习惯，”王力行很自然地说，“在这困苦的时代，许多人都没有饭吃，所以不忍心蹧蹋粮食。”

“这话也对，”于明泰立刻又接下去，“反正是自己的嗽口水，又不是刷马桶水！”

王力行觉得受了侮辱，跟着说：

“于先生，您怎么这样说话？”

“我没有说什么，我完全是站在赞助的一面，没有一点反对的意思。”

“我以为您这个比方太不伦不类，要我心里难受。”

“可是先生，您忘记了，方才您那么一咽，别人的心里够有多么难受！您的原意是要节省那齿牙间的一点粮食，可是差一点把我们装在胃里的都翻出来。我们一点也没有敢抱怨您呢！”

“那是我的自由，——”

“自然我懂得，您的自由论我早已拜读过了，假使你从地上检一块狗——”

“请不要说了，请不要说了——”王太太美丽地皱着眉

毛，用力地摇着头；“您两位简直忘记这是什么地方了，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您们这是提出些什么问题呵！”

“很对不起您，我知道您到过外国，时常招待外宾，处处讲礼貌，当年我也到外国去过一次，那时候我相信您还没有这位小周太太那么大。”

“什么，你怎么能，你怎么能——”

王太太瞪起眼睛来大声叫；可是她没有叫下去，只有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张惶地不知向哪里躲好。每个人都预感到事有点不大对，互相望着，恰巧，正在这时候，仆人引进一位客人来，尖尖的头上顶着一个小尖帽，一副墨晶眼镜遮住小半个脸，蓝袍青马褂，雪白的脸衬着两撇黑胡子。瑞玉低低地问着：

“这怕是一个汉奸吧？”

“不，不，——”二姊肯定地摇着头，“我见过他，他是从前北京政府时代的国务总理，现在是××委员，还是一个大词人。你看他的派头有多么大！”

她望到父亲下席迎接他的时候，他已经小跑般地赶过来，又拱手，又握手，为了礼貌的缘故，还没有忘记把眼镜取下来。然后他朝所有的人好象看到，又好象不曾看到的拱拱手，绕了半个圈子。

“我真抱歉，诸位，来迟了一步，要诸位久候了！”他说着又是一个半拱，“这也怪不得我，我是从××巷一步步走来的。”

“锦翁，锦翁——”周主任委员赶紧站起来拱着手，“久违，久违，最近有什么大作？”

“清老，您倒先来了，抱歉之至，抱歉之至。这些天心绪不佳，隐居闹市，意味索然，没有写什么，只是和了清老上次见赠的两首诗，已经寄上了，怕您还没有收到吧？请坐下谈吧，请坐下谈吧。”

主人招呼，仆人早已安好座位；可是来客才要坐下去，于明泰突然又站起来说：

“慢着，这个数目不对！”

大家都怔住了，不知他说些什么，二姊扯着他的衣襟，和他低低说：

“好好吃饭吧，讲什么数目，坐下，坐下！”

可是他倔强地推开她的手，仍自不管不顾地说下去：

“当初耶稣被犹大卖了，和门徒们吃最后的晚餐就是这个数目：十三个。这是一个不吉祥的数字，我们应该避讳。”

说过后，他仔细地瞪着眼看望每个人的脸，好象搜寻似地转过去，之后很失望似地摇了摇头。他的妻子先忍不住了，叫出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呵？”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是看我们十三个人中间谁是耶稣，”他顿了顿，又接着说：“可惜得很，一个也不是。”

那个王太太故意讽刺似地说：

“于先生，也许你是，可惜你看不见自己。”

“不，不，我也不是。”于明泰严肃地说：“您知道，我是学毒气化学的，行路先不对。我并不曾造福人类，虽然我还没有为害人类；而且我也不愿意背起苦痛的十字架，戴上刺人的荆冠。我还要活，我正在努力制造一种毒气，要毒

死全城的老鼠，对于人没有一点伤害，那时候我才算造福了人类，也许就配当耶稣了。可是现在我还不配！”

“那么该怎么办呢？”

“要有一个人退席。”

“那么我退吧，好在我也不能吃。”

这是钱子周说，可于明泰又说了一句：

“要那个象出卖耶稣的犹大退席。”

“那我倒不情愿退席了，我又不是犹大。”

于明泰侧过头去望了他好久，才说：

“你也有犹大性，你什么东西都卖，从猪卖到良心。你用钱来赚钱，而钱的本身对于人类没有一点益处，只有害处。——”

钱子周不服地站起来，歪着头想向他争辩；可是他顺手轻轻一按，又把他按下去了。

“怎么，怎么，你骂我，还不许我说话？”

“明泰，明泰，你不要这样子，你怕是喝多了，下去休息休息吧。”

主人焦急地说着。

“我不醉，我句句都说的真话，本来要我退席倒无所谓，可是我一点都不是犹大，我不能走，我们要犹大离开！”

“难道，难道，你以为我卖过人么？”

“你没有卖过一个人，可是你使多数人遭殃，你们囤积米粮布匹，使多少人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你不使一家哭，你使万家哭，难道你还不配算一个犹大么？”

“那，那，我们是调节有无，抢运物资。而且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银行的事。”

钱子周气得脸发白，声音打着抖。

“银行是谁的？”

“是股东的。”

“你是不是大股东？”

钱子周答不出来，只是点着头。

“好了，表面上你是总经理，你负责银行的业务；内里说起来你又是大股东，可谓表里一致，没有丝毫推脱的余地。可是你不要着忙，你还算不得最重要的。”

于明泰喘了一口气，用手掌抹一下嘴边的唾沫星子，又象猎狗似地张望着。

“明泰，明泰，你坐下吧。”他的妻子哀求般地向他说，“你少说吧，我走开就是。”

他一把拉住她，急着说：

“你凭什么走，你又不是犹大，除了这几年好抱怨我之外，你没有想卖我呵，你没有想跟别人跑呀！你走不得。”

说过后，他一扬脖，又把一杯酒灌了下去。他打了一个呃，把酒气全喷出来。那个王太太赶紧把小手绢朝鼻尖上一捂，好象闻到什么恶气似的。

“其实，你也有点象犹大——”他把脸朝着王力行，“不要看你那份学者的样子，我懂得你，我早就懂得你，那些年你要求好人政府我就懂得你的用意，你是说如果政府有了你，那就算得好人政府了。”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懂么？哈哈，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吧，你好象一条狗，你在汪汪地叫，要是丢给你一块肉骨头，你就不张口了，是不是？”

“宗老，宗老，您看，您看……”

王力行好象哀求似地望着主人，主人不得不站起来说：

“明泰，你也太不象话了！”

“他不是狗，我收回我的话，好不好——”他冷冷笑了两声，“他是狼，他是狗的祖先——狼！”

王力行实在忍不住了，他的情绪一松，跟着又紧起来，一时忘记了学者该有的风度，呲着牙伸着颈子向他吼！

“你凭什么骂人：你，你，……”

“诸位请看，他象不象想要吞掉我的狼？”于明泰从容不迫地说，“我并不是说空话，他是有血腥气的——”

“你说，你说，我什么地方有血腥气？”

“你不记得么？那一年你在××号召青年，组织抗敌团，结果是制造了许多特字号人物，伤害了青年，也害了中国人民。”

“那，那你不能这么说，我是为国家培育英才。”

“什么英才，什么国家，简直是祸国殃民！就象周清翁——”

主人忍不住了，耽心他的话又说到别处去，便用严厉的口吻制止他。

“明泰，不要说了，太不象话！”

“周清翁是好人，说不出什么坏话来。德高望重，仙风道骨，真是了不起的人！”

每个人听到这里都放下心，舒适地喘一口大气，继续听他说下去：

“——当代的大词人，保存国粹，提倡国术，笃信佛教，有一副菩萨心肠。既不贪污，又不钻营，主张无为而治，与世无争。太平盛世，这自然是老百姓的好模范。”他故意顿了顿，偷觑着那个被说的人一面摇晃着头一面不断地咋舌头。“可是现在不同呵，又是负了很大的责任的×××会的主任委员，是要做好事的，要做与民有利的事的。可是你只象一具活尸首，那又算怎么一回事？简直对不起我们这些老百姓，请看他身边的那一个可怜的人吧！”

“你不能瞎说，我是为了慈善的缘故——”

“就是因为那样，你的罪过才更大！你把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原来可以算你的孙女的，却做了你的小星，你的良心放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强迫她，我也没有欺骗她——”

“是呀，我知道，难道你还以为把她带到天堂里来？你实在是把她送进人间地狱！”

那个可怜的人，把眼睛无望地看着他，象是哀求他不要再说下去。

“你，你简直胡说，不满现状，反革命！”

“清老，怎么您动气了么？连您涵养这么深的人也动气了？——”

“怎么你还敢当面指摘我。”

被说的人简直一点也忍不住了，不断地用手拉着自己的胡子。

“我不是指摘您，您还能动气，这正是好现象，既然能动情感，就该多做点事了，我就请您睁开眼睛看看外边有多少受苦的人民哟！”

“明泰，明泰，你这是为的什么呵？”

一直没有说过话的母亲也忍不住开口了。

“您不知道，我这是为我那才从远处回来的好妹妹致欢迎词，她离开这几年了，我要她认识一下我们这里的大人物。——你不必在你那里眼镜里偷偷看我，你不认识我么？我可认识你。辛亥革命没有弄掉你。北伐也没有伐掉你，你这一次本想就是当一个汉奸算了，不知道你怎么又混到这边来？”

“对不起，于先生，我和您素昧平生，今天首次谋面，您凭什么对我加以人身攻击？您得记得我还是一个律师，我可以告你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您也用不着吓我。您不记得么？我还是做学生的时候，我曾经到府上拜访——”

“怎么，您到舍下去过？”

好象这话打动他一点感情，他也颇有兴趣地问着：

“是，我去过，去的人就是多了一点，您那听差不放我们进去，还把门关起来，当时我们动了一点小气，就撞到门里去。等我们赶到您内院，没有见到您，有人说您是从后墙翻出去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您是从狗洞钻出去的。”

“你，你原来就是那群暴徒之一，你们把我的财产加以损坏，我到法院告了你们，你们没有一个人到案。”

“我们既不为个人的名利，又不做别人的爪牙，我们去

打你，是代表全中国的人民打你的，可惜我们的力量不够，打来打去，天下总有你的份！”

“您好象有点不服气似的？”

“哼，我不服气什么？如果你要是耶稣，我也许不服气，羡慕你；你不过是个犹大，我不服气你做什么！”

“于先生，我看你说够了吧？”

那位王太太皱着她的眉头说：

“没有够，没有够，你我还没有说到呢？如果那时耶稣收女门徒的话，你一定就是那个女犹大！”

“你以为我会出卖耶稣么？”

她好象被激怒了的蛇，猛然间伸长颈子，昂着头，嗞嗞地朝他叫着。

“你还卖不成耶稣，至多你不过出卖你自己亲爱的丈夫。”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一点也不气馁，仿佛于明泰的话一点根据也没有。

“王太太，我要是你的话，我一定不会红脸的，你忘记了你的丈夫，你和日本鬼子混过，又混到这边来了。”

“那你管不着我——”她截断了他话头说：“我自有我的自由。我要游戏人间，逢场做戏，你管得着我么？”她尖声叫着，每一个字都把下巴伸向他，好象怕他听不清楚似的，还把那美丽的小手在桌上使力地拍着，似乎在打板眼。“再说，你们男人家可以东一个西一个，难道我们不能找一个么？”

“不错——”周清翁忽然得意地摇着头，“这就叫做面

首。”

主人也不耐烦了，拍着桌子叫听差，问他为什么不上菜？

“老爷，您不知道，拉空袭了，把火盖住，要解除才可以再炒菜。”

“我的天，又是警报么？”

母亲的脸立刻变了色。

“不怕，众位，敌人的飞机不会来的，就是有紧急的时候，我们再躲进去也不怕。”

主人站起来安安客人的心，可是看样子，倒没有人注意。郭礼明站起来，不知道朝哪一个说他要有两句话说的。

“你大可不必说了——”于明泰一句话就给他关了门。“你是以出卖起家的。”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做过生意。”郭礼明为自己辩解着。

“你出卖了你的好朋友才做一个小官的，后来你又把自己卖给伪方，做了两年伪官，你忽然又回来了，你还升了官，不知以后又要卖什么了！”

“你不能乱说，不错，我到那边去了两年，你得知道我是有使命的——”

“是呵，你当汉奸也奉了使命，你落水出水，仿佛比我们这些人还干净，这简直是些什么世道哟！我于明泰，不偷人，不抢人，不为非做歹，真是立得住，坐得稳的一个好汉子；可是我倒了天下的大霉！外人看起来，我娶了好太太，老丈人有财有势，谁想得到我于明泰照样穷得光赤赤的，我

还硬得打肿了脸充胖子，出入这些富贵之门，有一天我若是得了势呵，——”忽然，紧急警报象狼嚎似地叫起来，大家就纷纷站起来。仆人赶紧向防空洞搬茶几籐椅，客人们争着向外跑。王太太跑在最前面，到了洞口，又大声地叫着：

“不要忘记带一副扑克牌，省得坐在洞里闷死人。”

母亲简直是走不动了，两个女儿搀扶着，一直到了里边，她才象得救似地问着瑞玉：

“你们那里有警报么？”

她笑着点点头。

“也有日本飞机投炸弹？”

她又点点头。

“有好防空洞么？”

她先摇摇头，然后说：

“我们就是疏散到郊外，找一个坟头躲躲也就算了。”

“那可真吓死人，我要是早知道这样，还不惦记死你。”

“我不怕，我们没有一个人怕。”

防空洞里的电灯熄了，那边在打着扑克的人大声叫点蜡烛。

飞机的声音，已经嗡嗡地在头上响着了。

于明泰的心里想：

“这简直是劫数，里边还是十三个！”

忽然他意识到手里还托着一个小的，他才放下心独自微笑着。

一九四五年六月廿三日

（选自1948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生存》）

生　　存

——献给忘年的好友S

那个二十岁时便在欧洲露了头角、被目为绘画天才、后来又经过十多年的苦作、现在正是艺术学院教授的李元瑜，两手提了两只水桶，从河边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地走回来了。那正是冬天，可是汗气模糊了他的眼镜玻璃，他不得不时时停下来用手指拭抹，乘势也歇一歇。他那十几岁时便因为肺病而倾斜了的腰，提着水和空手都一样地向左倾着，正象毕萨①的斜塔，使人看到就那么不舒服；对他自己，使他的呼吸更不自然。

他不能停得太久，寒风使他那流汗的背脊象放了一块冰，他只得再吃力地提起水桶走着。这是他怀着欣喜找到的一条小路，免得被学生们看到，一直从家里的后门就下到河边去。三歇五歇之后，那个从前是他的学生现在是他的妻子的良枝从后门看到他，三步并两步地一面奔着一面叫：

“我正要去看你，去了这么大半天，来，我提这一节。”

① 毕萨（PISa），意大利北部的一个都市，有著名的毕萨斜塔。

他望望她，摇摇头，只让她提一只，自己仍提了一只默默地走在后面。

“怪不得慢了，好重呵，你还提了两只。”

走在前面的良枝，迈着不稳的脚步，嘴里还咕噜着；去了一半的重量，他可以抬起头来，那伛偻着、象一株长得不好的树干的妻的背影，正填满他的眼睛。只有他知道她从前是一个多么聪明、活泼、美丽的女孩子，也只有他知道她虽然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还不过三十五岁，可是连他自己和她面对着的时候都难得在她那早衰的、画满了皱纹的脸和那时时流着泪的眼睛看出她有过美好的青春。她那一双手，被人看到再也想不到是能描画人间美好的事物的，只觉得是适宜劈柴、烧火、煮饭、洗衣、种田的……

到了家，他放下水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错会了意，便体贴地说：

“李先生，你累了吧？”

她一直称呼他李先生，她说是因为习惯，可是心里总还以为有说不出的亲切，因为她原来是他得意的学生。

“我不，我看到——”

他还没有说完，她就出去了，一下就捧来一杯热茶，放在他的面前。看到这个相依为命的可怜的女人，对他仍是这样好，他的两眼都是热泪。他断断续续地说：

“我——我还以为他们认得我—— 我是教授，让我一个先呢——想不到，那些挑水的人都欺负我——把我放在最后边。”

“那，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争呢？”

“唉，良枝，到了这个地步，我对谁都不争，我和他们还争什么哟！”

他简直管不住自己了，把脸埋在手里，呜呜地哭着。

“不，李先生，不要难受，小屏好容易才睡着，她冻得只是哭。”

他猛然抬起头来，惊叫着：

“唉呀，坏了！——”

“怎么的？”

“合作社的平价布又过了登记期！”

“不能去商量一下？”

“没有商量，他们说过期就算放弃权利，我们放弃，他们可不放弃，本来我以为那笔生产补助费可以到的，想拿这笔钱，把布买来给你缝一件棉袍——”

“我不要，我不要。”她好象谦逊似地说。

“这也不是客气的事呵，大冬天，还穿夹袍子，靠酒来支持体温，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是开玩笑，孩子都四五个月了，补助费还没有下来，真要是等这笔钱，还怕不连性命都送进去了？我只希望睡一大觉，把这个苦痛的年代过去了，我们得好好地过两年。”

“你在做梦，照这样下去，我们不能有好日子。这个国家不拿我们当人，校长也不拿我们当人，尽管嘴里满口尊师重道，不说了，不说了……”

他掏出来在他嘴里衔了二十年、刻着无数细小牙印的烟斗，装起一斗土烟，点起来抽着。不抽烟，嘴淡得没有一点

味，抽一口，满嘴辛辣，好象放了一支无烟炮在口腔里，他不得不急急地吸着，吐着。

“我还忘记告诉你，昨天晚上三畦菜都被偷光了——”

“算了，反正是那些撤下来的兵，谁都管不了。”

正说着的时节，一个孩子的哭声由远而近地来了，良枝赶紧奔出去，立刻就抱回来一个五六岁的哭着的孩子。

“告诉妈妈，阿毕，哭什么？”

那个身体瘦小，显得脑袋特别大的孩子，满眼挂着泪珠，还不肯放开手里的烂菜叶，边哭边说着：

“他们要打我，说我偷他们的菜。”

“你是去偷了么？”他忽然严厉地问。

“没有，妈妈要我到园子里拾他们不要的菜叶，我没有偷他们的。”

“他们打了你么？”

“没有打着，我跑了，他们追，把我吓哭了，他们还说，下回再去，就要敲断我的腿！”

“他们不敢。”妈妈抚慰着说，在他的前额上亲了一下。

他好象胜利似地把菜捧给她，忘记哭了，大声地叫着：

“妈妈，给你，你看我拾的好不好？”

“好，好，你跟爸爸坐着，妈妈给你煮饭去。”

阿毕站下来，偎到他的身旁，孩子抬起眼来看着他：

“爸爸，抽烟有什么好处？又辣，又把胡子都弄黄了。阿毕可不要抽烟。”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凝视着孩子的缺乏营养的黄皮肤，还

有那一对显得过分大的眼睛。忽然一个乡下人把头探进来张望着，看到他就说：

“先生，有米卖么？”

“有，有，你要多少？”

“五斤。”

“五斤不卖，麻烦得很，买个二三十斤才可以。”

“先生，不是不肯买，没有钱买呵，我们苦得很，担了一担菜，卖下来的钱不过买得到五斤米，比不起你们当先生的。”

“好吧，好吧，卖给你吧。”

“先生，好多钱一斤？”

“八块。”

“好米不过八块，你们的烂平价米也要八块？”

“那么你不要吧。”

“要是要的，便宜点，算七块半钱，我这里有三十七块，少你五角钱，称五斤。”

“随便你吧，随便你吧——”

他很不好意思地把钱接过来，好象很不注意地放在桌上，就把那乡下人领到门后的米缸那里。那人用一个布袋盛了半布袋米，然后用自己带来的秤称着：

“还缺一点。”

看着那个平秤，那个乡下人不依不饶地争着。他有点忍耐不住了，就自己抓了两把给他：

“去吧，去吧。”

那个乡下人才藏着快要露出来的笑容走了。这时把米放

在锅里的良枝走出来，看到他就问：

“是买米的吧？”

“是呵。”

“你多少钱卖的？”

“七块半。”

“上当了，别人卖八块半，”

“不提了，不提了，谁要靠三斤五斤卖米过日子，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

“唉，这个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了。”

她用下襟擦着流泪的眼睛，忽然婴儿的哭声嘹亮地响着，她赶紧跑到睡房去，把奶头塞到孩子的嘴里才停止了哭声。

校役送来了两封信，一封是校长室通知下午四时半开临时校务谈话会，另外一封是那个在××专科学校十六岁的大儿子阿炳的来信。他还没有看，就象报喜信似地向在睡房里的良枝叫着：

“阿炳有信来了哩，他的摆子一定早好了，果然是的，你看，……”

他匆忙地拆开信，已经看到第一句报告摆子不打了的消息，于是他又看下去：

“——昨天校长在纪念周上报告，说教育部督学就要来校，限同学在本星期内一定要把制服穿齐，否则就勒令退学，要偿还入学以来的膳费杂费和图书实验费。儿不知如何办法，学校有人代做，工料共五百元。记得入学时校方所发制服费为八十元。当时买了四十粒奎宁，已经吃完，不知大人

是否可将此款汇下，不然，儿只得回家，行李还得留在学校做抵押……”

等到她把孩子又放在床上走出来，看到他已经没有喜意，把信丢在一旁，愁眉苦脸地坐着了。

“有什么事么？”

“你自己看吧，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她读着，读完了倒很平静地说：

“昨天你上课去，阿琳也有信来，我还忘记和你说，她说学校要她缴钢琴费，没有的话，下月就不许练习了。”

“学音乐的不弹钢琴，那又算什么！”

“是呀，我就赶紧托人带给她了。”

“你哪里来的钱？”

“就是给小屏订牛奶的，我先挪用一下。”

“孩子的牛奶呢？”

“我想生产补助费下来就什么都好办了。”

“唉，我们总是，钱还没有到，用处早派定了，东拉西扯，将来不知道怎么办！”

“昨天不是那个秦先生来过么？”她不知道怎么忽然想到昨天来的不速之客。

“是呵，你还记得他？”

“我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时常来的，那时候他不象这样子。”

“是呵，就是抗战才有钱的，最近做了参政员了，就要到重庆去开会。”

“他来说些什么？”她忽然很感兴趣地问着。

“还不是那些不关痛痒的话，我也就是那么敷衍他两句，人有了钱，都变了，我们也犯不着讨他的便宜。”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说么？他不是还把你那幅‘母亲的肖像’看了一回么？”

“不错，我倒忘记了，他还记得那张在法国沙龙入选的画，他特意要我拿给他看。”

说到这幅画，在他们的心上立刻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他想起了对于母亲的回忆，和作画时对于母爱的信念，与其说是一幅好的肖像，不如说是画幅全充满了母亲的光辉，使人一看到就不得不投身到画家的崇高的意境里。她就是被这幅画打动得最深的人，于是就把自己的幸福和生命，完全呈献给心中敬佩的伟大的画家，而开始他们共同的生活。这些年，他们的生活虽然很苦，可是她一想到雪莱的那句“如果生命是艰难的，共同受苦也是快乐的”，就增长了她的勇气。

他们用温柔的眼睛互望着，顿时感到年轻了，握着手，两个人的手都轻微地抖着。

“我拿给他看，想不到他说那幅画一定可以卖大价钱，他劝我交给他，带到重庆去，他可以先付我一笔款——”他顿了顿，然后又接着说：“如果我不看在老朋友的面上，我一定要把他骂出去了，我李元瑜，把生命献给艺术的，怎么肯出卖我的艺术，又怎么肯出卖我的亲爱的母亲？我恨不得打他一个耳光！”

“李先生，你不要真生气，没有人了解你，没有人和你共甘苦，有我。”

“我知道，良枝，我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我就一句

话也不说，默默地把画收起来，一直等他告辞，我还是一声也不响。我想他能懂，他也不是一个傻瓜。——阿炳的制服费还是给他寄去吧。”

“我们哪里有钱呢？”

“不是有笔钱留给我换一副眼镜么？留了半年多，总是够买半副的，一辈子赶不上，还不如给了阿炳，我的眼镜等将来有钱再说。”

“你不是说眼镜度数浅了，时常头痛——”

“现在还管得着头痛不头痛，回头有进城的学生带去汇出，加上卖米的钱，大约差不了许多。”

“呵呀，阿毕又跑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好象乡下人买米的时候他就溜出去了。”

“你歇歇吧，我去找他，快要吃饭了，好在我们还有吃不尽的米。”

闪着莫可奈何的苦笑，她就走出去了。他独自又装了一袋烟，思索着。他想起狄更斯一本小说里的话：“我们虽然很穷，可是我们很快乐。”他自己笑了，笑着那个天真的作家没有经过穷苦，才说了错话。他正在穷苦中打滚，他们只有悲惨，没有一点快乐。

阿毕被母亲送回来了，举着两只因为玩水而冻得通红的小手；她说是要去烧菜，让爸爸好好给他一顿责罚。他虽然点着头，却把孩子紧紧抱在怀中，孩子也把小脸偎着他，一直到母亲把饭端出来的时节，才挣脱了他的手，首先爬到椅上跪着，贪婪地看着母亲捧出来的菜。

饭端来了，就是菜，一大盘，一个色调，孩子迅速地溜

下来，噘着小嘴又扑到爸爸的怀里，带着哭音说：

“爸爸，我不要，我不要。”

“你要什么，阿毕？”

孩子只是摇晃着他的大脑袋，什么也不说，还是母亲洗了手走出来，故意装做惊喜的样子，和他说：

“阿毕捡来的菜真好吃，妈妈在房里尝了一块，再好没有了！”

孩子才露着诧异和疑惧的眼光，迟缓地又走近了饭桌。

打开饭锅，是一股冲鼻子的霉臭的热气。勉强地又爬近桌子的阿毕，把饭吞了一口，夹了一筷子又厚又无味的菜叶，就噙在嘴里，不再咀嚼，一对对的大眼泪从鼓着的腮帮迅速地流下来。他吃了一口，摇摇头，母亲说：

“阿毕真能干，这菜多么好吃！”

“不，不，给阿毕拿点酱油来吃一点吧，下午爸爸给买面包吃。”

阿毕这才睁大闪着泪光的眼睛，笔直地盯着他的脸，看他一边打着逆呃一边把饭吞了下去。

他不止是吞咽着饭，他的心里在想，他没有路可走了，只好把艺术拉到地上来，他可以卖画，为了生活。他凝视着阿毕、凝视着那个瘦得没有一点血色的妻，他的手还是不断机械地把饭送到嘴里。他一点味道也觉不出来，他只知道为了让生命赓续下去，必须把这些东西送到肚子里去。

吃过饭，使体内生出些稀有的温气，他喝了一杯热茶，抽了两袋烟，他把阿毕拢在怀里，低低地和他说：

“爸爸给你画一张好不好？”

"好，好……"

"要坐两三个钟头不许动——"

孩子迟疑了一下，在小小的心里思索了一番，就说：

"妈妈要我和她到后山去捡树枝，——"

"今天你不去，要妈妈自己去，坐好了有一个面包吃。"

"那好，我要坐，我要坐。"

孩子高兴得跳起来了，他还兴高采烈地说：

"是不是这阵就要坐？"

"不，爸爸先领你去买面包。"

他说过，拿起桌上卖米的钱，牵着孩子的手走了出去。上午还有太阳的，这阵仿佛就被风吹跑了，天上只是灰濛濛的一片。

走到门前的食店，拿了两个面包，把钱放在那里。首先那店伙就是冷淡地注视着，一点也不感到兴趣；后来看到是现钱交易，就赶忙不放过机会地说：

"李先生，手里要是方便，前欠也还清了吧。"

"过过再说，有钱不会忘了你。"

他说着，连头也不敢回，可是他觉得出自己是满脸发热。阿毕不管这许多，只是热心地反复地问：

"爸爸，什么时候吃呵？"

"到家里再说。"

"怎么是两个呢？爸爸有一个么？"

"爸爸不吃，你有一个，那一个爸爸要用。"

孩子从来没有听说面包还可以用的，等到跨进家门，他

先把半个给他吃，他不再问了，三口两口咬完，就又热心地望着桌上的一个半面包。

他推开窗，把椅子放好，再安妥画架、画板，把阿毕抱到椅上，吩咐他：

“就这样坐好，不要乱动，爸爸用那半个，还有一个也是你的，画完了才吃。”

他取了半个面包走回画架，凝神地望着，孩子并不看他，只是象眼睛里要冒出火似地瞪着桌上那个面包。他心里想：“好，就是这样，饥饿，饥饿的光，饥饿的火……”

“阿毕，就是这样看定那个面包好，——让爸爸好好画——”

他拿起木炭棒，迅速地在纸上落着，可是他的手发抖，线条并不能全如他的意描出，他不得不时时用面包擦改。他知道他的手抖，因为营养不足和过分劳动，想不到因为贫穷却影响了一直以为超越别人而不会受一切损伤的技巧。当他休息的时候，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阿毕看见他放下木炭坐在椅子上，尽管两眼不动，嘴却说了：

“爸爸，是不是画完了？我可以吃面包了吧？”

“没有完，还要画，你下去歇歇吧。”

“我，我不要歇。”他生怕失去他的希望似地，仍然坐在那里，看着那个面包，有时，他的喉部微微动了一下，把一口口水咽了下去。

他抽着烟，查看自己的作品。他看到同样两只饥饿的眼睛，在他的画纸上瞪着，望着人间，望着人间的粮食，还有

那粗粗勾出来的宽阔的有一点突出的大额头，该是丰满却凹陷下去的双颊，因之显得有一点尖的下巴。

“我要给他生命，要他在全人类的面前控诉，孩子们不该受到这种虐待！”

他自语着，猛然间，丢下了他的烟斗，又起始他的工作。他那不好的眼镜，使他时时要眯着眼睛才看得清。他甚至于看到那在血管里流淌着的缺乏营养的血液。他画出他的嘴来，那是时时都在微微翕动，想吃一点什么的饥饿的嘴。他爽性把眼镜取下来了，他来回地走着，看着画着，他忘记了自己的疲困和自己的苦痛，他用尽残余的生命的力量描画孩子的饥饿，他想到下一代的幸福，下一代的快乐。他几乎想大声叫出来使孩子们饥饿是人类的罪恶！

忽然几下敲门的声音，扣碎了他的想象。他一面应着，一面象战败了的兵士似地放下炭棒，用手帕拭着头上的汗珠。门推开了，进来的原来是中画教授王大痴，他冒口就说：

“原来李公在作画，还有此雅兴，打搅，打搅！”

他赶紧陪着笑脸留下他，告诉阿毕到后面去玩。

孩子很快地跳下来，拿了面包，就跑到后边去了。王大痴在画架前端详了一下，不断地赞赏着：

“杰作，杰作，令郎真是眉清目秀，一派福相，将来老兄不必愁，一定享福！”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苦笑着，说不出话来，默默地先把画架收拾起来，然后让茶让烟。

“我正需要一杯茶，刚刚下课，讲了两点钟的中国绘画

史。”

王大痴接过茶杯，一仰脖，就灌了下去，接着吐了一口气，咂咂嘴，把一口痰吐在地上。

“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们的待遇又要增加了，重庆的朋友有信来，行政院就要公布——”

“那么从公布那天起，转来转去，钱到手总要两个月之后，没有什么好处。”

“总比不加的强吧，”王大痴好象有点不服气地说。“还有一件事，还有一件事，——”王大痴说了一点，又腼腆地低下头去，又自语般地说：“反正我不告诉你，你等一下也会知道的。”

他并不关心，可是王大痴终于还是说下去了：“你不记得我那幅‘关圣抗敌图’吗？最近部里有公事来，说是已经获得美术首奖，有三千元奖金。”

“这倒真是好消息，你的那幅‘关圣抗敌图’想象力真高，青龙刀一挥，日本人的脑袋都掉下来，不但该给你奖金，将来胜利后一定给你一等胜利奖章。”

“那倒说不一定，不过有十六字评语倒很恰当：‘鼓励抗战，振奋人心，国家之荣，民族之光。’总算他们还能了解我们艺术家的深意。”

“难得，难得，你的家乡有信来么？”

这一句话，不知怎么的，把王大痴的高兴都浇熄了，顿时笑容从他的眼角飞逝，嘴角和眼角都垂下来。

"说不得，也想不得。这一向都没有信来，看报上的消息，日本人从我们那里已经三进三出，真是想不得！我的父亲害风湿病，我的女人生产才满月，我有三个孩子，大的不过十二岁。真是想不得！"

"那你为什么去年回家不把他们接出来呢？"

"接出来钱不够用，那边物价便宜，又有几十担谷子。都说日本人来了也不要紧，谁想到这一下，真是劫数，劫数！唉，我不能想，我想不得，我们谈别的吧，谈这些事我受不了！"

"这种日子过得本来谁都受不了的。"

沉默些时，王大痴突然又象记起些什么似地朝他问：

"你的教授资格审查下来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送。"

"有研究费呢！"

"那几百块钱的研究费，我要问问他们，谁配审查？当教授又不是做官，用不着铨叙这一套．如果看我不能教，爽性不聘好了！"

"老兄，中国的事就是如此，何必这么大的火气？"

"我还有火气，"他的声音只是提高了一下就又低下去，心中感到悲哀，"回国以来这许多年，什么气都磨平了！"

说了之后，他的心里真是有些后悔，他不是不知道王大痴和他的见解绝对不同，而且他一点也不能了解他；他实在无处发泄胸中的郁闷，就这样说出来了。

王大痴喝了一口茶，又吐了一口口水，才象记起点什么

似地说：

“我原来还邀你去开校务会议的，谈谈闲话倒忘记了。”

“时间到了么？”

王大痴伸出手腕来，看看表，说：

“已经过了一刻钟。”

“那我们就去吧。”

“你的衣服太少了，加点吧？”

他笑了笑，回答着：“不少，不少，”可是他的心里知道，他再没有什么衣服可加了。

他们赶到会议室，原来还没有开会，到的人也不多，连召集开会的校长也没有来。

拣了一个可以眺望窗外的地方，李元瑜坐下去。看着灰黯的天空飞着仓皇的归鸦，他的心中无端地充满了凄迷之感。他正在出神的时候，王大痴拉拉他的衣襟，回过头来，才知道是那个长着一口大胡子的校长来了，大家都站起来迎他。

“对不起，对不起，方才我在陪省府秘书，所以来迟了一步，现在我们开会吧。”

照例是都站起来，咕噜一阵，静默一秒钟然后就坐下来。那个校长又照例地搓了好半天的手，不断地吸着气，过后才一板一眼地开始他的话。他坐在那里，兀自望着窗外的暮景，只是断断续续地听到好象捂着鼻子说话的闷音。一直到天全黑了，校役把洋灯送进来，他才转过脸来，望着那盏灯。

“我们必须要打起精神来，为了我们能改国立的前途，陈督学是部长最信任的人，这次来表面说是视察东南高等教育，其实就是来看我们学校的。”

“李先生，李先生，方才大家推你负责学校环境，从明天就要开始。”

“什么环境，我还不知道。”

“哈哈哈，艺术家还有不会改善环境的？李先生太客气了，哈哈哈！”

这一笑，把他笑得更糊涂了，他真不知道要他做些什么事，他以为要他来改善全校师生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他想连他自己的都一点办法没有，怎么还能管到别人的？校长听了他的说明，又大大地哈哈了一阵，随后闷着鼻子说：

“不是那些，李先生，你错会意了。我的意思是把学校弄得美术化一点，花草庭园，都要收拾一下，改一番新气象。学生方面已经在做欢迎的标语，明天我就把新制服发给他们，当天他们要到三公里外郊迎。如果教授愿意参加，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

没有一声回音，好象说在空谷里，校长似乎感到一点没趣，接着说：

“这不是兄弟个人的事，这是学校的事，诸位同仁全体的事，改了国立，待遇自然可以改善，经费也充足，——说起来资格也好些，我在重庆的时候，部长再三吩咐我要我好自为之，可见他很看重了我们的学校，那一次他还特别提到李先生——”

李元瑜正为方才分配给他的工作感到气闷，忽然，话头

又朝他来了，他不知道又有什么事，只得把脸微微扬起望着。

“部长非常钦佩李先生的艺术造诣，说过以后部里还要多多倚重，这当然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学校的光荣——”

全场的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感到惶惑。这种称赞使他却感到侮辱，可是话又说下去了：

“——这一次乘着陈督学来的好机会，我们请李先生为部长画一张像，托陈督学带去，这件事于私于公都大有益处的。”

“我，我，我，……”

由于侮辱和愤怒的混合的情感，使他的声音打着抖，身子也在打着抖，他只说出一个字，重复一个字，再也说不下去；可是校长却替他接下去：

“我知道，李先生不能凭空画的，我这里有部长的一张相片，正可以做底样，我早准备好了的。”

说着，已经把一张八寸半身相片送过来了，他不得不伸手去接，可是他的手在发抖，几乎把相片落到地上。校长好象很关心似地向他说：

“李先生是要打摆子吧？”

“是的，我是要发摆子。”

他赶紧接下去说：

“那么，请李先生早休息吧，”他象好意似地说，把他送到门口时候，还不忘记低低地加了一句：“请务必在一星期以内画好。”

他只是唔着。迈出了门，他就大步走向寒冷的夜中。他大大地吸了两口气，反倒不抖了。他厌恶地朝地上吐了两口口水，急急地走回家去。

他远远地看见从家屋的窗口透出来的黯淡的灯光，他忽然感觉到家是这样可爱，虽然他们抱着贫穷过日子，——贫穷紧紧地抱住他们。他们相互了解，相互同情，谁也不侮辱谁。可是走出来就不同了，他们简直不知道他是怎样抱着他的崇高的理想过着他的生活的。

他一步步走近自己的家，就更觉得欣快，到了，推开屋门，把那相片朝乱书堆上一丢，好象丢开了侮辱和愤懑了。这是少有的，怪不得已经坐在饭桌旁的妻儿们，都露着愕然的样子望着他，想不出有什么高兴的事。

他坐下去吃饭，满心都很快活似地，使她不得不问：

“李先生，有什么好消息么？”

他抬起眼来，想一想，用力地摇着头，不说一句话。在那一刹那，他忽然想到狄更斯的那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微笑又偷偷地爬到他的脸上来了。

“爸爸又笑了，爸爸一定是吃了糖。”

吃完了的阿毕，高兴地指点着。

“好，爸爸是笑了，明天给阿毕糖吃，现在再坐半点钟，爸爸画完你。”

说着，他们一齐站起来，帮着把食具收进去，他立刻支好画架，把灯端过来，让孩子照方才的样子坐好，他就开始了他的工作。

“不要动呵，动了明天就没有糖吃！”

“爸爸，我要三块。”

“五块也有，只要你好好坐着。”

许久都不曾看见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显着，失去了许久的工作的热情又恢复了，一直到坐着的孩子因为困倦，低垂着头，几乎从椅子上滚下来，他才不得不放下手，把孩子抱到床上，把衣服脱下去，放到他们两人合盖的棉被里。一直没有张开眼睛的阿毕，好象抱着快乐的幻想睡着，嘴角那里带着微笑，有时嘴唇还轻轻地动着。

他把灯移动了一下，仍旧继续他的工作。外边起风了，从关不紧的窗子，从壁缝，从地板下，寒风钻进来把灯火吹得摇摇不定。隔壁的妻的睡中的呻吟又哀凄地起来了。耐不住寒冷的小屏哭着。只有他一个人还没有睡，用他对艺术的热情撑住这寒冷而黯黑的夜。他的手坚定了，一点也不抖，他的心里全是火，从他的手指，他把生命灌注到孩子的肖像上。一直到他真是疲乏极了，他才坐到椅子上，看着面前的作品。

迎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幅画，是他的心爱的孩子。那里面同样地流着孩子的和他的血。啊！那一双闪着饥饿的火的眼睛，那一张要向人类控诉的微张着的小嘴，那个不该懂得忧愁而早已皱了起来的眉头，那个原应该丰满而显得瘦削的下颏，那听不见的而永远回荡在空中的孩子的哀叫：

“我……饿……呵……”

听到这声音而兀然站着的是他的爸爸，是多多少少成年的人们。他们不曾使孩子们享受一天快乐，却给他们苦痛，使他们哭泣，分担人类的不幸；当着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

还要出卖这不幸，来维持他们的生存。他不再把艺术放到高不可及的地方，只是说这充满了生命的、流着血液的、听得见心跳的画里的孩子，紧紧地抱住他了。就是穷，他们也只愿意紧抱着渡过这困苦的泥淖。谁也不能背弃谁，谁都不能丢开谁。若是有命运的话，他们也只有一个命运。

因为伤心，也因为困乏，泪水从他的眼角流下来了。对着肖像的孩子，好象感到羞愧似地，他埋下头去，用两只手掌盖住脸，尽情地哭泣着。

夜，夜是更深了，风是更紧更冷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夏坝

（选自1948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生存》）

母　女

荷英从春日的慵睡中醒来，兀自不胜倦困地懒在沙发里，掠一掠使她前额发痒的短发，打了半个呵欠，那半个留住了。关在身体里象无数小虫在血管里爬，使她那一对张着的眼又半闭起来，眯缝着凝望从玻璃窗里透进来依然惹人爱的阳光。窗外是一丛绿竹和几株桃花，两只经冬的苍蝇正自嗡嗡地飞，想飞到外边去。不提防，被那无形的阻拦挡住了，几次三番地撞着，跌下来，又飞，又撞，终于是不耐烦地鼓着翅膀在那光滑的玻璃上面爬，爬来爬去也爬不出去。

“傻瓜！”她低低地叫着，“看不见还有一层玻璃么？”

她多情地喃喃着，过后又一个人多情地想：

——撞死才冤枉呢！一冬冻不死，春天来了，忍不住，撞死了，那不是倒了天大的霉！

——如果我是它的话，那我才不那么傻呢？冲什么，还不都是一样，只要能活下去。我现在是随遇而安，人活着不

过是那么回事！理想，希望，到头来都是一场空！还不如先为自己打算——

她正自想着的时候，忽然她的耳边仿佛听到又熟又远的声音唤着：

“荷英！荷英！”

她大张开眼，什么都没有看到，她记起来门在沙发背后，赶紧坐起身，从沙发背上望过去，望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她正揉眼睛，想仔细望一下的时候，突然她就被来人抱住了，像雷似地响着的是：

“荷英，我的儿呀！”

“妈，妈，……”

她直觉地应着，她紧紧抱了来人，可是她还什么都没有看清。就是这样过了些时，到她们都感觉到沙发背在她们的中间多么不方便，才松了手，那个叫做妈的人，一转身，和她坐在沙发上了。

“你大了，你大了，……”

妈妈不断地说着，好象此外她什么都说不出来。

“人家快三十，早就大了，妈妈总是拿我当小孩子！”

多少年荷英无处撒这样的娇，好容易抓到这个机会，再也不放过，一下又躺到妈妈的怀里。于是又象自语似地说：

“我正在想您呢，胜利了好几个月，该来了，您就来了。您再要是不来，我就要回家去看您。妈，小黑还活着么？”

“小黑？——”

“您可不知道我多么想它，我走的时候它还一直把我送

出胡同口。我还常梦见它。十年了，一条狗怕活不了十年，我的那两株石榴树呢？”

“石榴树？——”

“是的，您不记得那一年我赶隆福寺买来的，您说我买的不好，是插枝，我说好，到了秋天结的石榴又大又甜，——不过只结一个。”

“噢，我记起来了，那两株石榴树自从你走了之后，过一个冬就死了。怕是不小心冻死的。我当时还说呢，‘小荷走了，树也死了，怕不她在外边有什么不好？’后来，我知道，你倒挺好，日子过得不错。”

“不错，”荷英立刻把嘴嘟起来，“我还不是时常想家，想您？我还想那棵老枣树。一到秋天吃枣的时候，我就更想家里的枣，又甜，又脆；这里的枣是什么，木头做的，放在嘴里，一嘴的木屑子。妈，您怎么不给我带点干枣来，让我解解馋！”

“你当我从家里来么？”

她一翻身又坐起来。

“那么您从哪儿来？”

“我是从山里来的。”

妈妈一把又抓住她，仍然要她躺在她的膝上，轻轻地抚着她的头发。她又倔强地挺起来，充满了惊奇地问：

“您什么时候到山里去的？”

“你们都走了的时候，我也走了。”

“您为什么要走呢？”

“我一无牵挂，难道你要我在敌人的手下讨生活么？难

道我要你们牵挂我么？”

“在那边我怎么没有看见您呢？”

“我去了的时候，你才走。”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荷英自自然然地又把小嘴噘起来。

“我还告诉你什么？你是能知道我来了你赶回来，还是要我赶你去呢？反正我想胜利之后我们总见得着，何况那时你兄弟也在，还有许多好弟兄。”

“我的兄弟，我知道，妈——”

“先不说他吧，我们有的是时候谈天呢，八年不见了，让我好好看看你。”

“我真是老了。”

“你老了，我怎么算？”

“妈，我当然不能在您面前说老，可是您看，我的眼角这里不都是皱纹？”

“皱纹多了，新皱纹就把旧皱纹填满，你看我，孩子，怎么样？”

“怪不得方才我一眼不敢认您，您反倒年青了，胖了。”

“用不着为自己的事犯愁，自然就胖了。你还是老样子，天生来的，美也好，丑也好，全没有什么大关系。可是为什么把头发搞成这样子？怪别扭的，好象心都打着圈。我尤其不爱看红指甲，一副脏相！妈妈在这几点上还是一个老顽固！”

“我也不喜欢，不过没有法子呵！人家都是这样子，我

怎么好特别！真要是一点不随和，别人还可以说你有问题。”

“算了吧，那有这么混蛋的人！这都是小节，我也不说了，你还是我亲生的女儿，我自然爱你的。”

妈妈用手轻轻地抚着她的面颊，想低下头去吻她的，只是把嘴贴一下她的脸又抬起来，忽然象记起什么大事来问着她：

“你的‘先生’呢？”

“他走了。”

“走到哪儿去？”

“他和我离了，把这个家给我，自己走开了。”

“那也好，那也好，现在你又体味到‘自由’这两个字的意义了，要不是他，我看你也不会回来的。”

“可不是，妈，您早看到了，是不是，您不知道这许多年来我——”

“不要抱怨，不要抱怨，好孩子，抱怨是弱者。路都是自己走的，命运也是自己安排的，能改变，就又有一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还不知道呢，我早该来了，你总是我的孩子，我还得带你走路。”

“走哪儿去？回家么？”

“家，家在哪儿？想不到你比妈妈还恋家。”

“可不是，妈，这些年在外边罪都受够了，得回家休息休息。您看我这几年多么瘦呵，都是营养不好，心境又不快活，我真厌了，对于现在的生活我真厌了，有时候我想大哭一场，我知道没有人能了解我的心，我只想哭个痛快！”

"现在也不是哭泣的时候！"

"不哭怎么办呢？这些年的日子我一点也不快乐，可是，妈，您这是怎么回事？"

荷英忽然望到她手腕上的疤痕，诧异地叫起来。

"这个么？这是我的一对手镯。用世界上所有的钱买不到的一对手镯。——起来，把房子收拾一下，你也得给我点什么吃。"

"您还没有吃东西？"

"我下了车就奔你这儿来了。"

"我的好妈妈！"

她们同时站起来，拉拉自己的衣服。妈妈穿的是灰军服，女儿天蓝色短袖的夹袍，满身都是绉。

"还是这样子，衣服总穿不舒展。"

妈妈替她拉了两下，她突然抱住妈妈的颈子，几年来她没有这种感觉，突然间她的眼睛有点湿润。

"你还是这样孩子气！"

妈妈一半爱怜一半故意地说，她却乘机吻了一下母亲的颈子。

"妈，我还忘记问您，您怎么来的？"

"不是胜利了么？没有仗打了么，大家不都可以回家来看看亲的熟的么？"

"您可不知道就因为我从那边来，这些年有多少麻烦。"

"别人麻烦你也算瞎了眼！"

"哼，那可别说，他们一直认为我问题大得很！"

“我也认为你问题大得很！回头再说吧，还是先解决我吃饭的大问题吧。”

“那，那我们得到外边去。”

“家里没有吃的？”

“我们没有开火，一向包在外边——”

“我不愿意出去，随便你给我找点什么。”

“那么我托人给您喊一碗面来吧。”

“那就成了，一碗面，那真好极了！”

“唉，妈妈，您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呵！”

为了表示她的同情，她又美丽地皱起眉头，好象怜恤一个小孩子似的。

“苦得很，也快乐得很。”

“妈，我现在不相信这句话了，要是苦，就快乐不成。”

“我想不到你——”

“我也想不到妈妈——”

“我这只母鸡还不是被你们那些鸡雏教训出来的，没有想到有的死在我的前面，有的变成你这样子。”她说着，微微伤感地摇摇头，“我一定要改变你，我不相信——”

“妈，您别急，我先给您去喊面。”

荷英好象故意要按住她的话头，三步并两步跑到外边去，她就乘这机会看一眼这凌乱的房屋。没有一件东西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忽然她又记起点什么，等到她回来的时候就急急地问：

“不是你们有了一个小孩子？”

"死了，"她一点也不在意地说着，"要不我们还吵不到离婚呢！"

"你比我还舍得开。"

"有什么法子，医生下错了药，五片奎宁一吃，两天就完了。"

荷英耸耸肩膀，好象说着别人的事一样。

"你兄弟死的时候，我虽说看得开，也没有象你这样子，——尤其是这一阵，胜利了，人们都回家了，永儿却永远也不回来了。"

妈妈说着，鼻子一酸，赶紧用手绢盖住脸，从没有盖住的地方，显然地看到淌下来的泪。

"妈，不要难过，还有我——"

"我是不难过，"妈妈突然放下手绢，眼泪已经擦干了，"我死了一个儿子，来了许多儿女。你不知道，他们都管我叫妈妈。"

"怪不得妈妈不想我了！"

"我想你有什么用，你又不和我走一条路。你看你兄弟，到死的时候还给我好影响，他告诉我，'凡是参加战斗的都是父母的爱儿，他们也受伤了，躺在医院里，没有父母来照应。我还是幸福的，有妈妈守在一旁。我的伤又不重，过两天自然会好的；万一不好，那也算不得什么，妈妈还有那么多的儿女要照应。'我听了他的话，转眼一看，那房里果然躺了那么多，每个人都有一副坚信的目光，每个人都用羡慕的样子望着我们，我立刻站起来巡行一周，凡是能伸手的都摸摸我，不能的就用热情的眼睛望着我，就是那呻吟着

的，看到我也勉强在他们的嘴上挂着微笑。他们都是中国的好儿女，没有辜负活到世上的使命，为他人而忘了自己。那时我就立定主意不和他们分离，在这一面我有更大的用处。那次我满意地离开病院，隔天再去的时候，你兄弟的床位上就换了别人。我不用问，他们也不必告诉我，于是我噙着眼泪，踏上你弟弟指示给我的道路，我就走了这么多年，我有无数的好儿女。”

“我也替妈妈高兴。”

“路还不是人走的，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就说我这一对手镯吧——”

“明明是伤疤，妈妈怎么说是手镯？”

荷英歪着头，不服气地问。

“我就管它叫手镯，它是我一生的无价之宝，就是那一年河北大扫荡，我恰巧在那边——”

“您在那边做什么？”

她显得十分诧异地皱着眉头问。

“我就是做‘妈妈’呀，我又不会打仗，又不会办事，这些年我只做‘妈妈’！”

“您倒没有做我的妈妈！”

“我不是赶来了么，我是成心来收回你这个女儿，不知道你——”她说着，咽住了话头，又接上她的故事：“一个没有来得及撤退，敌人盖过来了——”

“是日本人？”

“伤心的是，中国人，可是和日本人走同样的路。我们一共是二十五个，当时打死两个，二十三个一连串地绑起来

了。不是用绳子，是铅丝，简直陷在肉里。”

“妈，您不怕么？”

“说也怪，我倒一点也不怕，我猜得出准死无疑，想到我这一把子年纪，死也甘心；可是看到他们那二十二个年青人，我心里难过得很。他们却很英勇，还故意笑着，好象看到我的眼圈红了，给我勇气。就是在我们那临时病院前面，我们站在空场子上。我是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是女孩子。枪还在响，战斗并没有停止，我猜想我们的命运立刻就要判定了。果然咣嚓一声，那边的头一个，半个头被砍下来了。我的眼一黑，赶紧又支住自已，生怕把别人给拉倒，可是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咣嚓咣嚓的声音在响——”

“我的妈——”

荷英胆小地抱住她的身子，还有一点抖索，妈妈笑着说：

“这算什么，我自己亲身经过都算不得什么，如果他们的手法快，或是我们的人脚步慢，世上早就没有我这个老婆子了！面呢？”

“我还忘记告诉您，馆子封了灶，他们正挑开火给您做。”

“好，让我说完也好。当时我也不知道谁把我扶起来，剪断手上的铅丝。我定了定神才看到是我们自已人。我们只剩下三个，前面一个男的，后边一个女的，还有我，我看到我的两腕血水淋漓，勉强爬上马背，回到自己的地方。后来那一双男女成一对好夫妻，我就平白检来一副好手镯。”

“妈妈是不平凡的，妈妈的手镯也是不平凡的！”

荷英热情地吻着妈妈的手腕，眼里含着两泡泪水，然后象自语似地说：

“我们总算对得起这次抗战，我的兄弟，我的妈妈，可惜我——”

“你有什么可惜，”妈妈抽出荷英嘴唇下的双手，“没有什么惋惜的，永远总赶得上，你跟我走，对于人民，我们还有更大的任务，人民还在受罪呢！”

“可惜，可惜——”

荷英一直重复着这两个字，好象有千言万语都顶不出这个帽子似的。末了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年青人，有什么可叹息的。大难过去了，小苦算什么？你看我这么大年纪还不停不歇地向前赶，只有在我的眼看到苦人的日子翻个身，那我死了也是笑的。”

“妈，我也是这样想，您不知道，我，我——等一下他会来的，您看到他您就明白了。”

荷英象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句话说出来似的，说过之后又靦覥地低下头去。

“怎么，又是一个？”

妈妈好象毫不在意地说着，她没有再回答，只微微点点头。忽然她象得救似地叫着跑过去。

“你来了这大半天，我，也没有给您倒茶。”

“茶倒是小事，有碗开水就成。”

“巧得很，连开水也没有！”

“好了，你不必麻烦吧，还让我们谈一下，反正等一下面里有汤。我问你，又是一个干什么？”

“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演员，和我倒满相投，他很热情的，每天黄昏来看我。”

“诗，诗，热情就是一切？诗是工作，热情是饭？”

她想不到母亲翻着眼睛一连串问了她这许多话，使她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妈，也不是这么说，他倒是一个蛮好的好人。”

“好人，好人有什么用？能拯救别人的才是好人，肯牺牲自己的才是好人，光是好人有什么用！”

“妈，您不要埋怨我，我知道我又糊涂起来了。”

“正好我可以要你不再糊涂下去，跟我走，带着他也可以——”

“他去不成，他的肺有点不健康。”

“那你简直是和死亡恋爱！”

妈妈有一点气地向她说，不耐烦地站起来，拉拉自己的衣角。

“不是那么说，妈，怎么忍心丢下他，万一他死了。”

“那么你同他一道死！”

“不，我不过可以看着他死，让他死得不寂寞。”

“我真不懂你，你不是我的孩子，这几年不见，怎么来了这许多莫名其妙的思想，我真有点想不通！”

“妈妈也变了，妈妈从前是个好心肠的人，扶弱济贫！”

“我是变了，我看重大多数的贫弱，管不着一个人的。我们的距离愈来愈大了。”

“不是这样说，妈——”

“我不和你说了，”妈妈忿忿地说，“你要不跟我走，你就不是我的孩子，我不认你，我回到我的儿女那边去！”

妈妈说了，拔步就走，她想拉住她，她一甩，松脱她的手。

“妈，您的面还没有吃。”

“我不吃了，”妈妈大声说，生怕她听不见，两只脚在楼梯上冬冬地踏着。“三天不吃饭我还赶了三百里路，这算什么！”

荷英没有再追出去，她只站在楼栏那里望着奔了出去的母亲的背影。妈妈头也不回，大踏步走出门去。她仿佛大白天里做了一个又甜又苦的梦，这个梦却给她带来了两眼泪水。她用手掌揉去了泪，再看，已经失去那可爱的背影了。

她懒懒地又踱回房里，看看壁钟，早得很，还不到黄昏。

她又颓然地卧到那长沙发里，仿佛她的耳边又听到又熟又远的声音，她抬头一望，什么都没有，她无可奈何地又卧下去。空空地等待着她一个人的黄昏。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选自1948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生存》）

结　婚

正是加快车速，“六进六出”，忙得人仰马翻的时候，班前会讨论完了当天的工作，副工长薛阿云突然加了一句：

“张秀凤今天告假，预备工李小金子替她挡车。”

“这小鬼，告假也不长眼睛，正是忙得一个人抵两个人的时候……”尽管手忙脚乱，嘴里还照样可以咕哝的。

“大概是加速受不住了，爽性停天把工躲在家里歇口气。工作带不上头，告假可不落后，哼，这还算什么积极分子！”也有人在发着冷言冷语。

“人家今天结婚呵，还请我们全组下班去吃喜酒呢！”一向不多言语，在这桩事上更不愿意多说的薛阿云，实在忍不住了，不得不补充一句。说着的时候，不知不觉自己的脸也红起来了。可是这也还挡不住别人的嘴。

“结婚也不捡个好日子，就这么巧，单单捡这个时候！”

“当初我结婚的时候，不要说告假，连说出来也不敢，

生怕停生意，有了头生孩子，还得把肚皮紧紧绑起来，就这样活活把个孩子给糟蹋了！”

“王大妈，那是什么时候？解放快十年了，你还丢不开你那本老皇历！”

“结婚怎么也不事先在小组里提出来讨论讨论？”那个一贯顽皮的玲弟发了言。

“不要拿人家大事开玩笑，等你结婚的时候先由大家讨论吧！前三天秀凤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原来电机间的赵铁儿——不，人家大名叫赵铁生，五三年调东北的，他们从小两家要好。这回出差到上海来，顺便一举两得办了这挡子喜事，——你们也不想想秀凤今年二十五六了，再要是等下去……”好心的刘金兰一五一十地说到这里，身旁一个人拉拉她的衣襟，悄悄地说：“别多说了，咱们副工长也不比秀凤小，省得勾起她的心思。”

薛阿云也不耐烦再听下去，急匆匆地说：“走吧，走吧，时间不早了，今天温湿度不对头，咱们早点进车间。”

说着她们就象一股风似地进了车间，一步也不停地扑到细纱机的弄堂里，开始了一天的战斗。这样，让工作了一夜的同志们能缓一口气，用手把眉毛上、眼睫毛上和头发上的细花绒捋一捋，免得象结了霜花的冬天的树枝。

这一天秀凤照样还是天不亮就爬起来了，把头向窗外一伸，感觉到天时不对，生活难做，就急急忙忙漱口洗脸；还是她妈妈提醒她，她才记起来今天是结婚的日子，告了假，不到厂里去。也真怪，昨天晚上还翻来复去想了一夜，睡过

一觉，就什么都忘记了，一心只想着到厂里去。她望着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子，好象跨进别人的新房，这全靠妈妈两天“突击”出来的，只有打扫房屋铁儿和她都出了点力。妈妈可真是个细心人，解放几年来，不声不响地口磨肚攒替她买下了三面新的棉被，雪白的蚊帐，花花绿绿的被单和枕套……尤其是那座通体发亮的小闹钟，到时候用不着挂念就响起来，不早不晚，准时起床，一点也误不了工。秀凤一看这许多东西简直都跳起来了，什么都称心，就是两件花旗袍和一双绣花鞋她不要。好在有布票，一个人各买两件一百五十支纱的新衬衫，秀凤还买了一条薄毛料长裤。一定要买这么细纱支的衬衫也是秀凤的主张，因为这是厂里的新产品；她还调到这个车间去做过一阵，说不定纱支上沾着她的汗水，那才是最好的纪念。她把几年来得到的先进生产者奖状都装上了玻璃框悬在墙上，那上边是一张彩色的毛主席像，家具什么的买了点快干漆涂上去，闪闪地发光。这间小小的新房对她是又亲切又陌生，一张爸爸的照片，两只严峻的眼睛还是笔直地望着她，使她有点爱又有点怕。在这个早晨，好象他也无声地露出了笑容。为了这张照片，她还和妈妈起了小小的争执。原来妈妈想摆到自己的小房子里，可是她不同意，她说从小爸爸就这么把她看大了的，她离不开他老人家；再说，过不上三两天铁儿就要回去，妈妈还要和她睡在一间房里。前天当铁儿提出结婚的问题以后，当时她就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结婚以后，各归岗位，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不提个人要求；二是妈妈永远要住在一起，生活费由她负担。铁儿当时笑了笑说这都算不得问题，什么你的我的，妈妈的生活费用还

是可以两个人负担。可是秀凤却说："你的妈妈由你负担，我的妈妈由我负担，这才公平合理。"

她不愿意打扰妈妈安歇，就轻手轻脚溜出去，到后边的小房里把火炉生好，把稀饭煮上去，又走回房里。这时，天边的微光，已经从没有遮严的窗口溜进来了，她站在衣柜前，忽然发现那块早已破了的玻璃镜，小时候一直当着哈哈镜发笑的，已换了一块新的。当她凑近它的时候，就看到里边站定一个不高不矮的姑娘，一张圆圆的脸挂着两个笑靥，中间是一个有点翘的小圆鼻子；浅黑色茸毛的下边，又是两片有些噘起来的嘴唇。生气的时候好象要笑，笑的时候又象要动气。这时薛阿云悄手悄脚地进来了，低低地说：

"秀凤，我来给你道喜呵！"

"姐姐，你也同喜。"她转过身去就和薛阿云抱在一起了。

"看你，小鬼！"薛阿云的脸倏地就红起来了。可是她们拥抱得更紧。原来她们从小就是同期的养成工，十多年来总是同去同归；过去挨了打就抱头痛哭，别人扯都扯不开；可是今天当秀凤大喜的日子，她们抱得更紧了。本来秀凤说话还是无心，一听她错会了意，爽性又加了一句："迟早还不总得有这么一天，还不如速战速决，免得拖在心上，精力不集中，影响工作。工作上你跑得快，为什么终身大事拖得这样慢？"

"谁象你，我一辈子也不结婚！我要赶着去上班，你好好准备吧——记住，婚假有五天，好好地过几天日子吧。"

说完了薛阿云就急匆匆地走出去。在平时，秀凤也许不

觉得什么；可是今天她忽然感觉到失去依靠，差点站不住脚，怅惘地望着她那渐行渐远的背影，大声叫："下了班请小组里的人到家里来吃酒，我等着你们——"

"不要等——"阿云转过身子挥着手说，"下了班就是六点，还有活动，怕来不及，以后再说吧。"

"不，——"秀凤象往常一样把头一偏，显出她的倔脾气，"你们不来我也不吃饭！"

当她回到房里的时候，妈妈已经把房间都收拾好了。她们吃过了早饭，还不到六点钟。树上的知了已经烦躁地叫起来了，又是一个大热天！

和铁儿约好八点钟到区里去登记，离现在还足足有两个钟头。在车间里时间过得飞快，现在时间就象给钉住了，过了好半天，看看那个发亮的小闹钟，也不过是五分钟。她从床边坐到窗口的椅子上，听着左右的邻居一个个地走了，孩子们也到学校和幼儿园去，再小的也由母亲带到托儿所去，周围是一片寂静。她觉得有些受不住，把穿上去的衣服又脱下来，这时妈妈说话了：

"阿凤，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怎么能象小孩子似地穿个汗背心？"

"妈，我受不了，你看，要不早就进车间了！现在这么坐着，多么无聊！大家忙得要死，我一个人闲得要死！"

"孩子，少说傻话吧，一辈子就是这一桩喜事，你怎么能不耐烦呢！将来生儿育女麻烦事多着呢！"

"妈，我不，我不要……"她还象小孩子似地撒着娇，把嘴翘得更高了。

妈妈笑了笑："那可由不得你，该来的总归要来，谁也挡不住；不该来的盼也盼不来。要是都不要儿女，世上不就断了？妈妈一辈子生过八个，都想要，可只落下你这一个。要是一个都没有……"她想起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再说下去，偷偷用衣襟擦擦眼角，又笑起来了。

正在这时候，赵铁儿穿着一双新皮鞋咚咚咚地走进来了。他和秀凤的年龄差不多，长得又红又黑又粗，看着好象比秀凤还矮点；比起来他还是比她高半个头。

"大妈，起得这么早——"

"什么大妈二妈的，我的妈今后就是你的妈。"秀凤满心得意又装着带点气说。

铁儿愣了一下，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想了想才说："还不是多少年这样叫惯了，一时换不过嘴来。"

"那好，改不过来就照旧好了，你管你的，咱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用不到结婚。"

"大妈——不，亲妈，你看秀凤的嘴多么不饶人！"

秀凤听他叫出口，卟哧一声笑了，高兴地说："你早要是这样乖，省得我费嘴皮子！"

"呵呀，呵呀，秀凤，好了吧，谁见过大喜的日子见面就吵？不见面三天两头写信，见了面又叮叮当当地响，真是一对欢喜冤家！"妈妈忍不住说了话，也是故意替女婿招架一下。

"妈妈，不是我好吵，是他没有规矩，我不得不好好教育他！"

"我接受你的教育好不好？把我教育好了，咱们好到区

里去登记。”铁儿故意细声地说。

“这么早，才六点多钟，别人也不会为我们通宵办公。总得要等到八点钟吧。”

“呵呀，要八点钟，我还约好了去接洽公事。”

“那你去办你的公事好了。”秀凤故意冷冷地说。

“总得公事为先，原来就是公差到上海来——”

“你不会也告一天假？”

“我可向谁去告假？公事为主，只得抽空办私事。——不，我说办喜事。”

“早知道这样我也用不着告假，咱们下了班去登记一下就好了——”

“阿凤，想不到你的嘴愈来愈凶了，走吧，咱们到区人委，就等在那里，八点钟一上班咱们就登记，然后回来。”

“你再一个人去办事，”秀凤不等他说完就把话接下来。

“不管怎么说，今天是咱们结婚的日子，大喜的日子，从今以后，事事都得两个人商量着办。”

说着他们就一齐走出去，铁生拉着她的手朝前走，阿凤忍不住叫起来！“你忙什么？不知道人家穿了新鞋有点脚痛么？”她轻轻地拍了他一下。

想不到在办事处的手续办得那么顺当，两个人欢天喜地捧着结婚证书出来的时候，不过是八点二十分钟，他们一路笑得合不拢嘴，这也有个原因，管登记的同志一本正经地问他们是否自愿？是不是第一次结婚？他们俩就笑开了，一直

笑到大门外也收不住，好在看得出来他们都穿着崭新的衣裳，整整齐齐，必是登记结婚的，正该欢欢喜喜。

跨出区人委的大门，铁生把证书向阿凤的手里一放，他就说："我去喊辆三轮车，你先回家，我还是去办点事。"这句话把笑冲垮了，阿凤把脸一板，说："你今天硬要去办你一个人的事？我不同意。——方才你说过今后什么事都得大家同意才能办。"

"你不知道，人家早约好的，已经误了半小时。"

"结婚的日子，咱们都误一天工好了，不然的话咱们回到办事处撤消登记，你办你的事，我上我的班，咱们各不相扰。"

"你看你，说得这么严重，好，今天听你的，让我去打电话通知一声，免得别人空等。"

"这还差不多，可是你也不能让我一个人等上老半天。"

"那自然——"铁生边说边跑开了。

阿凤一个人站在小河边的一棵树下，低头望着水面，那上边映出来最近区人委造起来的大楼。过去这里是一片荒地，解放前上夜班她都绕道走，生怕里边出来什么歹人。可是今天它象一座大花园，白墙红顶的大楼，上边是一片蓝天，简直象故事里平地起来的仙宫。再过几年，树长大了，那就更成了一片迷人的美景。她想方才她和铁生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过几年再和铁生到这里来，说不定手上还抱着一个呢！想到这里，觉得自己的脸有些发热；抬起头来望着他去的方向，还不见他的影子。树上的知了一个劲儿叫，先是使

她心烦，听着听着就象细纱机的声音。她想：谁替她挡车？说不定又是小金子。她进厂不到一年，人也聪明伶俐，就是心思不定，常弄得个手忙脚乱。也难怪，才不过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打个短工，帮帮别人还可以；要是独挡一面，那可有点靠不住。今天温湿度又不好，要是头塌光了可不来事。影响一个人的工作还不要紧，让小组背黑锅那可责任重大。她想得出有人一定要说："都是秀凤不好，结的什么婚？她一个人逍遥自在，让大家触霉头！"万一小组有人看到她呢，必然说："她倒好，大清早一个人躲在树底下乘风凉，让我们打乱仗！……"可是她想到阿云心细，一定在她的车上多照顾。不管怎么说，这阵子结婚是有些不合时宜。她想结婚登记已办好了，正好拔脚赶到厂里去；她才迈出第一步，远远就望见铁生满头大汗跑来了。他大声喊："怎么，你也想走？"

"你总不来，我还死等着？"

"好，你不让我办公事，你想走，那可不成！要走咱们就一块儿走。"

她的眼珠一转，顺势拉上他的手，"本来我就在等你一块走的。"

"到哪儿去呢？——"他想了想，接着说："对，我们该去照个相，留个纪念，带回去也让我爹妈看看你欢喜欢喜。"

从照相馆出来，两个人都是一身汗，衬衫都贴在背上。秀凤又把嘴噘起来。铁生说："照也拍完了，还不高兴做什

么？”

“这哪里是拍照，简直是活受罪！左看右看，东摆西摆，有点拿人开玩笑。灯光把人都要烤焦了，本来是狗尾巴羊也照不出一朵鲜花来。”

“这也不怪他们，他们也有一定的规格，要摆得合心才算数。你看，那些结婚照都象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

“三句话不离本行，你也忘不了你的工作！”秀凤好象拿住了他的把柄，高兴地叫起来。铁生一本正经地说：“咱们本来是工人，怎么能忘本呢？”

“我们得回去了，看有什么事可以帮妈妈的忙。”

“那些家务事我可插不上手——”铁生低声嘟哝着。

“插不上手你就管跑腿好了。”

回到家里，一眼就望到烧菜的小房里挤满了左邻右舍的人，简直插不下脚去。他们才一露面就有人嚷：“新人回来了，快请我们吃糖。”

妈妈也高兴地嚷：“阿凤，请客人们到屋里去坐，敬茶敬烟。”

“啊呀，我们算是什么客人，还不是天天打头碰面的一家人！你们家的喜事就是我们的喜事一样，用不着客气。”

阿凤在房里等一下不见客人来，就把糖捧过来。大家拿了糖一面向她道喜道谢，一面不断地称赞她，让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只好一声不响又躲回房里去。铁儿正在想法把结婚证书装在镜框里悬到墙上，又弄得满头大汗。

“怎么你只装了一张？”

“另一张我得带回去呀。”

秀凤装着把脸一沉："难道你还不放心我么？"

"你的心眼真太玲珑，我也得留个纪念，让我的爹妈乐乐。"

"要是住在一起就方便多了。"秀凤低低地好象说给自己听。

"可是你说的，我们服从组织分配，不提个人要求。"

"小鬼，你也学会顶人了。"

"哪里的话，我怕你忘记，不过提醒你一句。"

说说谈谈，时间也还过得快；就怕什么事也没有，面对面坐下来，时间也就象站住了。她想起这时在车间里正是吃罢中饭，休息了一阵，精神十足地上了车。八百个锭子是一面唱歌一面转，看着一个个锭子从细到粗，慢慢腆起了雪白的肚子。这些纱都要织成布，穿在人们的身上。多少人身上的衣服就有她纺的纱，有她的劳动和汗水，过去好纱好布都被少数有钱人买去了，他们不是穿用，是当做货物丢在仓库里囤积起来，买进卖出，弄得价钱忽涨忽落，弄得穷人穿不上一件新衣服。今天，象她都穿上了一百五十支纱的新衬衫，多少工农弟兄都脱下旧衣换新衫，这就需要她们加一把劲，把农民弟兄种的棉花全纺成纱，织成布，然后再还给他们。正是这样才在造新厂，改造和扩建旧厂，千方百计加快车速，扩大看锭……可是她单单在这个紧张万分的时候结婚了。白白地消耗着宝贵的时间，丢下生产，离开多少年来同甘共苦的姊妹们。从小她的两只手就没有闲过，解放前闲下来就没有饭吃，是一双受罪的手；解放后手闲心里就难过，这是一双工人阶级劳动的手。可是这双手从早晨到现在不知道摆在

哪里好，说起来真是一桩苦恼事。

午饭快好了，铁生拉着她摆桌椅碗筷，把一个个要跑回家去的婶婶大娘安在席位上，母亲坐了上座，把酒菜安置好了，才向母亲和大家见礼。大家闹闹嚷嚷，显出来喜气洋洋。一张嘴忙着喝酒吃菜，又要忙着夸奖新人。其实一对新人都是在她们鼻子底下长大的，好话坏话也不知道说过多多少少，实在也说不上有什么新鲜劲。三杯喜酒下了肚，铁生的头上冒着热气；秀凤却觉得头重脚轻，肚子里翻滚，差点从椅子上溜下来。有人说吃两杯茶好，勉强咽下去，差点还了席。还是有人送给她几片生梨解了围，嘴角上才又挂了笑容，妈妈要她去躺躺，李大妈自告奋勇地领着她："睡到我那床上去吧，让我也沾沾喜气，明年给咱们的玉珍也办喜事。"这些话，阿凤已经听不清楚了，她歪歪斜斜地走过去，一头就倒在床上，晃晃荡荡好象驾起了云雾，一步就跨到车间里。温湿度虽然不大好，断头可并不多，她的手脚分外轻快，一边唱歌一边工作。她的心笑开了花。

醒来的时候张开眼，原来还是睡着，不过已经睡在自己的床上。妈妈正坐在椅子上打盹；铁生歪在床边，嘴角流着口水，睡得正香甜。她轻手轻脚下了床，想出去洗把脸，不小心一脚把痰盂踢翻了。惊醒了妈妈；她顺手把铁儿也推醒了。

"妈妈，我吃饭了么？"她懵懵懂懂地问。

"你这孩子，太阳都打斜了，该去准备晚饭了。"

"我还忘记说，我们组里的人说不定今天晚上来吃喜酒，——"

"不要紧，到餐厅里去喊几个菜就好了——你们要洗洗

清爽，换上新衣，好好招待小姊妹们。”

应该是多么快乐的一天，可是在热火朝天的生产热潮中，独自悄悄地离开共同战斗的同志们，就感觉得这么不安。铁生的肚子里想什么她不知道，只看他坐在椅子上不声不响发呆，还不断地甩动两条腿，他的心说不定也飞到他的机器旁。秀凤实在忍耐不住了，就咕哝着：“我再也不结婚了，我再也不结婚了！”

妈妈错会了她的意，笑着说：“傻孩子，人生一世也就是结婚一次，这点你倒用不着担心。你要是再想结婚我也不同意！铁儿，你怎么说？”

“我？——”铁生猛不丁地好象被人从幻想里拉出来了，他不断地摸着他那光光的头。“我没有意见。结婚不结婚都差不多，要紧的是工作——”

“你们呀把话岔到哪里去了！——”妈妈半嗔半笑地说：“你们都不想结婚，难道结婚的是我？总算把你们养大了，成家立业，了却一桩父母的心事。过去工人结婚如同受罪，债压驼了背也还不清！今天你们生活无忧无虑，日子舒舒坦坦，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结婚是婚假，有了小毛毛又是产假；年纪大了做不动还可以退休，生了病管治，这种日子要是早些来，你爹也死不了——”

“妈，不提这些事吧。”

妈妈擦擦眼睛说：“大好日子，我本不想这些事；我看你们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怕你们忘记了过去的苦楚。”

“妈，我们怎么会忘记呢？解放前还不都是从那些苦日子上爬过来的？”

“知道就好，将来你们也可以说给下一辈听听。”

“妈，你看你，又扯到哪儿去了！”

秀凤脸红起来，摇着上身表示不同意；妈妈还是那句常说的话：“要来的总归要来，不来的强求也不成功。”

秀凤一听倒想起时间不早了，还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太阳已经渐渐沉到西边去，夏天的热威减少些了，树上的知了也不再喧叫。打打精神站起来，安好桌椅，把餐厅送来的菜放在纱罩下；可是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周围也还鸦雀无声，她的心安了些，总是日班的工人还没有回来。

她猜得出：下了班，把头生齐，赶着去洗澡，开上一个小时的会，再搭车来，算来算去也得八点多钟，可是现在才七点，至少还要等一个小时。

才一天，她就觉到和大家离开了好长的时候。一听见脚步声，她就抢到屋门口，可是来来往往的没有她的客人——她的同组伙伴。几次之后，她就鼓不起劲来了，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妈妈也不好问她。眼看快到八点钟了，办喜事人家连晚饭也没有吃，这可算怎么回事！铁儿虽然无所谓，看到秀凤那样起立不安，他也有些抓耳搔腮。照他的脾气，有客人没有客人都不算一回事，好在一切手续都已完备，正该明天清早去办公。秀凤低着头坐在那里不言不语，把自己的两个辫梢凑在面前练习粗纱包卷。包好了又分开，分开来又包起。这时候忽然下起大雨来，电闪冒着湛蓝的冷光，劈雷一个接一个响，好象从天上一路滚过去似的。赶紧把窗门关好，不提防门被推开了，淋得满头满脸雨水的薛阿云闯进来。她忙不迭地给大妈道喜，和铁生握握手，跟着就和秀凤抱在一起

了。不知怎么一来，秀凤好象见了亲人的孩子一样，两眼涨满了泪，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只是低声喃喃着："我还是把你等来了，我知道你早晚会来的，我知道你早晚会来的，小组同志们呢？今天生活好做么？小金子干得怎么样？"

"她们因为太晚了，明天还要六点钟上班，就托我代表大家来向你祝贺，还给你带来最好的礼物——"

"现在不兴这一套了，还花钱干什么！"妈妈赶紧接着说。

阿云笑了笑说："这个礼物不是钱买得到的，今天咱们全组白花平均还不到二十两，优级纱有八块，咱们插上红旗了！"

"真的么？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

秀凤才听完就拍着手跳起来，她赶紧倒了两杯酒，阿云祝新婚夫妇快乐，秀凤说"庆祝咱们在生产上打了一个漂亮仗！"

第二天清早，薛阿云不知不觉顺脚还是走到秀凤的后门，才要推门的时候，猛然想起她今天还是婚假，才收住脚，缩回手来，独自一人赶着到汽车站去。昨晚一夜雨，清早的空气分外清新，没有灰尘也没有暑热，整个世界好象洗过一番。走出小巷，踏上河边的青草路，简直象在仙境里一般。白鹅在小溪上自如地浮着，垂柳好象挂着碧绿的水珠，阿云抬起头来，就看到一个穿小红花短衫的背影，匆匆忙忙地走着，两条结着红花的辫子在背后有节奏地摆来摆去。她一眼就看出来，赶紧就大声叫：

"阿凤，阿凤，这么早你到哪里去？"

阿凤站住了，转过身满脸堆笑就向她奔来，一把拉住阿云的手，满心欢喜地说："咱们同路呵，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

"你不是还有四天假期？"

"一天都够我受的了，还说四天！咱们这双手呵就是闲不住，我的心一天都在咱们小组里，我简直害相思病了！"

"那你怎么不在家里等我来找你？"

"我想你不会来的，我就先走了。"

阿云笑了笑，"这下你又弄错了，方才我还是走到你家后门口，猛然想起你是婚假，才没有进去。没有想到你一个人倒跑在前边了。"停了停，她又说："铁生呢，他还在家里么？"

"哼，他比我走得还早，他说要把昨天的公事今天都补上。他就是这个脾气，不必管他，咱们还是一路到厂里去——公共汽车就要到站了，咱们赶两步吧，免得又要多等好几分钟。"

她们说着就手拉手朝前跑，当她们跑到汽车站的时候，汽车也才停下来。她们高兴地笑着，早晨的太阳把她们的脸照得红通通的，象两朵发散着青春的光辉的红花朵。

（选自1960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热情的赞歌》）

跟着老马转

在厂里，老马有他的办公室，有他的办公桌，可就是在那里你不容易找到他这个人。他成天地转，你要找他找不到，不找他的时候，冷不丁地在你眼前冒出来了。他那宽阔的大脸渗着细细的汗珠，在草帽下露出有些花白的鬓发；可是他的耳不聋眼不花，不要看身体有些胖，登梯爬高还可以来两下子。我就问他：

"怎么你在车间里还戴着大草帽？"

"我哪能常在车间里，我是在车间和车间的路上奔呵，哪里有毛病我要到哪儿，哪里需要我就赶到哪里。"

他的简单的话语说明他的工作的性质和身份，他是全厂唯一的安全技术员，我在下厂劳动第一天就认识他的。

在纺织厂里有许多工作我插不上手，因为我的手又大又笨，在细纱间里我只能拣拣筒管，绕绕废纱，扫扫地，做些一般的清洁工作。只要我在弄堂里一站，就挡住了挡车工巡回的路；如果我好心让她，又会碰上了身后飞转的锭子，打断不

少头，给她们多添麻烦。在前纺清花间我比较自如，第一次劳动我就是做了镶花工——这个名字很漂亮，另外一个名字叫“喂老牛”，就说明这是比较简单的工作了。其实从工作本身说来，多少也带点技术性，因为要把各地来的不同等级的棉花配得均匀，扯得碎，铺得平，才能使经过清理的棉花的纤维长度差不多，为纺出好纱做出第一步工作。本来在这个机器上有一个工人工作，我去了不过是做点下手活儿，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这样我可以多做，也可以少做，甚至也可以不做，背着两只手东张西望。有时我顺脚一溜就走到皮带滚动的地方，我再要向前跨一步，一张大手就把我挡住了，一张带笑的大脸和蔼地对我说：“同志，不要再走过去，出了事故我要负责。”论年纪，他比我大，看看手脚，我还比他灵活些，我这么大的一个人怎么会要他替我负责？可是我到底是一个新手，应该听从厂里一切人的话，我就退回身来。这时他又告诉我把口罩向上拉拉，蒙住鼻子，免得飞花钻进鼻孔里去，会生肺病。为了妥实可靠，他还亲自把口罩帮我拉好。我点点头，谢谢他，他就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马国全，他们都叫我马老全，也有叫我马安全的；你还是叫我老马好了。‘老马识途’，我在这个厂里干了毛三十年，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肚子里都有一笔帐，我现在是厂里唯一的安全技术员。”

为了礼貌的关系，我也该来一番自我介绍：我才说，“我是——”他立刻打断我：“我知道你，你是下厂来锻炼的，领导上早就关照过我，不告诉我我也看得出来，要我好好注意你的安全。这是我的任务呀，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希望你

今后对我的工作多提些意见。”

要我这么一个第一天的临时工人怎么向一个有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提意见呢？可是尽管我是一个新来的，对于纺织厂还不大熟习，我也主观地觉得在这里一个安全技术员是多余的，比不得钢铁厂，电力厂，化工厂，建筑工地……老实讲，看了看他的年纪，我想：不用说，一定是领导照顾他，才安排他成天游游荡荡，东张西望——换句话说：工作上并没有需要，到了退休的年龄，就请他回家养老。

就有这么一天，我看到老马粗脖子红脸地在车间的大弄堂里吵，有时候甚至于把拳头举起来，好象要把爬在上边修理通风设备的年轻工人捶一顿。原来是那个工人没有挂安全带，老马嚷：“下来，下来，你违反安全制度，我不允许！”上边的小伙子根本不看他，漫不经心地说：“不要紧，总共不过丈把高，掉下来也摔不死。”

“摔不死？平地也许摔不死，机器把你卷进去，想叫唤也来不及了！再说，砸坏了机器你负得了责？你爹妈把你养这么大可不容易！你再不下来，我就要到厂长那里去报告；还要把你爹妈找来把你揪下来！”

那个青年工人尽管扭着个脖子表示心中不服，却也拗不过他，只好乖乖地爬下来。老马三步并两步赶过去，我以为他真要捶他一顿；原来他把两只大手一张，象护雏的老母鸡一样，怕万一他跌下来好抱住他。等他脚踏平地，他又大声地朝他喊：“这次我给你记上个事故苗子，下次再这样可不成！”那个青年工人一声也不响，脸红红地走开了。这时他才象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似的，长长喘了一口气，嘴角露着笑容走

开了。还没有踱出车间，就看见一个挡车工的辫子从工作帽里松下来，他赶紧把她拉到中间，帮她紧紧地把帽子戴好，还气冲冲地说："你们就不能把帽子戴严些，总要前头后头露出那么点头发来，那又有什么漂亮！卷到机器上，卷到四百多转的锭子上，那就不光是几根头发的事了，说不定连脑袋也保不住！"

"谁那么要漂亮，还不是它自己滑下来的。"

"那你就不会把工作帽戴紧些，戴低些，盖在眉毛上，保险滑不下来。万一出了事，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要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好呵，还是孩子呢，她早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别人笑着低声说，不提防这话也灌进了他的耳朵。

"那更好了，你的爱人也舍不得你，两个孩子也不能没有妈妈，——你还得负责把他们养大成人呢。那够多么乐呵！"

新进厂的女工，也许以为他多事，不耐烦他叨叨咕咕；老女工可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对工作认真负责，从心里关心工人们的安全。他生过五男二女，在过去的倒霉的日子里，一个也没有留下，老伴在解放那年也死了，如今他住在单身宿舍里；看见青年男女，就象是自己的儿女一般，尽管话说得凶，心眼里可真爱他们。

去年大跃进的时候，厂里也大炼钢铁，这可忙坏了老马。下了班就忙不迭地跑到钢铁厂实地参观学习，还向钢铁厂的安全技术员认真讨教，把小本子写得密密麻麻，到晚上就戴着老花眼镜一条一条大声地念。等到正式炼钢的时候，

他比谁都紧张，两只眼睛瞪得鸡蛋大，满脸大 汗，一 步不离，好象有了事故，他随时就能一个箭步窜过去。新转业的炼钢工人浑身是劲，精神集中的工作，来不及望他；厂里各车间来参观的人望着他暗自发笑，觉得他故作紧张。厂长走过来亲切地拍着他 的 肩 说：“老马，找个地方歇歇吧，天气热，这里更热得受不住——”他不等厂长说完，就摇头，把脸上的汗珠都抖下来：“厂长，不行，这可不行，关系太重大啦！这些小伙子技术还不熟练，万一出了事怎么办？我们可比不得正规的炼钢厂，我们是纺织厂，除了棉花棉纱就是布，只要有一个火星迸上去，那就不可收拾！左邻右舍又都是工厂，那要给国家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呵！”

“他们也该知道，再说还有他们的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管的是生产，他负得了事故的责任么？——”他用手把大脸上的汗水一抹，忽然严肃起来了，然后重重地捶着自己的胸膛：“到底我是安全技术员，责任在我的头上顶着。厂长你可以调动我的工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候我可以躺在一边乘风凉。”厂长关心他的身体，故意笑笑说：“我今天就调不可以么？”他一听，把两只眼睛瞪得更大，大声说：“今天可不行，我不能在紧要关头 擅 离 职守，这两天我把铺盖都搬来了，我就要日日夜夜守在这里，不要说要我睡觉，这阵子就是要我死也死不下去！”

果然他是一步也不离，日夜不换班，熬得眼睛通红。晚上他把席子朝长椅上一放，象一只大虾似地蹬在那里，要不了几分钟他就爬起来。有时他站得离炉子太近，工人就半开玩笑地说：“老马，你要我们穿帆布衣，你怎么能打赤膊站在这

里？你自己就违反了操作规程。”

这倒使老马无话可答，一跺脚、赶回去把汗褂穿上，又蹲在炼钢炉旁了。

尽管老马的眼快，嘴快，手快，脚快；偌大一个厂，上万工人，日夜二十四小时都有两三千人工作，怎么快也赶不过来。他却根据工作需要，培养了不少“义务通讯员”，车间里出了点事故，电话就追着老马转，迟早把他追到事故的现场。有的人心里就纳闷：“老马难道真是个千里眼顺风耳？”老马嘿嘿一笑：“都象你，不关心厂，不关心同志，只顾自己方便。关心安全的不是我老马一个人，交交关关人哩！”他把事情处理完了，该上簿子的写到簿子上，如果对大家有关，他就用粉笔写在他的安全小黑板上。这些小黑板都是他设立的，由他一人使用，车间里外，通衢大道，甚至饭厅厕所都有。有人懒走几步，贪图方便，就在厕所边吸烟，才划着了火柴，猛然抬头，小黑板上写着：“车间在眼前，不可图方便。要想吸根烟，快到吃饭间。”这块小黑板顿时就象老马那张大脸严肃地绷在那里毫不容情地当面申斥，想抽烟的人赶紧就熄了火，一溜烟就钻到饭厅里去了。有时候他的小黑板上还出现这样的话：“秋风起，天气变，多加衣服莫受寒！”这时候在路上如果碰见那些只穿短衫短裤朝浴室里跑的人，一把让他扯住，那就要狠狠批评一顿。一直到被抓住的人说了句：“老马，你怕我受寒反倒抓住我吹风，生了病可得由你负责。”这时他才恍然大悟，手一松，还想说两句什么的，转眼人已跑了，只剩下他自己后悔得什么似的，唉声叹气没个完，眼睛胡子一把抹，很难过的样子。并不是因

为抓住的人跑了，是想到自己工作上的疏忽和缺点，想做好，做到关心人，因为工作方法不对头，说不定却给人带来了灾害。象这样的事就使得他晚上睡到床上也翻来复去睡不着，此后两三天都故意到车间去偷觑一眼，望到那个小伙子活蹦乱跳，有说有笑，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只要工厂在生产，只要机器在转动，他的心神总不得安宁。就有这么一天，细纱间的电话到处在追老马，追得他大汗淋漓，跑进了车间，一下子又看不出什么事故来。大弄堂走一遭，左右一看，小弄堂里的人不多，安安静静的在生产；转到墙边，才看到有些挡车工正在用粗纱筒管抵住大皮带，这样一来，车速就加快了。他一看，再一想：筒管皮带两受伤，万一皮带磨断了，还要出人身事故。要照他从前的脾气，他就会大吼一声，把筒管都抢下来；可是他想这样太粗暴，再说车间里声音吵，喊破了嗓子她们也未必听得见。他就把小玲子的手轻轻拉住了，拿下了筒管，把她引到三步远的皮辊间里去。小玲子是才补进来的新工人，胆子不壮，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脸就倏地一下吓白了。

“不要怕，我就问你一句话：谁要你们这样干的？”

“我，我也不知道，就看见别的车上这样，我们也就学样。”

“这样干总得有点好处呵——”

“是，有好处，过了小纱才夹上去，车速可以快，对生产有好处。”

他一看向小玲子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就严厉地说：

“这样干不好，要出事故，皮带要是断了，连性命也保

不住！记住我的话没有错，好好挡车去吧。”

他把小玲子送回去，又找来了张小妹。小妹的年龄可不小，今年四十多，从包身工干起，几十年的岁月都在车间里磨过去了。过去吃尽了人间苦，解放后在工作和生产上都是个积极分子，她可不象小玲子那样没个主心骨儿，尽管老马陪着笑脸，她还是不依不饶地叫：“干什么，老马，有话在车间里说好了，人家生活这样忙，谁象你荡来荡去，指标完不成我可找你！”

“我就问你一句话——一句话，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说吧，说吧，这一阵十句话也说完了。”

“好，谁让你们用粗纱筒管夹皮带的？”

“就是这桩事呵，——”她不屑地哼了一声，“那可不是谁的事，是咱们车间主任在会上号召的，原来是孟金花的创造，可以控制车速，增加生产。好了，够了吧？那我可不陪了。”说罢她象泥鳅一般转身就溜走了。

这一气非同小可，原来是他的事！他三步并两步就奔出了车间，闯进车间办公室，一看，座位上没有人，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在主任办公桌上一坐，提起笔来写了一张大字报：

皮带机器宝，怎能胡乱搞！
筒管夹皮带，磨擦两伤耗。
万一皮带断，伤人不得了；
只图多和快，不顾省与好！
生产要跃进，安全要搞好；

寄语马主任，好好来检讨。
如果不改进，厂长去汇报！

安全技术员马国全

写好之后，就端端正正放在办公桌上。原来这个马主任还是他的一个远房侄子；可是遇上公事，他可管不了这许多。大字报虽然写完，事情还没有办妥，他拔脚又进了车间，找上值班长，和他说明夹皮带的问题不小，要好好在厂一级研究一番，眼前要工人别再这么干，免得出了事故不好收拾。这桩事最后还是在党委会上解决了，胜利属于老马，车间主任小马只好当众检讨，承认了错误。小马心里还是有点不服，认为老马有些夸大；可是又不能说不造成事故，至少也算得上是事故苗子。

看得出的事故，他总是千方百计设法避免。人总是听话的，他老马不行，向厂一级汇报，只要言之有理，就能贯彻下去，防患于未然。可是天灾却不由人，尤其是在上海，水位高，一年总赶上几回台风和大潮，那就得未雨绸缪，水来土掩了。

纺织厂的后门一般都开在河边，为的是大包的棉花好从船上运进来，大捆的棉布和棉纱好运出去。虽说汽车又快又方便，可是计算起运费来，还是从水上来合算。可就是水火无情，一声大潮汛要来到，就免不得慌了手脚。老马更不得了，一步不离后门口，也不管年老力衰，照样和杠棒工一起垒沙袋，把后门堵得严严实实，连个针眼也没有。他生怕象二十年前那趟，大水进了车间，连机器也泡到水里。那时候他和工人们

忍着饿肚子拍手笑，今天要再那样，可就连哭也来不及了。这还不放心，硬是成日成夜把紧靠后门的仓库下层的原棉和成品，一件件地向上搬。为的争取时间，起重机和手脚一块干；这还不算完，和厂里的防汛队伍把每个车间的门都筑起一道高门坎，每个泄水的阴沟口都封上了盖子，防备倒灌。一看河水漫上了岸，他就日日夜夜和防汛队的小伙子们守住后门。要不就到处转，只要哪里有一点渗水的情况，那他就象看到敌人一样赶紧把它塞死。一直到潮汛落了，他的眉眼才又舒展开来，有说有笑，照样上班下班，有吃有睡。

在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前夕，我来到了厂里，我到处转，想追上老马，却不见他的踪影。车间里的人谁也说不上他在哪儿。我信步从他的办公室前走过，无心地向里一望，却见他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前正铺好一张大红纸，手提毛笔，正准备龙飞凤舞一番。我轻轻推门进去，站在一旁，看他写些什么，只见他提笔直书：

九月月圆花更好，安全生产乐陶陶，
车速已过五百转，生产指标日日高。
咱们工人干劲大，咱们党的领导好！
恭迎国庆三日后，消灭事故须确保。

写完之后，生怕看的人不留意，还把最后一句加圈加点，也好引起大家特别注意。放下笔，抬起头，看见我，满脸笑容，走下座位，和我双手紧握。

“来得好，来得好，请提提意见吧。”

“想不到几天没有来，车速又窜上去了。只要生产的质量又好又高，那还有什么话可说——”

“不，生产要好，安全要保，这才是两全其美，缺一不可！”

“对，你说得对，生产重要，人更重要；过了国庆满堂红，全面开花。”

他忽然笑起来，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对，纺织厂也到处开花，新疆就不要说了，前些天咱们厂还有同志外调支援呼和浩特和昆明。不要看我老马，我的劲还不小，我也要跑得远，跑得快，跑得好，那才称得起是名符其实的老马！”

他的脸红通通，两只眼睛冒着青春的光辉。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使我深切地感到他的满心快乐和无穷的力量，我也非常激动，简直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才好。我本来应该好好安慰他几句，让他好好工作几年，保重身体，不要太累，不要跑得太快，免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我却说出来：“老马，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远我也要跟着你转，我们谁也不能落在谁的后边。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该印上我们的足迹，到处都是我们的家！只要我们朝前奔，我们的前面就有宽阔的大道，只要我们跟着党跑，我们就永远不会错，也永远不会疲乏！”

（选自1960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热情的赞歌》）



靳以选集

·五卷本·

第一卷

前夕·上·

第二卷

前夕·下·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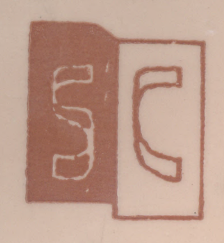
秋花　春草

第四卷

短篇小说选

第五卷

散文选



书号：　10118·750
定价：（平装）2.85元